test

作者: zzuna

Powered by 紙言

阿仙奴太子爺，原來唔識踢波

《太陽報》頭版：

《雲加最後一鋪豪賭？18歲華裔天才今晚地標戰！》

副標題用粗黑體壓在版面中央：他會是下一個法比加斯，還是另一個宮市亮？

Sky Sports 即場評論：

「毫無疑問，夏彥君是倫敦高尼青訓營這十年來最完整的出品。我看過他踢U20，那種對空間的理解，像是站在球場上空看比賽一樣。」——加利·尼維利。

連登足球台．阿仙奴討論區：

【置頂】《喂！正選名單出咗！夏彥君正選！太子爺今晚正式上位！》

回覆1：屌，教授終於識諗！

回覆2：咪住先，雖然夏彥君喺預備組真係踢到飛起，但英超呢種強度……我有啲驚佢副身形頂唔順。

回覆3：樓上係咪唔記得咗佢喺U19歐聯決賽嗰下過人？拜仁個後衛俾佢扭到連方向都冇埋。

回覆4：我有預感，今晚會出事。大事。

……

北倫敦，酋長球場。

黃昏的光穿過龐大的看台頂蓋，斜斜落在剛修過的草地上。草尖泛起一層薄金色，像有人沿住禁區線抹了一道光。

看台坐滿了。

六萬個座位，一個不剩。

紅白圍巾在半空翻動，像潮水一層層推過去。歌聲、口哨聲、拍掌聲撞上球場頂部的鋼架，再整片壓回來，震得人胸口發麻。

主隊更衣室。

空氣焗得像一塊濕布，黏在皮膚上。沐浴露的薄荷味、防汗噴霧的化學氣味，混著男人運動後的汗酸和肌肉膏的辛辣氣息，一層疊一層，逼得人連呼吸都嫌重。

夏彥君坐在角落，低頭盯住自己的鞋尖。

那是阿仙奴最新一季的贊助商訓練鞋，螢光綠，亮得刺眼，鞋面側邊印著他的縮寫——LY。

但鞋的主人，連站起身的勇氣都快冇。

就在十分鐘前。

他從一陣發黑的暈眩裡醒過來，發現自己莫名其妙變成了媒體口中的「阿仙奴太子爺」。他第一個反應唔係興奮，而係想報警。

邊個仆街刪咗我個FIFA帳號，仲直接幫我切去真人模式？

仲要係白板號。

啱啱趁住冇人留意，他偷偷用腳內檔推了一下地上的水樽。

目標係三米外個垃圾桶。

最基本的地面推傳。對職業球員來講，應該同呼吸差唔多。

結果——

他右腳一抖，抖得毫無道理。個水樽打住詭異的旋轉，像醉漢行斜路，歪歪扭扭滾出去，最後撞上旁邊梅迪薩卡的小腿。

噹。

很輕的一聲。

梅迪薩卡本來彎腰綁鞋帶，聽到聲，抬頭望了他一眼。

「唔好意思，跣腳。」夏彥君乾乾地擠出一句。

德國高佬聳了聳肩，冇出聲，低頭繼續整理護脛。

但夏彥君心裡那一下，直接塌了。

唔係有啲崩。

係全崩。

短傳準繩度：0。

呢個水平唔好話英超，去幼稚園陪細路踢波都可能會俾人退貨。

他的目光慢慢掃過更衣室。

山齊士赤裸上身，伏在地上做掌上壓，背肌一下一下撐起又落下，汗沿住脊骨往下滑，落到褲頭位置就冇入布料。

奧斯爾坐在長椅一角，雙眼放空，定定望住天花板，不知在想甚麼。也許是在腦裡排今晚第一腳直線，想好怎樣把個波送到人腳下。

卡素拿正跟基奧特說笑，腳邊顛著一卷球襪，動作輕得像沒出力，腳背一黏一送，襪卷在半空轉了半圈，又乖乖回到他腳尖。

每個人都那麼鬆，那麼穩。

只有夏彥君，覺得自己像誤闖進狼群的一隻傻狗。

一開波，只要他接球。

只要他傳球。

只要他一跑動——

那些業餘得叫人頭皮發緊的動作，就會在幾萬雙眼和無數個高清鏡頭底下原形畢露。

到時候，等住他的唔會係掌聲。

「睇吓！呢個就係阿仙奴天才？停波都停唔定！」

「哈哈，雲加睇人睇到咁？」

光是想到那畫面，夏彥君胃裡就抽了一下，像被人用手拽住往內扭。

「全部人，聽住！」

保特的聲音像一枚雷在更衣室炸開。

這個光頭助教一向硬淨，今晚火氣尤其重，頸側青筋一條條鼓出來，說話時喉結上下撞動，像頂住一口快壓不住的怒氣。

「禾夫斯堡嗰班友唔係嚟觀光！頭先熱身嗰陣，古斯達禾已經一直望住我哋！」

他一巴掌拍落戰術板。白板被拍得左右亂晃，支架吱一聲，像快要散。

「雲加先生只講一樣——」

「速度！速度！仲係速度！」

他的手指越過一排排球員，直直戳向角落的夏彥君。

「尤其係你，夏！」

夏彥君渾身一緊，頭皮瞬間發麻。本能想往後縮，偏偏這副身體先一步繃住，腰背條件反射地挺直。

屌你，肌肉記憶。

「唔好以為你喺青年軍嗰套黐波踢法，嚟到呢度都仲得！」保特吼到口水都噴了出來，燈光一照，白點清清楚楚掛在空氣裡。

「古斯達禾會連人帶波一齊吞咗你！」

「德甲啲防中，最鍾意剷你呢種掛住賣弄腳法嘅細路！」

「你唔想斷腳嘅話——」

保特一步湊近，臉幾乎貼到他鼻尖。對方身上的汗味、薄荷口香糖味，還有一股熱烘烘的呼氣，全部迎面壓過來。

「個波係燙腳嘅，明唔明？」

「一攞到波就即刻畀我清出去！越遠越好！唔好俾嗰個該死嘅皮球喺你腳下停多過一秒！」

「我哋唔需要你喺中場繡花！我哋要嘅，係你將個波好似炮彈咁送去前面畀禾確特！」

夏彥君僵硬點頭，像一隻被拎起來的鵪鶉。

但他腦裡轉得飛快，拚命從這堆咆哮裡撈出重點。

古斯達禾會食人。

黐波＝斷腿。

個波燙腳＝安全。

踢出去，越遠越好……

就在這時，一塊半透明的藍色面板浮上他的視野，像貼在眼球前。

【身體質素：S（頂級田徑苗子）】

【速度：92；爆發力：88；體能：95】

【技術能力：F-（剛入門的球迷）】

【短傳：8；長傳：12；盤扭：6；射門：5】

他其實有一瞬猶豫過，要不要把點數加去盤扭。畢竟「阿仙奴太子爺」這個人設，聽落就應該係技術流。唔扭兩下，對唔住件波衫。

但保特那幾句說話，像兜頭潑了一桶冷水。

加個鬼技術。

就算把五十點全灌進盤扭，也只係58。

58分的盤扭係咩概念？

大概只夠喺屋苑樓下對住退休阿伯扭兩下，真放到古斯達禾呢種絞肉機面前，根本係自己行去送死。

一旦俾人斷波打反擊，全場噓聲蓋落來，他的職業生涯可能連第一頁都未翻完，就先爛了。

咁就只剩一條路。

保特的意思，不就係叫我唔好控波？

只要我一腳把球轟走，轟到離自己八丈遠，仲有邊個可以剷到我條腿？

而且……

如果個波飛得夠快，應該都冇乜人睇得清我腳法到底有幾爛。

夏彥君咬緊牙，用意念拖著那個游標往下移。

酋長球場，終於輪到他？

賽前記者會。

阿仙奴領隊雲加坐在台上，神情一如既往地斯文，可那張一向溫和的臉，今晚卻難得帶了點鋒芒。

台下那班記者一個個等住睇戲，眼神像食腐的禿鷹，等這位法國老人親手把一個十八歲小將推上火堆，再看他燒成甚麼樣。

雲加抬手，推了推鼻樑上的金絲眼鏡。

「質疑？」

「我知道你們在等甚麼。你們在等一個十八歲的孩子在場上出醜，等明天可以多賣幾份報紙。」

他的聲音不大，卻像細針，句句都有尖。

「當年我讓法比加斯把韋拉擠去後備席時，你們也是這樣說。」

「夏是個特別的孩子。」

「他看上去也許有點單薄，也許不像耶耶托尼那樣，一撞就能把人連根拔起。」

「但足球不是摔角。」

「他的腦裡有一套導航系統。他知道球場上每一寸草地有甚麼用。」

「今晚，我會給他上場時間。」

雲加頓了一下，目光掃過台下那片等待失誤的臉。

「希望到時候，你們手上的筆，還握得穩。」

……

北倫敦，酋長球場。

巨型電子記分牌高高掛起，紅色數字冷冰冰地亮著，像故意要磨光主場球迷的耐性。

阿仙奴 0：1 禾夫斯堡。

這是酋長盃決賽。

名義上只是季前友誼賽，但沒有人真把它當友誼賽踢。更沒人願意在自己門口，被德國人按住個頭摩擦。

看台上的噓聲已經蓋不住。

那聲浪低低滾過球場上空，像遠處悶雷，一陣接一陣壓下來。

「屌！中場成個俾嗰個巴西佬食住晒！」

「藍斯撞傻咗呀？硬淨啲啦！」

「雲加做乜唔換人？換嗰個吹到上天嘅太子爺出嚟睇下呀！」

「如果韋拉仲喺度，早就一腳剷爆嗰個光頭！」

後備席上。

夏彥君整個人縮在寬大的羽絨外套裡，拉鏈一路扯到下巴，只露出一雙沒甚麼生氣的眼。

他現在睇緊的，根本唔係比賽。

係一套叫《古斯達禾的屠宰時間》的十八禁驚慄片。

球場上，那個光頭巴西防中像失控推土機一樣，在中圈附近橫衝直撞。阿仙奴那班平日靠技術、靠節奏、靠小範圍配合吃飯的中場，今晚被他撞得東倒西歪，連把球順利送過半場都像奢侈。

砰。

一聲悶響，沉得人牙都酸。

韋舒亞嘗試帶球硬闖，結果被古斯達禾連人帶波掃翻。整個人像保齡球瓶一樣飛出去，肩膊先著地，接著在草地上滾了兩圈，才狼狽停住。

球證沒吹。

這就是英式尺度。連友誼賽都踢得像有人欠錢未還。

古斯達禾站起來，朝地上的韋舒亞啐了一口，眼神兇得像真想咬人。

夏彥君下意識把脖子又縮進外套裡一點。

這叫踢波？

韋舒亞都俾人撞成咁，我呢副骨架上去，唔會當場散開咩？

唔好望我……雲加你千祈唔好望我……

我想安安靜靜做個水機管理員就夠。

「Sky Sports！Sky Sports！」

加利．尼維利的聲音帶著那種很典型的英式尖刻，透過直播訊號傳遍全英國。

「導播這個鏡頭很有意思，給到了阿仙奴後備席。」

「喔，是夏彥君。」

「看看這個表情。」

「冷靜，毫無波瀾，甚至有點……想睡。」

鏡頭裡，夏彥君面無表情，眼神空空，彷彿場上那些撞到翻天的慘況跟他沒有半點關係。

坐在旁邊的卡拉格哼了一聲，嘴角都帶著不屑。

「這叫甚麼？冰人風範？」

「我看是嚇到呆了吧。你看他的手，一直插在口袋裡，根本不敢拿出來，搞不好是在發抖。」

尼維利還想替他補一句。

「也許他是在用這種方式儲能？」

卡拉格立刻接上。

「得了吧，加利，別替雲加洗地了。十八歲，第一次碰這種場面，對面還站著古斯達禾這種屠夫，腳軟很正常。我敢賭，他現在心裡只想比賽快點完。」

直播留言區刷得飛快。

-【老實講，太子爺個樣真係幾能打，呢種厭世樣有啲殺。】
-【咩厭世樣，根本係嚇到唔敢郁。】
-【咪亂黑，太子係觀察緊古斯達禾弱點。】
-【快啲放佢落場啦，當死馬醫都好，我想睇吓係咪真係水貨。】
-【佢嗰啲手腳咁幼，上去五分鐘都未必捱到，可能直接擔架。】

……

七十五分鐘。

比賽還是死水一潭。

阿仙奴中場像被整片拆掉，球過不了中線，節奏也起不來。每一次向前，都像先撞上一堵牆。

雲加終於有了動作。

他走到後備席前，彎下腰，目光落在那個看上去快睡著的身影上。

「夏。」

「去吧。」

「帶點不一樣的東西給我們。」

夏彥君手一抖，外套拉鏈當場卡住。

還是躲不過。

這感覺像上課發呆時突然被老師點名，還要你上黑板解一道送命題。

他慢吞吞站起來，旁邊的保特看得火都來，直接伸手替他一把扯開拉鏈。

「記唔記得我講過咩？」

這個光頭助教盯住他的眼。

「個波一到腳，第一時間清走。我唔想見到你喺中場俾人斷。」

夏彥君點頭點到像電動公仔。

明。

太明。

只要個波唔喺我腳下，邊個都冇得剷我。

第四官員舉牌。

10號韋舒亞出，18號夏彥君入。

當那個瘦高的華裔少年站到場邊，酋長球場的歡呼並沒有想像中那麼熱烈。聲音有，但裡面摻了太多審視、太多疑心，甚至夾雜著零零散散的噓聲。

夏彥君踏上草地。

第一個感覺，是軟。

第二個感覺，是冷。

明明是夏夜，風卻像從後頸鑽進來一樣。

古斯達禾的目光在遠處掃過來，像兩把刀，直接釘在他身上。那眼神裡連掩飾都懶得掩飾，全是輕蔑。

巴西人伸舌頭舔了舔嘴唇，像在看一隻剛被放進欄裡的羊羔。

夏彥君背脊一麻，小腿肚跟住抽了一下，鞋釘像忽然踩不實草地。

就在這一刻，視野裡那塊藍色面板猛地一閃。

【系統檢測到高危環境……】

【綠茵導航模組（殘缺版）已啟動。】

【說明：由於宿主技術能力過低，且心理恐慌程度過高，現為您開啟「保命模式」。】

剎那之間，整個世界像被人換了一層底圖。

原本嘈吵、混亂、到處都在動的球場，在他眼裡突然變成了一塊被切開的幾何版面。

大半區域都沉了下去，泛著死灰。

古斯達禾四周卻亮起一圈鮮紅色的範圍，足足三米闊，邊緣不停閃著警告符號，像一塊寫住「唔好行埋去」的地雷區。

而球場右邊，遠離對抗、遠離人堆、遠離那個光頭屠夫的位置，一道淡綠色的線正貼著草地往前延伸。

那條線很淡，卻穩。

盡頭是一片空地。

冇人。

冇波。

冇古斯達禾。

只有風掃過草尖，還有大片沒被碰過的草皮。

【綠色區域：低關注區域。】

【建議：去那邊。那邊安全。】

安全。

這兩個字像救命索一樣一下拽住了他。

去。

立刻去。

夏彥君想都沒想，直接無視了左邊舉手要球的山齊士，也無視了正準備開界外球的蒙利爾。

他低著頭，手插在腰側，腳步不快不慢，像完全不關心比賽一樣，慢慢往右邊那塊空地踱過去。

他甚至刻意再放慢一點。

不加速。

不回頭。

連接應的姿勢都懶得做。

看起來不像球員，像一個剛好誤闖球場邊線的路人。

評述席上，卡拉格先愣了一下，接著直接笑出聲。

「他在做甚麼？」

「散步？」

「這裡是英超，不是海德公園！他跑到那個位置幹甚麼？那邊連隻鬼都冇！」

他越講越順，語氣裡的譏刺也越來越重。

「阿仙奴現在等於少打一個！」

「這根本是胡來！雲加把他放上來，不會只是讓他上場思考人生吧？」

場上。

古斯達禾本來已經準備好了。

他原想著，等這個新上來的細路仔第一腳碰球，就直接送他一下夠分量的，讓他知道中場是誰管的。

結果這小子一上來，先躲到地球另一邊。

古斯達禾看了兩秒，嘴角往下一撇。

慫貨。

連球都唔敢望，這種人也配穿阿仙奴件衫？

他心裡罵了一句，隨即便懶得再理。

這種貨色，不值得浪費力氣跟。

於是巴西人把視線收回，重新盯住蒙利爾那邊的持球點。

他本來應該站在偏中路的位置，守住右肋的保護區，但因為覺得右邊那個華裔小子根本冇威脅，他身體不自覺就朝球那邊靠了兩步。

只係兩步。

但兩步，已經夠。

蒙利爾被逼得沒路走，抬頭一看，看到穿18號球衣那個身影孤伶伶企在右邊，周圍一個人都冇。

他沒多想，直接起腳。

一腳橫傳，貼地送了過去。

夏彥君一見個波朝自己滾來，頭皮當場炸開。

出事。

唔好俾我呀，大佬！

古斯達禾喺隔離㗎！

呢球我一停失手，就係當場送反擊！

他腦裡一空，身體先動。

不是迎上去接。

而是像見到炸彈一樣，下意識讓開。

雙腿一分，整個人本能地閃了一下。

皮球就這樣貼著草地，從他兩腿中間穿了過去。

那一閃，本來只是求生本能。

落在別人眼裡，卻像一個計到分毫不差的精妙漏球。

原本準備撲上來的禾夫斯堡左閘洛迪古斯，整個人都被夏彥君那一下接球姿勢騙了。

他以為對方要停。

重心已經先一步掟了出去。

結果撲空。

皮球從他身前滑過，直接滾進夏彥君身後那道突然打開的空檔。

而那裡，剛好就是奧斯爾的位置。

本來一直被古斯達禾盯死的奧斯爾，因為古斯達禾剛才往左偏了那兩步，竟然真的撿到了一瞬間的自由。

「奧斯爾！」

尼維利的聲音一下拔高。

「接到這個漏球！」

「漂亮！極之漂亮的假動作！」

「夏彥君騙過了所有人！」

奧斯爾自己也愣了半拍。

他未必完全看懂夏彥君那一下到底是不是故意，但這不重要。

空間出來了，球也到了，這種時候他從不浪費。

奧斯爾左腳一帶，視線掃過防線，下一下就把球直線塞了出去。

「山齊士！」

「後上了！」

尼維利幾乎是吼出來的。

「古斯達禾失位！他回不及！」

先前那一下位置偏移，再加上這個突如其來的漏球，把禾夫斯堡原本收得很緊的防線撕出一條裂縫。

阿仙奴整場都像堵死的進攻，突然一下活了。

山齊士斜插接球，順勢內切，右腳一掄。

砰！

皮球擦著遠柱外側飛出底線。

全場先是一抽，接著整片看台同時湧出驚呼。

對方門將站在門前，後背都出了一層冷汗。

卡拉格整個人怔住，嘴巴張開，像一時之間不知該怎樣把剛才那些話吞回去。

反而是尼維利像發現了甚麼寶物，整個人往前傾，聲音越來越快。

「不可思議！」

「雖然球沒有進，但你們有冇看到剛才那一下發生了甚麼？」

「那個漏球——天啊，那個漏球簡直是藝術！」

「他預判了洛迪古斯會撲上來！」

「他也知道自己身後站著奧斯爾！」

「更重要的是他之前的走位！那不是散步，那是在拉人！」

尼維利越說越興奮，幾乎要拍桌。

「他故意把自己放在一個看起來完全無害的位置，讓古斯達禾鬆手，放棄對右半空間的保護，然後再用一個根本不碰球的處理，直接打穿防線！」

「這不只是技術！」

「這是心理博弈！」

「他在利用對手的輕視，在利用空間，在利用整個防守的慣性！」

「十八歲？」

「你跟我說這是十八歲小將的處理？」

「這種不碰球都能改變比賽的幽靈式踢法，老練得可怕！」

「這根本不是在散步，這是在場上佈局！」

直播留言區一瞬間變臉，整排文字瘋狂刷上去。

-【我收返頭先句說話，太子爺真係有料！】
-【呢個就係無招勝有招？】
-【古斯達禾：原來小丑係我自己。】
-【嗰下漏球真係好撚騷，完全唔睇人。】
-【卡拉格而家塊臉痛唔痛？】
-【夏彥君：我唔掂個波，係因為個波未配。】

場上。

夏彥君還站在原地，心口怦怦亂撞，撞得肋骨都在發震。

他看著奧斯爾跑過自己身邊時，抬手朝他豎了個拇指。

又看見山齊士一邊退回去，一邊隔空拍了兩下手掌，朝他點頭。

他整個人仍然有點懵。

吓？

那個……我其實只係唔敢接。

我真係只係想閃開。

咁都計我助攻前置功勞？

他慢慢轉頭，看向古斯達禾。

剛才那個還滿臉不屑的巴西光頭，這刻臉色已經沉了下去，黑得像鍋底。盯住他的眼神也變了，裡頭不再只是看不起，還多了一點說不清的戒心。

古斯達禾心裡也有點發毛。

這小子……咁陰？

他剛剛那下，是故意的？

故意裝成自己不懂踢，專門引我鬆位？

古斯達禾舌尖頂了頂後槽牙，視線還黏在夏彥君身上。

阿仙奴幾時開始養出這種人？

年紀輕輕，心卻這麼黑。

場邊。

雲加雙手插在風衣口袋裡，嘴角的笑意已經壓不住，眼尾細紋全都舒展開來。

「Steve。」

他開口，視線還落在場內，語氣裡帶著幾分不掩飾的得意。

「你看到了嗎？」

「這就是天賦。」

「有些球員要用身體去搶空間，但夏不一樣。」

雲加頓了頓，像在看一件自己親手磨出來的作品。

「他只要站在那裡，空間就會自己走過來。」

保特摸了摸自己個光頭，眉心皺得很深，整個人都還沒回過神。

「但係，頭兒……」

「我點睇，佢頭先嗰下都似係站唔穩多啲。」

雲加側頭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像在看一個未開竅的人。

然後他輕輕搖頭。

「那是你不懂東方哲學。」

「大巧若拙，大音希聲。」

「他騙過了對手。」

雲加把視線重新投回場上，語氣輕得近乎喃喃。

「也騙過了你。」

首騷獎勵：黃金左腳

「咇——！」

球證一聲哨響，吹停咗比賽，判咗禾夫斯堡一次進攻犯規。

八十九分鐘。

距離完場只剩返幾分鐘，比數仍然係0：1。

酋長球場的氣氛沉得發悶。

看台上，六萬名阿仙奴球迷已經冇再叫喊。成片紅白人浪像忽然熄咗聲，只餘下零零碎碎幾下「Wenger Out！」穿過空氣，聽落特別刺耳。

夏彥君企喺中圈弧附近，雙手撐住膝頭，汗一路沿住下巴滴落草地。

雖然佢大部分時間都只係喺度遊魂，但個人一直繃到實一實，消耗比跑足一場仲辛苦。

更麻煩係，嗰個叫古斯達禾的巴西光頭佬，似乎因為頭先嗰下漏球畀人玩咗一鑊，已經徹底記住咗佢。

趁住死球時間，古斯達禾直直行咗過嚟。

佢塊面橫肉繃實，光頭上全是汗珠，對眼凶狠到似盯住殺父仇人。走到夏彥君面前時，佢幾乎冇收聲量，嗰口夾住重重口音的英文一個字一個字頂出嚟。

「Hey, kid.」

「Next touch, you’re mine.」

「Ball or no ball, I’m taking you out.」

講完，佢仲故意用膊頭狠狠撞咗夏彥君一下。

夏彥君畀佢撞到成個人歪咗歪，腳下踉蹌半步，差啲企唔穩。

但佢唔係唔嬲。

亦唔係真係唔驚。

主要係因為——佢聽唔明晒。

作為一個啱啱穿過嚟、英文聽力頂多只算勉強過關的華裔，古斯達禾呢種夾雜濃重口音的英語，落到佢耳入面，幾乎同天書冇分別。

佢只隱約捉到幾個字。

Next touch。

Ball。

You。

下次？

波？

我？

呢個光頭佬嗡乜鳩？

出於禮貌，也為咗維持幾萬人面前嗰副「阿仙奴太子爺」應有的冷臉，夏彥君面無表情望住古斯達禾，然後——

點咗點頭。

甚至連眼神都冇乜波動，只係淡淡望咗對方一眼，嘴角極輕咁動咗一下。

好似喺講：知道，你講完未？

古斯達禾當場窒咗一窒。

下一秒，成股火直衝上腦。

佢本來以為，呢個新丁唔係應該縮一縮，就係火滾反頂一句。

結果佢等到的是甚麼？

係無視。

係一種根本冇將佢放入眼內的冷淡。

呢個細路……

係挑機？

我都講到出口，下一球要收佢，佢仲敢點頭？

好。

好撚好。

既然你想試，我就同你玩。

古斯達禾死死咬住後槽牙，眼入面的血絲都似要爆出嚟，頸側青筋一下下彈起。

佢心裡只剩返一個念頭。

下一次，唔理有波定冇波，佢都要廢佢隻腳。

……

補時第二分鐘。

球證低頭望一眼手錶，哨子已經含到嘴邊。

呢次，大概真係阿仙奴最後一個機會。

禾夫斯堡開出來的角球攻勢，被梅迪薩卡一頭頂返出去。

個波高高飛起，帶住一下好重的旋轉，往阿仙奴禁區頂前面墜落。

嗰度亂成一團，偏偏中間又空出一小塊真空位。

「反擊！」

雲加喺場邊大叫，聲音裡終於滲出一絲急。

但個波的落點尷尬到極。

唔前唔後，唔偏唔倚，啱啱好跌入夏彥君的控制範圍。

而喺佢正面，古斯達禾已經轟咗上嚟。

嗰個勢，簡直似架失控重型坦克，夾住頭先累積落嚟的怒火，直直衝過嚟。

根本唔係衝個波。

係衝人。

甚至係衝住條腿嚟。

夏彥君腦裡警號一下拉爆。

視野裡那塊系統面板瘋狂閃爍，紅色警告幾乎霸晒成個視線。

【警告！極度危險！】

【建議立即規避！】

仆街，玩完！

呢個光頭佬真係癲咗！

唔可以停波——一停就死！

保特講過乜？

清走！

即刻清走！

夏彥君根本冇時間再睇隊友企喺邊，也冇時間諗呢球應該點處理。

就喺嗰一下，眼前忽然掠過一道淡到幾乎睇唔清的金色微光。

條光線由前場左路一路拉過嚟，直直連到佢腳下。

只得一瞬。

短到似幻覺。

但佢本能上就係捉到咗。

嗰邊！

有人冇人都好，總之踢去嗰邊！

夏彥君冇再猶豫，迎住下墜的皮球，直接掄起左腳。

呢一腳完全談唔上靚。

純粹係求生本能。

佢只想將個波踢離呢個鬼地方，越遠越好。

「砰！」

一聲清脆到令人頭皮一炸的爆響，在幾乎死寂的酋長球場上空一下炸開。

腳背食中個波嗰刻，夏彥君忽然感到一股奇怪阻力。

好似有隻睇唔見的手，喺觸球一瞬輕輕撥咗一下佢腳腕，將出腳角度修正到最順，再將全身力一口氣灌入球心。

那是【長傳62】一口氣爆出來的手感。

亦都係嗰道微弱金光，最後留畀佢的指引。

皮球帶住一下很重的迴旋，直接刺穿球場上方的燈光，劃出一道高到驚人的弧線。

先掠過古斯達禾頭頂。

個光頭佬本來還想起跳爭頂，結果完全撲空，整個動作笨拙到似喺原地做咗一個醜怪空跳。

個波繼續飛。

飛過中場。

飛過兩個中堅頭頂。

然後，喺全場幾萬雙眼注視之下，突然急速下墜。

落點——

正正就係禾夫斯堡防線身後，左路那片空位！

嗰度，一道紅白色身影已經像獵豹咁彈出去。

禾確特！

作為阿仙奴反擊最前面那支箭頭，佢喺見到夏彥君起腳那一刻就已經開始跑。原本只係前鋒本能，根本冇真係指望個波會送到嚟。

但當佢抬頭，看見個波好似裝咗導航咁，準準落到自己身前三米位置時，雙眼都震咗一下。

「屌！」

小老虎忍唔住爆粗。

呢球送得靚到離晒譜。

皮球落地之後反彈的高度，啱啱好去到膝頭；球速、旋轉、前衝方向，全部都似幫佢計好晒。佢連收一收步都唔使，順一順就可以直接推上去射。

「單刀！」

「禾確特！」

「呢球傳得癲咗！」

「唔使停！直接笠！」

評述員已經叫到甩晒聲。

禾確特迎住出迎的門將賓拿利奧，冇再多想，腳尖輕輕一挑。

皮球離地。

拉出一道細小弧線。

越過門將指尖。

再一頭墜入網窩。

1：1！

追平！

「轟——！！！」

整個酋長球場一下爆開。

六萬人同時起身，聲浪像火山口炸穿天幕。有人把手上的啤酒潑上半空，有人將爆谷成桶拋起，前後左右本來互不認識的人都抱成一團，喊到面紅耳熱。

評述席上，加利．尼維利直頭跳上枱，耳機都被佢一手扯甩。

「天啊！」

「我啱啱睇咗啲乜嘢？」

「呢一腳，簡直比碧咸更碧咸！」

「佢喺自己禁區頂前面起腳！迎住古斯達禾嗰下要命式衝撞！連頭都冇抬起嚟望！」

「超過六十米！」

「盲傳！」

「仲要準到離譜！」

「夏彥君！呢個得十八歲的細路，用一腳傳球改寫咗比賽！」

「呢個就係視野！呢個就係天份！呢個就係點解雲加話，佢個腦入面裝住導航系統！」

直播留言區直接癱咗。

-【屌，呢腳波真係要跪。】

-【邊個話佢唔識踢？呢個直情係球仙。】
-【古斯達禾成晚威晒，最後畀一腳波玩到變小丑。】
-【唔望人都可以傳成咁，癲到冇譜。】
-【太子爺痴線，呢個視野根本開咗全圖。】

場上。

夏彥君仲企喺原地，左腳掄完之後個姿勢都未收返，一臉茫然。

佢慢慢睜大眼，先望住前面衝去慶祝的隊友，再望住網入面仲微微彈動的皮球。

腦海只剩三個問題。

我是邊個？

我喺邊？

我頭先唔係想大腳解圍咩？

吓？

咁都變助攻？

仲有嗰條弧線……

真係我踢出嚟？

佢仲未諗完，禾確特已經掉頭衝返嚟，成個人一跳，直接撲咗上佢身。

「夏！你小子！」

「呢球餵到埋口邊啊！」

「你點知我一定會跑嗰個位？」

夏彥君俾佢壓到差啲透唔到氣，背脊一緊，連腳跟都差點離地。

佢只能硬生生扯出一個笑，喉嚨乾到發澀。

「直……直覺？」

……

「吆——！」

完場哨聲終於響起。

雖然只係和波，但阿仙奴球迷的反應，簡直像贏咗歐聯。

因為佢哋見到咗希望。

亦都見到，嗰個一直被吹捧到天上的「太子爺」，原來唔係浪得虛名。

夏彥君被一班隊友簇擁住行返更衣室。

人人都以為佢係因為夠冷靜，所以先唔多講嘢。

但其實唔係。

佢純粹係雙腳到而家都仲震緊。

啱啱坐低，腦入面就響起嗰把冰冷機械聲。

【任務完成：首戰登場，成功扭轉局面。】

【任務評價：過程極度狼狽，結果離奇地好。這是一場史詩級誤打誤撞。】

【任務獎勵：傳說寶箱 x1。】

夏彥君雙眼一亮，想都冇想，立即選擇開箱。

【傳說寶箱開啟中……】

下一秒，一陣像電流鑽進腦殼的刺痛猛然穿過頭皮。

眼前的世界像被人重新上色，整個視野都清了一層。

【恭喜獲得：綠茵導航系統・完全體（LV1）】

【解鎖新功能：】

【1・紅色預警線（常駐）：可精準顯示周圍三米內對方球員的壓迫意圖與路線。】

【2・金色殺機線（概率觸發）：當絕佳進攻機會出現時，視野中將出現金色引導線，只要把球踢向金線盡頭，系統將強制修正落點誤差（每日限用1次）。】

夏彥君差點當場笑出聲。

有咗紅線，以後走位閃逼搶就更加方便。

有咗金線，頭先嗰種亂踢一腳變神助攻的事，竟然真係有機會再複製。

即係話——

以後佢真係可以喺英超橫住行。

哦唔係。

應該係橫住避。

更衣室另一邊。

雲加冇走入人堆一齊慶祝。

佢企喺戰術板前，對住回放畫面，眉頭微微鎖起，神色並唔輕鬆。

梅迪薩卡用毛巾抹住頭髮，走到佢身邊。

「頭兒，夏今日的表現近乎完美。尤其係嗰腳長傳……」

「係，嗰腳長傳係世界級。」

雲加接咗上去，聲音很輕，卻帶住一點掩唔住的疲倦。

「但佩爾，你都睇到。」

「除咗嗰一腳之外，佢其餘時間都做緊乜？」

梅迪薩卡冇即刻答。

更衣室另一頭，夏彥君正被山齊士攬住頸，又被禾確特拍背，笑得有點僵。

雲加的目光越過人群，落到佢身上。

「佢一路都喺避對抗。」

「每一次觸球都硬到唔自然，個波一到腳邊，佢個人就像踩住炸彈。」

「最重要係，佢幾乎冇短傳能力。」

雲加停咗停，指尖輕輕敲咗一下戰術板邊框。

好輕。

但聽得出心煩。

「佢喺英超活得唔耐。」

「只要對手花一兩場波研究透佢，搵個人貼死佢，唔俾佢有時間起腳長傳，佢就會被困死。」

「佢的天份太偏。」

「像一把劍，劍尖利到嚇人，但劍身本身卻脆得像玻璃。」

梅迪薩卡皺起眉，望返場中那個仍然有點反應不過來的華裔少年。

雲加卻像已經想得更遠。

「佢需要去一個地方。」

「一個可以俾佢放膽揮劍，又唔使佢近身肉搏的地方。」

講到這裡，雲加眼神慢慢沉落去。

他想起那通來自泰國的電話。

李斯特城。

仲有嗰個總是看起來和和氣氣的老好人——雲尼亞里。

對方正需要一塊拼圖。

一塊可以將整套防反戰術忽然盤活的拼圖。

也許。

嗰度先至係夏彥君真正啱落腳的地方。

「佩爾。」

雲加忽然開口。

「幫我聯絡維猜先生。」

梅迪薩卡一怔，轉頭望住佢。

雲加的語氣依然平穩，像已經把整件事想得很清楚。

「我想同佢談談，關於夏外借的事。」

夏彥君的日記

倫敦高尼訓練基地的早晨，陽光穿過大片落地玻璃，斜斜照落醫務室外那道白色走廊。地板亮得有點反光，空氣裡浮住淡淡消毒藥水味，後面又黏住一絲剛沖好的咖啡香。

夏彥君坐在心理輔導室的真皮梳化上，胸口和手臂貼住幾塊心率監測貼片，細線一路接到旁邊那部精密儀器。螢幕上的數字一下一下跳動，藍綠交錯，靜得只剩機器運作時那陣極輕的電流聲。

坐在他對面的，是阿仙奴首席心理顧問艾倫博士。老人家頭髮花白，鼻樑上架住一副厚鏡片眼鏡，手裡端住杯還冒緊熱氣的黑咖啡，目光卻一直釘在顯示器上，像想從那些數字裡挖出點甚麼。

「夏，我哋重新睇一次你嗰晚場波。」

艾倫博士放低咖啡杯，手指點了點螢幕。

畫面停住了。

正是八十九分鐘那一下。古斯達禾逼到他面前，塊面陰沉，嘴角繃緊，眼神像想生吞咗人；而畫面另一邊的夏彥君，卻只是安安靜靜企喺度，臉上連半點波紋都冇。

「呢個係當時的即時心率數據。」

艾倫博士推一推眼鏡，聲音裡帶住一點困惑，好似佢自己都未完全消化到。

「正常人，唔好講普通人，就算係職業球員，面對呢種帶侵略性的威嚇，同埋咁近距離的身體壓迫，心率通常都會一下衝上一百四十以上。腎上腺素會急升，瞳孔放大，肩頸肌肉收緊，呼吸節奏都會變。」

佢頓了一頓，手指沿住螢幕上的心跳曲線滑過去。

「但你唔係。」

「你當時的心率，穩定喺七十五左右。」

「甚至比你喺場上慢慢行嗰陣仲要低。」

艾倫博士收回手，望返住佢。

「仲有，根據面部微表情分析，你當時整體肌肉鬆弛程度接近百分之百。」

「你可唔可以話畀我聽，嗰一刻你腦裡面諗緊乜？」

夏彥君背脊微微繃住，掌心滲出一層薄汗。

諗緊乜？

嗰陣佢成個腦都喺做英文聆聽理解。

仲要聽唔明。

聽到一半直接卡死，成個人斷咗線咁，身體自然冇反應。

「呃……博士，真話？」

「當然。」艾倫博士點頭，「呢度得我哋兩個。你講乜都會保密。」

夏彥君喉結輕輕動了一下。

「其實嗰陣……我個腦係空白嘅。」

佢講得好老實。

唔係修飾過嗰種老實，係真心到有點尷尬嗰種。

「我當時真係反應唔到佢講緊乜，成個人有啲窒住咗，好似突然斷片咁。」

「所以……未顧得上驚。」

艾倫博士手上的筆，停住了。

房裡安靜了一秒。

老人家抬起頭，用一種近乎研究稀有動物的眼神，重新打量眼前這個十八歲少年。那目光裡頭有驚訝，有欣賞，甚至還有一絲很淡的敬畏。

「未顧得上驚……」

佢低聲重複一次，若有所思，然後低頭喺記事本上急急寫下幾行字。筆尖擦過紙面的聲音，在房裡顯得特別清。

「呢個就係典型的壓力隔離機制。」

「人在極端高壓之下，潛意識會主動隔走恐懼訊號，令大腦維持近乎絕對的冷靜，從而作出最理性的判斷。」

「好多頂級狙擊手，喺扣下扳機前那一瞬，腦入面都會進入類似狀態。」

「空白。」

「安靜。」

「冇雜訊。」

艾倫博士一邊講，一邊慢慢合上記事本。

「呢個唔係人人都有。」

「夏，呢種係天生的領袖型心理結構。」

佢望住夏彥君，眼神愈來愈亮。

「好多頂級球員，例如施丹、柏金，都會喺關鍵時刻進入類似的『靜止狀態』。」

「你有成為巨星的心理硬件。」

夏彥君嘴角抽了一下，只能跟住乾笑。

佢差啲想當場舉手澄清。

博士，我真係唔係冷靜。

我係單純聽唔明。

……

由醫務室出來，走廊人來人往。

有隊醫推住器材車經過，有青年軍球員捧住水樽小跑過去，遠處還傳來健身房器械落地時一下一下沉悶的碰撞聲。

夏彥君先啱啱鬆咗半口氣，轉角就撞到啱啱做完恢復訓練的禾確特。

「喂，夏！」

小老虎一手拎住對波boot，頸上掛住條毛巾，額角仲有汗，整個人仲浸喺嘩晚個入波的興奮入面，講嘢時雙眼都發光。

「頭先頭兒仲喺度睇返錄像，仲講起你嗰腳長傳夠晒隱蔽。」

講到一半，佢人已經湊近咗少少，壓低聲線，神神秘秘咁望住夏彥君。

「講真，嗰下你點知我會跑嗰個位？」

「我睇返片，你連頭都冇抬，後來仲發現你好似直情係合埋眼踢。」

夏彥君鼻尖微微一癢，下意識抬手掂咗掂。

點知？

因為系統直接畫條金線畀我睇囉。

但呢種說話，講出嚟只會直接畀人送去第二間房。

於是佢停咗一下，裝到自己好似真係思考過。

「因為.....感覺。」

「感覺？」禾確特皺一皺眉，明顯唔係太滿意呢個答案。

「係。」

夏彥君只好硬住頭皮講落去。

「我就係覺得嗰度應該會有人。」

「所以咪踢過去。」

禾確特聽完，先係呆咗一下。

跟住，佢塊面慢慢亮起嚟，像突然想通咗一樣。

「我明喇！」

佢一拍手。

「你一定有睇過我啲比賽片！」

「你知我習慣喺嗰個時間點起動！」

「嗰腳唔係撞彩，係預判！」

「你係基於對隊友跑位習慣的理解，先提早出腳！」

講到後面，佢已經自己把自己說服晒，越講越興奮，抬手啪啪兩下拍落夏彥君肩頭，力道大到差啲將人拍散。

「專業啊，夏！」

「平時見你少出聲，原來私底下做咗咁多功課！」

「我就知，天才唔會真係淨係靠天份！」

「之後我跟你跑狗啦。你一起腳，我就衝。」

「我信你判斷。」

講完，禾確特已經心滿意足，拎住對鞋一路小跑走開，背影都帶住股莫名其妙的熱血。

夏彥君站喺原地，望住佢走遠，長長呼出一口氣。

大佬。

我真係冇睇。

我連你慣用左腳定右腳，都係嗱晚先大概估到。

佢望住走廊盡頭，心裡那股不妙的感覺又慢慢浮返上嚟。

個誤會，好似越滾越大。

依家人人都當佢高深莫測。

遲啲萬一傳失一腳，呢班人會唔會直接把佢就地活埋？

……

返到一隊宿舍，房間門一關，世界總算靜返落嚟。

房唔算大。

一張床，一張書枱，一個衣櫃，一張單人梳化，窗邊還放住盞細燈。

但對夏彥君嚟講，已經夠用有餘。

佢將自己整個人扔落張軟梳化，後背一陷下去，骨頭都像終於肯鬆開。天花板雪白，房裡安靜得只聽到雪櫃輕微運作的聲音，還有自己呼吸一下一下慢慢平復。

嗱晚佢係做咗英雄。

呢點冇得拗。

但佢自己心裡清楚，嗰種英雄，多多少少帶點執返嚟的味道。

長傳62，加上系統那條金線，的確可以撞中一兩腳神仙波。

可然後呢？

短傳得8。

盤扭得6。

停波都係8。

對手只要唔畀佢有起長傳的空位，再搵個人貼到埋身同佢肉搏，佢身上嗰層「天才」包裝，分分鐘一

場波就穿晒。

而且，雲加又唔係傻。

嘅晚嗰種唔望人都可以送到腳下的神仙波，偶然一腳，大家會當你係天才；如果成日都係咁，嗰就唔叫天份，叫搏命。

「點都要快啲諗個辦法升下自己先。」

「臨急抱佛腳都好過企喺度等死。」

夏彥君由背囊入面翻出部手提電腦，本來打算上網搵幾段教學片，睇下有冇啲最基本的東西可以即學即用。

點知一路翻，背囊最底層忽然跌出一本黑色簿。

封皮有啲舊，邊角起晒毛，像被人摸過無數次。

嗰本係原主留下來的東西。

一直塞喺最底，之前佢都冇特別留意。

夏彥君彎腰執起，拍走封面的灰，見到上面用歪歪斜斜的英文寫住一行大字，旁邊仲畫咗一個誇張到不行的骷髏頭。

《征服英超大計——屬於夏彥君的時代》

夏彥君怔咗一下，手指停咗停，之後先翻開第一頁。

不翻還好。

一翻，尷尬感直接由腳趾一路衝上天靈蓋。

第一頁就畫住一件手繪阿仙奴波衫，背後大大隻寫住個「7」字，下面仲附咗一行註解。

「2010年5月4日：法比加斯走咗。哼，走咗仲好。等我升上一隊，海布里只可以有我一個王！」

夏彥君盯住那行字，嘴角忍唔住抽了一下。

佢再翻多幾頁。

後面的字跡工整咗少少，但嗰股中二味反而更濃。

「2012年8月17日：雲佩斯去咗曼聯。叛徒！總有一日，我要喺奧脫福用帽子戲法羞辱佢，等佢後悔離開阿仙奴！」

再下一頁。

「2014年1月1日：新年願望——只要我唔受傷，就算美斯嚟到都要做我後備。我係世界第一中場！我要攞金球獎！」

夏彥君翻到後面幾頁，字已經亂到飛起，明顯係人太興奮，手跟唔上個腦。

「2015年……雲加嗰個老頭終於肯望我一眼。等住啦，我要全世界震住！我要做酋長球場的上帝！」

「噗。」

夏彥君真係忍唔住，當場笑咗出聲。

但笑完之後，胸口又有啲悶悶地。

原主……都真係幾癲。

不過，望住這些感嘆號亂飛、串字又時不時出事的字句，夏彥君心入面原本那層疏離感，反而淡咗少少。

羞恥係羞恥。

但嗰股想贏、想上去、想俾全世界睇到自己的勁，係真。

好真。

夏彥君合埋簿面，指腹喺封皮上輕輕掃過。

「得啦。」

「既然我用緊你副身，點都幫你實現一半。」

佢停咗停，又低低笑一聲。

「至於要全世界震住……依家大概只做到全世界笑住先。」

放低日記簿之後，夏彥君打開 YouTube。

佢冇搵咩高深戰術分析，亦冇一開始就自不量力睇甚麼中場控制、節奏切換、空間壓縮。

佢好實際。

直接打咗幾個最基礎的字入去。

《點樣正確停波（入門版）》

《點樣避免畀防中剷斷腳》

《碧咸長傳動作逐格分析》

畫面一個接一個彈出來。

如果換著以前，呢類片佢睇唔夠十秒已經想瞓。

但今次唔同。

有咗【綠茵導航系統】之後，畫面一入眼，成件事就變晒。

片入面的動作，喺佢眼中自動拆成一條條線、一個個關節角度，同埋一組組近乎透明的力學軌跡。

碧咸擺腿時盆骨點轉。

支撐腳落喺邊。

腳背觸球的哪個位置。

發力係由腰、髖、定大腿前側先帶出。

所有細節都像變成數據，硬生生印進佢腦裡。

夏彥君睇到一半，忽然由床上彈起身。

佢四圍望一眼，冇足球，就順手拎咗幾對波襪捲成一團，當球用。

宿舍唔大。

活動空間細得可憐。

但佢已經冇心機理。

佢照住片入面的動作，一下下笨手笨腳咁學。

砰！

第一腳直接踢中衣櫃門。

一聲巨響，門板震到嗡嗡聲。

啪！

第二下重心冇擺好，差點自己絆自己，腳趾仲狠狠撞咗落床腳，痛到佢即刻彎低身，五官皺成一團。

隔籬房隨即有人拍牆。

「喂！夏！你喺入面拆房呀？」

夏彥君即刻定住，連呼吸都收一收，低頭搓住自己隻紅晒的腳趾。

幾秒後，外面冇再出聲，佢先慢慢呼返口氣。

雖然身體數值完全未升。

動作仲係硬到似木偶。

但佢感覺到，腦入面啲理論正以一種快得離譜的速度填緊入去。

就好似一個踢波game的新手，手上操作明明仲係生手級，出腳會甩，轉身會慢，節奏一亂就會手忙腳亂；但個腦入面對球路、角度、空間的理解，已經慢慢開始跟得上。

「只要我將呢套一腳出波練熟少少……」

「只要我走得再快啲，閃得再早啲……」

夏彥君低頭望住腳邊那團襪球，胸口還有點起伏。

「要喺英超苟住條命，好似又唔係完全冇可能。」

……

同一時間。

雲加的辦公室，燈仲亮住。

窗外倫敦夜色沉沉，雨絲拍在玻璃上，發出一下接一下細碎聲響。房內很靜，只餘檯燈一圈偏黃的光，壓在桌面那兩份報告上。

雲加手裡拎住報告，眉心鎖得很緊。

第一份，是艾倫博士剛送上來的心理評估。

【S+，極度冷靜，天生大心臟。】

第二份，是體能教練整理出來的比賽數據。

【長傳成功率：100%。】

【短傳成功率：0%（未作嘗試）。】

【跑動距離：7.5公里。】

【其中約6公里處於低對抗區域。】

這組數字，古怪得近乎荒謬。

一個心理質素極強。

一個長傳準得嚇人。

但同時，幾乎不參與地面配合，也不願捲進正面對抗的球員。

雲加慢慢除下眼鏡，捏了捏眉心。

鏡片放到桌上時，發出輕輕一聲。

他想起自己年輕時在摩納哥見過的那些少年。

也想起在阿仙奴親手帶大的那一批又一批孩子。

有些被傷患磨掉了。

有些在壓力裡先一步垮了。

還有一些，明明有天份，卻死在不適合自己的地方。

而夏彥君——

雲加望住桌上那兩份報告，久久沒有出聲。

最後，他低低說了一句。

「呢個孩子，係個怪才。」

聲音很輕，像講給自己聽。

「留喺阿仙奴，喺呢套要不停地面配合、高頻率傳切、要敢接敢轉敢碰撞的體系入面，佢只會愈踢愈彆扭。」

「佢需要去一個地方。」

「一個容得下佢的怪，亦可以將佢最鋒利那一部分放到最大。」

雲加的手指在桌面上輕輕敲了兩下。

他腦裡浮起一個名字。

李斯特城。

再之後，是另一張總是看起來脾氣很好、說話也不急不慢的面孔。

雲尼亞里。

那支球隊正在找一塊拼圖。

一塊可以讓防守反擊整套機器忽然順起來的拼圖。

而夏彥君，也許正正就係那一塊。

唔需要佢長時間控住個波。

唔需要佢喺中場不停同人磨。

甚至唔需要佢假裝自己甚麼都會。

只要給他空位。

給他第一腳出波的時間。

給他把那一下長傳送出去的空間。

他就能活。

甚至，可能活得很好。

雲加重新戴返眼鏡，伸手拿起桌上的電話。

他撥出那組早已記住的號碼。

電話接通前，房裡只有雨聲。

幾秒後，那邊傳來回應。

雲加坐直了少少，語氣一如既往地平和。

「喂，維猜先生嗎？」

「我是阿爾塞納。」

他停了一下，視線落在那份數據報告最上方。

【長傳成功率：100%。】

「關於你之前提過的租借請求……」

「我諗，我哋可以正式談一談。」

電話那邊說了甚麼，雲加沒有立刻接。

他只是靜靜聽著，手指輕輕壓住桌角。

然後，他再開口。

「係。」

「佢係天才。」

「不過，佢需要的唔係一般舞台。」

窗外雨聲更密。

辦公室裡的燈光映在玻璃上，把他整個人都映得有點疲倦。

「如果你哋可以保證佢有足夠上陣時間。」

「如果你哋肯按佢的方式去用佢。」

雲加說到這裡，停了一停。

像終於把一個自己都未完全願意承認的決定，真正講出口。

「咁我哋就成交。」

電話另一邊靜了半秒。

雲加聽完對方回應，慢慢放低了語速。

「好。」

「我會叫人跟進細節。」

說完這句，他沒立刻掛線。

目光反而越過辦公室玻璃，落向外頭那片被雨水打得模糊的黑夜。

像已經看見，某個還在宿舍裡對住襪球亂踢亂撞的少年，不久之後會站到另一個球場上。

不是酋長球場。

而是一個更適合他活下去的地方。

「佢會幫到你哋。」

雲加最後說。

「前提係，你哋要先接受——」

他的聲音頓了一下。

「佢本來就唔係一個正常的球員。」

外借李斯特城？

第5章 外借李斯特城？獎勵：速度模組

倫敦清晨，泰晤士河面仲浮住一層薄霧。

但網上世界早就炒熱咗。

一條接一條新聞標題洗版咁湧出嚟，英國本地體育網、社交平台、華語足球討論區，全都俾同一個名佔滿——夏彥君。

《一腳長傳救主！阿仙奴太子爺首騷助攻逼和！》

《雲加又挖到寶？夏彥君的視野，真係比法比加斯更狠？》

《華裔新星夏彥君：我只係跟感覺踢。》

《華語足球圈瘋傳：英超豪門新核出現？》

由連登、微博，到 X 同各大足球論壇，到處都係夏彥君嗰下「唔望人長傳」的 GIF。

畫面入面，著住18號波衫的少年喺最亂嗰一下合埋眼掄出左腳。個波扯出一道高高的弧線，越過人堆，越過中場，最後準準跌到禾確特身前。

呢一下太搶眼。

連帶住好多本來仲半信半疑的人，都開始自己腦補未來。

「呢種視野，呢種出波膽量，根本就係中場大師胚子。」

「雲加今次真係執到寶，今季阿仙奴爭標未必冇得諗。」

「聽講連皇馬都開始留意佢，呢啲先叫牌面。」

甚至仲有人唔知喺邊度翻出咗夏彥君本黑色日記，逐頁拆字，分析佢多年來的心理變化，講到佢好似一路捱住壓力、一路咬實牙關等上位咁。

結果——

就喺全網吹到最癲嗰陣，阿仙奴官方 X 突然出咗一條只有兩行字的公告。

短短兩句。

但殺傷力大到離譜。

【官方：夏彥君將以外借形式加盟李斯特城，為期一個球季。】

一瞬間，成個網絡直頭死機。

下面留言區幾乎當場爆炸。

阿仙奴球迷最先發癲。

「？？？雲加你係咪痴線？啱啱先養起隻腳，轉頭就借走？」

「李斯特城嗰種護級隊，可以幫佢練到啲乜？」

「酋長盃一腳波就證明咗自己，點解唔留低輪換？」

熱刺球迷就睇到笑。

「哈哈，我就知係曇花一現。」

「雲加自己都知貨不對辦，所以即刻出手清貨啦。」

「咩太子爺，講到尾咪又係包裝出嚟。」

華語球迷嗰邊又係另一種崩潰。

「去李斯特城？咁唔係擺明送去做吉祥物？」

「護級隊成隊都粗重型踢法，夏彥君去到唔會畀人踢歪咩？」

「啱啱先見到啲希望，唔係又要沉喇嘛？」

《太陽報》當然唔會放過呢種機會，幾乎第一時間就補咗篇新稿，標題大大隻寫住：

《豪門棄卒？定商業操作？》

字裡行間全係暗示，講到呢單外借背後好似另有盤算，差啲連陰謀論都幫人寫埋。

……

倫敦高尼訓練基地。

夏彥君正將最後一件衫塞入行李箱。

外面鬧成點，佢梗係知。

手機由朝早震到依家，朋友、經理人、未接來電、訊息提示一個接一個彈出嚟，幾乎冇停過。

但佢而家個心情，唔單止冇半點低落。

直頭係狂喜。

去李斯特城？

去嗰支成日被人話只識踢護級波、靠防守反擊搵命的藍狐？

呢個消息對佢嚟講，根本唔係冷水。

係救命。

留喺阿仙奴有幾辛苦，得佢自己知。

身邊全部都係山齊士、奧斯爾、卡素拿呢類腳下細到離譜、地面配合轉得飛快的人。訓練一開始搶圈，佢通常就係中間嗰個，俾人傳到團團轉，連影都摸唔到。

阿仙奴嗰套地面傳切、高速撞牆、一腳出波的節奏，對呢個短傳得8的半吊子嚟講，簡直同公開處刑冇分別。

留多一個球季？

唔使等到開季中段。

可能幾場之後就已經畀人鬧到體無完膚。

但李斯特城唔同。

嗰邊本身就係護級隊。

要活命，靠的唔係慢慢組織，係守得住之後一腳打穿。

大腳解圍。

直線反擊。

簡單。

直接。

粗暴。

啱晒佢。

再講，老闆又係亞洲人，無論係商業考慮定真係睇中佢，起碼去到嗰邊，球會都大機會會俾啲耐性佢。

夏彥君一邊摺衫，一邊心裡暗爽到幾乎想笑出聲。

呢邊邊個睇都似被借走。

但對佢嚟講，根本係送個位畀佢練功。

仲要有人工收。

「夏。」

房門被人輕輕敲咗兩下。

雲加推門入嚟。

老人家手上拎住份轉會文件，眼神一如之前，仍然帶住一點說不清的複雜。

有可惜。

有猶豫。

但更多係已經想清楚之後的平靜。

佢望住執緊行李的夏彥君，先輕輕嘆咗口氣。

「維猜先生好有誠意。」

「佢哋為咗下季護級，需要一個可以第一時間將反擊發動出去的出球點。」

雲加行近幾步，把文件放到枱面。

「李斯特城未必有酋長球場咁靚。」

「但佢哋那種直接的比賽環境，也許更適合現階段的你。」

夏彥君聽到入心入肺。

啱啊！

太啱啊！

嗰度唔止適合，簡直係度身訂做。

雲加繼續講。

「去到嗰邊，好好練。」

「將身體練得再紮實啲。」

「對抗、接應、第一下處理，全部都要補返起。」

夏彥君拚命點頭，表情管理做足一百分，硬係擠出一副「我其實好唔捨得，但為咗球隊願意接受安排」的樣。

「放心，頭兒。」

「我一定會返嚟。」

心裡那句則係另一套。

返嚟？

等我練成先講啦。

而家返嚟只會畀人當場拆穿。

雲加望住佢，像還想再講甚麼，最後卻只係抬手拍咗拍佢膊頭。

「去證明自己。」

講完，佢就轉身離開。

房門輕輕關上之後，夏彥君先終於將胸口那口氣完整呼出。

世界都靜咗落嚟。

然後，嗰把熟悉的冰冷機械聲，再一次喺佢腦裡響起。

【檢測到宿主即將開啟新副本：李斯特奇蹟（難度：S）】

【任務目標：協助李斯特城成功護級。】

【副本獎勵：隨機抽取一名英超傳奇的巔峰模板（單項屬性）。】

【是否立即抽取？】

夏彥君雙眼一下亮起。

英超傳奇？

單項模板？

如果抽到碧咸的罰球，或者史高斯的遠射，咁唔係原地起飛？

退一步講，就算畀個韋拉式攔截，起碼都多樣保命本錢。

「抽！」

夏彥君搓咗搓手，喉頭都乾咗乾。

「一定要技術型，一定要技術型……」

「求下你，畀個似樣啲嘅，我想踢攻中啊。」

「我都想似奧斯爾咁，優雅地企喺度就搞掂成場波啊。」

轟隆隆——

五張泛住唔同光色的巨型卡片，忽然喺佢眼前升起。

每一張都高到像牆，卡面上只有模糊剪影，但散出來的氣息壓得人幾乎唔敢喘氣。

中間那個游標開始瘋狂轉動。

咔噠。

咔噠。

咔噠。

一下下都像敲住佢心口。

游標先掠過——

【柏金的停波】

夏彥君個心一下吊到喉嚨頂。

停啊！

畀我停啊！

結果游標一滑，過咗。

「屌！」

下一張——

【林柏特的遠射】

好似有戲！

又差一點！

「唔係啊——」

再下一張——

【韋拉的攔截】

夏彥君塊面即刻綠咗。

唔好啊。

我真係唔想做跑狗工兵啊。

游標最後終於慢慢減速。

卡、卡、卡幾下，停喺一張泛住金光的卡片前。

卡面上，是一個正在全速爆去的背影。

那人把球推前一步，整個身體像要連風都甩喺後面，畫面裡甚至有一種「把球傳給三秒後的自己」的兇狠。

嗰個背影，屬於——

加里夫．巴利。

【恭喜獲得：加里夫．巴利「彎位超車」速度模板！】

【屬性提升：絕對速度：92 -> 96】

【爆發力：88 -> 92】

【特殊效果：強行超車。當宿主作長距離衝刺時，冇人追得上你的車尾燈。】

【評價：既然你唔識過人，就將個波踢出去，然後跑得比個波更快。】

夏彥君：「……」

佢望住塊金光閃閃的面板，足足靜咗兩秒。

速度96？

呢個到底係叫我踢波，定係索性轉行去跑百米？

我係想做中場大師喎。

我係想似施丹咁，企喺中圈都優雅到離譜，唔係想變成一個跑狗機器喎。

依家好喇。

長傳62。

短傳8。

速度96。

成個畫風徹底歪晒。

之後人哋喺場上見到的，會唔會係一個只識掄大腳、衝起上嚟連鏡頭都追唔切的……短跑選手？

夏彥君抬手掩住半張臉，忍唔住長長嘆咗口氣。

「算啦。」

「跑得快都叫本事。」

「起碼之後真係要走佬，都未必有人追得切我。」

佢講完，自己又停咗停。

再諗深一層——

李斯特城的反擊打法，好似真係好需要跑狗跑狗再跑狗的人。

佢心口那點鬱悶，忽然又散咗少少。

夏彥君試住喺房入面做咗個起步衝刺動作。

點知仲未完全發力，身體已經一下彈出去，像箭離弦咁直衝前方，鞋底在地板磨出一下急響，差啲成個人撞落牆。

佢用手撐住牆面，心口猛地一跳。

「嘩。」

「呢下爆發……有啲癲喎。」

……

佢拖住行李箱行出訓練基地大門時，禾確特已經喺外面等緊。

呢位一向以速度見稱的小老虎，今日望住夏彥君的眼神，活像被人搶走咗最合拍的跑狗拍檔，幽怨得近乎可憐。

「夏，你走咗之後，邊個再傳嗰啲唔使我停、直接可以去的波畀我？」

佢一邊講，一邊手插住褲袋，鞋尖無意識咁踢地。

「山齊士成日自己推到底先算。」

「奧斯爾又成日想將個波傳入龍門。」

「得你明我。」

「得你知我最鍾意一見空位就爆。」

夏彥君聽到有啲心虛，手掌拍上禾確特膊頭時，力度都唔自覺放輕咗。

兄弟。

其實我嗰下真係撞彩。

不過講出口，實在太傷人。

所以佢只能收起那點心虛，擺出一副老成深沉樣。

「放心啦，Theo。」

「暫時分開，只係為咗之後更好咁夾返。」

佢講到呢度，自己都覺得有點過火，但禾確特明顯已經聽到入晒心。

「等我喺李斯特城練成返嚟。」

「到時我餵到你爭金靴。」

禾確特雙眼即刻亮咗，鼻翼都似乎抽咗一下，感動得差啲原地抱上嚟。

「講定喇！」

「我喺酋長等你返嚟！」

夏彥君只好點頭。

心裡卻默默補多一句。

前提係我唔好先喺李斯特城踢到原形畢露。

……

同一時間。

李斯特城，皇權球場。

訓練基地辦公室入面，氣氛有啲沉。

新上任的主教練雲尼亞里戴住老花眼鏡，低頭望住手上那份球探報告，眉頭愈睇愈緊。

報告封面印住夏彥君張相。

相旁邊的數據欄，更加係刺眼到不得了。

「短傳：極差。」

「盤扭：幾乎冇。」

「對抗：抗拒身體接觸。」

「優點：長傳準繩（樣本極少），速度快（走位近乎亂跑）。」

雲尼亞里望到呢幾行字，慢慢除低眼鏡，用手指揉咗揉發脹的太陽穴。

坐喺對面的助教莎士比亞同樣一臉無奈。

「Claudio，呢個真係老闆親自點名要的人。」

「皇權集團想打開亞洲市場，先至用咁大力氣將佢借過嚟。」

講到呢度，莎士比亞仲舉起手，比咗個數字手勢。

「聽講單係外借費，都唔算細。」

「而且老闆已經開到口，希望我哋保證佢有一定上陣時間，最好仲要踢得顯眼啲。」

雲尼亞里苦笑一下。

但佢唔係嬲。

至少唔係單純因為球會塞人入嚟嗰種躁。

佢更多係喺計。

計呢個球員到底可以點用。

雲尼亞里起身行到戰術板前，拎起筆，幾下就畫出一個簡單的 4-4-2。

「核心？」

佢望住戰術板，苦笑咗一聲。

「叫我用一個連短傳都未穩的細路做核心？」

「呢度係英超，唔係商業表演賽。」

「我哋今季要做的，係護級。每一分都係命。」

佢講到呢度，筆尖喺中場中間點了兩下。

「如果佢一上場就畀人迫甩，咁我哋攞咩護級？」

辦公室安靜咗一陣。

雨點打喺窗邊，啪、啪、啪，一下下都顯得特別清。

雲尼亞里冇即刻放低筆。

佢視線停喺中場偏後的位置，若有所思。

嗰度，本來應該係簡迪同迪連禾達輪流覆蓋的區域。

「不過……」

佢忽然開口，語氣一轉。

眼神裡也慢慢亮起一點光。

「如果報告裡面講的長傳，真係唔係意外。」

「如果雲加講的也是真的——佢真係有一種避開對抗、自己走去安全位置的本能。」

雲尼亞里拎起代表夏彥君的磁石扣，放到中圈後少少的位置。

再將代表華迪的磁石扣，啪一聲按到最前面。

「你睇。」

「如果我哋唔需要佢喺中場纏鬥。」

「唔需要佢做細配合。」

「甚至唔需要佢成日掂波。」

佢手指由後面一劃，直直拉到前場空位。

「咁我哋要的，就只係佢一攞到波，第一時間將個波射出去。」

莎士比亞望住戰術板，慢慢明白佢意思。

「你想將佢當發射台？」

雲尼亞里冇否認。

「一個會移動的發射台。」

「既然佢唔識短傳，咁我哋就唔要佢短傳。」

「既然佢怕對抗，咁我哋就唔逼佢硬食。」

佢再用筆敲了敲華迪個位置。

「前面有華迪。」

「呢個小子最值錢的，就係跑狗跑狗再跑狗。」

「如果夏的長傳真係送得到——」

佢話到一半，自己都停住咗。

因為連佢都知，呢個構想聽落有幾癲。

一個幾乎唔用來控場的中場。

一個唔要求佢多掂波、只求佢第一時間發炮的出球點。

一個功能單一到近乎畸形的球員。

但有時護級隊冇得揀。

你冇資格嫌武器怪，只可以諗點樣用。

莎士比亞皺住眉，仍然有點保留。

「但如果佢上到場，連第一下都處理唔好呢？」

「如果佢畀人一迫就散呢？」

雲尼亞里沉默咗兩秒。

之後，佢將筆放低。

「咁咪當我賭錯。」

佢講得唔重。

但語氣入面有種老牌教練獨有的決斷。

「我哋本來就係護級隊。」

「腳上冇金靴，後防又唔係鐵板，陣容深度亦都唔夠。」

「正常踢，未必踢得贏人。」

「既然係咁，有時就要信一啲奇怪的東西。」

佢望住戰術板上那粒代表夏彥君的磁石。

小小一粒，孤零零企喺後面。

但同時間，又像有機會一腳就將成場波拉穿。

「只要佢每場可以送到一腳嗰種波出嚟.....」

雲尼亞里慢慢講落去。

「就算佢喺場上遊魂八十九分鐘。」

「我都認。」

莎士比亞冇再出聲。

因為佢知道，呢位意大利老帥一旦露出呢種表情，就代表佢已經開始喺腦裡排陣。

佢未必完全信夏彥君。

但佢開始信，呢個偏科偏到走火入魔的細路，可能真係有機會變成一件兵器。

一件唔正常。

但對李斯特城嚟講，可能啱啱好。

李斯特城的「吉祥物」

東米德蘭機場。

明明已經盛夏，李斯特郡個天仍然灰濛濛一片，像總有層洗唔乾淨的霧壓住上空。空氣裡浮住淡淡煤煙味，聞落又乾又硬，跟倫敦那種混住咖啡香、香水味同地鐵熱氣的空氣完全係兩回事。

呢度係英格蘭中部。

唔算熱鬧，唔算體面，甚至有啲被人遺忘的味道。

但抵達大堂裡面那陣聲勢，卻熱鬧得有點過火。

甚至過火到接近荒謬。

「咚！咚咚！鏘——！」

一陣鑼鼓聲毫無預警炸開，嚇到夏彥君手上一鬆，差啲連行李箱都甩手。

佢人都未完全行出閘口，已經俾眼前那幕頂到當場停住。

兩隻大紅舞獅喺人堆中間翻、撲、跳、轉，動作又急又猛，鼓聲一下重過一下，熱鬧得連唐人街過年都未必有呢種陣勢。

旁邊仲企咗一排著旗袍的英國禮儀小姐。

條旗袍高衩開到腿邊，偏偏機場冷氣開得狠，幾個女仔明顯凍到膊頭都僵晒，仲要硬撐住笑，雙手舉起橫額。

【熱烈歡迎夏彥君加盟李斯特城！】

橫額最下面，仲細心印埋皇權免稅店最新優惠二維碼。

掃碼即減五十泰銖。

夏彥君望到嗰一下，差啲以為自己唔係嚟加盟球隊。

係嚟出席商場開幕。

紅地氈盡頭，李斯特城班主維猜．斯里華塔那布拉帕笑到見牙唔見眼，雙手張開，像迎接某位國際巨星。佢身後保鏢仲捧住件全新李斯特城波衫，後面印住「HA 88」。

「夏！歡迎嚟到李斯特城大家庭！」

維猜走上前，一把將夏彥君抱住。

四周鎂光燈即刻瘋狂亂閃。

啪啪啪啪。

快門聲密到連成一片。

夏彥君只好硬生生擠出笑容，嘴角撐到發酸，成塊面都快抽住。

呢種感覺幾奇怪。

像被人硬推上台，明明未開口，觀眾已經先望住你笑。

人群外圍，有幾個《Leicester
Mercury》的本地記者湊埋一堆低聲講嘢，音量唔算大，但偏偏又啱啱好傳入耳。

「睇，呢個就係值千萬鎊的吉祥物。」

「阿仙奴太子爺？我睇係皇權集團的太子爺多啲。」

「為咗賣波衫，班主真係落足本。只希望佢隻腳唔好太軟，唔好好似上次嗰個日本仔咁，踢兩場就冇晒影。」

一字一句，都冇掩飾。

帶住嗰種本地人睇外來明星貨式的冷眼。

夏彥君低低頭，當冇聽到，手指卻不自覺收緊咗行李箱把手。

經理人積克湊近少少，壓低聲線。

「忍下啦，夏。」

「維猜先生開的簽字費好靚，而且現階段，呢度的確最適合你。」

夏彥君吸咗口氣，喉嚨有啲乾。

吉祥物就吉祥物啦。

只要糧照出，唔使我場場喺前面同人死頂爛頂，做吉祥物其實都未必係壞事。

……

坐上球會安排的黑色七人車，夏彥君側頭望住窗外。

街景一路往後退。

呢度的樓，大多數都係紅磚舊屋，矮矮的，一排排企得密實，望落同倫敦那些玻璃幕牆、摩天大樓完

全唔同。街邊見到的多數係工業區、貨倉、煙囪，仲有著住工裝、步速匆匆的路人。

成個城市唔算靚。

但有股硬淨味。

車最後駛入貝爾沃路訓練基地。

一下車，夏彥君就知道，呢度同倫敦高尼唔係同一個檔次。

牆身有些位置開始起斑。

更衣室啲櫃亦都係舊木櫃，打開時有股木屑同清潔劑混埋一齊的味。遠少少位置，甚至隱隱飄來隔離工廠的橡膠味，悶悶地黏住鼻腔。

佢換上一身藍色訓練衫。

李斯特城那種深藍，落喺佢身上，將原本喺阿仙奴嗰種豪門少年氣沖淡咗。整個人睇落冇咁亮，反而多咗幾分貼地同硬朗。

夏彥君抱住個波，推門行入訓練場。

一隊球員正圍住做搶圈熱身。

笑聲、叫聲、波鞋磨過草地的沙沙聲，本來亂成一團。

直到佢行入去。

聲音突然斷咗半截。

唔係真係完全靜。

但空氣明顯變咗。

一雙雙眼望過來。

有好奇。

有打量。

也有種好自然的排斥。

對呢班大多數由低組別一路踢上來、靠身體、靠狠勁、靠每一腳爭返嚟的草根球員而言，夏彥君呢種豪門出身、自帶新聞流量、踢咗一場就俾人吹到天上的「太子爺」，本身就係異類。

像隻孔雀，行入一群鬥雞入面。

「喂，新仔。」

有人先開口。

謝美．華迪。

呢位由工廠工人一路踢到英超的前鋒，單手拎住罐紅牛，眼神帶住一股天生的痞氣。

佢冇行過來握手。

冇講客套說話。

只係抬腳，一下將個波踢咗過去。

力道大得過火。

個波帶住明顯下旋，直直飛向夏彥君腳下。

呢一下根本唔係傳波。

比較似試腳。

甚至似落馬威。

「聽講你喺酋長球場一腳波就出晒名？」

華迪企喺原地，嘴角半翹不翹。

「嚟，停個睇下。」

「小心啲，唔好扭親。」

個波飛得又急又沉。

夏彥君下意識伸腳。

視野裡，那個冷冰冰的數字幾乎像專登出嚟笑佢。

【停波：8】

下一秒——

砰。

個波砸中佢腳背。

力係食到咗，但完全卸唔走。

皮球直接彈高，彈到兩米幾，像顆失控氣球咁飄咗出去，最後啪一聲掛咗喺旁邊鐵絲網上，晃呀晃，硬係唔肯落返嚟。

全場靜咗一拍。

跟住，場邊有幾個後備球員先忍唔住笑出聲。

笑得一點都冇收。

迪連禾達搖咗搖頭，轉開臉，眼神裡那點原本還有的興趣都淡咗。

夏彥君耳根一下熱起來，頭皮發麻到發緊。

出事。

一嚟到就穿晒煲。

華迪撇撇嘴，塊面寫到明「我就知係水貨」，連多望佢一眼的興致都冇。

「阿仙奴教出嚟，就係咁？」

佢笑一聲，將罐紅牛拋落地邊。

「睇嚟我哋今季真係要護級。」

呢種感覺比俾人鬧更難受。

唔係一對一被人串。

係成班人一齊將你劃開咗。

夏彥君企喺原地，指尖發僵，真係有一秒想搵個窿即刻鑽入去。

就喺呢個時候——

一個黑黑瘦瘦的小個子冇聲冇氣咁跑咗過去。

尼高路．簡迪。

呢個成日有點怕醜、講嘢又細聲的法國中場，乜都冇講，只係走到鐵絲網前，踮高腳，將個波摘返落嚟。

之後佢抱住個波跑返嚟，遞到夏彥君手上。

全程一句說話都冇。

只係抬起頭，對住夏彥君露出一個有點憨、有點靦腆的笑。

跟住，佢用腳尖點咗點地面，又彎腰指住草皮邊緣一個幾乎睇唔到的小凹位，做咗個手勢。

意思好簡單。

呢度地唔平。

啱啱個波落點差咗少少。

嗰個坑，其實細到幾乎可以當睇唔見。

但就係呢一下小動作，將剛才那份尷尬悄悄托住咗。

冇幫佢解釋。

冇幫佢撐場。

只係靜靜地，畀咗佢一個可以落台的位。

夏彥君望住簡迪，胸口裡那股剛才還梗住的悶氣，突然鬆咗一點。

佢喺幫夏彥君搵位落台。

華迪愣咗一下，先望咗望簡迪，再望返夏彥君。

既然簡迪都出聲——唔，準確啲講，既然簡迪都出手幫佢兜咗一下，華迪都唔方便再追住踩落去。

「得啦，連簡迪都幫你執波。」

華迪聳聳肩，冇再講多句，轉身就跑返去自己嗰邊。

夏彥君望住簡迪，心裡那一下真係記住咗。

兄弟。

你呢腳救波，我認。

由今日開始，你就係我親兄弟。

……

下晝，王權球場新聞發布廳。

呢場大概已經算係李斯特城近年最有排場的一次新兵見面會。

台下坐到滿滿，唔止有英國本地體育記者，後排仲夾雜住唔少亞洲面孔，鏡頭一支支對住台上，明顯

都係衝住夏彥君個話題性而嚟。

維猜坐喺夏彥君身邊，成場個笑容就冇落過。

佢望住夏彥君的眼神，與其話係睇緊球員，不如話比較似望住一堆識行識走的英鎊。

去到提問環節，有個《太陽報》記者第一時間企起身。

聲線客氣，但問題一開口就藏刀。

「夏，外面好多聲音都話，你其實係被阿仙奴放棄。」

「而家嚟到李斯特城，一支上季差啲要跌班的護級隊，你心理上會唔會有好大落差？」

「仲有，以你依家的能力，你真係覺得自己可以幫球隊護級？」

全場一下靜落去。

呢條問題夠辣。

答得唔好，兩邊都得罪。

如果講自己有落差，就等於睇唔起新東家；如果話完全冇落差，聽落又似係認咗自己本身就只值護級隊水平。

夏彥君握住咪，掌心微微出汗。

嗰一刻，佢忽然想起嗰晚翻過的那本黑色日記。

入面有句說話，幼稚得嚟又離奇地頂得住場。

無論去到邊，我都要做王。

好中二。

但偏偏喺呢一刻，幫佢撐住咗背脊。

再加上，佢其實真係好想快啲完場，唔想再坐喺度畀人當展品咁影。

於是夏彥君抬起頭，用那雙冇乜情緒起伏的眼，慢慢掃過台下。

「放棄？」

佢開口，聲音唔大。

「我唔覺得自己係被放棄。」

講到呢度，佢停咗一下。

「至於護級.....」

夏彥君腦裡閃過維猜之前答應過的贏波獎金，又閃過雲尼亞里那張寫滿壓力的臉。

跟住佢就順住個勢，直接講咗出嚟。

「我唔係嚟護級。」

「我係嚟贏波。」

全場即刻嘩然。

鎂光燈一陣亂閃。

連前排幾個本來低頭記緊筆記的記者都即刻抬起頭。

一個護級隊借返嚟的年輕球員，第一場記者會就講自己唔係嚟護級，而係嚟贏波——呢種口氣，唔止大，簡直有啲狂。

但夏彥君講完先後知後覺，覺得現場氣氛好似有啲過火。

佢腦筋一卡，突然又記起維猜之前喺車上半講笑半認真提過的商場優惠。

於是佢乾乾地補多一句。

「仲有.....」

「老闆話，如果我幫到球隊贏波，皇權免稅店會俾球迷八折。」

記者們：「.....」

空氣詭異地停咗半秒。

維猜先係怔咗一下，跟住笑到連眼都瞇埋，直接帶頭拍手。

啪啪啪啪。

拍得好開心。

雖然呢個廣告插入生硬到有啲離譜，但夠直接，夠有記憶點，仲夠畀面。

喺維猜眼中，呢隻「吉祥物」算係冇買錯。

.....

夜色落下來之後，夏彥君搬入球會安排好的屋。

係李斯特市郊一棟獨立屋，唔算特別誇張，但地方夠大，四周又靜。比起倫敦少咗啲燈紅酒綠，卻多咗種離開人群之後的鬆氣感。

屋外有泳池。

車房裡甚至停咗幾架唔便宜的車。

但夏彥君完全冇心情試。

佢一個人企咗上二樓露台，扶住欄杆，遠遠望住王權球場那邊若隱若現的燈光，深深吸咗一口帶濕氣的夜風。

「系統，啟動。」

【綠茵導航系統．完全體（LV1）已啟動。】

【正在掃描新環境……】

下一秒。

佢眼前個世界變咗。

像整座城市忽然被翻開咗另一層皮。

一道道綠色數據流喺空氣裡穿梭，交錯，重組，像《Matrix》那種落個不停的代碼雨。遠處的王權球場迅速被拆成立體模型，草皮硬度、風向變化、看台角度，甚至連場地邊線附近的細微坡度，都化成一組組清清楚楚的數值。

成座李斯特城，好似一下被數碼化咗。

【檢測到訓練基地草地硬度：中等偏軟。】

【建議：作長傳時，支撐腳發力增加5%。】

【檢測到李斯特城氣候：潮濕、多雨。】

【建議：減少地面短傳，增加空中作業。】

【檢測到鄰居：尼高路．簡迪。】

【評價：完美保鏢。】

夏彥君怔咗一下，下意識轉頭望去。

隔離那棟細一點的屋門口，簡迪啱啱推門出來。

佢手上推住一架——

滑板車。

真係滑板車。

就係細路仔放學會踩住返屋企嗰種。

簡迪一手扶住車頭，一手掛住個印有超市標誌的環保袋，似乎準備自己去買餸。架車睇落仲有啲舊，佢推得好小心，像怕一唔留神會整壞咗佢。

夏彥君望住呢一幕，差啲懷疑自己睇錯。

喂。

你都踢英超喇喎。

點解仲係用滑板車去超市？

簡迪似乎感覺到樓上的視線，抬頭望上來。

見到夏彥君企喺露台，佢先係有點怕醜咁笑咗笑，跟住舉手揮咗一下，露出一排白得誇張的牙。

夏彥君也抬手揮返一下。

胸口裡面，忽然有股暖暖地的感覺湧上來。

完美保鏢。

佢喺心裡慢慢重複咗一次系統那句評價。

睇嚟之後喺李斯特城的日子，真係要抱實呢條大腿先得。

只要有簡迪喺後面幫手執爛攤子，佢呢個短傳得8、停波隨時飛上網的半吊子，話唔定真係有機會喺英超混到落去。

甚至——

混到有啲似樣。

HA : The Professional

深夜，李斯特市郊那間大屋裡，得書房仲亮住燈，孤零零一點光，像霧海裡一座唔肯熄火的燈塔。

窗外黑到見唔到底，只聽到綿綿密密的雨聲貼住玻璃往下滑，遠處偶爾滾過一兩下悶雷，低低地震住天邊。

夏彥君坐喺落地玻璃前，對住手提電腦，眉心一直冇鬆開過。

螢幕上播緊一段 YouTube
片，畫質爛到得三百六十，顆粒粗到連草皮都糊成一片，明顯係某個球迷喺看台手持偷拍返嚟。

《謝美．華迪入球精華（2014-2015球季．民間視角版）》

夏彥君一路睇，一路喺腦入面瘋狂砌模型。

【綠茵導航系統】已經開到盡。

但唔順。

非常唔順。

腦裡模擬畫面一次次搭起，一次次散掉。

第一次模擬：長傳送前柱。

結果：華迪仲未起速，個波已經直飛底線。失敗。

第二次模擬：長傳送後柱。

結果：華迪跑過咗，個波仲喺半空。失敗。

夏彥君抬手掐咗掐眉心，太陽穴脹到有點發緊。

「屌……」

佢低低罵咗一句。

「呢傢伙個身體到底點砌出嚟？」

「點解成日都係一直線爆過去，完全唔識轉彎咁。」

「一見到空位就搏命跑狗，呢個到底係踢波定跑徑賽？」

片入面，著住9號波衫的華迪一次又一次由斜後方起步，像隻餓瘋了的狗，見到防線後面有條縫就先衝咗再講。前面就算企住兩個高大中堅，佢都照樣夾硬鑽。

夏彥君原本都睇到有點躁。

但躁完，又忍唔住將片拉返轉頭。

「不過……」

佢盯住華迪起步前那一下微微沉肩的動作，將影片調到 0.5 倍速，反覆睇。

「嗰一下，真係快。」

佢重新喺腦海搭球路。

如果我喺呢度起腳……

唔得，會畀人截。

再早半拍……

又唔啱，佢仲未爆。

要等。

等到佢個膊往下一沉，重心啱啱壓落前腳，準備撻出去嗰一瞬。

就係嗰一下。

砰。

腦裡那幅模擬畫面忽然成形。

皮球準準跌到華迪身前三米。

唔多。

唔少。

夠佢唔使收步，順勢一趟就直入單刀。

夏彥君眼一亮，手掌啪一聲拍落枱面，震到旁邊杯凍咗的咖啡都跳咗一下。

「就係呢個位！」

佢成個人坐直咗。

阿仙奴嗰種交叉換位、回撤接應、複雜到要背書咁的配合，佢到而家都未跟得上。

但華迪呢種跑狗法——

簡單。

粗暴。

直接。

只要提前量計準，一腳送過去，後面交俾華迪對腳就夠。

夏彥君盯住螢幕，愈睇愈精神。

「完美。」

「簡直就係特登為我呢種怪胎度身訂造。」

「速度96，加長傳62……」

「原來真係有隊波可以咁樣踢。」

佢一路睇，一路記。

記華迪每次起步前個肩位點沉。

記佢慣常走外線定內線。

記佢喺中堅轉身前幾多拍會突然插後。

睇到凌晨四點，華迪啲跑狗路線幾乎都印晒入佢個腦，夏彥君先成個人攤落梳化，眼一合就直接瞓死咗。

……

第二朝。

貝爾沃路訓練基地。

夏彥君推門入更衣室那一下，成間房像忽然靜咗半格。

本來播緊的音樂仲喺度。

有人講嘢的聲都仲有。

但明顯收咗。

幾道視線一齊掃過嚟。

夏彥君著住深藍色訓練衫，帽衫個帽扣咗上頭，雙手插袋，低住頭一路行去自己個櫃位。

最惹眼的，係佢眼底兩個好重的黑眼圈。

塊面有啲白。

眼神空空的，仲帶住一股冇瞓醒時特有的冷和鈍。

其實只不過係通宵之後的副作用。

低血糖。

加起床氣。

再加個人仲有半個魂未返嚟。

但落喺其他人眼中，呢副樣就完全係另一種意思。

馬列斯一邊換鞋，一邊同摩根對咗個眼神，聲音壓到好低。

「睇，太子爺到咗。」

「塊面咁樣……嗰晚唔係去玩到通頂呀嘛？」

旁邊有人接咗句。

「正常啦，倫敦嚟的少爺，點會頂得順李斯特呢啲地方咁悶。」

「你睇佢個款，根本冇打算同我哋熟。」

「招呼都懶得打，真係當自己大牌。」

幾個人你一言我一語，聲唔算大，但嗰種排斥感已經夠明顯。

甚至有人故意將櫃門啪一聲關埋。

夏彥君完全冇留意到房內的暗湧。

又或者，佢根本冇多餘精神去理。

佢而家最大願望，只係快啲搵個位坐低，等個人回一回魂。

佢機械式換鞋、拉襪、坐低，動作慢到像個仲未開機的人。坐上長櫈之後，佢就咁望住前面一點發呆，連眼神都冇乜焦點。

呢種「唔好煩我」的氣場，反而令原本有幾個後生球員想行過嚟打聲招呼，都臨時打消念頭。

……

中午，訓練基地飯堂。

飯堂裡全是典型英式伙食，炸魚、薯條、焗豆、厚厚一塊牛扒，再加上烤到有點硬的麵包。空氣裡全是油炸味，夾雜住餐具碰撞的叮噹聲，同埋一堆粗聲粗氣的閒聊。

夏彥君端住餐盤，揀咗個角落位坐低。

佢冇乜胃口，但又知道唔食唔得，於是拎起塊硬得幾乎可以攞嚟掟人的麵包，啱啱想咬落去，頭頂光線忽然俾人遮住。

謝美．華迪。

李斯特城頭號前鋒，手上拎住罐紅牛，另一隻手揸住個雙層漢堡，毫不客氣咁一屁股坐咗喺夏彥君對面。

「喂，阿仙奴嚟嗰個。」

華迪咬咗大大啖漢堡，講嘢都有點含糊，眼神卻直直望住佢，擺明係嚟試探。

「嗰晚搞乜？」

「個樣似通宵之後再縱慾過度咁。」

附近幾張枱的人都靜咗半分，耳仔明顯豎起。

等睇戲。

夏彥君慢慢放低叉，抬起沉重眼皮，望咗華迪一眼。

因為未瞓夠，佢反應比平時慢半拍。正正因為慢，嗰一下眼神反而顯得特別深，仲帶住一種好難解讀的冷感。

「睇片。」

佢答得很短。

聲線有點啞。

華迪嗤一聲笑咗出來。

「睇片？」

「睇邊種先？唔會係嗰啲十八禁版本呀嘛？」

四周頓時有人笑出聲，馬列斯更差啲一啖奶噴出嚟。

但夏彥君冇笑。

佢只係望住華迪，眼神平到像真係喺睇一份數據報告。

「睇你。」

華迪啱啱仲咬緊個漢堡，聽到之後成個人頓咗頓。

「咩話？」

「我睇你啲入球精華。」

夏彥君抬手，指咗指華迪雙腳，語氣平靜得有點認真過頭。

「你跑的節奏，好有用。」

飯堂裡那陣笑聲一下停咗。

連華迪都呆咗兩秒，似乎未即刻消化到。

夏彥君仲未發現氣氛有咩唔妥，佢純粹係照直講。

「你第一步好快。」

「尤其係沉肩之前嗰下重心轉移，幾乎冇預兆。」

「如果個波喺你膊頭一沉之前半拍送出去，落點放你前面大概三米，你唔使減速就可以直入。」

華迪口入面的漢堡，終於停咗。

周圍有人開始交換眼神。

馬列斯本來仲想笑，但見夏彥君講得咁一本正經，又唔似玩，自己都慢慢收返表情。

華迪眯起眼。

「你嗰晚通宵，就係睇我啲球王片？」

夏彥君點頭。

「嗯。」

「你大部分跑狗路線我都記低咗。」

講到呢度，佢似乎仲嫌未夠清楚，乾脆補多句。

「右中堅同右閘中間條罅，你最鍾意斜插。」

「如果對手轉身慢，你會直接食外線。」

「如果中堅企前半步，你就會即刻走身後。」

成張枱徹底靜晒。

呢啲說話，如果出自領隊、分析師口中，可能冇乜特別。

但而家講呢番話的，係噚日先加盟、今朝仲俾人當成大牌冷面少爺的新仔。

華迪望住夏彥君，塊面嗰點本來帶住挑釁的痞氣，慢慢淡咗。

「你真係……睇到咁細？」

夏彥君有點遲鈍地「嗯」咗一聲。

佢其實純粹講事實。

但呢份平淡，落喺人耳中反而更有說服力。

好似佢根本唔需要扮專業，因為佢本身就係咁。

華迪放低咗手上罐紅牛，身體往前傾少少。

「咁你覺得，我下次應該點走？」

呢句一出，連附近幾張枱的人都下意識安靜咗少少。

夏彥君抬眼望住華迪，似乎用咗半秒先完全聽入耳。

然後佢放低叉，拎起餐盤旁邊那張紙巾，手指沾咗少少杯邊的水，在紙巾上畫咗兩條線。

一條，代表中堅。

另一條，代表閘位。

「如果對面條防線壓得高，你唔使咁早走。」

「你一早爆，佢哋反而有時間轉身。」

華迪冇出聲，只係盯住張紙巾。

夏彥君繼續講，聲線仍然有點啞，平平淡淡，像講緊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

「你應該等。」

「等到個持球嗰邊一抬頭，對面右中堅視線一偏，你先沉膊。」

佢用指尖喺紙巾上點咗一下。

「唔使大動作。」

「只要半步。」

「你第一步夠快，半步已經夠食到佢身後。」

華迪眉頭慢慢皺起。

唔係唔信。

係開始認真。

「咁如果佢唔偏呢？」

夏彥君望住紙巾，像喺腦裡已經將畫面跑過一次。

「咁你就假入真出。」

「先向中間收半步，等閘收窄，之後即刻走外線。」

「佢哋最怕你由盲邊插。」

飯堂裡安靜到只剩刀叉撞碟的零碎聲。

馬列斯本來側住身食緊嘢，依家都停咗。

摩根索性連叉都擺低，直直望住呢邊。

華迪伸手將個漢堡放返落盤，終於完全冇咗頭先嗰副玩味。

「你有冇睇埋我啲冇入嗰啲？」

夏彥君點頭。

「有。」

「其實你有幾次唔係跑狗跑狗出事。」

「係你走早咗。」

華迪眯起眼。

「邊幾次？」

夏彥君幾乎冇點諗。

「對史篤城嗰場，下半場六十三分鐘左右，你由左邊切入，中場未起腳你已經衝。」

「仲有對侯城，你有球本來可以等中堅轉重心，結果你早咗半拍，越位。」

華迪呆咗一下。

因為呢兩球，連佢自己都仲記得。

尤其第二球，佢賽後仲因為自己搶早咗而嬲咗半晚。

「你真係逐球睇？」

「嗯。」

夏彥君答得冇乜起伏。

「我想知你會點跑。」

講完之後，佢似乎覺得自己已經答完，低頭又想繼續食嗰塊硬麵包。

但成張枱嗰股氣氛已經完全唔同咗。

頭先大家睇佢，仲係睇一個豪門借落嚟的話題人。

依家再望，眼神裡已經多咗啲別的嘢。

至少，冇咁當佢係純吉祥物。

華迪沉默咗幾秒，忽然拎起自己罐紅牛，喺夏彥君餐盤邊輕輕碰咗一下。

叮。

「得。」

「今晚開始，我跑之前會望你一眼。」

華迪塊面上的笑，慢慢僵住咗。

佢本來係嚟試呢個新仔，順手踩兩腳，等呢位由阿仙奴借落嚟的「太子爺」知李斯特城唔係俾佢耍款的地方。

點知對方唔單止冇縮。

仲通宵睇佢啲跑狗片。

而且講得幾準。

華迪慢慢收起那副吊兒郎當的樣，身體向前微微壓低，眼神都利咗。

「所以呢？」

「你研究完，就真係傳到俾我？」

佢頓一頓，嘴角又牽返一點挑釁。

「唔好唔記得，你噚日喺場上連停波都停到飛上鐵絲網。」

「只要你跑。」

夏彥君打斷咗佢。

佢就咁望住華迪，語氣平直，像講緊一件本來就會發生的事。

「只要你跑得夠快，個波就會到。」

附近有人手一鬆，叉跌落碟，叮一聲響。

成句說話一出，連空氣都像停咗半秒。

太狂。

太自滿。

意思幾乎等同：你唔使理其他，總之你跑到，球就由我送到你腳下。

夏彥君心入面其實完全係另一套邏輯。

反正我都只係大概踢去嗰個方向。

你跑快啲，追到就算你勁。

追唔到……都未必全關我事。

但華迪聽落耳，根本唔係咁。

對佢嚟講，呢句係承諾。

係一個傳球手對自己腳法極有把握，先講得出口的說話。

華迪盯住夏彥君，足足睇咗三秒。

之後，佢忽然咧嘴笑咗。

嗰笑容唔再係頭先食花生式的笑，而係多咗啲野性，多咗啲真係被撩起興致的光。

「得啊。」

「口氣唔細。」

佢將手上罐紅牛一口飲乾，然後單手捏扁鋁罐。

咔嚓。

聲音清脆。

「聽日熱身賽，我跑狗俾你睇。」

佢身體再向前傾少少，壓低聲線。

「如果個波冇到——」

華迪眼角一挑。

「我就撞散你副骨，之後你請全隊食一個月薄餅。」

講完，佢先起身走開。

夏彥君一路望住佢個背影，等人真正離遠咗，先偷偷鬆一口氣。

背脊都濕咗。

好彩。

頂住咗。

啱啱真係差少少穿煲。

一隻手安安靜靜將支水推到佢面前。

夏彥君側頭一看，見到簡迪唔知幾時已經坐咗喺隔離張枱。

個黑黑瘦瘦的小個子正望住佢，眼神一如之前，冇咩壓迫感，反而安安靜靜的。

「個麵包太乾。」

簡迪把聲細到唔留神就會聽漏。

「飲啖水先。」

夏彥君接過支水，心口莫名暖咗一下。

喺呢個乜都未穩、人人都未信佢的地方，簡迪真係似唯一一個唔會專登俾面色佢睇的人。

「唔該。」

夏彥君擰開樽蓋，仰頭飲咗一啖。冰凍的水滑過喉嚨，總算將胸口那股乾硬感壓低咗少少。

佢望住簡迪，忽然開口。

「簡迪。」

「吓？」簡迪像俾人點名咁，成個人微微一縮，抬起頭時眼神仲有點閃。

夏彥君望住佢，語氣依舊平直。

「你覆蓋範圍好大。」

「之後防守……我靠你。」

其實佢本來想講得再白啲。

我守唔到人。
我好易漏。
你記得幫我補位。

但說話一出口，落到簡迪耳裡，味道已經完全唔同。

一個由阿仙奴借過來、俾外面吹到似中場大師咁的天才，竟然當面讚佢覆蓋範圍夠大，仲話之後防守要靠佢？

對簡迪嚟講，呢句簡直重到有點唔真實。

佢塊面一下紅到耳根，連頸側都開始發熱，雙手下意識去搓自己件衫的衣角，講嘢都打咗個結。

「冇……冇呀……我只係……只係鍾意跑。」

講到後面，佢像急住想證明啲乜，連聲音都大咗少少。

「我會喫。」

「我會幫你搶返個波。」

夏彥君望住佢嗰副認真到有點手忙腳亂的樣，心裡默默比咗個勝利手勢。

搞掂。

前面跑狗嗰個有喇。
後面執漏嗰個又有喇。
咁睇落，喺李斯特城要混落去，好似又冇想像中咁難。

……

二樓，領隊辦公室。

雲尼亞里企喺百葉簾後面，隔住一層玻璃，望住飯堂入面啱啱發生的一切。

佢聽唔到幾個人講咗啲乜。

但佢見到華迪走開時塊面係帶笑，亦見到簡迪坐喺一旁，那副明顯俾人點著咗鬥志的樣。

「呢個細路……」

雲尼亞里用手摸咗摸下巴，眼神有點深。

「睇落，好似冇我想像中咁難埋堆。」

佢頓咗頓，視線仲停喺飯堂下面。

「可以俾華迪嗰種人主動上去試佢，最後仲笑住走，呢樣本身都算一種本事。」

旁邊的助教莎士比亞翻咗翻手上文件，開口問。

「頭兒，聽日場熱身賽點排？」

「老闆嗰邊仲喺催，想快啲見到夏落場。」

雲尼亞里冇即刻答。

佢轉身行向戰術板，拎起支筆，喺白板上由後場一直劃出一條又直又大的箭嘴，直指前場空位。

「如果我哋乾脆將中場變薄……」

「唔要求佢喺中間不停接應。」

「只要佢負責呢一條線。」

莎士比亞望住嗰條箭嘴，眉頭皺咗皺。

雲尼亞里繼續講。

「前面有華迪。」

「後面有簡迪。」

「中間再加迪連禾達幫手做連接。」

佢伸手拎起寫住「HA」的磁石扣，啪一聲按咗落正選陣容入面。

位置就喺簡迪同迪連禾達中間，偏後一格。

「畀佢正選。」

莎士比亞抬頭望住佢。

「真係？」

莎士比亞望住戰術板，仲係有點唔放心。

雲尼亞里將支筆擺返落枱，視線重新落返嗰粒寫住「HA」的磁石扣上。

「係。」

佢答得冇乜猶豫。

「老闆想睇人。」

「個細路自己又講到出口，話佢唔係嚟護級，係嚟贏波。」

講到呢度，雲尼亞里嘴角扯咗扯，似笑非笑。

「既然說話講得咁滿，咁就畀個機會佢自己證明。」

莎士比亞雙手抱胸，仍然皺住眉。

「但如果佢一開波就畀人逼甩呢？」

「如果佢根本接唔住英超節奏呢？」

雲尼亞里冇即刻答。

佢只係拎起另一粒代表華迪的磁石，再往前推半格；之後又將簡迪嗰粒往後拉少少，留出一條斜斜的通道。

「咁我哋就幫佢整到簡單。」

「愈簡單愈好。」

佢用手指點咗點夏彥君個位置。

「唔要佢控場。」

「唔要佢連續配合。」

「唔要佢同人鬥腳下。」

手指再順住白板上嗰條箭嘴一直往前劃。

「我只要佢攞到波，第一時間送出去。」

「送到華迪跑狗的路上。」

莎士比亞望住白板，沉默咗幾秒。

雲尼亞里再補一句。

「如果佢做得到，呢隊波就多一種踢法。」

「如果做唔到——」

佢聳一聳肩。

「咪當早啲知道，呢個細路只係新聞人物。」

房入面安靜咗一下。

窗外光線穿過百葉簾，一道一道打落戰術板上，將幾粒磁石影成幾個短短的灰影。

最後，莎士比亞先慢慢點頭。

「好。」

「咁聽日就畀佢試。」

雲尼亞里冇再講落去。

佢只係望住白板上那條由後場直插前場的箭嘴，目光慢慢沉咗落去。

呢條線，睇落單薄。

甚至有點賭。

但護級隊有時就係咁。

冇咁多花巧。

有咩怪招可用，就先用咗再講。

而樓下飯堂入面，夏彥君仲未知道，自己啱啱幾句半真半假的說話，已經將聽日場熱身賽的正選位，硬生生講咗返嚟。

邊個話係青訓？根本係人型雷達

李斯特郡的天氣，變得快過人翻臉。

頭先仲係灰沉沉、焗到人背脊發黏的悶熱天，熱身賽啱啱咈一聲開波，天就突然穿咗個窿。大雨成盆咁倒落嚟，兜頭兜面，似有人喺上面直接潑咗桶洗腳水。

對打英冠隊打比郡這場熱身賽，眨眼之間就由足球賽變咗泥地摔角。

貝爾沃路訓練基地個去水明顯頂唔住。草地好快就開始積水，本身已經唔算平整的場面，一浸雨之後更加變到又爛又滑，踩落去吱吱聲，每跑一步都扯起一大團泥。

「Fuck！」

馬列斯喺右路本來想表演佢最熟嗰套踩單車，點知腳下一扭，成個人像畀空氣絆低咁，面向前直插落地，啪一聲撻咗個結實的狗吃屎，泥水即刻濺到成頭成面，原本仲算企理的髮型當場變成泥雕。

「搞乜鬼天氣啊！我對腳都凍到冇晒感覺！」

呢位阿爾及利亞技術派一邊爬起身，一邊抹走塊面啲泥，望住已經滾出界的個波，表情絕望到像想即刻收工。

對技術型球員嚟講，呢種天、呢種場，根本就係噩夢。

地面短傳幾乎冇可能準，個波滾兩三米就會喺水氹停死，像個飲醉咗的肥佬攤喺度唔肯郁。

至於過人，就更加唔使講。方向一轉急少少，唔係滑腳就係扭親。

但對夏彥君嚟講——

呢場雨，簡直落得啱到離譜。

佢企喺中圈頂附近，雨水沿住額角淌落嚟，鑽過面、頸、衫領，凍到皮膚一下一下抽緊。但佢心入面，反而差啲想笑出聲。

太好喇。

咁大雨，咁低能見度，我就算停波停大五米，大家都會當係草地食波。

而且個波吸飽晒水，重到咁，地面波根本冇人敢亂交。

人人都只可以起高波。

起高波？

咁唔就正正係我地頭？

視野裡，【綠茵導航系統】一直喺雨幕後面做緊即時修正，一行行數據喺灰暗天色入面閃過，像幫成個爛泥場加咗一層只有佢睇到的科技濾鏡。

【檢測到極端天氣：暴雨。】

【已啟動「雨戰修正模式」。】

【紅色預警線已增粗。】

【綠色安全區範圍擴大。】

【謝美．華迪衝刺路線已高亮顯示（在泥地內仍保持瘋狗級推進能力）。】

夏彥君企喺中圈附近，成個人幾乎唔點郁。

唔係因為真係咁有型。

而係佢唔想滑親，仲有，能唔跑就盡量唔跑。

但落喺旁人眼中，佢企喺度指一指、叫一叫、時不時伸手點吓方向，反而有種「成場嘢都喺我掌握之內」的味道。

打比郡的中場一開始仲想試佢。

見18號企得咁靜、個身又薄，幾個人自然就當佢好蝦。

其中一個滿面鬍鬚的壯漢直衝過來，膊頭壓低，擺明想先俾個下馬威夏彥君。

點知佢衝到一半，腳下那塊草皮突然一軟。

啪！

個壯漢自己跣低咗。

整個人像保齡球一樣，由夏彥君身邊滑過去，只負責濺咗佢成褲泥點，其他乜都冇做到。

夏彥君成個人呆咗一呆，低頭望一眼自己褲腳。

嗰一下眼神，本來純粹係出神。

但落喺對方眼中，就似一種無聲的嘲笑。

「簡迪！左邊！斷佢！」

夏彥君即刻順勢大叫。

簡迪像裝咗馬達，一下由側邊掠過去，腳尖輕輕一篤，就將個波由對方腳下篤甩。

「迪連禾達！唔好帶！回我！」

迪連禾達本來明顯唔太鐘意俾呢個新仔指指點點。

但佢抬眼一睇前面，水氹、爛地、再加逼搶，自己都知硬帶落去只會出事，最後都係咬咬牙，將個波乖乖回返去。

場邊。

雲尼亞里推咗推副畀雨打濕的眼鏡，雨水由鏡框一路滑到下巴。身上件風衣早就濕透晒，但佢連理都冇理。

「Craig，你睇。」

佢對身邊的莎士比亞開口，聲音夾住啲雨聲，卻聽得出有點意外。

「佢喺睇。」

「佢係用個腦踢波。」

雲尼亞里視線一直跟住場內。

「其他人都喺泥氹裡面亂，喺度嘥力、嘥步數、嘥決定。」

「得佢，仲冷靜。」

「佢好似唔多郁，但其實成個節奏開始畀佢拖住。」

「呢度邊係吉祥物？呢種靜止狀態下的掌控力，好少見。」

莎士比亞縮咗縮膊頭，用手抹走鏡片上那層水霧，小心翼翼補一句：

「……頭兒，有冇一種可能，佢其實係驚跌低？」

「我睇佢對腳好似一路都喺度震。」

雲尼亞里連諗都唔諗，直接搖頭。

「你唔明。」

「嗰個係高頻震動熱身法。」

莎士比亞：「……」

……

三十分鐘。

簡迪喺中場完成咗一次乾淨俐落的鏟斷，自己成個人都撻到變泥人，之後仲係第一時間用腳尖將個波篤畀夏彥君。

「夏！畀前面！」

簡迪大叫。

夏彥君一見個波滾過嚟，心口立即沉一沉。

呢球重得離譜，球面黏住水同泥，轉得好怪，滾起上嚟歪歪斜斜，像個醉咗酒的麻煩佬。

前面兩個打比郡球員已經夾埋撲上來。

今次佢哋明顯學精咗，唔再亂衝，直接封死地面路線，擺明就係要逼夏彥君自己犯錯。

唔好停。

一停就穿。

直接清走！

夏彥君連多一秒都唔敢留，迎住個波就係一腳。

佢本來只係想大大力解圍，或者順手斬去前場，撞唔撞到華迪都好，總之先離開自己腳邊再算。

但——

當佢支撐腳踩落草地那一下。

「呲溜——」

個感覺就像一腳踩中塊搽滿油的香蕉皮。

右腳狠狠一滑。

重心即刻甩晒。

成個人往後仰，雙手喺半空亂抓，像想捉住啲乜救命。

原本打算抽中下部、正常發力的左腳，因為身體後仰同失衡，硬生生變成一記極彆扭的外腳背彈射。

而且一下掃中咗個波側上方！

仆街。

今次真係出醜出到盡。

夏彥君心口一下涼晒。

呢下唔單止會炒個四腳朝天，仲大機會直接送個波畀人，跟手俾對面打反擊。到時成班人望住佢喺泥地度撻低，真係想死都唔夠位死。

佢索性一閉眼，準備硬食落地嗰一下痛，同埋四面八方射過嚟的目光。

但下一秒——

有啲嘢唔對路。

原本應該飛上天，或者直接踢甩的個波，竟然冇離地。

因為係用外腳背搓出去，個波反而貼住草面，一路扭，一路鑽，像條黐住泥水的滑溜泥鰍，沿住地面飆咗出去！

先穿過打比郡兩個中場之間那道啱啱好夠一個波身過的窄罅。

再繞過正喺度回追的中堅。

條線古怪到離譜，唔似正常傳球，反而似有人預先喺地下畫好軌道，等佢自己沿住走。

最癲的是——

前面明明有一灘積水。

所有人都以為個波去到嗰度會即刻食住，停死。

點知個波落到水面嗰一下，竟然借住積水打咗個滑，像打水漂咁，唔單止冇停，仲順勢一扭，加速咗！

「呲——」

個波拖住一條濕淋淋的水線，畫出一道好邪的 S 形弧線，直插打比郡防線身後。

嗰度，得一個人。

華迪。

嗰日仲喺飯堂同夏彥君對住嗆的跑狗前鋒，今次竟然真係照住約定咁爆咗上去。

佢本來都覺得呢球冇可能。

夏彥君個動作一睇就知失咗平衡，成個人都快要向後仆，華迪甚至已經喺心入面準備好爆粗。

點知一抬頭，個波竟然真係穿過晒啲水氹、避過晒人腳，準準送到自己跑狗嗰條線上。

華迪雙眼都震咗一下。

屌。

咁都得？

呢條弧線係點計出嚟？

連水氹會點樣食個波、點樣令個波變速，都一早算埋？

佢連調整都唔使做。

個波喺經過積水之後，啱啱好慢返少少，送到佢腳前時已經溫順得近乎離奇，像有人剝好隻熟蛋再放入佢手心。

面對出迎的龍門，華迪甚至仲有時間抬頭揀位。

之後一腳平推。

死角。

1：0。

全場靜晒。

雨仲喺度落。

水仲喺度淌。

但成個場一時間真係得返雨聲。

打比郡啲球員全部呆咗。

其中一個啱啱俾個波由側邊穿過去的後衛，低頭望住自己對腳，塊面寫滿「我啱啱到底畀咩嘢過咗」。

呢球太妖。

貼地斬？

外旋？

借水氹變速？

甚至連夏彥君啱啱嗰下跣腳，依家睇返都唔似失誤，反而像一個專登做出嚟的假身。

係咪特登跌俾我哋睇？

係咪就係想我哋以為佢失控，先放鬆咗條線？

打比郡隊長忍唔住爆咗句粗。

「陰濕到咁！」

「呢個細路個樣睇落老老實實，點知咁陰！」

華迪冇即刻衝去角旗位慶祝。

佢先轉身，瞪大眼望住仲半躺喺泥地度、雙手撐住地、成身狼狽咁想爬起身的夏彥君。

跟住佢直衝返去，一手將人由泥水入面扯起，再成個人撲上去抱實，差啲勒到夏彥君斷氣。

「夏！你個癲佬！」

「頭先嗰下仆街動作係假㗎，係咪？」

「你係咪一早知個水氹會幫你個波轉速？」

「你連個波會慢幾多都計埋？」

「痴線，呢下直情係手術刀啊！我服！今日薄餅我請！」

夏彥君俾佢箍到差啲抖唔到氣，嘴入面仲食住幾條草，塊面、頭髮、頸邊全部都係泥。

佢抹咗一下塊面，成個人仲係懵。

我講真話你哋會信咩？

我真係純粹跣腳喎。

佢一抬眼，見到華迪嗰副又震撼又服氣的樣，再見到周圍隊友望過來的表情，已經知道——

依家解釋，只會變成拆自己台。

講真話唔會顯得誠實，只會顯得低能。

於是佢忍住條尾龍骨同屁股嗰陣痛，硬係擺返副若無其事的樣，淡淡補咗一句。

「嗯。」

「我睇過天氣報告。」

佢停一停，再加多刀。

「水氹有時係好嘢。」

「識得用環境，都係比賽一部分。」

【系統提示：震驚值系統已啟動。】

【來自謝美．華迪的震驚值 +1】

【來自雲尼亞里的震驚值 +1】

【來自馬列斯的震驚值 +1】

【來自打比郡後衛的震驚值 +1（懷疑人生中）】

……

場邊。

雲尼亞里企喺大雨入面，任由雨水將西裝、風衣、頭髮全部打濕，仍然一動不動望住場內。

佢除低眼鏡抹一抹，又戴返上去，像連自己都唔係好信啱啱見到的畫面。

「Craig。」

佢終於開口。

把聲唔大，但入面那股情緒好明顯。

「我諗我哋要重新評估呢單外借。」

莎士比亞望住場內，仲未完全消化到。

雲尼亞里視線一刻都冇離開夏彥君。

「呢個邊似青訓出嚟的小朋友？」

「喺咁亂、咁滑、咁多變數的場面，仲可以借環境送出致命一擊。」

「加埋頭先嗰個足以呃過所有人的假身——」

佢講到呢度，自己都忍唔住吸咗口氣。

「呢個唔係吉祥物。」

「呢個直情係自帶雷達的洲際導彈發射井。」

莎士比亞：「……」

雲尼亞里望住前場，眼裡那點本來只係試一試的保留，慢慢開始變質。

變成一種主教練最難壓住的東西。

想像。

「如果我哋的反擊，每次都可以咁樣由後面一腳點火——」

佢低聲講。

「咁成套波，真係可以活。」

其實佢心裡仍然有一絲懷疑。

懷疑嗰下到底有幾多成分係撞彩。

但身為主教練，有時候你寧願信嗰一下係天份。

因為有啲球員，就係要喺最混亂、最唔似足球的地方，先會突然露出佢真正怪的嗰一面。

雨仲喺度落。

夏彥君企喺泥地入面，望住前場啲人仲未完全回神的樣，自己都仲有點唔敢信。

佢知道，頭先嗰下有幾多係撞彩。

但撞彩撞到呢個地步，連佢自己都開始有點懷疑——自己身上，係咪真係有啲講唔清的嘢。

唔係純技術。

唔係純運氣。

比較似係某種一下閃過的觸覺。

亂局入面，偏偏知道個波應該去邊；人群入面，偏偏聞到條線會喺邊度打開。

如果一定要講，可能就係球員成日畀人講嗰種——靈氣。

唔算穩定。

甚至有點玄。

但當嗰一下真係來咗，連最亂、最爛、最唔似足球的場地，都會突然順返條路出嚟。

而對而家的李斯特城來講，呢一點點靈光，可能已經夠珍貴。

仲有邊個？

更衣室入面，個個都忙住處理身上的泥，毛巾、膠桶、髒波襪同護脛散到周圍都係。空氣裡混住汗味、泥味、濕草味，焗住一陣踢完雨戰之後特有的腥熱。

夏彥君縮喺角落，一手拎住毛巾，機械式咁抹住頭髮上的泥水，另一邊眼卻死死盯住視野裡那塊系統面板。

【當前震驚值：39/40】

【距離兌換「英超傳奇盲盒（新手特惠）」尚欠1點。】

夏彥君睇到牙都緊。

差一點。

又係差一點。

呢種感覺就好似打機抽卡，眼見保底就快到，偏偏石又差最後一粒，個心癢到想拆機。

最要命嘅係，下一場就係英超開鑼。

對手係新特蘭，唔算乜嘢豪強，但一樣有班跑狗跑狗再鏟人的硬漢。

如果冇新嘢保命，單靠而家嗰個長傳62，俾人一迫，佢分分鐘即刻現形。

夏彥君抬眼，偷偷掃過成間更衣室。

仲有邊個未震驚？

華迪？

嗰傢伙啱啱交完分，依家仲赤裸上身，企喺舒米高隔離吹到天花龍鳳，講到頭先個入球好似兩個人心靈相通咁，笑到成個細路仔。

簡迪？

老實人一早俾佢震到七彩，依家仲靜靜哋幫佢刷緊波boot上的泥，神情專注到似處理緊古董。

馬列斯？

正同隊醫鬧緊塊爛草地，講到差啲想同場務開片，根本冇空理其他。

夏彥君啱啱開始覺得頭痕，就見迪連禾達行咗過嚟。

呢位英格蘭中場手上拎住支運動飲品，神色有啲古怪，似乎有嘢想問，但又唔太想俾人覺得自己真係

好想問。

作為隊中中場主力，佢對頭先個入球始終仲有啲半信半疑。

甚至有少少唔服。

「喂，夏。」

迪連禾達停咗停，最後都係開口。

「頭先嗰腳波……你到底點樣見到華迪？」

「前面明明企咗兩個後衛，咁大雨，視線又差。」

夏彥君雙眼即刻亮咗。

嚟喇。

送分童子。

但佢表面唔可以露。

唔單止唔可以露，仲要演。

佢慢慢放低毛巾，刻意擺出一副踢完一場大戰、連講嘢都帶住點虛弱的樣。其實佢根本冇咁虛，只係想順手將個人設再托高少少。

「其實……」

佢頓一頓，抬眼望住迪連禾達。

「我冇睇華迪。」

迪連禾達一愣，眉頭皺得更深。

「咁你點傳？」

「亂嚟？」

夏彥君輕輕搖頭，抬手點咗點自己太陽穴，眼神深到連佢自己都差啲信埋。

「我睇的，係嗰兩個後衛中間道罅。」

「仲有個水氹。」

「嗰個位，啱啱係佢哋移動時的盲區。」

佢講得愈慢，聽落愈似真有其事。

「只要將個波送入嗰條通道，個波自然會自己搵到路。」

「就好似水一定會往低處流。」

迪連禾達個口慢慢張開，手上支運動飲差啲俾佢捏爆。

乜嘢玩法？

呢套理論，聽落比「我見到所以傳」仲玄。

已經唔止係足球。

直情有啲哲學味。

佢腦裡忍唔住浮起一個荒謬念頭——阿仙奴青訓而家已經去到呢個level？我哋仲喺度練傳接跑位，人哋已經開始研究流體力學？

【來自丹尼．迪連禾達的震驚值 +1】

【當前震驚值：40/40！已達成！】

【新手福利：是否兌換「英超傳奇盲盒」？】

夏彥君心裡當場吼咗出嚟。

兌換！

即刻！

依家！

佢差啲壓唔住嘴角，成個人都快要笑出聲。

……

半個鐘後。

領隊辦公室。

雲尼亞里坐喺大枱後面，手裡端住杯濃縮咖啡，望住面前這個啱啱沖完涼、換過乾衫的年輕人。

老人家的目光唔算兇，但好複雜。

入面有欣賞。

有疑問。

仲有一絲好難完全壓住的擔心。

呢幾日，佢一路都喺觀察夏彥君。

呢個細路真係好怪。

跑動唔多，防守近乎等於冇，甚至有時你會懷疑佢係咪刻意避開對抗；但一到進攻，那種對空間的敏感又準得嚇人，準到連你想當係撞彩，都冇咁容易開得出口。

「夏。」

雲尼亞里推咗推眼鏡，語氣正經落嚟。

「你今日場熱身賽，表現……幾有意思。」

「嗰個助攻，的確好靚。」

佢講到呢度，話鋒一轉，抬手指向戰術板上防守那一格。

嗰度幾乎係空白。

「但你防守數據係零。」

「攔截零，搶斷零，對抗次數都係零。」

雲尼亞里將杯咖啡放低，指尖輕輕點咗點白板。

「喺英超，中場如果唔防守，成隊波會好被動。」

「我哋係護級隊，唔係皇家馬德里。」

「我哋需要每一個人都似戰士咁踢。」

佢望住夏彥君，語氣沉咗少少。

「我諗，我哋要傾下你防守積極性的問題。」

夏彥君心口咯噔一聲。

嚟喇。

秋後算帳。

防守？

講笑咩。

就佢呢副身板，加埋嗰堆防守數值，衝上去搶波基本等於送罰球，再唔係直接俾人撞開。

一定要搵個理由頂住。

仲要係一個聽落好高級、好似真有戰術含義的理由。

夏彥君深深吸一口氣，搶喺雲尼亞里再講落去之前先開口。

佢抬起頭，目光撐得好硬，雖然心入面其實虛到發響。

「頭兒。」

「我唔防守。」

雲尼亞里明顯愣咗一下，隨即眉心壓低。

「點解？」

「因為你由阿仙奴嚟，就覺得啲污糟嘢、辛苦嘢唔應該你做？」

「唔係。」

夏彥君搖頭，伸手指咗指自己個腦。

「因為我個腦，要處理進攻端太多資訊。」

呢句一出，連佢自己都覺得有點扯。

但依家只可以扯落去。

「如果我將精力擺咗喺同對手纏鬥、同啲肌肉佬硬碰硬上面，我就冇足夠精神去計算嗰啲……」

佢停一停。

「得我睇到的傳球線。」

雲尼亞里冇出聲，只係望住佢。

夏彥君知道，依家最緊要係唔可以縮。

一縮就死。

於是佢再頂上去。

「就好似頭先嗰球。」

「如果我嗰下先去防守，再返身，再抬頭，我就唔可能喺嗰一瞬搵到唯一通去龍門的路。」

佢講到最後，喉嚨反而順咗。

連自己都差啲開始信。

「你可以揀，將我變成一個普通的工兵。」

「又或者，揀我成為……」

「又或者，揀我做一個只負責發射導彈的發射井。」

夏彥君停咗半秒，聲線冇變，仍然平得出奇。

「就算我全場隱形八十九分鐘，只要最後嗰一分鐘，我可以將個波送出去，我哋就有機會贏。」

「呢個，就係我嘅價值。」

辦公室一下靜晒。

牆上個掛鐘滴答、滴答，一聲聲打落嚟，顯得房入面更空。

雲尼亞里一直望住夏彥君，望咗好耐，似乎想由佢塊面上搵到哪怕一絲心虛。

但冇。

夏彥君個眼神好平。

平到近乎坦白。

甚至有種「事實本來就係咁」的理所當然。

雲尼亞里心裡，兩把聲音正喺度頂住打。

理智話畀佢聽，呢種唔肯防守的中場，好容易變成漏洞，拖垮成隊波的防守平衡。

但直覺又一直提醒佢——頭先嗰個助攻，未必真係純粹撞彩。

嗰種對空間的敏感。

嗰種唔望人都送到位的觸覺。

仲有嗰一下講唔清的靈光。

佢教波咁多年，真係唔算成日見。

如果護級真係要搵一件唔講道理的武器，也許，偏偏就係要呢種怪物先得。

最後，雲尼亞里忽然笑咗。

笑意入面有點無奈，但又有點放開咗手的輕鬆。

「好。」

「好清楚的自我定位。」

佢向後靠咗靠，手指喺扶手上輕輕敲咗一下。

「好多後生仔都想自己乜都做到，結果樣樣都唔夠好。」

「你起碼夠誠實。」

雲尼亞里望住佢，慢慢點頭。

「得，我畀你呢個機會。」

「我可以畀你更大自由度。」

「防守嗰邊，簡迪同迪連禾達會幫你填。」

講到呢度，老人家塊面又收返正，眼神一下利返起來，像鷹咁釘住夏彥君。

「但夏。」

「如果連續三場，你都送唔出你講嗰種波——」

佢停咗停，語氣沉落去。

「到時唔好怪我叫你落去預備組，好好學返點樣防守。」

「甚至，直接將你退返去阿仙奴。」

……

返到屋企。

門一關，夏彥君成個人直接攤落梳化，長長吐出一口氣，連後背都濕晒，唔知係冷汗定啱啱未乾透的水氣。

頂住咗。

仲唔止頂住。

直情連「防守豁免權」都呃返嚟。

呢鋪真係血賺。

但佢自己都知，呢種賺法係擺職業生涯去博。

三場。

最多三場。

如果三場之內都交唔出貨，之前吹出嚟嗰套全部都會反噬返落自己身上。

「系統。」

「開箱，救命。」

【正在開啟「英超傳奇盲盒（中場篇）」……】

下一秒，一道金光喺佢腦海裡炸開。

畫面一下被照到發白。

無數身影由眼前掠過，快到幾乎睇唔清，但每一個都帶住唔同的足球氣息。

有謝拉特那種重炮轟門的狠。

有林柏特後上插入的準。

有史高斯長傳調度的穩。

最後，所有畫面慢慢收窄，定格喺一個著住紅色利物浦波衫的身影上。

那人站姿從容。

觸球乾淨。

不論身邊幾多人壓上來迫，佢總可以喺第一時間，將個波送去最應該去的地方。

沙比．阿朗素。

【恭喜獲得：沙比．阿朗素「一腳出波」模組！】

【被動效果：中場節拍器。當你接球時，如周圍存在逼搶壓力，你的身體將優先作出最合理的一腳出波選擇（短傳 / 長傳皆可）。】

【特殊加成：傳球屬性訓練效率提升300%。】

【輕微副作用：急放傾向。當你持球超過3秒，身體會本能地傾向更早出腳，導致你較難長時間黐波組織。】

【評價：既然你未必擅長護球，就讓個波更早離開你雙腳。快，未必等於亂；有時，快本身就係答案。】

夏彥君望住呢段說明，幾乎想即刻對住系統鞠個躬。

呢個模組，根本就係為佢度身訂做。

一腳出波？

呢邊唔止係救命。

直情係將佢本來嗰套半生不熟、靠膽量同運氣硬撐的踢法，硬生生升級成一套睇落似模似樣的中場風格。

即係以後個波一到，未必要停，未必要諗，身體自己就會幫佢揀最安全、又最合理的做法。

又穩。

又快。

仲會顯得自己好似真係好識波。

「試下先。」

夏彥君由梳化彈起身，喺屋入面搵返個波，企到客廳幅牆前。

第一腳踢出去。

啪。

個波彈返嚟，速度唔慢。

如果係之前，佢多數會本能咁想停低，再慢半拍諗下一步做乜。通常個結果就係停大咗，或者停到甩晒腳。

但今次唔同。

個波啱啱飛返嚟，右腳腳腕已經先一步微微一擰。

大腦仲未完全發出指令，外腳背已經輕輕一送。

啪。

個波準準撞返牆上原本嗰個點。

再彈返嚟。

左腳內側一印。

啪。

又係一腳。

冇停。

冇拖。

冇半點多餘動作。

夏彥君愣咗一下，跟住雙眼慢慢亮起來。

佢再試。

今次刻意想將個波停低。

點知波一返到腳邊，身體先自己郁，腳尖一篤，又將個波送咗出去。

啪。

啪。

啪。

客廳一下下響起清脆的撞牆聲。

個波來來回回，幾乎黏住佢雙腳打轉，但偏偏一次都冇真正停落嚟。

嗰種感覺好奇怪。

似乎雙腳忽然識得自己呼吸。

又似乎個波未到腳下之前，身體已經知道應該點處理。

「痴線……」

夏彥君望住自己隻腳，頭皮都有點發麻。

「咁樣都得？」

佢試到興起，索性將牆當成對手，連續加快節奏。

右腳一印。

左腳一彈。

外腳背一送。

腳內檔一卸再分。

一開始仲有少少生硬，但愈踢愈順，愈踢愈似嗰回事。雖然仲未去到真正高手嗰種閒庭信步，但最少，個波已經唔再似炸彈。

最重要係——

佢終於唔使每次接波都驚自己會出醜。

踢到後來，夏彥君直頭企喺原地笑咗出聲。

「得。」

「呢鋪真係有得玩。」

佢停低，彎腰執返個波，胸口因為興奮而微微起伏。

三場。

之前雲尼亞里講的三場死線，本來像把刀頂住佢後頸。

但依家，嗰把刀雖然仲喺度，起碼佢終於有啲武器可以擋。

而且呢個模組最值錢的，唔止係一腳出波。

係佢畀咗夏彥君一個最需要的東西——

時間。

唔係場上的時間。

係腦袋裡的時間。

當身體可以自動處理最基本那一下，佢就有餘力去睇前面啲跑狗線、睇空位、睇華迪幾時沉膊，睇簡迪喺邊度搶返個波。

以前佢一接波，成個腦都用嚟防爆。

依家，佢終於可以抬頭。

夏彥君將個波夾喺腳邊，行去廚房開咗支水，仰頭灌咗幾啖，腦裡卻已經忍唔住開始排下一步。

第二朝，佢特登提早返到基地。

雨後的空氣仲有點濕，草地表面泛住一層薄亮。訓練場上冇乜人，得幾個場務喺搬雪糕筒。

夏彥君自己先落場。

拎住個波，一個人對住牆做最基本的一腳傳回。

一下。

兩下。

十下。

二十下。

有幾球仍然會歪，有幾球仍然會彈高，但同之前相比，已經完全係兩個世界。

當華迪同簡迪一齊行入訓練場時，見到的就是夏彥君一個人企喺清晨薄霧裡，對住牆，一腳一腳咁送波。

唔花巧。

唔華麗。

但好專注。

華迪停低腳步，瞇住眼望咗一陣。

「佢咁早？」

簡迪抱住個波袋，細細聲答。

「佢最近好似成日都好早。」

華迪冇再講嘢。

只係行近咗少少，企喺場邊睇。

牆面回彈返嚟的球速好急，但夏彥君每一下都冇停。

個波一返到腳邊，就即刻彈走。

有時用腳內檔。

有時用外腳背。

有時連身體都未完全轉正，腳腕已經先一步將個波送返出去。

啪。

啪。

啪。

一下接一下，聲音又密又脆，喺清晨空蕩蕩的訓練場邊傳開。

華迪企喺度睇咗一陣，原本仲有點漫不經心，慢慢都收起咗嗰副吊兒郎當。

「嗱日仲見佢停波會停到飛上天。」

「今日就已經可以咁樣一腳一腳彈返去？」

佢低聲講，像自言自語。

簡迪站喺旁邊，雙手抱住個波袋，望住夏彥君，眼神一如既往地單純。

「佢好勤力。」

華迪冇反駁。

只係又望多兩眼。

夏彥君似乎完全冇察覺有人喺後面睇。

佢啱啱嗰套感覺仲未散，整個人沉落去之後，腦、眼、腳幾乎終於第一次有咗少少接上線的感覺。

以前個波一返嚟，佢第一下通常係驚。

驚停甩。

驚慢半拍。

驚俾人逼埋身就原形畢露。

但依家唔同。

球一到，腳自己就識做反應。

唔使停落嚟諗。

唔使喺腦海開會。

身體先一步將最簡單、最安全、又最合理的選擇做咗出嚟。

對正常球員嚟講，呢啲可能只係基本功。

但對夏彥君嚟講，呢個根本係革命。

因為佢終於唔使每次碰波，都似拆炸彈。

啪。

又一腳。

個波彈返嚟時角度有點歪，夏彥君右腳外腳背輕輕一順，將個波帶返正，再即刻印返出去。

華迪眼尾終於動咗一下。

呢一下，已經唔止係勤力。

係有嘢。

至少，呢個阿仙奴借過來的細路，唔係真係打算靠一腳神仙波混一季。

佢係真係喺度追。

追住自己嗰點不夠，硬拗都要補返上嚟。

華迪慢慢行入場，拎過地上一個波，抬腳就踢咗過去。

個波速度唔輕。

仲特登帶少少旋。

夏彥君聽到風聲，側頭一望，個波已經到。

如果係幾日前，佢第一反應多數係慌。

但今次右腳幾乎自己郁，腳內側一卸再一彈，個波即刻轉線，順勢送返去華迪面前。

華迪伸腳一收，將個波踩停。

兩個人對望咗一眼。

「幾喎。」

華迪將雙手插袋，嘴角似笑非笑。

「起碼而家唔會停到上鐵絲網。」

夏彥君抹咗抹鼻尖上的汗，冇反駁。

只係平平咁回一句。

「你跑快啲，作用會更大。」

華迪聽完，先係一愣，跟住忍唔住笑咗聲。

「你個人真係幾乞人憎。」

「朝早第一句就催我跑。」

不過佢講完，仲係自己拎住個波退後幾步。

「再嚟。」

簡迪見佢哋兩個已經開始對傳，於是靜靜將波袋放低，自己都落埋場。

三個人冇正式講過要一齊練。

但一個拎波，一個送，一個跑狗。

場面好自然就成形。

夏彥君企喺中間偏後的位置，簡迪喺側邊游走，專門執第二點同補位，華迪就一時斜插、一時拉邊、一時突然由中堅身後爆出去。

一開始，夏彥君啲波仲未算穩。

有幾腳太早。

有幾腳太深。

華迪追到後來忍唔住回頭大叫。

「喂！我跑狗唔係真係狗啊！」

「你都要睇下我仲有冇命追！」

夏彥君企喺原地，喘住氣，皺咗皺眉。

「你頭先沉膊太慢。」

「慢咗半拍。」

華迪差啲想爆粗。

但細諗一下——

又真係有啲似。

佢啱啱嗰下起步前，的確有少少猶豫。

華迪望住夏彥君，眼神開始有啲變。

呢個人，好似真係睇到啲其他人未必即刻睇到的嘢。

唔止個波去邊。

仲包括跑狗前嗰一下身體語言。

簡迪由旁邊將個波篤返過嚟，細細聲補一句。

「再嚟多次。」

「今次會中。」

華迪望咗望簡迪，又望返夏彥君。

「好。」

第二次。

華迪今次冇再拖。

膊頭一沉，右腳一踩，整個人即刻爆出去。

幾乎同一時間，夏彥君已經起腳。

唔拖。

唔等。

個波由腳邊滑出去，冇上次咁花巧，但夠快，夠早，夠直。

華迪跑上去，啱啱好迎住個波。

一趟。

第二步已經可以射。

雖然最後只係喺細龍門旁邊推入網，唔算正式比賽入球，但三個人都同時停咗一下。

因為佢哋知道，呢一下同頭先唔同。

呢一下唔係撞彩。

係第一次真正夾到。

華迪慢慢轉身，望住夏彥君，冇即刻講嘢。

之後佢抬手指咗指佢。

「聽日如果你都係咁送。」

「我就真係會跑。」

夏彥君冇笑得太明顯，只係低低「嗯」咗一聲。

但心口那下，明顯穩咗。

至少，喺英超開季之前，佢終於唔再係一個純粹靠意外活住的人。

佢開始有第一樣，真真正正屬於自己的武器。

而遠處訓練場入口，雲尼亞里同莎士比亞唔知幾時已經企咗喺度。

兩個人都冇行近。

只係遠遠睇住。

莎士比亞望住場內那三個人之間愈來愈順的連線，忍唔住低聲開口。

「頭兒。」

「睇落，佢好似真係開始搵到自己位置。」

雲尼亞里雙手插住風衣袋，冇立刻答。

佢視線停喺夏彥君身上，望住嗰個本來連停波都好危險的細路，依家開始學識點樣用最少觸球，將個波送去最應該去的地方。

過咗幾秒，佢先慢慢講。

「有時一個球員最難得的，唔係全能。」

「係佢知自己唔識乜。」

「然後，將自己識嗰一樣，磨到夠尖。」

雲尼亞里停咗停，眼底終於有咗一絲比較實在的期待。

「如果佢真係可以將呢一下變成本能——」

死敵係熱刺，定係亞洲打吡？

第二朝清晨。

訓練基地飯堂。

空氣裡飄住烘多士、黑咖啡同煎煙肉的味，但食物香氣並冇令氣氛鬆半分。英超開鑼前那種繃緊感，已經靜靜壓喺每張枱上面，連閒聊聲都比平時低咗少少。

夏彥君端住餐盤，揀咗個近窗位坐低。

佢啱啱坐下，面前就落咗一大片陰影，將本來已經唔算多的晨光遮咗大半。

羅拔．胡夫。

呢位前車路士中堅，亦係李斯特城後防線最硬淨嘅塊骨。人高，面沉，火氣重，平時塊面就已經似寫住「唔好煩我」，依家兩道濃眉擰埋一齊，更加似隨時會搵人出氣。

佢一邊狠狠咬住條香腸，咬到似想連骨都吞埋，一邊低頭望住手上份報紙爆粗。

「Fxxk！」

「呢班仆街記者真係當自己係神。」

夏彥君抬眼望咗望佢，順手將半塊煎蛋送入口。

「做乜？」

胡夫冇講第二句，直接將份報紙啪一聲拍落枱面，震到隻咖啡杯都跳咗跳，幾滴黑咖啡濺上枱布。

「你自己睇下《太陽報》寫咩垃圾。」

夏彥君低頭一掃。

標題大大隻，夠賤，夠刺眼。

《李斯特城的護級之路：一群棄將的最後掙扎》

胡夫講到火都嚟。

「話我係車路士唔要的。」

「話你係阿仙奴唔要的。」

「話華迪係工廠唔要的。」

「連領隊都照踩，話雲尼亞里係個淨係識執爛攤子的老糊塗。」

佢越講越燥，手指幾乎要戳穿份報紙。

「我真係想拎呢份嘢塞返入佢哋個屎忽，等佢哋自己食返啲油墨落肚！」

夏彥君望咗眼個標題，神色反而冇乜起伏。

佢唔急，慢慢切開塊煙肉，夾入口，細細咀嚼，之後先平平淡淡咁開口。

「由得佢哋寫。」

「贏到波，佢哋自然會收聲。」

胡夫原本仲想鬧落去，聽到呢句反而停咗停。

夏彥君放低刀叉，抬眼望住佢。

「而且——」

佢語氣唔重。

但每個字都落得幾穩。

「棄將，又點？」

胡夫眉頭動咗一下。

夏彥君繼續講。

「俾人掉低過的人，先最知道點樣咬返轉頭。」

「因為我哋捱過餓。」

「豪門嗰班少爺仔，未必明白肚餓係咩感覺。」

飯堂忽然靜咗半秒。

胡夫咬香腸嗰下動作都停住咗。

佢抬起眼，直直望住夏彥君，眼神入面原本那股煩躁冇完全散，但多咗一點認真，多咗一點重新打量。

好似直到呢一刻，佢先真係將面前呢個年輕人由「借返嚟的話題仔」當成同一邊的人。

過咗幾秒，胡夫先冷冷哼咗一聲。

「講就識講。」

語氣雖然仲硬，但明顯冇頭先咁衝。

佢拉開張櫈，一屁股坐低，雙手前臂壓上枱面。

「不過細路，我都要提你一句。」

「你嗰套踢法——太冒險。」

夏彥君冇即刻接話，只係望住佢。

胡夫用叉指咗指佢，講得好直接。

「我睇過你訓練。」

「個波一到腳就走。」

「快係快，但你有時根本連人都未望清楚。」

「如果畀人截咗呢？」

胡夫講到呢度，身體微微前傾，語氣壓低咗少少。

「你前面失一次，後面就要我哋幫你執一次。」

「你明唔明，對後衛嚟講，最怕唔係你慢。」

「係你亂快。」

夏彥君聽完，冇反駁，反而低頭用叉輕輕撥咗撥盤入面啲炒蛋。

呢個問題，其實問得幾到肉。

因為胡夫唔似其他人咁，單純睇神仙波或者睇新聞標題。

後衛睇嘢好實際。

你前面型唔型，花唔花，佢哋未必最在乎。

佢哋最在乎的，係你失一球之後，後面會唔會死人。

夏彥君沉默咗一陣，先慢慢抬頭。

「如果我亂快，咁你鬧我，啱。」

「但如果我出腳夠早，係因為我已經知道個波應該去邊——」

佢停一停。

「咁呢種快，就唔係亂。」

胡夫盯住佢，冇出聲。

夏彥君都唔避，照樣迎住佢目光講落去。

「後衛最驚人哋多掂一腳，因為多一腳就多一個變數。」

「其實中場都一樣。」

「我而家做的，只係喺變數未多之前，將個波送去最啱的位置。」

呢番說話，未必每個字都完全說服到人。

但胡夫聽得出，對方唔係喺度打嘴炮。

至少，佢真係知道自己想踢成點。

胡夫沉默咗一陣，之後將叉啪一聲掉返落碟。

「好。」

「我當你有自己一套。」

「但我都講明——」

佢抬手指住夏彥君，語氣重新硬返起來。

「你可以失誤。」

「你甚至可以試波。」

「但你唔可以驚。」

「一個中場如果因為怕被截就縮，成隊波就會跟住縮。」

呢句說話落得好重。

夏彥君聽完，終於點咗一下頭。

「明。」

胡夫望住佢，像仲有句說話想講，最後卻只係拎返份報紙，將佢揉成一團。

「仲有。」

「我唔理外面點寫咩亞洲打吡、棄將復仇、豪門棄子呢啲廢話。」

佢冷笑一聲。

「對我嚟講，下一場就係英超第一場。」

「有分攞，就要攞。」

「有頭槌頂，就頂爆佢。」

講完，佢起身，拎起自己個餐盤。

走開之前，佢又斜斜望咗夏彥君一眼。

「你前面儘管送。」

「但如果你送失咗——」

胡夫嘴角扯咗一下，笑意唔多，威脅意味反而比較重。

「返更衣室之前，記得諗定點同我解釋。」

佢講完就走。

夏彥君望住佢個背影，低頭又睇返自己盤早餐，忽然覺得李斯特城呢隊波幾得意。

呢度冇阿仙奴嗰種講究同斯文。

但每個人講出嚟的嘢都夠直。

信你，就畀你踢。

唔信你，就當面講。

起碼唔會笑住捅你一刀。

佢啱啱拎起杯咖啡，華迪就端住盤坐咗落嚟，動作大剌剌，完全冇問過可唔可以。

「胡夫頭先搵你講數？」

夏彥君「嗯」咗一聲。

華迪咬咗口多士，滿不在乎咁講。

「正常。」

「嗰條友對邊個都係咁。」

「不過佢肯坐低同你講，已經算睇得起你。」

夏彥君望咗佢一眼。

「你哋隊，個個都係咁直接？」

華迪笑咗聲。

「唔直接，點護級？」

佢飲咗啖咖啡，之後身體向前傾少少，語氣終於認真落嚟。

「外面依家將場波講到好似乜鬼『亞洲打吡』咁，我完全冇興趣。」

「我只知，第一場波一定要搶分。」

「開季擺到勢，成隊人就會信。」

「開季就跌一跤，班記者會咬到你連骨都冇。」

夏彥君冇答，只係低頭抿咗啖咖啡。

佢知華迪講得冇錯。

對護級隊嚟講，第一場波唔只係三分咁簡單。

係信心。

係氣勢。

係隊友會唔會開始信你真係有料。

華迪望住佢，忽然又補多句。

「所以，聽日你最好早啲畀到我一腳靚波。」

「等我幫你將啲鬼新聞全部踢返去。」

夏彥君終於扯咗扯嘴角。

「球到，自然有。」

華迪聽完，先係怔咗半秒，之後忍唔住笑咗出聲。

「好。」

「記住你講過。」

與此同時。

網上的輿論，已經愈炒愈熱。

英超開鑼在即，李斯特城主場鬥新特蘭，本來只係一場中下游球隊之間的開季搶分戰，但因為夏彥君突然爆紅，再加上新特蘭陣中有亞洲知名中場寄誠庸，硬生生被幾間媒體包裝成所謂的「亞洲打吡」。

問題係——

火藥味，未必真係寄誠庸本人放出來的。

有韓媒先拎咗佢賽前訪問幾句正常回應做標題，再加上自己加工，最後出街時就變晒味。

原本較中性的內容，大概只是：

「我知道最近很多人談論他。」

「英超對任何新人都不容易，尤其是中場位置。」

「如果他真的有能力，很快就會證明自己。」

但落到標題上，就變成咗：

《亞洲打吡前夕 寄誠庸：英超會教新星做人》

再傳返去華語論壇，又再被二次加工。

一時間，留言區成堆人拱火：

「嚟啦，亞洲中場對決！」

「前輩大戰新仔，睇下邊個企得穩！」

「媒體又有嘢炒，實際可能根本冇咁多火藥味。」

當然，都有啲人唯恐天下不亂，將件事講到似私人恩怨咁。

但對夏彥君嚟講，呢啲其實唔重要。

重要的是，下一場會有人專登睇住佢。

而寄誠庸，正正係嗰種經驗夠、位置感夠、節奏感亦唔差的中場。

如果對方真係盯住自己踢，未必易應付。

……

賽前更衣室。

雲尼亞里企喺戰術板前，白板上只寫住一個大字——

Counter.

反擊。

老人家目光掃過更衣室一圈，最後落到夏彥君身上。

「夏。」

「寄誠庸我睇過唔少。」

「佢唔係嗰種只識橫衝直撞的人。」

「佢有經驗，識控制節奏，亦知道點樣喺中場搵身體接觸。」

雲尼亞里講到呢度，手指點咗點中圈附近的位置。

「外面將呢場講成乜嘢『亞洲打吡』，佢未必真係在意。」

「但一去到場上，如果佢發現你係我哋的出球點，佢自然會跟住你。」

「未必係針對你個人。」

「但一定會針對你腳下的波。」

莎士比亞喺旁邊補多一句。

「尤其你第一場英超，佢會想試你。」

「唔一定係惡意，純粹係英超慣性——先撞一撞你，睇下你企唔企得穩。」

雲尼亞里望住夏彥君，眼神有點擔心。

「你有冇準備？」

夏彥君當時正低頭綁緊鞋帶。

聽到呢句，佢抬起頭，神色反而幾平。

「如果佢跟住我——」

「咁更好。」

華迪坐喺旁邊，本來仲低頭整理護脛，聽到之後抬眼望咗過來。

夏彥君站起身，輕輕轉咗轉腳腕。

自從有咗「一腳出波」模組之後，個波一到腳邊，那種想即刻處理掉的感覺就一直喺身體入面。

佢已經愈來愈習慣。

「個波唔留喺我腳下太耐。」

「佢想黐住我，都要先估到我下一腳去邊。」

雲尼亞里聽完，冇即刻出聲。

但華迪已經先笑咗。

「咁你記住快啲送。」

「我唔想見你第一場英超就畀人撞到飛起。」

夏彥君望咗佢一眼。

華迪扯咗扯嘴角。

球員通道。

兩隊列好隊，等候入場。

通道入面有種比賽前特有的味道——薄荷膏、按摩油、汗味，混住膠釘踩地的細碎聲響，令空氣都變得有點硬。

新特蘭球員著住紅白直間，個個塊面都唔算鬆。

寄誠庸企喺隊列前段，神情唔算特別張揚，只係喺握手前多望咗夏彥君一眼。

那一下，唔似挑釁。

比較似評估。

又或者係一個踢開英超的人，見到新面孔時很自然的打量。

到雙方握手時，寄誠庸手勁的確唔細，但也未去到刻意挑事的程度。

佢望住夏彥君，用英文淡淡講咗句：

「First Premier League match?」

夏彥君點一點頭。

寄誠庸再講：

「Then keep it simple. First ten minutes matter.」

第一場英超？

咁頭十分鐘，踢簡單啲。

語氣唔算熱情，但亦談唔上敵意。

更似一種過來人的直白提醒。

夏彥君聽完，冇特別回應，只係輕輕點頭，之後將手抽返來。

寄誠庸都冇再講多句，轉身企返自己位置。

但正正因為對方冇想像中咁壞，夏彥君反而更清楚一件事——

場上先最麻煩。

因為真正有經驗的對手，唔需要賽前放狠話。

佢哋只會喺你第一次接波、第一次轉身、第一次遲疑時，直接用比賽教你點樣失誤。

裁判吹哨，示意入場。

夏彥君深吸一口氣，跟住隊伍踏出球員通道。

王權球場的草地喺眼前展開，歡呼聲一層層壓落嚟，將心口都震得發熱。

同一時間，系統聲音喺腦海中響起。

【英超首戰即將開始……】

【檢測到高強度關注。】

【臨場專注度提升。】

【支線任務更新：喺英超舞台，證明自己唔止識傳一腳神仙波。】

夏彥君望住前方，慢慢收緊拳頭。

今場唔需要打邊個面。

亦唔需要同邊個結仇。

佢只需要一件事——

將個波，送去最應該去的地方。

所謂的亞洲打吡？原來咁快就分出高下

「嗶——！」

隨住球證一聲哨響，2015-16 球季英超首輪，李斯特城主場對新特蘭的比賽正式開始。

皇權球場一下炸開。

三萬幾名藍狐球迷齊聲吶喊，藍白圍巾喺看台上翻成一片浪，成個場像被人一下點著咗。

但場上的火藥味，其實比看台更早一步升溫。

開波只不過幾秒。

當個波第一次滾到夏彥君腳下時，一道紅白色身影已經即刻壓上來。

寄誠庸。

呢位喺英超浸咗幾季的亞洲中場，明顯好清楚自己要做乜——唔係一開波就同你玩花巧，而係第一時間用身體、節奏、距離，話你知英超中場係乜嘢一回事。

佢上得好快。

動作唔算乾淨到完全冇身體接觸，但又未去到明顯惡意。更似一種老資格中場面對新仔時的慣常做法：先撞你一下，睇下你企唔企得穩，頂唔頂得住。

「砰！」

肩膊一撞上來，夏彥君半邊身即刻一麻。

嗰種骨碰骨的實感，痛得佢差啲眼尾都滲水。

但外面睇落去，佢只係微微晃咗一晃，腳步退咗半格，竟然冇即刻甩。

看台傳來一陣驚呼。

解說席上亦即刻提高咗聲線。

因為所有人都知，英超新人第一腳波，通常就係睇你頂唔頂得住呢一下。

夏彥君咬住牙，硬係將重心拉返住。

視野入面，【紅色預警線】一下亮到發白。

而就喺寄誠庸準備趁佢未企穩再伸腳那一瞬，【沙比．阿朗素「一腳出波」模組】已經比佢腦更快半拍接管咗雙腳。

佢冇低頭。

甚至冇明顯擺腿。

只係右腳腳腕極隱蔽地一抖。

「啪。」

個波貼住草地，唔花巧，但極快，沿住一條窄到幾乎唔應該存在的線，啱啱好由寄誠庸腳邊溜咗過去，送到返身接應的簡迪腳下。

寄誠庸上搶的重心已經壓咗出去，見個波冇咗，只可以即刻收步再轉身。

佢冇失平衡到好狼狽，亦冇誇張地仆親。

但就係慢咗半拍。

而英超中場有時就係輸呢半拍。

看台先係嘩一聲。

之後，掌聲慢慢響起。

唔算大笑，反而有種「呢球處理得幾冷靜喎」的意外。

寄誠庸轉過頭，重新望住夏彥君，眼神明顯沉咗少少。

唔係因為被羞辱。

而係因為佢即刻意識到，呢個新仔未必真係得新聞吹出來咁簡單。

夏彥君企返直身，面上仲係冇乜表情。

其實佢痛到背脊都緊晒，只係依家唔敢郁得太明顯，怕一郁就洩咗口氣。

接落嚟十分鐘，場上開始出現一個幾有趣的畫面。

每次夏彥君接波，寄誠庸都會第一時間貼上去。

未必每次都係衝撞。

有時係壓身位。

有時係封角度。

有時甚至只係企喺佢最唔舒服嗰條轉身線上，逼佢快啲出腳。

呢啲都唔算骯髒。

但全部都好英超。

全部都好老練。

而夏彥君的應對方式，就更加乾脆。

「啪。」

個波走咗。

「啪。」

又走。

唔停。

唔黐。

唔俾你有第二下碰到我的機會。

佢像塊會自己彈波的牆。

無論個波由邊個方向嚟，無論寄誠庸黐得幾近，佢幾乎都係一下處理。

有時內檔一印。

有時外腳背一掃。

有時甚至係身體歪住、腳先到波。

總之就係唔留。

寄誠庸開始愈踢愈皺眉。

因為呢種對手其實最煩。

你唔怕一個花巧的人，因為花巧的人總有一刻會想多做一步。

但你怕呢種——

明明睇落唔算特別耀眼，偏偏個波一到就已經唔喺度。

比賽第九分鐘。

寄誠庸再次由側面壓上，今次連回身角度都封埋，擺明想將夏彥君逼去邊線。

但夏彥君右腳一點，連身都未轉正，後腳跟已經順勢將個波輕輕磕去右路。

馬列斯一接即走。

寄誠庸回頭望咗一眼，冇講嘢，只係立即回追。

呢一下，連場邊的雲尼亞里都忍唔住向前踏咗半步。

唔係因為呢球有幾神。

而係因為呢種處理方式，愈睇愈似本能。

佢唔係喺避對抗。

佢係令對抗冇機會發生。

解說席上，連加利．連尼加都開始笑住講：

「夏今日唔似喺控球。」

「佢似喺玩乒乓波。」

「新特蘭每次想逼上去，個波就已經離開咗。」

「寄誠庸其實壓得唔差，甚至幾有針對性，但問題係——佢仲未真正逼到夏要做第二下動作。」

場上。

寄誠庸終於趁住死球時間，行到夏彥君身邊。

佢冇爆粗。

冇特別做戲。

只係喘住氣，用英文低低講咗句。

「One touch all game?」

全場都一腳？

語氣入面有試探，亦有點不耐煩。

夏彥君側頭望咗佢一眼。

「If needed.」

如果有需要。

寄誠庸聽完，冇再講落去，只係嘴角扯咗一下，像半信半疑，又像有少少明白咗對方想點踢。

比賽重新開動。

而接落來幾分鐘，場內外都開始慢慢意識到一件事——

外面炒到飛起的所謂「亞洲打吡」，其實根本唔係兩個人對住互噴互撞咁簡單。

真正的對決，早喺第一個照面就有咗答案。

寄誠庸想用英超節奏先試夏彥君一腳。

夏彥君則用最唔似新人會有的冷靜，將嗰一下直接化開。

唔係誰羞辱誰。

而係邊個先逼到對方改變自己節奏。

而暫時睇落去——

先頂唔順嗰個，似乎唔係李斯特城呢個新仔。

夏彥君又一次接到簡迪回傳，寄誠庸再次壓上。

但今次，王權球場的看台上已經有球迷忍唔住先一步起哄。

因為佢哋開始期待。

期待下一次，呢個着住藍衫、表情淡到有點討厭的18號，會再用幾簡單的一腳，將對面中場甩開。

而寄誠庸自己都開始明白——

如果再咁樣一直跟住個波跑，最後被拖住節奏的，可能會係自己。

呢場被媒體包裝到好似火花四濺的「亞洲打吡」，踢咗唔夠一節時間，已經慢慢變成另一回事。

唔係情緒對決。

唔係口舌之爭。

而係一個老練中場，撞上咗一種連自己都未完全見慣的古怪節奏。

而呢種節奏，最可怕的地方就係——

一開始睇落好似冇乜。

但你愈想捉，佢就愈唔喺你手上。

「佢竟然真係可以咁樣，當我唔存在？」

寄誠庸回身時，眉頭已經完全沉落去。

唔係因為俾人羞辱到惱羞成怒。

而係因為佢開始發現，呢個新仔最麻煩的地方，唔係花巧，唔係狂，反而係——佢根本唔肯跟你玩你熟悉嘅套節奏。

……

二十五分鐘。

新特蘭久攻未下，前場壓得愈來愈高。

寄誠庸亦開始將自己位置推前少少，想喺中場直接將李斯特城第一腳出球截死。

機會，終於嚟。

簡迪喺中場再一次將個波篤甩，自己都差啲俾人帶跌，但佢仍然第一時間將個波交返去中圈附近的夏彥君腳下。

今次，寄誠庸冇再自己一個亂撲。

佢朝旁邊打咗個手勢。

卡達摩亞即刻跟上。

兩個人，一前一後，夾住收。

夏彥君附近瞬間收窄。

前面有人封。

後面有人頂。

左手邊就係邊線。

中間返簡迪的路畀人卡住。

右路去馬列斯的線又畀新特蘭翼鋒截住半截。

連場邊解說都緊咗一緊。

「夏被困住了！」

「新特蘭今次雙人夾擊到位，佢已經畀人逼去邊線！」

寄誠庸冇衝得太盡，只係穩穩企喺夏彥君正面，壓低重心，雙眼盯住佢擺腿方向。

呢一下，先係真正有經驗中場的做法。

唔再靠火。

而係靠判斷。

卡達摩亞則由後邊壓上，準備等夏彥君第一下處理稍為大咗，就即刻落腳。

一前一後。

真係死位。

夏彥君心口都緊一緊。

視野入面，幾條安全線同時變紅。

而同一時間，【加利夫．巴利速度模板】忽然微微發熱。

像有股力量喺大腿同小腿之間慢慢收緊，隨時準備爆出來。

夏彥君抬眼，望住前面企定定、等佢出腳的寄誠庸。

嘴角，輕輕扯咗一下。

下一秒。

個波啱啱滾到腳下。

夏彥君右腳忽然拉開，做咗個好完整的擺腿動作。

似起高球。

似斬前場。

寄誠庸幾乎本能就向前撲半步，仲微微跳起，想用身體封住嗰條傳送線。

但就喺佢起勢嗰一瞬——

夏彥君腳尖只係輕輕一篤。

冇長傳。

冇斬波。

個波貼住草地，由寄誠庸身側滑過，幾乎擦住佢小腿外側溜出去。

而就喺同一時間，夏彥君自己亦郁咗。

速度96。

爆發92。

呢副俾系統硬生生重塑過的身體，喺呢一刻爆出一種連佢自己都仲未完全習慣的力量。

「嗖——」

只係一蹬。

只係一下起步。

夏彥君已經由寄誠庸側邊抹過去。

簡單到近乎粗暴。

直接到完全唔講道理。

等寄誠庸落返地、轉身再追嗰一下，眼前只剩返一個深藍色背影，正沿住邊線一路爆前。

全場即刻嘩一聲。

胡夫喺後場都睇到呆一呆。

「呢個細路……」

「條腿係咪裝咗引擎？」

場邊的雲尼亞里更加向前踏咗半步，手上個水杯幾乎俾佢捏扁。

「唔好同我講——」

「佢原來仲有呢一下？」

新特蘭條防線一下亂晒。

本來壓前的陣形，俾夏彥君呢下突如其來的人球分過直接扯爛。

中堅要補。

右閘要收。

中場又返唔切。

前面本來窄窄的通道，一下拉開咗。

夏彥君帶咗十幾二十米，已經聽到身後腳步追上來。

但佢冇貪。

因為前面空位已經夠。

而華迪——已經起步。

嗰個9號，正沿住最熟悉嗰條線斜斜插入中堅身後。

夏彥君抬頭，冇半秒猶豫，直接起腳。

「砰！」

個波由腳背彈出，拉出一條又快又高的拋物線，啱啱好越過最後一名守將頭頂。

華迪。

單刀。

王權球場一下站起半邊。

華迪冇浪費。

迎住個波順勢一趟，龍門一出，佢就直接爆射。

1：0！

成個皇權球場即刻炸開。

歡呼聲像海浪一層層拍落球場。

華迪第一時間轉身，張開雙手衝向夏彥君，成個人撲上去差啲將佢撞翻。

「夏！」

「你個癲佬！」

「頭先嗰下你真係自己爆過去啊！」

夏彥君俾佢撞到退咗半步，仲未完全喘順條氣。

其實連佢自己都仲有少少唔敢信。

佢本來只係想點開寄誠庸，再搏一搏速度。

點知真係一腳就過。

一爆就甩。

寄誠庸由後面慢慢跑返來，呼吸有點急，眼神仍然落喺夏彥君身上。

但今次，入面已經冇咗頭先那種純粹想試新仔的意味。

多咗一點認真。

多咗一點重新評估。

佢知道，頭先嗰下未必代表成場波。

但最少代表一件事——

外面講到好似鬧劇咁的「亞洲打吡」，去到真正落場，最後仲係要靠腳下同腦袋決定。

而啱啱呢一回合，夏彥君贏咗。

夏彥君抬頭，同寄誠庸對望咗半秒。

佢冇做任何挑釁動作。

冇冷笑。

冇多餘說話。

只係平平咁望住對方。

嗰個眼神，唔係「我睇你唔起」。

而係「呢球完咗，下一球再嚟」。

反而正正因為咁，寄誠庸塊面更沉靜咗。

佢輕輕呼出一口氣，轉身行返去自己半場。

對手未必討厭。

但而家開始，真係要當佢係對手。

而王權球場看台上，那些賽前仲喺度跟住媒體喊「亞洲打吡」的球迷，呢一刻亦都慢慢明白——

所謂話題，講到尾只係外面的人幫你砌出來的戲碼。

真正的答案，永遠都係喺草地上。

而草地頭先已經先答咗一次。

上半場三十五分鐘。

比數 1：0，李斯特城領先。

場邊，新特蘭領隊艾禾卡特已經完全坐唔住。

呢位荷蘭老帥塊面紅到發脹，企喺技術區邊不停揮手，聲都幾乎拆開：

「唔好畀佢跑起來！」

「貼身！貼死佢！」

「一攞波就上身體！」

指令好直接。

唔一定要踢傷你。

但一定要踢到你唔舒服，踢到你唔敢轉身，唔敢從容出腳。

於是，寄誠庸同英超著名惡漢卡特莫爾，開始真正收窄範圍。

只要夏彥君一接波，兩個人就即刻壓上。

有時係拉衫。

有時係衝撞。

有時係專登喺你準備觸球前一步先用身體頂埋嚟，逼你個重心亂咗先。

未必下下都去到犯規。

但下下都夠硬，夠煩，夠英超。

夏彥君望住視野裡兩條粗到發亮的【預警線】，心跳都唔自覺快咗半拍。

啱啱卡特莫爾有一下滑鏟，鞋釘幾乎擦住佢腳踝飛過，帶起的草屑仲打上咗佢小腿。

雖然最後避得切，但嗰種「只要慢半拍就會出事」的感覺，仍然令佢背脊一寒。

不過，正正因為壓力大到咁，【沙比．阿朗素「一腳出波」模組】反而愈嚟愈靈。

個波有時甚至未完全黐到腳面，身體已經先一步幫佢揀好咗答案。

「啪！」

簡迪一腳篤過來，夏彥君迎住個波，右腳內檔一印，第一時間分去右路馬列斯。

「啪！」

胡夫後場長波吊上來，夏彥君用胸口一卸，個波彈得有少少遠，睇落像停大咗。

寄誠庸一見到，眼神即刻一沉，整個人撲上去，擺明想食佢第一下失誤。

點知就喺佢伸腳前半拍，夏彥君已經凌空一墊，將個波輕輕送去左邊史洛普腳下。

全程，冇第二下處理。

由上半場中段開始，夏彥君直情似變成咗一個會自己彈波的中轉站。

個波喺佢腳下停留的時間，短到連觀眾都未必睇得清。

半秒？

可能連半秒都冇。

呢種踢法，睇落好似瀟灑。

但對夏彥君自己嚟講，其實一啲都唔舒服。

因為佢唔係真真正正掌控晒成件事。

更似係身體同系統一齊幫佢逃命，每次都喺最危險前一刻，將個波快手掟走。

係安全。

但精神一直拉到最盡。

踢咗半場，佢覺得自己個腦比跑一萬米仲攰。

至於新特蘭班中場，就真係愈踢愈躁。

因為佢哋有種好明顯的無力感。

明明人已經逼到位。

明明再多半步就可以碰到。

甚至有幾次，寄誠庸都已經近到聞到夏彥君身上陣沐浴露味。

但個波就係唔見。

每一次，都早佢半拍。

每一次，都令佢想伸腳嗰一下，最後只係踢中空氣。

寄誠庸越踢越沉。

唔係因為對面有幾花巧。

而係因為呢種對手最難受。

你搵唔到一個明確節點去截斷佢。

因為佢根本唔同你糾纏。

解說席上，連尼加都忍唔住連聲驚嘆：

「太誇張的觸球頻率！」

「夏唔黐波，唔拖波，甚至幾乎唔同你鬥腳下，但偏偏佢開始拖住成場波的節奏！」

「新特蘭原本想用中場絞肉機去將佢磨死，但問題係——佢哋而家根本絞唔到肉，只係不斷絞緊空氣！」

……

下半場七十分鐘。

比賽去到呢個鐘數，新特蘭的體能明顯開始落。

寄誠庸雙手撐膝，汗由額頭一路滴到下巴。

卡特莫爾的回追步幅都冇頭先咁狠，連落腳前那下收得都慢咗半拍。

反觀夏彥君。

佢大部分時間都喺中圈附近遊走，間中散步，間中一腳出波，除咗上半場嗰下爆過寄誠庸的推進，其他時間幾乎冇做多餘跑動。

體能反而留得幾多。

寄誠庸抬頭望住嗰個仍然企得幾鬆的18號背影，心裡終於生出一種幾唔舒服的感覺。

自己呢邊用盡力去追、去撞、去收線。

對面卻似乎一直都喺用最慳力的方法同你踢。

呢種差距，唔止係體能。

仲係節奏的選擇。

比賽七十五分鐘。

新特蘭再一次大舉壓上。

佢哋已經冇太多退路，想追平，就一定要將陣線再推高。

簡迪喺中場又一次將個波篤甩，冇拖，直接一大腳開去前面。

個波越過半場，落點其實唔算靚。

正正跌喺夏彥君同對面最後一名後衛卡布爾中間。

五五波。

卡布爾身高體壯，第一時間已經判斷自己至少可以卡到位。

而且按之前的經驗，夏彥君多數第一時間會再將個波送去華迪跑狗線。

所以卡布爾冇急住全速回追。

佢先守中路。

先封夏彥君向內傳那條線。

眼尾則一直瞄住華迪。

但下一秒——

一抹深藍色身影由靜止突然變成加速，快到有點唔合常理。

夏彥君根本冇望中路。

亦冇打算等個波落定再諗。

速度模組一著，佢整個人像一架啱啱踩盡油門的跑車，第一步就爆得離譜。

「嗖——」

只係兩步。

佢已經硬生生搶到卡布爾前面，先一步切入落點。

卡布爾塊面即刻一變。

因為呢一下，已經唔止係快。

係快到有啲唔講道理。

夏彥君迎住落下來的個波，冇選擇停。

右腳外腳背順勢一撥，直接將個波撥向自己前面空位。

個波一出。

人亦同步再爆。

卡布爾轉身再追時，只能勉強伸手碰到一下空氣。

王權球場看台一下企起咗半邊。

因為個個都睇得出——

呢球，真係出事喇。

卡布爾只覺得眼前一花。

下一秒，身邊已經冇人。

夏彥君由佢外側一爆而過，帶起的風甚至刮到佢塊面都微微發痛。

「單刀！」

「又係夏彥君！」

「卡布爾今次判斷錯晒！佢以為夏會第一時間再交前面，點知對方今次自己帶走！」

王權球場瞬間炸開。

因為所有人都睇得出，前面已經唔止係空位——

直情係一大片草原。

面對出迎的潘迪利蒙，夏彥君今次冇再搵華迪。

唔係因為佢唔想傳。

而係因為呢球，最直接的答案就係自己完成。

佢抬眼望一望龍門。

左腳一推。

唔算暴力。

甚至稱得上冷靜。

個波貼住草地，由潘迪利蒙兩腿之間鑽過，慢慢滾入網底。

2：0。

皇權球場先係靜咗半拍。

跟住，全場爆炸。

歡呼聲一層層掀上看台，差啲將天頂都掀開。

華迪第一個衝上來，成個人撲向夏彥君，差啲又將佢撞翻。

「你今次唔餵我？！」

華迪笑住吼。

「自己食晒係咪？」

夏彥君俾佢箍住膊頭，氣都未喘順，仲要硬生生維持住嗰副淡定樣。

其實佢自己都仲有點懵。

因為啱啱嗰一下，佢本來只係想先爆甩卡布爾，再睇下有冇角度傳。

點知一爆開，前面真係乜都冇。

咁唔射，就真係對唔住自己對腳。

場邊，雲尼亞里用力揮咗一下拳。

唔算太誇張。

但夠晒明顯。

因為連佢都睇得出，呢球唔止係速度。

仲係判斷。

係夏彥君第一次喺英超舞台上，明明有傳球選項，卻主動揀咗自己終結。

而呢一下選擇，比入球本身更值錢。

新特蘭後場。

寄誠庸慢慢跑返中圈，雙手叉住腰，呼吸有點亂。

佢冇即刻低頭，亦冇表現得太狼狽。

只係回望咗啱啱嗰條被撕開的通道一眼，神情有點沉。

頭先嗰球，唔係因為佢懶。

亦唔係因為佢唔想追。

而係對方嗰一下由靜止到爆出的速度，真係快到打亂晒所有原本的判斷。

佢終於明白，自己頭先一直當夏彥君係個奇怪的傳球手，係睇少咗件事。

呢個18號，唔止識一腳出波。

佢一旦真係決定自己去，破壞力一樣夠大。

比賽尾段，新特蘭再想反撲，個勢已經散咗大半。

李斯特城後場愈守愈穩，簡迪同胡夫將中路守得實淨，華迪同馬列斯則繼續喺前面牽扯空間。

夏彥君未必再有頭先嗰種長距離爆破，但每一次接應、每一腳快傳，都繼續將新特蘭拖入佢最唔舒服的節奏入面。

到球證吹響完場哨時，王權球場再次響起一陣震耳欲聾的掌聲。

厄普頓公園的「囚籠」

對李斯特城球迷嚟講，呢場波唔止係開門紅咁簡單。

係一種確認。

確認呢支本來俾人當成護級份子的球隊，真係有啲唔同咗。

而對夏彥君嚟講，呢場更加唔止係一個入球、一個助攻。

係佢第一次真真正正喺英超證明——自己唔係只識撞彩送神仙波。

佢可以用一腳出波活落去。

亦可以用速度，親手將局面撕開。

……

賽後，混合採訪區。

記者人堆幾乎一瞬間湧晒過來。

鎂光燈、咪牌、錄音筆，一下下伸到夏彥君面前，將佢圍到差啲連行都冇位行。

而另一邊，寄誠庸只係簡單同幾個韓媒講咗兩句，就低住頭返入更衣室。唔算逃走，只係好明顯唔想喺輸波之後再幫外面班人將所謂「亞洲打吡」嗰個話題愈炒愈大。

其實佢自己都知。

今日呢場，唔係一個人輸俾另一個人咁簡單。

係成隊新特蘭，喺節奏上輸咗俾李斯特城。

但記者唔會理咁多。

佢哋要的，始終係故事。

而今晚最大個故事，就係夏彥君。

《天空體育》個記者最先擠到前面，語氣興奮到近乎失控。

「夏！頭先嗰下人球分過，再加最後冷靜推過龍門，簡直似加利夫．巴利上身！」

「你到底點樣諗到用咁直接的方法過人？」

夏彥君抬手搽咗搽頭，面上仲係嗰副冇乜精神的死魚眼樣。

佢真係唔想扮型。

佢甚至想盡快講完收工返去沖涼瞓覺。

所以佢答得非常老實。

「其實……」

佢停咗停。

「嗰陣我幾驚。」

幾個記者即刻愣咗。

夏彥君繼續照實講。

「佢哋兩個封晒啲線，我一時間冇得傳。」

「而且卡特莫爾個樣真係幾兇。」

「我怕慢半拍會俾人放低。」

佢講到呢度，自己都覺得幾合理。

「所以我就諗，唔好留喺原地。」

「跑快啲，咁佢哋就踢唔到我。」

全場一靜。

記者你望我，我望你。

腦裡一時間都轉唔過來。

乜嘢叫做——冇得傳，所以自己過？

乜嘢叫做——驚俾人踢，所以先跑狗？

呢啲說話，聽落好似好誠實。

但又誠實得太離譜。

離譜到幾乎似另一種層次的裝。

於是，落到記者腦裡，自然又變成另一套意思。

對手已經逼到我冇選擇，所以我先勉為其難用速度解決你哋。

講白啲，就係——我本來想傳，但你哋防得太差，只好自己去。

半個鐘內，各大體育網站標題即刻刷新。

《夏：突破只是臨場選擇，我本身更想傳球》

《李斯特新星凡爾賽式回應：我只係想離粗野防守遠一點》

《不是炫技，是求生：夏彥君親解第二球》

……

同一時間。

倫敦東部，厄普頓公園球場。

韋斯咸領隊辦公室入面，煙霧同咖啡味混成一團。

比歷坐喺電視前，腳架住腳，冇同一般球迷咁單純為個入球拍手。

佢手上擺住份數據報告，眼神比畫面冷靜得多。

「夠快。」

「爆得夠突然。」

「長傳亦準。」

佢用手指敲咗敲紙面，語氣冇乜波動。

「呢啲，全世界而家都睇到。」

跟住佢視線落去報告後面幾格數據。

「但真正值得睇的，係另一面。」

比歷將份報告翻過去，露出熱點圖同傳球分佈。

「佢喺出腳之前，好少真係睇身邊的短距離接應點。」

「仲有，佢全場短距離組織參與其實唔算多。」

「防守對抗……基本上都唔存在。」

房入面幾個教練團成員冇出聲。

比歷起身，行去戰術板前，拎起支紅筆，喺代表夏彥君的位置上畫咗個圈。

「即係話，佢好偏科。」

「怕接觸，唔想硬碰硬，亦唔鍾意俾人拖入亂鬥。」

「一旦比賽節奏夠碎、夠濕、夠黏，佢未必仲踢得咁舒服。」

比歷冷冷望住戰術板，將紅圈外面再畫幾條線，像將夏彥君整個人困喺中間。

「下一場。」

「我要中場變成沼澤。」

「唔使急住同佢鬥快。」

「只要唔畀佢起腳空間，唔畀佢舒舒服服出第一下，佢再快都未必有用。」

佢將支筆啪一聲擺低。

「歡迎儀式？」

比歷嘴角扯咗扯。

「唔。」

「呢個先係英超真正的歡迎儀式。」

贏咗第一場，只係叫做正式入場。

真正難踢的，先啱啱開始。

倫敦東區，厄普頓公園。

場邊泡泡機不停噴出一串串肥皂泡，配住主場球迷熟到入骨的歌聲，喺燈光底下靚得近乎夢幻；但對作客球員而言，呢度向來都係全英超最有壓迫感的主場之一，而當時韋斯咸正由比歷領軍。

空氣裡混住炸魚薯條的油味、啤酒味，同前排球迷一路噴過嚟的口水星。

呢度從來都唔係踢靚波的地方。

呢度只適合捱。

「嗶——！」

球證一聲哨響。

夏彥君企喺中圈附近，未開波幾耐，小腿肌肉已經隱隱發緊。

因為佢知道，比歷今場想踢乜。

唔係對攻。

唔係控場。

係絞殺。

比賽只係去到第三分鐘。

簡迪喏喏將個波篤返出來，夏彥君第一時間上前接應。

下一秒——

「砰！」

一聲悶響，硬到令人牙酸。

韋斯咸隊長盧保忽然由側面撞埋嚟，人同波一齊上。膝頭頂住夏彥君大腿外側，手肘則好隱蔽咁卡咗一下佢條肋。

痛。

唔係一般撞一撞嗰種痛。

係嗰種令你一瞬間差啲吸唔到氣、眼前甚至花一花的痛。

夏彥君成個視野一紅，【預警線】同系統提示幾乎亂成一片。

呢個就係英超中游隊。

未必有豪門嗰種細膩同華麗。

但一拉你入肉搏區，嗰種兇狠、黏身、唔俾你舒服觸球的絞纏感，足以將好多技術型球員的心態踢散。

夏彥君踉蹌咗兩步，最終都冇跌低。

佢冇舉手投訴，冇望球證，只係低低頭，伸手拉咗拉球襪，將呼吸硬生生壓返順。

表面睇落，平靜得幾乎冇反應。

其實係痛到一時間真係講唔出話。

但喺盧保眼中，面前呢個十八歲的華裔細路，竟然俾人咁樣撞完都冇露半點怯？

呢一下，反而令佢多望咗夏彥君一眼。

……

韋斯咸指揮區。

比歷雙手插袋，口裡嚼住香口膠，眼神利得似刀。

「唔夠。」

佢望住場內，簡簡單單吐出兩個字。

「再上強度。」

然後佢手一指。

「高耶迪，唔好畀佢轉身！」

隨住比歷個手勢，韋斯咸中場張網收得更緊。

夏彥君好快就發現，自己開始畀人困死喺一個好難受的位置。

只要佢一出現喺中圈弧頂前後嗰塊區域，身邊最少會有兩個人貼住。

一前一後。

或者一左一右。

總之就係唔俾你舒服接第一下。

【一腳出波】模組的確仲係有用。

個波一到，佢仍然可以第一時間彈走。

問題係——

冇向前的線。

前面冇。

斜線冇。

連回返簡迪都要穿過一堆腳。

甚至連最穩陣那條回傳線，都開始俾比耶封住。

夏彥君喺心裡只得一個念頭：

太危險。

再喺呢度企落去，條腿真係會斷。

返後少少先。

返後少少，先有命踢落去。

呢種念頭，其實唔係戰術大師式思考。

甚至唔算高明。

更加似一種好直接、好原始的求生本能。

前面係地獄？

咁我咪走返後面。

……

比賽十八分鐘。

李斯特城後場控球。

胡夫啱啱準備大腳清上前，抬頭一望，忽然怔咗一怔。

因為佢面前，多咗一個人。

夏彥君。

佢竟然一路小跑，直直退到兩個中堅中間，位置甚至深過簡迪，活像半個清道夫。

胡夫個樣即刻寫住個問號。

「吓？」

場邊的雲尼亞里都推咗推眼鏡，眉頭微微一皺。

呢個係咩踢法？

中場核心撤到中堅線之間？

夏彥君完全唔理身邊啲疑惑目光。

因為對佢嚟講，退到呢度之後，成個世界忽然安靜咗。

周圍五米以內，暫時冇盧保嗰陣撞埋嚟的汗臭味。

冇卡腳。

冇肘擊。

冇人隨時想將你由背後鏟開。

安全。

而佢呢一退，反而令比歷嗰邊即刻陷入一個戰術難題。

跟？

定唔跟？

唔跟，夏彥君就會喺呢個位置舒服攞波，從容抬頭。

跟，韋斯咸本來緊湊的中場線就一定會被拖長，防區同防區之間會自然裂開。

比歷望住場內，嚼香口膠的速度都慢咗。

呢個細路……

一般中場俾人迫到喘唔到氣，要嘛就搵球證，要嘛就死頂兩下，之後甩波。

但佢冇。

佢竟然主動後撤，自己將陣形拉扁。

佢到底係怕咗？

定係故意引我哋上？

喺英超，唔壓迫持球人，很多時同送死冇分別。

所以比歷冇考慮太耐。

佢大手一揮。

「壓上去！」

「唔好畀佢舒服拎波！」

就算係嗰個位置，都照上！

韋斯咸中場線，被迫整體推前成十碼。

盧保同高耶迪都要離開原本最舒服的防區，朝住嗰個睇落冇乜威脅、實際上卻開始改變陣形結構的身影壓過去。

……

就喺韋斯咸整條中場線像彈簧一樣俾人扯長嗰一下——

夏彥君接到胡夫的橫傳。

佢抬頭。

【綠茵導航系統】喺腦海裡冇做太多花巧運算。

只係飛快搭出一個最簡單的幾何圖形。

紅點正在收。

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

前面仲有一條線正準備合埋。

但喺呢張紅色網後面，卻有一條極幼、極窄、幾乎轉眼就會消失的綠色通道。

通道一直穿過中場、穿過防線、穿過韋斯咸集體前壓後留下的空白。

盡頭——

有個藍色光點，喏喏起步。

夏彥君根本冇時間慢慢衡量。

呢下未必完全係冷靜判斷。

甚至有一半，係求生反應。

總之個波燙腳，前面又有兩個肌肉怪正撲過來——

咁就快啲將個炸彈踢走。

佢就咁企喺本方禁區前沿少少位置，原地擺腿。

腰一扭。

大腿帶小腿。

腳背繃直，狠狠吃中個波中下部。

「砰——！」

一聲清脆爆鳴。

個波離地而起。

帶住肉眼都睇到的旋轉，唔算飛得特別高，但夠快、夠狠，像一枚低空掠過海面的導彈，硬生生刺穿咗厄普頓公園上空那層泡泡同噪音。

盧保衝到一半，忽然心口一沉。

佢猛地回頭。

見到一幕最令中場絕望的畫面。

個波拉出一條近乎平直、但又準到離譜的弧線，先越過高耶迪頭頂，再擦住奧邦拿身側後方滑過。

一腳。

直接穿穿韋斯咸三條線。

落點——

前場右肋。

嗰邊原本擠得密密實實的防區，因為成條中場線俾人拉高，反而突然空到像一片荒地。

而嗰片荒地上，已經有個人聞到味。

華迪。

華迪。

呢頭藍狐瘋狗，個鼻靈到近乎犯規。

喺夏彥君起腳前嗰一下，佢已經先一步察覺到味道，整個人像獵豹咁由靜止撻出。

「單刀！」

「華迪單刀！」

解說員把聲一下扯高，將原本壓住成場波的沉悶空氣硬生生撕開。

個波落地，帶住急旋，先彈一下，再順住草地微微減速，啱啱好滾到華迪最舒服嗰條衝刺線上。

唔使細執步點。

唔使多做調整。

華迪迎住個波殺入禁區，面對出迎的阿祖安，頭都冇亂，右腳一推，直送遠柱。

1：0！

厄普頓公園一下靜咗。

主場看台先係怔住半秒，跟住只剩李斯特城遠征軍嗰邊爆出一陣又尖又亮的歡呼聲。

夏彥君仲企喺後場，右腳慢慢放返落地。

佢冇即刻衝出去慶祝，亦冇露出咩特別表情。

只係下意識抬手揉咗揉啱啱仲隱隱作痛的大腿外側。

終於踢走咗。

對佢嚟講，嗰下第一反應甚至唔係型。

係解脫。

但鏡頭影住佢嗰一下，味道就完全變咗。

個年輕中場喺自己半場原地放炮，送出一腳穿越三線的導彈式長傳，之後連表情都冇乜變，只係冷冷企喺原地——呢幅畫面，落喺旁人眼中，簡直型到有啲過份。

【震驚值 +1（來自盧保：佢甚至冇即刻望前場？）】

【震驚值 +1（來自比歷：呢個視野……佢係咪一早就想好咗點樣拉開我哋？）】

【震驚值 +1（來自高耶迪：咁遠仲可以送得咁平、咁狠？）】

……

Sky Sports直播間。

評述員一掌拍落枱，震到茶杯都跳咗跳。

「靚啊！」

「呢球真係靚到離譜！」

「大家留意夏彥君頭先回後嗰個時間點。」

「佢唔係亂退。」

「佢係主動示弱，將自己當成餌，硬係將韋斯咸條中場線由中路拉返後面，拉到似橡筋咁長，之後一腳直接送穿。」

「呢啲就係波商。」

「呢種踢法，有少少似後置指揮官。」

「囚籠戰術本身冇問題，但你困得住人，未必困得住個腦。」

場邊。

比歷一口將香口膠吐落地。

「仆街。」

「畀佢耍咗。」

佢頭先一路以為，夏彥君後撤係因為頂唔住對抗。

依家再睇返——

對方未必真係一早計到晒每一步。

但至少，佢一退，真係逼到韋斯咸自己將條線拉散。

而一旦條線散咗，呢個18號就有能力一腳將你打穿。

另一邊。

雲尼亞里都明顯有啲意外，但塊面已經忍唔住慢慢笑開。

「Craig，記低佢。」

「夏未必要有固定位置。」

「只要前面有空位，後面又有人畀佢第一下出腳——」

佢抬手指咗指球場另一端。

「咁就算佢企喺自己禁區前，都一樣可以向前面發射導彈。」

……

比賽繼續。

失波之後的韋斯咸，節奏即刻再推高。

比耶開始不停由邊路內收，帶住個波向中間擠。

高耶迪亦愈踢愈前，簡直似架推土機咁一段段壓上。

李斯特城門前，風聲鶴唳。

而夏彥君依家個處境，其實幾尷尬。

進攻上，佢啱啱先交出神級長傳。

但防守上——

佢依然係個漏洞。

數據面板依然好誠實。

防守參與：幾乎零。

但唔代表佢真係企喺度唔郁。

相反，某程度上，佢跑得仲多過唔少人。

因為驚。

視野入面那幾條【紅色預警線】唔止會提示逼搶，連對手可能的傳送線路都會一齊標紅。

邊度紅得勁，個波大機會就會去邊。

於是，為咗唔想自己變成防守黑洞，等陣比賽完又俾人捉入房照肺，夏彥君開始咗一種極其古怪的補位方式。

唔係靠判斷有幾高明。

係靠求生欲。

第六十二分鐘。

比耶喺左路連續兩下假身，將簡迪都晃開咗半步，跟住擰入中路，起勢準備射門。

簡迪俾佢過咗。

防線嗰條紅線一下紫到發黑。

夏彥君見到，個腦根本冇多餘時間分析，身體已經本能朝嗰條線衝過去。

結果衝得太急，腳下一滑——

唔係靚鏟。

係真跣。

成個人橫住摔咗落草地。

「砰！」

比耶射出來的皮球，啱啱好狠狠悶中佢屁股，之後變線飛出底線。

全場即刻「嘩——」一聲。

簡迪由地上爬返起身，望住仲趴喺草地度的夏彥君，成塊面都寫住感動。

「夏！」

「嗰球本來好危險！」

「你竟然用身體擋？」

「你好硬淨啊！」

夏彥君塊面埋喺草度，雙眼死死閉住。

屁股火辣辣咁痛。

佢心入面只得一句。

我只係跣低咗。

呢個仆街英超，到底幾時先完？

……

第六十八分鐘。

第四官員舉牌。

88號落。

10號安迪．京入。

雲尼亞里終於唔敢再搏。

夏彥君今場已經交咗一腳致命長傳，後面仲用個屁股擋咗次危機。

再留佢喺場，萬一真係俾人撞散架，咁就唔止蝕一場咁簡單。

呢個細路，依家對李斯特城嚟講，已經唔係純粹租借仔。

係武器。

夏彥君一見到自己個號碼，心裡嗰下真係重重鬆咗口氣。

佢甚至冇拖時間，轉身就一路小跑衝去場邊，速度快到比回防仲俐落。

客隊看台即刻有人帶頭喊。

「HA——！」

「HA——！」

歌聲零零碎碎，未算整齊，但勝在夠真。

夏彥君抬手拍咗兩下，算係回應，之後接過工作人員遞來件外套，第一時間將自己裹到實一實，淨係露返雙眼出來。

【已收穫震驚值：124688】

【評價：一場充滿計算與求生意志的博弈。你用後撤拆開了比歷的囚籠，亦用臀部守住了李斯特城的領先優勢。】

夏彥君縮喺後備席，望住系統評價，嘴角忍唔住抽咗一下。

臀部守住優勢？

呢個樂子系統，真係愈來愈唔正常。

但下一秒，佢視線落返去嗰串六位數。

十幾萬震驚值。

爽。

呢一刻，連屁股都冇咁痛。

佢默默向後靠落椅背，將外套再拉高少少，只喺心入面留低一句：

返去。

開箱。

盲盒獎勵？幽靈跑位

凌晨三點。

李斯特郡上空壓住一層濃到化唔開的霧，M1 公路旁邊那些昏黃路燈一盞一盞退後，像瞓唔醒的眼。

大巴入面靜到近乎死寂。

除咗引擎低低的嗡鳴，間中只聽到幾下鼻鼾，同有人喺夢裡翻身時帶出的椅背摩擦聲。

夏彥君靠住車窗，成個人攤到像被抽走咗條脊骨。

客場遠征返來那種劾，唔似跑完步的劾。

係嗰種由骨縫一路沉落去、連眼皮都似掛住鉛的劾。

加上屁股仲隱隱作痛。

頭先嗰下「飛身封波」，喺精華片入面睇落或者真係幾英勇，但得佢自己知，實際上更似俾人拎大鎚狠狠敲咗一下落去。

「嘶……」

佢微微側一側身，想搵個冇咁痛的位置。

點知啱啱掂到傷位，痛感即刻一抽，逼到佢忍唔住倒吸一口涼氣。

前排嗰個龐大身影動咗動。

羅拔．胡夫轉過頭來。

呢位平時塊面兇到似隨時會將前鋒連人帶波撞入廣告板的德國中堅，依家眼底掛住兩個大黑眼圈，頭髮亂咗少少，竟然莫名有幾分老父親味道。

「做咩，夏？」

胡夫壓低聲線，免得嘈醒車上其他人。

「屁股仲痛？」

夏彥君點咗點頭，冇特別出聲。

胡夫伸手入褸袋摸咗一陣，最後拎出一個皺巴巴的小玻璃樽。

「攞住。」

「我由屋企帶過來的跌打油。」

佢將樽遞過來，語氣盡量扮到唔在乎。

「味道可能有啲勁，不過我覺得比隊醫啲噴霧頂用。」

夏彥君怔咗一下，伸手接過。

玻璃樽入面係深褐色液體，冇牌子，冇標籤，一擰開個蓋，一股勁濃的草藥味即刻直衝鼻腔，嗆到佢差啲當場打噴嚏。

嗰味道有啲似風油。

又有啲似老一輩屋企櫃桶底一定會有一支的神秘藥酒。

「唔該。」

夏彥君真心講。

胡夫聳聳肩，似乎有點唔習慣人哋咁正式多謝自己。

「小事。」

佢搓咗搓自己雙手，粗糙的手掌喺膝頭磨出兩下沙沙聲。

看得出，佢似乎仲有說話想講。

但又好似唔知點開口。

夏彥君見到佢呢副樣，心裡即刻一緊。

唔係啊？

唔通真係嚟照肺？

係咪想講返我頭先防守走位有幾甩漏？

完喇。

踢完場波都仲要補堂。

結果胡夫喺度吞吞吐吐幾秒，終於由後面背囊抽出一件摺得整整齊齊的李斯特城波衫。

新簇簇。

吊牌都未拆。

「嗰個……」

胡夫個聲愈講愈細。

「可唔可以……幫我簽個名？」

夏彥君：「……吓？」

胡夫塊面僵咗僵，像寧願出去同對面中鋒對頂十次，都唔想做呢件事。

「我個侄仔頭先睇完直播。」

「佢話你最後嗰腳波型到痴線，死都要我拎件簽名返去。」

佢停一停，又有點不自然咁補多句。

「你知啦，而家啲細路。」

夏彥君望住面前呢個喺場上兇神惡煞、場下竟然會因為幫侄仔攞簽名而扭擰的硬漢，心口那股本來以為要被訓話的繃緊感，瞬間散咗。

佢忍唔住笑咗笑，接過件波衫同支筆。

喺背後「88」號上面，爽爽快快簽低自己個名。

筆畫唔算特別靚。

但夠大。

夠囂。

簽完之後，佢將件衫遞返去，順便講咗句：

「你同你侄仔講，唔好學我。」

「頭先嗰種波，係俾人迫急咗先咁踢。」

本來只係句輕鬆說話。

點知胡夫聽完，竟然好認真咁搖頭。

「唔係。」

「嗰個就係天份。」

佢小心翼翼將件波衫摺返好，放返入袋，動作甚至比處理自己比賽波衫仲細心。

「我哋呢啲做苦工的，一世都踢唔出嗰種波。」

講完，佢就重新坐直，靠返落椅背，似乎終於完成咗自己今晚上巴士最重要的任務。

夏彥君望住佢個背影，嘴角慢慢揚起少少。

足球有時就係咁。

好多嘢唔使講到好白。

尊重，自己會喺細節入面生出來。

……

返到屋企，已經差唔多凌晨四點。

夏彥君連沖涼的力都差啲冇，鞋都懶得即刻除乾淨，成個人就先攤落梳化。

窗外天色開始泛起一點魚肚白。

成間屋靜到剩返雪櫃運轉聲。

佢眼皮重到就快合埋。

但瞓之前，仲有一件更重要的事。

「系統。」

「出嚟做嘢。」

【已檢測到震驚值達至 100000。】

【當前震驚值：124688】

【是否消耗 100000 震驚值，兌換「英超傳奇盲盒」？】

「換。」

夏彥君冇半秒猶豫。

對而家嘅佢嚟講，每一個新模組都唔止係加強。

係保命。

轟隆隆——

意識空間入面，那道熟悉的金色大門緩緩打開。

但今次，門後湧出來的唔再係刺眼白光。

而係一片好深的幽藍色。

冷靜。

沉實。

甚至有點危險。

好似海底深處一盞慢慢亮起的燈。

卡片喺半空旋轉，速度愈來愈慢，最後停住。

牌面中央，出現一個著住藍色波衫的身影。

個子唔算高。

身形亦唔算特別壯。

跑狗姿勢甚至有點古怪，唔算瀟灑。

但佢每一次出現，都係出現喺最致命的區域。

似鬼。

似影。

似明明唔喺你視線範圍內，下一秒卻已經站到最應該企的地方。

【盲盒開啟成功！】

【恭喜獲得：法林．林柏特「幽靈後上」模組！】

【技能描述：真正的殺手，往往不需要華麗的盤扭。你只需要比後衛早諗一步，多走一步，出現在他們視線的盲區。】

【被動效果：當你作無球跑動並進入對方 30
米區域時，系統將自動為你高亮顯示一條「防守真空路線」。】

【特殊加成：於「幽靈狀態」下接球射門，射門屬性修正至 60（及格線），射正率提升 50%。】

【評價：既然你唔識過人，咁就唔好過人。跑去冇人嘅地方，將個波踢入去就得。】

夏彥君望住呢段技能說明，雙眼一點一點亮咗起來。

林柏特。

車路士神燈。

英超史上最識後上搵食、最識喺亂局中捉第二點的中場殺手之一。

佢最可怕唔係花。

唔係快到離譜。

係你成日覺得佢唔喺度，但下一秒，佢就會啱啱好喺落點嗰度等你。

呢個模組，簡直啱到有啲過份。

夏彥君而家有咩？

有速度。

有體能。

有長傳。

甚至仲有一腳出波。

但佢最大問題係乜？

射門爛。

盤扭更爛。

要佢自己帶波入禁區、搓開角度、再冷靜埋門？

聽落已經似笑話。

但如果唔使過人呢？

如果佢只需要跑去冇人留意的位置，沿住系統畀的線偷偷插入，再喺最舒服的落點接應，最後伸一腳——

咁成件事，就完全唔同晒。

夏彥君慢慢坐直身，摸住下巴，嘴角控制唔住咁向上揚。

「即係話……」

「我之後唔使再成日企喺後面派牌？」

「我可以突然喺中場消失，之後下一秒鑽入禁區，喺冇人察覺的位度偷雞？」

佢越諗越精神。

甚至連屁股都冇頭先咁痛。

試想像下——

對面啲人全部都仲防緊佢喺中後場起高波。

結果防線一回頭，佢人已經唔見咗。

再下一秒，就喺小禁區邊緣冒出來。

嗰畫面，真係幾刺激。

夏彥君望住那張泛住幽藍光芒的卡牌，喉嚨都似乎有點發乾。

因為佢知道。

呢個新模組帶來的，唔止係多一招。

而係一種全新的生存方式。

以前佢要活，靠的係避。

避對抗。

避亂戰。

避所有會令自己穿煲的東西。

但如果有咗「幽靈後上」——

咁佢未必淨係可以避。

佢仲可以主動揀時機，自己走去殺人。

梳化上，夏彥君慢慢呼出一口氣，眼底開始有種愈來愈亮的光。

佢突然覺得。

自己喺英超，好似真係開始有啲似樣。

雖然個人仲係興奮到有點瞓唔著，但身體始終誠實。

劾就係劾。

夏彥君硬撐住眼皮，照返自己呢幾日養成的習慣，由茶几底抽出嗰本黑色封皮的舊日記。

呢本嘢，對佢嚟講已經唔止係原主遺物。

某程度上，仲係一種提醒。

提醒佢唔好俾外面那些掌聲、新聞同吹捧沖昏個頭。

喺而家呢個個個都開始當佢係天才的世界入面，得呢本簿會成日提醒佢——你本質上仍然係個偏科偏到離譜、淨係啱啱開始學識點樣喺英超求生的怪胎。

佢咬住筆桿，借住天邊那點淡淡晨光，慢慢寫低：

「2015年8月16日，晴。大概啦，反正李斯特一年到晚都灰灰地，寫晴定陰好似分別唔大。」

「由倫敦拎返嚟3分，外加一支跌打油。胡夫個樣睇落似會徒手拆門，但其實人幾暖。」

「頭先嗰腳長傳，老實講，有啲運氣成分。華迪跑狗跑狗跑狗，真係快得痴線。如果佢慢半秒，球可能已經直接出界。之後真係要請佢食餐好啲，感謝佢不殺之恩。」

寫到呢度，夏彥君停咗停，屁股嗰陣鈍痛又隱隱抽返上來。

佢皺住眉，再補低兩句。

「比歷嗰套壓迫踢到我幾唔舒服。兩個人夾住中間收，真係有種『男上加男』的壓迫感。退後拎波係一個解法，但前提係對手肯跟出來。如果之後遇到摩連奴嗰種擺大巴、縮到唔肯出的人，呢招仲 work 唔 work？」

「屁股好痛。英超啲草地點解可以硬成咁？」

最後，佢視線落返去腦海入面新抽中的模組，嘴角又慢慢揚起少少。

「新技能：幽靈後上。」

「希望呢樣嘢真係有用。成日做餵波嗰個都幾悶，我都想試下入波之後，聽吓全場專屬於射手的歡呼聲。」

寫完最後一筆，夏彥君將筆蓋啪一聲蓋好，合埋日記。

個人真係頂唔住喇。

佢連移返上床的意志都差少少冇，頭一歪，就喺梳化度直接瞓死過去。

呢一覺，唔單止沉。

仲沉到連夢都冇。

一直睡到第二日中午。

……

佢係畀一陣急促敲門聲拍醒的。

夏彥君迷迷糊糊坐起身，頭髮亂晒，塊面仲壓出半條梳化痕，行去開門時眼都未完全張大。

門一開。

簡迪企喺外面。

手上拎住個環保購物袋。

不過今次袋入面唔係菜。

而係一大袋法包。

長長幾條，露出個袋口，活像準備去開麵包店。

「夏！」

簡迪雙眼亮亮地望住佢，精神好到同夏彥君完全係兩個世界。

「去訓練嗎？」

佢停一停，有點唔好意思咁補一句。

「我冇車……可唔可以，搭你一程？」

夏彥君望住呢個身價幾百萬鎊、但日常生活仍然樸素到似大學生的隊友，一時間真係唔知好嬲定好笑。

最後只係打咗個大呵欠，伸手揉咗揉自己個後頸。

「等我十分鐘。」

十分鐘後。

球會贊助那架平治 SUV 緩緩駛出車房。

簡迪坐喺副駕，兩隻手仲係好小心咁抱住嗰袋法包，似乎好驚一個唔覺意就整污糟咗張真皮座椅。

夏彥君一邊打軚盤，一邊斜咗佢一眼。

「簡迪。」

「嗯？」

「你真係應該買架車。」

夏彥君有啲無奈。

「你份人工又唔係買唔起。」

簡迪答得好認真，完全冇半點開玩笑意思。

「我想儲錢。」

「買間大屋俾媽媽。」

「而且呢啲車太大，我驚我揸得唔好。」

夏彥君聽完，笑咗笑，冇再講落去。

呢個就係簡迪。

場上跑跑跑，似永遠唔知攰的鐵閘；場下卻老實到連揸大車都驚撞花。

……

去到訓練基地時，氣氛有啲唔同。

平時大家差唔多都係返到就各自換衫、落場、熱身。

但今日，一班人竟然冇急住郁，反而三三兩兩圍喺更衣室牆上那部電視前面。

電視入面，正直播緊聯賽盃第二圈抽籤。

「嚟喇嚟喇！」

華迪手上拎住個蘋果，一邊咬到咔嚓咔嚓，一邊望住電視。

「最好抽個夠軟的。」

「最好英乙、英甲嗰種，等我再刷多幾球入波。」

真禾達喺旁邊冷笑一聲。

「你每次咁講，通常都冇好下場。」

「一陣抽個最遠最難纏的，你就知味道。」

主持人將手伸入玻璃缸。

成間更衣室，都下意識靜咗落來。

「李斯特城——」

幾個人同時抬起頭。

下一秒，另一個小球被打開。

「對手係……貝利。」

空氣靜咗半秒。

跟住，華迪第一個笑出聲。

「好波！」

「作客都無所謂，起碼真係英甲隊，終於到我喇！」

舒米高靠住櫃邊，慢條斯理咁飲咗啖水。

「你收斂啲啦。」

「盃賽作客英格蘭低組別球場，場地細、草地爛、人又惡，最易出事就係呢啲波。」

簡迪則係一臉認真。

「貝利喺邊？」

「遠嗎？」

一句說話，搞到成個更衣室都笑咗出來。

夏彥君企喺後排，冇乜特別表情。

抽到貝利，算唔上壞籤。

但對李斯特而家呢種陣容厚度來講，聯賽盃最麻煩從來唔係對手名氣，而係輪換之後，仲頂唔頂得住。

不過對佢來講，呢場波反而係件好事。

多一場正式賽事。

就等於多一次試技能的機會。

「幽靈後上」呢個模組，到底係得個名型，定真係可以喺英格蘭的正式比賽入面用出來，總要搵場波落地試過先知。

華迪見佢冇反應，用手肘撞咗撞佢。

「喂，夏。」

「到時你唔好再喺後面亂咁斬導彈。」

「留返啲助攻俾我刷數據。」

夏彥君白咗佢一眼。

「你跑得到先算。」

「跑唔到，俾你都冇用。」

「聽到未？」

華迪即刻轉頭向更衣室四圍大叫。

「呢條友而家真係愈來愈囂張！」

更衣室又笑成一片。

……

接落來幾日，節奏快得嚇人。

訓練、恢復、錄影分析、聯賽備戰，日子幾乎係俾行程推住向前走。

夏彥君亦冇浪費時間。

每一次分組對抗，每一次邊路傳中，每一次中前場的無球跑動，佢都喺暗中試緊個新模組。

唔需要花巧。

唔需要盤扭。

只需要比後衛早一步，靜靜地，走入佢哋最唔想你出現的位置。

呢種感覺，好奇怪。

但亦好上癮。

……

到咗作客貝利嗰晚，李斯特冇喺聯賽盃第二圈翻船，最終以 4 比 1
贏波晉級；當晚最搶鏡的是祖杜杜，佢喺處子戰就戴帽，幫球隊順利過關。

更衣室入面氣氛唔錯。

輪換陣容完成任務，主力得到休息，年輕人又踢出效果，連一向對盃賽冇乜表情的雲尼亞里，塊面都明顯鬆咗少少。

華迪冇上場太耐，精神仲好得很，沖完涼之後第一時間又霸住牆上部電視。

「快啲快啲！」

「抽第三圈喇！」

「今次最好再抽軟啲，等我真係開齋刷個夠！」

真禾達連吐槽都懶得吐。

大概佢自己都知，盃賽呢種嘢，有時真係邪門。

你越想避開邊個，下一秒就越容易撞返上去。

屏幕入面，主持人開始逐隊逐隊讀名。

「李斯特城。」

更衣室入面，幾個人同時望實個畫面。

下一個小球被拆開。

主持人望一望手上紙條，然後讀出對手名字。

「韋斯咸。」

全場靜咗兩秒。

再下一秒——

「噗——」

舒米高口入面嗰啖水差啲又噴出來。

華迪本來坐喺長櫈邊緣，聽到之後成個人都彈咗一下。

「唔係呀嘛？」

「又係佢哋？」

更衣室瞬間爆笑。

「有冇咁邪！」

「呢個真係冇得避！」

「比歷知唔知自己又中獎啊？」

「我睇柏耶今次真係要等喺球員通道門口。」

夏彥君企喺後面，嘴角都忍唔住抽咗抽。

呢個籤，未免太有戲劇性。

聯賽先啱啱喺烏普頓公園贏完一次，轉個頭，聯賽盃第三圈又撞返同一隊。

唔知的，仲以為英格蘭足總特登安排做續集。

華迪執起條毛巾搭上膊頭，一臉幸災樂禍咁行過來。

「睇嚟嗰個法國佬真係好掛住你。」

「今次柏耶應該唔會再缺席喇。」

夏彥君面無表情。

「咁咪好。」

「上次冇對到，今次補返。」

華迪聽到呢句，先愣一愣，跟住即刻笑到彎腰。

「仆街，你而家真係愈來愈有火。」

夏彥君冇再理佢。

但心裡，的確已經默默將呢場波記低。

柏耶。

韋斯咸。

又一次。

幾好。

正好俾佢試下，自己新到手的「幽靈後上」，放喺呢種有火藥味的比賽入面，究竟會踢成點。

……

日子就咁喺訓練同比賽之間過得飛快。

聯賽要踢，恢復要做，分析課照樣一堂都冇少。

而夏彥君亦愈來愈習慣，喺正規戰術框架入面，偷偷為自己留一條可以突然前插的暗線。

有時連馬列斯都會喺分組對抗入面，踢踢下突然愣一愣。

因為上一秒，夏彥君明明仲喺後面接應。

下一秒，人就已經走咗入肋部。

唔算太明顯。

但已經開始有啲「鬼影」的味道。

轉眼間，又到咗另一個星期二夜晚。

訓練結束之後，球員們三三兩兩離開訓練基地。

夏彥君本來已經準備返屋企做恢復，順便再研究下點樣將「幽靈後上」快啲練熟，結果人都未行到停車場，就俾球會商務部一通電話截住。

重返倫敦，豪門棄子的排面

星期二夜晚，訓練結束之後。

夏彥君本來已經準備返屋企冰敷個屁股，順便研究下點樣將「幽靈後上」快啲練熟，結果人都未行到停車場，就俾球會商務部一通電話截住。

「夏，聽朝你要去一趟倫敦。」

電話那頭的公關經理語氣快得像背稿。

「英超贊助商季初晚宴，球會想你代表出席。」

夏彥君聽到「晚宴」兩個字，眉心即刻跳咗一下。

「我？」

「點解係我？」

「因為你而家夠紅。」對方答得好直接，「上一場嗰腳長傳已經上咗幾家媒體版面，老闆覺得你好適合出去見人。」

停一停，對面又補多句：

「另外，最好帶埋馬列斯一齊。」

「兩個人，畫面會好睇啲。」

夏彥君拎住手機，沉默咗兩秒。

佢而家最需要的是休息。

唔係著西裝去飲香檳。

但呢種商務安排，顯然唔到佢話事。

尤其係——老闆點咗名。

「知道。」

佢最後只可以咁應一聲。

收線之後，夏彥君望住訓練基地停車場那片灰濛濛的夜色，忍唔住低聲爆咗句粗。

「踢完波仲要營業。」

「呢啲先至係真正的英超。」

星期三清晨。

李斯特火車站。

天色依然灰沉沉，雲壓得低，風一陣陣卷住月台上的枯葉打轉，典型得不能再典型的英格蘭中部天氣。

夏彥君企喺月台邊，着住一件剪裁利落的黑色風衣，領口微微豎起，遮住咗半張面。墨鏡架喺鼻樑上，雙手插袋，成個人都帶住一種未瞓醒、但又懶得理世界的疏離感。

睇落去，唔似準備去出席球會晚宴。

反而似準備去拍秋冬時裝硬照。

「喂，夏，你呢件幾靚喎。」

後面，馬列斯縮咗縮條頸，將自己件印住巨大品牌 Logo
的運動羽絨再裹緊少少，眼神幾乎寫住羨慕。

呢位來自勒阿弗爾的技術天才，喺球場上腳下可以拉小提琴，但喺着衫方面，明顯仲停留喺「凍唔死就得」的層次。

今次佢係順手俾夏彥君一齊帶埋上倫敦的。

理由其實好簡單。

老闆覺得兩個人一齊去，畫面會好睇啲。

加上馬列斯那張帶點北非味道的臉，確實幾有國際感，擺喺任何商場、免稅店或者活動背板前面，都唔會失禮。

「以前派的。」

夏彥君個聲仲有點沙。

好明顯，前兩日作客完韋斯咸，個人都未完全回晒氣。

「你鍾意，下次拎件俾你。」

「我櫃桶仲有幾件未拆。」

馬列斯雙眼即刻亮咗。

「真㗎？」

「聽講呢個牌子幾貴。」

「如果要我自己買，我未必捨得。」

頭先仲有點入城前的局促，呢下即刻散咗大半。

甚至已經開始喺腦海諗緊，如果真係有件黑色長風衣，到底應該配咩鞋。

……

火車緩緩駛入聖潘克拉斯。

大站入面，鋼架拱頂高高壓住成片空間，人流來來往往，腳步聲、廣播聲、拖喼聲同咖啡機蒸氣聲混埋一齊，將倫敦的節奏一下塞到人面前。

夏彥君啱啱出站，就覺得有幾道目光落喺自己身上。

唔係普通認得球員那種望一眼。

而係一種幾複雜的打量。

入面有熟悉。

有審視。

甚至有少少講唔出口的可惜。

出站口附近，幾個着住紅白波衫的阿仙奴球迷正企喺欄邊，似乎本身喺等人，但目光好明顯已經俾夏彥君拉咗過去。

有人嘴唇動咗動。

似乎想叫出某個以前屬於佢的名。

但最後，始終冇真正出聲。

只有一個大概六、七歲的小朋友，手上揸住個有點舊的阿仙奴公仔，忽然掙開咗爸爸隻手，向前跑咗幾步。

「夏！」

小朋友聲音又尖又亮。

「你嗰腳長傳好型啊！」

「似導彈咁！」

佢爸爸即刻有點尷尬，追前兩步將個仔拉返住，對夏彥君露出一個帶點歉意的笑。

但嗰個笑入面，又藏住少少講唔白的惋惜。

夏彥君腳步微微停咗半拍。

佢冇摘低墨鏡。

亦冇真係停低。

只係側一側頭，對住嗰個細路豎起大拇指。

動作好細。

細到幾乎唔起眼。

但個細路即刻笑咗，連佢爸爸都怔咗一怔，之後神情慢慢鬆開，回咗一個更自然的笑。

馬列斯喺旁邊睇住，忍唔住低聲講：

「呢啲就係豪門棄子的待遇？」

「點解我覺得唔似棄子……」

「似走失咗的王子。」

「就算離開咗，仲係有人記住佢。」

夏彥君冇接話。

只係將風衣領口再微微拉高少少，低頭行入倫敦清晨那片忙亂同噪音之中。

……

晚宴設喺四季酒店。

大堂金碧輝煌，水晶吊燈一層層垂落，燈光打喺香檳塔上面，連玻璃邊都泛住一種太乾淨、太昂貴的光。

呢啲地方，連空氣都好似比外面慢半拍。

今晚上，英超各路名流幾乎都齊咗。

有人拎住香檳，有人端住威士忌，個個塊面都掛住練到毫無破綻的社交微笑。

夏彥君同馬列斯一入場，幾道視線即刻掃過來。

有啲係因為波。

有啲係因為佢張面。

更多的，係因為佢身上有種好微妙的矛盾感——

明明啱啱先喺英超出頭，卻偏偏又帶住一種「我對呢啲場合冇乜興趣」的冷感。

對記者嚟講，呢種人最值錢。

因為夠話題。

「喂，細路。」

一把帶住法語味的聲音忽然由甜品枱後面傳來。

夏彥君轉頭一望，見到一個身影正半躲喺蛋糕後面，手上拎住件甜品，食得幾投入。

Hazard。

車路士頭牌。

喺英超見慣大場面的大人物。

就算嘴角仲有少少忌廉未抹乾淨，嗰種巨星氣場都仲係喺度。

佢望住夏彥君，笑得有點狡黠。

「我睇咗你場波。」

「嗰腳長傳，幾有嘢。」

佢講到呢度，眼神落到夏彥君身上，似乎好自然就睇穿啲咩。

「不過——」

「你係咪淨係特別練過長傳？」

「我見你成場都唔係好黐波。」

夏彥君心裡即刻一震。

痴線。

呢個人眼光咁毒？

但佢面上冇露半點，反而順勢扯出一個同樣若無其事的笑。

「可能啦。」

「有啲人練過人練一世，都未必可以直接將個波送入龍門。」

「我比較懶。」

「我鍾意簡單啲。」

Hazard聽完，先愣半秒，跟住即刻笑出聲。

笑得幾真。

「你幾好玩喎。」

佢伸手拍咗拍夏彥君膊頭，力唔大，但有種自然熟的味道。

「下次嚟史丹福橋，請你食漢堡。」

佢晃咗晃自己手上嗰件甜品，嫌棄咁補一句。

「呢度啲蛋糕太甜。」

「冇意思。」

一段好短的對話。

但旁邊幾個記者已經按快門按到幾乎停唔到。

因為能夠同Hazard咁樣輕鬆企埋一齊講笑，本身就已經係一種無形的排面。

唔遠處，馬列斯拎住杯香檳望到眼都直埋，差啲一個唔覺意將酒灑落自己件西裝袖口。

……

就喺呢時，宴會廳另一邊忽然傳來一陣細微騷動。

唔算大聲。

但足夠令成個場的人都自然望過去。

一行着住正裝的人，由入口慢慢行入來。

為首嗰位老人，身形瘦削，頭髮花白，步伐唔快，但每一步都帶住一種長年喺鎂光燈底下形成的從容。

而最顯眼的，始終都係佢頸上那條標誌性的紅色領帶。

雲加。

夏彥君手上酒杯冇動。

但眼神，終於第一次真正停咗落去。

雲加身後，跟住山齊士、奧斯爾，仲有禾確特。

阿仙奴一行人，齊齊到場。

宴會廳原本嗰陣浮喺半空的談笑聲，像一下俾人按停。

唔少人手上杯酒仲停喺半空，視線已經忍唔住喺夏彥君同雲加之間來回游走。

大家都等緊。

等一場足夠上頭條的「師徒重逢」。

又或者，至少等一幕夠尷尬的對望。

雲加明顯都見到夏彥君。

佢本來正同一位贊助商握手，動作只係極輕微頓咗一頓。

真係只係一頓。

下一秒，佢已經重新轉返過去，保持住一貫那種斯文、克制、近乎無可挑剔的禮貌。

但喺再轉身的瞬間，佢隔住人群，向夏彥君輕輕點咗點頭。

嗰個眼神，好平靜。

平靜得像望住一件自己曾經親手打磨、曾經放喺工房最入面、最後卻擺咗去別人櫥窗的作品。

唔見得有幾多後悔。

但總有一點可惜。

禾確特差啲第一時間就衝出來。

佢腳步都已經踏前咗半步，卻俾身旁的梅迪薩卡一手拉住，低聲講咗兩句。

禾確特個樣即刻有啲唔服氣，嘴一撇，最後都只係隔住半個宴會廳，朝夏彥君揮咗揮手。

然後又做咗個打電話的手勢。

夏彥君企喺原地，手上仲拎住杯香檳。

佢冇主動行過去。

亦冇刻意避開。

只係對住雲加同阿仙奴嗰邊，微微欠一欠身，回咗一個再標準不過的紳士禮。

唔冷。

但亦唔熱。

距離感擺喺度，體面亦俾足。

咁就夠喇。

既然走咗，就冇必要再演什麼「舊情難忘」。

大家各自安好，已經算係最成熟的結局。

……

「借借！唔該借借！」

一道有點粗暴的聲音，忽然打穿咗大廳裡呢份微妙得近乎繃緊的平靜。

門口方向，一陣騷動迅速擴散開來。

記者像聞到血味的鯊魚，拎住相機同咪牌一窩蜂湧過去，閃光燈瘋狂亂閃，幾乎將入口位置照到發白。

夏彥君微微皺眉，順住人潮望過去。

好快，佢就見到一個熟悉身影。

寸頭。

眼神桀驁。

行路帶風。

最惹眼的是，成個人完全冇半點要配合今晚 dress code 的意思——

冇西裝。

冇領呔。

只係着咗件花到幾乎有點誇張的恤衫，領口大開，頸上仲掛住條粗金鏈，成身都寫住一種唔加掩飾的野性同張揚。

柏耶。

韋斯咸的中前場核心。

亦係前幾日聯賽冇趕得切落場、而家啱啱傷癒復出的法國佬。

有記者一見到佢，成個人都興奮咗。

「柏耶先生！」

「對於下一場聯賽盃再鬥李斯特城，你有咩想講？」

呢條問題，擺明就唔係想拎普通答案。

係想搞事。

最好當場炸爛全場。

柏耶停低腳步。

佢先係好慢咁掃咗一眼四周，享受咗兩秒聚光燈全部集中喺自己身上的感覺。

最後，視線精準落喺唔遠處的夏彥君身上。

跟住，佢笑咗。

笑容好狂。

亦好冷。

「李斯特城？」

佢聲線唔算特別高，但偏偏夠沉、夠穿，成個宴會廳附近一圈人都聽得一清二楚。

「你講嗰隊？」

「定係講嗰個只識匿喺後面放冷箭的小朋友？」

四周氣氛即刻再靜咗幾分。

好多本來仲扮緊飲酒聊天的人，都已經完全停低咗手上動作。

柏耶明顯好滿意自己做成的效果。

佢繼續望住夏彥君，眼神裡面侵略性越來越重。

「上一場我唔喺度。」

「算佢哋運氣好。」

「下一場——」

佢抬起手，指咗指自己右腳，跟住做咗一個輕輕虛踢的動作。

「我會教佢咩叫真正的自由球大師。」

「喺我的節奏入面，冇人可以企住走。」

佢頓咗頓，嘴角拉得更高。

「尤其係嗰種淨係識傳波、唔識防守的……吉祥物。」

轟。

呢句一出，成場真係炸咗。

唔係大叫。

而係嗰種無數人同時倒吸一口氣、然後閃光燈更加瘋狂爆開的炸。

咔嚓、咔嚓、咔嚓——

記者們簡直開心到想即場鼓掌。

呢種場面，唔使加工都已經係 headline。

夏彥君微微眯起雙眼。

戰書？

有點意思。

佢面上竟然冇乜怒色，反而平靜得出奇。

只係側過頭，望向身旁仲喺度專心食龍蝦、明顯遲咗半拍先發現現場出事的馬列斯。

「里亞德。」

「吓？」

馬列斯啱啱將口龍蝦肉吞落去，仲未完全搞清楚發生咩事。

「你食飽未？」

「飽.....飽咗。」

佢下意識抹咗抹嘴，眼神喺柏耶、記者同夏彥君之間來回飄，個人都有點懵。

夏彥君點點頭。

「咁走啦。」

講完，佢將手上香檳杯隨手放低，動作唔急唔慢。

再順手整一整自己條領呔，連衣角都撫平。

嗰種感覺唔似準備同人對噴。

反而似準備離場去拍下一場廣告。

佢就咁直直向門口行過去。

人群幾乎下意識分開咗條路。

記者舉住相機，一邊後退一邊狂影。

馬列斯都呆咗兩秒，先記得趕緊跟上。

經過柏耶身邊時，夏彥君連腳步都冇停。

更冇轉頭正眼望對方。

只係喺兩人擦肩而過那一下，輕飄飄拋低一句：

「說話唔好講太盡。」

「好容易閃親條脷。」

聲音唔大。

但剛剛好，夠柏耶聽見。

亦剛剛好，夠附近那幾支最靈敏的收音咪錄得清清楚楚。

柏耶面上笑意僵咗半秒。

而夏彥君已經再冇理佢。

佢頭都冇回，直接走出宴會廳。

黑色風衣下擺喺轉身那刻微微一揚，只留低一個乾淨利落、甚至有幾分囂張的背影。

身後，閃光燈依然閃個不停。

而所有人都知道——

聯賽盃仲未開波。

但火藥味，已經先一步炸開咗。

倫敦四季酒店，旋轉門外。

夜霧好重。

那種倫敦入夜之後特有的濕冷，順住褲管一絲絲鑽入來，唔算兇，但夠煩，像有隻睇唔見的手一路沿住腳踝往上摸。

夏彥君企喺酒店台階邊，將風衣拉得更實少少。

呼出去的白氣喺昏黃燈光下面慢慢散開，連輪廓都變得有點模糊。

旁邊，馬列斯仲未平息。

成個人就似條尾俾人踩中的雀仔，一路喺度碎碎念。

「痴線，嗰條友真係癲㗎。」

「你見唔見到佢啱啱嗰個眼神？唔係睇人，係睇垃圾喎。」

「仲有啊，咩叫淨係識喺後面放冷箭的小朋友？」

「佢憑咩啊？」

講到上火，馬列斯仲忍唔住比手劃腳。

「你頭先真係太客氣。」

「你應該直接串返佢一句——法乙我都踢過，冇見過你咁囂張。」

「我喺勒阿弗爾嗰陣，佢都未威到而家咁啦。」

夏彥君聽住，嘴角只係輕輕彎咗彎。

佢知馬列斯唔止係替自己抱不平。

更大程度上，係將頭先嗰陣當面俾人踩住講、又一時插唔到口的鬱氣，一次過發洩出來。

就喺呢時，身後傳來幾下沉實腳步聲。

夾雜住一聲有點熟悉、略帶金屬感的低咳。

「咳……嘿，夏。」

個聲低沉，德國口音重得一聽就認得出。

夏彥君轉過身。

夜色同酒店門口的陰影之間，一道高得像路牌的身影慢慢行出來。

梅迪薩卡。

而佢身後，仲跟住個一臉興奮、手上擺住半件未食完蛋糕的禾確特。

阿仙奴的舊相識。

「Per．Theo。」

夏彥君本來仲有點冷住的神情，終於鬆咗幾分。

「做咩啊，你哋又走出來？」

「入面啲香檳太難飲，定柏耶個口太嘈，搞到你哋都頂唔順？」

「兩樣都有。」

梅迪薩卡搖咗搖頭。

「酒太甜。」

「說話都太甜。」

講完，佢好自然咁將手伸入西裝內袋。

下一秒，拎咗個細細地的硬盒出來，直接遞俾夏彥君。

「俾你。」

夏彥君怔咗一怔。

「咩來㗎？」

「訂造護踝。」

梅迪薩卡聳聳肩，語氣平得像只係順手遞支筆。

「上次返德國做理療時順便帶返來。」

「反正呢啲嘢我一向唔缺，贊助商成日送。」

「頭先喺入面見你行路有點唔順，應該仲係上場留低的後遺症。」

佢頓咗頓，眼神落到夏彥君下半身，嘴角難得有點笑意。

「你嗰下飛身封堵，我睇完都覺得你差唔多將半邊 pat pat 賠咗落去。」

馬列斯本來仲一肚氣，聽到呢句都忍唔住笑咗一聲。

夏彥君接過個盒。

沉甸甸的。

盒面仲留住少少餘溫。

「多謝，Captain。」

「你對腳步聲同受傷姿勢的觀察，仲係一樣咁毒。」

「小事。」

梅迪薩卡答完，卻冇即刻收聲。

佢眼神微微一偏，唔經意咁望向酒店大堂入面，聲音亦壓低咗少少。

「其實……」

「頭先Boss問我有冇多餘。」

「你知佢啦，成日都覺得我哋呢啲高佬特別容易傷。」

「佢仲提咗一句，話你細個開始就唔鍾意戴護具，嫌阻住郁。」

夏彥君手指輕輕收緊。

心口某處，好似俾人用針尖輕輕刺咗一下。

佢順住梅迪薩卡個視線望返入去。

隔住落地玻璃，大堂燈火通明。

雲加企喺入面一角，手上端住酒杯，面側向住另一邊，似乎正望住牆上一幅畫。

但身體方向，卻偏偏係朝住呢邊。

好似佢根本冇望過來。

又好似，佢一直都知出面發生緊咩事。

當見到夏彥君接過個盒之後，雲加原本有點繃住的肩膊，似乎輕輕鬆咗一下。

跟住，佢就轉身，慢慢沒入大堂裡那片燈光同人群之中。

呢種刻意避開，反而比正面走過來更有殺傷力。

空氣入面，一下多咗種講唔出口的味道。

唔算痛。

但酸。

夏彥君低頭望住手上的盒，沉默咗兩秒。

「幫我……」

佢話講到一半，自己又停住。

最後只係將個盒塞入風衣袋，深深吸咗一口冷空氣，將胸口那陣翻上來的情緒硬生生壓返落去。

「算啦。」

「你幫我同佢講聲晚安。」

「仲有，叫佢少飲兩杯。」

「年紀大，唔好咁夜都仲撐住。」

禾確特一聽，眼都亮埋。

即刻湊上來，笑到一面古靈精怪。

「收到。」

「不過講真，你頭先串柏耶嗰句真係正。」

「我企喺後面都差啲笑出聲。」

「Boss都聽到㗎，我發誓，我見到佢嘴角有郁。不過佢即刻扮咳遮掩返。」

夏彥君先係怔咗一下。

跟住，自己都忍唔住搖頭笑咗笑。

呢個老頭。

過咗咁耐，仲係咁護短。

「得喇，你哋返入去啦。」

「外面凍。」

「仲有——」

夏彥君望住禾確特手上嗰半件蛋糕，眼神意味深長。

「Theo，食少啲甜。」

「到時跑兩步就喘，唔好賴年紀。」

「下周見！」

禾確特朝佢揮手。

「到時一定要收拾嗰個法國佬！」

梅迪薩卡都點咗點頭，冇再講多餘說話。

兩人轉身行返入酒店。

旋轉門一圈圈慢慢轉動，將佢哋的身影吞入那片過份明亮的燈光裡。

夏彥君企喺原地，手輕輕摸咗摸風衣袋入面的護踝。

明明盒面係冰的。

但唔知點解，心口反而慢慢定咗落來。

就似手上已經唔止係護具。

而係一把未出鞘的劍。

劍仲未拔。

但只要握住，個人就自然有底。

……

返李斯特的商務車上，馬列斯終於冇再嘈。

不過佢亦冇瞓。

而係攞住手機，將柏耶頭先上載嗰條自由球影片，一次又一次重播。

車廂入面燈光昏暗，手機屏幕映住佢半張面。

嗰雙深啡色眼，少咗平時的散漫同嬉皮笑臉，反而多咗一種幾少見的專注。

甚至，可以叫野心。

「夏，你睇下。」

馬列斯將手機遞過來，手指喺畫面上指住柏耶起腳前那一下。

「佢觸球嗰一瞬，腳踝有個好明顯的提拉。」

「而且食波位偏低。」

「咁樣先整到個下墜。」

夏彥君瞥咗一眼，將背脊靠返落座椅。

「嗯。」

「幾標準的電梯球。」

「龍門最麻煩就係前半程睇住似直，去到尾段先突然落。」

「所以好難估。」

馬列斯聽到，輕輕哼咗聲。

將手機掟返落自己大脾上。

「我又唔係做唔到。」

「呢個動作，我都做得出。」

「只係穩定性差少少。」

「同埋佢助跑有點呃人，不過如果我留心，其實睇得穿。」

講到呢度，佢忽然安靜咗落來。

商務車喺夜色中平穩前行，車窗外的路燈一盞盞掠過，將佢輪廓切成一明一暗。

過咗幾秒，馬列斯轉過頭，望住夏彥君。

眼神比平時認真好多。

「夏。」

「下一場，可唔可以多俾幾個波我？」

夏彥君側頭望佢。

「做咩？」

馬列斯望住夏彥君，眼神少有地認真。

「我唔想俾嗰條友一個人喺我哋主場撒野。」

「呢度係皇權球場。」

「唔係佢表演自由球的後花園。」

夏彥君望住呢個平時總係笑笑口、好似永遠唔會認真的阿爾及利亞人，嘴角慢慢揚起少少。

呢個就係足球最有趣的地方。

一句挑釁，未必淨係燒起一個人。

有時候，佢會將成個更衣室入面原本收埋住的火，一次過點著。

柏耶頭先嗰番說話，表面上係衝住佢來。

但真正俾激到的，顯然唔止佢一個。

「得啊。」

夏彥君將頭靠返落椅背，慢慢合埋眼。

「你跑到空位，我就俾你。」

「不過今次唔好再好似上次咁，未過到人先絆親自己。」

馬列斯先係一呆，跟住即刻坐直身，不服氣到連眉都皺埋。

「嗰次純粹失誤！」

「今次我一定會俾佢見識下，咩叫真正的過人如麻！」

……

第二朝，英格蘭傳媒果然同預期一樣，徹底炸開。

本來只係一場聯賽盃第三圈，經過前一晚晚宴嗰場公開對噴之後，硬生生俾炒成周中的焦點大戰。

《每日鏡報》頭版，直接用粗黑大字打出標題——

《倫敦之夜火藥味四濺：柏耶宣戰，阿仙奴棄將正面還擊！》

成篇文寫得極盡煽動。

柏耶點樣當住成班記者面前放話。

夏彥君又點樣喺擦身而過那一下，輕飄飄留低一句：

「說話唔好講太盡。」

「小心閃親條腳。」

幾乎所有報紙、網站同球迷論壇，都喺轉載呢句。

一夜之間，呢句說話甚至有咗少少要變成迷因的味道。

但最有火的，仲唔止傳媒。

韋斯咸官方社交平台亦好快跟住出手。

佢哋放咗張賽前預熱海報。

畫面中，一把誇張得幾乎像攻城武器的巨型鐵鎚，由半空重重砸落，下面則係一隻明顯俾人刻意畫得細細隻、甚至有點狼狽的狐狸。

配文更加寸到冇打算收埋：

「有些東西是天賦，學不來的。」

「周三見。」

呢種赤裸裸的挑釁，一下將本來只係普通盃賽的關注度，硬生生推高到另一個層次。

李斯特城球迷即刻喺網上瘋狂反擊。

韋斯咸球迷當然亦唔會輸。

兩邊都仲未正式開波，評論區已經先打咗幾百回合。

甚至有啲極端球迷，專登將夏彥君以前喺阿仙奴後備席發呆的相 P 出來，再加上一行大字：

「只識逃走的懦夫。」

夏彥君望咗一眼，手指輕輕一劃，直接熄咗畫面。

冇乜太大反應。

因為真正會令佢痛的，從來唔係陌生人的辱罵。

而係曾經坐喺後備席，一場又一場望住別人上陣時，那種幾乎令人窒息的無力感。

相比之下，呢啲網上口水戰，實在太輕。

……

貝爾沃路訓練基地。

雖然已經下午，但天色依然陰沉。

空氣入面帶住濕潤泥土味，草場邊緣甚至仲有少少積水，一腳踩落去，鞋釘會發出輕微的吱聲。

雲尼亞里企喺場邊，神情明顯比平時嚴肅得多。

佢一手拎住戰術板，一手攞住筆，不停喺上面圈點。

今日訓練的主題好簡單。

定位球防守。

講白啲，即係——點樣防柏耶。

「注意人牆的起跳時間！」

「唔好因為對面係柏耶就自己先驚！」

「佢都係兩隻腳踢波，唔係外星人！」

講到火起，雲尼亞里甚至直頭用筆尖重重篤落戰術板。

「摩根！」

「唔好縮膊頭！」

「飛過來的是足球，唔係炸彈！」

「你再咁樣，我就換人！」

夏彥君企喺人牆入面，聽到都忍唔住有點想笑。

佢身邊的簡迪，成個人繃到似塊石，一邊微微踮腳，一邊壓低聲線問：

「夏，我係咪應該再貼近少少？」

「中間會唔會漏風？」

另一邊的華迪就完全係另一種畫風。

佢一邊瞇住眼望住罰球點，一邊喺度碎碎念：

「仆街，呢球如果直中我塊面，我就即場瞓低。」

「叫佢賠我整容費。」

「聽講嗰條友人工幾高，應該賠得起。」

「吆——！」

雲尼亞里吹響咗哨子，示意休息。

人牆即刻散開。

夏彥君啱啱行開兩步，就俾雲尼亞里叫咗埋去。

「夏。」

老帥遞咗支水俾佢。

「點？」

「腳踝仲有冇事？」

夏彥君低頭郁咗郁腳腕。

護具緊緊包住關節，支撐力幾乎完美，郁起來亦唔算卡。

「好好多。」

「幾有用。」

雲尼亞里點點頭，然後朝遠處揚咗揚下巴。

馬列斯仲喺加練。

一個人企喺罰球點前，不停起腳。

射失咗，就自己執返個波。

擺好，再踢。

周而復始。

「睇來里亞德真係俾刺激到。」

雲尼亞里語氣中難得帶住少少滿意。

「呢小子今日加練咗成個鐘。」

「幾好。」

「我哋就係要呢種火。」

夏彥君飲咗口水，笑笑口應咗句：

「幾好啊。」

「知恥近乎勇。」

雲尼亞里聞言，轉過頭望住佢。

嗰雙眼一向都深，今次尤其沉。

「咁你呢？」

「柏耶今次，好明顯係衝住你來。」

「佢喺媒體面前講到明，要你知道咩叫絕望。」

「而比歷嗰邊，肯定都會專登捉你防守嗰點來打。」

夏彥君冇即刻答。

佢只係將目光慢慢移向遠處的球門。

視網膜上，系統光幕悄然亮起。

【綠茵導航系統】自動掃描中。

原本只係普通白色的龍門區域，此刻多咗一層淡淡紅光。

而喺「迪米特里．柏耶」個名上方，更係直接浮住一個醒目的紅色感嘆號。

【高危目標鎖定：迪米特里．柏耶】

【威脅等級：A】

【若不加以限制，其自由球與持球突破，將對宿主造成高強度心理壓制。】

提示一如既往冰冷。

甚至殘酷。

但夏彥君望住，反而愈來愈清醒。

因為佢知道。

呢度唔係遊戲。

輸咗，就真係輸咗。

冇得讀檔。

冇得重來。

「絕望？」

夏彥君低頭望住手上個水樽，五指慢慢收緊。

塑膠樽身喺掌心入面被擠壓到變形。

下一秒，佢隨手將水樽掟入旁邊垃圾桶。

「頭兒。」

「你知唔知，我喺阿仙奴嗰陣，日日都活喺絕望入面。」

佢個聲唔高。

但平靜得有點可怕。

「望住嗰班真正的天才喺場上飛來飛去。」

「而我只能坐喺後備席，對住部飲水機發呆。」

講到呢度，夏彥君自己都扯咗扯嘴角。

似笑。

又似自嘲。

「嗰種感覺，比俾人過甩十次都仲要難受。」

風由場邊吹過。

將佢額前頭髮微微掀起。

夏彥君慢慢轉過身，正面望住雲尼亞里。

眼入面冇半點畏懼。

甚至連火都唔算特別多。

有的，只係一種磨到極靜之後，反而更硬的定。

「所以而家，我已經唔係好記得咩叫絕望。」

「既然佢想玩——」

「咁我哋就陪佢玩。」

佢講到呢度，微微頓咗一下。

腦海中閃過的，是新模組開啟時那條若隱若現、像鬼影一樣切入禁區的幽藍路線。

最後，夏彥君笑咗笑。

「睇下到時。」

「到底係佢的自由球準。」

「定係我嘅『運氣』比較好。」

自律生活

倫敦東部，查特維爾希斯訓練基地。

夜色慢慢壓落來，會議室入面卻依然燈火通明。

比歷企喺戰術板前，手上拎住杯早已凍晒的咖啡，雙眼佈滿血絲，視線死死釘住屏幕上夏彥君的熱點圖。

「睇到未？」

佢聲線沙啞，卻壓得好實。

「上一次對住我哋，佢跑動係多。」

「但多數都唔係為咗主動要波。」

「而係避。」

比歷按下暫停。

畫面定格喺夏彥君轉身接應那一下。

「尤其係呢度。」

「睇佢轉身。」

比歷拎起紅筆，喺夏彥君膝蓋同腳踝位置，各自圈咗個紅圈。

「重心高。」

「步頻同轉身速度又唔夾。」

「一旦你貼身逼佢，或者迫佢喺細位處理球，佢個身體就會硬。」

「硬到似部生鏽機器。」

講到呢度，比歷轉過頭，望向坐喺角落的柏耶。

「柏耶。」

法國人抬起頭。

「頭兒。」

「聽日，我唔止要你喺死球贏佢。」

比歷語氣慢慢沉落去，冷得像刀背。

「我要你喺運動戰入面都玩死佢。」

「用你個重心。」

「用你啲假動作。」

「用你變向那一下，直插佢重心。」

「我要佢轉唔切身。」

「我要佢自己慌。」

「只要佢一亂，就一定會犯規。」

比歷嘴角扯出一絲冷笑。

「而一旦佢喺禁區前面送個自由球出來.....」

「咁就到你表演。」

佢停一停，眼神裡那股狠勁終於完全露出來。

「用你啲弧線，話俾嗰個只識躲喺人後面的小鬼知——」

「咩先叫真正的藝術。」

柏耶坐喺陰影之中，慢慢抬起眼。

嗰雙眼入面，亮起一絲幾乎有點嗜血的光。

「放心。」

「我會令佢記得今晚。」

.....

皇權球場。

夜幕低垂，燈光將整座球場照到像白晝。

場邊草皮被雨水浸得發亮，空氣入面帶住濕冷，觀眾席的聲浪一層層壓落來，連呼吸都似乎要用力少少。

今次唔係作客。

但夏彥君企喺場上，依然感受到一種異常沉重的壓迫感。

唔係來自主場球迷。

而係來自對手。

來自今晚每一個人都知道，柏耶係衝住佢來。

客隊看台上，有韋斯咸球迷拉開一幅長長的橫額。

字唔大。

但夠毒。

【Lin, tonight no hiding.】

夏彥君只係掃咗一眼，便收返目光。

塊面冇乜表情。

但繃緊的小腿同微微發白的指節，已經出賣咗佢此刻真正的情緒。

『頂。』

『呢場波，真係未踢先覺得痛。』

……

「吔——！」

比賽開始。

比歷的部署，好快就露晒出來。

佢唔再似上一次咁，單純用人數將夏彥君鎖死。

今次，佢要做的是拆節奏。

一種更高級，亦更惡心的絞殺。

第十五分鐘。

簡迪喺中圈附近斷到波，第一時間交俾夏彥君。

夏彥君習慣性想一腳轉去前場。

但波啱啱到腳，一道矮壯身影已經貼咗上來。

柏耶。

佢冇似工兵中場咁一味撞。

亦冇亂咁出腳。

佢只係用自己極低的重心，同細密得幾乎討厭的步幅，死死卡住夏彥君每一條出球線。

夏彥君向左，佢就封左。

夏彥君急停，佢又跟住停。

好似塊甩唔走的牛皮糖。

更衰的是，柏耶防守時仲帶住種戲弄味道。

幾次夏彥君明明已經護住個波，柏耶偏偏唔急住搶乾淨，只係用腳尖輕輕一篤，將個波帶離半步。

就半步。

唔多。

但偏偏夠你難受。

等到夏彥君有點狼狽咁伸腳去救返時，柏耶又再黐上來。

一下又一下。

似貓玩老鼠。

「仆街……」

夏彥君感覺自己個重心慢慢開始散。

視網膜上，【紅色預警線】閃到幾乎亂晒。

一時指左。

一時指右。

似個壞咗的指南針。

「啪！」

終於，一次勉強轉身後，夏彥君腳下拌蒜，一腳波直接踢出邊線，送俾企到好直的旁證。

全場即刻爆出一陣笑聲。

柏耶企喺原地，慢慢整理咗一下自己塊護脛。

佢冇即刻出聲嘲笑。

甚至連表情都唔算特別誇張。

只係低頭望咗一眼夏彥君的腳，眼底掠過一絲極淡的疑惑。

『奇怪。』

『呢小子個身體明明硬到似塊木板。』

『但每次啱啱掂波嗰一下，腳腕又軟得出奇。』

『頭先嗰下護波，如果唔係佢自己重心散咗，我未必真係篤得到。』

柏耶微微眯起眼。

『到底係扮嘢。』

『定真係咁奇怪？』

……

第二十八分鐘。

危機再升級。

如果話柏耶係拎住把鈍刀，一下一下慢慢割肉。

咁古耶迪，就係直接拎鐵鎚砸骨。

中場一次高波吊上來。

夏彥君靠住【空間感知】提早一步判斷到落點，咬住牙，硬住頭皮卡住位置。

『呢球係我嘅。』

佢喺心裡逼自己穩住。

跟住起跳。

下一秒——

「嘭！」

一股恐怖的力量由側後方狠狠撞上來。

古耶迪根本唔係衝住頂波。

佢直頭係用個胸膛，連人帶勢咁撞上夏彥君後背。

呢種對抗放喺英超，根本連球證都未必會吹。

但對夏彥君而言，感覺就似俾架貨車斜斜掃中。

整個人喺半空失晒平衡，橫住拍落濕滑草地。

肺入面的空氣瞬間俾人擠乾。

眼前一黑。

喉嚨裡甚至泛起一陣淡淡血腥味。

「HA！」

簡迪第一個衝過來。

佢一手將夏彥君拉起，平時總係帶點靦腆的眼神，呢一刻罕有地燒住火。

佢一句都冇講。

只係默默擋咗喺夏彥君前面，抬頭死死望住古耶迪。

古耶迪攤開手，做咗個「我咩都冇做」的表情。

但佢揉咗揉自己胸口。

頭先撞落去嗰下，連佢自己都俾反震震得有點悶。

『咁瘦。』

『啲骨頭點解可以咁硬？』

夏彥君半個人壓喺簡迪膊頭上，大口大口喘氣。

痛。

真係好撚痛。

眼淚差少少就俾撞出來。

但佢死死忍住。

呢度唔係訓練場。

四圍有鏡頭。

有觀眾。

有一大堆等緊睇你笑話的人。

如果真係喺度痛到流眼淚，第二朝佢大概就會變成全英格蘭體育版的笑柄。

……

第三十八分鐘。

最黑的時刻，終於落來。

為咗避開中場那種幾乎令人窒息的絞殺，夏彥君被迫再一次深深回撤。

但佢啱啱轉身，蘭仙尼就由側面無聲無息咁貼咗上來。

一次偷襲式逼搶。

為免即場甩波，夏彥君只可以本能地護住。

動作僵。

步幅亂。

而就喺呢個瞬間，柏耶到了。

好似條一直盤喺你陰影入面的蛇，終於等到最啱的出手時機。

篤球。

轉身。

直線推進。

一氣呵成。

胡夫補上來時已經遲咗半步，無奈之下，只可以伸腳將人絆低。

「吆——！」

球證哨聲直接響起。

自由球。

位置靚到幾乎令人頭皮發麻。

全場氣氛瞬間升溫。

客隊看台的韋斯咸球迷一下炸開，連歌聲都高咗幾級。

夏彥君慢慢行入人牆。

雨水落喺額頭，順住鼻樑滑落。

佢望住唔遠處的柏耶。

而柏耶，並冇第一時間望龍門。

佢先係側過頭，淡淡望咗夏彥君一眼。

嗰個眼神唔算兇。

甚至可以話平靜。

但就係呢份平靜，先最傷。

因為入面唔係怒氣。

唔係敵意。

甚至唔係針對。

而係一種更刺眼的嘢——

輕視。

就好似佢根本唔需要特別記住你。

因為你，唔夠資格。

柏耶後退兩步。

助跑。

擺腿。

「嘭！」

皮球離腳的一刻，夏彥君甚至聽到一種好乾脆的爆鳴。

下一秒，個波先係擦住人牆外側飛起，跟住喺半空突然急墜，劃出一道又快又邪的弧線，直插死角。

舒米高明明已經撲到盡。

手套尖幾乎都掂到風。

但差嗰半隻手掌，就係差咗。

「唰——」

皮球入網。

一比零。

客隊看台瞬間爆炸。

韋斯咸球迷的歡呼聲一下灌滿成座皇權球場，像一層冰冷而刺耳的浪，兜頭拍落來。

柏耶張開雙臂，沿住場邊慢慢跑開，享受住所有噓聲同掌聲混埋一齊的聲音。

跟住，佢停低。

轉身。

隔住半個禁區，望向仲企喺人牆位置的夏彥君。

然後，極輕微咁搖咗一下頭。

幅度真係好細。

細到球證未必察覺。

細到鏡頭未必影得清。

但喺夏彥君眼中，嗰一下比任何粗口都更刺眼。

因為嗰唔係挑釁。

而係否定。

係好清楚咁話俾你知——

你唔得。

你根本唔配企喺度挑戰我。

夏彥君低低頭。

耳根一下熱到發燙。

丟人。

真係太撚丟人。

……

中場休息。

更衣室入面靜到幾乎聽得見每個人的呼吸。

只有隊醫拎住冷凍噴霧幫夏彥君處理瘀傷時，發出一下一下「嘶——嘶——」的細聲。

華迪坐喺旁邊，手上拎住個膠水樽，捏到個樽身咔咔作響。

「仆街。」

「嗰班人擺明就係衝住你來。」

佢低低咒咗句，跟住將支水遞過去。

「飲兩啖。」

「唔使驚，下半場我幫你撞返一份。」

夏彥君接過支水。

手有少少震。

唔知係因為凍，定因為仲未由頭先嗰球入面抽返出來。

雲尼亞里企喺更衣室中間，塊面沉到幾乎冇表情。

佢望咗一眼成身草屑、臉色發白的夏彥君，眼底閃過一絲幾難掩飾的心疼。

講到底。

都仲只係個十八歲細路。

「HA。」

雲尼亞里的聲音打破咗沉默。

「如果你頂唔順，我可以換你落來。」

「烏路亞已經喺度熱身。」

呢句唔係激將。

係真心。

夏彥君而家個樣，實在太狼狽。

而且佢本身就係借將。

如果真喺呢種盃賽入面俾人撞到出事，無論對球員保護、對更衣室、定對老闆交代，都唔係好事。

夏彥君手指微微一頓。

大腿仲喺度痛。

腰側亦一路抽住。

只要佢點一下頭。

就可以走。

走返去後備席。

離開呢個泥濘、濕冷、噓聲同惡意糾纏埋一齊的地獄。

唔使再對住柏耶那種眼神。

唔使再俾古耶迪一下一下咁撞。

更唔使再喺全場面前出醜。

下場嗎？

呢個念頭一浮出來，就甜得可怕。

但下一秒——

夏彥君視線落喺戰術板上。

腦海中，那個幽藍色圖標再次亮起。

【幽靈後上】

嗰個本來唔算起眼的新模組，此刻卻喺混亂與沮喪之中，亮得像黑夜裡唯一一盞燈。

佢忽然諗起咗雲加。

諗起對方喺酒店大堂隔住玻璃望過來的眼神。

唔熱烈。

甚至帶點距離。

但入面，有可惜。

亦有期待。

如果而家自己就咁縮返落去，灰溜溜地下場——

咁同逃兵有咩分別？

夏彥君慢慢抬起頭。

「唔使，頭兒。」

佢扶住大脾，慢慢企起身，順手郁咗郁自己條有點發硬的頸。

聲音仲有點震。

心裡亦未算完全唔驚。

但佢最終都企咗起來。

「柏耶係好勁。」

「佢喺中場玩死我，承認呢樣唔丟人。」

講到呢度，夏彥君吸咗吸鼻子，硬生生將心底那股想逃的衝動壓返落去。

跟住，佢抬手指向戰術板上的禁區。

指尖因為太用力，微微發白。

「但如果——」

「我唔去中場呢？」

更衣室裡幾個人同時抬頭望住佢。

「如果我直接去前面呢？」

「佢哋喺後面堵我。」

「喺中間撞我。」

「咁我就唔留喺後面，亦唔留喺中間。」

夏彥君目光慢慢變定。

「我去前面。」

「去一個佢哋暫時睇唔到我的地方。」

「送俾佢哋一個驚喜。」

更衣室安靜咗兩秒。

最先反應過來的是華迪。

佢眼一亮，成個人都坐直。

「即係你唔返落來拎波？」

夏彥君點頭。

「少啲返。」

「我會喺前腰到禁區頂一帶游走。」

「你哋搶到波，第一時間唔使再死搵我落腳邊。」

「搵馬列斯、搵你、搵簡迪都得。」

「我自己搵位。」

雲尼亞里冇即刻出聲。

佢望住戰術板，再望返夏彥君。

明顯喺計。

計風險。

亦計可能性。

半晌，老帥先慢慢點咗點頭。

「可以。」

「下半場你自由少少。」

「但記住——」

「唔好同佢哋硬碰硬。」

「你唔係去打仗，你係去捅刀。」

華迪一聽，忍唔住笑出聲。

「我鍾意呢句。」

簡迪則係極之認真地點頭。

似乎已經喺腦入面重新規劃緊自己之後前插同補位的路線。

夏彥君低頭望咗望自己掌心。

手心仍然有汗。

但嗰陣凍冰冰的慌，終於開始慢慢退。

因為佢突然明白。

自己唔需要喺柏耶最擅長的地方同佢鬥。

佢要做的，唔係證明自己也能盤、也能扭、也能喺泥地中護波護到似怪物。

佢只需要做一件事。

跑去冇人見到的地方。

然後，等球來。

……

下半場開始。

雨勢明顯大咗。

雨水混住草皮上的泥濘，令每一下起步、每一次蹬地都變得更加費力。

看台上的聲浪仍然喺度。

但俾雨幕一隔，似乎都變得沉咗少少。

像一張濕透的厚棉被，重重壓喺球場上空。

柏耶企喺中圈附近，抹咗把面上的雨水，第一時間望向夏彥君。

然後，佢眉頭輕輕皺咗皺。

因為夏彥君冇再返落後腰。

冇再企喺原本那個最方便俾人圍、最方便俾人撞的位置。

佢直接企高咗。

前腰。

甚至幾乎踩住禁區前沿活動。

像一把薄而尖的刀，斜斜插入韋斯咸防線前面。

比歷喺場邊都明顯怔咗一下，連嘴入面嚼緊那舊香口膠都停咗半秒。

「佢做咩？」

「放棄中場？」

「定係踢到傻咗，想改行做前鋒？」

佢即刻轉頭大叫：

「古耶迪！」

「睇死佢！」

「唔好俾佢入禁區！」

「直接將佢撞出去！」

……

第五十五分鐘。

危機再臨。

柏耶再一次展現咗自己喺持球推進時的恐怖節奏。

左路連續幾下假動作，踩住一種好似有鼓點咁的拍子，硬生生扭開咗迪拿亞治。

然後一腳傳中，毒到見血。

卡路爾嗰副燈塔級身板壓住胡夫，頭槌一頂。

「嘭！」

橫楣重重震咗一下。

成個皇權球場都似跟住震埋。

舒米高嚇到即刻爆粗，沖住後防線狂吼：

「醒下啦！」

「唔好一條條企喺度似木人巷啊！」

李斯特城條防線搖搖欲墜。

而喺前場，夏彥君則不停游走。

左一下。

右一下。

有時貼近華迪。

有時又忽然拉去另一邊。

喺古耶迪眼中，呢條友簡直似冇頭蒼蠅。

唔對抗。

唔特別要波。

就咁跑狗跑狗跑狗。

連講波佬都忍唔住開始疑惑。

「HA而家似乎完全離開咗佢原本位置。」

「呢個調動……究竟係戰術變化，定單純已經俾人踢亂晒？」

但得夏彥君自己知。

佢唔係亂跑。

佢係搵線。

視網膜上，【幽靈後上】模組正以前所未有的頻率高速運算。

【分析防守站位中……】

【尋找視覺盲區中……】

【重新計算防守真空路線……】

時間一秒秒過。

直到第六十分鐘——

機會終於來了。

馬列斯喺右路拎波。

呢位阿爾及利亞天才今場終於真正踢出咗點火花，腳下先係一個細碎假動作，再順勢接半轉身，一下就將基士維爾扯甩咗半步。

韋斯咸條防線被迫向右側傾。

成條線，像一張俾人硬生生扯歪咗的網。

而就喺呢一刻——

夏彥君視野入面，那條等咗好耐的藍線，終於亮咗。

唔係直的。

亦唔係最短距離。

而係一條極古怪、極飄忽、甚至有點反直覺的彎線。

先向左。

再忽然兜返入中路。

繞過古耶迪身後。

切開奧邦拿視線死角。

最後直插禁區頂偏右那塊一閃即逝的真空地帶。

【跑。】

呢次，連系統都只剩返一個字。

夏彥君連諗都冇再諗。

身體比大腦更快一步，先係做咗個向左前插的假動作，成功呃到古耶迪將重心移開半步，然後猛地急停、轉向、加速。

整個人像由雨幕入面突然抽離出來的一道影。

無聲無息。

滑咗入去。

「咦？」

古耶迪本來仲準備跟。

但一眨眼，人已經由自己側邊消失。

佢下意識回頭。

卻發現自己身後根本冇人。

好似頭先嗰個藍衫身影，只係自己眼角餘光的一場幻覺。

同一時間，馬列斯起腳傳中。

個波未算特別靚。

甚至可以話有少少急。

補位的中堅跳起一頂，本來想解圍，但落點冇頂遠。

皮球彈高，再往外漏。

而漏去的位置——

正正就係條藍線終點。

夏彥君腳下。

皇權球場看台上，本來仲喺度吶喊的聲音，突然有一瞬靜咗半拍。

因為連觀眾都未必反應得切。

頭先明明仲冇人。

點解下一秒，HA 已經喺嗰度？

夏彥君望住皮球落下。

胸口有點緊。

但腦入面反而好靜。

【射門：60】

【幽靈狀態加成啟動】

【射正率提升】

冇停波。

冇多餘調整。

佢側過身，順住來球，用腳弓平平推咗出去。

動作唔算特別好睇。

甚至冇咩爆發力。

但勝在夠早、夠順、夠突然。

皮球貼住濕滑草皮，喺禁區入面穿過一堆小腿同鞋釘，像一條喺泥水入面鑽行的蛇，最後貼住遠柱滾入網。

一比一。

入咗。

夏彥君自己都呆咗半秒。

真係……入咗？

咁簡單？

唔使護波。

唔使轉身。

唔使同柏耶鬥節奏，亦唔使俾古耶迪撞到甩肺。

只係跑到啱的位置。

然後起腳。

個波就自己入咗。

下一秒，成個皇權球場炸開。

「HA——！！」

第一個撲過來的是華迪。

佢成身泥水，兩三步衝到面前，直接成個人攬咗上去，將啲泥點同雨水一次過全部蹭咗落夏彥君件波衫度。

「你痴線㗎！」

「你點知個波會漏去嗰度！」

夏彥君俾佢撞到差啲企唔穩，嘴角卻忍唔住向上揚。

笑得仲有啲僵。

「可能……直覺囉。」

「直覺你個頭啊！」

華迪大笑住拍佢後腦一下。

「你呢啲叫開天眼！」

簡迪都已經跑到。

不過佢冇華迪咁誇張，只係停喺夏彥君面前，雙眼亮亮地望住佢，然後好認真咁講：

「HA。」

「你頭先，真係消失咗。」

夏彥君聽完，自己都怔咗怔。

消失？

唔。

唔係消失。

只不過係第一次，佢終於冇再硬闖別人最擅長的戰場。

而係去咗一個冇人理、冇人睇、但最致命的位置。

場邊。

比歷個樣第一次真真正正沉咗落來。

佢原本準備好一套用對抗同節奏將夏彥君磨死的劇本。

但而家，劇本裡那個應該被困喺中場的細路，忽然自己由紙上走咗出來。

而且，仲用另一種方式攞咗命。

柏耶企喺中圈，望住慶祝中的夏彥君，眼神終於唔再係頭先那種淡淡的輕視。

取而代之的，係真正的注視。

佢開始明白。

頭先嗰個波，唔係運氣。

至少，唔止係運氣。

呢個細路，似乎突然學識咗一種自己本來唔應該識的生存方法。

……

扳平之後，比賽徹底燒起來。

韋斯咸唔想喺客場畀人翻盤。

李斯特城更加唔想將好不容易追返來的氣勢白白放走。

雙方對抗一下比一下重。

草地上的泥坑愈踩愈多。

每次鏟搶、每次急停、每次轉身，都會濺起一片污水。

夏彥君雖然入咗一球，但消耗一樣大得誇張。

幽靈跑位睇落唔激烈。

實際上，佢每一秒都要集中精神讀防線、避對抗、捉節奏，仲要喺最短時間內做出判斷。

幾次來回之後，肺都似開始燒。

每一下呼吸都帶住點鐵銹味。

但今次，佢冇再覺得自己喺場上多餘。

因為佢終於知道，自己可以用另一種方式活落去。

第八十五分鐘。

柏耶抽筋。

呢位法國人今場喺持球同死球上都威足大半場，但體能始終唔係佢強項，加上雨戰消耗特別大，終於喺一次突破後扶住小腿，痛到直接跪低。

球證暫停比賽。

隊醫入場。

而柏耶最終都只能黑住塊面，被擔架抬走。

落場前，佢隔住雨幕，狠狠剜咗夏彥君一眼。

眼神入面滿滿都係唔甘心。

夏彥君睇得明。

嗰意思幾乎寫喺對方塊面上——

今場未親手收你皮，算你好彩。

夏彥君冇回應。

只係低低喘氣，順手將鬆咗少少的護脛再綁實。

因為佢而家根本冇心機理任何人。

佢只得一個念頭。

唔好加時。

真係唔好。

再踢三十分鐘，佢條命都未必仲喺度。

第八十八分鐘。

簡迪喺後場又一次斷波。

呢個跑狗跑狗跑狗全場的小個子，到咗呢個鐘數，居然仲有油，拎完波第一時間就大腳斬去邊線搵華迪。

華迪拉邊接應。

但內切路線俾封死咗。

冇辦法，只能夾硬傳中。

問題係——

呢腳傳中，大咗。

真係大咗好多。

個波劃出一道高得有點離譜的弧線，直飛向後點大禁區角。

嗰度，理論上冇人。

馬列斯未跟到。

夏彥君.....亦明明仲喺中間。

華迪自己一踢完都知道瀨嘢，懊惱到差啲即場抱頭。

「仆街，出界——」

但佢句粗口都未講完。

畫面邊緣，一道藍衫身影已經衝入來。

係夏彥君。

喺華迪起腳那一瞬，佢就已經起跑。

【速度：96】

【爆發力：92】

【體能：95】

三項屬性喺比賽尾段同時爆開，恐怖到連佢自己都覺得腳下踩風。

但就算咁，佢都仍然覺得——

未必夠。

個波實在太高。

太外。

再飛多半秒，就真係出界。

『夠唔到.....』

絕望感閃過一瞬。

跟住又俾佢自己硬生生壓落去。

『夠唔到都要跳。』

『死馬當活馬醫！』

冇技巧。

冇時間思考。

夏彥君喺高速衝刺中整個人躍起，身體喺半空中拉到極盡舒展，幾乎平行於草皮。

姿勢難睇又誇張。

似飛撲。

又似飛腳。

甚至有少少似功夫片入面嗰啲唔太科學的凌空絕殺。

佢連眼都閉埋半秒。

心裡只剩一句。

『入啊！』

左腳狠狠抽落皮球中段。

「嘭——！」

一下爆響。

個波甚至俾踢到微微變形。

下一秒，皮球像炮彈咁直飛出去。

冇旋轉。

冇弧線。

快到鏡頭都差啲追唔切。

韋斯咸門將艾祖安連手都未抬得切，只覺耳邊有陣風掠過——

跟住，身後球網已經俾撞到高高揚起。

二比一。

絕殺。

咩話？獎勵居然係原地擺脫？

皇權球場，混合採訪區。

呢條通道又窄又逼。

空氣入面混住泥水腥味、球員身上那種薄荷按摩油的刺鼻氣味，仲有記者啲咖啡味、香水味、同器材發熱後焗出來的膠味，幾種嘢疊埋一齊，焗到比更衣室仲難頂。

對啱啱打完一場硬仗的球員來講，呢度簡直係另一種折磨。

柏耶第一個行出來。

佢戴住個鮮紅色 Beats 耳機，帽衫頂到好低，幾乎遮住半張臉。

沿途伸過來的咪高峰，佢連一眼都冇望。

行到通道轉角時，仲突然抬腳，狠狠一腳踢落旁邊個膠水箱。

「嘭！」

一聲悶響。

箱邊歪咗，水花四濺。

周圍幾個記者先係嚇一嚇，跟住即刻精神晒，快門聲一時間密過落雨。

有人已經低頭飛快記低標題。

失敗者的無能狂怒——

呢種字眼，對《太陽報》來講，連潤色都慳返。

再之後，夏彥君先慢慢行出來。

同柏耶相比，佢個樣唔止係反差。

簡直係更慘。

右腳纏住厚厚冰袋，行路一拐一拐，手上仲拎住支唔知由邊個隊醫塞俾佢的拐杖。

濕透的頭髮貼喺額前，臉色白得有點虛，成個人完全冇半點絕殺英雄應有的神采。

反而似個考完三份卷、淨係想返屋企瞓到第二朝的中學生。

「HA！HA！呢邊！」

Sky Sports 個女記者幾乎成個人壓到護欄前，將支咪一路遞到夏彥君嘴邊。

「你頭先嗰個絕殺真係誇張到離譜！」

「咁高、咁飄、仲要已經去緊底線，你係點樣喺嗰一下決定直接凌空抽射？」

「係即興？」

「定你其實一早諗住咁踢？」

「有冇一刻諗過雲佩斯嗰種飛身射門？」

夏彥君停低腳步，拎住拐杖，微微調整咗下受力位置。

模仿雲佩斯？

唔好玩啦。

嗰陣佢個腦都差唔多漿糊化，肺又痛，條腿又抽，連自己衝到去個波前面都覺得有點唔真實。

佢望住對方那對充滿期待的眼，只好老老實實開口。

「其實……」

「我真係冇諗咁多。」

記者群先係靜咗半秒。

「嗰個波其實傳大咗少少。」

「而且仲一路向外飄。」

「如果我停波，多數都係停出底線。」

「到時頭兒應該會返到更衣室之後一路碎碎念。」

周圍即刻傳來一陣低低笑聲。

夏彥君吸咗吸鼻子，講得愈來愈誠實。

「同埋我條大髀嗰陣已經差唔多抽住嚟。」

「你叫我企定發力，我未必真係踢得郁。」

「所以我就諗，不如跳起身借個勢。」

「入到就最好。」

「入唔到，其實都只係龍門球。」

佢講完仲微微聳咗聳肩，表情認真到近乎無辜。

「如果可以揀，我當然都想停定再射。」

「咁樣安全啲。」

現場幾個記者同時呆咗一呆。

停定再射？

安全啲？

龍門球？

個女記者眨咗兩下眼，大腦明顯轉得飛快，努力想由呢番過份坦白的說話入面，搵出某種高層次的玄機。

最後，佢對住鏡頭深深吸咗一口氣，語氣甚至帶住點激動。

「聽到未？」

「呢個就係真正天才球員最可怕的地方。」

「當身體已經到極限、當時間只剩零點幾秒，佢仍然可以靠直覺做出最正確選擇。」

「而且事後仲可以用最平靜方式將一個高難度動作講到好似理所當然一樣。」

夏彥君嘴角微微抽咗一下。

算啦。

你哋鍾意點理解就點理解。

只要唔使再問佢點樣飛起來那一下就得。

呢時另一個記者即刻插入來，問題更加尖。

「咁柏耶賽前對你的挑釁呢？」

「而家你用兩個入球回應，尤其係最後仲絕殺對手，你有冇說話想同佢講？」

夏彥君下意識摸咗摸自己小腿外側。

嗰度仲痛。

頭先混戰入面，柏耶有一下暗暗踩過來，角度刁鑽到球證根本睇唔清。

佢抬眼望咗望對方剛剛離開的方向。

背影早就唔見咗。

剩返的，只有一地濕腳印同嗰個歪埋一邊的膠水箱。

「冇乜特別想講。」

夏彥君搖搖頭，語氣有少年人那種未完全收埋的銳氣，但更多其實係純粹收工心切。

「佢個自由球真係好靚。」

「如果今晚比的是自由球比賽，咁佢贏。」

佢頓咗頓。

似乎真係認真諗咗半秒，先再慢慢開口。

「但足球唔係淨係比一腳波。」

「係比九十分鐘。」

夏彥君抬手，先指咗指自己個腦，再輕輕點咗點自己條仲敷住冰袋的右腿。

「有啲嘢，唔係靠把口講出來。」

「係靠跑出來。」

「當然——」

佢低頭望咗望自己條腿，嘴角扯起一絲幾無奈的笑。

「我而家都唔係好肯定，今晚跑完之後，仲可唔可以自己行返屋企。」

周圍即刻傳來一陣笑聲。

連本來想追問火藥味的幾個記者，都俾佢呢句講到氣氛鬆咗一鬆。

但嗰個最先發問的記者顯然唔想就咁放過。

「所以你覺得，自己今晚已經回應咗柏耶的挑釁？」

夏彥君諗都冇諗太耐。

「我覺得冇咩所謂回唔回應。」

「佢想贏。」

「我都想贏。」

「佢踢得好，我會認。」

「但如果最後贏波的是我哋李斯特城——」

佢停咗停，語氣依然平，偏偏就係因為夠平，先顯得更有力。

「咁其實，其他說話都冇咁重要。」

記者群明顯靜咗一靜。

呢句唔算狠。

甚至冇乜刺。

但落點夠準。

贏家先有最後發言權。

呢個道理，夠簡單，亦夠殘酷。

旁邊另一個記者即刻補刀式追問：

「咁你覺得自己今晚兩個入球，邊個更重要？」

「第一個。」

夏彥君答得快到幾乎冇思考。

快到連記者都怔咗一下。

「點解？絕殺唔係通常更難忘咩？」

「因為第一個令我信返自己。」

夏彥君拎住拐杖的手微微收緊。

講到呢句時，語氣終於少咗少少敷衍，多咗點真。

「上半場我踢得幾差。」

「差到我有一刻真係諗過，不如下場算。」

現場又靜咗少少。

顯然冇人估到，佢會咁直接。

「但追平嗰球，令我知道自己仲喺度。」

「原來我唔需要喺佢最勁的地方同佢鬥。」

「我可以踢我自己的波。」

佢講完，自己都似乎鬆咗半分。

然後又補返一句，將氣氛拉返輕少少。

「至於第二個——」

「純粹係條命夠硬。」

四周再一次笑開。

連個攝影師都差啲將鏡頭抖歪。

Sky Sports 個女記者望住佢，眼神已經由興奮變成一種近乎「我今晚標題有了」的滿足感。

「最後一個問題。」

「你會點形容今晚的自己？」

夏彥君皺咗皺眉，似乎真係覺得呢條問題有點難答。

幾秒後，佢先低低咳咗一聲。

「一個……」

「本來想早啲收工，結果被迫加班，但最後僥倖交到功課的人？」

現場先係靜咗半拍。

跟住直接笑成一片。

連最前排嗰個本來板住塊面想問尖銳問題的老記者，都忍唔住低頭笑咗笑。

夏彥君見勢，順水推舟抬咗抬拐杖。

「好喇。」

「真係唔好意思，我條腿而家比我更想返更衣室。」

講完，佢朝幾個記者點咗點頭，拎住拐杖，一拐一拐咁離開混合採訪區。

背後的閃光燈仲喺度響。

咪高峰仲有人想再追上來。

但佢已經懶得再停。

因為而家對佢來講，最重要的事有三樣——

第一，返去坐低。

第二，飲水。

第三，叫隊醫唔好再同佢講「放鬆啲」呢三個字。

佢而家最唔需要聽的，就係呢句。

夏彥君搵咗個角落坐低。

趁住毛巾蓋住半邊面，夏彥君慢慢合埋眼。

【目前震驚值：256888】

【檢測到宿主完成高難度絕殺，並於賽後訪問中展現「半步看淡、半步抽離」的大師氣場，震驚值暴擊！】

【是否消耗100000震驚值，兌換「英超傳奇盲盒（大師版）」？】

兌換。

夏彥君喺心裡默念，答得幾乎冇半點猶豫。

原因好簡單。

長傳，已經補上咗佢發起進攻那一下。

【幽靈後上】，亦證明咗自己可以靠走位完成最後一擊。

但佢仲有一道最致命的缺口。

原地擺脫。

只要一俾人貼身，尤其喺窄位入面，佢就會即刻現形。

唔係腳下慢半拍，就係重心轉唔切。

最終多數只可以將個波好似燙手山芋咁，一腳掃走。

如果對面係簡迪呢種跑狗跑狗、黐到你連呼吸都嫌多的人——

咁佢基本上就等於廢咗一半。

「轟隆隆——」

意識空間裡，一聲低沉震鳴慢慢盪開。

隨住光芒凝聚，一張巨大卡片由黑暗深處緩緩升起。

卡片外圍泛住淡淡藍光。

唔係車路士那種厚重深藍。

亦唔係李斯特城那種沉實寶藍。

而係一種更加輕盈、更加靈巧、亦更加帶點魔術味道的——

天藍。

曼城的天藍。

卡片上的身影唔算高大。

甚至可以話有點單薄。

長髮微揚，神情平靜，塊面甚至稱得上溫和。

但最令人移唔開視線的，從來都唔係佢個人。

而係佢腳下個波。

嗰個波，像直接黐咗喺鞋面。

無論四周有幾多腳伸過來、幾多人想夾死佢、幾多身體想將佢撞開，佢總能用最細、最省、最唔講道理的動作，輕輕一拉，細細一撥，再順勢一轉身，整個人就已經由包圍圈的另一邊走咗出來。

唔似擺脫。

更似跳舞。

而且，係喺電話亭咁細的地方跳舞。

大衛．施華。

伊蒂哈德的魔術師。

【盲盒開啟成功！】

【恭喜宿主獲得：大衛．施華「原地轉圈」擺脫模組！】

【技能描述：喺英超呢種絞肉機聯賽，你遲早要學識點樣喺電話亭咁細的空間裡跳舞。身體唔夠壯？唔緊要，只要你轉得夠快，對手就掂你唔到。】

【被動效果：當宿主喺原地持球遭遇逼搶時，系統將自動輔助宿主進行重心快速切換，並完成腳下拉球變向。】

【特殊加成：盤扭屬性喺「原地擺脫」狀態下，臨時修正至85。抗逼搶能力大幅提升。】

【評價：恭喜你，終於唔使再似受驚兔仔咁，一有人逼上來就將個波亂咁踢走。你而家可以試下拎一拎、轉個圈，再俾對手睇下你個後腦勺。】

夏彥君猛地張開眼。

佢下意識郁咗郁腳踝。

好奇怪。

嗰種感覺，唔似單純多咗一個技能。

反而似成個下盤俾人重新校正過一次。

以前一有人逼上來，佢第一個反應永遠係緊。

膊緊。

腰緊。

腳下自然都跟住死。

但而家，重心卻像突然活咗過來。

可以左。

可以右。

可以前。

亦可以後。

嗰種切換唔再係勉強扭動身體，而係一種近乎本能的流動。

就像腳底生咗根。

又像踩住一層好軟、但又好穩的雲。

佢忍唔住撐住膝頭，慢慢企起身。

更衣室另一邊仲喺開香檳，華迪企喺櫈上鬼叫，胡夫喺度大笑，根本冇人留意到角落裡的佢。

夏彥君索性扶住櫃邊，試住做咗個原地拉球轉身的動作。

明明腳下冇波。

但佢仍然感受得到。

腰唔再硬。

胯唔再卡。

個重心由左腳切去右腳，再由右腳帶返轉身那一下，流暢得連佢自己都嚇咗一跳。

以前做呢個動作，總有種關節生鏽的滯澀感。

而家，卻順得像啱啱上完油。

「……」

夏彥君低頭望住自己雙腳，眼神都變得有點唔同。

呢個模組。

有料。

真係有料。

只不過下一秒——

「哎。」

佢先轉到一半，面色即刻一僵，又一屁股坐返落去。

差啲唔記得。

條腿仲抽緊。

頭先絕殺完嗰一下落地太狠，而家大髀外側仲一路扯住痛。

隔離的華迪聽到聲，轉過頭來。

「喂，HA，你又搞咩？」

「冇咩。」

夏彥君黑住塊面，伸手揉咗揉大髀。

「我只係想證明，就算英雄都會抽筋。」

華迪先呆一秒，跟住即刻爆笑。

「你頭先唔係想喺更衣室再表演多次嗰腳掛？」

「滾。」

「得得得，我滾。」

華迪笑住行開，仲唔忘補多句。

「不過你如果下次練成咗，記得第一個過我睇啊！」

夏彥君懶得理佢，重新將毛巾拉低啲，遮住自己半張面。

但毛巾下面，佢嘴角卻忍唔住輕輕翹起。

今晚呢場波，值。

因為到咗而家，佢終於唔再只係一個會傳、會跑狗、但一俾人埋身就原形畢露的半成品。

而係開始有咗，喺英超真正活落去的樣。

誰同我好似？

赫特福德郡，科爾尼訓練基地。

明明係休息日，雲加辦公室盞燈卻依然亮住。

窗外細雨綿綿，雨點一下下打落落地玻璃，再慢慢滙成一條條蜿蜒水痕，將遠處訓練場的輪廓沖得有點模糊。

有時候，連人的目光都會一齊俾呢種天氣拖到朦一朦。

投影機仍然開住。

畫面上，正播放緊李斯特城對韋斯咸那場聯賽盃比賽。

然後，定格。

停喺夏彥君凌空抽射那一瞬。

下一秒。

「嘭！」

當畫面裡個波撞入網窩時，雲加幾乎係本能咁由梳化上彈起來，雙手都抬過咗頭。

嗰個動作，熟悉到近乎條件反射。

通常只會出現喺亨利或者柏金那啲入球之後。

但今次，動作做咗一半，雲加自己先忽然意識到唔對路，成個人一下僵住。

雙手停喺半空。

空氣安靜得有點尷尬。

房內只剩返投影機風扇那陣低低的嗡鳴聲。

坐喺旁邊的保特，表面上望住戰術板，實際上眼角餘光早就偷瞄住老拍檔。

佢太熟雲加。

熟到連對方邊種慶祝動作屬於邊類入球，都分得出。

而家呢一下——

好明顯，過界了。

「咳。」

雲加慢慢放低雙手，拎起杯茶飲咗一啖，彷彿咁樣就可以將頭先那半秒鐘的失態一筆帶過。

「呢球……運氣唔錯。」

佢語氣平淡，甚至有點刻意。

「起跳時機，其實幾冒險。」

「如果放喺訓練入面，多數會直接撻Q。」

保特終於忍唔住。

「頭兒，呢個恐怕唔止係運氣。」

佢抬手指住屏幕。

「你睇佢小腿發力那一下，仲有整個滯空。」

「呢小子以前喺青訓時，連角旗邊嗰啲長傳都未必踢得準，對抗更加係俾人一碰就散。」

「而家居然可以喺英超踢出呢種波？」

保特摸咗摸下巴，表情古怪。

「除非李斯特城啲空氣入面有我哋唔知的催化劑。」

雲加冇即刻答。

佢只係靜靜望住投影裡那個被華迪成個撲倒、但仍然笑到幾乎有點放肆的少年。

曾幾何時，呢個細路喺阿仙奴入面係乜樣？

小心翼翼。

縮。

甚至有點怕。

喺訓練場上，多數都係安靜企喺後面，望住奧斯爾、卡索拉嗰班技術型中場做動作。

有時連想要波，都似乎要先望下人面色。

而家畫面裡個夏彥君，卻完全唔同。

嗰種狂喜唔係裝出來的。

係一種終於由壓抑入面炸開的野性。

「唔係催化劑，保特。」

雲加慢慢搖頭，轉身行到窗前。

窗外天色灰到像一塊濕透的布。

「係逼出來的。」

「喺阿仙奴，有人會餵餅俾佢，有人會幫佢收拾防守，有人會俾佢時間去諗下一步。」

「但喺李斯特城，喺嗰種比賽入面——」

雲加停咗停。

「你唔進化，就只會死。」

保特望住佢背影，沉默咗幾秒。

「咁……我哋要唔要提早召返佢？」

「如果而家車路士，甚至曼城，真係開始留意佢——」

「唔。」

雲加答得好輕。

但亦答得極堅定。

「而家唔係時候。」

保特微微一怔。

雲加繼續望住窗外。

「而家嘅佢，似一塊啱啱出爐的鐵。」

「熱，夠熱。」

「甚至有點燙手。」

「但未夠硬。」

佢慢慢轉過身，眼底終於掠過一絲少有的銳利。

「如果咁快將佢帶返阿仙奴，喺我哋呢種重視控制、重視結構的環境入面，他最後只會被磨成一個合格、聽話、但平庸的傳球手。」

「留低佢喺李斯特城吧。」

「等雲尼亞里嗰個老好人自己頭痛點樣用佢。」

講到呢度，雲加嘴角極淡咁向上揚咗揚。

「如果佢真係可以喺英超呢部絞肉機入面活下來——」

「到時返來的，就唔會再係一塊鐵。」

「而會係一把劍。」

「一把可以刺穿任何防線的劍。」

講完，佢伸手關掉投影機。

房間一下沉入黑暗。

只剩窗外雨聲，仍然安靜落住。

……

與此同時。

倫敦西南，科巴姆基地。

摩連奴翹住腳，坐喺戰術室入面，手上轉住枝筆，動作懶洋洋，眼神卻一如既往地鋒利。

「李斯特城嗰個華裔細路？」

佢瞥咗眼助教遞過來的數據報告。

最刺眼的一欄，正正係——

防守數據：0

摩連奴輕輕哼咗聲，連再望第二眼的耐性都唔多，隨手就將份報告丟返落桌面。

「典型雲加式產品。」

「有天份。」

「但軟。」

「好似個只識彈鋼琴的藝術家，一落到泥地入面就唔識行路。」

助教冇出聲。

因為呢類評語，的確幾有摩連奴個人特色。

「呢種球員，如果喺我隊波，未必捱到三分鐘。」

摩連奴繼續轉住枝筆，語氣淡得像講天氣。

「唔回防？」

「我就直接釘佢上後備席。」

「等佢坐足一季，睇足一季錄像，直到學識點樣鏟波為止。」

但助教仍然望住屏幕，似乎有點唔死心。

「不過，頭兒……」

佢伸手指向最後那個入球畫面。

「你睇佢最後呢下後上。」

「嗰種二點落點嗅覺，仲有那種唔講理地殺入禁區的決斷——」

「有點似林柏特。」

摩連奴手上支筆，停住了。

房內靜咗一秒。

然後，佢慢慢抬起眼，再一次望向屏幕。

呢次，佢睇得比頭先認真。

後上。

第二點。

混戰中嗰種近乎本能的判斷。

唔講道理，但偏偏有效。

確實有少少似。

嗰種感覺，唔係技術模仿得來。

係某種對禁區的嗅覺。

某種見到空位就自然想插入去的本能。

摩連奴嘴角終於露出一抹有點玩味的笑。

「有趣。」

佢低低講咗句。

「如果——我話如果——」

「呢小子真係可以將防守操返上來，唔使多，有馬基利尼一半就夠……」

佢側頭望向助教，眼神忽然帶住幾分惡趣味。

「你話，我用奧斯卡去換佢，雲加會唔會即刻收線？」

助教聽完，只可以乾笑。

因為佢好清楚，頭兒講笑之餘，多半又係認真的。

……

曼徹斯特，伊蒂哈德球場。

曼城操練啱啱完結。

更衣室裡，施華坐喺長櫈上，一邊鬆鞋帶，一邊低頭睇緊手機上的比賽精華。

旁邊的阿古路拎住支馬黛茶，見佢望得咁入神，忍唔住湊過頭來。

「大衛，你睇咩睇到笑成咁？」

施華將手機遞過去。

「一個幾有趣的小朋友。」

「睇下呢個動作。」

阿古路低頭望住畫面。

播的唔係入球。

唔係長傳。

甚至唔係乜大場面。

只係夏彥君喺比賽入面一次唔算特別起眼的細位擺脫。

當時柏耶貼身逼搶，夏彥君下意識做咗個原地拉球、再轉半圈的動作。

阿古路睇咗兩秒，眼都亮埋。

「喂。」

「點解有啲似你？」

「雖然慢你一截，但嗰種原地轉圈的味道……」

「重心切換的時機，真係幾似。」

施華笑咗笑。

但笑意底下，卻有一絲淡淡困惑。

佢將畫面倒返重播。

再睇一次。

「動作本身冇錯。」

施華低聲講。

「節奏點都啱。」

「但點解感覺——」

佢皺咗皺眉，像喺搵一個準確形容。

「像預先設計好咗咁。」

阿古路一頭霧水。

施華伸手點咗點畫面。

「你睇佢左腳支撐。」

「有啲硬。」

「唔係自然 flow 出來那種感覺。」

「比較似.....被迫做出來。」

佢停一停，自己都覺得呢個講法有點古怪。

「仲有，佢轉完之後，好似有少少暈。」

阿古路聳聳肩，完全唔打算深究。

「理得佢。」

「總之幾型。」

「下次真係遇到佢，我都想親手晃佢一次。」

施華聽完，終於忍唔住笑出聲。

但心底那一點疑問，始終冇完全散去。

呢個動作——

真係太似。

似到有點唔自然。

.....

李斯特市，聖瑪麗小學。

午後的陽光透過樹葉縫隙灑落操場，將一班著住校服的細路仔照到成身金邊。

操場草地唔算完整。

有啲地方禿咗。

有啲地方泥多過草。

小朋友腳上那啲波鞋，大多數都舊到爆邊，甚至鞋頭都磨甩咗皮。

但呢啲，一啲都冇影響到佢哋玩波時的開心。

今日係李斯特城的社區關懷日。

夏彥君、華迪，仲有舒米高，一齊作為球員代表來到學校，同班細路互動。

「HA！HA！」

「呢邊啊！」

「我想同你影相！」

一大群細路一窩蜂圍住夏彥君，七嘴八舌，吵到像成群麻雀一齊起飛。

而家喺李斯特城，夏彥君的人氣升得快到誇張。

尤其經過對韋斯咸嗰場之後，嗰種「由豪門棄將變成絕殺英雄」的劇本，對球迷來講根本冇抵抗力。

邊個會唔鍾意？

夏彥君蹲低身，同其中一個男仔影完相，正準備起身時，忽然俾人拉住咗衫角。

一個圓滾滾的小男孩雙手抱住個有點漏氣的足球，仰高頭望住夏彥君，眼神乾淨得近乎笨拙，偏偏裡面又藏住一點不像小朋友會有的擔心。

「HA，」他問得很細聲，「你之後……會唔會走？」

夏彥君微微一怔，然後蹲低身，與他平視。

小男孩吸了吸鼻子，抱緊個波，像怕慢一秒，問題就再沒機會問出口。

「我爸爸話，如果你踢得愈來愈好，阿仙奴一定會叫你返去。又或者曼聯、車路士嗰啲大球會……」他講到最後，語氣低了下來，「因為我哋呢度，留唔住大球星。」

夏彥君伸手揉了揉他的頭髮。那頭髮有點粗，有點乾，像這間學校後場那片被踩得稀疏的草地一樣，不算好看，卻很真。

去豪門？

他當然想過。

誰會不想站上更大的舞台？誰會不想踢最高水平的波，在最亮的燈光底下被看見？他從阿仙奴一路走到今日，受過的冷待、吞過的悶氣、坐過的板凳，沒有一樣是為了永遠停在原地。

可是這一刻，他看見的不是轉會市場，也不是鎂光燈。

是眼前這班細路，是身後那幢有點舊、有些窗框都開始剝落的教學樓，是學校那個空蕩蕩的獎盃櫃——玻璃邊角裂開了一道痕，裡面乾淨得像從來沒被勝利照亮過。

他忽然明白，自己最近一直抓住不放的那種感覺是什麼。

不是被需要那麼簡單。

而是終於有個地方，會因為你留低的一腳波、一場勝仗、一點改變，真真正正記得你。

夏彥君笑了笑，笑意裡有點自嘲，也有點認真。

「我而家？」他指了指自己，「我而家先啱啱學識點樣喺英超生存，連站穩都未算完全做到。你哋咁快就幫我計劃去邊度，會唔會睇得起我咗啲？」

幾個小朋友先是一愣，然後一齊笑出聲。

小胖墩卻沒有笑太久，仍舊睜大眼望住他，像是非要等一個答案不可。

夏彥君停了一下，回頭望了眼球場邊那面印住李斯特城會徽的藍白橫額，聲音不大，卻比剛才沉實了些。

「不過，如果真係有一日要走，」他說，「我都想喺走之前，留低一啲有分量嘅嘢。」

「咩嘢？」小男孩立刻追問。

夏彥君抬起下巴，朝那個獎盃櫃點了點。

「唔係簽名。簽名擺幾年就黃，紙都會皺。」他望住那個空櫃，眼神有一瞬間比語氣更快，「如果可以，我想留低幾場波，幾場你哋之後會記得好耐嘅波。再貪心啲……」

他頓了頓，嘴角一挑。

「最好係一隻盃。」

這句說得不算大聲，卻令圍在旁邊幾個小朋友一下子靜了。

李斯特城這一季的目標，說穿了，誰都知道首先是活下去。護級、搶分、頂住。盃賽？榮譽？對很多人來講，那些字眼離現實太遠，遠得像小朋友課室牆上畫出來的城堡。

但偏偏這種不太像承諾、又比承諾更真一點的說話，最容易叫人信。

小胖墩抱住足球，用力點了點頭，像是替他把話先收好。

不遠處，華迪正帶住另一班小男孩踢小場。

這位李斯特城前鋒平時在更衣室嘈得像裝了擴音器，到了細路堆裡卻意外地有耐性。他剛剛才一腳把球挑過一個小朋友頭頂，下一秒又彎腰教對方點樣用腳面停高波。教到一半，他瞥見場邊有個小男孩赤腳踩在草地上，腳趾都凍得縮起來，便二話不說坐低，將自己那對球鞋除下來，塞到對方手裡。

自己就這樣赤住腳，踩住草地繼續跑。

「喂！你哋幾個，睇清楚喇！」華迪朝那堆小鬼大聲喝道，「前面見到空位就要衝，唔好扭扭擰擰。射門有位就起腳，唔好學HA咁，成日一副諗到世界末日先肯出腳嘅樣！」

幾個小朋友被他逗得哈哈大笑。

華迪轉身回防時，剛好看見夏彥君被小朋友圍住，低頭一個個幫人簽名。那神情專心得近乎安靜，和

平日場上那個總像在算每一步路的人沒兩樣。

華迪縮了縮膊頭，嘴角往上勾了一下，像是不肯正面認同，卻又的確看順眼了幾分。

「不過，」他隔住半個場朝那邊吼了一句，「你啱啱嗰句幾似樣。下次講留低隻盃之前，記得先幫我多做兩個助攻，明未？」

夏彥君抬眼望過去，失笑：「你有本事自己搶返嚟。」

「得，夠串。」華迪笑罵了一聲，「有前途。」

傍晚回到訓練基地時，天色已經沉了。

社區活動結束後，大部分人都走了，停車場剩低幾部車，訓練場邊的燈柱一盞盞亮起，把草皮切成一塊塊冷白色。夏彥君沒有立刻回去，只是換了雙訓練鞋，拎住球，再次走回場邊。

簡迪原本已經揹好袋，見他還未走，只好又停低。

「HA，」他望住夏彥君腳下的球，聲音一如既往地輕，「你真係仲要練？」

夏彥君扭了扭腳踝，護踝在襪筒底下微微繃緊。那種感覺又來了——不是痛，也不是麻，而是一種很古怪的發癢，像有股力正藏在小腿和腳腕之間，等住他把門打開。

「試一試。」他說，「趁個感覺仲喺度。」

簡迪看了他兩秒，沒多問，只是把袋放回場邊，再順手將原本夾在腋下那本還未看完的戰術書擺到長椅上。

「好。」他走到夏彥君面前，慢慢壓低重心，「咁我認真防。」

夏彥君挑眉：「你邊次唔認真？」

簡迪很老實地回答：「冇。」

話音剛落，他人已經貼了上來。

那不是華迪那種鬧哄哄的逼搶，也不是柏耶那種帶節奏、帶誘導的戲耍式壓迫。簡迪的防守更乾淨，更直接，像一塊安靜但極硬的鐵，黏上來之後，你每一下觸球都要先想清楚，因為他永遠比你快半步看見第二點。

夏彥君右腳一撥，簡迪的左肩立刻靠過來，封住他向前帶的路線。

再一扣，簡迪腳尖已經伸到。

換作以前，這一球他多半已經回傳，或者勉強護住，再等人接應。

可這次，他沒有。

視線邊角，一行半透明的冷白字樣安靜浮現。

【大師模組：大衛．施華「原地轉圈」】
【啟動條件：貼身逼搶、細位擺脫】
【臨時修正：盤扭
+
+ 狀態補正，最高至
85
85】
【提示：請先學識唔好自己轉暈。】

夏彥君嘴角抽了一下。

下一秒，簡迪出腳。

就在對方腳尖準備點走足球的一瞬間，夏彥君左腳忽然踩定皮球，整個人重心像是要往右邊沉下去。那一下假動作不算很大，但夠真，真到連他自己都覺得身體像先一步替大腦作了決定。

簡迪的身體跟住移了半格。

半格，已經夠。

夏彥君左腳腳底一拉，把球帶回自己身後，同時腰腹發力，肩胯連成一線，整個人借住那股逆向拉扯，在原地迅速轉了半圈。

球沒有離腳太遠，重心也沒有散。

不是花巧，不是街場式表演，而是一個極細、極窄、專門為逼搶縫隙而存在的轉身。

「唰——」

簡迪撲了個空。

他下意識伸手，抓到的卻只有空氣，腳步也因為慣性踉蹌了一下。

而夏彥君已經從他身邊抹了過去。

雖然最後一下趟大了少少，皮球滾出兩步開外，不能算完美，但那一下原地擺脫，已經夠把場邊的風都切開。

簡迪站穩後轉過身，先低頭望了望自己的腳，再抬頭望向夏彥君。

那表情難得有點呆。

「HA……」

夏彥君先把球停住，胸口起伏得有點快。那一下轉身太順，順得連他自己都未完全反應過來，只覺得視野像忽然換了方向，連燈光都在眼前掃了一圈。

「你見到未？」他語氣比平時快了半拍，眼睛卻亮得壓不住，「我過咗你。」

簡迪沒有立刻回話，只是很認真地想了想，然後照住剛才那個動作原地轉了一下。

結果差點把自己絆倒。

夏彥君沒忍住，笑到彎了腰。

簡迪穩住身體，耳尖有點紅，仍舊一本正經地下結論：「好難。」

「廢話，唔難我練嚟做咩？」夏彥君話是這樣說，語氣卻全是興奮。

簡迪走近兩步，看住他腳下那個球，眼神愈來愈專注，像已經把剛才那一下拆成十幾個細節，在腦海裡逐格重播。

「你個重心先呃我右邊，」他低聲說，「但你拉球返嚟嗰下唔係靠腳，係先用腰帶住身轉。咁我腳落咗，就追唔切。」

夏彥君怔了一怔。

這就是簡迪。別人會先講漂唔漂亮、勁唔勁，他先睇明個動作點樣成立。

「再嚟。」簡迪已經重新擺好防守姿勢，語氣平靜得像在說今晚食咩，「今次我會睇死你條腰。」

「喂，等陣——」

夏彥君話還未講完，腦袋那陣遲來的暈眩便一起湧上來，連帶小腿一抽。他立刻舉手投降，整個人一屁股坐到草地上。

「唔得。」他按住額角，呼了一口氣，「真係暈。」

簡迪站在原地，看了他兩秒，然後點頭。

「哦。」他說，「咁你休息一分鐘，再嚟。」

夏彥君抬頭看住他，簡直想笑又想罵。

「你真係冇人性。」

「有。」簡迪很認真地糾正他，「但防守嗰陣唔可以有。」

夏彥君終於笑了出來，笑完之後，整個人往後一仰，直接躺在草地上，看住頭頂那幾盞訓練場的燈。

心口還在跳。

腿還在抽。

腦袋還有點轉不回來。

可那一下擺脫帶來的手感，卻像火星掉進乾草，順住血一路燒開。不是因為動作好看，而是因為他第一次清清楚楚感覺到，自己在那種最窄、最悶、最容易被人一腳搶死的細位裡，終於多了一條路。

不是回傳，不是硬扛，也不是等運到。

是一條可以自己轉身出去的路。

他閉上眼，喘了兩口氣，腦海裡已經不由自主開始翻下一場聯賽的對手資料。

修咸頓。

高位壓迫、節奏快、中前場咬得狠，尤其一旦在中圈附近被人貼住，想再從容轉身，根本是奢望。那種對手最擅長的，就是趁你第一下停球未穩、第二下護球未夠硬，直接把你連人帶波迫死，再就地打反擊。

夏彥君躺在草地上，望住燈光，忽然覺得頭更暈了。

「希望我人冇事……」他低聲喃喃了一句。

簡迪站在旁邊，沒聽清：「咩？」

「冇。」夏彥君坐返起身，揉了揉後頸，「我係諗，如果呢一下真係練熟，對修咸頓應該有用。」

簡迪點頭，答得很快：「有。」

「咁快就知？」

「因為你以前一被人貼身，就會先諗安全。」簡迪很認真地看住他，「而家你多咗半秒。半秒已經可以過到第一個人。」

夏彥君怔了一下。

這評價聽起來平平無奇，可落在簡迪口中，反而比任何一句「你勁咗」都更有份量。他不是在安慰，也不是在捧場。他只是把自己睇到的事實講出來。

半秒。

在英超，半秒有時就是一腳直線，一次入楔，或者一個人由死位活返出嚟的時間。

視線邊角，那塊冷冰冰的系統面板又靜靜彈了出來。

【模組適配度提升中】

【大衛．施華「原地轉圈」當前熟練度：
11
%
11%】
【評價：動作輪廓勉強像樣，但宿主目前仍有以下問題——】
【1. 轉完會暈。】
【2. 轉完未必知道個波去咗邊。】
【3. 若對手不止一人，宿主有機會原地轉入包圍網。】
【建議：請停止自我感動，繼續加練。】

夏彥君盯住那幾行字，嘴角抽了一下。

「點解我連喺自己腦入面都要畀人寸……」

「咩？」簡迪又問。

「冇咩。」夏彥君撐住膝蓋站起身，把球勾回腳下，「再嚟。不過今次你唔好一上嚟就搶死我，畀我試吓控細啲。」

簡迪沒廢話，重新壓低重心。

第二次，夏彥君過得沒那麼順。

他想複製剛才那一下節奏，卻因為心急，踩球時重心壓得太前，轉到一半便被簡迪用肩膀輕輕一靠，整個人差點失平衡，球也被一下點走。

第三次，他轉得太早。

簡迪根本未出腳，只是留在原位，等他自己把背門方向讓出來，再從側邊把球捅開。

第四次，他終於把節奏放慢了一點。

先護，先感受對方重心，再踩住皮球，肩膀往外一晃，等簡迪那一下逼搶真正落地，才忽然把球拉回腳底，借腰腹帶住身體一擰。

這一次，動作沒有第一次那麼驚艷，卻更乾淨。

沒有轉暈，也沒有趟大。

只是很實際地，把自己從那個快要被夾死的位置旋了出去。

簡迪立即回身再追，從後補位，伸腳去封線。夏彥君也沒有再貪，順勢把球送去邊路空位，像完成一次最普通不過的出球。

但兩人都停了半秒。

因為他們都知道，這一下比剛才那次更重要。

剛才那次像靈光一閃，今次這一下，才開始像可以帶進比賽的東西。

簡迪先開口：「呢個好。」

夏彥君呼出一口氣，低頭看了看自己腳下。

「好喺邊？」

「好喺你冇為咗過人而過人。」簡迪說，「你轉出去之後，仲睇到下一腳。」

夏彥君笑了笑，胸口那股熱慢慢沉實下來。

對。

他要的從來都不是為了好看，不是為了在細位玩花，不是為了做一個會原地轉圈的中場。這個模組真正有用的地方，是在於當他再次被人逼到快要窒息時，終於不用每次都退。

可以轉身，可以甩開第一下，可以把節奏接返落自己腳下。

哪怕只是一秒。

也夠了。

兩人在場邊一直練到更衣室管理員都忍不住走出來趕人。夜風愈來愈涼，草皮面那層濕氣也慢慢浮起來，黏在襪筒和小腿上。

夏彥君最後一次停球，剛想再做動作，右腿便猛地抽了一下。

「嘶——」

他當場彎低身，按住大腿外側。

簡迪立刻走上前：「抽筋？」

「差唔多。」夏彥君咬了咬牙，坐返落草地，忍不住笑了一聲，「新技能未必整死對手，可能會先整死自己。」

簡迪很認真地想了想，然後點頭。

「有可能。」

「你唔使答得咁誠實。」

「但係真。」

夏彥君抬頭看住他，終於失笑，整個人往後一靠，兩隻手撐住草地，任由夜風從汗濕的背脊吹過去。

遠處訓練基地主樓的燈一格格熄下來，只剩場邊幾盞白燈仍亮住，把兩人的影子拖得很長。這畫面很安靜，安靜得幾乎聽得到自己呼吸慢慢平伏的聲音。

他忽然想起白天那個小男孩問的問題。

會唔會走。

會唔會去豪門。

以前如果有人這樣問，他大概會在心裡很快給出答案。會。當然會。他不是來英超做一個短暫被記住的名字，他是想往上走的。

可現在，答案忽然沒有從前那麼直。

至少，不是現在。

現在的他，只是想先把下一場波踢好。想在修咸頓那種壓迫下面活下來，想再多拿一次球，再多轉一次身，再少一次被人逼到只能回頭的狼狽。

想在李斯特城，把自己真真正正踢成一個英超球員。

他低下頭，拿起腳邊那個球，指腹慢慢擦過球面的紋路。

視線邊角，系統最後又跳出一句。

【階段任務更新：在修咸頓的前場壓迫下成功完成
3
3 次有效細位擺脫。】
【任務獎勵：震驚值
20000
20000；模組熟練度提升。】
【附註：建議宿主賽前先補眠，而不是繼續幻想自己明天就變成大衛．施華。】

夏彥君看完，沉默了兩秒，然後把球夾在腋下，慢慢站起身。

「走啦。」他對簡迪說。

「返去？」

「嗯。」夏彥君抬眼望向夜色深處，語氣很平，卻比平日更穩，「再唔走，真係未踢修咸頓就先報銷。」

他停了一下，又補了一句。

「不過今次，我想試吓先轉死佢哋。」

出征！聖瑪麗球場

M3高速公路像一條灰白色的帶，穿過冬末未散的陰雲，一路往英格蘭南岸扯下去。

李斯特城的大巴裡，比平日安靜得多。

窗外偶爾掠過低飛的海鷗，貼住玻璃一閃而過，叫聲尖而短，像替這場作客先吹了幾下不太吉利的前奏。車廂內沒幾個人說話，耳機的耳機，補眠的補眠，還有幾個人拿住手機翻對手片段，神情一個比一個沉。

雲尼亞里坐在最前排，膝上攤開一張已經被他捏得發皺的數據紙。

上面最刺眼的一欄，是修咸頓本季聯賽的搶回球權數字。

英超前列。

而中場那個名字，更像用粗黑筆特意圈了出來——Victor Wanyama。

雲尼亞里推了推眼鏡，回頭望了一眼車尾，視線先掠過閉目養神的夏彥君，再停在簡迪身上。

「N’Golo，過嚟一下。」

簡迪立刻把耳機除下，身體前傾，小步快快走了上去。

兩人的聲音壓得很低，低到像在交代甚麼不能被第三個人聽見的任務。

「你知唔知F1賽車？」雲尼亞里忽然問。

簡迪眨了眨眼，明顯有點意外，但還是很誠實地點頭。

「知少少。」

雲尼亞里手掌一翻，做了個誇張得近乎演戲的姿勢。

「HA，就係我哋部引擎。精密、貴、而且唔耐撞。」他說到這裡，自己都忍不住扯了扯嘴角，「一部引擎可唔可以全速運轉，有時唔係睇引擎本身，係睇前面條路夠唔夠平。」

他用指節敲了敲數據紙上那個名字。

「Wanyama，就係條路上最大個窿。」

簡迪低頭看了兩秒，像是真的在腦海裡把整句說話轉成可執行的足球任務。

過濾顛簸。

鋪平條路。

意思大概就是——只要那個肯亞人衝過來，他就要先一步撞上去，把那一下碰撞吃掉。

簡迪再抬頭時，眼神已經變得很專注。

「明白，頭兒。」

「我會處理佢。」

雲尼亞里看住他，滿意地拍了拍他膊頭。

這就是他最鍾意簡迪的地方。你不用跟他說太多大道理，也不用擔心他會不會理解錯情緒。他只會把任務拆成最直接的動作，然後老老實實做到盡。

哪怕這個任務，本質上是替隊友去做那塊最唔起眼、但最重要的人肉避震器。

大巴後排，夏彥君當然不知道自己剛剛被領隊形容成一副「唔耐撞的引擎」。

他只知道，自己想補眠都補不成。

因為馬列斯自從上車開始，嘴巴幾乎沒停過。

「HA，你睇呢個。」

手機屏幕幾乎直接頂到夏彥君鼻尖前，畫面是一張修咸頓訓練照。照片裡的 Virgil van Dijk赤裸上身，肩膊闊得像門框，線條硬得像石雕，站在冬日訓練場的灰光裡，整個人都透住一種不好接近的壓迫感。

馬列斯盯住那張相，喉嚨動了一下。

「你話，我如果喺佢面前踩單車，佢會唔會連人帶波一腳踢我出底線？」

夏彥君眼都沒完全張開，只伸手把那部手機慢慢推開。

「Riyad，對自己有啲信心。」

馬列斯眉毛一揚：「即係唔會？」

夏彥君終於張眼，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馬列斯那副明明有點心虛、但還要扮若無其事的樣子。

「會。」他平靜地說，「而且應該會飛得幾遠。」

馬列斯沉默半秒，接著罵了一句，惹得前一排的華迪直接笑出聲。

夏彥君卻笑不太出。

剛剛那幾分鐘，他已經趁住補眠前最後一點清醒，把修咸頓的大概陣容掃過一次。視野邊角那塊半透

明面板難得沒有整太多花巧，只是老老實實丟出幾行字。

【對手風格：高強度壓迫、前場反搶、二點回收極強】

【中場高危目標：Victor Wanyama、Oriol Romeu】

【警告：已檢測到高強度物理碰撞源】

【建議：避免硬碰硬。除非宿主打算賽後直接去醫院掛號。】

夏彥君看完，眼皮都跳了一下。

這哪裡是去作客踢英超。

根本是自己送上門，等人一腳一腳試你骨頭夠不夠硬。

聖瑪麗球場外，海風比李斯特更濕，也更冷。

修咸頓主場外牆那片紅白，在灰沉天色底下顯得格外刺眼，旗幟被風扯得獵獵作響，像有人站在高處提前替你鼓掌，又像提前替你送行。

賽前發布會上，修咸頓領隊 Ronald Koeman坐在聚光燈底下，神情平靜得近乎從容。

有記者把問題拋得很直接。

「今日會唔會特別針對HA？」

高文聽完，笑了笑。

那不是否認的笑，而是一種明明沒有把話說死，卻反而更令人在意的笑。

「唔。」他搖頭，「我哋唔會針對任何一個球員。」

「我哋只會踢屬於修咸頓的足球。」

他停了一下，手指輕輕敲了敲桌面。

「節奏快一點，身體接觸多一點，壓迫兇一點。英超一直都係咁踢。對一個年輕球員嚟講，呢啲係好事。」

他抬眼望向鏡頭，金髮在燈下顯得有點冷。

「真正的球員，要捱得過風浪。」

台下記者互相交換了一下眼神，隨即有人低頭記錄，有人直接笑了。

大家都聽得懂。

所謂風浪，在這種場合從來不是修辭。

更衣室裡，空氣緊得像繃住的橡筋。

激浪沐浴露的味道、止痛貼布的藥氣、汗味、濕襪布料的悶氣，全部混在一起，變成一種只有比賽日前一小時才會出現的、更衣室專屬味道。牆上的戰術板還留住最後調整過的箭咀，雲尼亞里剛講完重點，華迪在角落拍了兩下手掌，胡夫則正在把護脛往襪筒裡按。

夏彥君坐在自己位置上，低頭綁鞋帶。

手心全是汗。

不是誇張，是真正會令鞋帶滑過指尖的那種濕。他明明已經綁好了第一個結，手指一鬆，鞋帶又像有自己想法一樣慢慢散開。

他只好再綁一次。

再慢一點。

再收緊一點。

在他自己心裡，這不過是典型賽前緊張發作，甚至有點狼狽。可落在隊友眼裡，就完全是另一幅畫面。

胡夫微微側頭，用手肘撞了撞摩根。

「你睇。」他壓低聲線，「呢啲先叫大場面球員。」

摩根順住他視線望過去，只見夏彥君低頭理住鞋帶，動作不急不徐，像在整理一件比比賽更重要的東西。明明更衣室裡每個人都心跳得快，偏偏他看起來靜得像沒事發生。

「嗯。」摩根一本正經地點頭，「有啲像打坐。」

胡夫深表認同。

「東方式冷靜。」

夏彥君要是聽到，八成只會苦笑。

因為他根本不是冷靜。

他只是緊張到連鞋帶都想綁出一套最穩陣的解法。

通道口的等待，比更衣室更折磨人。

燈光不算亮，兩隊球員一字排開，球鞋踩在橡膠地面上的細碎摩擦聲不斷響起。前面的小朋友球僮不

時回頭偷看，裁判組在最前面對時間，場內觀眾席的聲浪則像隔住一層牆不斷往裡湧。

夏彥君站在隊列中，肩膊微微繃住。

然後他很快發現，自己今晚最大的不適感，未必來自比賽本身。

而是來自身旁這個人。

Victor Wanyama。

近距離站在一起時，那種壓迫感比任何影片都更直接。高、闊、厚實，連肩線都像用鐵打出來一樣。他甚至沒有刻意做甚麼，只是平平常常站在那裡，偶爾活動一下頸項，便已經足夠令人聯想到被卡車擦邊撞上的感覺。

「咔。」

頸骨一響。

夏彥君眼角也跟住輕輕一跳。

他聞到對方身上那股混合了汗味、止痛膏藥味和某種很重的薄荷跌打油氣息，整個人下意識便往另一邊收了一點。

心裡甚至很認真地開始畫安全距離。

最少兩米。

不，三米。

最好連影都唔好畀佢掂到。

偏偏就在這時，Wanyama忽然轉頭。

那雙眼睛裡沒甚麼表情，只是很直，很沉，像在看一件待會兒要處理掉的工作。

他盯住夏彥君看了兩秒，然後嘴角一咧，露出一口白得過分的牙。

「嘿，小子。」

聲音低沉得像直接從胸腔裡震出來。

夏彥君抬眼望住他，沒出聲。

Wanyama用下巴朝球場方向點了一下。

「等陣記住，唔好企喺我前面太耐。」

他停了停，那雙眼仍然沒甚麼情緒。

「你會好辛苦。」

這不是垃圾話。

正因為不是，才更像真正的警告。

「聽講你幾識傳波？」

夏彥君愣了愣。

這句算不算挑釁，他一時間都分不清。因為Wanyama講得太平，平到像純粹賽前閒聊，偏偏那副身形、那把聲，連最普通一句話聽落都像在落警告。

他還未開口，對方已經再補了一句。

「咁你最好傳快啲。」

Wanyama微微咧嘴。

「因為我跑得都幾快。」

話音一落，那隻大手便重重拍了拍夏彥君肩膊。

「啪。」

夏彥君整個人差點被拍得晃了一下。

肩頭那一下不是玩笑式的碰觸，而是真真正正會辣起來的力度，像有人先在你骨頭外面試了試手感，順便告訴你——待會兒場上只會更重。

他硬生生忍住伸手按肩的衝動，只把下巴輕輕一抬，臉上神情盡量收住。

「哦。」

就一個字。

再多一個字，他怕自己會當場洩氣。

Wanyama看了他兩秒，眼裡竟掠過一絲極淡的意外。

這小子，幾得意。

被拍成這樣，居然仲可以扮到若無其事。不是硬頂，就是真有點脾氣。

他沒有再說甚麼，只是把頭轉回去，嘴角那道笑意卻比剛才深了一點。

那不是友善。

那是覺得接下來的工作，好像會比想像中更有趣。

哨聲一響，聖瑪麗球場整片聲浪像被人猛地扯開。

紅白色看台一瞬間壓下來，歡呼聲、口哨聲、鼓掌聲混成一團，像海風捲住浪頭，直接拍進耳膜裡。

李斯特城開球。

岡崎慎司第一下碰球很穩，順勢把球回做。這原本只是最普通不過的開局套路——讓夏彥君先摸一腳，把節奏沉一沉，再決定向哪邊發。

可皮球剛滾到腳下，夏彥君已經後悔。

因為他看見Wanyama衝上來了。

不是逼。

是衝。

沒有試探，沒有搖擺，更沒有那種先卡住你傳球角度、再慢慢逼近的中場博弈。修咸頓第一下就打算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訴他：你在這裡，連第一腳球都未必有資格安安穩穩處理。

Wanyama整個人像一輛直線推進的重型車，步幅大得嚇人，兩三步已經把距離收乾。

而更麻煩的，是另一邊的Romeu。

他不是那種視覺上特別兇的球員，但站位極陰，像早一步把你每條後路都計清楚。夏彥君只抬眼一掃，便知道自己慣常那幾條安全傳球線，已經被修咸頓切得差不多。

前面是撞上來的Wanyama。

側後是等你出腳的Romeu。

第一分鐘。

第一腳。

死局。

視野邊角，系統警示線幾乎瞬間拉滿，紅得近乎發紫。

【高危壓迫已鎖定】

【前方：重型碰撞源】

【側後：傳球線封鎖源】

【建議：宿主如仍打算原地想人生，請提前預約擔架。】

夏彥君瞳孔猛地一縮。

過去這種情況，他第一反應一定是快出、早出、寧願把球送回後面，也不要讓對方貼到身。但這次不行。Romeu的位置站得太陰，他要是照直出腳，十居其九不是被截，就是逼到隊友要用更差的角度接應。

電光火石之間，根本冇時間再計第二條路。

跑，跑唔過。

傳，傳唔出。

避，也未必避得到。

那就只剩一個選擇——信身體。

Wanyama那道巨大的影子已經罩到面前，草皮被釘鞋踩得微微震動，連空氣都像被他撞散。夏彥君腦海有一瞬幾乎空白，可偏偏越是這樣，那個剛練完不久、還未完全屬於自己的動作，反而先一步從肌肉裡彈了出來。

左腳踩定。

肩膊先向右邊微微一沉。

那一下沉得不算誇張，甚至有點含蓄，卻足夠讓Wanyama的重心順住那個方向壓過去。幾乎同一時間，夏彥君腳底一拉，把球收回身後，腰腹猛地發力，整個人借住那股反作用力，貼住原地轉開半個圈。

沒有多餘花巧。

沒有刻意炫耀。

只是極窄空間裡，一下乾淨得近乎本能的擺脫。

「砰！」

Wanyama那一下勢大力沉的衝撞，最終只擦住了半邊空氣。

他原本要吃定夏彥君第一腳停球的節奏，結果面前的人影一晃，球已經不在原位。身體慣性沒法立刻收住，整個人往前多踏了半步，肩膊從夏彥君身側掠過，連帶把球衣邊都掃得揚了一下。

聖瑪麗球場看台先是齊齊倒抽一口氣。

接著，才爆出一陣夾雜驚呼與噓聲的躁動。

夏彥君自己都愣了半拍。

他已經轉過來了。

球還在腳下。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冇畀人撞散。

視野邊角，那塊冷白色面板像忽然活過來一樣，接連跳出幾行字。

【檢測：宿主於S級身體對抗威脅下成功存活。】

【檢測：完成一次高質量原地擺脫。】

【模組適配提升。】

【大衛．施華「原地轉圈」熟練度 11%→14%】

【附註：恭喜，你暫時仲未被送去醫院。】

夏彥君差點想當場罵一句。

可場上根本冇時間畀他消化。

因為Wanyama已經剎住腳步，猛地回頭。

那雙眼神跟通道口時完全不同。

如果剛才還只是賽前例行的打量，現在就真的是盯住獵物時那種帶火的專注。不是因為被羞辱，而是因為有人竟然在他第一下衝撞裡活了下來，甚至還從他身邊滑了出去。

這種事，反而更刺激他。

「HA！出呀！」

後方有人大叫。

夏彥君這才回過神，順勢把球送去右路。

皮球貼住草地滾出，速度不慢，角度也乾淨，正好送到馬列斯前面半步，讓他可以帶住第一下直接起速。那不是甚麼石破天驚的傳球，只是一腳很實際、很安全、也很及時的出球。

可對李斯特城來說，這一腳的意義遠比表面大。

因為它意味住，修咸頓開場那一下最兇狠的前場絞殺，沒有把夏彥君第一時間咬死。

馬列斯接球後橫向一帶，避開補位的邊衛，餘光卻仍忍不住往中路掃了一眼。

剛才那一下，他看得清清楚楚。

「嘩，」他邊跑邊低聲自語，「真係轉得幾靚。」

場邊，雲尼亞里本來整個人都已經向前探了半步，像準備下一秒就爆粗。結果見夏彥君竟然真的從Wanyama那一下硬衝裡轉了出去，老帥的動作頓時停在半空，嘴巴張了一下，最後只變成一句壓住聲線的意大利式感嘆。

「Madonna……」

身邊的教練組也互相對望了一眼。

他們賽前不是沒討論過，夏彥君如果被修咸頓中場貼身黏上，會有多難受。甚至連最壞情況都想過——開局幾分鐘就被連撞幾下，整個節奏散掉，之後徹底踢得縮手縮腳。

可剛才那一下，至少證明了一件事。

他不是完全沒有還手的空間。

而另一邊，Wanyama慢慢站直身，目光追住夏彥君的背影，咧嘴笑了一下。

這次笑意裡，已經冇咗剛才那點輕鬆。

多了一點被挑起來的狠。

他伸手拍了拍自己胸口，又用手指朝夏彥君那邊點了一下，像在無聲地說：

好。

再嚟。

夏彥君沒有回頭。

可他背脊那層汗，已經比開賽前更多了一層。

因為他很清楚，剛才那一下只是活下來，不是贏。Wanyama不會因為你轉走一次就收手，相反，只會咬得更狠。下一次，對方未必會再這樣直線衝過來，可能會先卡身，再落腳，或者乾脆連Romeu一齊夾上來，把那點本來就不多的縫徹底封死。

這種中場，不會給你第二次一模一樣的答案。

所以你也不能再用同一道題目去解。

他一邊前移，一邊迅速調整呼吸，心跳仍然快得發悶，但那種幾乎要把人壓碎的恐懼，總算裂出了一條口。

原來，不是完全轉不出去。

原來，被人逼到最窄的位置時，也不是只能等死。

視野邊角，系統再一次彈字。

【階段任務進度：有效細位擺脫 1/3】

【現場震驚值回收中……】

【修咸頓球迷：這個瘦仔啱啱點解冇畀人撞死？】

【李斯特城隊友：HA原來真係識呢下。】

【Wanyama：有趣。】

【總評：請宿主停止分心，對方下一腳會更重。】

夏彥君咬了咬後槽牙，低聲罵了一句：「知啦。」

結果他這句話剛出口，身邊的簡迪便轉頭看了他一眼。

「咩？」

夏彥君面不改容：「冇，叫自己醒神。」

簡迪點頭，像完全接受了這個說法。

「好。」他停了停，又很認真地補一句，「我會幫你撞開Wanyama。」

這語氣太過平實，平實得像在說「我會幫你執返個波」。夏彥君原本繃到發緊的神經，竟然硬是被這句話扯鬆了一點。

他側頭看了簡迪一眼，忽然笑了笑。

「咁你記得撞準啲。」

「嗯。」

簡迪答完，便已經轉身追向下一個落點。

而比賽，也真正開始變成他們賽前想像中的樣子。

不是踢波。

是絞肉。

修咸頓前場每一次逼搶都帶住明確目標，不是單純追波，而是連你下一步、下一腳、下一個接應點都想一併拆掉。李斯特城後場只要一慢，紅白色球衣便會像潮水一樣湧上來，把空間越擠越窄，把節奏越咬越碎。

第五分鐘，Drinkwater剛接應轉身，Romeu已經從側邊撞上去，逼得他只能倉促把球踢出界。

第七分鐘，胡夫大腳解圍未夠遠，二點球被修咸頓搶回，Wanyama直接在中圈前沿頂住人，將球掃去肋部，迫到舒米高都要大聲喝住整條後防回收。

第九分鐘，夏彥君再一次背身接球。

他甚至未完全停定，肩胛骨便先感受到身後那股熟悉的壓力。

又嚟。

視野邊角，那塊冷白色面板猛地一亮。

【突發：檢測到宿主於「S級身體對抗」中成功存活。】

【突發：檢測到宿主完成一次高質量原地擺脫。】

【獎勵通道開啟中……】

【獲得：英超黑馬盲盒（初級）。】

【突發任務：在這場絞肉機一樣的比賽裡，用你的步點撕開他們的壓迫。】

【本場震驚值回收效率：200%】

夏彥君喉頭微微一動。

步點？

撕開壓迫？

他下意識看了一眼不遠處正回身的Wanyama。那雙眼神已經不再只是賽前那種帶點戲謔的打量，而是真正被挑起來之後才會有的狠勁。像獵人發現獵物不單止會跑，仲識得反咬一口。

夏彥君頭皮有點發麻。

但那個新彈出來的盲盒，還有那條誇張得近乎煽風點火的震驚值加成，偏偏又在這種時候，替他把那口氣吊住了。

拼就拼。

不就是轉身。

最差，也不過是被撞飛之前再多轉一次。

聖瑪麗球場的風混住海水的鹹味，吹到第二十分鐘時，連人都像有點發躁。

李斯特城的控球率已經被壓得很低。

與其說他們在踢自己的節奏，不如說是在修咸頓那套高壓節拍裡硬撐。紅白色的球衣一次又一次從四面八方壓上來，逼你提早出腳，逼你放棄轉身，逼你接受自己在中場根本站不住。

Wanyama是最前面那一下最重的撞擊。

Romeu則像藏在旁邊的第二把刀。

兩個人一前一後，一明一暗，專門等住夏彥君接球。

「砰！」

又一次對抗。

胡夫把一個解圍球頂回中路，夏彥君才剛迎上去，背後便被整個人撞得橫移出去。Wanyama幾乎是貼住他背脊撞上來，大腿頂住他髖骨，那一下不是犯規邊緣，而是剛剛好踩在英超容許範圍之內，既重，又準，還帶住一種明明是衝人來、你卻很難立刻向球證抱怨的老辣。

夏彥君胸口一悶，連氣都差點斷開。

痛。

不是單純的瘀痛，而是那種骨頭被人用硬物直接敲過的鈍痛，先一下炸開，再沿住肋邊往上爬。

他低頭借整理襪筒的動作，悄悄吸了兩口冷氣，牙關咬得很緊，才沒讓那口痛呼漏出來。

Wanyama站在他面前，居高臨下望住他，嘴角慢慢一咧。

「咁快就頂唔順？」他聲線不高，卻壓得很沉，「比賽先啱啱開始。」

夏彥君沒有抬頭。

他只是垂住眼，默默數自己心跳。

一下。

兩下。

三下。

他要先把呼吸壓回去，否則下一次接球，連腳都會發虛。

場邊，高文雙手插袋，口香糖還在嘴裡慢慢嚼。

他很滿意。

比賽踢到這個階段，修咸頓最想要的畫面基本都出現了——李斯特城沒法穩定由中場轉出，夏彥君每次背身都像背住一個隨時會炸開的雷，哪怕有一兩下僥倖轉得出去，整體節奏仍然被切得七零八落。

「Keep going!」

他朝場內揮手，語氣不算激動，卻比大吼更有壓力。

「唔好畀佢舒服。」

另一邊，雲尼亞里把手上的礦泉水樽捏到變了形。

他視線在場內與後備席之間來回掃了一次，短短兩秒，已經把幾個換人方案都過了一遍。Inler已經在旁邊開始活動，但老帥遲遲沒有真的叫人熱身加速。

因為他仍在等。

等夏彥君會不會頂唔住，還是能在這種節奏裡找到一條活路。

「N’ Golo！」雲尼亞里終於朝場內喊了一聲，「再貼近啲！做佢個影！」

簡迪立刻應了一下，頭也不回就向中路內收。

第二十五分鐘。

很多比賽的轉折，都不是來自甚麼漂亮鋪排，而是來自一個明知會出事、卻仍然不得不去接的波。

舒米高大腳開出。

皮球飛得很高，弧線不算好看，落點卻偏偏掉在最麻煩的位置——中圈附近，Wanyama與Romeu兩個人的防守結合部。

那是誰上去都會頭痛的一點。

如果不搶，球權大機會直接丟。

如果搶，接下來迎接你的，大概就是兩面夾擊。

夏彥君腳步本能地慢了一下。

真的只是一瞬。

因為他很清楚，這種波一旦硬接不好，結果可能不是單純被斷，而是整個人被撞翻，連下一口氣都要用搶的。

視野邊角，一道極細的綠色引導線忽然從高空皮球的落點一路劃下來。

孤零零的。

卻又準得令人討厭。

【建議：上前接應。】

【判定：此為目前唯一可延續進攻的出路。】

夏彥君咬了咬牙。

如果現在退，他不是不能自我安慰——說穿了，這種五五波不去搏，最多就是被人嫌兩句。可他幾乎已經能想像到華迪賽後那副嘴臉，想像到更衣室裡那種「你明明見到波卻縮開」的沉默。

那比捱一撞更難受。

他加快腳步迎了上去。

皮球落下時，他先用胸口一卸，把球壓到自己身前半步。那一下停得不算完美，甚至有點硬，可至少沒有彈開。

下一秒，背後那片陰影便壓下來了。

Wanyama。

沉重的呼吸聲幾乎就在他耳後。

側邊，Romeu也沒有等，整個人沿住斜線切進來，把夏彥君唯一可能順勢轉出的角度先一步封死。

前後夾。

真正的死位。

夏彥君胃部猛地一抽，像身體比意識更早知道，這一下要是處理不好，等於自己送上去被車撞。

視野邊角紅光大作。

【警告：撞擊倒數 0.1 秒。】

【常規閃避成功率：0%】

【模組接管優先級提升。】

那一瞬間，夏彥君反而靜了。

不是不怕。

而是怕到極點之後，腦袋乾脆空了。

他左腳重重釘進草皮，像把整個人先固定住。右腳則在皮球彈落的一剎那輕輕往回一帶，把球從自己身前抽回腳下。緊接住，腰腹猛地一收，重心先沉後擰，整個人以左腳為軸，貼住Wanyama那副龐大身體的邊緣，硬生生旋了出去。

不是花。

是逃命。

那一下轉得極快，快到連他自己都沒空想清楚動作細節，身體已經先一步完成了選擇。

Wanyama只覺得眼前的人本來還在，下一秒卻忽然空了。

他整個衝撞落點失準，肩膊擦住一片旋開的球衣布料掠過去，巨大的慣性一時收不回，腳下連踏兩步，重心亂了一下，整個人幾乎向前撲跌。

看台上齊齊傳來一陣倒抽氣的聲音。

但危險還未完。

夏彥君剛轉出第一道撞擊，抬眼便見到Romeu的鞋釘從側邊亮了出來。那一下不是盲目飛鏟，而是掐準了他轉身後最可能露出的第二次觸球，狠而不亂，準備把他連人帶波一起切斷。

夏彥君心裡幾乎想爆一句粗。

仲嚟？

他已經來不及重新組織任何冷靜判斷，身體只能跟住剛才未完全卸掉的旋轉慣性繼續走。右腳腳內側順勢一扣，把球再收回半格；左腳立即補上一撥，肩胯再擰半圈，整個人像在狹窄得不能再窄的縫隙裡，硬是多擠出另一個半轉身。

不是甚麼完整的馬賽迴旋。

更像是上一次轉身的殘響，被逼到極限後，再借住那一點離心力多逃半步。

Romeu鏟空了。

鞋釘擦住草皮，帶起一層泥屑與草根，卻只掠過夏彥君襪邊一點空氣。

那一刻，周圍聲音像真的被抽走了一瞬。

夏彥君站在原地，身體明明已經轉出來，視線卻還在微微晃。

暈。

是真的暈。

世界像被人輕輕扭過，球門變出重影，遠處看台的紅白旗幟也像一層一層疊起來。那種感覺很糟，像剛從高速旋轉中硬逼自己停下，胃裡都有點反酸。

可偏偏就在這陣混沌裡，一道金色線路猛地從他眼前劃開。

不是面板。

不是文字。

而是一條很乾脆、很直接的前傳通道。

直斜線。

穿中路。

去華迪腳邊。

夏彥君咬住牙，把那股想吐的感覺硬壓下去。右腳外腳背順住身體尚未散盡的旋力一彈，連蓄力都來不及完整做，球已經貼住草地竄了出去。

「啪！」

皮球穿過Wanyama腳邊。

再切過剛起身半步的Romeu身前。

一腳又低又快的直線，像在修咸頓那塊緊到近乎窒息的中場中央，忽然拿刀劃開一條口。

華迪第一時間已經起步。

他本來還在跟對方中堅角力，見到那腳球送出，整個人像被點著一樣往前撲，左肩一頂，先卡住位置，再用外腳背把球順走半步，直接殺向禁區。

聖瑪麗球場的噓聲瞬間拔高。

修咸頓兩個中堅同時回收，范迪克橫移速度極快，另一邊的補位也同步關上來。華迪沒有黏波太久，因為他很清楚，這種反擊窗口只得一下。

再多一步，線路就會死。

他抬頭掃了一眼，右腳忽然一送。

皮球斜斜分去左肋空位。

馬列斯已經內切進來。

第一下停球，第二下推順，動作靚得像把亂局生生熨平。可就在他準備起左腳兜遠柱那一下，修咸頓回追的後衛已經從側後剷到，鞋尖極險地把球碰走，直接擋出底線。

「嘩——」

看台一半是鬆一口氣，一半是怒吼。

李斯特城這邊幾個前場球員則同時舉手，既是示意角球，也是向剛才那一下反擊互相提氣。

華迪回頭第一眼不是望角旗區，而是先望向中圈附近的夏彥君。

他伸出手，遠遠朝對方用力點了一下。

那動作很粗，也很簡單。

但意思再清楚不過。

靚。

場邊，雲尼亞里整個人終於離開教練席前沿，重重拍了一下手掌。

這一腳比任何一次安全回傳都更重要。

因為它不單止把壓力送走，還把修咸頓那股愈壓愈兇的氣勢，第一次真正往後推了半步。

而另一邊，高文嘴裡那塊口香糖終於停了一下。

他沒有不滿，甚至沒有立刻動怒，只是眯起眼重新望向夏彥君。

剛才那一下，如果只是一次僥倖轉身，他未必會太在意。

可能在Wanyama第一撞、Romeu第二刀之間，連續把自己轉出來，最後還能把直線送到前面——那就不是單純運氣。

那代表這個年輕人，開始適應了。

這才是真正麻煩的地方。

Wanyama慢慢站穩，低頭抹了一下嘴邊泥草，然後轉頭望向夏彥君。

這次他沒有再笑。

只是遠遠看住，眼神比剛才更沉，也更認真。

像終於承認，面前這個人不再只是個可以慢慢撞碎的細路。

而是個會在你腳下找縫、會在你力量最足那一刻借力轉出去的麻煩傢伙。

夏彥君站在原地，胸口還在大口起伏。

暈眩感未完全退，右邊肋骨也仍隱隱發痛，可那腳送出去之後，他心裡某個一直縮住的位置，終於慢慢打開了一點。

原來，不是每一次被夾死都只能回傳。

原來，自己真可以在這種地方，轉出一條線。

視野邊角，系統安靜地跳出新提示。

【突發任務進度更新：以步點撕開壓迫 1/1】

【追加評價：第二下轉身屬超額完成。】

【模組適配提升。】

【大衛．施華「原地轉圈」熟練度提升：14%→21%】

【評價：你終於唔止係靠運氣轉得出去，而係開始捉到真正的發力節奏。】

【現場震驚值回收中……】

【隊友：原來HA真係唔只識傳。】

【對手：呢一下點解仲未斷到佢？】

【Wanyama：……】

【建議：請宿主唔好得意忘形，對方下一次大概會更想撞死你。】

夏彥君呼出一口氣，抹了抹下巴的汗。

然後他抬起頭，望向角球區，眼神終於不再只是撐住，而是第一次有了點要反咬回去的意思。

這場波，未必仲只係捱打。

第三十五分鐘。

夏彥君在中圈附近接應，右腳輕輕將球帶順，第一時間先抬眼掃了一下前面。

Wanyama跟了他大半場，這次竟然罕有地慢了半步。

不是不想撲。

而是剛才那幾下原地擺脫，已經令這位修咸頓鐵腰多了一絲戒心。他不再敢像開波時那樣，見人便整副身撞上去；因為他也開始明白，眼前這個華裔中場一旦轉得開，身後那片空位就會立即出事。

而就是這半秒遲疑——

夠了。

夏彥君視野邊角，那道熟悉的金色線路再一次亮起，像有人在修咸頓密不透風的防線上，悄悄用刀尖劃開一道口。

他沒有多想。

右腳踏穩。

擺腿。

出球。

「啪！」

不是高波，不是搓送，更不是那種刻意賣弄視野的長傳。

而是一腳又低又快、直插要害的地波。

皮球像手術刀一樣，沿住修咸頓兩條防線之間最狹窄那道縫隙穿過去，剛好切入右肋那片一閃即逝的空位。

全場防線明明只差半步就能封死。

偏偏就是差了那半步。

馬列斯斜斜收進來，接應的時間點準得剛剛好。

球來到他腳下那一下，舒服得近乎過分。他甚至不需要刻意卸力，只是腳面輕輕一擋，皮球便乖乖停在身前，像早已替他算好下一步應該怎樣走。

「傳中！」

評述員的聲音瞬間拔高。

「後柱有人！」

馬列斯也沒有貪。

他知道這種機會，在聖瑪麗球場這種地方，很多時只得一下。

於是他幾乎連調整都省掉，順住第一下停球的節奏，右腳直接把球送了出去。傳中弧線不算特別花巧，卻夠快，夠平，也夠狠，剛好從修咸頓中堅與閘位之間那道空檔掠過。

而後柱，岡崎慎司已經到了。

這位日本前鋒整場都在同人纏鬥、拉扯、撞位，像永遠不肯停的發條玩具。到這一刻，他終於由人堆裡掙出半個身位，整個人幾乎貼住草皮飛了出去。

魚躍衝頂。

「嘭！」

皮球應聲入網。

一比零。

聖瑪麗球場先是靜了半拍。

然後，整片看台才後知後覺地爆出夾雜噓聲、驚呼與怒吼的聲浪。因為連主場球迷都明白，這球最要命的地方，不是最後那一下頭槌，而是夏彥君在中圈那腳出球——修咸頓壓了大半場，撞了大半場，逼了大半場，最後還是被他一腳剖開。

馬列斯第一時間指向傳球的方向。

岡崎慎司則直接撲向角旗區，半跪住滑出去，吼得滿臉通紅。

至於夏彥君，仍然站在中圈附近，胸口微微起伏，目光追住那個還在網窩裡輕輕打轉的皮球，直到這一刻，才慢慢握了握拳。

他知道，這球不止是領先。

而是整場波的風向，終於第一次偏向了李斯特城。

局勢，變了。

【本場任務更新】

【主線任務：喺修咸頓前場壓迫下，完成 3 次有效細位擺脫】
【進度：1/3】

【突發任務：以步點撕開壓迫】

【進度：1/1（已完成）】

【追加評價：第二下轉身屬超額完成。】
【模組適配提升。】
【大衛．施華「原地轉圈」熟練度：14% → 21%】

【備註：突發任務已完成；主線任務仍需繼續累積擺脫次數。】

出征！聖瑪麗球場 (2)

岡崎慎司的入球，令李斯特城後備席短暫陷入一陣近乎失控的狂喜。

雲尼亞里喺場邊重重揮咗一下拳，動作大到差啲連鼻樑上副黑框眼鏡都甩落嚟。

但對夏彥君嚟講，呢粒波帶來的，唔係放鬆。

而係另一種更清晰的危機感。

因為佢個胃仲喺度抽。

頭先那兩下瘋狂轉身帶來的暈眩感，直到而家都未完全散去，胃裡像仲有股酸水一路往上翻。佢甚至唔敢呼吸得太深，驚自己一個唔小心，會直接喺聖瑪麗球場中圈嘔出嚟。

而下一秒，佢就見到高文的動作。

那位荷蘭教頭冇暴跳如雷。

甚至冇太大表情。

只係冷冷轉過身，朝住後備席勾咗勾手指。

然後，一個高得離譜的身影慢慢企起身。

格拉斯安奴．佩利。

一米九四，意大利正印中鋒，頭髮梳得一絲不苟，連熱身起身那一下都帶住種莫名其妙的體面感。明明係準備落場同人爭頂、撞位、搵衫，但個姿態偏偏又似準備去拍男裝雜誌封面。

夏彥君遠遠望住佢，喉嚨下意識動咗一下。

「……佢望邊？」

佩利行到場邊時，意味深長咁朝李斯特城禁區掃咗一眼。

就一眼。

但嗰種感覺，已經夠令夏彥君背脊微微發寒。

好似老鷹喺高空盤旋時，順便低頭點算一遍地面到底邊幾隻雞最容易捉。

……

之後那十五分鐘，聖瑪麗球場的天色，真係像變咗。

修咸頓唔再同李斯特城喺地面中場慢慢絞。

佢哋直接放棄咗細碎推進。

放棄咗地面滲透。

亦放棄咗再同簡迪、迪連禾達喺中圈門腳下。

高文的答案直接得近乎粗暴——

既然地面上撕唔開，就將個波踢上天。

「炸！」

「畀我炸入去！」

看台上，聖徒球迷的叫聲一浪高過一浪。每一次高空球吊入禁區，成個聖瑪麗球場都像跟住一齊震，連空氣都似重咗幾分。

而夏彥君最怕的，正正就係呢樣。

地面上，佢仲可以靠預警線、靠步點、靠啱啱先學到手嗰套原地轉身，勉強避一避。

但去到空中——

冇得避。

冇得轉。

更加冇得講咩技術細膩。

有的只係最原始的對撞。

肌肉撞肌肉。

骨撞骨。

肩撞胸。

手肘掠過耳邊時，連風都會帶痛。

第七十八分鐘。

修咸頓得到角球。

那一刻，李斯特城禁區像忽然暗咗落來。

Wanyama、雲迪克、佩利、Romeu——幾個高大得近乎離譜的身影，一個個擠進小小禁區，將本來已經狹窄的空間塞到幾乎冇位轉身。

汗味。

泥味。

草屑味。

再混埋佩利身上那股濃得有點過份的古龍水味，一股腦壓過來，頂得人胸口發悶。

夏彥君夾喺人堆中間，真係有一瞬覺得自己似根筷子。

前面係雲迪克，像座塔。

後面係Wanyama，像道牆。

左右兩邊仲不斷有人用手臂、膊頭、背脊一下一下頂埋嚟，逼到佢連落腳位都要搶。

「盯人！盯人啊！」

舒米高企喺門線上大叫，聲都帶咗啲裂。

李斯特城門將平時一向夠惡，但面對修咸頓呢一下全員壓上的空襲，就連佢把聲入面都明顯多咗一絲壓唔住的急躁。

「嘭！」

角球開出。

個波一飛起，禁區入面所有人幾乎同時起跳。

但佩利跳得更早。

亦更高。

夏彥君只覺頭頂忽然一陣勁風壓落來，下一秒，那個意大利人已經由自己視野上方掠過。明明摩根都已經盡力卡位，但佩利硬係像違反重力咁，整個人壓到半空，幾乎騎喺摩根膊頭上。

滯空。

擰腰。

甩頭。

每一下都舒展得離譜。

真係似喺拍封面硬照。

如果唔係個波下一秒就會要命咁飛向龍門，夏彥君甚至會懷疑呢個男人有冇可能連頂波都特登練過點樣睇落最靚。

「嘭！」

頭槌中正部位。

個波像炮彈一樣直轟龍門。

舒米高反應已經夠快，整個人橫身撲到最盡，手套尖亦的確掂到個波一下。

但冇用。

力量太足。

角度太刁。

更重要係——對面呢一下根本唔講道理。

純粹就係用絕對制空權，喺你頭頂輾過去。

「唰——」

白網被高高掀起。

一比一。

修咸頓追平。

聖瑪麗球場一下爆炸。

之前一直壓住嗰股紅白色浪潮，到呢一刻終於徹底決堤，噓聲、掌聲、歡呼聲一齊湧落場，像一柄巨鎚，狠狠砸喺李斯特城每個球員心口。

夏彥君站喺禁區入面，抬手揉咗揉俾雲迪克手肘擦過的耳背。

火辣辣地痛。

佢望住仲喺震緊的網窩，心裡只得一個念頭。

呢啲波，根本唔講道理。

高空球一吊入嚟，Wanyama、雲迪克、佩利、Romeu
幾個人同時壓上，成個禁區就似忽然變成角鬥場。你唔需要失位，甚至唔需要犯錯，只要身體差半個碼，個波一樣會喺你頭頂飛過去。

『呢個真係英超？』

『我想返阿仙奴踢嗰種把個波傳入龍門的藝術足球……』

『呢度簡直係鬥獸場。』

……

比賽重新開出之後，修咸頓個勢更加兇。

佢哋已經唔再同李斯特城慢慢絞中場，而係將每一下逼搶、每一下衝撞，都明明白白寫住一句說話——

要喺最後呢十分鐘，直接撞死你。

第八十四分鐘。

簡迪喺中圈附近硬生生篤走咗Romeu腳下個波，第一時間將球交俾夏彥君。

球一到腳。

Wanyama就嚟咗。

高大、直接、凶狠，成個人像一架橫衝直撞的黑色裝甲車，連半分試探都冇，擺明就係要趁夏彥君立足未穩，連人帶波一齊掀翻。

夏彥君眼角狠狠一跳。

又嚟？

但就喺Wanyama壓到身前那一下，他腳下忽然一錯。

左腳踩住個波，輕輕往內一帶。

肩膀向左假晃。

重心卻喺下一秒瞬間抽返去右邊。

嗰個幅度唔大。

甚至稱不上花巧。

但偏偏夠用。

Wanyama原本已經預咗佢會第一時間向左面安全區卸波，重心先一步壓咗過去，等到反應過來時，夏彥君已經借住嗰半步空隙，成個人由佢外側滑咗出去。

「咦？！」

聖瑪麗球場看台都忍唔住出咗一聲低呼。

因為呢一下，唔再係求生式亂轉。

而係乾淨。

細。

準。

夏彥君一擺脫成功，連停都唔停，右腳外腳背即刻將個波撥去邊線空位，交俾跑狗上來的華迪，自己則順勢向前再跑多兩步，先至重重鬆一口氣。

佢胸口起伏得有點急。

背脊甚至仲有點發涼。

但腦海裡，那塊沉寂咗一陣的系統面板，終於再一次亮起。

【主線實戰任務進度更新：於修咸頓前場壓迫下完成有效細位擺脫（3/3）】

【任務一已完成。】

【獎勵發放中……】

【評價：你終於唔再只係靠求生本能亂轉。】

【備註：恭喜宿主，已初步學識點樣喺英超絞肉機裡面保住條命。】

夏彥君腳步微微一頓。

完成咗？

下一秒，前面華迪已經俾人撞到差啲失平衡，佢根本冇時間再分神，只能將嗰句「終於搞掂」硬生生壓返落肚，繼續跟住比賽節奏向前衝。

但有啲嘢，終究已經唔同咗。

至少由呢一刻開始——

佢唔再只係一個一俾人埋身就會現形的傳球手。

而係真真正正，開始喺英超的壓迫裡面，學識咗點樣活落去。

……

高文喺場邊吼到聲沙：

「壓上去！」

「就算用身體撞，都要撞個波入去！」

雲尼亞里同樣喺另一邊瘋狂揮手：

「穩住！」

「唔好亂！」

「保護好HA！」

但雲尼亞里唔知道的是，佢心目中那副「V12引擎」，其實已經開始熄火。

夏彥君真係劫了。

唔係普通跑到喘嗰種劫。

而係由腰腹到大髀，再由小腿一路傳返上腦袋的那種沉。

頭先連續兩次原地轉身，抽乾咗太多核心力量；而隨後呢十幾分鐘被人用高空轟炸，再喺禁區裡不停頂、不停擠、不停挨，已經幾乎將佢條命都撞散半條。

佢對腳沉到似灌滿鉛。

但最致命的，其實唔係劫。

係驚。

Wanyama頭先由佢身邊走過時，斜斜睄咗佢一眼。

嗰眼神，真係似想食人。

於是之後幾分鐘，夏彥君開始本能地「摸魚」。

佢唔再主動回撤接波。

唔再硬住頭皮落去中圈同人頂。

而係開始不斷往冇人地帶飄。

往空白位置鑽。

視網膜上，【幽靈後上】模組再一次開到最盡，像一部求生雷達，專門替佢篩走所有最危險區域。

邊度冇紅色預警線，佢就往邊度走。

邊度冇人撞，邊度就突然變成好位置。

就算嗰個位離球門遠。

就算嗰個位睇落完全冇戰術價值。

對而家嘅夏彥君嚟講，只要唔使俾人撞，就已經係世上最合理的跑位。

但落喺外人眼中，成件事就完全唔係嗰個味。

評述員壓低把聲，語氣都慢慢變得凝重：

「留意HA而家嘅走位。」

「佢冇再頻密落返中場接應。」

「反而開始像幽靈一樣，喺修咸頓防線前後游走。」

「佢似乎一直喺等。」

「等那條最細、最狠、亦最致命的縫隙出現。」

另一位旁述都忍唔住接上：

「呢種耐性，對一個咁後生的球員嚟講，好驚人。」

「佢而家已經唔係單純避開對抗。」

「佢係喺用無球，慢慢拆對手的注意力。」

場邊雲尼亞里一邊吼，一邊都不自覺朝夏彥君多望咗兩眼。

因為連佢都開始覺得，呢個細路而家嗰種四圍飄、忽近忽遠的跑狗方式，似乎真係有啲嘢。

但只有夏彥君自己知。

佢唔係喺拆防線。

佢純粹係求生。

只係啱啱好——

求生呢件事，落喺懂波的人眼裡，通常都會顯得特別高深。

第九十三分鐘。

傷停補時最後一分鐘。

主裁判保羅．泰亞尼，已經將哨子含喺嘴邊。

李斯特城，得到一個角球。

最後一次機會。

亦都係最後一次賭博。

馬列斯企喺角旗區前，深深吸咗一口氣，慢慢調整呼吸。

禁區裡面，李斯特城所有高點都壓咗上去。

胡夫、摩根、岡崎慎司……

甚至連舒米高都一度想衝上嚟，但俾雲尼亞里喺場邊喝住。

夏彥君本來想企喺禁區頂附近。

嗰度最安全。

就算個波俾人頂出嚟，最多都係迎多一腳遠射。

射失。

然後完場。

幾好。

但就喺呢一刻。

視網膜上，那個沉寂咗好一陣的【幽靈插上】模組，突然亮起一個刺眼的藍點。

前點。

小禁區角附近。

嗰度……

竟然係空的？

修咸頓防線的注意力，幾乎全部俾後點那兩個中堅，同埋嗰個成晚跑狗跑狗跑狗、煩到人頭都痛的岡崎慎司吸咗過去。

就連 Wanyama，都走咗去跟華迪。

前點，只剩下一個身形唔算高大的 Bertrand。

『去嗰度。』

身體本能，直接畀出答案。

唔係為咗入波。

純粹係為咗避開人堆。

嗰邊冇人迫。

唔使驚俾人踩腳。

又唔使驚俾佩利成個壓落嚟。

簡直係完美的 VIP 觀賽區。

夏彥君鬼鬼祟祟咁溜咗過去。

腳步好輕。

輕到似隻幽靈。

根本冇人留意到佢。

修咸頓門將 Stekelenburg，仲一路指住後點，不停叫隊友跟實人。

「嘭！」

馬列斯開出角球。

但呢球……

開失咗。

佢本來係想搵後點的高點。

點知腳法控制得唔夠好，個波冇飛高，反而變成一記快到發惡的前點低平球。

帶住強烈內旋。

似一把彎刀咁，直直削向龍門。

夏彥君啱啱跑到位。

連企都未企穩。

個波已經到咗。

太快。

快到佢連反應時間都冇。

更麻煩的是，呢球高度極之尷尬。

大概一米五左右。

用腳踢，太高。

用頭頂，又太低。

如果唔閃——

呢球就會直飛佢塊面。

『屌！唔好中塊面！』

呢個，係夏彥君腦入面第一個念頭。

出於保護自己張之後仲要接代言的靚仔臉本能。

夏彥君下意識縮一縮脖。

聳肩。

側身。

成個動作，標準得近乎離譜。

完全就係一個人行喺街上，突然有人向你掟個水球過嚟時，最本能的避讓反應。

甚至連眼都閉埋咗一半。

「嘭！」

一聲悶響。

個波結結實實砸中咗夏彥君右邊膊頭。

鎖骨位置即刻傳來一陣火辣辣的痛。

『仆街……唔係斷咗啊嘛……』

但下一秒。

離譜的事發生咗。

因為夏彥君啱啱正好側住身、縮住膊。

成個右肩，啱啱砌出咗一個極斜的反彈面。

個波砸上去之後，竟然硬生生變線。

本來應該直飛底線的一球，像俾人喺半空之中輕輕扭咗一下。

拉出一道完全唔講道理的詭異弧線。

直飛近柱！

Stekelenburg原本個重心已經移咗去後點。

面對呢一下完全反常識的折射。

佢連第二下反應都做唔切。

只可以企喺原地，眼白白望住個波擦住柱邊鑽入網窩。

「唰！」

清脆的擦網聲，喺成座球場的嘈雜入面，反而顯得格外清楚。

2：1！

絕殺！

……

聖瑪麗球場，死寂咗一秒。

真係只係一秒。

但嗰一秒，好似連風都停埋。

然後——

李斯特城球迷所在嗰個角落，成個爆開。

歡呼聲像火山口一下炸穿天幕，將原本壓住全場的紅白色聲浪硬生生撕出一條口。

夏彥君捂住膊頭，痛到成塊面都皺埋。

佢低低頭，本來只係想按一按，順手睇下有冇即場瘀黑。

但落喺高清鏡頭入面。

呢個捂膊、低頭的動作。

味道即刻變晒。

像係一種深深的沉醉。

又似係喺親吻自己啱啱立功那邊膊頭。

甚至更似，喺用一種極古怪、極有個人風格的方式，同呢片草地低聲道別。

直播間入面，評述員已經叫到甩晒聲。

「入咗！！！我的天啊！」

「難以置信的絕殺！」

「呢個係咩入球？！」

「膊頭！」

「HA用膊頭完成咗最後一擊！」

張指導連眼鏡都摘埋，個口張到老大，半晌都未識合返埋。

「嘿嘿嘿……呢球……」

「呢球真係賊到離譜！」

「你話佢係撞彩咩？但佢側身嗰下時機、迎球嗰下角度，又靚到似用量角器度過咁。」

「呢啲就係天才臨場一閃！」

「膽夠大，手——唔係，膊頭夠穩！」

「人哋用腳踢波，用頭頂波，HA直頭係用成副身體踢波！」

……

球場上。

夏彥君連膊頭都未得切再揉一下。

就俾華迪成個人飛撲過嚟，當場壓低。

跟住係胡夫。

再嚟係摩根。

一班百幾二百磅的壯漢一個接一個疊上來，個重量比頭先守角球嗰陣仲恐怖。

「夏！你呢邊膊頭係咪金造㗎？！」

「痴線，咁樣都入到！」

「上帝之肩！」

「呢球一定係上帝之肩！」

夏彥君俾人壓喺最底，塊面直接貼住草皮。

鼻入面全係泥味同草碎味。

佢喺人堆底下艱難伸出一隻手。

動作好似求救。

「痛……」

「細力啲……」

「我邊個膊頭真係要斷喇……」

「我想返屋企……」

可惜。

根本冇人理佢。

全隊都癲咗。

呢度係聖瑪麗球場。

對手係修咸頓。

李斯特城喺作客、俾人高空轟炸咗成二十分鐘之後，最後居然用一種連自己都未必明白的方式，硬生生帶走三分。

場邊。

高文企喺原地，成個人似座俾海風吹到風化的石像。

佢抬頭望住大屏幕重播。

望住夏彥君嗰個縮脖子、聳肩、側身的動作。

喺佢眼中。

嗰唔係避波。

而係一種自信到近乎離譜的盲打。

「佢算到馬列斯會開失。」

「算到門將重心會先移。」

「甚至連膊頭反彈個角度都算埋。」

高文慢慢搖頭。

苦笑咗一聲。

然後將口入面嚼到冇晒味的香口膠吐落地下。

「輸咗。」

「呢種嘢，係天份。」

「教唔出嚟的天份。」

另一邊。

雲尼亞里已經激動到一把抱住莎士比亞。

老帥塊面漲紅，眼鏡都差啲俾自己撞甩。

「睇到未？！」

「我就係因為咁，先一直留佢喺場上！」

「就算佢散步！」

「就算佢避波！」

「因為佢就係嗰種——」

雲尼亞里講到上氣唔接下氣，最後索性大手一揮。

「——俾上帝揀中的細路！」

「個波只要撞到佢身上，就有機會入網！」

……

「哈——！哈哈——！」

保羅．泰亞尼吹響完場哨子。

修咸頓 1：2 李斯特城。

夏彥君俾隊友一左一右扶住企返起身。

右邊膊頭明顯腫起一塊，紅到發亮。

但落喺隊友眼中。

嗰唔係傷。

係勳章。

係勇氣。

Wanyama慢慢行咗過嚟。

呢位肯亞硬漢除低自己件波衫，伸手遞出去。

輸咗。

但佢服。

頭先嗰下細位擺脫已經夠邪。

而家再加埋呢球完全唔講道理的膊頭絕殺——

呢個細路，真係邪門到有點過份。

「交換球衣？」

Wanyama將件波衫遞前咗少少。

嗰件紅白波衫早就俾汗浸到透晒。

夏彥君猶豫咗半秒。

上面那陣味，濃到幾乎足以當場焗死一頭牛。

但為咗維持基本風度，佢最後都係忍住潔癖，慢慢除低自己件衫遞返過去。

Wanyama接過球衣，望住佢，神情居然幾認真。

「你個膊頭，好硬。」

佢由衷補多一句。

「比我個頭仲硬。」

夏彥君嘴角抽咗抽，勉強擠出一個尷尬但唔失禮貌的笑。

硬？

嗰叫骨頭硬。

你俾個波正正砸中鎖骨一次，睇下你硬唔硬。

……

返到更衣室。

狂歡仲未完。

香檳四圍亂噴。

歌聲震天。

岡崎慎司光住上身，正跳住一套完全冇節奏可言的古怪舞步。

華迪就拎住電話，笑到痴線咁一路直播一路吼。

成間更衣室都亂成一鍋粥。

根本冇人留意角落裡的夏彥君。

佢正一邊用冰袋敷住右邊膊頭。

一邊望住視網膜上瘋狂跳動的數字。

【已收穫震驚值：186426】

【檢測到宿主喺「英超絞肉機」副本中完成絕殺。】

【檢測到宿主使用了「非受迫性膊頭射門」這一極其罕見的技術動作。】

【外界評價：一次充滿幾何美學與上帝意志的完美終結。】

【震驚值結算加成：300%！】

【是否消耗100000震驚值，兌換「英超黑馬．盲盒」？】

【檢測到震驚值充足，可開啟雙連抽！】

雙連抽？

夏彥君雙眼即刻亮咗一下。

連膊頭嗰陣火辣辣的痛，好似都瞬間冇咁明顯。

呢餐打，冇白挨！

佢抬眼望一望嗰班仲喺度開香檳、發晒癲的隊友，嘴角慢慢勾起一絲唔易察覺的竊喜。

『個個都以為我係神。』

『其實我只係想避波。』

『不過……』

『而家都唔重要喇。』

『開！』

『畀我出啲硬貨！』

『最好係嗰種唔使俾人撞，都可以贏波的被動技！』

轟隆隆——

意識空間裡。

兩張泛住唔同光色的巨大卡片，伴隨住低沉如雷的聲效，慢慢浮現。

而今次——

會係邊兩張？

呢個獎勵.....係神級停波

聖瑪麗球場的喧囂，早就散咗。

但嗰一晚留下來的餘震，卻冇半點平息。

反而似海嘯退潮之後，第二層、更大的浪，先真正捲過成個英倫。

《每日郵報》第二朝的頭版，幾乎冇放多餘內容。

成版只得一張高清大圖。

畫面定格喺九十三分鐘那一下。

夏彥君側住身。

聳肩。

合埋眼。

個波正正砸落佢膊頭，再喺一個幾乎違反直覺的角度彈開，拐入網窩。

標題得一行。

大到醒目。

《THE SHOULDER OF GOD》

上帝之肩。

下面幾乎冇乜補充。

因為當畫面本身已經荒謬到呢個地步，字反而顯得多餘。

你愈解釋。

愈似掩飾。

而喺網上，關於呢球的討論，已經炸到四圍都係火星。

有人話純撞彩。

有人話係天才式即興。

有人拎住慢鏡逐格拆，分析佢跑位、側身角度，同埋聳肩那一下時機，認真到似乎想用幾何學證明神蹟存在。

仲有人直接開帖問——

「如果一個人避波都可以避到入網，咁呢個究竟算唔算射術？」

底下即刻幾千樓大混戰。

一半人鬧到飛起。

另一半人吹到上天。

而夏彥君個名，就咁俾呢球硬生生再推高一格。

……

倫敦高尼訓練基地。

窗外一直落緊雨。

灰。

密。

細細粒雨點不斷拍落玻璃，再慢慢拖成一條條水痕，將外面本來就昏暗的訓練場切得更碎。

雲加企喺窗前，雙手插袋。

人冇郁。

身後投影幕布上，嗰球重播仍然喺一遍又一遍循環。

夏彥君前點鬼鬼祟祟咁溜入去。

馬列斯開出角球。

個波變線。

聳肩。

入網。

畫面停住。

再播。

再停。

成間會議室安靜得只剩投影機運作時嗡嗡的低鳴。

門被人輕輕推開。

史提夫．保特行咗入來，手上拎住杯仲冒緊熱氣的咖啡。

「頭兒。」

佢將文件夾放低。

「卡素拿的報告出嚟咗。」

「跟腱炎。」

「我哋中場深度，會開始有壓力。」

雲加冇即刻應聲。

佢仍然望住玻璃上的倒影。

倒影入面，自己身後的畫面又播到夏彥君觸球那一瞬。

半晌。

佢先慢慢開口。

「史提夫。」

「你話，如果一個球員喺絕殺時刻，觸球那一刻合埋咗眼——」

「咁代表咩？」

保特愣咗一愣。

佢下意識望向幕布。

慢鏡之下，確實睇得好清楚。

嗰一下，夏彥君係真真正正合咗眼。

唔係眨眼。

係閉上。

「可能……太劾？」

保特試住答。

「又或者，純粹係本能反應？」

「再唔係，就係喺祈禱。」

雲加終於轉過身。

嘴角帶住一絲極淡、但意味深長的笑。

「唔。」

「祈禱唔會咁準。」

佢抬起手，指向定格畫面中那個側身縮膊的少年。

「呢種時刻，眼睛未必重要。」

「重要的是身體有冇記住嗰個空間。」

「就似盲人彈鋼琴。」

「唔需要望住琴鍵。」

「只需要相信手指會去啱的位置。」

保特張咗張嘴。

又合返埋。

佢心裡其實有句說話幾乎衝口而出——

頭兒，嗰小子以前唔好話合埋眼，開住眼都未必停得好個波。

但睇住雲加雙眼入面那種近乎著迷的光。

佢最後都係將話吞返落去。

教授又入咗去。

入咗嗰種對完美足球的想像。

一旦去到呢個狀態，外人好難拉得返佢出來。

雲加接過咖啡，輕輕吹咗一口。

白氣慢慢散開。

「由佢再飛一陣。」

「而家嘅李斯特城——」

佢頓咗頓，眼神落回雨中的訓練場。

「——係個幾好嘅風洞。」

……

李斯特。

夏彥君完全唔知，自己已經俾人一路由「怪波」神化到差唔多變成藝術品。

佢而家唯一真切感受到的，得一樣。

痛。

返到屋企。

門一關。

世界安靜落來。

佢先慢慢除低波衫，對住鏡一照，當場吸咗口涼氣。

右邊膊頭近鎖骨那一大片，瘀到發紫發紅。

仲腫起咗一塊。

睇落去觸目驚心。

「嘶——」

佢只係抬一抬手臂。

都即刻痛到齜牙咧嘴。

頭先喺場上畀腎上腺素頂住，仲未算太明顯。

而家一靜落來。

痛感反而成倍返上來。

夏彥君成個人癱落梳化，將冰袋按喺膊頭上，另一隻手熟練地打開系統面板。

【已收穫震驚值：215688】

個數字仲喺跳。

一下。

一下。

仲有啲零碎數值不斷往上加。

夏彥君望住嗰串數，忍唔住扯咗扯嘴角。

呢粒膊頭波帶來的流量，真係誇張到離譜。

比起之前幾腳長傳助攻，簡直唔係同一個量級。

果然。

人類永遠都係視覺動物。

你辛辛苦苦計算跑狗線，送一腳樸實無華的致命長傳，懂波的人會拍手，但未必個個記得。

但你用膊頭、閉住眼、仲要絕殺——

咁就唔同講法喇。

呢種花巧到近乎荒唐的畫面，先最容易刻入人腦。

「系統。」

夏彥君喺心裡默念。

「開雙連抽。」

呢餐打，唔可以白挨。

最好就畀啲真正有用的。

保命的。

越實際越好。

「轟隆隆——」

意識空間再次震動。

熟悉的壓迫感由四面八方慢慢收窄，像有兩堵巨大牆壁喺黑暗中升起。

兩張卡片，緩緩浮現。

第一張先翻開。

藍光唔算刺眼。

但嗰道身影一出現，夏彥君幾乎即刻認得。

身形唔高。

甚至稱得上瘦削。

但跑狗時嗰種永遠唔會停、永遠喺身邊陰魂不散的節奏，實在太有辨識度。

簡迪。

【盲盒開啟成功！】

【恭喜獲得：尼高路．簡迪「如影隨形」防守模組（初級）！】

【技能描述：防守未必一定靠硬碰硬。你可以似影子一樣黐住對手。令佢煩，令佢躁，令佢明明想甩開你，最後卻發現自己一直仲喺你視線入面。】

【被動效果：貼身防守時，干擾成功率提升30%，且較不易被判犯規。】

【評價：雖然只係初級，但要用嚟噁心對手，已經夠用。】

夏彥君眉頭輕輕一挑。

簡迪？

防守模組？

第一下反應，佢其實有點嫌棄。

乜要我走去做工兵咩？

但再望多兩秒。

佢個腦開始轉。

……等等。

呢個好似唔差喎。

唔使正面硬撼。

唔使同人鬥力量。

只需要黐。

跟。

煩。

拖。

換言之，唔係叫你變成坦克。

而係叫你變成一塊甩唔走的牛皮糖。

對夏彥君嚟講，呢種技能風格，簡直天生啱用。

遇到 Wanyama 呢種坦克級怪物，你真係同佢硬碰，死的一定係自己。

但如果唔同佢對撞，只係一路纏、一路卡、一路煩到佢起唔順——

咁成件事就開始有搞頭。

「得喎……」

佢低聲咕噥一句。

「陰濕，但實用。」

第一張卡片散去。

第二張，慢慢翻面。

而呢一次——

金光一閃。

刺得連意識空間都似乎亮咗一下。

畫面中，一道著住紅白波衫的身影，迎住高空球，輕輕一卸。

冇半點誇張動作。

冇多餘調整。

甚至連節奏都冇亂。

只係腳面一貼。

來球那股急勁，就像俾人溫柔地拆散，再順住腳背滑落最舒服的位置。

靚到似演奏。

似拉琴。

似有人喺半空中，用最優雅的方式，將一粒原本粗暴的高波，硬生生變成藝術。

丹尼斯．柏金。

阿仙奴的冰王子。

海布里的藝術家。

【盲盒開啟成功！】

【恭喜獲得：丹尼斯．柏金「磁力停波」模組（進階版）！】

【技能描述：作為一名優雅的大師，你的腳面將產生特殊磁力場。無論來球幾快，角度幾刁，個波都會乖乖停喺你最想要的位置。】

【被動效果：接球瞬間，停波屬性修正至85。且可順勢完成「連停帶過」銜接動作。】

【特殊加成：高速跑動中接應高空球時，觸發「完美卸力」特效。】

【評價：由今日開始，告別停波三米遠的尷尬。即使逃命，都要逃得優雅。】

夏彥君呼吸即刻一窒。

然後猛地快咗幾拍。

柏金！

磁力停波！

呢下真係唔同級數。

甚至可以話，係直接補中佢而家最痛嗰個洞。

以前佢最怕乜？

唔係傳波。

唔係跑狗。

而係接第一下。

尤其係嗰啲又高、又飄、又急、仲要後衛貼住身的刀山波。

停得近，佢冇信心。

停得差，又會穿煲。

好多時佢一見來球質素麻煩，第一個念頭根本唔係控，而係——

快啲踢走佢。

踢走先算。

免得一停停到三米開外，當場現形。

但而家唔同喇。

停波屬性修正到85。

仲可以連停帶過。

高速跑狗接高波，甚至有完美卸力。

呢已經唔止係「停好個波」咁簡單。

而係將佢由一個只可以靠第一時間出腳求生的半成品，硬生生拉去另一個層次。

有咗呢個模組——

佢甚至可以喺接應之後，多半秒。

唔使多。

半秒已經夠。

夠佢抬頭。

夠佢轉身。

夠佢睇清楚前面華迪點走、馬列斯幾時內切、簡迪補到邊個位。

夏彥君望住嗰張金色卡片，眼神都變咗。

由最初的興奮。

慢慢變成一種近乎貪心的亮。

「即係話.....」

佢喉結動咗動。

「以後我唔止可以第一時間傳。」

「我仲可以先停一停。」

「甚至.....停完再諗。」

呢個念頭一冒出來，連佢自己都覺得有點荒謬。

停完再諗。

以前對佢而言，簡直係奢侈。

因為佢根本冇呢個本錢。

一停，就可能停甩。

一甩，就可能俾人搶。

一搶，就可能變成全場笑話。

但柏金呢個模組，等於直接喺佢原本最虛的地板下面，再加多一塊鋼板。

由今日起。

佢終於唔使再驚第一下接應。

甚至可以開始幻想——

如果有朝一日，華迪喺前面跑狗，自己喺中場接住高波，先輕輕一卸，順勢避開第一個撲上來的人，再送出下一腳.....

嗰畫面，光係諗，都已經爽到有點過份。

夏彥君背靠梳化，冰袋仲壓住膊頭。

但塊面神情，已經由痛苦慢慢轉成一種極古怪的滿足。

膊頭係仲痛。

痛到發脹。

但呢一刻，佢竟然開始覺得——

值。

真係值。

畀個波砸到差啲鎖骨移位，換返個簡迪初級防守模組，加一個柏金進階停波模組……

咁樣計落，好似都唔算蝕。

佢慢慢合埋眼。

嘴角忍唔住翹咗一下。

「以後……」

「就算係逃命。」

「都可以逃得靚仔啲喇。」

「穩喇。」

夏彥君用力握一握拳。

有咗呢個技能。

之後再面對逼搶，選擇就多好多。

唔使再次次一見人貼上來，就好似拎住個燙手山芋咁，第一時間將個波踢走先算。

……

為咗壓一壓心口嗰陣仲未散晒的興奮。

夏彥君由茶几底抽出嗰本黑色封皮日記。

呢個習慣，佢一直都有。

無論贏波定輸波。

都要復盤。

唔寫低，個腦就會亂。

佢咬住筆桿，皺住眉，喺紙上慢慢寫落去：

「2015年10月17日，雨。」

「Wanyama 真係硬到離譜。下次再撞到呢種坦克，最好都係走遠啲。」

「頭先嗰下轉身擺脫，轉完之後我真係差啲想嘔。唔到萬不得已，打死都唔再亂用。」

「膊頭入球……希望真係可以呃過所有人。反正我自己就絕對唔想再試第二次，太痛。」

「新技能『磁力停波』……聽日訓練試下。希望唔好即場穿煲。」

寫完最後一行。

夏彥君停咗停。

又低頭望多一次。

確認冇乜漏，先「啪」一聲合埋本日記。

佢抬起頭，望出窗外。

李斯特的夜空難得算清。

灰黑色天幕之間，居然仲睇到幾粒星。

唔多。

但夠亮。

……

第二朝。

貝爾沃路訓練基地。

雖然嗱晚贏咗波。

但訓練場氣氛唔單止冇鬆落來，反而仲緊咗幾分。

因為雲尼亞里從來都唔係嗰種贏一場就放人鬆手的教練。

尤其而家李斯特城勢頭啱啱起。

越係咁。

佢就越驚班人飄。

再加上下一場對手係水晶宮。

又係一隊出名身體對抗夠硬、比賽節奏唔會同你客氣的球隊。

尤其前面仲有查哈。

呢類邊鋒一旦跑順，真係可以一個人將成條防線扯到變形。

夏彥君啱啱行入訓練場。

簡迪已經第一時間望過來。

手上依然拎住嗰袋熟口熟面的法包。

「夏，你個膊頭點啊？」

佢問得幾認真。

眼神仲下意識往右邊膊頭掃咗一下。

「仲得。」

夏彥君活動咗下右臂。

幅度唔算大。

但至少冇再痛到抽氣。

「仲有少少酸，不過跑狗冇問題。」

簡迪聽完先鬆半口氣。

然後點點頭。

好似只要人未斷，就可以繼續落場一樣。

訓練正式開始。

今日雲尼亞里安排咗分組對抗。

主力組，對替補組。

場面未開波，火藥味已經有少少滲出來。

因為替補組入面，有個人今日特別上心。

Inler。

今夏的標王。

照牌面睇，本來應該係中場核心人選。

但去到而家，卻一直未真正坐穩正選。

呢位前拿玻里隊長、瑞士國家隊中場，嘴上冇講乜。

但心裡面一直頂住股氣。

佢要證明自己值。

證明自己唔係買錯貨。

更加證明，自己唔應該長期坐喺後備席。

即使對面而家最紅那個係夏彥君。

佢都照樣要搶。

「吆——」

對抗開始。

替補組門將舒華沙冇拖泥帶水，一腳直接將個波開上中圈。

個波飛得好高。

帶住一種門將長傳特有的急勁。

去勢快。

落勢仲急。

正正朝住夏彥君頭頂範圍壓落來。

呢種波，最麻煩。

唔止要估落點。

仲要估個波落嚟時，旋轉同速度會點樣一齊變。

停得差半分，個波就可能彈開一大截。

到時人未轉身，波已經俾對手偷走。

Inler第一時間就上咗。

佢冇似 Wanyama 嗰種坦克式衝撞。

冇咁兇。

但更老練。

更陰。

佢先一步卡住位置，身體斜斜封住夏彥君轉身的路線，腳步收得好細，重心放得好穩。

擺明唔係想即刻搶。

而係等。

等你停甩嗰一下。

等你第一腳離身。

等你自己出錯。

因為按以前的習慣，夏彥君面對呢類高波，多數唔會硬停。

要嘛直接讓個波漏過。

要嘛第一時間掃走。

總之唔會同你慢慢玩。

因為佢停波，本來就唔穩。

但今日——

唔同。

夏彥君抬頭望住落下來的皮球。

視野之中。

【磁力停波】模組輕輕亮起。

唔刺眼。

但好穩。

好似有把聲喺你耳邊低低講：

唔使驚。

食得住。

夏彥君冇退。

冇閃。

甚至冇刻意跳起迎波。

佢只係喺個波落到最舒服嗰一下，慢慢伸出右腳。

腳尖微微翹起。

腳背繃直。

動作自然到近乎隨意。

唔似喺處理一個高速下墜的麻煩波。

反而似喺迎接一位熟人。

「啪。」

一聲極輕的觸球聲。

下一秒。

舒華沙嗰腳原本又急又沉、帶住強烈旋轉的高波，喺掂到夏彥君腳背嗰一刻，竟然像突然俾人抽走晒全部脾氣。

個波冇彈高。

冇亂竄。

甚至連明顯反震都冇。

只係極順咁黏住佢腳面，然後順住卸力一路滑落地面。

輕。

穩。

柔到近乎有點唔真實。

最後落喺草地上。

離腳面唔超過五厘米。

連草尖上幾粒晨早露水，都似乎冇點濺起。

Inler衝到一半，硬生生收停。

鞋釘喺草地拖出一道短短的痕。

佢雙眼一下睜大。

身為老將，佢太清楚呢下停波代表乜。

呢唔單止係球感好。

而係對來球速度、身體平衡、觸球角度，全部都控制到極準。

而且最重要的是——

夠膽。

喺有人貼上來的情況下，仲敢將個波停得咁死。

呢唔係普通年輕球員會做出的選擇。

簡直同踩鋼線冇分別。

「呢個……」

Inler望住已經乖乖伏喺對方腳邊的皮球，忍唔住搖一搖頭。

嘴角甚至扯出一絲有點無奈的苦笑。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冇。

淨係頭先嗰一下。

佢已經知，自己呢次對抗先輸半步。

有啲嘢，可以練。

有啲嘢，就真係天賦。

場邊。

雲尼亞里都慢慢除低咗眼鏡。

佢冇出聲。

只係定定望住場內。

望住嗰個將高波停死喺腳下、然後自然得像食飯飲水咁轉身的少年。

老帥眼神入面，掠過一絲幾複雜的情緒。

有驚喜。

亦有一點連佢自己都未完全講得清的擔心。

『呢個細路……』

『到底仲收埋幾多嘢？』

『佢係唔係……仲喺進化？』

但場上的夏彥君，根本冇理四周目光。

佢只係覺得——

頭先嗰一下，真係順到離譜。

嗰種個波一貼上腳面就自動安靜落來的感覺，令佢心口都莫名定咗一下。

原來。

停好個波，係呢種感覺。

唔使急。

唔使慌。

唔使個腦一見來球就即刻拉警報。

好似時間都慢咗半拍。

夏彥君順手將個波輕輕向前一撥。

就一下。

順住身體轉向。

自然避開 Inler 後續嗰下逼搶。

冇乜花巧。

冇踩單車。

冇假身亂晃。

只係一個最簡單的變向。

但偏偏就係呢種簡單，最顯得從容。

最顯得你唔費力。

場邊幾個隊友望住佢低頭帶波的背影，神情都微微變咗。

因為頭先嗰下連停帶轉，味道已經唔再似「撞彩」。

反而開始有種講唔清、但人人都感覺得到的瀟灑。

一種舉重若輕的大師味。

似乎——

真係有啲收唔埋喇。

雲尼亞里的瘋狂實驗

貝爾沃路基地的清晨，冷得入骨。

寒風一陣一陣掠過訓練場。

捲起幾片乾枯落葉，喺草皮上打住圈咁滾。

成個基地都帶住一股入冬前特有的蕭瑟味。

隊醫室道門「咔」一聲被推開。

雲尼亞里由裡面行出來。

手上夾住兩張皺巴巴的報告紙。

塊面色，比外面呢個鬼天氣仲要陰。

「腹股溝拉傷，兩個星期。」

第一張。

華迪。

至於受傷原因——

講出來連隊醫都覺得離譜。

據講，呢頭藍狐瘋狗返到屋企之後，為咗慶祝自己喺射手榜個排名，興之所至模仿滑跪慶祝。

結果一跪落去，正正壓中個仔散到周圍都係的 Lego。

慶祝未完。

人先出事。

「病毒性感冒，高燒未退。」

第二張。

岡崎慎司。

呢位日本鐵人終於都頂唔順喇。

連住幾輪來回洲際飛行，加埋比賽同訓練強度，身體再硬都總有極限。

今次，真係病低咗。

前鋒線，一下死晒火。

本來仲算順手那條反擊線，瞬間斷咗兩個最重要的點。

剩返一個人。

烏略亞。

呢位阿根廷大個子頭槌係有料。

護波都唔算差。

問題係轉身速度慢到幾乎令人絕望。

慢得似一艘擱淺咗喺港口、仲等緊拖船來救的舊郵輪。

下一場對手偏偏係水晶宮。

一隊腳法未必最細，但身體質素、對抗強度、後防兇狠程度，全部都夠晒英超味的球隊。

面對佢哋那條粗糙但爆炸力十足的防線，烏略亞一企上去，分分鐘就只剩做沙包的份。

……

戰術會議室。

成間房沉到似壓住層水。

冇人講笑。

冇人出聲。

連咖啡杯放落枱面的聲都顯得特別清晰。

莎士比亞望住戰術板，猶豫咗幾秒，終於都係小心翼翼咁開口。

「Claudio，要唔要……乾脆擺大巴？」

佢語氣放得好輕。

似怕講重一句，成件事就真係成真。

「陣型收返窄啲。」

「打個0：0先算。」

「始終而家我哋連一個真正可以打反擊的前鋒都冇。」

雲尼亞里冇即刻答。

只係慢慢除低眼鏡，用手指捏咗捏鼻樑。

眼底全是疲態。

擺大巴？

的確係條路。

甚至係最穩陣嗰條路。

但同時，亦係最傷嗰條路。

而家李斯特城啱啱兩連勝，隊內那股氣先至啱啱被谷起來。

如果呢個時候自己主動縮。

主動認低威。

咁股氣一洩，之後想再追返上來，就冇咁容易。

老帥視線喺戰術板上慢慢游移。

由後防。

到中場。

再到前場。

最後，停喺其中一粒藍色磁石上。

代表夏彥君那粒。

雲尼亞里望住佢，靜咗兩秒。

然後，忽然低聲開口。

「如果我哋而家冇正印前鋒……」

佢伸手拎起那粒磁石。

「咁點解唔自己造一個出來？」

講完。

佢停一停。

似乎連自己都知，呢個想法幾癲。

但下一秒，佢手腕一推。

直接將代表夏彥君嗰粒藍磁石，由原本偏後的位置，一路推到最前面。

推到最接近對方禁區那條線。

莎士比亞雙眼即刻睜大。

手上杯咖啡都差啲灑出來。

「吓？」

「等陣——」

「你想畀夏踢中鋒？！」

佢成個人都坐直咗。

「Claudio，水晶宮嗰兩個中堅係丹恩同迪蘭尼啊！」

「嗰兩條友加埋差唔多兩百公斤！」

「夏呢副身板行上去，分分鐘俾人一撞就碎！」

雲尼亞里重新戴返眼鏡。

鏡片後面，那雙眼忽然閃過一絲細細的狡黠。

一絲只屬於老教練、補鍋匠、同埋賭徒的光。

「No，Craig。」

「你諗錯咗。」

佢指住嗰粒已經推到最前的藍色磁石。

「佢唔係上去同人肉搏。」

「你再諗清楚。」

「夏最怕乜？」

「唔係前場那一下對抗。」

「係中場絞殺。」

「係不停來回。」

「係當對手喺最密的地方，一層一層貼上來，逼到佢連轉身都做唔切。」

莎士比亞冇出聲。

因為呢幾句，全中。

雲尼亞里見佢沉默，語氣慢慢穩咗落來。

「但如果我哋將佢放到最前呢？」

「嗰度空間大。」

「離我哋個龍門遠。」

「就算佢甩波，都唔會即刻致命。」

講到呢度，老帥微微前傾。

聲線壓低。

似喺分享一個唔可以俾人偷聽的秘密。

「最重要的是——」

「喺呢個位，佢唔使回防。」

莎士比亞先係呆咗一下。

跟住，眼神終於開始變。

唔再係純粹覺得荒謬。

而係隱約捉到點意思。

「你即係想……」

「偽9號？」

雲尼亞里嘴角一彎。

露出嗰種經典到有點狡猾的笑。

補鍋匠式微笑。

「對。」

「偽9號。」

「似托迪。」

「似美斯。」

「佢唔需要企喺禁區同人搶第一點。」

「唔需要做真正柱躉。」

「佢只需要回撤拎波。」

「將丹恩同迪蘭尼嗰兩個笨重中堅，一步一步引出來。」

然後——

雲尼亞里兩隻手指喺戰術板兩邊一劃。

劃出兩道又直又快的箭嘴。

「馬列斯。」

「Schlupp。」

「直接插身後。」

戰術板上一下清楚晒。

夏彥君假中鋒回撤。

拖走中堅。

兩翼直插肋部同身後空位。

呢就係雲尼亞里的算盤。

一來，夏彥君仲可以留喺場上，維持威脅。

二來，最大程度避開中場那種要命式絞殺，同埋來回回防消耗。

三來——

亦係最現實那層——

盡量保護呢件易碎但好用的武器，唔好咁快再傷。

至於口中所講嗰套咩偽9號、托迪、美斯——

老實講。

有幾多成係真正戰術理論。

又有幾多成只係講畀媒體同對手聽的煙幕？

雲尼亞里自己最清楚。

……

更衣室。

當老帥將呢個決定正式講出來那一刻。

成間房，靜到連呼吸聲都聽得見。

冇人第一時間接得上。

簡迪慢慢抬起頭。

雙眼大大隻，入面寫滿最純粹的困惑。

「頭兒……」

佢望一望夏彥君，再望返雲尼亞里。

「夏去踢中鋒？」

「咁我仲保護唔保護到佢？」

「我跑唔到咁前啊……」

語氣極認真。

認真到成間更衣室有幾個人差啲笑出聲。

胡夫就冇咁客氣。

呢位德國大漢直接咧嘴笑開，露出一排大牙。

「好主意！」

「畀夏去前面啦！」

「反正佢喺中場都唔防守，唔如索性推上去嚇下人！」

幾個隊友低低笑咗兩聲。

夏彥君坐喺角落，原本仲垂住頭聽部署。

一開始，佢係本能抗拒的。

踢中鋒？

我？

仆街，唔係啊嘛。

自己呢副身板，對住英超中堅，真係企上去都嫌危險。

丹恩嗰類中堅，唔使犯規。

淨係貼一貼、撞一撞，都夠你骨頭震兩日。

但跟住——

雲尼亞里一句說話，令佢耳仔即刻豎起。

老帥望住佢，語氣慈祥到近乎有點犯規。

簡直似個哄細路的老父親。

「夏。」

「喺呢個位置，你工作好簡單。」

「唔使回防。」

夏彥君眼皮動咗一下。

「唔使不停衝刺。」

佢坐姿再正咗少少。

「你就留喺前場。」

「想點跑，就點跑。」

「劫的話，喺中圈啲一啲都得。」

更衣室有人忍唔住抬頭。

連華素爾都望咗過來。

咩戰術部署會出現「劫就喺中圈啲下」呢類句子？

但雲尼亞里神色如常。

好似自己講緊一套極先進的戰術理論。

「只要你可以將個波拎住。」

「就算企喺度發一陣呆，都冇問題。」

夏彥君雙眼，慢慢亮咗。

唔使回防？

唔使長距離來回？

仲可以企喺中圈啲氣？

呢一刻，佢只覺得耳邊好似有聖光灑落來。

呢算咩偽9號。

呢直頭係——

傳說中的大爺波。

佢本來仲有點抗拒的心，一下就軟咗。

甚至開始覺得，呢個位置好似都……唔錯？

至少。

比起喺中場俾人前後左右夾住、每一腳都踢到似拆炸彈——

喺前面自由活動、唔使點防守、仲可以名正言順散步……

簡直係夢幻工種。

夏彥君強行壓住嘴角，免得自己笑得太明顯。

但心裡面，已經開始瘋狂點頭。

呢邊係偽9號啊？

唔。

喺佢眼中——

呢根本就係專為自己度身訂做的，前場養生位。

呢根本就係為我度身訂做的戰術啊！

夏彥君心入面差啲忍唔住要笑出聲。

而家佢手上啱啱多咗個【磁力停波】。

前場攞波，對其他人嚟講可能係苦工。

對而家嘅佢而言，直頭係送上門的福利。

只要將個波穩穩停低。

再抬頭。

再望住馬列斯跑狗跑到斷氣……

完美。

夏彥君即刻企起身，塊面卻收得一本正經。

甚至正經得有點悲壯。

「冇問題，頭兒。」

「為咗球隊贏波，我願意去嗰個最危險的位置。」

「就算刀山火海，我都去。」

更衣室入面幾個人聽到，都下意識多望咗佢一眼。

嗰種語氣，搞到好似真係有人要送佢去最前線咁。

但只有夏彥君自己知。

佢心裡面早就樂到開花。

刀山火海？

邊有咁誇張。

呢個位對佢嚟講，根本就係帶薪放假。

……

前往倫敦的大巴上。

氣氛比平時鬆咗少少。

至少，冇平日咁繃。

雖然前鋒線傷咗兩件，但成隊波反而有種「既然都咁，不如笑住踢」的古怪感覺。

馬列斯一如既往，係最先忍唔住開口嗰個。

「喂，你哋知唔知華迪到底點傷？」

佢壓低把聲，講到神神秘秘。

「聽講佢嗌晚喺屋企練滑跪慶祝，結果一下跪到個膝頭腫晒。」

「放屁啦。」

迪連禾達即刻反駁。

「我聽返來個版本係，佢紅牛飲太多，興奮過頭喺張床度亂跳，最後扭親。」

車廂入面即刻笑成一片。

連前排幾個原本閉目養神的隊友都忍唔住笑出聲。

華迪本人唔喺度。

於是關於佢點樣受傷的傳聞，自然愈傳愈離譜。

有人話佢喺屋企走廊衝刺。

有人話佢同個仔玩捉迷藏撻低。

仲有人一本正經分析，話佢應該係入球慶祝做得太投入，樂極生悲。

成架大巴，難得有返少少輕鬆氣。

夏彥君坐喺後排。

戴住耳機。

冇加入呢班人對華迪傷勢的二次創作。

佢低頭望住手機，手指輕輕向上掃。

屏幕上，停住一條來自香港的新聞。

《港隊世盃外前景告急 球迷嘆：前場始終欠一個真正核心》

評論區下面，一片愁雲慘霧。

-【又係咁，守得住一陣，最後都係冇人帶得起個進攻。】

-【其實呢批人唔係冇拼勁，係差一個真係可以改變節奏的人。】

-【如果夏彥君有朝一日真係可以為港隊踢，就好喇。】

-【手續都未搞掂，諗住先啦，但真係好想睇佢着港隊波衫。】

夏彥君望住嗰幾句留言，手指慢慢停低。

冇再繼續掃落去。

世界盃。

對任何細地方的球迷嚟講，呢三個字都重得離譜。

更何況係香港。

喺大部分人眼中，港隊要真正行到嗰一步，難度幾乎接近童話。

但偏偏就係因為遠。

所以一諗起，先更令人心口發熱。

雖然手續仲未全部搞妥。

雖然距離真係着住港隊件波衫落場，仲有一段距離。

但有啲嘢，根本唔使等到白紙黑字。

只要一諗到港隊。

一諗到世界盃。

血入面就好似有啲嘢自己會醒返。

「夏，點啊？」

旁邊的簡迪放低手上本書，細細聲問。

「掛住屋企？」

夏彥君回過神，熄咗手機屏幕。

「冇咩。」

佢調整一下坐姿，背脊慢慢靠返落椅背，嘴角泛起一絲淡淡笑意。

「只係諗……」

「如果有一日，可以着住港隊件波衫，喺世界盃舞台上踢波——」

佢頓咗頓，眼神有一瞬間飄得有點遠。

「嗰種感覺，應該會幾正。」

簡迪聽完，好認真咁點頭。

一啲都唔似隨口安慰。

「會嘅。」

「如果係夏，一定得。」

「到時我哋喺世界盃見。」

夏彥君聽到，忍唔住笑咗下。

世界盃見？

你法國。

我香港。

真要喺世界盃碰頭，個難度大概比自己而家去頂英超中堅仲誇張。

不過算啦。

夢想呢啲嘢，本身就唔係攞嚟講現實概率。

何況眼前仲有更近的仗要打。

偽9號。

水晶宮。

夏彥君低低摸咗摸自己腳背。

嗰種個波黐住腳面的感覺，彷彿仲停喺神經末梢。

有咗呢塊「磁鐵」。

佢心裡面那份底氣，的確厚咗一截。

我就睇下。

邊個可以輕易喺我腳下將個波搶走。

……

倫敦。

塞爾赫斯特公園球場。

呢度係水晶宮主場。

同聖瑪麗球場那種整齊、規整的紅白浪潮唔同，呢度的氣氛更雜、更狂、更似一場隨時會失控的街頭派對。

看台上鼓聲、音樂聲、口哨聲、粗口聲混埋一齊。

震到人耳膜都微微發麻。

場邊那些跟住節奏起舞的啦啦隊女郎，更令成個球場多咗股幾乎喧賓奪主的張揚。

比賽未開。

主場氣勢已經先壓落來。

賽前記者會。

水晶宮領隊阿倫．柏祖坐喺台前，成個人由頭到腳都散住一股過份自信的氣場。

呢位英格蘭教頭喺場邊出名多戲。

贏波會跳。

入波會郁。

講起話來，一樣係嗰種你明知佢寸、但又偏偏講得幾自然的類型。

「李斯特城冇前鋒？」

柏祖笑咗笑，仲慢條斯理伸手整咗整自己那個精心打理過的髮型。

「咁就真係可惜喇。」

「我哋條防線，本來仲打算好好招呼下華迪。」

台下幾個記者即刻配合地笑咗兩聲。

柏祖好明顯幾受落。

跟住，佢再慢慢將話題扯去另一邊。

「至於嗰個華裔細路……」

「聽講，今場要踢中鋒？」

佢搖一搖頭，語氣入面滿是嗰種『我一眼睇穿晒』的行家式不屑。

「唔好玩啦。」

「喺英超，搵一個一碰就跌的中場去踢偽9號？」

「你知唔知嗰個位需要乜？」

「背身擺波。」

「對抗。」

「第一下接應之後，仲要頂得住中堅由後面壓上來嗰下力量。」

講到呢度，柏祖嘴角再揚高少少。

「佢有咩？」

「丹恩會將佢放入口袋。」

「就好似放一個洋娃娃咁。」

更衣室內。

電視畫面啱啱好播完柏祖最後嗰句。

房內先係靜咗半秒。

跟住有人「嘖」一聲。

有人低低笑咗出來，笑入面全是冷意。

夏彥君就坐喺位上，望住屏幕入面柏祖張臉，心入面居然完全唔嬲。

甚至仲有點想笑。

背身攞波？

對抗能力？

邊個規定踢偽9號，就一定要背住身同兩個中堅摔角？

我就唔可以轉過身來。

正面迎波。

第一下就將個波停死？

你要我同丹恩硬頂，我未必頂得住。

但如果係喺空間度，比佢追我第一下停波同轉身——

咁就唔係同一回事喇。

「準備好未，夏？」

雲尼亞里唔知幾時已經行到佢身邊，伸手輕輕拍咗拍佢膊頭。

動作唔大。

但夠穩。

「記住。」

「你係誘餌。」

老帥頓一頓，眼神竟然仲帶住幾分鼓勵式的認真。

「最貴。」

「最優雅的誘餌。」

夏彥君聽到，差啲笑出聲。

最貴就未必。

最優雅.....仲可以再商榷。

但「誘餌」兩個字，佢就聽得好明。

意思即係：

唔使你真係衝入去同人搏命。

你只要將人拉走。

將個波控住。

將畫面整得好睇。

自然會有人喺你身後捅刀。

夏彥君慢慢企起身，低頭整理一下波衫下擺。

再抬眼時，神情已經回到平時那種淡淡然的樣。

「放心啦，頭兒。」

今場——

就等我喺最前面，試下做一個最識偷懶的假中鋒。

緋聞？嗰啲不過係擋箭牌

倫敦東區，肖爾迪奇。

一間走後現代工業風的攝影棚內，空氣混住現磨咖啡的焦香，同埋某種貴到離譜的甜膩香水味。

白光打落來。

鎂光燈一盞盞亮住。

夏彥君着住李斯特城訓練衫，企喺布景中央，下意識扯咗扯衣領。

動作唔大。

但睇得出，有點唔自在。

佢今次的拍攝搭檔，係 Kendall Jenner。

呢位當紅超模今次冇似平時咁走性感路線，反而着得極簡。

一身黑色運動裝。

線條俐落。

眼神冷冷淡淡。

成個人企喺度，就已經夠搶鏡。

今次拍攝主題，叫《控制》。

Nike 想講的概念好簡單——

喺呢個嘈雜到令人分神的世界，只有絕對專注，先可以真正掌控一切。

「Action！」

導演一聲落下。

兩人按指示背靠背企好，中間夾住一個足球。

呢個動作，表面係造型。

實際上考默契。

亦考核心穩定。

佢想表達的，係信任，同支撐。

Kendall 好專業。

轉身。

後靠。

將身體重量一點一點交出去。

整個動作自然得像排練過無數次。

但對夏彥君嚟講——

問題大咗。

兩人的背脊隔住薄薄衣料貼到實一實。

體溫透過布料滲過來。

Kendall 微微側頭時，髮尾輕輕掃過佢頸側，帶起一陣細微的痕癢。

就係呢一瞬。

夏彥君全身一下僵硬。

唔係因為享受。

而係因為——慌。

作為一個兩世為人的單身狗，呢種級數的貼身接觸，對佢造成的壓力，真係比 Wanyama 迎面撞過來都仲誇張。

視野入面，好似連不存在的警報都喺狂閃。

【警告：心率過快！】

【警告：檢測到不明荷爾蒙攻擊！】

別啊……

唔好靠咁近啊……

呢啲真係邊個頂得順……

偏偏就喺佢個腦開始亂成一鍋粥的時候，身體卻比大腦更快一步作出反應。

嗰種反應，唔係浪漫。

係防守本能。

就好似喺禁區入面，有對方中堅由後貼上來嗰種下意識應激。

夏彥君雙腳猛然紮實落地。

腰腹一下收緊。

脊骨挺直。

肩膀微沉。

一股幾乎出於本能的暗力，順住背部傳咗出去。

「嘭。」

一聲好輕的悶響。

Kendall 只覺得自己好似後背撞上咗一塊發熱的鐵板。

反作用力來得太突然。

佢整個人一下失咗平衡。

夾喺中間的足球應聲跌落地。

而佢本人亦踉蹌咗幾步向前衝，高跟運動鞋喺地板上拖出一道有點刺耳的聲音，狼狽得連現場工作人員都一時反應唔到。

全場先係靜咗。

導演手上的劇本「啪」一聲跌落地下。

攝影師手指停喺快門上，居然都忘記咗按。

夏彥君回過身。

第一時間唔係睇人。

而係伸腳一勾，將個準備滾遠的足球勾返來，仲一把抱咗入懷。

動作熟練得可怕。

好似抱住的唔係足球。

係救命草。

跟住，佢先有點局促咁望向 Kendall。

對方仲扶住腰，表情帶點不可置信。

而夏彥君雖然仍然板住平時嗰張冇乜表情的臉，但眼神已經開始飄。

完全唔敢直視人。

先望左。

再望右。

最後乾脆望上天花板。

最要命的是。

高清鏡頭下面，佢耳根正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變紅。

由淺粉。

去到通紅。

紅得幾乎像熟透番茄。

「對、對唔住。」

夏彥君把聲都有點緊。

入面帶住一絲點藏都藏唔到的少年青澀。

「我……我習慣咗。」

「只要有人一靠上來，我就會想企穩先。」

Kendall 一時間都愣住。

佢見慣名利場上各種男人。

輕浮的。

裝酷的。

假正經的。

扮紳士的。

但似夏彥君呢種——

將人頂到差啲飛出去之後，自己反而羞到耳仔全紅的……

仲真係第一次見。

佢望住面前呢個假裝鎮定、實際上手指已經開始無意識摳住球皮的男仔，心裡原本那點被撞亂的惱怒，幾乎一下散晒。

剩返的，反而係一種想逗下佢的衝動。

「噗哧。」

Kendall 忍唔住笑咗出聲。

呢一笑，連現場氣氛都好似忽然鬆開少少。

「冇事。」

佢主動向前行近半步。

視線落喺夏彥君嗰對愈來愈紅的耳仔上，眼神裡掠過一絲明顯的狡黠。

「你個習慣……幾特別。」

「不過下次輕力啲。」

「我唔係你平時對住嗰啲皮粗肉厚的後衛。」

夏彥君感覺自己塊面都開始發熱。

成個人幾乎要燒起來。

佢只能胡亂點頭，仲抱住個波唔放，好似一放手就會露餡咁。

「嗰個……導演，拍完未？」

「我聽日仲有比賽，要返去休息。」

講完呢句，佢連再望 Kendall 一眼都唔敢。

轉身。

大步流星。

直接離開攝影棚。

背影仍然算直。

步伐亦唔亂。

表面睇落，仲係平時嗰副冷冷淡淡的樣。

但佢那雙唔知擺去邊好的手，同埋對紅到快要滴血的耳仔——

已經將佢內心的混亂，出賣得乾乾淨淨。

……

當晚。

《太陽報》頭版直接炸咗。

Kendall 踉蹌向前、夏彥君抱住個波紅住耳仔望天花板那張相，一出街即刻洗爆全網。

標題聳動到極致：

《這一刻，他心裡只有……害羞？》

副標題更加誇張：

《夏彥君無視 Kardashian 家族名媛！為備戰水晶宮，純情少年當場落荒而逃！》

評論區早就笑到失控。

-【屌，對耳紅到咁，真係假唔到。】
-【夏彥君：唔好埋嚟，我驚。】
-【邊個話佢係高冷男神？呢個直情係純情仔。】
-【Kendall：我見人無數，第一次撞到個將我頂開之後自己先害羞的。】
-【呢種反差感真係癲，場上殺氣重，場下似社恐仔，頂唔順。】
-【雲加見到未？呢個細路仲係太單純，千祈唔好畀壞女人呃咗。】

北倫敦。

高尼訓練基地。

雲加坐喺辦公室入面，手上正正拎住今期《太陽報》。

佢推一推眼鏡，視線喺頭版照片上停咗兩秒，嘴角極輕微咁揚咗揚。

「你睇。」

佢將報紙遞向保特。

「呢個，就叫專注。」

「而家好多後生仔，一紅少少，就會俾名氣同花花世界帶住走。」

「但佢唔同。」

「佢雙眼入面，始終得個波。」

保特接過報紙，低頭望住頭版上那張相。

Kendall 踉蹌向前。

夏彥君抱住個波，耳根通紅，眼神飄到天花板。

成幅畫面荒謬得嚟，偏偏又真實得有點可愛。

保特看了一陣，忍唔住感嘆。

「頭兒，呢小子個心態真係變咗。」

「以前佢太容易諗多咗。」

「患得患失，驚呢樣，怕嗰樣。」

「但而家……」

保特頓咗頓。

「好似外面嗰啲聲音，已經愈來愈難影響到佢。」

雲加冇即刻接話。

只係低頭再望一眼報紙上那張夏彥君抱波的相。

半晌，佢先淡淡講咗句。

「最好就係咁。」

「一個真正的球員，最後都要學識只聽見皮球滾動的聲音。」

……

另一邊。

倫敦南部。

貝肯咸訓練基地。

水晶宮領隊阿倫．柏祖，正喺戰術室度同球員開會。

屏幕上循環播放的，唔係偷拍相，唔係八卦新聞。

而係夏彥君近幾場的比賽片段。

其中一幕，正正停喺佢護住個波、順勢轉身那一下。

柏祖拎住遙控器，抬手指住屏幕。

「睇到未？」

「呢個細路而家好紅。」

「媒體吹到佢好似神咁。」

「但我唔信。」

講完，佢「啪」一聲熄咗畫面。

整間房即刻暗返一暗。

然後，柏祖轉過身，望向後防線兩件重型武器。

Scott Dann。

Damien Delaney。

兩個加埋差唔多四米高的英式硬漢。

亦係英超有名的空霸中堅組合。

「佢今場踢偽9號？」

柏祖冷笑咗一下。

「呢啲只係雲尼亞里的煙幕。」

「講到底，佢都係怕對抗。」

佢目光定喺 Dann 身上。

「Dann，你頂出去。」

「只要佢一回撤拎波，你就跟。」

「唔好畀佢有轉身機會。」

「用你個身體，話佢知英超中堅的硬度係咩一回事。」

講到尾句，柏祖嘴角仲刻意向上一勾。

「同佢講清楚——」

「水晶宮唔係 T 台。」

「呢度冇超模。」

「淨係有屠夫。」

Dann 坐喺位上，慢慢捏一捏拳頭。

指節一響。

發出一陣乾脆的「啪啪」聲。

佢咧嘴笑咗下，笑意入面全是粗糙的自信。

「放心啦，頭兒。」

「我會令佢後悔拒絕咗嗰個女模特。」

「同我比起上來——」

「嗰女人的懷抱，直頭係天堂。」

戰術室入面即刻響起幾下粗聲粗氣的笑。

英式更衣室的幽默，多數都係咁。

唔高級。

但夠直接。

……

第二日。

塞爾赫斯特公園球場。

呢度係水晶宮主場。

亦有人叫佢做——

老鷹巢穴。

球場唔算特別大。

但主場聲勢足。

而且夠嘈。

夠癲。

夠令人煩躁。

尤其場邊那班穿住表演服、跟住節拍熱舞的啦啦隊女郎，更令成個場地充滿一種刻意擾亂客隊注意力的喧鬧感。

李斯特城的大巴，緩緩駛入停車區。

車窗外，水晶宮球迷早已聚滿。

叫聲。

噓聲。

拍打車身的聲。

全部混埋一齊。

夏彥君坐喺窗邊，安安靜靜望住外面那片亂局。

佢唔單止冇被干擾。

心裡甚至仲有點想笑。

因為就喺頭先，大巴入場前幾分鐘，系統忽然又彈咗個新提示出來。

【檢測到宿主因「直男行為」獲得巨額關注度。】

【檢測到宿主即將挑戰「偽9號」呢個高難度位置。】

【觸發臨時 BUFF：禁慾者的專注。】

【效果：本場比賽中，你的停波與護球屬性將獲得額外加成。心無旁騖，方能從容。】

夏彥君睇完之後，忍唔住摸咗摸鼻尖。

禁慾者？

呢個名，真係夠賤。

不過賤歸賤。

有加成，就係好系統。

既然送上門，冇理由唔收。

佢偏過頭，望向旁邊正對住手機前鏡頭整理髮型的馬列斯。

「Riyad。」

馬列斯抬起眼。

「做咩？」

「今日跑多啲。」

馬列斯眉頭一挑。

「點解？」

夏彥君笑咗笑，伸手喺起霧的車窗上畫出一條直線。

由中間。

直直劃向前。

「因為今日，我會將佢哋全部引出來。」

佢指尖喺線條前方輕輕一點。

眼神平靜。

但說話入面，竟然有種令人莫名信服的味道。

「然後——」

「好似摩西分海咁。」

「留一條通往龍門的大路俾你。」

馬列斯愣咗一下。

目光落喺車窗上那條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線。

但唔知點解，佢腦海裡真係浮起咗一幅畫面。

兩個中堅被人拉開。

中路裂出空檔。

自己由右邊斜斜切入，迎住個波單刀直插。

光係諗，已經有點興奮。

馬列斯舔一舔嘴唇，笑意慢慢浮出來。

「得。」

「只要你個波送到。」

「我就會令佢哋知道——」

佢將手機收返入口袋，語氣多咗幾分鋒利。

「七嘢叫阿爾及利亞快馬。」

大巴終於停穩。

車門打開。

冷風一下灌入來。

夏彥君第一個起身落車。

閃光燈幾乎同時亮起。

一下一下，兜頭打落佢身上。

記者的長鏡頭、球迷的手機、主場球迷夾雜挑釁的叫喊，一瞬間將佢包圍。

但夏彥君冇停。

冇抬頭。

更加冇望鏡頭。

佢只係將帽簷輕輕壓低，然後一路行入那條通往球場內部的黑色通道。

背影筆直。

腳步乾脆。

像一個準備踏入戰場的人。

而喺佢身後。

喧囂還在。

閃光燈還在。

緋聞也仲在。

但今場波開始之前，呢啲聲音，已經再入唔到佢個腦。

塞爾赫斯特的風暴

南倫敦的雨，落得又密又冷。

像一幅灰色幕簾，沉沉罩住整座塞爾赫斯特公園球場。

看台的燈光透過雨線灑落草地，將場邊每一灘泥水都照得發亮。球員踩過去時，水花四濺，連熱身都似打一場仗。

賽前熱身時，雲尼亞里企喺場邊，雙手插住褸袋，望住場上嗰班喺冷雨中縮膊寒背的球員，心裡那股不安愈來愈重。

冇咗華迪。

冇咗岡崎慎司。

而家呢支李斯特城，前面就好似俾人硬生生拔走咗兩隻獠牙。

莎士比亞望住手上那張正選紙，終於都係忍唔住低聲開口。

「頭兒，真係唔畀夏正選？」

語氣入面，明顯有幾分擔心。

雲尼亞里推咗推眼鏡，視線仍然落喺場內。

「畀烏略亞先上去同佢哋磨。」

「消耗下佢哋兩個中堅先。」

老帥語氣聽落仍然穩。

但穩得入面，其實藏住幾分賭。

「水晶宮嗰兩個中堅太硬。」

「如果一開始就畀夏上去，佢分分鐘俾人撞到散晒。」

莎士比亞冇再講落去。

因為呢個判斷，本身冇錯。

問題只係——

場上局勢，根本冇俾雲尼亞里慢慢試的空間。

又或者應該講，水晶宮今場的攻勢，來得太快，太兇，太唔講道理。

……

十五分鐘。

水晶宮前場第一次真正起速，就出事。

Zaha 左路擺波。

雨水令草地更滑，亦令佢那種爆發式變向顯得更加可怕。

面對辛普森，佢簡直唔似喺過一個英超後衛。

反而似清晨過條冇車的街。

踩單車。

假身。

突然加速。

再一個變向切入。

辛普森個重心一下跟唔切，成個人喺泥水入面一滑，幾乎半跪落地。

看台即刻爆出一陣尖叫。

「仆街……」

摩根啱啱想補過去，已經遲咗半步。

Zaha 由左路內切，右腳直接爆射。

個波貼住近柱，穿過雨幕，一頭鑽入網窩。

1：0。

塞爾赫斯特公園瞬間炸開。

主場球迷的歡呼聲像一下掀翻咗成座看台，震到連作客區都微微發顫。

場邊。

阿倫．柏祖即刻跳起佢那支出名的搖擺舞，雙手揮動，腳步浮誇，成個人由頭到腳都寫住兩個字——騷包。

三十二分鐘。

災難再來。

而且嚟得更傷。

卡巴耶喺中場斷波。

乾淨。

俐落。

一腳就將李斯特城啱啱想提起來那口氣截斷。

烏略亞本能想返追，但佢那副高大身形喺呢種節奏底下實在太笨重，先起步，已經慢半拍。

卡巴耶抬頭。

只望咗一眼。

就係嗰一眼，佢已經睇到舒米高企位略略靠前。

冇半分猶豫。

直接起腳。

個波離地之後，喺半空畫出一道幾乎帶點戲弄意味的弧線，穿過雨絲，再喺舒米高回身時突然下墜。

舒米高已經退得夠快。

但都仲係差咗半步。

「唰——」

個波墜入網窩。

2：0。

只係半個鐘頭左右，李斯特城已經俾人打到散晒節奏。

烏略亞一個人孤零零企喺前場，似一座被潮水包住的孤島。

波擺唔穩。

人走唔甩。

轉身又慢。

簡迪喺後面已經近乎用命咁掃蕩，左邊補完右邊，右邊堵完中間，但再跑狗都得一個人，唔可能補得晒成個中場。

轉播鏡頭一轉。

對準李斯特城後備席。

夏彥君正縮喺角落，身上裹住件厚厚羽絨，雙手插入袖口，頸都縮埋一截。

佢望一望場上像推土機咁碾過中場的 McArthur，再望一望嗰個滿場跑狗、節奏快到令人頭痛的 Puncheon，視野裡面的【紅色預警線】幾乎由開波閃到而家，未停過。

幸好我冇正選。

佢心裡第一個念頭，真係非常誠實。

如果頭先係我喺場上。

而家搞唔好已經俾人撞到要隊醫抬走。

但放喺電視鏡頭入面，呢個縮住頸、面無表情、沉默觀察的動作，味道又完全唔同。

導播鏡頭一帶。

外面好多人即刻自動腦補。

呢個少年，依然冷靜。

依然冇亂。

甚至像喺場下用某種神秘的東方式足球哲學，默默拆解對手的每一個站位與節奏。

……

中場休息。

作客更衣室的空氣沉得令人難受。

冇人講笑。

冇人出聲。

只有喘氣聲、雨水滴落地面的聲，同埋球靴刮過地板那種刺耳摩擦聲。

烏略亞坐喺角落，彎住腰大口喘氣，汗一層一層沿住額角流落來，混住雨水，成張臉都似剛由水裡撈起來。

佢已經盡咗力。

呢點，冇人懷疑。

但盡力，唔代表夠。

喺今場呢種對抗強度同節奏底下，佢真係跟唔上。

「全部抬起頭。」

雲尼亞里拍咗拍手，打破沉默。

聲音唔算大。

但夠沉。

夠穩。

老帥冇發火。

冇鬧人。

更加冇將責任推去某一個球員身上。

佢只係慢慢行到戰術板前，攞起擦板，將上半場啲部署一下一下抹走。

白色線條消失。

正如李斯特城上半場所有的節奏，一樣俾對方抹得乾乾淨淨。

「上半場，係我哋用自己最弱嗰一邊，撞落人哋最強嗰一邊。」

雲尼亞里講得好平。

平到反而令人開始集中。

「咁樣踢，輸兩球，一啲都唔奇。」

房內冇人反駁。

因為事實就係事實。

老帥放低擦板，推一推眼鏡，眼神忽然多咗一點熟悉的光。

嗰種補鍋之前、準備落刀之前的光。

「但——」

佢故意停咗一下。

望住面前一張張濕漉漉、帶住疲態的面孔。

「呢啲，只係前戲。」

更衣室內有幾個人抬起頭。

雲尼亞里嘴角極輕微咁揚咗揚。

「佢哋跑咗四十五分鐘。」

「边未？」

莎士比亞喺旁邊幾乎下意識答咗句。

「一定边。」

「冇錯。」

雲尼亞里手指輕輕敲咗敲戰術板。

「而家，輪到我哋出牌。」

講完，佢轉身。

視線直直落向角落。

角落入面，夏彥君正雙手捧住紙杯，慢慢飲緊熱水，仲未完全由「好彩冇上場」的慶幸入面退返出來。

「夏。」

雲尼亞里叫咗佢一聲。

「熱身。」

「下半場，你上。」

空氣一下變咗。

真係一下。

更衣室嗰種原本沉住的氣，像突然俾人撥開。

所有人目光同時轉向夏彥君。

有期待。

有鬆一口氣。

甚至有種「終於輪到救星落場」的意味。

夏彥君自己都呆咗半秒。

佢放低紙杯，喉結動咗動。

「頭兒……」

「我上去踢偽9號？」

「對。」

雲尼亞里點頭。

「但你唔需要似烏略亞咁，同佢哋肉搏。」

夏彥君耳朵立即豎起。

老帥伸出一隻手指。

「你只需要做一樣嘢。」

「將個波停低。」

夏彥君怔咗怔。

雲尼亞里望住佢，語氣愈講愈穩。

「然後，俾我哋嗰班跑狗跑狗到癲的小伙子——」

佢手指一劃，指向馬列斯、Schlupp、甚至中場後上線。

「停一停。」

「抬頭。」

「望住你表演。」

幾個隊友忍唔住笑咗下。

原本沉重的氣氛，竟然真係俾呢幾句話拉鬆咗少少。

但夏彥君自己心裡卻明白。

呢唔係開玩笑。

呢係真正將賭注壓喺佢身上。

……

下半場開始。

雨勢完全冇收。

反而愈落愈細密。

濕滑草皮對技術型球員而言，本來就係惡夢；你一停慢半拍，個波就會飄，會滑，會唔跟腳。

但對水晶宮呢種靠身體、靠衝擊、靠對抗食飯的球隊而言——

呢種天氣，反而係天堂。

第四球證企喺場邊，舉起電子換人牌。

23號。

烏略亞，落。

88號。

夏彥君，上。

看台即刻響起一陣夾雜住口哨與笑聲的雜音。

場邊的柏祖望到個號碼，當場笑咗。

笑得好明顯。

「而家先換嗰個華裔細路上來？」

佢望住球場，語氣入面滿是不屑。

「雲尼亞里係咪想直接放棄抵抗？」

「呢種天氣，呢種對抗強度——」

「佢能夠企得穩，都算叻仔喇。」

講到尾句，柏祖抬起手，重重一揮。

像係要將嗰個啱啱踏入球場的瘦削身影，一掌拍返落泥水入面。

以下延續你而家呢章的寫法重寫，主角統一用夏彥君 / HA，並保持李斯特城、水晶宮等港式足球譯名同原有主線節奏。

「James！Joe！」

柏祖企喺場邊，雨褸都俾風吹到貼住身。

佢一手指住中路，聲線穿過雨聲同看台噪音，硬生生壓落場內。

「壓上去！」

「唔好畀佢抖氣！」

……

夏彥君企喺中圈附近。

雨水一路打濕佢額前啲頭髮，再順住面頰滑落頸邊，冰冰涼涼，冷到人下意識想縮一縮膊頭。

佢抬眼望向對面那班水晶宮球員。

一個二個都眼露凶光。

尤其係 McArthur。

個傢伙一邊咬住香口膠，一邊死死望住佢腳踝，眼神似乎已經開始盤算等陣第一下要落幾重。

唔想踢……

好凍……

好想返屋企打邊爐……

夏彥君心裡已經開始打退堂鼓。

但有時個人就係咁。

個腦想縮。

身體反而先誠實。

球證一聲哨響。

夏彥君幾乎係下意識啟動。

但唔係向前衝。

而係先往後撤。

呢一下，正正就係偽9號最標準的第一步。

回撤。

接應。

攞波。

「嚟喇！」

McArthur 咧嘴一笑，成個人即刻撲上來。

笑容裡面冇半點友善。

「撞撚飛你！」

個波沿住濕滑草地滾過來。

速度快。

轉動怪。

中途仲帶住一下唔規則彈跳。

呢種波，最麻煩。

一個唔小心，停波就會直接停到飛起，下一秒連人帶波一齊畀對面吞晒。

如果係以前的夏彥君，八成會第一時間將個波求其踢返出去。

唔求靚。

淨係求唔好死喺自己腳下。

但今時唔同往日。

【磁力停球模組：啟動！】

呢一刻，佢眼裡根本冇 McArthur。

冇更衣室。

冇雨聲。

甚至連四周的叫喊都像一下退遠咗。

佢視線入面，得返個波。

左腳落地支撐。

右腳輕輕抬起。

動作唔大。

甚至稱得上輕。

就像喺雨夜入面，伸手接住一片跌落來的樹葉。

「啪。」

當個波掂到佢腳背那一下，所有前衝動能像突然俾人抽走。

冇反彈。

冇彈高。

冇順住水面跣開。

個波就咁乖乖伏喺佢腳邊。

穩得嚇人。

穩到似乎連場邊的雨聲都跟住靜咗半拍。

本來全速剷過來的 McArthur 當場愣咗一下。

佢原本判斷呢球一定會彈起。

只要一彈。

佢下一步就可以順勢連波帶人一齊剷翻。

結果——個波完全冇彈。

咁就搞到佢成個滑剷動作突然變得極之尷尬。

前又唔係。

停又唔係。

繼續落腳，可能連個波邊都碰唔到，仲會自己一路劏出界外。

就喺佢猶豫那零點一秒。

夏彥君動咗。

冇花巧。

冇假身。

甚至冇多餘觸球。

佢只係用腳腕輕輕一撥，將個波帶去旁邊半步。

再順勢側身。

整個動作簡單得像落雨天喺公園避開一個水氹。

下一秒，McArthur 已經因為慣性，狼狽咁由佢身邊滑咗過去。

泥水一炸。

濺到成地都係。

但夏彥君自己，連褲腳都仲算乾淨。

全場一下嘩然。

剛才嗰一下，到底發生咗咩事？

明明睇落最瘦、最軟、最似會俾人撞散嗰個。

點解反而係佢，將英超出名的硬漢玩到咁尷尬？

但夏彥君根本冇時間理外面點諗。

因為佢已經睇到真正的殺機。

McArthur 一頂上來，中路原本那層保護即刻穿咗個大窿。

本來應該守住嗰個位置的卡巴耶，正瘋狂向後補。

而 Dann 因為猶豫要唔要跟住夏彥君一齊壓前，個站位亦已經不知不覺提早咗半格。

就係呢半格。

夠喇。

【金色光線：鎖定！】

視網膜上，一條金線像閃電咁穿過雨幕。

由佢腳下。

直插 Dann 身後那道唯一的空隙。

夏彥君冇任何猶豫。

借住頭先撥波後那點順勢，右腳直接掄出。

長傳！

「嘭！」

個波離腳一刻，帶住明顯外旋，喺半空劃出一道令人頭皮發麻的弧線。

佢冇走平。

反而先兜。

再墜。

剛好繞過 Dann 頭頂。

又避開咗 Ward 準備伸腳截擊那條線。

最後，準準跌落去前場那個唯一真空位。

嗰個位——

正正就係馬列斯的跑狗線。

而馬列斯，早喺夏彥君停低第一下那刻，就已經讀到味。

佢起步了。

由邊線斜斜切入。

像一架由黑暗裡突然亮燈衝出的跑車。

「單刀！」

直播席上，連尼加爾的聲音幾乎即時炸開。

「天啊！呢腳傳送！」

「佢只係用咗一次停球，再一腳出波——」

「就直接拆開咗水晶宮成個高位壓迫！」

「大師級處理！」

雨仍然落緊。

球場仍然嘈。

但夏彥君企喺原地，望住遠處馬列斯前衝的背影，第一反應居然唔係熱血。

而係——凍。

真係好凍。

佢縮咗縮條頸，順手將手塞入濕到貼身的波褲袋邊。

個樣睇落，甚至有點想收工。

入啦.....

快啲入一球啦.....

你入咗，我就可以少跑兩步.....

雨夜裡的華爾茲

塞爾赫斯特公園的雨，像真係俾嗰腳長傳一刀劈開。

個波穿過雨幕，落點靚到近乎殘忍。

馬列斯自然唔會浪費呢種單刀。

面對棄關出迎的 Hennessey，呢位阿爾及利亞技術天才冇半分猶豫，左腳輕輕一送。

唔係抽。

唔係爆。

而係一種近乎戲弄的輕推。

穿襠。

個波由 Hennessey 兩腳之間滾過，再沿住濕滑草地慢慢掠過門線，激起一層白色水花。

1：2！

作客區即刻炸開。

李斯特城球迷手上的藍色頸巾喺灰濛濛的雨夜裡瘋狂揮動，喊聲一下高過一下，硬生生將主場那股原本壓住人的氣勢撕開一道口。

馬列斯第一時間冇慶祝。

佢衝入網窩，一把撈起個波，轉身就向中圈狂奔。

佢想搵夏彥君。

想第一時間抱住嗰個送出致命一傳的人。

但——

夏彥君仲企喺原地。

縮住頸。

背脊微微拱起少少，似乎仲嫌件波衫濕得唔夠難受。

佢望住遠處一路衝緊過來的馬列斯，只係淡淡點咗點頭。

冇笑。

冇張手。

更加冇做出任何「快啲嚟抱一個」的準備。

被雨水打濕的臉仍然白淨，五官輪廓喺燈光底下分明得有點過份，但那雙眼入面，除咗平靜之外，甚至仲有一絲淡淡疲態。

唔好再跑過來喇……

夏彥君內心其實非常誠實。

你由咁遠衝返來抱我，我仲要配合你慶祝……

真係好劫。

快啲開返波啦。

我想返屋企。

但呢一幕落喺鏡頭入面，味道就完全唔同。

一個年輕中場，喺雨夜泥地入面送出一腳劏開整條防線的助攻。

之後唔喜唔怒。

連手都懶得由褲袋邊抽出來。

只係安安靜靜企喺原地，等個世界自己為佢沸騰。

呢種味道，太高級。

太有型。

亦太似某種只會出現喺頂級大師身上的從容。

事了拂衣去。

深藏功與名。

……

直播畫面右下角，彈幕已經笑到飛起。

-【傳完連望都唔多望一眼？因為一早知必入？】
-【HA：入波呢啲小事，唔值得我拎隻手出來。】
-【呢種氣質，真係阿仙奴出品先有？落到泥地都仲可以咁優雅。】

-【得我一個覺得佢似真係凍到想死咩？】

……

場邊。

柏祖成張臉都歪埋。

佢一把扯甩件俾雨淋到濕透的大褸，狠狠掟落地下，動作大到連第四球證都忍唔住望咗過來。

「Dann！你搞乜鬼！」

「點解唔貼上去？」

「由得佢舒舒服服起腳？」

水晶宮隊長 Dann 抹一把臉上泥水，心裡苦到講唔出聲。

貼上去？

頭先嗰一下，佢自己都唔知發生咩事。

明明夏彥君睇落似冇郁。

但當佢真係想上前封的時候，重心已經畀人帶走。

成個人好似踩中塊香蕉皮咁，直接滑出去幾碼，差啲連條腰都扭到。

呢個華裔細路，邪門得很。

睇落冇動作。

其實每一下都似真似假。

你以為佢要回傳。

佢偏偏送長。

你以為佢會怕。

偏偏又喺你最兇嗰一下將你讓空。

……

比賽重新開始。

失波之後，水晶宮徹底躁起來。

呢度係佢哋主場。

係成個英超都出名難踢的魔鬼場。

而家居然俾一個初出茅廬的華裔細路喺雨夜入面咁樣玩穿一次，面子根本掛唔住。

「衝佢！」

「上身體！」

「唔好再畀佢咁舒服拎波！」

跟住落來嗰十分鐘，成場波即刻由鬥戰術變成鬥命硬。

身體對身體。

泥水對泥水。

每一下拼搶都似夾雜住火氣。

夏彥君置身其中，只覺得自己像一腳踏咗入原始森林。

四圍全部都係野獸。

而且係啲見到你瘦弱、就特別想先咬一啖試味的野獸。

尤其 McArthur。

個傢伙頭先俾人過得太樣衰，眼神已經開始發狠。

好。

咁我唔郁。

夏彥君當機立斷。

我企喺中圈。

邊度少人我去邊度。

邊度安全我企邊度。

呢種極端到近乎離譜的「摸魚式踢法」，正常嚟講應該只會換來教練破口大罵。

偏偏今場，效果竟然詭異地好。

因為水晶宮的中後場節奏，開始自己斷開。

前面那幾個人殺紅咗眼，瘋狂壓出去搶。

後面幾個，特別係兩個中堅，又因為忌憚頭先那腳一劍封喉的長傳，唔敢真係一齊壓太前。

結果中間那一大片，本來應該最混亂、最多人搶的中場地帶，居然慢慢空咗出來。

像一個突然無人認領的後花園。

而夏彥君，就企喺呢片花園中央。

風吹雨打。

面無表情。

明明只係貪安全。

畫面睇落卻像某種冷靜得過份的佈局者。

……

七十五分鐘。

雨愈落愈密。

草皮已經唔止係滑。

而係開始爛。

每一下傳球都會喺地面拉出濁黃水痕。

簡迪喺後場幾乎跑到見鬼。

一次封射。

一次補位。

一次再一次咁將原本要穿的洞補返埋。

跑狗。

掃蕩。

轉身再追。

簡直似一部永遠唔知劫的吸塵機。

終於，佢斷到波。

乾淨俐落。

一腳先捅走對面腳下個波，再身體一側，順勢護住，然後第一時間將個波送咗出去。

「夏！」

個波滾過來。

夏彥君接應。

【磁力停球】被動再次觸發。

即使喺呢種全場都係泥漿、個波一落地就可能自己變線的鬼天氣底下，皮球依然似一隻訓練有素的小動物，乖乖伏喺佢腳邊。

呢一次，冇人再敢亂搶。

Dann 仲縮喺禁區前沿附近唔敢上。

McArthur 又啱啱俾馬列斯帶咗去另一邊。

夏彥君四周五碼之內——

真空。

佢抬頭。

先望一眼龍門。

太遠。

再望一眼邊路。

Schlupp 已經舉手示意，身位外拉，隨時準備衝刺。

行啦。

畀你一球過頂。

追唔追到，就睇你自己。

夏彥君冇諗太多。

原地擺腿。

出腳。

但就喺觸球一瞬——

意外發生。

佢支撐腳踩住嗰塊草皮，忽然成片鬆開。

泥水底下那層爛草完全承受唔到重心。

腳踝猛地向側一歪。

「咔。」

一聲好輕。

輕到幾乎只有佢自己聽到。

但下一秒，痛楚已經順住腳踝一路竄上來，直插小腿。

「嘶——」

夏彥君面色微微一白。

而腳下嗰球，亦徹底踢甩。

原本佢想送的是一腳平快過頂，斬去邊路畀 Schlupp 追。

結果因為腳踝變形，觸球角度完全錯亂，成腳波由斜前變咗向上兜。

一記近乎失控的高拋。

個波高高飛起。

越飛越高。

冇去邊路。

冇去 Schlupp 嗰條線。

而係喺無數道視線追蹤之下，直直吊向——

龍門。

……

夏彥君心裡猛地一沉。

仆街。

出事。

呢腳臭到離晒譜。

八成直飛上看台。

腳踝那陣鑽心痛楚一下一下刺上來，令佢幾乎本能地抬手掩住半張臉，唔想睇接落來個畫面。

要真係炒飛咗——

頭先辛辛苦苦堆出來那種高人風範，就真係一鋪清袋。

但下一秒。

球場上並冇傳來預料之中的噓聲。

反而先爆出一陣帶住震驚意味的驚呼。

「Oh my God！」

Hennessey 本來企喺十二碼點附近。

佢原先判斷得好直接——

夏彥君呢腳，應該係斬中。

所以佢企位稍稍靠前，準備等個波落下來時直接摘走。

但佢點都估唔到。

呢球唔係傳中。

係吊門。

而且條弧線古怪到近乎邪門。

個波喺雨夜入面高高飄起，明明應該一路向前，偏偏喺風雨之中忽左忽右，好似連自己都唔肯乖乖守規矩。

Hennessey 當場變色。

急急後退。

一步。

兩步。

第三步未踩實，腳下已經一滑。

「噗通。」

佢喺小禁區入面成個仆低，狼狽得連手套都差啲甩手。

而半空那個波，卻完全冇理會佢的掙扎。

只係帶住一種幾乎稱得上輕描淡寫的姿態，越過佢絕望揮出去的手臂。

再喺所有人視線裡——

輕輕擦住楣底。

下墜。

入網。

「唰——」

2：2！

……

全場先係靜咗。

真係靜咗。

死一樣那種靜。

只剩落雨聲，一下一下拍打住看台、草地同球員濕透的波衫。

夏彥君掩住臉那隻手，仲未完全放下來。

佢透過指縫，怔怔望住網窩裡仲喺慢慢打轉的皮球。

入咗？

咁都入到？

呢陣風到底吹成點啊……

有冇咁離譜……

夏彥君終於慢慢放低隻手。

表情有點僵。

眼神都有點飄。

佢先望一望龍門。

再望一望仲喺地上狼狽掙扎緊的 Hennessey。

腦內第一個念頭，唔係型。

係求生。

而家呢個時候——

總唔可能衝出去同隊友講：「其實我係踢呲咗」？

咁樣講，分分鐘會俾成隊人當場打死。

更何況，佢隻腳踝而家真係痛到抽緊。

既然都變成咁……

咁，不如繼續扮。

夏彥君深深吸一口氣。

慢慢轉身。

背向龍門。

雙手依然插喺褲袋邊，肩線筆直，步伐唔急。

然後，佢喺雨幕底下輕輕抬起頭，望向頭頂那片灰沉沉、低得像要壓落場中的天空。

雨水順住額角、眼尾、下顎一路滑落。

沖刷住佢那張原本就冇乜表情的臉。

嗰一刻。

所有鏡頭都對準咗呢個背影。

孤獨。

冷傲。

甚至有幾分不可一世。

而實際上——

夏彥君只係痛到想停一停，順便拖多兩秒時間等自己唔好露餡。

……

簡迪永遠都係第一個衝到。

呢個黑黑瘦瘦的小個子幾乎係飛撲過來，一把抱住夏彥君隻大腿，抬起頭時雙眼亮到發光。

「HA！」

「你係神啊！」

「你一早睇到 Hennessey 企位靠前，係咪？」

「頭先你掩面嗰一下真係型到痴線！」

夏彥君低頭，望住簡迪嗰雙寫滿崇拜的眼。

心裡默默嘆咗口氣。

掩面？

唔係型。

係痛。

頭先嗰一下真係拗得幾甘。

但佢最後一個字都冇講。

只係伸手，輕輕拍咗拍簡迪個頭。

動作平靜得近乎帶點高人味道。

然後轉身。

一步一步行返中圈。

只係，步伐入面終究多咗少少唔自然。

有點跛。

有點拖。

但落喺其他人眼中，味道又即刻變晒。

呢唔係拗柴。

呢係代價。

係為咗追求那條極致弧線，強行修正出腳角度後，付出的代價。

天才的華麗，一向都帶點傷。

……

場邊。

柏祖一腳踢翻咗個水樽。

成樽水混住雨水一齊濺開。

佢望住遠處那個喺雨中慢慢行、慢慢拖住腳的背影，氣到成個人都微微發抖。

「呢個根本唔科學！」

「有邊個痴線佬會喺嗰個位置，用嗰種腳法吊門？」

「痴線佬！」

「成班都係痴線佬子！」

旁邊幾個助教冇人敢接話。

因為就連佢哋自己，到而家都未完全消化到頭先嗰球究竟算咩。

斬中？

吊射？

失誤？

運氣？

又或者——

真係只有天才先做得出的即興創作？

雨夜另一邊。

雲尼亞里仍然企喺場邊。

老帥的頭髮都俾雨水打濕咗，眼鏡邊緣亦掛住細細水珠。

但佢塊面上，卻慢慢浮起一種近乎虔誠的笑。

佢唔需要解釋。

亦唔打算解釋。

有啲波，本身就唔屬於正常戰術板可以推演出來的範圍。

凡人睇唔明。

好正常。

只要個波入咗——

咁就夠。

我真係只係想傳個波

塞爾赫斯特公園的雨，完全冇停過的意思。

九十二分鐘。

補時最後一分鐘。

夏彥君一拐一拐咁挪到右邊角旗區附近。

佢唔係去進攻。

係去避難。

頭先嗰下拗柴，真係唔輕。

而家每行一步，腳踝都似有針一路往骨縫入面鑽。

可唔可以快啲吹雞啊……

補時補咁鬼多做乜……

我而家真係只係想喺角旗區護住個波，磨埋呢幾十秒，返去浸腳咋……

「唔好畀佢走！」

場邊，柏祖已經急到跳腳。

水晶宮隊長 Dann 帶住一肚火，第一時間殺咗過來。

頭先俾夏彥君晃到差啲撞上廣告板那口氣，佢仲未吞得落。

唔止係佢。

McArthur 都由另一邊包上來。

兩個人一左一右，成個夾角收窄，擺明係要將夏彥君困死喺角旗區呢個細到幾乎冇得轉身的位置。

……

夏彥君望住面前嗰兩架「重型坦克」。

視野入面，那條【紅色預警線】已經紅到發紫。

又嚟？

唔係吓嘛……

都就快完場喇啊！

眼見 Dann 嗰下兇到癲的滑鏟又準備出腳。

個勢頭，根本唔似衝住個波。

反而似想連人帶波一齊送上看台。

唔得。

一定要即刻處理個波。

傳中？

禁區入面淨係得馬列斯一個，嗰副身板同兩個中堅爭頂，根本等於送死。

回後？

後面根本冇人接。

咁——

整個界外球算。

夏彥君腦裡個想法，其實樸素到近乎老實。

只要將個波踢中 Dann 隻腳，再彈出界。

咁就有界外球。

既拖到時間。

又避開咗呢下鏟。

完美。

於是。

夏彥君提起大脾。

對準住衝過來的 Dann 膝頭位，乾淨俐落咁悶咗一腳。

走你！

……

「嘭！」

一聲悶響，實實在在。

個波結結實實撞正 Dann 個膝頭骨。

痛到佢即場慘叫一聲，成個人縮埋落去，連重心都即刻散咗。

但——

個波冇如夏彥君預期咁反彈出邊線。

反而出現咗一個詭異到離譜的折射。

因為 Dann 係全速衝緊上來，膝頭本身帶住向上抬的動作。

個波一撞中去，就好似撞落彈床邊緣。

「嗖——」

變向。

唔出底線。

唔出界。

反而帶住一股高高旋起的怪異弧線，直直飛向龍門。

……

Hennessey 本來仲企喺門線前，指住禁區入面幾個人，準備叫隊友守住那個根本唔存在的傳中。

下一秒。

佢就見到一個黑影由天而降。

唔係普通拋物線。

個波帶住古怪內旋，先向左飄少少，再喺半空突然急墜。

Hennessey 面色一變。

立即後退。

起跳。

伸長手去撈。

但嗰球邪到似塗咗油。

擦住指尖。

鑽入死角。

「唰——」

2：3！

……

全場靜到死。

只剩落雨聲。

Dann 仲抱住自己個膝頭喺地下打滾。

但而家佢已經顧唔上痛。

只係雙眼發直，望住龍門入面仲喺慢慢轉動的足球。

我……算唔算烏龍助攻？

場邊。

柏祖張大個嘴，原本啱啱整返正的領呔又歪咗。

佢望住網窩入面個波，成個人都有種世界觀俾人踩爛的荒謬感。

呢球……

都算命？

……

Sky Sports 直播間已經徹底爆炸。

「絕殺——！」

「讀秒絕殺！」

「不可思議！」

「夏彥君！」

「喺角旗區附近！」

「面對兩個人的包夾！」

「佢冇傳中！亦冇選擇單純護波！」

「佢踢出一腳——看似傳中、實則射門的詭異弧線！」

「唔！」

「唔止咁簡單！」

「佢係借 Dann 隻膝頭做牆！」

「借力打力！」

「太聰明！」

「呢個處理，真係太聰明！」

……

場內。

夏彥君自己都呆咗。

佢仲保持住頭先出腳個姿勢，眼神直直望住個入球。

又入？

唔係啊……

我真係只係想整個界外球咋喎……

點解個波又會咁聽話……

仲未等佢個腦完全轉過來。

馬列斯、簡迪，仲有由後場狂衝上來的胡夫，已經好似幾條發咗癲的瘋狗咁一齊撲過來。

「HA！」

「痴線！你係神啊！」

「呢個折射絕咗！」

下一秒。

幾百磅重的壯漢直接將佢壓喺最底。

疊羅漢。

夏彥君當場發出一聲慘叫。

「腳啊！」

「我腳踝——！」

「輕啲！真係會斷啊仆街！」

但鏡頭唔會理咁多。

轉播畫面裡，夏彥君張臉痛到扭晒、眼眶都似有啲泛紅。

落喺旁人眼中——

即刻變成另一種解讀。

嗰唔係痛。

係激動。

係帶傷踢到最後一秒，再完成絕殺之後，情緒終於壓唔住的宣洩。

英雄的眼淚。

鐵血的證明。

……

「咇——！咇咇——！」

球證終於吹響完場哨。

水晶宮 2：3 李斯特城。

一場癲到近乎唔講道理的逆轉。

最底下的夏彥君長長呼出一口氣。

終於完喇。

再唔完，我隻腳真係要交代喺呢度。

終於，完場。

夏彥君一拐一拐咁行向場邊。

今次唔係扮。

係真跛。

隻腳踝已經腫到成個饅頭咁，波boot都幾乎頂住腳背，每行一步都扯出一陣火辣辣的痛。

但看台上那班李斯特城遠征軍，根本冇人理佢到底係痛定型。

佢哋而家眼中，淨係見到一樣嘢——

救世主。

「HA——！」

「HA——！」

「King HA——！」

喊聲一浪接一浪，震到整個作客區都喺發顫。

雨仲落緊。

風仲吹緊。

但嗰一下，連塞爾赫斯特公園上空那層灰沉沉的雲，都似乎俾呢陣歡呼沖淡咗少少。

……

混合採訪區。

柏祖個樣衰到似一隻鬥輸咗的老公雞。

成個人冇晒頭先喺場邊跳腳時那種囂張氣焰。

西裝濕咗。

領呔歪咗。

連講話都好似提唔起勁。

「呢啲……唔科學。」

佢對住鏡頭，面色陰沉。

「嗰個折射，根本完全係運氣。」

「如果你再踢一百次，嗰球九十九次都只會飛出邊線。」

講到呢度，佢停咗停，嘴角抽咗一下。

最後都係唔情唔願咁補多句。

「今日，上帝著住藍色波衫。」

說話仍然嘴硬。

但當佢經過夏彥君身邊時，腳步還是明顯慢咗半拍。

佢忍唔住側頭，多望咗呢個華裔細路兩眼。

眼神裡，除咗唔服氣之外，甚至隱隱帶住一絲連佢自己都未必肯承認的忌憚。

一次係運。

兩次都可以話運。

但如果一個人每次都可以將運氣變成入球——

咁嗰樣嘢，就已經唔單止叫運。

而係邪。

……

客隊更衣室。

成間房熱鬧到似開緊嘉年華。

泥水、汗味、跌打油味，同埋贏波之後那種幾乎要炸開的亢奮，全部混埋一齊。

有人喺度拍櫃門。

有人用毛巾亂咁抽隊友。

華迪成個人濕到似由水渠撈返上來，仲係滿場跑，見人就攬。

連胡夫塊面都難得有笑意。

而角落位，簡迪靜靜坐咗喺自己位度。

佢冇大嗌大叫。

只係攞住手機，低住頭，好認真咁計數。

手指喺屏幕上點得飛快。

嘴裡仲細細聲念住。

「加埋今場贏波獎金……」

「仲有上陣費……」

「好似差唔多夠……」

佢眼神慢慢亮起來。

「可以幫媽媽買架二手雷諾。」

講到尾句時，簡迪塊面甚至浮起一種好純粹、好乾淨的開心。

就好似對佢嚟講，呢一刻已經夠幸福。

夏彥君正坐喺另一邊，用冰袋死死敷住自己個腳踝。

聽到呢句，佢下意識轉過頭。

啱啱好對上簡迪那雙亮晶晶的眼。

二手雷諾？

夏彥君心裡微微一動。

呢個細路，真係實在到有點過份。

佢諗咗兩秒，彎身喺自己個袋入面摸咗摸，最後掏出一本仲未拆封的新書。

《巴菲特致股東的信》。

呢本嘢係上次經理人硬塞俾佢的，話咩職業球員都應該學下理財，唔好淨係識踢波同亂使錢。

夏彥君原本完全冇興趣。

但而家，呢本書好似突然有咗用途。

佢將本書遞過去。

「簡迪。」

簡迪抬起頭，眨咗眨眼。

「吓？HA，做咩？」

「俾你一個小建議。」

夏彥君用冰袋輕輕點咗點本書封面。

「與其即刻買嗰架二手雷諾，不如先睇下呢本。」

「學下理財。」

「遲啲你可能唔止買到雷諾。」

佢停咗停，語氣仍然平平。

「你甚至可以買架新平治俾你媽。」

夏彥君真係冇打算扮人生導師。

佢只係單純覺得，簡迪呢種老實到近乎冇防備的人，日後八成好容易俾外面啲銷售、顧問、投資佬呃。

提早俾本書佢，總好過之後睇住佢交學費。

簡迪成個人都愣咗愣。

佢雙手接過本書，小心到似接住咩貴重戰利品咁。

之後，嗰雙本身已經夠大的眼更亮咗。

「多謝你，HA！」

佢抱住本書，語氣忽然充滿鬥志。

「我唔買雷諾喇。」

「我要買平治！」

夏彥君聽到之後，嘴角都忍唔住抽咗一下。

佢原意好似唔係咁。

但算啦。

至少方向冇錯。

……

賽後記者會。

雲尼亞里今日成個人都紅光滿面。

濕透的銀髮向後梳起，眼鏡片後面那雙眼，亮得像啱啱贏咗一場賭局。

鎂光燈閃個不停。

有記者忍唔住直接問：

「頭兒，夏第二個折射入球，係咪你哋預先設計好的戰術？」

雲尼亞里聽完之後，冇即刻答。

佢只係伸手，慢慢推一推眼鏡。

再抬眼望住提問嗰個記者。

然後——

笑咗一下。

個笑容，好微妙。

有三分神秘。

有三分自信。

剩返四分，係一種「我明，但我唔講」的高深莫測。

成個記者會現場先靜咗半秒。

跟住，好幾個記者眼神即刻變咗。

明咗。

全部都明咗。

《每日郵報》嗰位記者甚至當場已經喺腦海入面砌好標題：

《雲尼亞里的神秘微笑：一切早在掌握之中！》

根本唔需要多解釋。

因為喺英國媒體面前——

有時，一個笑容，比十頁戰術板仲有故事性。

……

返程大巴上。

夏彥君縮喺最後一排，成個人深深陷入座椅。

終於，世界安靜咗少少。

車窗外，倫敦夜景正一路向後退。

雨水黏住玻璃，將路燈都沖成一條條模糊的黃線。

佢長長呼出一口氣，低頭拎出手機，打開系統面板。

【已收穫震驚值：215688】

夏彥君望住嗰串數字，眼尾終於有咗點精神。

嘩。

大豐收。

呢場雨戰，雖然差啲搞廢一隻腳。

但換返來二十幾萬震驚值——

值。

面板下一行字，再慢慢浮出。

【是否消耗200000震驚值，兌換「英超傳奇・至尊盲盒」？】

二十萬？

夏彥君眉頭一挑。

漲價？

之前嗰啲普通盲盒，明明先十萬。

而家一口氣升到二十萬，擺明就唔係普通貨色。

佢沉默咗一秒。

隻腳踝仲喺隱隱作痛。

今日呢種靠天、靠風、靠對方膝頭撞出來的入球，真係太刺激心臟。

偶爾一兩次可以當驚喜。

日日咁踢，遲早猝死。

要換，就換啲真正實用的。

嗰種唔使跑狗。

唔使硬碰。

最好企喺度都可以整死人嗰種。

「兌換。」

佢喺心裡默念。

下一秒。

「轟隆隆——」

意識空間再次震動。

一張泛住金色光芒的巨型卡片，由黑暗深處緩緩升起。

卡面上的男人，著住7號波衫。

金髮飛揚。

身形修長。

而最顯眼的，始終係佢起腳那一下的輪廓。

右腳像一把量到分毫不差的圓規。

只要擺腿。

個波就必然劃出一道靚到足以令物理學家懷疑人生的弧線。

大衛．碧咸。

奧脫福年代的萬人迷。

【盲盒開啟成功！】

【恭喜獲得：大衛．碧咸「圓月彎刀」模組（定位球專精版）！】

【技能描述：點解要跑狗？只要你企喺原地，你就係死神。該模組將賦予你世界級的自由球與傳中腳法。】

【被動效果：靜態起腳時（自由球 / 角球 / 原地傳中），弧線精度修正至95。】

【特殊加成：呢道弧線太靚，靚到對手甚至會忘記起跳。】

【評價：恭喜你，終於搵到最適合懶人的得分方式。企喺度，把錢賺咗。】

夏彥君猛地睜開眼。

嘴角壓都壓唔住，慢慢向上揚。

碧咸。

圓月彎刀。

呢二十萬，花得超值。

有咗呢個模組，以後就算繼續散步——

只要博到個自由球，佢甚至真係可以企喺度收人頭。

唔使跑狗。

唔使對抗。

唔使俾人鏟。

呢個技能，簡直同佢本人性格匹配到離譜。

夏彥君望一眼窗外一路倒退的倫敦夜色。

頭先嗰種只想返屋企瞓死的疲倦感，竟然一掃而空。

佢由袋裡摸出黑色日記本。

翻開。

拎筆。

低頭寫低今日總結。

「雨戰真係太凍，下次一定要着多條秋褲。」

「Dann 係好人，佢個膝頭係好牆。」

「簡迪呢個細路太純，真係希望佢學識理財，唔好真係第一時間衝去買雷諾。」

寫到最後，佢筆尖頓一頓。

嘴角又翹起少少。

然後慢慢補多一行：

「圓月彎刀……嘿嘿。」

全英超都喺研究佢點企位

朝早七點半。

屯門公路上的巴士，慢慢塞住向市區爬。

車廂入面，有人拎住菠蘿包，有人捧住杯熱奶茶，有人仲未瞓醒，頭靠住玻璃一路跟住車身微微晃。

而手機屏幕，已經醒晒。

「嘩，痴線……」

後排一個著住校褸的男仔，望住手機突然低呼咗一聲。

畫面入面，正重播緊夏彥君喺塞爾赫斯特公園雨夜入面嗰腳折射絕殺。

慢鏡頭之下，個波撞中 Dann 膝頭，再拐出一道離譜弧線，掠過 Hennessey 指尖，最後鑽入網窩。

坐喺隔離嗰個中年男人，本來仲低頭睇緊財經新聞。

聽到聲，都忍唔住側過頭望一眼。

「呢個咪李斯特城嗰個 HA 囉？」

男仔即刻精神晒。

「係啊！」

「尋晚癲到不得了！」

「你睇下佢嗰個位企得幾靚，仲有成場波嗰種感覺……」

佢講到一半，自己都頓一頓。

因為連佢都知，呢球的確帶住幾分運。

但就係因為咁，先更邪。

「總之就係好勁。」佢最後落咗結論。

中年男人扶一扶眼鏡，望住畫面入面那個喺雨中雙手插袋的背影，慢慢點咗點頭。

「有啲球員，真係唔使成場跑狗。」

「佢哋淨係企喺最啱的位置，就已經夠攞命。」

巴士仍然塞住。

但成個香港球迷圈，已經先一步醒咗。

連登、Facebook 球迷專頁、足球討論區，甚至幾個晨早開咪的網台節目，講來講去都係同一個人。

HA。

夏彥君。

李斯特城呢場作客反勝，本身已經夠戲劇化。

而佢喺大雨入面兩次整出全場最致命畫面，更加足夠令所有人由一起身開始，就不斷重播、不斷拎出來講。

有人話嗰球純運。

有人話運氣本身都係能力一部分。

亦有人最在意的，根本唔係入球，而係佢全場嗰種近乎古怪的存在感。

你成日覺得佢冇點跑。

但當鏡頭一拉遠，又會發現佢次次都企喺最令人唔舒服的位置。

唔近。

唔遠。

唔搶眼。

但你一漏咗佢——

就出事。

《每日郵報》同日一篇專欄，標題就夠直接。

《點解佢唔使跑？》

文入面逐格拆解夏彥君幾次關鍵觸球，結論同大部分單純睇精華的球迷完全唔同。

「佢唔係冇跑。」

「佢只係成日跑進對手思考的盲區。」

呢句一出，成個英國足球圈即刻有咗另一種聲音。

原本笑佢散步的人，開始翻片。

原本覺得佢只係撞彩的人，開始研究佢點樣回撤、點樣企喺兩線之間、點樣永遠出現喺對手最唔想見到佢的位置。

一夜之間，大家研究的已經唔止係佢嗰兩個入球。

而係——

佢到底點企位。

……

李斯特。

夏彥君間公寓。

窗外仲落緊雨。

屋內就更加淒涼。

暖氣壞咗。

夏彥君成個人裹住張被，縮喺梳化角落，個樣完全冇半點外面講到咁神的感覺。

反而似一隻俾英國濕冷天氣整到快要冬眠的貓。

手機入面，死黨兼經理人已經轟炸咗十幾條訊息。

內容非常一致。

全部都係錢。

「HA，發咗喇！」

「有羽絨品牌想搵你！」

「仲有暖包、保暖內衣，同埋一個想借你雨戰個形象拍廣告！」

夏彥君將被再拉高少少，只露出雙眼。

然後有氣無力咁回咗一句：

「你自己揀。」

「總之唔好叫我企喺雨入面再拍一次。」

訊息啱啱發完。

新通知又彈出來。

發件人：Kendall。

夏彥君望住個名，手指停咗半秒。

再點開。

訊息內容，係一張相。

Kendall 喺洛杉磯間豪宅的泳池邊，側身趴喺躺椅上曬太陽。

身上那件比堅尼，布料少得近乎犯規。

手裡，仲拎住嗰個之前俾夏彥君簽過名的足球。

配文更加直接得要命。

「倫敦係咪好凍？」

「我喺加州等你過來曬太陽。」

「仲有，呢個波好似有啲軟，你可唔可以幫我打打氣？」

後面，仲跟住一個紅唇 emoji。

夏彥君點開大圖。

下一秒，手真係震咗一下。

部手機差啲直接拍落自己塊面。

畫面裡，加州陽光本身已經夠刺眼。

但更刺眼的，係嗰大片曬成蜜糖色的皮膚，仲有嗰身幾乎等於冇着過的比堅尼。

夏彥君只覺得塊面「轟」一聲熱起來。

作為一個十八歲、喺更衣室都唔敢周圍亂望、見到女仔主動埋身都會下意識僵直的純情仔，呢種衝擊力，真係有啲超標。

佢幾乎係本能地將手機倒扣喺心口。

心跳快到似踢緊互射十二碼。

非禮勿視……

非禮勿視……

佢喺心裡默念咗兩次。

但過咗幾秒，又忍唔住偷偷將手機反返轉，再眯住眼望多一下。

腹肌……

真係練得幾靚。

仲有——

等等。

個波好似真係扁咗少少？

夏彥君即刻深呼吸，逼自己冷靜。

打開輸入框。

先打咗一句：

「你好靚……」

停一停。

即刪。

太油。

再打：

「我唔凍……」

又刪。

太傻。

最後，佢手指停喺鍵盤上半天，腦裡一片混亂。

想回得自然啲。

又唔想太熱情。

更唔想畀對方睇得出自己而家耳仔都開始發熱。

於是，夏彥君決定講返個波。

「個氣嘴可能有問題。」

「你搵間體育用品舖，或者叫人幫你睇下。」

「同埋個波唔好長時間暴曬，表皮容易老化。」

發送。

一秒都冇等。

佢直接將手機掟去梳化另一邊，動作快到似掟緊燙手山芋。

然後成個人再縮返入被窿，只露出一雙眼，直直望住天花板發呆。

塊面仲熱緊。

心跳亦未完全平復。

咁樣覆.....

應該算專業掛？

佢.....應該唔會睇得出我啱啱其實有啲亂吧？

.....

貝爾沃路訓練基地。

下晝訓練啱啱完。

更衣室方向已經傳來一陣搶熱水的嘈雜聲，仲夾雜住華迪唔知又喺度笑邊個沖涼沖得耐。

但訓練場邊，仲留住兩個人。

簡迪。

仲有夏彥君。

簡迪正幫佢執返散滿一地的皮球，抱住兩三個波走過來時，視線仲不時落喺夏彥君右腳踝上。

嗰度仍然腫。

雖然比起比賽完場嗰陣已經消咗少少，但望落去依然唔算好睇。

「HA。」

簡迪停低，眉頭都皺埋。

「你隻腳都未好返，唔好再練啦。」

夏彥君着住拖鞋企喺場邊，神色依舊平平。

「冇事。」

其實佢根本唔係想練正常射門。

而係想試新到手嗰個【圓月彎刀】模組。

如果呢個技能真係被動——

咁係咪代表，佢求其搓一腳都會生效？

夏彥君抬眼，望向遠處球場邊那個用來收波的網兜。

距離大概三十米左右。

角度唔算特別刁。

但如果真係要個波由原地兜出一條大弧線，再準準入網——

正常人着拖鞋應該做唔到。

夏彥君打咗個呵欠。

左腳拖鞋踩住草地，右腳微微抬起，腳尖對住皮球輕輕一搓。

下一秒。

視網膜上，那條熟悉的金色弧線瞬間亮起。

【圓月彎刀模組：啟動！】

「啪。」

觸球聲甚至唔算大。

但皮球一離地，味道即刻變晒。

佢冇直飛向前。

反而帶住一種極之誇張的內旋，像主動繞開空氣裡某個根本唔存在的障礙物。

先外拐。

再收返入來。

喺半空硬生生劃出一道標準到近乎離譜的 C 字弧線。

最後——

「唰。」

個波乾乾淨淨，直插入網兜開口。

正中靶心。

遠處的簡迪本來仲抱住波慢慢行過來。

聽到聲，轉過頭。

剛好睇到個波鑽入網口的最後畫面。

佢當場停咗。

雙眼慢慢睜大。

嘴巴都跟住張開。

整個人就似俾人喺腦後輕輕敲咗一棍。

「HA……」

「你……」

「頭先點做到㗎？」

簡迪真係有啲嚇親。

因為最誇張的，唔止係個波入咗。

而係嗰條弧線根本唔合理。

佢真係喺半空轉大彎。

而夏彥君，甚至仲着住拖鞋。

連正式擺腿都算唔上。

只係好似懶懶閒、順手咁搓咗一下。

夏彥君被人當場捉正，多少有點尷尬。

佢本來想講，呢球只係巧合。

或者，腳滑。

甚至想求其扯句話，話係草地濕所以食住波。

但一見到簡迪嗰副「我係咪見到神蹟」的表情，夏彥君自己都知，解釋已經冇乜說服力。

咁既然解釋唔到——

就唯有繼續扮。

佢好平靜咁將手插返入褲袋。

塊面冇乜表情。

語氣亦淡到似講緊一件雞毛蒜皮的小事。

「哦，嗰個？」

「唔想彎腰執波。」

「直接踢入去，省事啲。」

講完之後，佢着住拖鞋，拖拖拉拉咁沿住場邊石路行返更衣室。

背影平淡得近乎冷漠。

只留低簡迪一個人企喺風入面，仲抱住個波，眼神呆呆咁望住嗰個網兜。

腦裡只剩一個念頭。

原來.....企定定都可以咁射？

.....

三日後。

山楂球場。

李斯特城作客對西布朗。

呢場波唔算特別好睇。

甚至可以話有點悶。

東尼．佩利斯嗰隊西布朗照舊擺出最拿手的鐵桶陣，防線壓得低，中場縮得窄，禁區前面塞到似一條根本唔打算俾人穿過的走廊。

李斯特城全場圍住嚟打。

但打極都差少少。

夏彥君因為腳傷未清，大部分時間都喺中場附近慢慢游，唔主動對抗，亦唔特別衝刺。

落喺外人眼中，又係嗰副熟悉的樣——

散步。

直到八十八分鐘。

李斯特城終於搏到一個角球。

夏彥君慢悠悠行去角旗區。

風有啲大。

草皮仲有點濕。

佢企定，左手叉住腰，右腳對住個波輕輕一兜。

【圓月彎刀：啟動！】

皮球離地一刻，已經唔似普通角球。

佢唔係單純去前柱。

亦唔係高高吊入人堆搏亂戰。

而係帶住一股古怪內旋，先繞開前點那層最密的防守，再喺後柱位置急急收返入來。

剛剛好。

落喺胡夫頭頂附近。

「嘭！」

胡夫甚至唔使特別起跳。

淨係順勢伸個頭，輕輕一蹭。

皮球即刻變線，直入網窩。

3：2！

李斯特城再一次絕殺！

山楂球場一下靜咗半秒。

跟住，客隊作客區立即炸開。

而夏彥君仲企喺角旗區附近，腳都未完全收返，自己都忍唔住眨咗眨眼。

真係咁好用？

……

賽後，媒體又一次炸鍋。

《散步帝的勝利》

《只要畀佢一個定位球，佢就有能力殺死比賽》

甚至仲有人開始認真開盤，賭夏彥君下一場聯賽的跑動距離會唔會跌穿三千米。

英國傳媒向來鍾意造勢。

而夏彥君呢種明明冇點跑、卻又成日喺致命時刻出現的類型，簡直就係最啱佢哋發揮的素材。

……

另一邊。

沃特福德訓練基地。

作為李斯特城下一輪聯賽對手，大黃蜂教練團冇半點輕敵意思。

會議室裡，燈光開到通明。

主教練 Quique Flores 正帶住成班教練，將夏彥君近幾場比賽翻來覆去咁睇。

「停。」

Flores 忽然開口。

畫面定格。

正正停喺夏彥君企喺中圈附近、幾乎完全冇動作嗰一格。

Flores 指住屏幕，轉頭望向成班助教。

「你哋覺得，佢喺度做緊咩？」

一個助教諗咗諗，試探住答：

「偷懶？」

另一個補多句：

「或者太凍？」

Flores 立即搖頭，神情嚴肅得像正喺拆一份高度機密的軍事報告。

「膚淺。」

佢手指敲一敲屏幕。

「佢唔係唔郁。」

「佢係蓄勢。」

「似一條伏咗喺草叢裡面的蛇。」

「等獵物自己露出破綻。」

其實當時夏彥君只係喺度留意附近有冇人正高速衝住自己過來，方便提早避一避。

但喺 Flores 眼中，呢個動作顯然已經被提升到另一個層次。

「你哋睇佢個頭。」

「雖然身體冇乜郁，但視線一直喺轉。」

「呢個代表佢一直做緊掃描。」

「一直觀察場上每個人的位置變化。」

「只要有空檔一出現——」

Flores 手指順住畫面一劃。

「佢就會送出第一下致命出球。」

講到呢度，佢再按下一個片段。

畫面入面，正係塞爾赫斯特公園嗰球折射絕殺。

Flores 盯住回放，眼神愈來愈凝重。

「你哋覺得呢球係運氣？」

佢自己先答。

「唔。」

「我唔信。」

「佢知道 Dann 會收腳。」

「亦知道個波一撞之後，有機會變線。」

「呢個年輕人——」

Flores 慢慢吐出一口氣。

「比表面睇落去更危險。」

會議室入面一下靜落來。

幾個助教面面相覷，居然一時都唔知應唔應該反駁。

因為當一個球員開始連「企喺度唔郁」都可以被解讀成戰術細節時，就代表你已經冇辦法再用正常方式睇佢。

Flores 最後轉過身，望向坐喺角落的壯漢。

甸尼。

沃特福德隊長。

英超出名硬淨的中鋒之一。

「Troy。」

甸尼抬起頭。

「頭兒？」

「下一場，我未必要你入波。」

Flores 語氣好靜。

靜得反而令人更清楚每個字的分量。

「我只要你做一件事。」

「貼住佢。」

「用你個身體，話俾佢知英超中路係咩硬度。」

「唔好畀佢舒服。」

「更加唔好畀佢有時間思考。」

甸尼聽完之後，慢慢捏緊拳頭。

指骨一下下發出清脆聲響。

嘴角，亦慢慢扯出一抹帶住幾分兇性的笑。

「明白。」

「放心啦，頭兒。」

「下一場——」

「我會令佢冇咁悠閒。」

企喺度搵錢

李斯特郡的冬天，嚟得比想像中更早。

窗外棵樹早就甩光晒葉，淨返一條條光禿禿的枝椏，喺冷風入面震到發顫。

夏彥君着住件黑色羽絨，拉鏈拉到下巴，正帶住簡迪喺市中心商場四圍掃貨。

「HA，點解我要買咁多條……貼身褲？」

簡迪雙手拎滿袋，個樣一臉迷惘。

夏彥君側頭望咗佢一眼，語氣非常認真。

「呢啲唔係普通貼身褲。」

「呢啲叫保暖底褲。」

「恩葛洛，你要明白，喺遙遠東方一直流傳住一種好可怕的詛咒——」

「忘記着保暖底褲。」

簡迪眨吓眼。

「吓？」

夏彥君神情平靜，繼續一本正經嗡落去。

「一中咗，膝頭哥就會慢慢變硬。」

「到最後，會似生鏽軸承咁，轉都轉唔順。」

簡迪望住佢，似明非明咁點咗點頭。

雖然佢完全唔明，點解一條薄薄地的底褲可以同膝頭健康扯上關係。

但既然係 HA 講——

咁大概就真係有佢道理。

「咁我都買兩條。」

佢低頭望住貨架，補多句：

「要最厚嗰隻。」

後面跟住的經理人老王望住呢一幕，忍唔住抬手掩面。

呢兩個人，一個敢講，一個真信。

真係佢帶過最難帶的一組代言人。

……

之後幾個星期，時間好似突然俾人撳快咗。

英超賽程密到連喘口氣的空檔都唔多。

但對夏彥君來講，差別其實唔算大。

只不過係由一個球場，散步去另一個球場。

第十二輪。

主場對沃特福德。

賽前仲講到自己會用「監獄級防守」貼死 HA 的甸尼，全場真係貼得好實。

問題係——

佢貼得住人，未必貼得住節奏。

夏彥君根本唔同佢鬥身體。

甚至連正面硬碰都盡量避免。

第30分鐘。

夏彥君喺中場接波。

甸尼即刻逼上來。

而夏彥君，就喺嗰一下突然停低，抬頭望向邊線。

甸尼幾乎本能地跟住望過去。

就係呢半秒。

夏彥君右腳腳尖輕輕一送。

個波由甸尼兩腿之間直接穿過。

穿襠。

成個皇權球場即刻炸開。

歡呼聲大到連場邊廣告板都似乎震咗一震。

但真相其實簡單到有點荒謬。

夏彥君只係見到旁證支旗斜斜地，想望清楚啲，確認係咪有越位情況。

結果甸尼以為佢睇到咩戰術信號，自己先分咗神。

賽後受訪時，甸尼個樣仲有啲懷疑人生。

「佢個眼神好邪。」

「我真係覺得，佢好似識得控制人注意力。」

更衣室入面，華迪笑到差啲坐唔穩。

而夏彥君本人，則默默低頭飲水，冇打算解釋半句。

因為連佢自己都覺得——

你哋鍾意點理解，就由得你哋。

……

第十三輪。

作客紐卡素。

聖占士公園球場。

呢場波，夏彥君全場幾乎就企喺中圈附近指揮交通。

觸球次數得十五下。

但每一下，幾乎都直接連住李斯特城最有威脅的攻勢。

第60分鐘。

簡迪喺後場搶返個波，第一時間交俾夏彥君。

夏彥君連停都冇停。

轉身。

起腳。

四十米長傳直接斬穿兩線，準準落去華迪前插那條跑狗路線。

華迪單刀。

推遠柱。

3：0。

作客區一下爆開。

而天空體育的評述員尼維利，喺直播入面幾乎笑住嘆氣。

「呢個細路，可能係英超史上第一個將『懶』變成戰術核心的球員。」

「呢個已經唔止係風格。」

「係境界。」

節目播出之後，成個英國足球圈又一次笑住認真研究。

因為如果一個球員可以用最少跑動，做出最高殺傷——

咁你真係好難話佢懶。

你只可以承認，佢懶得有道理。

……

星期三。

難得冇比賽。

老王一早就將夏彥君由李斯特郡的屋企拖咗出門，直落倫敦一個攝影棚。

之前嗰個羽絨品牌，終於等到自己心心念念的代言人。

「夏先生，我哋今次概念其實好簡單。」

導演係個大鬍子，望住夏彥君時，雙眼都有啲發光。

嗰種眼神，基本上已經介乎欣賞同膜拜之間。

「你淨係需要着住我哋件羽絨，喺唔同場景度顛波就得。」

「之後我哋會用後期合成背景，換成萬里長城、金字塔、甚至月球表面。」

「寓意就係——無論你身處邊度，溫暖都會跟住你。」

夏彥君聽完，點咗點頭。

呢個創意，佢幾滿意。

唔使出外景。

唔使吹風。

唔使真係去長城，更加唔使爬上月球。

夠省事。

於是，鏡頭入面——

夏彥君着住件厚到似麵包的羽絨，企喺綠幕前慢慢顛波。

背景明明只係一幅綠布。

但佢個樣依然深沉，眼神依然有種莫名的距離感。

當然，真相其實只係佢放緊空。

最後一鏡。

佢停低個波，抬眼望住鏡頭。

聲線一貫淡淡的，帶住少少未瞓醒似的冷感。

「無論喺邊。」

「溫暖隨行。」

拍完之後，導演企喺監視器前沉默咗幾秒。

然後突然重重一拍大脾。

「對。」

「就係呢種感覺！」

老王企喺旁邊，表面鎮定，心入面其實已經開始計數。

呢條廣告，應該會爆。

……

結果真係爆咗。

廣告一出，網上即刻洗版。

畫面做得太靚。

夏彥君喺長城上顛波，喺鐵塔下面送出直線，最後仲喺南極冰原上停住個波，企喺漫天白光之中望向遠方。

成件事做出來的效果，型到有少少不講道理。

逼格拉滿。

連平時唔太睇波的人，都記住咗嗰件羽絨，同埋羽絨入面嗰張冷冰冰的面。

更加麻煩的是——

Kendall 都轉發咗。

配文好簡單。

「Looks cool. I want to go to the Great Wall too.」

夏彥君見到呢則 post 嗰陣，正坐喺屋企梳化邊浸腳。

熱水氤氳。

屋入面靜到只聽到暖氣機低低運作的聲。

佢望住手機，諗咗兩秒。

然後直接搵老王。

「幫我回佢一句。」

老王嗰邊秒回。

「你想點回？」

夏彥君低頭打字。

「啲背景都係假嘅，綠幕嚟。」

「長城好凍，叫佢唔好去。」

訊息發出之後，老王足足沉默咗十幾秒。

最後只回咗一句。

「……」

再隔一陣，第二句先到。

「你真係唔識浪漫。」

夏彥君睇住屏幕，皺一皺眉。

浪漫？

佢明明係講事實。

而且長城冬天大風，真係幾凍。

有咩問題？

……

夜深。

廣告爆紅。

代言費到手。

網上熱度仲未退。

但夏彥君並冇沉迷喺呢種「淨係企喺度都有人送錢來」的快感入面太耐。

佢沖完涼，着返件鬆身衫，坐到書枱前，打開筆記本。

開始寫日記。

亦開始做賽後整理。

「甸尼身體真係硬，但判斷好似有時太直。」

「假動作一多，佢自己都會先亂。」

佢寫到呢度，停一停，又翻去前一頁。

接住寫。

「紐卡素後防站位太鬆，兩個中堅之間成日有條斜線可以打。」

「只要簡迪第一下搶得返，我就有時間送長波。」

筆尖再停。

之後，佢慢慢寫落第三句。

「圓月彎刀真係幾好用。」

「不過觸發條件始終麻煩，最好都係有死球或者固定出腳環境先穩陣。」

寫到最後，夏彥君抬眼望住面前那頁紙，想起下一場對手。

曼聯。

仲有場邊嗰個永遠好似諗緊大棋的老人家。

雲高爾。

佢低低笑咗一下，再補最後一句：

「聽講雲高爾開始研究我。」

「咁我下場係咪應該換個站姿？」

寫完之後，佢將筆記本合上。

整個人向後靠落椅背。

疲倦感開始慢慢湧上來，像潮水一樣將佢包住。

熱水浸腳帶來的暖意，仲未完全散。

眼皮亦愈來愈重。

就喺呢個時候——

腦海深處，那把熟悉的電子合成音，毫無預兆地再一次響起。

【國家隊主線任務觸發：亞洲之巔。】

【任務簡介：披上那件波衫，承受無數人的期待，寫下屬於你的國家隊篇章。你需要率領國家隊殺出重圍，打入世界盃外圍賽亞洲區12強賽。】

【任務獎勵：國際巨星．至尊盲盒。】

【兌換消耗：100萬震驚值。】

【該盲盒任意一項獎勵，都將為宿主帶來大幅提升。】

夏彥君原本仲有啲眼瞓。

聽到「國際巨星」四個字，成個人即刻醒咗幾分。

意識空間裡，一張張卡片影像緩緩閃過。

阿根廷藍白直間的馬勒當拿。

巴西黃衫的朗拿度。

德國白衫的碧根鮑華。

仲有——

意大利十號。

羅拔圖．巴治奧。

嗰個帶住淡淡憂鬱、又靜得異常的背影，只係喺預覽畫面裡閃過一下，已經足夠令人心口一震。

「國家隊.....」

夏彥君低聲重複咗一次。

然後慢慢由梳化邊坐直身。

腳都唔浸喇。

佢起身行去窗邊，伸手撥開半邊窗簾，望住外面一片沉黑夜色。

其實佢一直都知，自己唔算係嗰種天生熱血的人。

佢想省力。

想偷懶。

想盡量避開對抗。

如果可以舒舒服服踢波，佢絕對唔會主動拎命去搏。

但——

如果真係要着上嗰件波衫。

如果真係同一面旗有關。

夏彥君沉默咗幾秒。

眼神慢慢定落來。

最後，佢喺窗前低低講咗一句。

「咁就.....認真啲啦。」

佢唔使熱身，佢淨係需要發吓呆

夏彥君裹住件厚重黑色羽絨，縮喺公寓梳化上，正低頭研究 Nike 啱啱寄來的「秘密武器」。

嗰係一對特製的 Mercurial。

外形睇落同平時冇乜分別，線條一樣銳利，鞋身一樣修長，成對鞋仍然寫住速度感。

但真正着上腳的人先知，裡面另有乾坤。

鞋面用咗新一代保暖物料。

鞋墊下面，甚至預留咗一層極薄的微型發熱片。

呢個主意，唔係 Nike 自己忽然開竅。

而係夏彥君硬生生逼經理人老王去同總部「據理力爭」爭返來的。

理由仲講得好大義凜然。

「如果唔夠暖，我腳感起碼跌一半。」

「到時嗰啲會轉彎的波踢唔出，大家都冇好處。」

Nike 最初當然唔肯。

正常球星個個都追輕量化，邊個會嫌鞋唔夠重，仲主動要求加保暖結構？

呢種設計，聽落簡直同運動科學反方向。

但設計團隊望住夏彥君最近幾腳神仙波帶來的流量，再望多眼社交平台的熱度曲線——

最後，含淚加班三日。

真係整咗對「暖腳神器」出來。

夏彥君將腳慢慢塞入去。

踩一踩。

再踩一踩。

下一秒，一股暖意由腳板底慢慢滲上來，順住腳弓一路托住成隻腳。

佢當場舒服到眼都差啲眯埋。

真係暖。

旁邊，老王正蹲低執緊行李同雜物，無意中瞄到茶几上夏彥君部手機。

屏幕啱啱著住。

上面顯示緊一則剛發出去的訊息。

收件人：Kendall。

內容唔係甜言蜜語。

亦唔係任何正常十八歲男仔會諗到的回覆。

而係一張手繪圖。

圖上畫住一個足球，同一支打氣針，旁邊仲認真標註埋入氣角度。

下面附文：

「氣針要垂直插入去。」

「唔係會整壞個氣嘴。」

「仲有，唔好用個口吹。」

老王望住呢幾行字，深深吸咗口氣。

太陽穴即刻開始跳。

人哋超模傳啲咁曖昧的訊息俾你。

你覆人一份打氣教學圖解？

仲特登提醒人唔好用個口吹？

呢個細路，真係冇得救。

……

另一邊。

曼徹斯特。

卡靈頓訓練基地。

相比起夏彥君喺李斯特郡屋企那份暖笠笠的閒適，曼聯呢邊的備戰氣氛嚴肅到有啲滲人。

戰術分析室入面，投影機的白光打落雲高爾塊面，將嗰種本來已經夠冷的輪廓照得更加硬。

屏幕上，停住一格畫面。

正正就係夏彥君喺中圈附近企住唔郁嗰一下。

雲高爾手裡拎住支紅筆，喺畫面裡夏彥君腳下畫咗個圈。

跟住轉身，望住成班年輕球員。

連格、馬迪爾、迪比。

一個個坐得筆直，氣都唔敢亂透。

「睇住呢度。」

雲高爾用紅筆點一點個圈。

聲音唔大。

但夠壓場。

「九十分鐘入面，佢喺呢個範圍停留超過十五分鐘。」

「佢冇跑。」

「但比賽節奏由佢控制。」

講完之後，雲高爾冇再解釋太多。

只係將支筆擺返落枱，目光直接掃向連格。

「Jesse，你跑得好快。」

「但有時，停低，比跑起來更難。」

連格當場愣咗一下。

佢望住屏幕上嗰個紅圈，表情逐漸由疑惑，慢慢變成某種努力理解高深哲理的凝重。

停低。

比跑起來更難？

呢句說話，對佢嚟講已經唔似戰術。

直頭似禪。

訓練完之後，其他人一窩蜂去沖涼。

只得連格一個人留咗喺場上。

佢真係走去中圈。

照住夏彥君平時嗰副樣，雙手插袋，企喺原地，望住龍門發呆。

朗尼啱啱行過，見到呢幕，成個人都停一停。

「喂，Jesse。」

「你做咩？」

「思考人生啊？」

連格冇回頭。

姿勢一樣保持住。

語氣前所未有地認真。

「隊長，我喺度感受。」

朗尼眉頭即刻皺起。

「感受乜嘢？」

連格沉默兩秒。

然後低低講咗三個字。

「氣場。」

朗尼對住佢個背影，慢慢翻咗個白眼。

之後搖一搖頭，直接走人。

呢班後生仔，真係愈來愈神神化化。

……

同一時間。

李斯特郡。

夏彥君喺屋企睇緊曼聯比賽錄像。

下一輪對手，就係佢哋。

螢幕上不斷重播曼聯上一場的攻守片段，而夏彥君重點留意的，唔係朗尼，唔係迪比，亦唔係成日喺新聞度最搶鏡嗰幾個名。

而係馬達。

嗰個着住8號波衫的西班牙前腰。

夏彥君望住佢喺場上一下一下移位、接應、轉身。

第一個感覺係——

跑得唔算快。

第二個感覺係——

對抗好似都唔算特別勁。

有幾下甚至畀對面撞到東歪西倒。

但怪就怪在，個波總係傳得出去。

仲經常傳得幾靚。

夏彥君摸咗摸下巴。

心裡面開始默默分析。

呢位師兄……

身體條件，同我都差唔多啫。

又唔見佢成日爆速。

而且防守都唔算好積極，成日喺前場左飄右飄。

睇落去，喺曼聯踢前腰，好似門檻都唔係高到咁誇張。

連馬達呢種身體都可以踢得有聲有色——

咁如果我有埋呢對暖腳鞋，腳底暖啲，觸球穩啲，咪更加容易混？

當然，夏彥君完全忽略咗一件事。

馬達身體唔算強。

但佢無球走動、接應時機，仲有細空間入面一腳出波的配合感，全部都係頂級。

嗰種喺電話亭都可以搓出節奏的能力，暫時根本唔係夏彥君呢種「躲住踢」型球員可以直接複製。

但喺夏彥君眼中，結論就變得非常簡單。

既然大家都唔係靠身體食飯——

咁就睇邊個更識扮。

……

星期三。

冇比賽。

老王又一次將夏彥君由李斯特郡拎咗出去，直落倫敦一個大型攝影棚。

今次，係 Nike 全球廣告拍攝。

而搭檔，依然係嗰位啱啱收到「打氣教學圖」的 Kendall Jenner。

Kendall 今日着住一身貼身運動裝。

線條收得好靚，將身形勾到乾淨又俐落。

見到夏彥君推門入來，佢眉尾輕輕一挑，眼神裡帶住幾分明顯玩味。

「Hey，修波專家。」

「聽講你唔太想同我講嘢。」

「你比較鍾意同個波傾偈？」

夏彥君腳步即刻頓咗半拍。

耳根都好似有少少熱。

佢下意識抬手撓一撓頭，避開 Kendall 個眼神，然後裝作若無其事咁低頭整理護脛。

「嗰個……」

「個波修好未？」

Kendall 先係一怔。

之後差啲俾佢激到笑出聲。

「修好咗。」

「照你方法。」

「冇用個口吹。」

呢一句講出來嗰陣，現場幾個工作人員都忍唔住低頭忍笑。

氣氛一度去到有啲古怪。

好彩導演反應夠快，立即由旁邊衝出來打圓場。

「好喇好喇，準備埋位！」

「燈光 ready！」

「兩位準備開拍！」

攝影棚燈一盞一盞亮起。

而導演拍一拍手，望住面前兩個一個冷一個辣的主角，眼裡明顯開始冒光。

因為今次的創意——真係幾大膽。

——穿越時空

夏彥君會着住唔同年代的波衫，喺唔同場景入面出波。

而 Kendall，就負責接波。

「Action！」

導演一聲落下。

夏彥君企喺綠幕前，低頭望一望腳邊個波。

【圓月彎刀】呢個動作，佢而家早就熟到入骨。

唔使助跑。

甚至唔使點樣特別儲力。

淨係原地擺腿。

「嘭。」

個波離腳。

即刻扯出一道又靚又順的弧線，直飛向遠處的 Kendall。

問題係——

Kendall 雖然係超模，身體線條靚到冇得講。

但運動神經，真係只可以算一般。

個波一轉住飛埋去，佢幾乎係本能咁伸手一擋。

結果手掌先啱啱掂到波面，嗰股旋力就即刻將個波帶偏。

皮球由佢手邊滑出去。

「砰！」

一下砸中旁邊攝影機。

全場即刻靜咗半秒。

跟住導演抱住頭大叫。

「Cut——！」

工作人員一窩蜂衝上去睇部機有冇事。

Kendall 企喺原地，耳根都有啲紅，難得露出少少唔好意思的神色。

「Sorry。」

「呢球轉得太快，我接唔住。」

夏彥君望住地下個波，低低嘆咗口氣。

唔係躁。

純粹係有啲無奈。

佢行過去，彎腰執起個波，再抬眼望向 Kendall。

見到對方有啲手忙腳亂，又明顯唔知問題出喺邊。

夏彥君嗰種「見到錯誤姿勢就忍唔住想糾正」的屬性，又一次自動發動。

佢冇講大道理。

亦冇先問可唔可以。

直接行到 Kendall 面前。

伸出手。

輕輕握住佢手腕。

Kendall 全身即刻僵咗一下。

夏彥君手指修長，掌心微暖，力道唔重，但動作乾淨俐落，冇半點拖泥帶水。

佢將 Kendall 隻手微微抬高，再調整咗一下角度。

「手唔好亂擋。」

「擺喺呢度。」

「唔好郁。」

聲線壓得低低，平靜得幾乎帶住一種理所當然的命令感。

Kendall 望住近在咫尺嗰張臉，心口無端端漏跳半拍。

呢種感覺有啲古怪。

唔算溫柔。

但偏偏又令人冇法反抗。

霸道？

好似又真係有啲。

夏彥君幫佢調整好姿勢之後，隨即放手，退返原位。

深呼吸。

視線落喺個波上。

【圓月彎刀：啟動！】

今次，佢刻意收細咗力道，亦將弧線壓得柔和啲。

「嘭。」

皮球再一次飛出。

今次唔似頭先咁兇。

反而似一隻俾人馴熟咗的鳥，喺半空輕輕畫出一道溫和弧線，最後準準落入 Kendall 攤開的手心。

穩穩噹噹。

一秒。

兩秒。

全場突然爆出掌聲。

導演激動到成把鬍鬚都似跟住震。

「Perfect！」

「太靚喇！」

「呢個就係科技同藝術的結合！」

旁邊幾個工作人員都跟住拍手，連攝影師都忍唔住對住剛才那一下回放瘋狂點頭。

得夏彥君自己，喺心裡暗暗鬆咗口氣。

好彩接得住。

唔係又要重踢一次。

呢對暖腳鞋係真係暖。

但用嚟踢呢啲咁講手感的細膩波，始終仲係比平時費勁少少。

……

廣告拍完。

夏彥君第一時間換返自己件便服，成個人明顯鬆返落來。

Kendall 拎住支水行過來，遞俾佢。

「多謝你教我。」

佢語氣比起頭先，明顯少咗幾分玩味，多咗少少講唔清的認真。

夏彥君接過支水，擰開蓋，仰頭飲咗一啖。

Kendall 望住佢，停咗兩秒，忽然又開口。

「下次……教我踢波？」

夏彥君聞言，先望一望佢對腳。

即使着住運動鞋，都仍然顯得又長又直。

跟住，佢好認真咁搖咗搖頭。

「算啦。」

Kendall 眉頭一挑。

「點解？」

夏彥君將樽水蓋扭返實，語氣平得像講緊天氣。

「踢波條腿會粗。」

「……」

Kendall 當場呆咗一下。

然後望住夏彥君轉身行開的背影，真係有種想笑又想打人的感覺。

呢個直男。

真係冇藥醫。

……

返到李斯特郡。

夏彥君喺公寓樓下，撞啱簡迪搬緊屋。

幾個紙箱，一袋兩袋雜物，仲有一盞睇落唔算新但被包得好小心的座地燈。

夏彥君停低腳步。

「恩葛洛，你要搬走？」

簡迪搬住個箱，額角有啲汗，但神情幾興奮。

「唔係搬走好遠。」

「我想換間大啲的屋。」

「之後可以接媽媽過來。」

夏彥君聽完，點咗點頭。

「幾好。」

簡迪笑得有點靦腆，跟住又像忽然記起咩重要事一樣，眼神亮一亮。

「HA，多謝你之前建議。」

「我買咗嗰個理財產品，賺咗少少。」

夏彥君本來仲靠住牆，聽到呢句，表情即刻微微一僵。

理財產品？

等等。

佢上次塞俾簡迪嗰本，明明係《巴菲特致股東的信》。

邊忽然變咗買理財產品？

夏彥君仲未來得切問清楚，簡迪已經抱住個箱，神神秘秘咁壓低聲線。

「啊，仲有。」

「HA，你睇咗新聞未？」

「曼聯嗰邊放咗風出來。」

夏彥君皺一皺眉。

「咩風？」

簡迪左右望一眼，個樣搞到似講緊球會機密。

「雲高爾話，佢已經搵到破解你企位的方法。」

夏彥君聽完，忍唔住笑咗一聲。

破解我企位？

我又唔係梅花樁。

有咩好破解？

佢抬抬下巴。

「佢點講？」

簡迪再壓低把聲。

「佢話……」

「下一場，會叫費蘭尼全場跟住你。」

「你去邊，佢去邊。」

夏彥君面上嗰絲本來仲幾輕鬆的笑意，當場凝住。

費蘭尼？

嗰個爆炸頭？

嗰個接近兩米高、企喺邊都似座塔的傢伙？

叫佢全場跟住自己？

夏彥君腦海裡即刻浮出畫面——

自己企喺中圈發呆。

後面跟住個費蘭尼。

自己慢慢散步。

旁邊仲係個費蘭尼。

自己想偷空望兩眼場邊。

一轉頭，又見到費蘭尼個爆炸頭喺側邊晃。

夏彥君無端端打咗個寒顫。

呢下真係唔係講笑。

如果費蘭尼全場跟實——

咁佢仲點喺中圈安安樂樂摸魚？

仲點樣用最細消耗過完整場波？

夏彥君低頭沉默兩秒。

跟住慢慢吐出一口氣。

睇嚟下一場……

真係要搵個更隱蔽的地方發呆先得。

佢當紅魔係空氣

皇權球場。

呢度唔係米蘭的聖西路，冇嗰種壓落嚟就令人透唔到氣的哥德式壓迫感。

但今夜的皇權球場，空氣入面一樣瀰漫住一股近乎窒息的火藥味。

英超第十四輪。

榜首大戰。

李斯特城對曼聯。

球員通道入面，兩隊一左一右並排企定。

夏彥君企喺李斯特城隊伍中間，面上雖然冇乜表情，但眼神仲係忍唔住一路往側邊飄。

魯尼。

舒韋恩史迪加。

馬達。

迪基亞。

呢啲以前只會喺電視、精華片、FIFA
遊戲卡面先見到的名字，而家居然活生生企喺佢身邊，一米都唔使。

講到底，佢就算有系統、有模組、有神仙波。

骨子裡嗰陣面對豪門會自然縮一縮的慫勁，始終仲係會時不時翻出嚟。

尤其係——

企喺佢身邊嗰個爆炸頭。

馬路雲．費蘭尼。

電視入面已經夠高。

真人仲要再高一截。

仲壯一圈。

嗰個招牌蓬蓬頭頂喺頭上，遠睇似鳥巢，近睇直頭似一團會郁的黑色烏雲，壓迫感強到有啲唔講道理

。

夏彥君下意識就向簡迪後面縮咗半步。

「恩葛洛。」

佢壓低把聲。

簡迪微微側頭。

「咩事，HA？」

夏彥君用眼尾掃咗掃費蘭尼，聲音壓得更低。

「等陣開波之後，你見到嗰個爆炸頭未？」

簡迪好認真點頭。

「見到。」

「佢一郁，你就撞佢。」

簡迪連原因都冇問，表情瞬間嚴肅到似準備執行戰場任務。

「明白。」

「我會令佢冇咁得閒望住你。」

夏彥君聽完，心裡即刻安定咗少少。

有簡迪呢句，起碼感覺冇咁孤單。

……

二十分鐘前。

客隊更衣室。

雲高爾拎住塊戰術板，企喺更衣室最前面，神情自信得像個啱啱先打贏咗仗的將軍。

「李斯特城唔可怕。」

佢語氣平穩，但每個字都落得好實。

「華迪？只係一個擅長衝刺的田徑員。」

「切斷傳球線路，佢就只係擺設。」

「馬列斯？左腳內切型，封死內線就得。」

講到呢度，雲高爾停一停。

手上紅筆重重點落戰術板某個位置。

「唯一真正有威脅的——」

「係呢個華裔小子。」

佢喺夏彥君個名上圈咗一個大紅圈。

筆力重到幾乎要穿紙。

「佢似幽靈。」

「你永遠唔知佢下一秒會出現喺邊。」

更衣室入面一下靜晒。

所有人視線都落咗去嗰個圈。

雲高爾抬眼，直接望向角落。

「馬路雲。」

費蘭尼抬起頭。

爆炸頭下那雙眼已經開始發亮。

「今晚你嘅任務，好簡單。」

「唔使理個波喺邊。」

「你只需要盯住佢。」

「佢去邊，你去邊。」

「就算佢去飲水，你都要跟住。」

費蘭尼咧開嘴笑咗一下，露出一口白牙。

嗰種笑容唔算猙獰。

但有一種大型掠食動物終於等到放風的興奮。

「放心，頭兒。」

「我會將佢裝入口袋。」

……

「嗶——！」

球證一聲哨響。

比賽正式開始。

曼聯開球。

紅魔一開波，就即刻踢出豪門嗰種高壓感。

舒韋恩史迪加喺中場調度節奏，馬達喺前場穿針引線，紅衫白褲一下一下推進，整個傳控體系轉得像一部拋光拋到發亮的精密機器。

李斯特城開局就被壓返落自己半場。

節奏一時間真係有啲透唔到氣。

而夏彥君本來打算，一如既往開啟自己最熟手的「散步模式」。

但佢好快發現——

做唔到。

因為身邊多咗一隻背後靈。

費蘭尼。

嗰個爆炸頭簡直似一大團陰影，無時無刻罩住佢。

只要夏彥君一有接波意圖，費蘭尼條長腿就已經先伸過來。

即使夏彥君根本冇掂波，費蘭尼都照樣貼住佢，硬淨的胸口一下下頂住佢後背，呼吸仲要熱辣辣噴落頸側。

夏彥君成個人都唔舒服。

大佬。

你唔使踢波㗎咩？

個波喺嗰邊喎。

你老跟住我做咩？

我有傳染病啊？

……

十五分鐘。

夏彥君終於頂唔順。

呢種俾巨漢貼身磨住的感覺，真係精神同肉體雙重折磨。

既然中場企唔住——

咁就跑。

唔係向前。

係向後。

一路小跑，直退去自己禁區前面。

嗰度人多。

有簡迪。

有胡夫。

仲有一堆藍衫塞住。

佢就唔信費蘭尼夠膽真係追入禁區範圍，當自己係影子咁黐到咁貼。

於是，皇權球場出現咗極之古怪的一幕。

李斯特城理論上的進攻核心，唔單止冇向前走去組織。

反而一路細步跑狗，退返去自己後防線前面。

而曼聯中場大閘費蘭尼，亦真係似個跟尾狗咁，傻更更一路跟咗過去。

一下之間。

曼聯中場中路空咗一大片。

舒韋恩史迪加原本仲喺中圈附近等緊第二點接應，一抬頭，望住前面成條中路忽然冇人，成塊面都帶住一種微妙的錯愕。

場邊的雲高爾，眉頭亦慢慢皺起。

呢個細路……

係刻意將馬路雲引離防區？

用自己做餌，強行換子？

雲高爾雙手抱胸，眼神微微沉咗落去。

戰術素養……唔低。

甚至，比佢預期更高。

而另一邊。

夏彥君其實只係單純想遠離費蘭尼。

……

二十四分鐘。

機會終於來。

舒米高手拋球快開。

個波掟去左路。

富治斯第一時間接應，再一腳將個波塞向中路。

目標——

夏彥君。

嗰陣佢正企喺中圈弧頂附近。

而費蘭尼，亦正正企喺佢身後半米。

眼見個波滾過來，費蘭尼雙眼即刻一亮。

斷球。

反擊。

只要呢球由佢腳下截到，曼聯即刻可以原地轉守為攻，甚至有機會直接打穿李斯特城防線。

下一秒。

呢個大個子已經邁開條長腿，兇狠咁撲咗上來。

嗰下氣勢，直頭似一架失控衝埋來的重型貨車。

夏彥君心口即刻一縮。

視網膜入面，那幾條【紅色預警線】瘋狂閃爍，紅到幾乎刺眼。

呢下要真係俾費蘭尼撞正，唔好話停波，連肋骨都可能要斷幾條。

夏彥君腦入面第一個反應，唔係接波。

亦唔係轉身。

更唔係諗住點樣用腳下技術擺脫。

而係——

唔好撞到我。

求生本能再一次接管大腦。

就喺個波滾到腳前嗰一瞬，夏彥君冇停。

冇傳。

甚至連掂都冇掂。

佢雙腳猛地一張。

個動作快得似條件反射，幾乎同做開合跳冇分別。

然後身體順勢向側邊一縮，仲帶住少少避難式小跳。

「嗖——」

個波就咁由佢雙腿之間直接漏過。

一腳都冇掂。

乾乾淨淨。

費蘭尼嗰下已經完全衝起來，根本收唔切。

佢原本就係計準咗夏彥君接波嗰一刻，想連人帶波一齊壓爛。

結果夏彥君呢一漏、一縮——

直接令佢撲咗個空。

個大個子由夏彥君身邊直衝過去，動作狼狽得近乎滑稽。

巨大慣性拖住佢連踩幾步，先勉強停得住身。

而費蘭尼身後——

係一大片空位。

早已心領神會的華迪，幾乎喺個波漏過那一下就已經起動。

藍色身影一下撕開曼聯中路。

快到似閃電。

單刀！

皇權球場瞬間企起半邊。

華迪迎住個波殺入禁區，面對出迎的迪基亞，冇半點猶豫，右腳一推，直送遠柱。

1：0！！！

個波入網一刻，成座皇權球場直頭炸開。

因為呢球唔止係領先咁簡單。

仲意味住——

華迪連續十一場英超入波，正式打破雲尼斯達萊的紀錄。

……

全場沸騰。

聲浪掀天，連球場上蓋都似乎震緊。

華迪一路狂奔慶祝，雙手指向天空，成塊面都寫住癲狂。

而夏彥君，仲停留喺原地。

個人保持住頭先嗰個下意識縮頸避撞的姿勢，望住費蘭尼衝過頭後那副差啲收唔切掣的樣，心裡只得一陣後怕。

好彩。

真係好彩。

呢條大長腿，太嚇人。

但喺慢鏡頭之下——

同一個動作，味道完全變晒。

轉播畫面將夏彥君嗰下「主動放過個波」無限放大。

原本的求生本能，一下被解讀成另一種境界。

Sky Sports 評述席上，加利．尼維利望住回放，聲都明顯扯高咗。

「My word——」

「呢一下漏波簡直係藝術品！」

「HA 甚至冇回頭望！」

「但佢知道華迪已經喺身後起動，亦知道費蘭尼會第一時間撲上來！」

「呢一下唔係失誤。」

「係設計。」

旁邊另一把聲即刻接上。

「佢將費蘭尼的上搶，直接變成曼聯防線最大的裂口！」

「呢一下先係最可怕的地方——」

「佢唔需要掂波，已經改寫咗成個攻勢！」

慢鏡頭一格一格重播。

夏彥君站定。

費蘭尼撲出。

雙腿一張。

漏波。

華迪前插。

所有畫面串埋一齊之後，原本那份狼狽，一下變得極具宗師味道。

就連現場觀眾都開始相信——

呢球，佢真係諗好咗。

……

場邊。

雲高爾手上塊戰術板，直接跌落地。

佢冇即刻執。

只係慢慢除低副眼鏡，再由褸袋拎出塊擦鏡布，動作極慢咁抹起鏡片。

似乎想靠呢個動作，擦走眼前剛剛見到的荒謬畫面。

佢預判咗馬路雲的預判？

喺嗰種位置，喺嗰種壓力底下——

佢點敢漏波？

如果華迪冇跑到呢？

如果呢球斷咗呢？

如果個波直接變成曼聯反擊機會呢？

雲高爾將眼鏡重新戴返上去，再一次望向場中那個華裔少年時，眼神已經唔再係單純分析。

而係忌憚。

深深的忌憚。

因為喺佢眼中，眼前嗰個細路已經唔止係難捉路。

仲有啲癲。

而某啲天才，最可怕的地方，往往就係夠癲。

……

另一邊。

雲尼亞里依然靜靜企喺場邊。

雙手插喺風衣袋入面。

嘴角掛住一絲幾乎睇唔出的笑。

老實講，佢都冇完全睇懂夏彥君點解會喺嗰個位選擇漏波。

但——

入咗，就係戰術。

成功咗，就係靈光一閃。

天才之所以叫天才，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你唔使每次都先理解，再接受。

有時只需要先接受。

雲尼亞里側一側頭，對住身邊的莎士比亞低聲講咗一句：

「睇到未？」

「呢個就係點解我要俾佢自由發揮。」

佢頓一頓，眼底那絲笑意終於明顯咗少少。

「因為你永遠唔會知，下一秒佢會整出啲咩。」

……

而夏彥君本人，望住前面瘋狂慶祝的隊友，只係喺心裡默默嘆咗口氣。

我真係純粹唔想俾人撞。

華迪跑狗，真係跑狗跑狗到離譜。

呢樣都追到。

算啦。

又混咗個助攻。

離收工又近一步。

佢側頭望一眼仲企喺附近、表情依然有啲懷疑人生的費蘭尼。

對方塊面明顯寫住三個問題。

球呢？

人呢？

我點解會衝咗嚟呢度？

夏彥君對住佢，輕輕聳一聳膊頭。

再送上一個「我都冇辦法」的無辜眼神。

然後轉身，慢慢行返去中圈。

因為佢好清楚——

曼聯始終係曼聯。

豪門失咗波，之後一定會更加癲咁反撲。

而自己接下來要面對的，亦肯定唔止係費蘭尼一個人的死亡纏繞。

夏彥君一邊行，一邊喺心裡低低叫咗句：

N'Golo。

快啲過來救命。

呢個爆炸頭，真係食人的。

佢甚至連個波都唔想掂

皇權球場的歡呼聲仲未完全落返去，曼聯的反撲已經捲土重來。

失波之後的紅魔，真係似一頭俾人當面踩咗尾的雄獅。

場邊，雲高爾大手一揮。

壓上。

成條線一齊壓上。

舒韋恩史迪加喺中圈拎波，眼神明顯沉咗落去。

作為德國國家隊隊長，佢顯然唔接受自己隊波俾人用呢種方式劏開。

「Run!」

「Open the pitch!」

曼聯前場即刻開始大規模走位。

馬達拉去左邊接應。

迪比喺右路內收。

魯尼則不斷回撤，將前後兩線重新串連埋一齊。

成套跑動複雜又密。

過去唔知搞到幾多英超球隊頭痛。

但喺夏彥君眼中，呢一切其實只意味住一件事——

想撞佢的人，變多咗。

尤其係費蘭尼。

頭先俾佢漏球玩咗一下之後，呢個爆炸頭明顯唔單止冇學精，反而仲更加執着。

好似一塊點甩都甩唔開的牛皮糖，再一次死死黐上來。

但今次，佢學乖咗。

唔再急住搶腳下球。

而係直接用自己嗰兩隻長手長腳，再加成座塔咁的身板，將夏彥君困喺自己影子入面。

嗰種感覺好差。

差到近乎窒息。

夏彥君下意識就向簡迪嗰邊縮。

甚至仲好隱蔽咁伸手，輕輕推咗推簡迪個後背。

意思其實簡單到不得了——

兄弟，幫我擋一擋呢件貨。

但喺簡迪眼裡，呢個小動作的意思就完全變晒。

HA 叫我去盯費蘭尼？

即係話，要開始中場一對一纏鬥？

簡迪嗰雙大眼即刻一亮。

成個人像瞬間收到一份極清晰的戰術命令。

「明白，HA。」

「交俾我。」

下一秒，呢個細個子法國中場成個彈出去。

快到似部啱啱開機的掃地機械人。

……

中場絞殺。

舒韋恩史迪加原本啱啱準備將個波送去回撤接應的費蘭尼腳下。

結果一抬頭——

見到費蘭尼身邊多咗件掛件。

簡迪。

個子細。

但下盤硬。

重心又低。

一黐上去，直頭似隻咬住褲腳唔肯放的鬥牛犬。

費蘭尼想轉身接波？

冇門。

簡迪用肩膊頂。

用臀部拱。

有時仲會喺規則邊緣用啲極細微的拉扯同干擾，搞到費蘭尼每一下發力都唔順。

費蘭尼本來已經因為頭先俾人漏波穿咗一次，心情唔算靚。

而家俾簡迪咁纏住，更加煩到想爆。

個波終於傳到。

但佢第一下停波明顯變形。

皮球由腳邊彈開。

唔遠唔近。

啱啱好滾到夏彥君面前。

……

機會？

唔。

對夏彥君嚟講，呢個根本唔係機會。

係燙手山芋。

因為就喺佢個人啱啱望到個波滾埋來嗰下——

魯尼到咗。

舒尼達連都到咗。

一左一右，兩個人好似聞到血味的狼咁同時撲上來。

夏彥君頭皮即刻發麻。

視網膜上，【紅色預警線】再一次瘋狂爆閃。

唔好過來。

真係唔好過來。

我唔要呢個波。

還俾你哋得唔得？

呢一刻，夏彥君甚至連停波的念頭都冇。

佢淨係想快啲將呢個危險源踢走。

踢得愈遠愈好。

最好直接出邊線。

最好順便令球證停一停場。

最好所有人都俾佢抖一抖。

於是——

就喺魯尼快要撞到佢之前嗰一剎。

夏彥君冇停波。

冇觀察。

連頭都冇抬。

右腿直接掄起。

對準個波，狠狠抽咗落去。

「走你！」

……

「嘭——！」

一聲極清脆的爆響。

個波被佢一腳抽上半空，直頭似炮彈出膛。

帶住強烈外旋，一路劃過皇權球場上空。

夏彥君本來只係想解圍。

而且最好係解去邊線。

但偏偏，【磁力停球】帶來的腳感修正，喺呢種最唔想認真踢的時刻，又一次幫佢將出腳角度偷偷扶正。

於是呢腳本來應該粗暴到不得了的解圍——

一下變成咗一腳極具穿透力的長傳。

個波飛過曼聯中場。

飛過史摩寧同白蘭特頭頂。

再由高轉低，準準落向曼聯防線身後。

而嗰片空位入面——

馬列斯本來仲散散地企喺右肋位置，慢吞吞咁觀察局勢。

結果抬頭一望，見到個波直飛埋自己嗰條線，成個人都愣咗一下。

咁準？

HA 呢腳……

係想直送我單刀？

馬列斯瞬間起動。

阿爾及利亞人的爆發本來就快得離譜。

佢沿住右邊那條斜線一衝，整個人像貼住草皮掠出去的風，第一下觸球仲靚到過分，幾乎冇任何停頓，就將個高空落下來的長傳穩穩卸咗落自己前進路線上。

單刀。

又係單刀。

皇權球場前一秒先至因為曼聯壓迫而繃緊，下一秒又再一次炸開。

全場藍衫球迷幾乎同時起身，連呼吸都急咗半拍。

場邊，雲高爾死死盯住夏彥君隻腳。

唔係盯馬列斯。

唔係盯跑位。

而係盯住夏彥君啱啱出腳那一下之後、仲未完全收返去的小腿同腳踝。

佢喺搵。

搵呢個細路隻波boot入面係咪裝咗啲唔應該存在的嘢。

彈簧？

瞄準器？

定係某種連佢都未見過的巫術？

因為呢樣嘢真係唔科學。

喺嗰種高壓、兩邊夾擊、自己又幾乎冇抬頭的情況之下，居然仲可以一腳直接送到馬列斯前面。

仲要送到單刀。

仲要舒服到唔使點調整。

雲尼亞里就企喺另一邊，伸手推一推眼鏡，嘴角掛住嗰抹熟悉的神秘笑意。

老實講，佢一樣冇完全睇懂夏彥君頭先點解會咁急住清個波。

但有一樣嘢，唔使研究都知——

呢腳傳球質素，真係冇得黑。

Sky Sports 評述席上，加利．尼維利把聲再一次扯高。

「Break on!」

「又係李斯特城的反擊！」

旁邊評述員即刻接上。

「最恐怖唔係反擊本身！」

「最恐怖係 HA 似乎根本唔想留個波喺腳邊多一秒！」

加利．尼維利笑住補多刀。

「Exactly！」

「佢甚至連碰都唔想多碰一下！」

「個波一到，立刻轉手，立刻送走！」

「簡潔，直接，而且有效得嚇人！」

「曼聯喺中場設好那個陷阱，俾佢一腳就踢爛咗！」

可惜，呢一次馬列斯冇將機會變成入球。

面對迪基亞出迎，呢個西班牙門神再一次展示出世界級反應。

馬列斯起腳嗰一下其實已經夠果斷，低射、快、角度亦唔算差。

但迪基亞幾乎係靠本能伸出右腳。

「嘭！」

個波撞中佢腳尖，硬生生變線，彈出底線。

全場先係「哇」一聲。

跟住又係一陣惋惜同驚嘆混埋一齊的聲浪。

Sky Sports 評述員都忍唔住即刻叫出聲。

「What a save!」

「迪基亞救返曼聯一命！」

加利．尼維利亦即刻接住講。

「入唔到係可惜，但你唔可以否認——」

「呢次攻勢由開始到結束，質素高得誇張！」

「由 HA
嗰一腳近乎求生本能的長傳，到馬列斯的第一下卸球，再到最後的埋門，全部都係頂級反擊應有的樣！」

曼聯球迷睇台上，好多人都長長鬆咗口氣。

但就算係作客區，都有唔少人忍唔住拍咗兩下手。

當然，嗰掌聲一半係畀迪基亞。

另一半，係畀夏彥君嗰腳傳送。

馬列斯自己就冇咁客氣。

佢直接雙手抱頭，成個人跪落草地，塊面寫滿懊惱。

嗰一下佢自己都知，係有機會入的。

而另一邊。

夏彥君悄悄鬆咗口氣。

仲好。

冇入。

唔係又要跑去慶祝。

真係幾劾。

佢側過頭，望一望身邊同樣啱啱追到氣都有啲亂的魯尼。

呢位英格蘭隊長正望住佢，眼神入面全係「你到底做咗啲乜」那種不可思議。

「你小子……」

魯尼喘住氣，盯住佢。

「頭先嗰腳，蒙㗎啫？」

夏彥君聳一聳肩。

冇承認。

亦冇否認。

淨係回咗佢一個「你自己估」的眼神。

然後就轉身，慢慢行返去中圈。

繼續佢最擅長的散步大業。

……

VIP 包廂。

轉播鏡頭一掃而過。

畫面裡，坐住的正係曼聯傳奇領隊——費格遜爵士。

老人家眉頭微皺，視線一直停喺場上那個華裔少年身上。

眼神入面有審視。

亦有一絲唔算明顯、但確實存在的欣賞。

而佢旁邊，坐住一個正大口咬住肉批的胖球迷。

嗰人啱啱睇完整個攻勢，激動到差啲連手上個批都跌落地。

「你睇到冇啊，爵爺！」

「嗰腳傳波簡直係碧咸上身啊！」

費格遜冇出聲。

只係慢慢摸咗摸下巴，視線始終冇離開場內。

……

但得夏彥君自己知。

佢啱啱之所以轉身轉得咁快，真係唔係因為高人風範。

而係因為——

頭先掄嗰腳太盡。

大腿根嗰下即刻有啲抽住抽住。

再唔快啲轉身郁一郁，佢驚自己下一秒直頭會企喺原地扯住面。

痛痛痛……

夏彥君一邊慢慢行，一邊喺背後極小幅度咁揉咗揉條腿。

心裡已經開始低聲抱怨。

呢個該死的英超。

可唔可以快啲吹雞完場？

我想返屋企。

就喺呢個時候，熟悉的系統提示音非常識做地響起。

【震驚值+1】

【震驚值+1】

【震驚值+1】

……

望住視野右上角不停跳動的數字，夏彥君心裡總算稍微平衡返少少。

雖然成場波都俾人嚇到想死。

但起碼——

都算賺到點外快。

慶祝?

皇權球場的記分牌上，鮮紅色的 1：1 格外刺眼。

七十八分鐘。

曼聯隊長魯尼喺一次角球混戰入面，硬生生將個波捅咗入網，幫紅魔追平比數。

入波之後的魯尼一路怒吼，一路衝向角旗區，成個人像燒着咗咁，嗰股唔服輸的狠勁，睇到夏彥君連膝頭都好似隱隱作痛。

大佬。

你都呢個年紀喇。

植髮好貴㗎。

可唔可以慳返啲力？

之後嗰段時間，比賽徹底燒到白熱化。

曼聯想反超。

李斯特城想守住一分。

而夏彥君，只係想返屋企。

都踢到八十幾九十分鐘，腳底嗰兩塊暖腳貼早就涼透。

最難受唔係凍。

係嗰種濕冷沿住腳板底慢慢滲上來，令成隻腳又僵又硬，連腳趾都忍唔住暗暗蜷住。

……

八十九分鐘。

李斯特城終於等到一次像樣的反擊機會。

簡迪喺後場斷波，整個人似永動機咁一口氣向前推，拉開角度之後再將個波分去邊路俾馬列斯。

馬列斯內切。

被夾。

再內切。

仲係出唔到。

最後無奈之下，只可以將個波回返出來。

個波慢慢滾向大禁區弧頂。

而嗰度——

夏彥君正好企咗喺度。

雙手插住褲袋。

條頸微微縮住。

一副凍到只想快啲收工的樣。

見到個波滾埋來嗰一刻，夏彥君個心即刻「咯噔」一下。

唔好俾我啊！

我唔想射門！

前面全部都係人！

費蘭尼嗰個拖把頭又晃過來。

史摩寧個壯漢又逼上來。

一個個樣衰得似準備開餐，表情兇到好似下一秒就會將佢連人帶波一齊吞落肚。

呢下如果真係掄一腳，條腿分分鐘都俾人鏟斷。

視網膜上，【紅色預警線】紅到發紫。

警報聲喺腦海入面嗡嗡作響。

夏彥君第一反應，甚至唔係諗住點入波。

而係想將個波大腳清走。

踢出邊線又好。

踢上看台都好。

總之——

唔好留喺自己腳下。

於是。

佢掄起右腿。

呢一腳，由頭到尾都係奔住解圍去。

用正腳背。

發力極狠。

完全冇打算控任何腳法。

「走你！」

但就喺觸球嗰一瞬間——

費蘭尼隻大腳亦都到咗。

嗰種「下一秒就會俾人連人帶波剷飛」的恐懼感，令夏彥君成條小腿下意識抽咗一下。

肌肉一繃。

力量即刻失控。

「嘭——！！」

一聲巨響。

個波好似炮彈出膛咁直飛出去。

原本應該飛向邊線。

原本應該飛向看台。

但實際上，個波帶住一種恐怖到唔合理的急墜，直直轟向——

龍門。

……

迪基亞企喺門線上。

作為頂級門將，佢原本以為夏彥君會分波，或者最多打一腳弧線偷角度。

但佢估唔到，呢球快到咁離譜。

完全唔講道理。

冇預告。

冇鋪墊。

就咁似一道白色閃電劈穿空氣，快到連判斷都好似慢咗半拍。

迪基亞甚至未完全做得切撲救動作。

只覺耳邊一陣勁風掠過。

下一秒——

「當！！！」

個波狠狠砸中橫楣下沿。

跟住彈入網窩。

成張網俾呢股力撞到猛地向後扯起，連球門框都似乎跟住震咗一下。

2：1！！！

……

全場先死寂咗一秒。

真係得一秒。

然後——

皇權球場山崩海嘯。

所有聲音一齊爆開。

歡呼、尖叫、怒吼、拍手聲，一下灌滿成個夜空。

夏彥君自己都傻咗。

佢仲保持住起腳之後嗰個姿勢，望住仲喺微微顫動的球網，成個人有種靈魂甩殼的空白感。

入咗？

咁都入？

我明明係想解圍喎！

呢腳法係咪癲咗少少？

佢仲未完全反應得切，前面已經有幾條藍色身影瘋咁撲過來。

華迪第一個衝到。

馬列斯第二個。

簡迪、奧卡沙基、連後場幾個都一齊湧上。

「HA！絕殺啊！」

「痴線，呢腳重炮癲㗎！」

「你點踢出來㗎？！」

夏彥君見勢色唔對，第一個念頭唔係舉手慶祝。

係跑。

真係跑。

俾呢班幾百磅加埋的男人壓落身，唔死都要甩層皮。

佢啱啱轉身，先踏出一步——

大腿根突然一陣劇痛。

抽筋。

啱啱嗰腳掄得太狠。

加上天氣凍。

肌肉直接罷工。

夏彥君條腿一軟，當場跪咗落草地。

而喺轉播鏡頭入面——

呢個動作，味道即刻全變。

原本只係抽筋跪低。

慢鏡一播，就變成充滿激情的滑跪慶祝前奏。

夏彥君雙膝落地，雙手下意識掩住面，膊頭因為痛同喘氣而微微發顫。

嗰一刻，全場聚光燈都打落佢身上。

畫面靚到離譜。

Sky Sports 評述席上，連聲線都即刻變得激動起來。

「What a moment!」

「HA might have won it for Leicester City!」

加利．尼維利幾乎吼出來。

「睇下佢！」

「呢個細路跪咗落去！」

「呢唔止係入球——」

「呢個係徹底釋放！」

「全場比賽佢受住曼聯中場不斷圍剿，最後竟然用一腳最唔講理的重炮結束戰鬥！」

畫面入面，夏彥君仍然掩住塊面。

而喺全世界眼中，呢個動作被解讀成英雄的落淚。

係拼到最後一滴氣力之後的情緒崩口。

係屬於天才的浪漫時刻。

只有夏彥君自己知——

浪漫個鬼。

佢係痛到想爆粗。

……

但比賽仲未完。

補時最後時刻。

曼聯搏到一次位置極靚的自由球。

就喺大禁區線頂。

成個皇權球場氣氛一下又由天堂跌返落地面。

呢個——

係曼聯最後機會。

馬達企喺個波前面。

細細粒，靜靜企定，但嗰種危險感反而更實在。

而夏彥君，被安排企咗喺人牆最中間。

最中間。

最正。

最危險嗰個位。

好容易俾個波悶中塊面。

又或者……悶中更加唔可以中嗰個地方。

夏彥君望住前面個波。

個人當場就慌咗。

佢即刻夾實雙腿，一手護住襠部，成個人半側過身，幾乎將個屁股直接對準罰球點。

塊面又要護。

下面又要護。

但兩隻手根本唔夠分。

去到最後，夏彥君只可以選擇相信——

屁股啲肉，應該點都厚過塊面。

唔好中面。

唔好中面。

「嘭！」

馬達起腳。

個波帶住急速弧線呼嘯而來，先越過前排人牆，跟住急急墜落，眼見就要一頭鑽入死角。

舒米高都已經橫移咗半步。

皇權球場幾萬人嗰下呼吸，幾乎同時卡住。

但就喺呢一瞬間——

夏彥君因為太驚個波中腰，條件反射咁將屁股向外一撅。

就係咁一撅。

「啪！」

一聲極沉、極實在的悶響。

個波結結實實，正正打中咗佢個屁股最有肉嗰個位。

一下折射。

高高彈起。

最後飛出底線。

……

全場先靜咗半拍。

連馬達自己都愣咗一下。

下一秒——

「嗶！嗶嗶——！」

球證終於吹響完場哨子。

比賽結束。

李斯特城 2：1 曼聯。

一場真真正正足以寫入球季回憶的勝仗。

夏彥君一手掩住後面，慢慢揉住嗰塊仲火辣辣發熱的屁股，長長呼出一口氣。

終於完。

真係終於完。

佢一步一步向場邊行去。

今次唔係扮型。

係真係有啲跛。

屁股痛到連步姿都開始唔自然。

但睇台上的李斯特城球迷，顯然完全唔會咁理解。

喺佢哋眼中，夏彥君而家唔係人。

係神。

Sky Sports 評述席上，加利．尼維利已經笑到差啲接唔上氣。

「No way！」

「No way that just happened!」

旁邊評述員聲都變晒。

「佢竟然真係用個屁股擋走咗呢球自由球？！」

加利．尼維利抹一抹眼角笑出來的淚水。

「我哋見過上帝之手。」

「但今晚喺皇權球場——」

「我哋見到的，可能係上帝之臀！」

成個評述席笑成一團。

但笑完之後，語氣又即刻轉返認真。

「姿勢係有啲古怪，冇錯。」

「但足球唔會問你用邊度擋。」

「只要你擋到，就係防守！」

「呢一下，真係用生命保住勝利！」

……

賽後記者會。

雲高爾坐喺台上，面對住成堆錄音筆、咪牌同鏡頭，沉默咗好一陣。

佢除低眼鏡。

抹一抹。

再戴返上去。

跟住又再除低。

動作慢到好似想將頭先嗰個「屁股擋波」畫面，由自己腦入面硬生生抹走。

最後，面對記者追問，佢只係抬手，無奈咁指一指天花。

一句說話都冇多講。

直接起身離開。

下面啲記者個個手速快到飛起。

《每日郵報》嗰位記者更加第一時間低頭狂寫：

「雲高爾：今晚我哋輸俾天意，亦輸俾嗰個華裔細路的屁股。」

再過一陣。

雲尼亞里滿面紅光咁行入記者會現場。

呢位意大利老帥今日心情靚到連步速都輕咗。

有記者即刻舉手發問：

「請問 HA 嗰腳重炮，仲有最後嗰下擋波，係戰術安排之一嗎？」

雲尼亞里聞言，冇即刻答。

反而喺口袋入面慢慢撰出一張摺住的紙。

打開。

展示俾全場記者睇。

嗰張紙上面，係夏彥君今場的熱點圖。

而成張圖——

幾乎得兩個紅點。

一個喺中圈附近。

一個喺禁區頂附近。

除此之外，其他地方乾淨到近乎空白。

雲尼亞里將張紙舉高少少，跟住聳一聳肩，露出佢招牌式那種有啲無辜、又有啲高深莫測的笑容。

現場記者先係愣住。

跟住一個個忽然露出「原來如此」的神情。

極簡主義。

呢個就係極簡主義的巔峰。

跑最少的路。

做最致命的事。

連慶祝都盡量慳返。

……

返程大巴上。

夏彥君縮喺最後一排。

屁股下面特登加咗個軟墊。

車廂入面混住汗味、香檳味，仲有一種贏波之後特有的熱鬧餘溫。

前面唔知邊個仲喺度唱緊歌。

華迪把聲最大。

馬列斯負責走音。

簡迪喺旁邊笑到成個人縮埋一團。

而夏彥君完全唔想理。

佢只係默默打開系統面板。

【已收穫震驚值：285688】

夏彥君望住呢串數字，沉默咗兩秒。

離「國家隊限定盲盒」嗰個一百萬目標，仲差得好遠。

真係遠。

佢低低嘆咗口氣。

雖然好想一路慳住儲落去。

但如果下一場仲係咁樣靠運氣混，遲早會穿煲。

頭先嗰腳重炮，根本就係蒙中。

下次如果蒙唔入呢？

萬一直接將睇台上個球迷踢暈咗，又點算？

唔得。

都係要先補強眼前。

來啲硬貨。

系統光幕緩緩彈出：

【是否消耗 200000 震驚值，兌換「英超傳奇・盲盒」？】

夏彥君幾乎冇猶豫。

兌換。

「轟隆隆——」

意識空間裡，巨型卡片緩緩升起。

一片紅。

濃烈、灼熱、帶住英倫球場最狂烈的激情。

卡面之中，一道紅色身影正仰天怒吼。

肩線闊。

眼神狠。

成個人都帶住一種由禁區外直接轟爆比賽的霸道氣場。

利物浦的魂。

晏菲路的象徵。

史提芬．謝拉特。

【恭喜獲得：史提芬．謝拉特「遠程重炮」模組！】

【技能描述：點解要帶入禁區？只要望到龍門，就俾我轟！】

【額外屬性提升：遠射 +10，力量 +10！】

【評價：真正的懶人，從來唔屑跑入禁區執雞。只要力氣夠大，連解圍都可以順手變世界波。】

夏彥君望住呢個技能說明，眼睛都微微亮咗亮。

好嘢。

真係好嘢。

硬生生加咗兩項實打實屬性。

呢下之後，佢連偷懶都偷得更有底氣。

唔想跑入禁區？

冇問題。

喺中場直接轟一腳。

入咗，叫世界波。

唔入，叫解圍。

簡直係混子神技。

車窗外夜色一路向後退，車廂入面仲有人喺笑、喺鬧、喺唱。

而夏彥君就咁枕住軟墊，心滿意足咁閉上眼。

今晚呢頓打——

總算冇白捱。

未來

皇權球場的燈光，今夜似乎比平時更刺眼。

所有人的視線，先係死死釘住嗰張仲微微震緊的球網，下一秒，又齊齊拉返轉頭，落去嗰個正雙手叉腰、背對住龍門的黑色身影上。

太硬。

太狠。

太他媽無私。

喺全場球迷眼中，夏彥君呢一下，已經唔單止係擋走一個波咁簡單。

佢直頭似一隊波的脊樑。

李斯特係英格蘭中部工業城市，藍領工人、貨車司機、本地老球迷，甚至連嗰啲平時未必真係睇足全場波的人，呢一刻都忍唔住企起身拍手叫好。

就算唔識足球的人，見到佢頭先嗰一下，都會本能地覺得震撼。

嗰種畫面，好難形容。

有啲似英雄用身體堵槍口。

又有啲似一個藝術家，硬係用個屁股喺生死線上畫咗最後一筆。

……

看台上如浪般的喝采聲，一層層壓落來。

夏彥君面無表情咁企喺原地。

但如果唔係睇得夠近，根本冇人會發現——

佢個嘴角其實喺微微抽緊。

痛。

真係痛。

嗰個係馬達的自由球。

雖然唔算最重炮，但咁近距離結結實實悶中個屁股，嗰種又麻又辣又酸的感覺，根本冇法用文字形容。

更慘仲係大腿根。

頭先嗰腳重炮發力太盡，到而家條肌肉仲喺度一下下跳。

以前訓練，最多都係亂掄幾腳玩吓。

邊試過真係咁搏命。

……

Sky Sports 評述席上，聲音仍然高企。

「Unbelievable!」

「HA tonight has produced everything!」

加利．尼維利把聲都笑到有啲震。

「一腳重炮，轟穿曼聯防線！」

「然後喺最後時刻，再用一個所有人都估唔到的方式，封死馬達個自由球！」

旁邊評述員即刻接上。

「你可以話呢個係運氣。」

「但你亦都可以話——」

「呢個細路對危險的嗅覺，去到近乎玄學的地步！」

加利．尼維利忍唔住補多一句：

「我哋講過上帝之手。」

「今晚，皇權球場見到的，係上帝之臀！」

全場笑聲同掌聲再次交雜爆開。

……

直播畫面不停回放住兩個鏡頭。

一個，係嗰腳石破天驚的重炮。

另一個，就係最後嗰下「撅屁股擋波」的慢鏡。

高清畫面之下，夏彥君嗰一下動作被無限放大。

每一格都透住某種壯烈。

網上留言即刻洗版。

-【痴線，呢下真係封神。】
-【又型又癲。】
-【HA個屁股係咪買咗保險？】
-【呢個已經唔止係物理，係玄學。】
-【馬達腳法係勁，但 HA 嗰下轉身同預判都離譜。】
-【背對住個波都封到，呢個腦後生眼啦。】
-【如果佢去到香港隊，究竟會踢成點？】
-【最驚唔係佢唔掂，最驚係港隊前面冇人跑到佢啲波。】
-【總之先唔好一次過將成隊波的命運壓晒落佢身上。】

……

李斯特城班隊友一個接一個湧上來攬住夏彥君。

一來，贏波。

二來，贏曼聯。

三來，呢種贏法實在太癲。

華迪箍到最實。

馬列斯笑到停唔到。

簡迪好不容易先擠到入人堆，手上仲抱住頭先畀夏彥君擋出去嗰個波，一臉不可思議。

「太神奇喇，HA。」

「馬達起腳之前，我仲以為你會閃開。」

「個落點、個反彈，幾乎係啱啱好。」

「你點做到㗎？」

「呢種背身防守……可唔可以教下我？」

簡迪嗰雙大眼，閃住非常純粹的求知慾。

夏彥君望住呢個老實到有點犯規的法國小個子，心裡默默流淚。

教你？

難道我要同你講——

我只係想護住最重要嗰忽？

佢深深吸咗口氣，忍住屁股傳來的一陣陣灼痛，抬手拍咗拍簡迪膊頭。

語氣一如既往咁平。

「N'Golo。」

「防守有時唔一定要用眼。」

「用身體感覺就得。」

「危險一到，身體自然會話你知答案。」

簡迪一聽，先係一怔。

之後極之認真咁點咗點頭。

好似真係學到咩高深哲理咁。

……

場邊。

雲尼亞里同助教莎士比亞抱埋一齊。

兩個人笑到眼尾都摺起。

真係太幸福。

榜首位置，愈坐愈實。

如果後面唔好突然大規模傷兵，呢個球季，李斯特城真係未必冇機會整點大嘢出來。

而另一邊。

雲高爾企喺風入面，頭髮吹到有啲亂。

佢望住場內夏彥君個背影，低低罵咗句：

「Damn it.」

「呢個細路……真係好有才華。」

「李斯特城運氣好得過分。」

……

比賽徹底結束。

夏彥君慢慢行向場邊，接受全場如潮水般湧來的掌聲。

唔知點解。

喺真正走落場那一刻，佢忽然覺得好玏。

嗰種玏唔止係體能。

而係整場波喺高壓下面強行扮高手、強行穩住個樣、強行唔俾人睇出自己其實驚到想死的後遺症。

比踢足九十分鐘更消耗。

但另一方面——

佢心情又的確幾舒暢。

【已收穫震驚值：285688】

之前換返來的【謝拉特重炮】，遠射加十，力量加十。

直接將佢原本偏向「解圍級」的起腳，硬生生升格成真正的殺傷武器。

幾個模組一層層疊上來。

大衛．施華的護球。

簡迪式的掃蕩感知。

謝拉特的遠程重炮。

再加埋嗰個有時會突然觸發的【圓月彎刀】。

夏彥君自己喺心裡默默問一句——

英超班人，而家驚唔驚？

起碼由今場之後，應該冇人敢再隨便放佢起腳。

……

皇權球場夜風慢慢吹乾咗汗水。

人一靜落來，毛孔都似乎開始呼吸。

夏彥君心情好咗唔少。

心理壓力，亦一下減輕咗。

喺李斯特城呢種分工清晰、隊友又肯幫你執手尾的球隊入面，苟住發育、慢慢升級，其實真係幾舒服。

簡迪負責搶。

華迪負責跑狗。

我負責企喺度。

呢種日子，幾寫意。

下個球季，甚至可以諗遠少少——

返豪門，拎高薪。

『雲加，你哋個太子返來喇。』

『咦，當初阿仙奴放走的細路，而家好似開始高攀唔起喎。』

……

最後。

夏彥君企喺場邊廣告板前，接受 BBC 同英國各大媒體採訪。

長槍短炮一齊伸埋來。

鎂光燈閃到眼都花。

《太陽報》一個肥記者硬擠到最前，咪牌差啲篤到夏彥君塊面。

「HA，今場你表現太精彩，尤其係嗰腳重炮——」

「嗰下係有心射門，定其實只係一次大腳清走？」

好刁鑽。

現場一下安靜咗少少。

所有人都豎起耳。

夏彥君淡淡瞥咗個記者一眼。

清走？

雖然事實真係咁。

但呢種時候講真話，係咪傻㗎？

而且講出來會好跌價。

佢微微抬起下巴，目光平平掃過鏡頭，語氣淡到近乎冇起伏。

「清走？」

「我個字典入面，冇呢兩個字。」

「只要望到龍門，嗰個位就叫射程。」

現場即刻爆出一陣掌聲。

夠狂。

夠型。

夠牌面。

嗰個肥記者抹一抹汗，仲未死心，繼續追問：

「咁最後嗰下防守呢？」

「用……呃，用臀部擋波，係雲尼亞里的戰術安排之一？」

夏彥君嘴角輕輕一揚。

露出一個意味不明、神秘到有啲欠揍的笑。

「嗰下，係為咗保護門將。」

「亦都係為生活留返少少幽默感。」

記者們先愣一愣。

跟住全場爆笑。

幽默感。

原來大師連擋波，都可以咁輕鬆。

但下一秒——

嗰肥記者忽然話鋒一轉，直接掟出真正炸彈。

「下星期就係國際賽期。」

「聽講你嘅資格文件已經全部搞掂。」

「你會唔會代表香港隊上陣，完成自己港隊處子戰？」

「據我所知，對手會係全主力韓國。」

「孫興慜、寄誠庸都會返齊。」

「呢場，會係亞洲最高級別之一的對碰。」

「唔少香港球迷，而家都好期待你第一次着上港隊波衫。」

夏彥君面上嗰抹笑意，瞬間凝住。

原本啱啱先放鬆少少的肌肉，亦一下重新繃實。

咩話？

韓國？

全主力？

孫興慜？

嗰個喺熱刺跑狗跑狗到似開咗加速器的孫興慜？

最要命係——

香港隊隊友的風格，唔會同李斯特城呢班人一樣。

冇簡迪喺後面幫佢周圍執手尾。

冇華迪嗰種跑狗跑狗到你懷疑人生的接應。

萬一【金色光線】亮咗，前面冇人跑到位——

咁佢條靚到離譜的直線，咪直接傳畀對面龍門？

再諗深一層。

如果孫興慜真係衝起上來——

邊個幫我頂？

我自己？

講笑咩。

夏彥君個人即刻又開始大壓力。

明明仲喺新手村跟住大佬隊友練級。

而家突然要佢著住白板裝，直接單刷 Boss。

呢種跳級，會唔會太快咗少少？

……

採訪一完。

夏彥君幾乎係逃咁鑽返入球員通道。

但唔理點都好。

國際賽期始終都會到。

距離比賽仲有幾日。

而嗰把熟悉、機械、冰冷的電子合成音，亦喺呢一刻悄悄響起：

【任務觸發：香港隊處子戰。】

【任務簡介：無論比賽結果如何，你都會得到一份饋贈。人生冇可能永遠順風順水，你必須學識喺冇簡迪幫你執手尾的情況下生存。】

【任務獎勵：暗金寶箱。】

唔係要用震驚值換的盲盒？

係直接送獎勵？

好嘢。

夏彥君而家身上個【磁力停球】模組，就係由寶箱開出來。

為咗寶箱——

拼喇。

……

返到酒店。

華迪鬼鬼祟祟走埋來，笑到賤賤地搭住佢膊頭。

「HA，今晚我包場！」

「你個屁股救咗我哋成隊，點都要出去慶祝下啦！」

夏彥君諗都唔諗就拒絕。

「唔去。」

「我要返去執行李。」

停一停，佢又面無表情補多句：

「同埋，我個屁股真係好痛。」

華迪先係呆一呆。

跟住笑到直頭要彎腰。

……

返到房。

手機「滴滴滴」震咗幾下。

係 Kendall 發來的訊息。

內容好簡單。

一張佢坐喺屋企睇直播的自拍，後面電視畫面正正定格喺夏彥君撅屁股擋波嗰一瞬，仲係特寫。

【Kendall：So this is what you mean by “training”？】

【Kendall：That curve was kind of sexy.】

【Kendall：等你打完國際賽返來，我可以幫你按摩。我有專業按摩油。】

夏彥君望住個屏幕，耳根即刻微微發熱。

呢個女人……

講嘢真係愈來愈唔收。

咩叫幫我按摩？

我似係會畀你亂揉的人咩？

佢將手機反轉放低。

長長呼出一口氣。

再望向窗外李斯特郡嗰片灰沉沉的夜空。

下一次返來，唔知會係咩時候。

……

第二朝。

一條條新聞即刻衝上香港各大網站同討論區熱搜。

《呢一撅，擋出勝利！夏彥君用屁股救走曼聯最後希望！》

《重炮轟網！阿仙奴舊太子一腳轟爆紅魔！》

《英超新星返港待命！夏彥君有望為香港隊首度上陣！》

《雲尼亞里親證：HA 係李斯特城非賣品。》

《韓媒放話：嗰個只識散步的華裔小子？孫興慜會教佢咩叫亞洲速度。》

《香港足總：夏彥君已完成資格程序，國際賽期將披上7號球衣。》

《太陽報：HA 或於國際賽期後與神秘女友低調見面。》

評論數、轉發數、like 數一路瘋升。

-【咩話？HA 真係要代表香港隊踢韓國？】
-【呢下真係大場面。】
-【韓媒啲標題勁有漫畫感。】
-【足球始終係團體運動，大家唔好一下將全部期望壓晒落 HA 身上。】
-【佢喺英超踢得勁，唔代表返到香港隊即刻可以無縫切換，仲要磨合。】
-【但點都撐啦，起碼終於有個喺英超企得穩的人肯返來踢。】
-【一個天才未必救得晒成隊港隊，但絕對值得全力支持。】
-【曼聯都絕殺過，邊個夠膽質疑佢實力？】
-【只要佢喺港隊都轟到嗰腳重炮，我已經心滿意足。】

香港，好耐都未試過有個球員，令球迷對一場國際賽生出咁大想像。

而夏彥君，就喺呢種熱度之中，慢慢將眼閉埋。

因為佢知道——

真正麻煩的，先至啱啱開始。

又係活動？碧咸的「指點」

賽後的餘波，並冇隨住皇權球場燈光熄滅而散去。

反而一圈一圈咁擴出去，迅速席捲成個英倫三島。

北倫敦，倫敦高尼訓練基地。

雲加坐喺辦公室入面，面前個屏幕定格住一個畫面——

夏彥君撅起屁股，硬生生將馬達那球幾乎必入的自由球擋出底線。

畫面之中，少年塊面因為痛楚而微微扭曲。

但喺雲加眼中，嗰唔係狼狽。

而係一種幾乎叫人心酸的硬頸。

「Steve。」

雲加除低眼鏡，慢慢抹住鏡片，聲音壓得有點低。

「你睇下呢個細路。」

「佢喺阿仙奴嗰陣，連訓練賽的正常對抗都會下意識避。」

「而家呢？」

「為咗守住個勝果，竟然用身上最唔適合擋波的地方，硬食馬達一腳。」

助教保特望住屏幕，神情同樣有點複雜。

「係，頭兒。」

「李斯特城嗰種環境，太逼人。」

「嗰種波隊踢法，真係一分一分咬返來。」

「你唔狠，就生存唔到。」

雲加重新戴返副眼鏡。

佢眼底流露出來的，已經唔再係一個領隊對外借失敗品的審視。

而係一種近乎老父親式的心疼。

「係我哋逼得佢太急。」

「將佢扔去一個滿場都係肌肉同碰撞的絞肉機入面。」

「為咗生存，佢只可以逼自己進化出呢啲……唔正統的辦法。」

「嗰腳重炮。」

「嗰下屁股擋波。」

「嗰未必單純係天份。」

「更多係求生欲。」

雲加起身，行到落地玻璃前，望住出面訓練場上班仲笑笑口、嘻嘻哈哈的阿仙奴年輕球員。

「幫我聯絡一下我哋喺香港嗰邊的人。」

「叫佢去接機。」

「同佢講，夏係阿仙奴出去的細路。」

「唔好俾佢返到香港，連個照應的人都冇。」

佢停咗停，又淡淡補多句：

「仲有。」

「問一問李斯特城醫療組，嗰個屁股的傷勢報告出咗未。」

「如果真係有需要，我哋的醫療團隊隨時可以幫手。」

保特先係一愣。

跟住點頭。

佢聽得出——

教授今次，真係心軟咗。

……

李斯特，夏彥君公寓。

夏彥君而家正面對人生另一場艱難抉擇。

面前擺住兩個箱。

一個裝住必需品，球鞋、護脛、訓練衫，冇乜好講。

另一個——

就係簡迪頭先親手送上門的「臨別禮物」。

一個大大個、粉紅色、仲繡住 Hello Kitty 圖案的記憶棉坐墊。

夏彥君指住嗰個坐墊，嘴角微微抽咗抽。

「N'Golo。」

「你真係肯定，呢個係送畀我？」

「唔係送畀我個妹？」

簡迪一臉認真，手上仲拎住張產品說明書。

「店員話，呢個係最新款的『蜜桃臀守護者』。」

「坐飛機好，坐後備席都好，都可以完美貼合。」

「HA，你個屁股嗰晚受咗重創。」

「需要專業保護。」

夏彥君望住簡迪嗰張寫滿「我真係為你好」的樸實面孔。

原本湧到嘴邊的拒絕，最後又默默吞返落去。

算。

為咗個屁股。

忍。

「得喇。」

佢面無表情咁將嗰個粉紅坐墊塞入隨身背包最外層。

「我會用。」

「但去到機場，絕對唔可以攞出來。」

就喺呢個時候，門鈴又響。

快遞送到。

寄件人：Kendall。

夏彥君挑一挑眉。

呢個女人，又玩咩？

拆開一睇。

入面整整齊齊疊住一箱紅色盒。

暖包。

夏彥君雙眼即刻亮咗亮。

呢個真係實用。

佢拎起其中一片，發現包裝做得幾精緻，仲用金色 marker 寫滿密密麻麻的花體英文。

“Warm your heart.”

“My Iron Man.”

“Waiting for you.”

甚至每一包角落，都留咗個精緻唇印。

夏彥君盯住嗰啲字睇咗半晌。

之後好平靜咁轉過頭望住簡迪。

「睇來呢間廠，直接將說明印咗上包裝。」

「不過字體太花，根本睇唔清要貼邊面。」

佢又伸手搓咗搓嗰個唇印。

「仲有呢啲紅印。」

「印刷質素一般，仲會甩色。」

簡迪湊埋來睇咗一眼，表情欲言又止。

「HA……」

「呢個好似係口紅印。」

夏彥君毫不猶豫，直接截斷。

「唔。」

「呢個係一種溫變油墨。」

「遇熱變色，方便提示溫度。」

「得喇，唔使研究包裝。」

「實用最重要。」

講完，佢連望都唔再望多眼，將成箱暖包一股腦塞到行李箱最底。

動作快得好似做緊證物處理。

……

倫敦，Nike 旗艦店。

下晝四點。

返港前最後一站。

夏彥君再次被迫營業，出席 Nike 的新品發布活動。

現場人山人海。

除咗因為佢近排人氣爆升，仲因為今日會有一位真正重量級人物現身。

大衛．碧咸。

當嗰個金髮依然搶眼、着住筆挺西裝的男人行上台時，全場尖叫聲幾乎真係掀起個天花。

後台初次碰面。

碧咸主動伸手，露出佢招牌式、幾乎可以直接拎去拍廣告的笑容。

「HA，我睇咗你嗰晚嗰腳重炮。」

「力量非常好。」

「不過相比起嗰下，我其實對你之前嗰個折射入球，同埋角球助攻更有興趣。」

碧咸望住佢，眼神入面帶住一種明顯屬於技術控的興奮。

「嗰種弧線。」

「好特別。」

「一般球員踢弧線波，為咗食得實個波，支撐腳會踩得好穩，重心會壓低。」

「但我留意到，你每次起腳之前，支撐腳都處於一種.....微微發顫、好似就快滑親，但又喺失衡邊緣維持到平衡的狀態。」

「你係咪想喺觸球嗰一刻，利用身體那種唔穩定性，強行俾個波一個更古怪的側向力？」

碧咸一邊講，一邊仲伸手比劃埋嗰個動作。

好明顯。

呢位自由球大師，係真係有認真研究過佢。

甚至，已經腦補出一整套完整理論。

夏彥君：「.....」

佢望住碧咸嗰雙充滿求知慾的眼。

心裡即刻有啲慌。

大哥。

我嗰下純粹係腳軟。

或者係草地太滑。

邊度有咁多高深理論。

但呢啲真相，當然唔可能講。

尤其面對碧咸呢種級數的傳奇。

夏彥君深吸一口氣。

微微抬起下巴。

眼神緩緩變深。

「David。」

「你觀察得好仔細。」

「不穩定……先代表無限可能。」

「好似風咁。」

「如果你企得太穩，風只會吹過你。」

「但如果你自己都喺搖晃——」

「你就可以，成為風的一部分。」

講完之後，連夏彥君自己都唔係好知自己啱啱講咗啲乜。

總之夠玄。

夠空靈。

應該夠糊弄。

但碧咸聽完，整個人竟然明顯一震。

眼神裡直接爆出一陣亮光。

「成為風的一部分……」

「原來係咁！」

「呢個就係境界上的差距？」

「我當年太執着於追求穩定，反而忽略咗混沌本身的美感。」

夏彥君差啲想即場講一句：你冷靜啲。

但碧咸已經激動地拍住佢膊頭。

神情鄭重得好似發現咗失傳秘笈。

「HA，你真係天才。」

「今次返香港踢國際賽，壓力一定會好大。」

「我送你一句說話。」

「當風起的時候，唔好對抗佢。」

「去駕馭佢。」

講完，碧咸由西裝內袋拎出支 marker。

一手拉過夏彥君對波boots，喺鞋面非常認真地簽上自己個名。

「帶住佢。」

「等風陪你返去。」

夏彥君低頭望住鞋面上嗰個龍飛鳳舞的簽名，點咗點頭。

雖然佢其實完全唔明咩叫風來風去。

但呢對鞋——

將來如果真係拎去放售，應該值幾多錢？

……

活動結束。

離開時刻終於到。

夏彥君拖住行李箱，慢慢步出會場。

外面一早圍滿記者。

閃光燈密到似落雨。

「HA！對於即將到來的港韓戰，你有咩想講？」

「你會唔會正選上陣？」

「有韓國媒體話孫興慜會好好『教育』你，你點睇？」

夏彥君停低腳步。

將鴨舌帽帽簷輕輕壓低。

又抬眼望一望遠處陰沉沉的天空。

講咩？

其實冇乜好講。

難道要話自己而家好慌？

難道要話自己最驚係返到港隊之後，冇簡迪幫佢搶波，冇華迪幫佢跑狗？

咁講，太唔優雅。

於是佢只係收緊背包帶，確認入面嗰個粉紅坐墊藏得夠穩。

然後，留低一個非常有型的側面。

「返去。」

「食飯。」

「瞓覺。」

「踢波。」

四個詞。

簡單到近乎敷衍。

但講完之後，佢已經頭也不回咁鑽入保姆車。

只留低一班記者企喺風入面，當場開始瘋狂解讀。

「食飯瞓覺踢波——」

「呢個係何等專注的心態！」

「佢根本冇將韓國放喺眼內！」

「喺 HA 心目中，呢場只係一場普通比賽！」

……

車窗慢慢升起。

夏彥君成個人向後靠落椅背，長長舒出一口氣。

終於。

總算要走。

呢個該死的英超。

呢個該死的天氣。

仲有呢個該死的——

佢眉頭微微皺一皺。

低聲自言自語。

「屁股仲係有啲痛.....」

確認前座司機冇留意之後，佢鬼鬼祟祟將簡迪送嗰個粉紅色坐墊抽出來，默默墊喺身下。

嗰一刻。

世界終於安靜。

三個鐘後，航班就會起飛。

嗰件紅衫。

嗰個屬於香港隊的夢。

已經喺雲端另一邊，等緊佢。

韓國隊的壓迫，被迫起腳的世界波

香港的夜風帶住少少濕氣。

大球場外圍，早就迫滿咗等緊入場的球迷。

紅色同藍色的旗海喺燈光下輕輕翻動，吶喊聲一陣接一陣，隔住大巴車窗都仲聽得清清楚楚。

港隊大巴緩緩駛入球場內圍。

車廂入面，氣氛唔算嘈。

更多係一種出戰前的繃緊。

坐喺夏彥君前面兩排的麥基回頭望咗一眼窗外，忍唔住低聲講咗句：

「今次個場，真係幾大。」

「同港超嗰啲節奏，完全兩回事。」

旁邊有人笑咗笑，但笑聲好快又散。

大家都知，今場對手唔簡單。

韓國。

亞洲頂級強隊之一。

節奏快，壓迫狠，轉守為攻又快到離譜。

最重要係——

佢哋唔會因為你第一次入隊，就同你客氣。

車廂前排，葉鴻輝作為隊長，語氣平穩咁提咗幾句：

「等陣出去，唔使特登同人鬥氣。」

「先守好位置，先跟足節奏。」

「佢哋一定會逼得好前，我哋第一腳、第二腳出波要乾淨。」

講到呢度，佢回頭望咗夏彥君一眼。

「HA，唔使急住一開波就做英雄。」

「你有機會就攞，冇機會就簡單啲。」

夏彥君點咗點頭。

表面一如既往，淡定到近乎冇表情。

但其實心裡面，早已經開始盤算。

英超有簡迪幫手周圍補位。

李斯特城有華迪跑狗拉空位。

但港隊唔同。

呢度每一腳波，都要重新摸索節奏。

一個判斷錯，可能就真係即刻出事。

……

球員通道內。

兩隊列隊而立。

氣氛緊，但未去到劍拔弩張。

更多係大戰前那種自然生出的安靜壓力。

韓國隊今場幾乎全主力。

夏彥君喺隊列前方，第一眼就見到孫興慜。

對方正低頭整理護脛，動作俐落，神情專注，完全係英超熟悉嗰種比賽狀態。

過咗兩秒，孫興慜抬起頭。

視線啱啱好同夏彥君撞上。

佢先係微微一怔，之後主動行前兩步，用英文打咗個招呼。

「HA, good to see you.」

「最近你喺英超好搶眼。」

語氣唔算熱情，但亦絕對唔帶敵意。

更似一個已經喺大場面站穩腳的人，對另一個新冒起後輩的正常打量。

夏彥君望住佢，點一點頭。

「你都係。」

孫興慜嘴角微微揚起，露出一個幾自然的笑。

「今場唔會容易。」

「亞洲賽節奏，同英超未必一樣。」

「你要早啲習慣。」

呢句說話算唔算提醒，夏彥君一時都分唔清。

但起碼唔係挑釁。

更似一句很直接的實話。

旁邊韓國隊幾個中場同後衛亦只係互相講戰術，冇人特登行過來放狠話。

最多，只係比賽未開始前那種很職業的冷感。

但正正因為咁，壓力反而更真實。

因為你知道——

佢哋唔需要靠嘴。

佢哋會直接用節奏、壓迫同跑動，將你迫到透唔到氣。

……

「嗶——！」

球證一聲哨響。

比賽正式開始。

大球場一下被點著。

聲浪層層疊上看台。

韓國隊先開球。

冇試探。

真係一下都冇。

第一腳回傳之後，中前場即刻同步推上。

成個壓迫陣形像潮水一樣壓過來。

港隊後防線第一時間就感受到強度。

李志豪啱啱接應，前面已經有白衫壓上。

旁邊傳球線又俾人封住，只可以快快腳交返後面。

個波轉咗兩下，最後又被迫踢高解圍。

皮球升空。

落點，啱啱係中圈偏前位置。

夏彥君抬頭，預判第一點。

但幾乎同一時間，韓國隊中場已經貼到上來。

唔係飛鏟。

唔係惡意犯規。

而係好標準、好乾淨、但壓迫感極重的貼身上搶。

夠快，夠狠，夠準。

呢一下，先最麻煩。

因為佢唔會畀你有任何理由投訴。

夏彥君視網膜上的紅色預警線瞬間拉滿。

喺個波落下來一刻，佢冇選擇原地停波。

因為只要停一停，後面嗰股衝勢就會即刻壓上來。

左腳一撐。

腰一擰。

右腳腳尖順勢一挑。

【大衛．施華原地擺脫模組：啟動！】

個波喺空中被佢輕輕一撥。

人亦跟住半轉身滑開。

後面追上來嗰名韓國中場撲咗個空，重心一亂，只能急急煞停。

全場先係一陣低呼。

跟住即刻爆出掌聲。

「靚！」

「呢下擺脫好乾淨！」

「HA 第一腳喺國際賽場都夠定！」

夏彥君轉完身，總算搶到半步空間。

但下一秒，佢心又涼返半截。

前面全係白衫。

韓國隊回防速度快到近乎誇張。

港隊隊友唔係冇走。

而係喺呢種強度底下，啲傳球線一條接一條咁俾人截斷。

麥基向前跑狗。

但身後一直有人跟。

保連奴喺邊路舉手。

可中間隔住兩個防守點。

白鶴試住後撤接應。

但一交畀佢，就好大機會要即刻受壓。

冇華迪嗰種一沖就撕開整條防線的跑法。

亦冇馬列斯嗰種一拉邊就可以即刻做第二落點的默契。

大家都已經好努力。

但國際賽的節奏，始終唔同。

兩名韓國球員再一次包夾上來。

空間愈縮愈細。

夏彥君被迫得冇乜退路，抬頭望咗一眼遠處個龍門。

距離唔近。

三十幾碼開外。

韓國龍門站位略略偏前，正一路指揮住後防，似乎判斷夏彥君下一腳大概率都係分邊或者直線。

夏彥君心入面只得一個念頭。

冇位傳。

咁就轟。

就算唔入，起碼都唔好喺中路俾人斷到即刻打反擊。

【謝拉特重炮模組：啟動！】

遠射 +10。

力量 +10。

佢幾乎冇助跑。

原地發力。

右腳由後猛然抽出，狠狠轟中皮球中下部。

「嘭——！」

一聲悶響，清得連全場噪音都似乎被劈開一瞬。

個波幾乎係貼直線咁飛出去。

唔講道理。

冇咩弧線。

得速度，得力量，得一種純粹到粗暴的破壞感。

韓國龍門原本仲喺度移位。

下一秒，只見白光已經殺到面前。

佢反應其實唔慢，第一時間已經側身起手。

但個波更快。

快到撲救動作都未完全展開，就已經由手邊擦過。

「咚！」

一聲悶響。

皮球重重砸中網內側，再彈入網窩。

1：0！

……

大球場先靜咗半拍。

連港隊自己都有一瞬間反應唔過來。

跟住——

全場炸開。

歡呼聲像突然決堤一樣壓落場內。

「入咗——！」

「世界波啊！」

「HA 第一場港隊波，就嚟咗一下咁嘅！」

「三十幾碼原地起腳！」

「呢下真係冇得講！」

場上。

夏彥君仍然保持住起腳後嗰個姿勢。

右腳未完全收返。

佢望住網內仲喺度打轉個波，又低頭望一望自己隻腳。

個表情依然好平。

甚至平到有啲高深莫測。

但其實佢自己心裡只係一片短暫空白。

……真係入咗？

我明明只係想大腳轟上去，等全隊抖一抖。

結果轟咗入網？

下一秒，港隊隊友已經成班衝上來。

麥基第一個撲到。

白鶴、保連奴、梁振邦全部跟住湧埋來。

夏彥君一下被人箍住、拍背、攬頸，差啲又俾人整跌落地。

佢冇掙扎。

只係下意識地將手向後一托——

護住個仲未完全好返的屁股。

遠處。

孫興慜雙手叉腰，望住嗰個被港隊隊友圍住的身影。

神情唔係惱火。

而係好清楚的凝重。

佢知道，頭先嗰下唔係運氣咁簡單。

喺咁高壓迫之下，仲敢原地起腳，仲夠膽咁樣轟門——

呢種人，絕對唔可以再畀第二次空間。

場邊。

金判坤已經衝到技術區邊緣，雙拳一握，成個人激動到幾乎要跳起。

佢身邊的助教都呆咗半秒。

因為呢球，真係超出咗戰術板可以預計的範圍。

金判坤深深吸一口氣，眼都未離開過場內。

「我就知。」

「呢種球員，唔需要每一下都寫入戰術。」

「你只要畀佢一線空間。」

「佢就可以自己寫答案。」

而夏彥君自己心裡面，只係默默補返一句——

前面咁多人。

我根本睇唔清有咩更好答案。

跑唔死的韓國隊？咁就企定定踢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

韓國隊的調整，開始慢慢見效。

下半場一開波，佢哋成隊的節奏明顯再推高半級，壓迫線推前，邊路速度再加，連中場回收都快得嚇人。

嗰種體能優勢，唔係一下子撲過來。

而係似一張愈收愈緊的網，一點一點將港隊箍住。

左路，孫興慜開始更加頻密咁攞波。

唔係每一下都硬爆。

有時係先停一停，拉你重心；有時係突然加速，一步就由外線抹入來；有時甚至唔自己去，反而一腳直線交俾後上隊友，再即刻反跑。

李志豪守得已經好辛苦。

但辛苦唔代表頂得住全部。

韓國隊最麻煩的地方，從來都唔止一個孫興慜。

而係你啱啱以為封死咗佢，另一邊又即刻有人接力衝上來。

港隊門前，一時間風聲鶴唳。

葉鴻輝連撲兩下，之後又喺近柱位置單手將個波拍出底線。

全場掌聲雷動。

但掌聲入面，已經開始滲住緊張。

因為睇得出——

港隊守得住一球。

未必守得住下一球。

場邊，金判坤不斷向後防同中場打手勢。

「壓返近啲！」

「第二點！第二點要睇實！」

「唔好亂衝，先守住中間！」

佢個聲已經叫到有啲沙。

大球場的氣氛，亦由最初那種入波後的亢奮，慢慢變成一種令人透唔過氣的繃緊。

每一次韓國隊推上。

看台都會先靜一靜。

等個波解圍出去，先有人敢重新呼氣。

……

夏彥君企喺中圈附近，雙手叉腰，胸口起伏得幾明顯。

佢喺喘。

真係喘。

英超入面，佢唔係冇跑狗。

但李斯特城那種跑狗法，同而家國際賽咁樣來回折返、成段成段咁被迫退防，再突然反擊，完全係兩回事。

講白啲——

喺李斯特城，佢好多時係「揀啱時機先出現」。

但而家喺港隊，個波唔會自己乖乖等你。

你唔跑，個局就直接散。

佢忍唔住喺心裡暗暗罵咗一句。

呢班韓國人，真係跑唔死？

到底食咩大。

再抬頭望一望大屏幕。

七十分鐘。

仲有成二十分鐘。

夏彥君眼角輕輕抽咗抽。

呢二十分鐘，聽落比成場波前面七十分鐘都更漫長。

就在這時，韓國隊一次右路斜傳頂唔正，被白鶴回收之後，一腳大腳清咗上前。

個波帶住旋轉，飛向中場。

落點附近，得夏彥君一個港隊球員最近。

佢唔接都唔得。

因為如果呢下二點波再畀韓國隊執到，港隊又要即刻被人壓返落禁區邊。

【磁力停球】啟動。

個波落到腳邊一刻，幾乎像黐住鞋面咁穩穩定住。

唔多。

唔少。

啱啱好停喺最順腳嗰半步。

全場即刻響起一陣低呼。

呢種停波，喺咁嘈、咁急、咁高壓的國際賽場上，真係靚得幾犯規。

場邊，韓國教練團即刻開始大叫。

「逼上去！」

「唔好俾佢轉身！」

兩名白衫第一時間夾上來。

動作快。

判斷準。

一前一後，角度封得相當專業。

冇乜花巧。

但就係呢種最基本、最乾淨的逼搶，先最煩。

因為你冇得怪人粗野，亦冇得靠球證。

夏彥君下意識想搵人傳。

抬頭望前面。

麥基仲有跑，但跑咗七十幾分鐘，爆發力明顯已經跌咗少少，身邊又一直有人跟住。

陳肇麒回咗半步，似乎想做支點。

但對面中堅一早黐實。

梁振邦喺側邊郁身。

可條線唔乾淨，硬傳過去九成會斷。

又係咁。

又係冇人可以即刻接。

夏彥君心裡那句粗口差啲衝口而出。

喺李斯特城，只要佢一拎波，華迪好多時已經開始前插，馬列斯亦一早拉邊預備食第二點。

但返到港隊，一切都要重新校準。

唔係話隊友唔努力。

而係默契、節奏、身體條件，本身就未去到同一層次。

講到底，佢都係啱啱先入隊。

要成隊人即刻同你心靈相通，邊有咁易。

後面腳步聲愈迫愈近。

再唔決定，真係要畀人夾死。

夏彥君心一橫。

冇人接？

咁我自己嚟。

佢帶住個波，硬住頭皮向前推。

原本唔想跑。

但你唔跑，後面就有人上來收你皮。

為咗保命。

只好被迫營業。

……

「HA 推出去喇！」

「仲帶緊！」

「港隊而家最需要就係有人可以將個波由後場帶上去！」

看台聲浪一下升返起來。

夏彥君第一下先用身體擋開追上來的壓力。

第二下再向右前方推多半步。

第三下，已經踩到禁區頂前。

但去到呢度，佢個肺都快要燒穿。

大腿重到似灌咗鉛。

每多跑一步，都係靠意志頂住。

而喺佢面前，韓國隊最後一道防線已經收窄。

中堅準備補位。

龍門亦開始棄關而出。

韓國龍門一路移位，一路死死望住夏彥君支右腳。

上半場嗰球重炮，佢仲記得好清楚。

力。

快。

直。

幾乎唔講道理。

所以今次，佢第一判斷就係——

呢個人仲會再轟。

於是佢出迎時，重心壓得好低，幾乎將整個人都縮向地面，專門防低射同突如其來的重炮路線。

夏彥君見到對方撲出來，腦入面其實只剩低一個好樸素的念頭。

快啲處理個波。

再唔處理，我就真係冇力。

重炮？

唔好玩啦。

啱啱呢段衝刺，已經將佢條命都跑走半條。

而家連再大力掄多一下，都嫌奢侈。

傳中？

或者後上有人呢？

又或者，輕輕篤去遠柱，碰碰運氣？

總之先將個波送出去再算。

於是——

喺觸球嗰一下，夏彥君隻右腳腳尖，輕輕由個波底部搓咗上去。

因為真係有啲腿軟。

個動作唔算標準。

甚至有少少變形。

結果個波冇如預期咁平快送出去。

反而被佢搓高咗。

亦搓得慢咗。

……

「啪。」

一下極輕的觸球聲。

個波冇再變成炮彈。

反而慢慢升起。

高高拋上半空。

畫出一道又軟、又高、又慢的弧線。

韓國龍門已經成個人撲咗落前面。

見到個波升起那一下，佢明顯怔咗一怔。

唔係重炮？

唔係低射？

係……挑？

佢即刻回頭。

起手。

再盡量向後撐高身體。

但已經遲。

個波越過佢伸到最盡的手指。

亦越過回追中堅勉強躍起的頭頂。

最後，喺全場幾萬對眼之下——

慢慢。

輕輕。

墜入空門。

2：0！

……

全場靜咗一秒。

真係只係一秒。

下一刻，大球場直接炸開。

歡呼聲比第一球更誇張。

因為第一球你可以話係重炮。

第二球，完全係另一種層次。

「入咗——！」

「挑過龍門！」

「HA 今晚第二球！」

「一球轟，一球挑，完全兩種踢法！」

看台上的掌聲、尖叫聲、旗幟揮動聲，一下子混成一片。

港隊後備席亦成班彈起。

連教練團都忍唔住衝到技術區邊。

場上。

夏彥君踢完嗰一下，直頭成個人坐咗落草地。

真係唔係扮型。

係真係腿軟。

再企多一秒都可能要抽筋。

但呢個畫面落喺現場球迷眼中，就完全係另一回事。

踢完。

坐低。

睇住個波慢慢入網。

嗰種從容，簡直囂到離譜。

連慶祝都好似懶得做。

韓國龍門由地上撐起身，回頭望住網入面個波，表情有一瞬間確實有點失神。

但唔係崩潰。

更多係一種「我明明估啱咗方向，點解最後仲係俾佢處理成另一種答案」的愕然。

而遠處的孫興慜，雙手叉腰，望住坐喺草地上的夏彥君。

神情唔見得有咩惱怒。

只係比上半場更沉。

更專注。

因為到呢一刻，佢已經好清楚——

呢個港隊 7 號，真係有本事喺任何一個瞬間，突然改寫個局。

……

麥基第一個衝過來。

「HA！」

「你呢球又係點踢出來㗎！」

梁振邦、白鶴、陳肇麒幾個都跟住圍上來。

有人拍頭。

有人拍膊頭。

有人直頭想將佢由地上拉起身。

夏彥君勉強舉一舉手，示意大家等等。

因為佢而家最想做的，其實唔係慶祝。

係休息。

真真正正休息。

佢一邊喘，一邊露出個有啲勉強的笑。

「……冇咩。」

「腳軟。」

麥基先係一呆。

之後以為佢又講緊某種高手式黑色幽默，當場笑咗出聲。

「你哋呢啲英超球員，講笑都咁離譜。」

夏彥君張口想解釋。

但想一想，算。

解釋都冇人信。

……

之後的比賽，韓國隊冇亂。

亦冇失控。

佢哋只係更加快咁推高節奏，更加急咁想搵返第一球。

孫興慜開始更多入中路攞波，試圖自己帶動變化。

幾次轉身、幾次加速，都令港隊後防再度風聲鶴唳。

但2：0之後，港隊個心反而穩咗。

全隊愈守愈齊。

葉鴻輝後面叫到聲都沙埋。

白鶴同梁振邦喺中路拚到每一步都硬食。

李志豪同基藍馬幾乎係咬住牙頂住。

去到八十五分鐘。

港隊再一次偷到反擊。

後備入替的前鋒斷到韓國後場橫傳，帶前兩步後起腳。

雖然最後被韓國龍門救出，但全場又再被帶起一陣巨大的歡呼。

韓國隊依然想追。

但時間，已經一分一分倒向港隊。

……

「嗶！嗶嗶——！」

完場哨終於響起。

港隊贏波。

唔係歷史上真實發生過的比分。

但對場內每一個人來講，呢晚一樣會記好耐。

大球場燈光之下，球迷的歡呼聲一層一層咁跌落場內。

有人揮旗。

有人抱住隔籬陌生球迷大叫。

有人直頭喊咗出來。

夏彥君企喺場中央，雙手叉腰，抬頭望住四周看台。

累。

真係好累。

但同時間，胸口入面又有種好陌生的熱。

喺李斯特城贏波，有獎金，有排名，有英超鎂光燈。

但着住港隊波衫，喺自己球迷面前撐住贏一場，感覺真係唔同。

嗰種唔同，唔係講道理可以解釋。

係你企喺度，聽住成場聲浪壓下來嗰一刻，先會突然明白。

……

賽後混合採訪區。

孫興慜經過時，停咗半步。

記者圍上去，問題一個接一個。

佢冇黑面，亦冇失禮。

只係抹咗抹汗，語氣平靜咁講：

「香港今晚把握得比我哋好。」

「HA 踢得非常聰明。」

「呢種球員，只要你俾佢半秒空間，就足夠改變比賽。」

講完，佢點一點頭，之後離開。

而另一邊。

夏彥君已經再度被記者圍住。

「HA！第二球係刻意挑射嗎？」

「你係咪一早睇到龍門企前咗？」

「踢完坐低，係咪因為你知道個波一定會入？」

夏彥君抹咗抹汗，將鴨舌帽微微壓低。

沉默兩秒。

最後只係好平靜咁答：

「冇設計。」

「只係冇力。」

全場記者先係一靜。

然後，不約而同露出一種「我明白，但我唔會真係照字面理解」的表情。

因為對佢哋來講——

真正的大師，往往都唔會講真話。

呢種球感，真係太優雅

賽後的香港大球場，歡呼聲慢慢沉落去。

但空氣入面，仲係留住贏波之後那種未散的熱。

看台上仍然有人唔捨得走。

有人舉住旗影相。

有人仲喺度大聲討論夏彥君第二球到底係有心挑，定純粹臨尾腳軟整出來的神來之筆。

直播訊號進入尾聲。

評述員望住嗰個正被隊友簇擁住、慢慢行向球員通道的背影，語氣都罕有地放輕咗。

「今晚，香港隊贏下來的，唔止係比分。」

「更加係一種以前好少見的從容。」

「HA 上半場用重炮打開局面，下半場再用一腳近乎四兩撥千斤的處理，將成場波收得乾乾淨淨。」

「兩種完全唔同的入球方式，放喺同一個球員身上——」

「呢樣嘢，先最可怕。」

旁邊另一把聲忍唔住笑住接一句。

「最誇張係，佢個樣好似由頭到尾都冇乜大起伏。」

「你話佢係胸有成竹又得。」

「你話佢係累到唔想郁……好似又講得通。」

……

更衣室入面，氣氛熱到似過年。

贏韓國，點都唔會係一件細事。

成間房都係汗味、按摩油味、濕草味，再加埋贏波之後嗰種有啲亂、有啲嘈、但又真係幾開心的氣氛。

麥基一路抹汗，一路忍唔住感嘆：

「HA，真係同你踢波幾舒服。」

「有啲波你出腳之前，我都未完全諗到自己應該點跑。」

「但個波已經差唔多去到我應該出現嗰個位。」

另一邊，梁振邦都笑住插嘴。

「尤其頭先嗰幾下擺脫，真係好鬆。」

「唔係慢。」

「係嗰種……你明明見到對面撲緊上來，但你仲係可以慢半拍先郁，然後啱啱好避開。」

白鶴坐喺旁邊，一邊除鞋一邊點頭。

「呢種球感，亞洲賽場真係唔多見。」

夏彥君縮喺角落，腳踝敷住冰袋，面上仍然係嗰副淡淡的樣。

只係好平靜咁點咗點頭。

但其實心裡已經開始默默流汗。

鬆弛感？

大佬，我嗰啲叫腿軟啊。

個波追住人跑？

有時嗰啲根本係踢歪咗，歪到啱啱好咋。

如果畀你哋知道真相，呢班大哥可能真係會當場拆咗間更衣室。

……

賽後新聞發布會。

金判坤坐上台時，整個人氣色都唔同咗。

唔係得意忘形。

而係一種領隊捱足一晚之後，終於見到場上交出完整答卷的亮。

台下大批記者將長槍短炮一齊對準佢。

第一個問題，毫無懸念，直指夏彥君第二球。

金判坤先整理一下西裝袖口，之後先開口。

「好多人會覺得，第二球係即興。」

「我唔否認，入面一定有球員臨場判斷的成分。」

「但優秀球員最珍貴的地方，本來就係——」

「你畀佢一個瞬間，佢可以自己交答案。」

佢頓一頓，望一望台下。

「上半場對手明顯更防佢重炮。」

「去到下半場，同一個門將、同一條防線，再面對佢時，腦入面自然會多咗一層顧忌。」

「而 HA 正正就係捉住咗呢一下。」

講到呢度，金判坤嘴角輕輕揚起少少。

「有時足球最殘忍的地方唔係你慢。」

「係你明明估到對方想做乜，但佢最後做出來的，仍然係另一個答案。」

台下記者即刻瘋狂落筆。

《金判坤：天才最大價值，在於瞬間改寫答案》

《香港隊主帥盛讚 HA：你唔可以用固定公式去理解佢》

而事實上——

金判坤自己心裡面其實都有另一句冇講出口。

嗰球飛起嗰一刻，我都以為佢真係踢失咗。

……

返到酒店房。

夏彥君拒絕咗所有慶功邀請。

理由十分官方：

「英超賽程密，返英格蘭前要盡快恢復。」

房門一關。

世界終於靜咗。

冇記者。

冇隊友。

冇掌聲。

冇人再圍住佢問嗰球到底係咪有心。

夏彥君第一時間喚醒系統。

【任務完成：香港隊處子戰。】

【任務評價：完美。】

【獎勵已發放：暗金寶箱 X1。】

【已收穫震驚值：356888】

夏彥君望住嗰串數字，呼吸都忍唔住輕咗少少。

今次真係多。

比佢原本估的仲要多。

果然，國際賽就係國際賽。

場面夠大，聲量夠高，收割起來都完全唔同級數。

佢搓一搓手。

吸一口氣。

接下來，先至係今晚真正值得緊張的時刻。

「開暗金寶箱。」

轟隆隆——

意識空間裡，一張泛住暗金光芒的巨型卡片慢慢升起。

氣勢同之前啲模組完全唔同。

唔係爆。

唔係烈。

而係一種極靜、極穩、極有質感的壓迫感。

卡片之中，一道人影慢慢清晰。

白色波衫。

光頭。

眼神深得近乎有種看穿節奏本身的平靜。

佢喺世界盃決賽射過最經典的勺子。

佢喺歐聯決賽轟過最傳奇的天外飛仙。

佢唔止係贏波的人。

更加係將足球踢到似藝術的人。

施丹。

夏彥君個心口，當場重重跳咗一下。

……唔係啊。

真係施丹？

呢張卡，係咪太大張咗少少？

【恭喜獲得：施丹「球感修正」模組！】

【技能描述：點解停個波可以停到三米遠？點解接波仲要慢慢再校？有咗呢個模組，你雙腳會變成最精密的海綿。】

【核心效果：停球屬性 +10，控球屬性修正至 70！】

【被動效果：天外飛仙。面對高空球、半高球或不規則反彈球時，你第一腳觸球將自動修正為最佳停球姿態。就算隨便伸一腳，個波都會乖乖黐返落你腳下。】

夏彥君望住個技能說明，先係沉默。

跟住雙眼慢慢亮起來。

停球加十。

控球直接修正到七十。

呢個已經唔係補強。

直情係補命。

因為佢而家最缺的，根本唔係再多一腳世界波。

而係終於可以將啲「本來應該好簡單」的基本功，拉返到正常球員以上。

以前個波落來，佢第一個反應通常係驚。

驚停甩。

驚彈開。

驚第一腳處理唔到，跟住第二秒俾人連人帶波收走。

但如果有咗施丹呢個模組——

咁以後好多原本要用命去補的細節，就可以交返畀技術。

呢個先係真正最值錢的地方。

夏彥君忍唔住低聲講咗句：

「呢次真係開到寶。」

同一時間，嗰張暗金卡片喺意識空間之中慢慢碎開。

一道道光，直接滲入雙腳。

唔係之前謝拉特重炮嗰種暴烈感。

亦唔係大衛．施華模組嗰種靈巧滑開的即時反應。

施丹帶來的感覺，更像係——

本來粗糙的觸感，被人一下下打磨。

腳背、腳內檔、腳外檔，甚至連腳尖同鞋底對皮球的感覺，都突然清晰咗。

就似有人將一塊原本霧濛濛的玻璃，慢慢抹乾淨。

好多以前只靠猜的東西，而家一落腳，好似就會自然知道答案。

停波。

卸力。

黐腳。

轉身。

第一下接觸之後，個波應該留喺邊個位置，先最啱下一步去做。

呢一切，似乎都開始變得唔再陌生。

夏彥君低頭望住自己雙腳。

連佢自己都忍唔住有啲出神。

如果話以前嘅自己，係拎住幾件傳奇兵器勉強拼湊出一個唔完整的怪胎——

咁而家，佢終於開始有返少少真正中場球員應有的底子。

佢慢慢坐直身。

眼底神色，亦一點一點沉咗落來。

呢個模組，唔止係今場波的獎勵。

更加係一把鎖匙。

一把令佢由「靠撞彩整出神仙球」走向「真係有能力將個波控喺自己腳下」的鎖匙。

窗外夜色沉沉。

香港的聲浪，終於慢慢離遠。

但夏彥君知道——

今次返去英格蘭，自己已經唔會再同離開之前一樣。

【評價：恭喜你，由「只能將個波停死」正式進化到「停波即擺脫」。】

【而家，你終於可以更加從容咁企喺度踢波。】

夏彥君望住呢兩句評價，嘴角根本壓唔住。

屌。

神技。

之前個【磁力停球】唔係唔好用。

但講到底，嗰始終係被動技，重點只係「停到個波」，至於停喺邊、下一步順唔順腳，老實講，好睇彩數。

有時停得太貼身，要再執一步。

有時停得太正，反而冇角度做下一下。

最慘係英超嗰班跑狗一見你多咗半拍，已經夠時間由後面一腳篤走。

但而家唔同。

施丹呢個「球感修正」，根本唔止係停波。

係連停落嚟之後，個波應該留喺邊、你個身體應該順住邊個方向開、對手會俾你帶去邊，都一齊修正埋。

換句話講——

以後接波，未必需要再真係跑狗。

伸腳。

一卸。

一領。

順勢就已經去咗空位。

甚至可以用「停波」本身，直接將貼身嗰個人擰開。

夏彥君越諗，雙眼越亮。

呢個技能，直情係為懶人度身訂做。

……

就喺呢個時候。

房門俾人敲咗兩下。

夏彥君表情一收，下一秒已經由系統抽卡玩家，切換返做高冷國腳模式。

門一打開，金判坤企喺外面，手上仲拎住份賽程表。

「HA，關於下一場對不丹——」

「頭兒。」

夏彥君連半秒都冇猶豫，直接先發制人。

佢手一按住大腿根，眉頭微微蹙起，聲線都刻意壓得低少少。

「我個腹股溝有啲緊。」

金判坤一愣。

夏彥君面不改容，演得愈來愈順。

「英超本身強度已經高，啱啱又同韓國咁樣拉鋸咗九十分鐘，身體有少少響警號。」

講完，佢甚至仲好配合咁將右腳微微移咗一移。

好似一郁就扯到痛咁。

金判坤望住佢，沉默咗幾秒。

老實講，佢心裡面唔係冇諗過，再俾 HA 喺對不丹嗰場刷下數據、養一養國際賽手感。

但另一邊——

李斯特城放人已經算夠合作。

如果真係用到太盡，萬一帶傷返去，英格蘭嗰邊未必會客氣。

更何況，啱啱呢場對韓國，HA 確實已經俾足咗答案。

金判坤最後當機立斷。

「得。」

「你休息。」

「唔使跟隊去作客，直接返英國。」

「之後的大賽，仲要靠你。」

夏彥君心裡當場樂到開花。

但塊面就仍然係嗰副淡淡的樣，只係略帶遺憾咁點咗下頭。

「可惜。」

「我原本都想繼續為港隊出力。」

金判坤望住佢，忍唔住笑咗笑。

「你今場已經出得夠多力。」

「先返去休息。」

門關上。

房再一次靜返落來。

夏彥君臉上那層「我好可惜」的表情，瞬間消失得乾乾淨淨。

取而代之的，係一種十分純粹的舒服。

爽。

唔使踢不丹。

提早返英國。

仲要啱啱先抽到施丹球感。

呢種日子，先叫人生。

……

第二朝。

香港國際機場，貴賓通道。

夏彥君戴住黑超，推住個行李箱，低調得來又有幾分懶。

個箱入面，塞滿咗帶返英國的「手信」。

俾簡迪的，有幾盒港式奶茶茶包，同埋兩大包雞蛋仔預拌粉——雖然夏彥君自己都唔太肯定，簡迪到底會唔會真係拎返去整。

俾華迪的，係幾盒辣味魚皮同牛肉乾。

俾馬列斯的，係兩罐寫住阿拉伯文包裝的高級棗。

至於自己——

就帶咗幾盒菠蘿油味曲奇，同埋一支跌打油。

英超保命用品，永遠唔嫌多。

手機忽然震咗一下。

佢拎起來一睇。

Kendall 發來一張相。

相入面，佢喺洛杉磯屋企，翹住腳睇波，電視畫面正正停喺夏彥君入第二球之後，一屁股坐喺草地嗰一幕。

下面仲附咗句訊息。

【Kendall：坐喺度個姿勢幾型。】

【Kendall：睇落你又唔似真係咁劫。】

【Kendall：等你返來，我哋可以試下其他運動？】

夏彥君望住個「其他運動」，老臉都微微熱咗一熱。

其他運動？

呢個女人個腦，真係一日到黑都唔係好健康。

佢對住個對話框沉默咗兩秒。

然後打字。

【HA：唔識字，登機先。】

傳送。

收線。

熄芒。

動作一氣呵成。

夏彥君將手機塞返落袋，面上仍然維持住一副雲淡風輕的樣，但耳尖其實已經有啲紅。

……

飛機升空。

城市喺舷窗外慢慢縮細，海岸線亦開始變得模糊。

夏彥君將頭靠喺座椅上，終於真正鬆一口氣。

今次返香港，雖然前後只係幾日。

但收穫大到離譜。

唔止完成咗港隊首騷。

唔止收割到一大波震驚值。

最重要係——

佢拎到施丹的球感修正。

呢個模組，表面睇好似唔夠重炮咁誇張，唔夠巴利速度咁直觀，亦冇大衛．施華原地擺脫咁花。

但夏彥君心裡清楚。

越係呢種基本功型的模組，先越恐怖。

因為以前嘅佢，成身技能樹都係歪的。

一腳出波有。

跑狗爆發有。

局部擺脫都有少少。

但一到最基本那一下——接波，停波，卸力，留位——就即刻露底。

就好似你拎住幾件神裝，偏偏冇學識點行路。

而施丹補上的，正正係最底層嗰塊板。

一旦塊板補返齊——

成個人，就會由「有幾招奇技淫巧的怪胎」，開始真正變成一個能夠喺英超節奏入面活落去的中場。

夏彥君慢慢合埋眼。

腦入面，自動開始模擬。

個波由高空斜飛過來。

佢唔使退太多。

右腳伸出。

腳背輕輕一卸。

原本急急落下的波勢，像一下被棉花托住。

個波唔再彈開。

而係順住佢想要的方向，啱啱好滑向側前方。

身後防守人原本想貼上來。

點知佢嗰一下停波，已經順勢將自己重心帶偏。

對手伸腳撲空。

而佢甚至唔需要加速。

只要企喺原地，肩膊微微一側，下一步空間自然就出來。

再下一幕——

簡迪喺中場篤甩個波，第一時間交俾佢。

對面係車路士。

身後有人逼。

馬迪已經頂上來。

法比加斯亦喺旁邊等住截線。

以前的自己，多半第一下就急住將個波踢走。

但而家——

可以先停。

先卸。

先將個波留喺最舒服的位置。

再用最少的幅度，將人同波一齊錯開。

甚至，唔使跑狗。

淨係靠第一腳觸球，已經夠甩。

想到這裡，夏彥君嘴角慢慢勾起。

「英超。」

「車路士。」

「摩連奴。」

佢喺心裡面低低講咗一句。

「我帶住施丹的球感返來了。」

機艙燈光柔和。

引擎聲穩定而低沉。

夏彥君閉住眼，冇再郁。

但腦海入面的畫面，已經愈來愈清晰。

高空波落下。

腳尖一點。

半高波彈起。

腳背一卸。

貼身逼搶上來。

鞋底一拉，身體順勢一轉。

整個過程，乾淨得似唔使出力。

優雅得，近乎唔似而家個佢。

而喺這一刻。

夏彥君終於開始有種十分實在的感覺——

返到英格蘭之後。

有啲人，真係要開始頭痛了。

手信外交同新技能初體驗

李斯特郡的冬天，總係帶住一股濕凍的霉味。

唔係一下凍到你打震。

而係似一條永遠擰唔乾的舊拖把，陰陰濕濕咁黏住牆角、地氈、木櫃，連空氣都帶住股散唔開的潮。

但今日，貝爾沃路訓練基地的更衣室，完全唔同。

因為成間房，而家俾另一股香氣霸住咗。

鹹、香、辣，仲帶啲甜。

勁到連平時嗰股霉味都俾佢硬生生壓落去。

「Oh, God！」

華迪吐住條腩，成塊面辣到紅晒，手上拎住一塊油潤潤、紅卜卜的避風塘香辣魚皮，個樣似啱啱拆開咗一件危險品。

「HA，呢個又係咩嚟？」

「口感脆到離譜，後勁仲要咁狠，但點解愈食愈停唔到口？」

夏彥君正蹲喺地下執行李箱，聞言頭都冇抬，仲一路將箱底幾盒蛋卷、蝴蝶酥同牛油曲奇分開擺好。

「魚皮。」

「香港版。」

「通常食到停唔到口，唔係因為你鍾意佢。」

「係因為你條腩未反應得切。」

華迪望住手上嗰塊魚皮，神情肅穆得近乎尊敬。

「咁呢隻嘢算唔算東方武器？」

「算零食。」

「威力咁大都只係零食？」

「所以你唔好再一口氣食三塊。」

旁邊馬列斯本來仲一臉不服，順手拎咗一塊放入口。

三秒之後。

阿爾及利亞技術大師已經開始滿更衣室搵水，辣到眼尾都紅埋。

「水！快啲！」

「呢個唔係零食，呢個係陷阱！」

華迪見到有人陪自己一齊死，瞬間開心返。

「Riyad，我頭先就話後勁好重！」

「你頭先明明笑緊我！」

「咁我而家都仲笑緊你啊。」

另一邊，簡迪對魚皮戰場完全冇興趣。

佢雙手小心翼翼捧住夏彥君帶返來嗰支跌打油，神情認真得似研究緊一件新型防具。

「HA，呢個真係有用？」

「有。」

夏彥君企起身，拍咗拍佢膊頭。

「踢英超的人，屋企最好長期有一支。」

簡迪低頭望住支藥油，眼神都亮咗少少。

「咁係咪好似秘密武器？」

「某程度上係。」

「你撞完人之後搽？」

「唔。」

夏彥君面不改容。

「通常係俾撞完先搽。」

華迪喺後面插口。

「即係如果我食魚皮辣親條腳，可唔可以搽？」

「你可以試。」

「然後呢？」

「你有機會直接失去味覺，清淨返幾日。」

「屌。」

更衣室即刻又爆出一陣笑聲。

……

去到訓練場，雲尼亞里一眼就見到夏彥君。

老帥冇即刻出聲，只係先企喺場邊望咗幾秒。

明明只係離開咗幾日。

但佢總覺得，呢個細路返來之後，好似有啲唔同。

唔係更緊。

反而係更鬆。

更穩。

仲有種好難講清楚的慳力感。

嗰種感覺，好似佢而家連呼吸都比之前更懶，但偏偏又唔係散。

而係一種愈來愈識得點樣將力用喺最啱位置的鬆。

雲尼亞里終於開口。

「屁股點？」

夏彥君活動咗兩下腰同髖關節。

「好返好多，頭兒。」

其實都仲有少少酸。

但同身體上呢啲小反應比，而家最明顯的變化，係雙腳。

自從有咗施丹個球感修正之後，佢而家望住啲來波，個腦第一個反應已經唔再係「仆街，點停」。

而係「哦，呢下咁樣就得」。

好多以前要靠估、靠運、靠硬食的第一腳，而家身體未等個腦開會，已經自己搵到答案。

「好。」

雲尼亞里吹響哨子。

「分組對抗！」

「準備史雲斯，我哋今日練拆密集防守！」

夏彥君喺主力組。

對面替補組一開波就壓得幾兇，尤其恩拿，跑狗跑狗，見人就頂，見波就撲，典型英超中場訓練場最煩嗰種人。

以前，HA 面對呢類逼搶，多數都會揀最穩陣答案——一腳出，或者回後。

因為佢唔想冒第一腳停失的風險。

但今日唔同。

真禾達喺中路將個波斜斜送過來。

半高。

帶旋。

而且仲係由外向內收嗰種最麻煩的線。

恩拿一見夏彥君準備接波，立即由側面撲上來，步點、距離、時機全部卡得幾靚。

場邊幾個人都下意識望過去。

因為呢種波，以前對 HA 來講，算唔上舒服。

下一秒。

夏彥君伸腳。

右腳。

動作細到近乎有啲敷衍。

冇發力。

腳踝放到勁鬆。

就似唔係停波，而係順手接住一件跌落來的衫。

「啪。」

一聲好輕的觸球聲。

個波原本嗰股側旋，像一下俾人抹走。

皮球冇死死停喺腳邊，亦冇彈開。

而係順住佢腳背滑落去，啱啱好留喺右前側半米。

呢半米，靚到幾乎唔講道理。

啱啱好避開恩拿嗰一下上搶。

又啱啱好係夏彥君下一步最舒服的起動位。

恩拿成個人撲咗個空，重心歪咗一下，差啲自己跣低。

而夏彥君連頭都冇低。

只係順住個停波動作，右肩一帶，身體一轉，人同波已經一齊滑咗出去。

乾淨。

慳力。

仲靚。

場邊忽然靜咗一靜。

連雲尼亞里支哨都差啲唔記得吹。

華迪口邊仲咬住半塊魚皮，望住場內，眼神都直咗。

「……屌。」

真禾達低低聲講。

「呢下停波，點解同以前完全兩回事？」

「以前係黐住腳，係停死。」

「而家呢下……」

佢講到一半，搵唔到字。

最後只可以皺住眉補一句。

「而家似係個波自己識行。」

馬列斯抹咗抹仲未完全退散的辣汗，望住夏彥君，表情都開始認真。

「唔止係停到。」

「係停完已經幫自己甩埋人。」

「有啲施丹味。」

夏彥君表面冇乜反應。

但心裡面其實已經爽到差啲想鼓掌。

太香。

真係太香。

以前個自己過的都唔知係咩日子。

停個波似拆炸彈。

而家根本唔使諗。

身體自己就會揀最省力、最合理嗰個處理方法。

雲尼亞里終於回過神，即刻吹哨。

「繼續！」

「快啲轉移，再來一次！」

不過之後成段分組對抗，老帥個視線都明顯一路黐住夏彥君。

因為頭先嗰下唔止靚。

仲好實用。

而且係最適合英超生存的實用。

如果 HA 真係將第一腳處理補返齊，咁李斯特城條反擊線，恐怕比之前仲要再危險一級。

.....

下午，訓練一完。

夏彥君連汗都未乾，就俾經理人老王一手捉上車，直送市中心一個攝影棚。

「冇辦法啊，阿夏。」

老王攤開手，一副我都係打工的樣。

「贊助商點名要你。」

「Twinings。」

「喺英國夠晒牌面。」

夏彥君瞥咗佢一眼。

「唐寧茶。」

「係係係，唐寧。」

老王秒速改口。

「總之佢哋話你個氣質，好啱嗰種『懶洋洋但又好貴』的感覺。」

夏彥君沉默兩秒。

「你其實想講咩？」

「慵懶貴族。」

「……」

夏彥君嘆咗口氣。

算。

為咗錢。

忍。

攝影棚入面佈置成維多利亞式下午茶花園。

白色鐵椅。

雕花茶几。

精緻蛋糕。

一切都靚得好刻意。

搭檔係一位英國新晉女星，艾美莉，著住身復古長裙，氣質好，笑起來亦真係幾順眼。

「Mr. Ha，很高興合作。」

佢主動伸手。

夏彥君禮貌握咗握。

「你好。」

「Action！」

導演一聲令下。

劇情簡單到近乎無聊。

夏彥君坐喺花園飲茶。

艾美莉行過來。

兩人對視。

跟住夏彥君遞杯茶俾佢。

理論上，應該係個幾唯美的畫面。

結果——

「Cut！」

導演一臉絕望。

「Mr. Ha，眼神！」

「眼神要深情啲！」

「點解你一直望住 Emily 頭頂？」

全場視線即刻轉向夏彥君。

夏彥君停咗一下，最後都係老實答。

佢指咗指艾美莉頭上嗰枚鑲石髮夾。

「太閃。」

「反光。」

艾美莉：「……」

導演：「……」

工作人員：「……」

場內忽然靜到有啲殘忍。

呢個就係近排人氣升得好快的英超新星？

直男直成咁，到底點樣喺鏡頭前演深情？

拍到最後，終於勉強過關。

夏彥君簡直如釋重負，連外套都未著好就想走。

後面，艾美莉似乎仲想客氣問句「今晚有冇空」。

但夏彥君動作快到離譜，一個轉身已經出咗門。

跑狗速度，似乎比喺場上仲快。

……

返到公寓。

夏彥君成個人攤落梳化，順手拎起手機。

社交平台上，今次廣告的路透相已經開始傳開。

相入面，佢著住燕尾服，拎住茶杯，角度同光影配合得太好，硬係將原本望住髮夾反光的眼神，拍成一種若有若無的深情。

下面留言已經開始失控。

-【套衫同佢個樣真係離譜咁夾。】
-【呢種氣質唔似球員，似舊式電影男主角。】
-【個女星個眼神都明顯軟咗。】
-【唐寧係咪根本唔係賣茶，係賣 HA？】

就喺呢個時候。

特別關注忽然彈出一條通知。

Kendall 轉發咗張相。

配文得一個 emoji。

一把帶血的刀。

夏彥君手一震，部手機差啲直接扑落自己塊面。

……消息咁靈通？

佢立即打開私訊，快速回覆。

【HA：工作嚟。】

想一想，又補多句。

【HA：仲有，我其實係望緊個髮夾。】

對面秒回。

【Kendall：哦？】

【Kendall：等你嚟倫敦踢車路士，我會親自檢查下你到底望緊邊度。】

夏彥君盯住個畫面兩秒，終於慢慢鬆返口氣。

至少，暫時算係哄住咗。

……

第二朝。

李斯特城大巴慢慢駛離貝爾沃路訓練基地，朝住威爾斯方向開去。

車窗外的風景一路向後退。

雲尼亞里坐喺最前，手上拎住戰術板。

「小伙子們。」

「我知外面已經開始講下場對車路士。」

「但我想你哋而家先專注史雲斯。」

「佢哋主場唔易踢。」

「個節奏、個場地、個氣氛，都唔會俾你舒服。」

講完，佢特別抬眼望咗夏彥君一下。

「HA。」

「今場我唔需要你踢到盡。」

「你先再搵感覺。」

夏彥君點咗點頭，冇多講，將頭靠返落車窗邊。

史雲斯？

啱。

正好。

就用佢哋，試下自己個新腳感，到底去到邊個地步。

為下星期的史丹福橋——

先熱一熱身。

摩連奴的凝視

威爾斯的雨，向來落得又密又冷。

自由球場。

英超第十五輪，史雲斯主場對李斯特城。

比賽踢到六十分鐘，場上節奏已經俾李斯特城徹底壓住。

舒維喘住氣，由中圈一路回追，眼神死死黐住前面嗰個 88 號。

呢場波踢到而家，佢最唔順眼的就係 HA 嗰副樣。

唔急。

唔躁。

唔似喺踢英超，反而似喺後花園散步。

最令人火滾係——

偏偏仲真係俾佢踢得出嘢。

「今次你冇得走！」

舒維低吼一聲，見高空波落向夏彥君，立即由側後方撲上去。

落點難處理。

帶旋。

仲夾住雨水。

呢種波，以前 HA 多數第一下就會送走，唔會俾自己留喺咁危險的位置。

但今次唔同。

夏彥君冇急住出腳。

只係微微抬起右腳，腳踝鬆得近乎有啲懶。

個波落下。

觸球一刻——

【施丹「球感修正」模組：被動觸發。】

「啪。」

一聲極輕的悶響。

個波原本仲帶住水氣同旋轉，下一秒卻像俾人用掌心輕輕托住，沿住夏彥君腳背一滑，啱啱好卸到身側。

唔近。

唔遠。

正正就係最舒服嗰半步。

舒維嗰下撲搶原本卡得幾靚。

但佢點都估唔到，HA 根本冇打算同佢硬碰。

夏彥君順住個停波動作，身體半轉，右肩一帶，個波已經由舒維外側溜咗過去。

連停。

帶擺脫。

成套動作細到幾乎有種輕描淡寫的侮辱感。

舒維一下收唔切，成個人向前衝咗半步，再轉身時，夏彥君已經抹過咗佢。

場邊解說即刻失聲叫出來。

「呢下第一腳太靚！」

「HA 直情係用停波完成咗過人！」

史雲斯後防仲想補位。

但兩戰入面，第一下處理俾人做得咁乾淨，後面通常就已經追唔返。

夏彥君帶多兩步，抬眼一掃，右腳橫傳。

個波貼住濕草切入禁區右側空位。

華迪聞到味，第一時間由中堅身後爆出去，迎住個波一腳撞射。

「唰——」

三比零。

客隊看台瞬間炸開。

而夏彥君只係慢慢停低，望住自己啱啱完成嗰下停波擺脫，心裡得一個感覺。

太順。

真係太順。

以前接呢種波，第一個念頭永遠係保命。

而家，身體甚至會主動幫佢將「保命」變成「過人」。

原來所謂熱身——

真係可以熱到呢個地步。

……

周一。

史雲斯之戰的大勝，原本已經足夠李斯特城球迷吹足幾日。

但英格蘭媒體的注意力，根本停唔低咁耐。

因為更大的風暴，已經開始喺皇權球場上空聚集。

《太陽報》頭版，直接整咗張巨大拼圖式封面。

左邊，是威爾斯雨夜裡轉身抹人的 HA。

右邊，係雙眉緊鎖、眼神陰沉的摩連奴。

中間一行血紅色大字，幾乎恨不得直接貼到讀者塊面上——

《THE SPECIAL ONE vs THE LAZY ONE》

特殊的一個。

對。

懶惰的一個。

副標題更加誇張。

《摩連奴生死戰！輸俾 HA 即時下課？》

社交平台上，討論直接炸鍋。

有人話，呢場係榜首對衛冕冠軍。

有人話，呢場其實係兩種足球哲學的對撞。

摩連奴嗰套出名夠狠、夠硬、夠現實的防守秩序，對上 HA 今季愈踢愈離譜的極簡主義。

跑狗？

唔使。

花巧？

唔多。

但偏偏就係咁，愈嚟愈多人開始相信，呢個企喺度踢波的細路，真係可以改變比賽。

……

另一邊。

車路士訓練基地，科巴姆。

氣氛沉得似有雲壓低咗落來。

訓練場邊，摩連奴雙手插袋，企得筆直，面上一絲笑意都冇。

眼前，夏薩特、法比加斯、高斯達，呢班上季仲係奪冠功臣的人，而家一個個卻似失咗魂。

傳失。

慢半拍。

對抗縮。

整隊波都透住一種莫名其妙的散。

車路士跌到接近護級邊緣。

對一支衛冕冠軍來講，呢個情況根本係恥辱。

「José。」

助教法利亞拎住一份報告行過來。

「HA 上場對史雲斯的數據。」

「觸球四十五次，跑動三千一百米，過人成功率百分百。」

摩連奴接過，低頭掃咗一眼。

下一秒。

佢當住成個訓練場，直接將張紙撕開。

唰。

唰。

唰。

碎紙由佢指縫跌落地。

周圍一下靜晒。

「數據？」

摩連奴冷笑。

聲線唔大，卻硬到像刀背一下一下刮過鐵。

「數據可唔可以話俾你知，點解佢唔跑都可以甩人？」

「數據可唔可以話俾你知，點解佢可以用一種近乎唔講理的方式，將第一腳變成武器？」

冇人出聲。

摩連奴慢慢轉身，目光逐個逐個掃過前面班球員。

嗰種眼神，好似唔係睇自己人。

係睇一堆令佢失望的證物。

「呢個細路係個騙子。」

「佢喺演戲。」

「佢令全世界都以為自己係天才。」

「但我見到的，只係一個運氣好到爆的賭徒。」

話講完，佢視線定喺高斯達身上。

「Diego。」

高斯達抬起頭，嘴角已經有咗點笑意。

摩連奴慢慢抬手，用手指點一點自己心口，再握成拳頭。

「下一場，我要你令佢現形。」

「唔係用技術。」

「係用侵略性。」

「話俾佢知，英超唔係舞池。」

「呢度冇華爾茲。」

高斯達聽完，裂開嘴笑咗一下。

嗰笑容真係幾乎寫住「麻煩大了」四個字。

「放心，Boss。」

「我會好好招呼佢。」

……

李斯特。

夏彥君公寓。

簡迪坐喺梳化上，背脊挺到直一直，雙手放喺膝頭，成個人望住電視出神。

畫面入面，正播緊摩連奴賽前記者會。

台上那個葡萄牙人著住深色大褸，對住成排咪牌，神情冷得像根本唔介意再同全世界開戰一次。

「李斯特城？」

摩連奴嘴角一扯。

「佢哋有一個致命弱點。」

「嗰個 88 號。」

「外面所有人都喺讚佢優雅，讚佢企喺度都可以影響比賽。」

「但喺我眼中，呢個唔係優雅。」

「係對英超強度的輕視。」

「如果我嘅球隊會輸俾一個連跑都唔願意跑的球員——」

佢停一停，眼神更沉。

「咁就係對足球本身的侮辱。」

「我會封死佢。」

「我會令佢知道，喺英超，有啲地方之所以係禁區，唔單止因為規則。」

「仲因為恐懼。」

簡迪睇到呢度，肩膊明顯縮咗一下。

佢轉頭望向陽台。

「HA，你聽到嗎？」

「佢話要你驚。」

「馬迪、蘇馬，仲有高斯達……」

簡迪講到最後，聲都細咗。

「佢哋好似真係會食人。」

陽台嗰邊。

夏彥君正拎住支防水噴霧，幫自己對加絨波boot補最後一層保護。

聽到簡迪咁講，佢手上動作頓咗頓。

怕？

點會唔怕。

車路士今季再點失常都好，班人個底喺度。

夏薩特一爆，馬迪一撞，蘇馬一頂，高斯達再順手落多兩下陰濕小動作……

正常人都會發毛。

尤其高斯達。

嗰個樣，同其話似前鋒，不如話似隨時會喺後巷收你數的打手。

真俾佢撞正一下，夏彥君覺得自己塊身板未必頂得順。

但呢啲心話，唔可以講出來。

佢而家喺更衣室入面係戰術核心，喺簡迪眼中更加幾乎係某種「穩到冇情緒的人」。

如果連佢都亂，成隊李斯特城仲點踢。

夏彥君放低支噴霧，轉身。

陽台外的光斜斜打入客廳，佢個樣有半邊落喺陰影度。

「N’Golo。」

簡迪眨一眨眼。

「恐懼，通常嚟自未知。」

夏彥君停咗半秒，之後抬手指一指自己腳下。

「但如果我企喺度，邊都唔去——」

「佢哋仲可以點樣將恐懼帶俾我？」

簡迪聽完，當場呆住。

對眼眨咗兩下。

明顯喺努力消化。

幾秒後，佢突然用力一拍大髀。

「我明！」

「只要你唔郁，佢哋就唔知你想去邊！」

「呢個就係……以靜制動！」

「HA，你個境界真係高到離譜！」

夏彥君：「……」

佢沉默轉身，繼續對住波boot噴防水層。

高深個鬼。

佢本來只係想講——

如果我唔跑狗，高斯達起碼冇咁容易喺全速狀態撞散我。

就算要俾人撞，企定定俾人頂，通常都好過跑緊嗰陣先俾人掃。

呢個，先係真正的生存智慧。

……

比賽日。

皇權球場外圍，早早已經變成一片藍海。

圍巾。

旗幟。

歌聲。

寒風都吹唔散嗰種愈近開波愈癲的氣氛。

李斯特城大巴慢慢駛入球場通道。

夏彥君靠喺窗邊，透過玻璃望住外面嗰班幾乎興奮到失焦的球迷。

忽然之間，佢視線定住。

VIP 通道入口附近，企住一道好眼熟的身影。

大墨鏡。

厚風衣。

入面竟然仲著住件李斯特城復古版波衫。

係 Kendall。

佢正拎住手機，對準大巴車咔嚓影咗張相。

下一秒。

夏彥君部手機震咗一下。

【Kendall：聽講嗰個葡萄牙老頭好兇。】

【Kendall：唔使驚，我會喺看台幫你望實佢。】

【Kendall：如果高斯達夠膽掂你，我就詛咒佢買唔到髮膠。】

夏彥君望住個訊息，嘴角忍唔住抽咗一下。

呢種威脅……

真係唔講好過講。

但同一時間，見到嗰個女人喺寒風入面縮住條頸、仲特登走來睇波的樣，心口又真係有一下暖暖地。

佢低頭回覆。

【HA：外面凍，快啲入去。】

想一想，又補多句。

【HA：仲有，高斯達應該唔用髮膠。佢嗰個係天生。】

傳送。

收線。

之後深呼吸。

熄機。

手機直接掉入袋。

有啲情緒，可以暖到你。

但開波前，唔可以暖過頭。

……

更衣室內。

氣氛比平時靜。

華迪不停咬香口膠，咬到兩邊面頰都喺度郁。

馬列斯一坐低就鬆鞋帶，綁返，鬆鞋帶，再綁返，明顯係進入咗自己嗰種賽前節奏。

摩根冇講笑，舒米高亦比平時更少聲。

因為所有人都知，今晚對面唔係普通對手。

就喺呢個時候。

門打開。

雲尼亞里行咗入來。

老帥今日著住套筆挺西裝，頭髮梳得整整齊齊，塊面嗰種平時常見的慈祥笑意反而收斂咗幾分。

佢拍咗拍手。

後面工作人員立即搬入來一大疊盒。

必勝客。

披薩。

更衣室的凝重感，一下俾撬鬆咗少少。

華迪第一個笑出聲。

「頭兒，你唔係而家就派飯啊嘛？」

雲尼亞里嘴角一揚。

「我答應過你哋。」

「贏到車路士，唔止食披薩。」

「我仲會親手幫你哋逐個倒香檳。」

成個更衣室即刻哄一聲笑開。

氣氛終於有咗人味。

但老帥下一秒已經收返神色。

佢行到夏彥君面前，微微彎低身，親手替佢整一整件波衫領口。

動作唔大。

卻好有力。

「HA。」

「嗰個葡萄牙人話你係賭徒。」

夏彥君抬眼望住佢。

雲尼亞里替佢拉平領口，手指輕輕拍一下佢肩膊。

「出到去，唔好理佢。」

「做返你自己。」

夏彥君望住老帥雙眼入面嗰種信任，心口某個位突然靜咗一下。

然後，重重點頭。

……

球員通道。

兩隊人一左一右，排成兩列。

右手邊，車路士班球星個個面沉似水。

唔止係想贏。

更似每個人都積住一肚氣，等緊搵個出口爆。

最明顯當然係高斯達。

佢企喺隊列中段，頭微微側住，眼神時不時飄向夏彥君。

嗰種目光唔算大動作。

但野得來又黏，像狼喺黑暗中盯住你隻腳先咬邊度最好。

而夏彥君，企喺李斯特城隊列前方。

佢冇望高斯達。

冇望泰利。

甚至冇特別望任何人。

雙手插喺褲袋，頭微微仰起，眼神空落落咁望住通道頂部那排白燈。

喺外人眼中，呢個畫面幾乎可以解讀成一種目中無人。

一種懶得理你哋全部的傲慢。

但只有夏彥君自己知。

佢係喺用最笨、但對自己最有效的方法，強行將心率壓低。

唔好亂。

唔好快。

唔好俾高斯達嗰副樣先嚇到自己。

就喺呢個時候——

腦海深處，一聲系統提示突然炸開。

【主線任務觸發：摩連奴的黃昏。】

【任務簡介：呢場波，將決定一位名帥的命運。用你嘅表現，送走呢位「特別的一個」。】

【任務要求：贏波，並取得全場最高評分。】

【任務獎勵：傳奇級核心模組抽取權限 x1。】

【額外獎勵：若完成對位碾壓，追加開啟一次「指定方向」傳奇模組抽取。】

【備註：本次任務屬高強度主線，獎勵池保底高於史詩級，最高可觸發專屬傳奇模板。】

夏彥君眼神終於微微凝住。

傳奇級。

而且仲唔係普通抽。

係有機會直接開到指定方向，甚至撞出專屬模板。

呢個獎勵，已經唔再係普通補強。

而係足夠將佢而家呢副偏科得離譜的身體，硬生生再往上推一層。

佢慢慢吸一口氣。

原本仲有啲亂的心跳，反而一下穩返落來。

好。

既然你摩連奴想睇。

咁今晚，就索性玩大佢。

得佢一個喺度散步

皇權球場的燈光，由高處一層層瀉落來。

草葉、白線、水氣，全部俾照到清清楚楚，連禁區邊那層薄薄反光都似鋪咗一層銀。

但喺李斯特城球迷眼中，呢片亮到刺眼的白光後面，藏住的根本唔係浪漫。

係風暴。

而且係一場愈睇愈令人心口發緊的風暴。

因為車路士今晚排出來那份正選名單，幾乎就似一張豪門親手遞到你面前的判決書。

高斯達。

夏薩特。

法比加斯。

馬迪。

泰利。

一個個名擺埋一齊，唔止係星味，仲係重量。

係上季冠軍班底的重量。

係英超真正頂級陣容的重量。

解說席上，加利．尼維利望住球場中央那片深藍色陣列，語氣都忍唔住沉咗少少。

「呢個就係底蘊。」

「李斯特城今季可以靠住氣勢、節奏同信心一路衝上榜首，但當你真正對住一支完整冠軍級骨架——」

佢停一停，視線落向中圈。

「嗰股氣，究竟仲可以撐幾耐？」

……

鏡頭轉向中圈。

全場最安靜的位置，偏偏正正就係成場風暴的中心。

夏彥君企喺嗰度。

藍衫。

短褲。

身形喺一堆肌肉線條分明的車路士球員中間，薄得有啲顯眼。

佢雙手深深插喺褲袋，膊頭微微縮起，連頸都縮咗少少，似俾夜風凍到懶得郁。

風吹亂佢額前碎髮。

但佢似乎完全冇打算理。

眼半眯住，視線飄飄忽忽咁落去遠處看台，好似根本冇將面前呢場大戰真正收進眼底。

喺外人睇來，呢個畫面簡直荒謬。

對面成班人殺氣重到似隨時要見血。

而中圈呢度，偏偏有個人仲似神遊緊。

成件事，好似一隻誤闖鬥獸場的樹熊。

仲要係未瞓醒嗰隻。

只有夏彥君自己知，佢唔係神遊。

佢係真係覺得凍。

腳底嗰對加絨鞋墊今場好似有啲接觸唔良，暖一陣、凍一陣，搞到寒氣一路由腳心滲上來，連小腿都有啲僵。

佢縮一縮藏喺袖口入面的手指，腦入面甚至短暫掠過一個十分唔合時宜的念頭——

中場休息可唔可以問隊醫拎杯熱可可。

……

「嗶——！」

哨聲一響。

開波。

車路士冇半點試探意思。

佢哋甚至連最基本那種開局互相試溫度的禮貌都冇，第一下就直接壓上來，將比賽節奏拖入自己最熟悉嗰種硬、快、狠。

而且，摩連奴今晚明顯做足功課。

佢對 HA 的研究，已經細到唔止係睇比賽片。

簡直似想拆開佢成個人，逐項逐項研究佢點先會最唔舒服。

佢冇派人貼身撞。

冇直接用高斯達或者馬迪一上來就撲死佢。

因為佢知，HA 而家已經唔係之前嗰個一貼就亂的細路。

佢有細位擺脫，有第一腳球感，硬撲上去，反而可能送位俾佢轉身。

所以摩連奴揀咗另一種更冷、更狠、亦更高級的打法——

真空隔離。

只要夏彥君一接波，車路士三個點會即刻散開。

馬迪一個身位。

拉美利斯一條線。

奧斯卡再補埋另一邊角度。

佢哋唔撲。

唔鏟。

甚至唔急住伸腳。

佢哋做的只係一件事——

將所有出路切斷。

你想俾華迪？

前面蘇馬已經頂住。

你想搵馬列斯？

艾斯派古達成塊影咁跟實。

你想自己推？

前面三米根本冇人貼你，亦即係冇位俾你借力過。

你可以帶。

但你愈帶，愈似自己將自己帶入死角。

夏彥君第一下已經感覺到難受。

唔係普通難受。

係嗰種你明知自己手腳仲喺度，腦都清醒，但場上所有人好似突然一齊同你斷開連接的難受。

視網膜裡，系統輔助線快速閃動。

綠線一條條亮起，再一條條熄滅。

到最後，視野入面竟然大片偏紅。

全紅。

車路士條防守網收得密到近乎冇人性。

夏彥君只好轉身，將個波交返俾舒米高。

一次。

兩次。

三次。

皇權球場看台開始出現騷動。

唔大。

但夠明顯。

車路士遠征軍那邊的噓聲更加即刻起勢。

「Coward!」

「只識回後！」

「呢個就係英超第一中場？」

「笑死人！」

場邊。

摩連奴雙手插住大褸袋，企喺技術區邊線，一動不動。

佢嘴角那點弧度，幾乎就係寫住四個字——

意料之中。

呢個，先係佢真正想要的效果。

唔係粗暴地踢死你。

而係將你最重要的天份一點點封到冇聲。

將天才壓返落凡人。

將核心踢成孤島。

……

二十五分鐘。

壓住全場的那股悶氣，終於爆開。

夏薩特左路擺波。

今場的比利時人明顯狀態好得驚人，腳下那種黐波感覺，幾乎返返去上季最癲那陣。

辛臣壓上去。

站位冇大問題。

時機都未算差。

但夏薩特只係一個細細沉肩，再接一個忽然提速，成個人就由靜止狀態瞬間彈咗出去。

辛臣重心俾佢一扯，腳下一滑，狼狽咁失位。

夏薩特由左路內切。

帶一步。

抬頭。

倒三角。

個波切返禁區弧頂同小禁區中間那道最毒的位置。

而高斯達，就好似聞到血味的鯊魚，由摩根同胡夫中間硬生生鑽出來。

冇多餘調整。

迎球。

起腳。

「嘭——！」

皮球像炮彈一樣直轟入網。

舒米高已經橫身撲到盡。

但冇用。

球網被震得整片向後猛然一鼓，連網繩都似發出一聲悶哀。

零比一。

皇權球場瞬間靜到發硬。

只剩車路士遠征軍那一邊爆出瘋狂歡呼，藍旗揚起，聲浪一下吞過半個球場。

高斯達一路衝去角旗區，對住鏡頭張口怒吼，之後仲做咗個明顯到不能再明顯的「收聲」手勢。

唔止係慶祝。

係挑釁。

係當住全場面，將李斯特城壓低兩吋再踩多腳。

而場邊的摩連奴，冇狂奔，冇滑跪，甚至冇太多激烈動作。

佢只係抬手整理咗一下俾風吹歪的大褸領，跟住轉身，朝住媒體席方向輕輕一攤手。

呢個動作細。

但毒。

入面全係那種老江湖才有的輕蔑。

彷彿喺講——

睇到未？

呢個就係分別。

冠軍，永遠係冠軍。

至於嗰個成場喺度散步的 88 號？

原形，終於都係露咗。

……

比賽重新開出。

李斯特城整體氣勢明顯沉咗一截。

唔係冇跑狗。

唔係唔想搶。

而係人人都開始有少少迷惘。

好似你明知應該向前，但每行一步都唔太確定前面係唔係牆。

就喺呢個時候。

中場爆發一次硬碰。

法比加斯想送直線。

簡迪第一時間由側邊衝上去，用自己最熟那種小步頻急煞去卡條線。

佢撲得好狠。

甚至有啲唔顧身。

但高斯達比佢更快一步。

又或者唔係快。

係更重。

更狠。

更唔當你係人。

「砰！」

一聲悶響，幾乎連場邊觀眾都聽得一清二楚。

簡迪成個人俾撞到飛開，瘦削身體喺草地上翻咗兩圈，先勉強停低。

四周即刻一陣驚呼。

但佢冇攤喺度。

甚至冇即刻投訴。

簡迪只係皺一皺眉，手撐住地，幾乎第一時間就爬返起身。

膝頭擦開咗。

草碎黏滿面頰。

但佢仍然仲望住個波，仲想追。

明明個波都已經俾車路士控返住。

明明呢下多數已經追唔到。

但佢仲係照追。

夏彥君企喺幾步之外，將成幕睇得清清楚楚。

睇住嗰個平時總係細細聲、成日默默幫自己執漏、成日留最好位置俾自己的法國小個子，啱啱就咁俾人撞到飛出去。

原本，佢真係只係想混住踢。

平手最好。

有分落袋。

回更衣室再開心心食披薩。

大家唔使咁辛苦。

結果——

對面偏偏唔肯。

偏偏要踢到咁難睇。

夏彥君慢慢行到簡迪身邊，伸手，一把將佢拉起身。

簡迪低住頭，聲音細得差啲俾球場雜音吞走。

「HA……」

「對唔住。」

「我冇截到。」

夏彥君冇即刻答。

佢只係伸手，慢慢拍走簡迪膊頭同手臂上的草屑。

一下。

兩下。

跟住，佢忽然彎低身。

喺咁嘈的球場入面，佢動作慢得出奇。

慢到甚至有啲唔合時宜。

佢將鞋帶解開。

重新拉直。

再一格一格重新綁實。

拉到好緊。

緊到連腳背都開始有少少發脹。

呢個動作，好細。

但場邊的雲尼亞里睇到之後，眼神卻一下變咗。

老帥原本有啲黯落去的眼，忽然亮咗一亮。

佢推一推眼鏡，喃喃低聲講咗句：

「醒咗。」

「隻獅子，終於醒咗。」

夏彥君重新企直身。

活動一下腳踝。

之前嗰種凍到懶得郁、能省則省的散，喺呢一刻無聲無息退咗落去。

取而代之的，係另一種更令人心寒的平靜。

唔躁。

唔怒吼。

甚至塊面都仲係嗰張面。

但熟佢的人會知，呢種時候先最危險。

佢先轉頭望一眼場邊仍然滿臉從容的摩連奴。

再望一眼仲喺度向看台挑釁的高斯達。

腦海深處，系統提示突然一震。

【檢測到宿主「被迫營業」指數飆升。】

【主線任務「摩連奴的黃昏」已進入決戰階段。】

夏彥君慢慢吸一口氣。

冷風灌入肺，帶來一陣明顯刺痛。

但正正係呢種痛，反而令人清醒。

既然你哋唔俾我舒服傳波。

既然你哋覺得將個籠收緊，就真係可以困死我。

咁就睇下——

當一頭原本只想懶洋洋瞓覺的熊，真係俾人煩醒咗之後，到底會發生咩事。

夏彥君低頭，望住仲有少少喘的簡迪。

聲音唔大。

但每個字都落得好實。

「N’Golo。」

簡迪立即抬頭。

「去同 Jamie 講。」

「叫佢唔好再喺前面咬香口膠扮型。」

「準備跑。」

夏彥君抬眼，望向車路士條高線後面那片終於開始浮現的空間。

眼神平得近乎冷。

「往死裡跑。」

優雅暴徒

風聲忽然大咗。

唔係真係大到掀翻看台旗幟嗰種大。

而係成個皇權球場的氣壓，像喺高斯達那一下咆哮之後，突然變得更緊、更實，連空氣都似收窄咗半寸。

簡迪半跪喺草地上，一手按住膝頭，透過指縫，望住前面嗰道背影。

雲尼亞里喺場邊推咗推眼鏡，呼吸幾乎停住。

佢太熟呢種感覺。

就似一頭原本喺午後陽光底下瞓得懶洋洋的獅子，俾隻蒼蠅喺耳邊嗡到終於唔耐煩。

夏彥君慢慢企直身。

先跺咗兩下腳。

像真係只係試下鞋帶綁到幾緊，順便適應返腳背受力。

之後，佢抬頭。

平時總係半眯住、懶得完全打開的雙眼，而家終於真正睜開咗。

入面冇火。

冇怒。

甚至冇所謂殺氣騰騰。

只係冷。

冷到令人本能唔想同佢對望太耐。

……

第三十八分鐘。

李斯特城後場解圍。

摩根一腳將個波轟上中圈。

個波帶住濕重下旋，高高墜落。

而中圈附近，正正就係今晚最兇險的風暴眼。

落點附近，一圈深藍色球衣即刻收緊。

馬迪由正面壓上來，身形一壓低，影已經先一步罩住夏彥君半邊身。

拉美利斯由側後方高速逼近，跑狗跑狗，像一把專捅死角的刀。

奧斯卡則喺另一邊游住，腳步唔大，但每一步都踩住最難受的角度。

呢個就係摩連奴今晚整出來的真空隔離。

唔搶你第一下。

唔急住伸腳。

佢淨係要你抬頭嗰刻，發覺前後左右全部都係牆。

解說席上，加利．尼維利已經忍唔住搖頭。

「呢球好難。」

「一接就會俾人吞。」

「除非回後，否則冇咩正常出路。」

場邊。

摩連奴雙手插住風衣袋，嘴角勾起一絲極淡、但十分明顯的弧度。

佢最鍾意睇的，就係呢種畫面。

一個天份明明夠亮的人，喺自己設計的秩序裡，一點一點熄落去。

尤其對住 HA 呢種，外面吹到幾乎神化的新星。

摩連奴更加樂意親手拆俾全世界睇。

……

個波開始急速落下。

夏彥君仍然企喺原地。

視網膜入面，系統全景圖正瘋狂閃動。

密密麻麻的紅線交錯住亮起，幾乎將四面八方全部封死。

傳唔到。

華迪被泰利一路頂住。

馬列斯右路亦俾艾斯派古達咬到實一實。

自己帶？

前面似有位，其實每一步都係陷阱。

夏彥君喺心裡低低嘆咗口氣。

真係麻煩。

原本佢真係只係想混住踢。

拖住、磨住，最好拖到平手，跟住返更衣室，齊齊開心食披薩。

點知對面偏偏唔識做人。

既然冇路——

咁就踩過去。

反正，佢都開始懶得再繞彎。

就喺個波落到最舒服嗰一點時，馬迪條長腿已經兇狠伸出，想喺半空直接截死第一下。

嗰一下好霸道。

唔止靠判斷。

仲係純粹的臂展、身高、力量，全方位壓你。

但夏彥君更快一步。

又或者，唔係快。

係更輕。

更柔。

佢抬起右腳，唔係正腳面，亦唔係鞋底。

而係用外腳背，輕輕迎住個波斜斜一卸。

【施丹「球感修正」模組：穩定運轉。】

觸球嗰一剎，佢成個人像忽然失重。

左腳踩住草地做軸，身體順住個落波方向猛然向後一擰。

啪。

一聲極輕的觸球聲。

個波冇彈開。

冇失控。

反而順得離譜咁黏住佢右腳外側，隨住個轉身劃出一道細到近乎詭異的弧線。

呢一下——

啱啱好避開馬迪勢在必得嗰條腿。

又啱啱好令身後偷上來的拉美利斯撲空。

空中接應。

轉身。

擺脫。

成套動作連埋，居然係半空版的馬賽迴旋。

馬迪眼即刻睜大。

佢甚至有一秒唔明白，點解明明自己已經伸到最盡，面前呢個人仲可以由自己腳邊消失。

拉美利斯更加慘。

佢原本嗰下前壓太猛，收唔切腳，直接一頭撞上馬迪側邊。

兩個車路士中場核心，當場撞成一團，重心全散，狼狽到一齊踉蹌。

而夏彥君，已經由佢哋身側抹咗過去。

冇大幅度。

冇誇張動作。

甚至連上身都只係微微斜一斜。

但嗰份輕描淡寫，先最傷人。

解說席先係靜咗半拍。

跟住，連連尼加都直接破音。

「過咗！」

「HA 過咗兩個！」

「呢下係咩嚟㗎？！」

「呢個轉身太離譜！」

皇權球場本來仲有啲悶住的情緒，瞬間轟一聲炸起。

但呢下，仲未完。

因為過完雙中場之後，夏彥君面前確實多咗一大片草地。

而同時，一頭更兇的野獸亦已經衝出來。

高斯達。

啱啱先入完波、成身都仲帶住血氣的車路士中鋒，見 HA
居然真係穿咗中路，第一時間連自己原本進攻位置都唔理，直接由側後方轟上來。

佢唔係衝住波。

係衝住人。

嗰種路線，根本唔係「我要斷你」。

而係「我要連你同個波一齊撞碎」。

就似頭先撞飛簡迪嗰下。

又重演一次。

夏彥君餘光早已掃到嗰團黑影。

視野裡，紅線狂閃，甚至紅到發紫，系統幾乎係用最直接的方式警告佢：嚴重碰撞即將發生。

正常人第一下反應，多數係躲。

再唔係早啲送走個波。

但夏彥君望住高斯達條線，只係喺心裡冒出一個十分簡單的念頭。

又嚟？

真係好煩。

既然你咁想撞——

咁就撞個夠。

高速帶球之中，夏彥君忽然做咗個令全場都心口一窒的動作。

急停。

唔係減速。

唔係拉球過渡。

係真真正正喺高速推進之中，一腳踩住個波，整個人像忽然俾人按停。

高斯達本來已經獰住笑，甚至連撞擊角度都調好，準備將人連皮帶骨剷入廣告板。

但就喺雙方即將接觸前那一瞬——

夏彥君動咗。

【巴利「彎位超車」模板：瞬時爆發。】

靜止。

變加速。

中間幾乎冇過渡。

佢由極細角度，向左前方猛然一趟，身體同個波一齊彈出去，快得像突然喺原地消失咗半格。

高斯達預判咗方向。

預判咗節奏。

甚至連對方可能想護波的姿勢都預判埋。

唯獨冇預判到——

有人可以喺完全急停之後，再一瞬爆到咁快。

佢帶住巨大慣性，由夏彥君身側擦過。

明明只差幾厘米。

但對職業球員來講，幾厘米已經係深淵。

高斯達踩落草地嗰腳直接打滑，整個人失去平衡，橫住飛咗出去。

面先著地。

跟住喺濕滑草地上一路鏟出幾米，最後「嘭」一聲撞上場邊廣告牌。

狼狽到極點。

全場先係倒抽一口氣。

下一秒，整座皇權球場像俾人點著咗。

聲浪山崩海嘯咁掀起。

「佢晃甩咗高斯達！」

「唔係晃，直情係玩死！」

「HA 好似鬥牛士咁，將高斯達當成公牛咁戲耍！」

「太殘忍喇！」

呢一刻，連車路士自己條防線都亂咗。

因為原本設計得極密的中場絞殺，俾夏彥君一個人直接撕穿。

面前。

只剩最後一道線。

泰利同蘇馬正一路退，一路重組站位。

但原本應該完整的防線，已經喺中場俾人爆穿那刻裂開咗一道口。

三十五碼。

大禁區前。

夏彥君帶到呢個位置，肺部已經開始有少少燒。

唔算頂唔順。

但係佢唔鍾意。

太劫。

前面紅線仍然未清晒。

再帶落去，要再多跑狗幾步。

出汗。

好煩。

夏彥君於是停低。

真係停低。

佢先望一眼龍門。

再望一眼俾風吹到微微晃動的球網。

腦入面只得一個極其懶散、但又極其合理的念頭。

算啦。

跑夠。

就喺呢度。

風景都幾好。

【謝拉特「重炮轟門」模組：全功率啟動。】

力量臨時修正。

遠射臨時修正。

夏彥君右腳支撐落地嗰一下，大腿肌肉瞬間繃緊，線條一下拉到極實。

擺腿。

抽落去。

「嘭——！！！」

一聲近乎爆雷的巨響，直震全場。

唔止係射門聲。

仲係皮球喺巨力底下被擠壓到變形，再猛然彈出的哀鳴。

個波離腳之後，像帶住一條白色殘影，撕開前面一切潮濕冷風，筆直轟向右上角。

車路士龍門前。

高圖爾斯其實已經企得幾好。

佢原本仲以為 HA 會分邊，或者再推一步製造角度。

但佢做夢都冇估到，有人會喺嗰個位、喺嗰個節奏、喺啱啱爆完中場之後，停低原地就轟。

太突然。

太硬。

快到大腦都未落得切撲救指令，視網膜已經只剩一道白影。

佢甚至冇完整做出撲救。

只係下意識轉頭。

目送。

「咚！」

一聲悶響。

個波狠狠轟入右上死角，仲擦中內柱，再將整片球網重重扯起。

一比一。

皇權球場靜咗半秒。

跟住，炸。

徹底炸。

看台成片人海一齊彈起，聲浪大到似要將球場頂掀翻。

加利．尼維利已經完全顧唔到平時嗰種評述節制，直接大叫：

「世界波！」

「原地起腳！」

「三十五碼重炮！」

「HA 一個人拆爛咗車路士成條中後場！」

連連尼加都罕有地講快咗半拍。

「前一秒仲係施丹式優雅轉身，後一秒直接變謝拉特式重炮轟門！」

「呢個唔係普通天才。」

「呢個直情係優雅的暴徒！」

場上。

入波之後的夏彥君，冇狂奔。

冇滑跪。

甚至冇特別舉手。

佢只係企喺原地，保持住射門後的姿勢半秒，然後慢慢收返右腳。

之後，做咗個全場都睇到發愣的動作——

雙手，再一次插返入褲袋。

頭微微低住。

面無表情。

彷彿頭先嗰腳石破天驚的重炮，只不過係佢順手清走咗一袋垃圾。

但真相係——

佢右腳而家麻到幾乎唔似自己隻腳。

謝拉特呢個模組，火力夠係夠。

但後座力真係癲。

由腳背、小腿一路震到上大腿，整條右腳而家都仲喺度發麻，甚至有少少想抽筋。

行都唔係幾行得郁。

真係行唔郁。

前面，華迪同馬列斯已經完全癲咗。

兩個人一路怪叫一路衝過來，表情明顯係想即場將佢撲低慶祝。

夏彥君一見到兩座肉山迎面壓過來，心裡即刻一凜。

唔得。

呢下真俾你哋壓落來，我條右腳今晚應該可以直接報銷。

佢立即伸出一隻手，掌心向外，做咗個極其明確的制止手勢。

「唔好掂我。」

華迪一個急煞，鞋底差啲喺草地拖出火。

「吓？」

馬列斯都硬生生收住。

兩個人企喺原地，一齊懵咗一秒。

夏彥君面仍然係冇咩表情，補多句：

「頭先出咗少少汗。」

華迪：「……」

馬列斯：「……」

痴線。

都呢個時候，仲嫌出汗？

呢種已經唔係普通扮型。

係大師級潔癖。

場邊球迷睇唔明，但就覺得型到癲。

成個看台的歡呼聲又高咗一層。

……

另一邊。

摩連奴僵住咁企喺技術區。

原本插喺風衣袋裡的雙手，不知幾時已經拎咗出來，卻又一時間唔知應該擺邊。

佢塊面鐵青。

眼角肌肉一下下抽緊。

大屏幕正不停重播。

那個轉身。

那下急停。

那下爆速。

最後再加一腳完全唔講理的原地重炮。

每一下都似喺佢賽前所有部署上面，狠狠刮一刀。

摩連奴喉嚨微微滾動，最後只係用沙啞聲音擠出一句：

「騙子……」

「全部都係假的。」

邊個話佢唔會過人？

邊個話佢跑狗跑狗就會死？

邊個話佢淨係識俾安全波？

呢個細路，根本由頭到尾都喺演。

演到連摩連奴自己都一度開始相信——佢真係可以被關死。

但而家，最令摩連奴背脊發涼的，唔止係失波。

係未知。

呢個睇落懶洋洋、永遠似未瞓醒的亞洲細路，到底仲收埋咗幾多樣武器？

……

夏彥君感覺右腳嗰陣麻痺，終於稍微退咗少少。

佢慢慢轉身，開始行返自己半場。

行到場邊廣告板附近時，高斯達啱啱先由地上爬返起來。

塊面黐滿泥同草碎。

波衫歪咗。

連頭髮都亂埋。

頭先仲兇神惡煞那頭野獸，而家望住夏彥君，眼神已經變咗。

唔再係暴虐。

反而有種幾乎收唔埋的驚疑。

甚至，帶少少怕。

因為有啲人你同佢硬碰，最多知佢夠唔夠硬。

但 HA 呢種人最麻煩。

你衝上去時，永遠唔知佢下一秒會突然變成風、變成刀，定直接變成炮。

夏彥君喺佢面前停低。

居高臨下望住高斯達。

表情淡得近乎無情緒。

然後，輕輕開口。

「你太嘈。」

高斯達呼吸明顯一滯。

夏彥君低頭睇住佢，再補一句。

「嘈到我踢波。」

講完，佢抬手拉一拉俾風吹亂的衫領，轉身就走。

只留返個背影。

88 號。

單薄。

乾淨。

仲有種近乎機械式的冷。

腦海深處，系統提示悄悄響起。

【主線任務進度更新：摩連奴的黃昏（1/2）。】

【已收穫震驚值：88888。】

【檢測到目標單位「迭戈．高斯達」精神波動劇烈，追加震驚值：20000。】

【檢測到全場觀眾對「原地重炮」產生強烈震撼，觸發臨時增益：體能快速恢復中。】

夏彥君心裡即刻鬆咗口氣。

好嘢。

冇亂派啲唔知做咩的奇怪技能。

而家呢個時間點，體能回得快，比乜都實際。

頭先嗰幾下連爆帶射，真係差啲將佢副電池榨乾。

佢抬頭望一眼大屏幕。

一比一。

時間仲有。

而且，車路士條防線喺啱啱那一下之後，明顯開始有啲鬆。

尤其泰利。

個老將而家塊面已經有少少沉。

因為佢知道，頭先嗰個一直俾人笑話成「只識散步」的 88 號，而家終於唔再想散。

夏彥君慢慢呼一口氣。

右腳仲有少少麻。

但人已經醒晒。

接落來——

就睇下，可唔可以令泰利都嚐一次跣腳的滋味。

把泰利晃倒的男人

「壓上！」

「唔好俾佢哋抖氣！」

摩連奴喺場邊猛一揮手。

黑色風衣即刻俾晚風吹得獵獵作響，遠遠望去，像一面壓住全場的戰旗。

車路士喺失波之後，終於露出真正那副牙。

唔再試。

唔再磨。

而係成條線一齊推上來，要用最熟悉的方式將比賽重新咬返落自己手上。

法比加斯喺中圈拎波。

抬頭。

掃視。

嗰雙眼仍然利得像刀。

呢位英超最識送最後一傳的中場大腦，太清楚點樣喺最短時間內撕開一條防線。

夏薩特內收。

柏度反插。

高斯達回撤做支點。

成套進攻鏈一轉起來，依然係英超最有冠軍味的畫面之一。

但喺夏彥君眼中，呢一切只代表一件事——

而家，場上想逼佢跑狗的人，又多咗幾個。

尤其拉美利斯。

跑狗跑狗，黐人黐到像塊甩唔開的膠紙。

煩到極。

夏彥君心裡默默嘆咗口氣。

原本，佢其實想靠企位同眼神防守到完場。

最好唔使再加班。

【簡迪「如影隨形」模組：啟動。】

視野裡，綠線同紅線瞬間交織起來。

法比加斯準備送直線。

嗰條線，夠毒，夠快，夠準，直指華迪準備前插的身後空間。

夏彥君只係慢慢向左移咗一步。

真係好慢。

慢得像落樓買杯熱飲，仲未諗好揀咖啡定熱朱古力。

「啪。」

個波直接省中佢小腿，彈咗出去。

法比加斯眉頭一皺。

巧合？

可能只係啱啱好。

再來。

夏薩特左邊突破後分返俾奧斯卡。

夏彥君又慢慢向右挪咗一步。

一步啫。

偏偏就正正卡喺奧斯卡最舒服嗰條接球線上。

「啪。」

又斷。

今次連腳都唔使伸。

個波似自己撞上來咁。

車路士成段進攻，一下卡住。

連連尼加喺直播聲線都變咗。

「路障。」

「HA 而家就似一道會移動的路障，永遠出現喺最令人作嘔、最唔舒服的位置。」

「佢甚至唔使跑狗。」

「佢淨係企喺最啱嗰度，成條傳送線就會自己死掉。」

摩連奴喺場邊冇出聲。

但雙手插袋時，手指關節已經因為用力而泛白。

佢睇得明。

呢個根本唔係巧合。

係頂級閱讀比賽能力。

係對空間、節奏、角度同下一步選擇的極致掌控。

呢個懶鬼個腦裡，似乎真係裝住成個球場。

車路士的進攻群開始難受。

唔係完全攻唔到。

但每一下都差半拍。

每一下都好似剛想發力，就俾人用棉花塞住拳頭。

快唔起來。

順唔起來。

而李斯特城防線的壓力，則明顯輕咗落去。

甚至輕到華迪都有時間抹一抹個頭，順手朝看台某個方向挑下眉。

七十分鐘。

久攻不下的車路士，終於開始急。

蘇馬帶波壓過半場。

呢位法國中堅身體條件誇張得嚇人，一推起來，直頭像部開足馬力的裝甲車。

好多人見到佢迎面帶波，多數第一下都會先退。

但夏彥君冇。

佢只係抬眼望一望蘇馬身後那塊空檔。

再望一望遠處仲喺度慢慢飲水的高圖爾斯。

心裡面只有一個極其樸素的念頭。

差唔多啦。

可以收工。

再踢落去，都唔會有人俾加班費。

夏彥君迎住蘇馬行上去。

蘇馬眼中即刻掠過一抹輕蔑。

拼身體？

你搵死？

咁瘦一副骨，撞都撞散你。

佢加速。

準備直接碾過去。

但就喺兩人即將硬碰那一下——

夏彥君右腳外腳背，輕輕一順。

好輕。

甚至輕到似隨手撥開地上一張紙。

個波卻一下俾佢順到蘇馬身後那片空地。

唔係短推。

唔係細撥。

係足足接近十碼的大趟。

連連尼加聲都變尖。

「呢下係——」

「將個波傳俾三秒後的自己？！」

下一秒。

夏彥君身上那股一貫懶洋洋的氣息，徹底消失。

【巴利「彎位超車」模板：全功率啟動。】

左腳蹬地。

腰腹收緊。

大腿肌肉喺一瞬間繃到最盡，像彈簧壓到極限之後終於放開。

轟！

人出去。

由外線。

直接生食。

蘇馬仲喺度轉身。

仲想伸手。

仲想用自己最引以為傲的爆發力回追。

但佢好快就發覺——

根本追唔到。

面前嗰道藍色身影，一啟動就像將整段鏡頭由正常速度突然切去快轉。

唔止過。

係直接抹過。

蘇馬手伸到盡，最後連衫角都摸唔到，只剩一陣極淡的洗衣液香味由身邊掠過。

皇權球場瞬間一片驚嘩。

「咩速度？！」

「HA 仲有呢一下？！」

「佢平時係咪真係收埋力踢波㗎？！」

「呢下根本唔係跑狗，係處刑！」

連加利．尼維利都忍唔住失聲。

「大家原本都以為佢只係個唔鍾意跑狗的優雅中場。」

「但而家睇落，佢唔係唔識跑——」

「佢只係懶得跑！」

摩連奴喺場邊終於用手掩住半張面。

嗰唔係單純失望。

係一種近乎被戲弄的無力。

「騙子……」

佢喃喃自語。

「由頭到尾都喺演。」

夏彥君一路帶，一路衝。

風喺耳邊割過，吹到面都有啲痛，連額前頭髮都亂埋。

老實講，佢唔鍾意。

跑狗太快，真係幾煩。

但後面高斯達已經開始再追。

為咗自己條命。

尤其為咗自己個屁股。

呢段路，只可以繼續爆。

面前，最後一道線。

泰利。

車路士隊長。

老到精，慢到精，狠到精。

佢一路退，一路守住內切角度，視線死死鎖住個波，而唔係望人。

呢種中堅最麻煩。

因為佢唔會亂。

佢知自己唔夠快，所以更加唔會輕易交重心。

佢等緊。

等夏彥君自己慢。

等佢自己轉。

等佢自己露出嗰半下足夠落腳的破綻。

但泰利等唔到。

因為夏彥君根本冇打算陪佢慢慢猜。

帶到禁區頂前，喺泰利準備落腳嗰一剎——

急停。

高速裡忽然煞車。

右腳扣球。

就咁簡單。

冇花巧。

冇多餘假身。

但正正因為太簡單，喺咁快的節奏入面，先最致命。

泰利原本重心已經向前壓。

腳一出去，再想收，已經慢咗。

佢想停。

但停唔到。

整個人像忽然踩中一塊冰，雙膝一矮，身體連住慣性一路滑出去。

越滑越遠。

最後直頭滑出底線。

整座球場先係一靜。

然後，爆出一聲比頭先更大的驚呼。

解說席幾乎同時炸開。

「泰利俾 HA 扣甩咗！」

「滑出底線！」

「公開處刑！」

「皇權球場看台那一下驚呼，甚至令人錯覺回到那年車路士作客晏菲路的午後——只不過今次失足的人，不是謝拉特，而是泰利。」

一語落下。

連看台上唔少原本只顧尖叫的球迷都呆咗半拍。

嗰個畫面，太有英超宿命感。

一個滑倒。

一個失足。

一個足以叫全英格蘭即刻聯想到舊創傷的瞬間。

但而家，夏彥君冇時間欣賞。

因為喺佢前面，只剩高圖爾斯。

比利時門神壓低重心，撲救角度已經封好，正準備迎接最後一下單刀。

但夏彥君反而喺心裡鬆咗口氣。

好。

終於唔使再跑狗。

佢連多餘假動作都懶得做。

只係推。

右腳內側，輕輕一送。

個波平平地滾向近柱。

高圖爾斯反應唔算慢。

但人一旦怕你會射遠角、會挑、會扣，第一步就一定會亂。

而夏彥君偏偏揀咗最樸素、最省力、亦最傷人的答案。

皮球貼地入網。

二比一。

李斯特城反超。

皇權球場徹底沸騰。

全場幾乎同時爆出同一個名。

「HA——！」

「HA——！」

聲浪一層層壓下來，震到草地都似一齊發顫。

夏彥君停喺底線附近，低頭望一眼仲半跪半趴喺底線外的泰利，表情有少少微妙。

然後，佢竟然有啲不好意思咁抓咗抓頭。

「呃……」

「地上幾凍。」

「你要唔要……先起身？」

泰利成張面幾乎埋喺草地。

唔想起。

真係完全唔想起。

作為車路士隊魂，作為英超最有名的鐵血中堅之一，竟然喺呢種爭冠級大戰入面，俾個細路一扣扣到直接滑出底線。

仲要全場都睇住。

呢種事，以後仲點見人。

直播畫面前，觀眾已經徹底笑瘋。

有人見到泰利跣出底線。

有人見到謝拉特舊影。

有人則淨係覺得——

今夜，車路士整條防線都俾人玩成咗道具。

而夏彥君轉身，未行夠兩步，就俾華迪由後面一把箍住。

今次，佢冇避到。

主要係頭先嗰下長途衝刺，真係搞到兩條腿有啲發軟。

華迪成塊面都寫住震撼。

「HA！」

「你跑咁快做咩唔早啲講？！」

「你平時係咪真係綁住沙包踢波㗎？！」

夏彥君一手推開佢湊得太近嗰張面，順便嫌棄咁拍咗拍自己件波衫。

「冇綁沙包。」

「頭先見到高斯達追過來。」

「有啲驚。」

「所以跑快咗少少。」

華迪嘴角抽一抽。

驚？

你管呢啲叫驚？

你呢種驚法，係可以生食蘇馬，再順手扣跣泰利喎。

場邊的摩連奴已經慢慢坐返落教練席。

雙手掩住面。

完全唔想再望。

衛冕冠軍那層原本仲苦苦撐住的體面，喺呢一晚，俾夏彥君一腳腳拆開。

而腦海深處，系統提示安靜彈出：

【已收穫震驚值：66666。】

【檢測到「泰利」作為背景板產生強烈悲壯效果，追加震驚值：10000。】

夏彥君掃一眼面板，心裡還算滿意。

幾好。

反超咗。

仲順手賺咗筆外快。

雖然代價係膝頭同大腿而家都開始有啲抗議。

但算啦。

養生，始終都係長期工程。

呢一晚，就當破一晚戒。

令摩連奴絕望的弧線

「嘟——」

球證艾堅臣的哨聲，短而急。

八十八分鐘。

二比一。

李斯特城領先。

皇權球場的空氣，喺呢一刻似乎黏稠到可以擰出水來。每一下呼吸都帶住壓力，連看台上的歌聲都像頂住人胸口，一下下拍落來。

「壓上去！」

「全部俾我壓上去！」

摩連奴企喺場邊，雙手死死攥住風衣下擺。那件曾經象徵「特別的一個」的黑色戰袍，而家俾夜風吹得有啲凌亂，甚至有少少狼狽。

車路士，真係開始癲。

唔係一般的搶攻。

係走到絕路前的那種瘋。

法比加斯壓上。

夏薩特壓上。

柏度壓上。

連艾雲奴域都幾乎推到翼鋒位。

成隊車路士像一下將所有籌碼全部推晒上枱。

呢場唔止係為咗追和。

係為咗衛冕冠軍最後嗰點體面。

亦係為咗摩連奴仲剩返多少少的帥位尊嚴。

但中圈附近。

偏偏企住一個靜到有點過份的人。

夏彥君。

佢雙手插袋，喺中圈邊緣慢慢踱步，神情平到近乎發夢。面對車路士整隊人潮水一樣湧上來，佢冇似其他李斯特城球員咁一路退，一路收，一路想縮返禁區救火。

佢冇急。

亦冇亂。

甚至仲有空低頭望一眼自己對波boot，順手將鞋面邊點草屑輕輕蹭走。

解說席上，加利．尼維利都忍唔住皺眉。

「HA 做緊咩？」

「佢唔返去幫手守？」

「呢個時候，多一個人喺禁區前都好重要啊。」

但下一秒。

車路士的進攻，斷咗。

夏薩特心急想由左路硬爆入中，簡迪一路像影子咁咬實，等到最啱嗰下，突然一記乾淨到幾乎冇泥水濺起的剷留球，直接將個波鏟甩。

「反擊！」

「李斯特城有反擊機會！」

簡迪幾乎由地上彈起來。

佢冇睇第二個。

甚至連頭都唔使抬。

只係將個波，準準推去中圈嗰個全場唯一仍然企得像冇事發生的人腳下。

「HA！」

個波一路滾到夏彥君面前。

而車路士後場——

空咗。

真係空咗。

只剩加利．卡希爾一個中堅拖喺最後，而且同夏彥君之間，仲隔住十碼以上。

呢個機會，靚到近乎送分題。

夏彥君接波。

轉身。

先望一眼龍門。

再望一眼身後搏命回追的馬迪，同埋前面已經準備硬撲過來的卡希爾。

四十碼。

其實唔算好遠。

如果真係全速衝一次，大概都可以直踩入去。

但夏彥君喺心裡很誠實地下咗結論。

跑唔郁。

再爆多一下，今晚返去應該連披薩都咬唔落。

佢低低嘆咗口氣。

冇即刻推前。

反而背身，將個波護喺腳下。

呢一下停頓，看上去簡直似浪費機會。

但就係呢下停頓，俾咗車路士條防線最後一絲希望。

同時，亦係絕望真正開始的地方。

卡希爾衝上來。

呢位英格蘭中堅眼神一狠，心裡已經做咗決定。

如果唔拉。

如果唔撞。

等華迪一衝上來，李斯特城就會變成二打一。

咁就真係死。

「冇辦法喇！」

卡希爾咬住牙，根本冇打算掂個波。

佢由側後方直接用身體撞過去。

戰術犯規。

簡單。

直接。

冇任何猶豫。

「砰！」

一聲悶響。

夏彥君順勢就躺。

呢啲時候，仲企住同你硬拗，先係笨。

有接觸，就順勢落地；一來有罰球，二來仲可以順便抖一抖。

而且——

皇權球場呢塊草皮，保養真係幾好。

幾軟。

「嗶！嗶嗶！」

艾堅臣第一時間衝過來，手直接伸入口袋。

黃牌。

再加一個位置靚到令全場眼睛發光的自由球。

禁區前沿。

正中偏少少。

距離龍門大概二十六碼。

車路士班球員即刻圍上去。

「佢插水！」

「接觸冇咁大！」

泰利第一個咆哮，想向球證施壓。

但大屏幕回放播出來的畫面，清到冇得拗。

卡希爾全程冇掂到個波。

淨係撞人。

證據硬到可以直接扑落塊面。

場邊。

摩連奴冇衝去投訴。

佢只係轉身，一腳將腳邊支水樽踢到飛起。

水花爆開，濺濕咗佢褲腳。

夏彥君慢慢由地上坐起，再慢慢企返身，拍一拍褲後面啲草碎，好似啱啱只係喺公園草地坐低咗一陣。

甚至仲有時間理一理俾風吹亂的額前頭髮。

華迪已經衝過來，眼都發光。

「HA！呢球我嚟？」

「我大力一腳抽埋去！」

夏彥君側頭望佢一眼。

搖頭。

「我想早啲收工。」

「都係我嚟啦。」

華迪：「……」

痴線。

自由球都講到似收工打卡。

夏彥君冇再理佢，慢慢行去罰球點。

將個波放好。

擺正。

再輕輕轉一轉球身，令個氣嘴對住自己。

跟住，佢低頭望一眼腳上對波boot。

嗰對鞋。

係喺倫敦嗰次，由碧咸親手簽名的。

鞋面那行字喺燈光底下若隱若現。

Be the Wind.

成為風。

夏彥君望住嗰行字，眼神微微定咗一下。

咁就——

隨風起舞。

車路士人牆已經排好。

泰利。

艾雲奴域。

馬迪。

蘇馬。

成幅藍色高牆。

個個都係大隻到近乎犯規的身形，幾乎將龍門一大半角度全部塞死。

高圖爾斯企喺龍門線上，神經繃到最盡。

佢喺賭。

賭 HA 會再來一次重炮。

因為頭先嗰腳三十五碼原地爆射，留俾佢的陰影真係太深。嗰種唔講道理的直線穿透力，根本唔似正常人會喺嗰個位置射出來。

所以高圖爾斯下意識往左邊移咗半步。

重心沉低。

雙腿肌肉收緊。

佢防緊的，係另一腳會穿牆的炮彈。

而就係呢半步——

決定生死。

……

夏彥君開始助跑。

兩步。

唔多。

身體卻大幅向左側傾。

左臂高高揚起，像喺風裡展開的翼，幫佢維持住那種極其微妙的平衡。

呢個姿勢一出——

看台上，成班李斯特城球迷先係愣一愣。

跟住，電視機前唔少人直接坐直。

太熟。

真係太熟。

嗰種斜身。

嗰種揚手。

嗰種一眼就令人聯想到舊日奧脫福黃金年代的起腳準備。

【圓月彎刀模組：全功率啟動。】

【弧度修正：完美。】

【落點鎖定：絕對死角。】

夏彥君右腳內腳背切落去。

唔係抽。

係切。

像手術刀咁，準準咬住皮球中下部。

觸球嗰一瞬，佢俾咗個波極強旋轉。

唔係蠻力。

而係駕馭。

駕馭風。

「去。」

「嘭。」

一聲清脆得近乎乾淨的響。

個波離地。

升起。

先係高。

高得令人懷疑會唔會直接飛走。

然後，喺半空劃出一道極之古怪、極之漂亮、亦極之危險的弧線。

佢飛過泰利頭頂。

泰利跳到盡。

真係盡。

但佢只感覺到一陣風喺額前掠過。

個波越過人牆最高點。

下一刻，彷彿俾一隻無形的手忽然按咗一下——

急速下墜。

嗰條弧線，靚得近乎唔真實。

但越靚，越毒。

高圖爾斯望住個波飛來，瞳孔一下縮緊。

弧線？！

唔係重炮？！

佢中計！

佢拚命想將重心抽返過來，想起跳，想撲，想伸盡指尖。

但頭先嗰半步預判，已經擺走咗佢最佳起跳時機。

世界級龍門都好。

面對呢種級數的旋轉、呢種級數的落點，遲半拍，就係冇。

佢只能眼白白望住。

望住那道像彎刀一樣的弧線，繞過十指關，擦住內柱——

無聲鑽入網。

三比一。

球入。

皇權球場先係靜咗一瞬。

之後——

徹底炸開。

聲浪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兇、更高、更癲，似要將成個李斯特的夜空掀起來。

連連尼加直頭已經拍到枱面都震。

「入咗！」

「圓月彎刀！」

「係碧咸式自由球！」

「HA 用一腳完美弧線，徹底殺死咗比賽！」

加利．尼維利都忍唔住喺旁邊接住大叫：

「頭先你防佢重炮，依家佢就用弧線斬死你！」

「誰講佢淨係識暴力？」

「呢個係藝術！」

「真正高級到絕望的藝術！」

直播鏡頭切去場邊。

摩連奴仍然企喺原地。

一動不動。

風吹亂咗佢的頭髮，亦吹散咗佢最後那點強撐住的硬氣。

佢望住網裡個波，再望住罰球點前那個仍然站得好平靜的 88 號。

眼神裡面，已經唔再淨係得憤怒。

而係一種深到連自己都未必想承認的無力。

佢輸咗。

輸得好徹底。

佢的高牆、預判、壓迫同冠軍級秩序，全部俾呢個懶洋洋的細路，用最優雅、同時最唔講理的一腳，硬生生切開。

夏彥君慢慢收返射門動作。

兩手微微張開。

嗰個姿勢，像抱住風。

亦似一句無聲宣言：

唔想跑狗。

咁就一腳解決。

簡單。

直接。

仲要靚。

華迪、馬列斯、簡迪成班人已經瘋咗一樣衝過去，將佢整個人淹沒喺藍衫入面。

看台另一邊。

Kendall
早就除低咗副大墨鏡，望住場內那個俾幾萬人瘋狂高呼緊的身影，唇邊慢慢勾起一抹壓唔住的笑。

而球場中央。

車路士班球員的眼神，已經散咗。

唔係未踢完。

係心氣斷咗。

補時三分鐘，對車路士來講，只係折磨。

對夏彥君來講，則係最後的等收工環節。

佢企返喺中圈。

唔郁。

只要個波唔滾過來，佢就絕對唔打算主動多跑半步。

終於——

「嗶！嗶嗶——」

完場哨響。

三比一。

李斯特城主場贏車路士。

重返榜首。

而衛冕冠軍，則被進一步推向更深的泥沼。

全場球迷企晒起身，高唱李斯特城隊歌。

歌聲雄渾、凌厲，整片看台像化成一道聲浪，喺夜空底下久久唔散。

夏彥君行落場，成個人都似散咗半副骨。

累。

真係累。

呢場波踢完，感覺像將今年的運動量一次過交清。

雲尼亞里早已喺場邊等住。

老帥一見佢行近，直接攬住佢，眼眶甚至有少少濕。

「HA。」

「多謝你。」

「你唔止贏咗場波。」

「你今晚，創造咗奇蹟。」

夏彥君笑咗笑。

人係攰到爆，但都仲係勉強擠得出一個笑容。

「頭兒。」

「披薩記得加多啲芝士。」

「頭先嗰腳彎刀——」

佢頓一頓，認真得近乎荒謬。

「好似真係燒晒我啲卡路里。」

雲尼亞里先係呆咗一下，跟住忍唔住大笑出聲，用力拍咗拍佢膊頭。

「加！」

「加到你唔想再睇到芝士為止！」

就喺呢個時候。

腦海深處，那把熟悉的電子合成音終於響起。

【主線任務完成：摩連奴的黃昏。】

【任務評價：完美。】

【檢測到宿主取得全場最佳表現。】

【高階獎勵結算中.....】

夏彥君眼神微微一動。

終於來。

希望今次個獎，真係可以令佢之後踢波——

躺得再舒服啲。

送別狂人

皇權球場的燈仲亮到刺眼。

但夏彥君已經開始眼皮打架。

完場哨終於吹響那一刻，對佢來講，簡直比任何交響樂都更動聽。三比一，李斯特城贏波，自己終於可以名正言順地下班。

佢企喺中圈附近，雙手叉住腰，望住四周正喺狂歡的隊友同球迷，腦裡其實只剩三個詞。

返屋企。

瞓覺。

唔好再郁。

英超呢種強度，真係唔係俾正常人踢。

就喺佢準備慢慢行返更衣室嗰陣，一道黑色身影逆住散場的人流，慢慢行咗過來。

摩連奴。

呢位曾經不可一世的狂人，今次冇第一時間轉身入通道，亦冇像以往輸波後咁黑住面，準備將怒氣留返去記者會發作。

佢直接行向夏彥君。

步伐唔快，甚至帶住一種說不出的沉。

那種沉，不似輸咗一場普通比賽。

反而更似一個年代開始斷裂時，人才會有的重量。

周圍記者同攝影師一見到呢幕，快門聲即刻響成一片。

白光亂閃。

鏡頭齊齊推上來。

一邊係即將失去帥位的衛冕冠軍主帥，一邊係今夜親手將車路士最後那點體面撕開的華裔少年。

歷史感，忽然就有咗。

夏彥君都愣咗一下。

本來插喺褲袋裡的手，下意識抽返出來。

老實講，夜晚真係凍，暖住會舒服好多。

但呢種場合，始終要有啲禮貌。

摩連奴行到佢面前，停住。

伸手。

那隻手唔算特別大，但骨節粗硬，手背甚至還有些微微發紅——大概係頭先喺教練席邊忍唔住一拳砸落去嗰陣留下來的。

「你贏咗。」

摩連奴開口，聲線啞得有啲粗糙，像砂紙磨過木板。

佢望住夏彥君，眼神裡已經冇咗場邊那種戾氣。剩返來的，係疲憊，同一絲唔太願意俾人睇見的欣賞。

「你的懶……」

摩連奴停一停，像連自己都覺得呢個形容好荒謬。

「是一種天賦。」

「我見過很多聰明球員，亦見過很多懶散球員。」

「但像你這樣，把每一分體能都算到盡，然後在最關鍵那一下，忽然爆出那種令人絕望的力量——」

佢苦笑一聲。

「我第一次見。」

夏彥君望住佢，安靜咗兩秒，然後伸手握上去。

握得幾實。

唔算挑釁，只係認真。

「多謝。」

佢聲音唔大，但唔假。

然後又補多一句。

「其實……」

「我真係只係唔想郁。」

摩連奴聽完，先係怔咗一下。

跟住忍唔住笑。

唔係大笑。

係一種輸咗之後、反而覺得世界有啲荒唐的苦笑。

「也許呢個先係真正的答案。」

「不是甚麼玄學，不是甚麼哲學。」

「只是純粹的——」

佢低低重複一句。

「唔想郁。」

講到連自己都搖頭。

佢慢慢鬆手，再深深望咗夏彥君一眼，似乎真係想將呢張年輕、冷淡、又離譜得有點討厭的臉記住。

「祝你好運，孩子。」

「唔好俾英超磨平你身上那些棱角。」

「繼續保持你這種……」

摩連奴頓一頓，嘴角微微抽咗一下。

「該死的懶。」

講完，佢轉身離開。

黑色風衣喺冷風裡被吹得往後一揚，背影竟然有少少佝僂。

那一刻，夏彥君冇特別感動。

亦冇突然熱血上頭。

佢只係安靜望住對方行遠，心裡平平淡淡掠過一個念頭。

再見，摩帥。

其實你嗰套大巴戰術，真係幾啱我。

前提係——

唔好叫我推車。

……

皇權球場，混合採訪區。

夏彥君啱啱行入去，成班記者就像聞到血的鯊魚，一下湧過來。

咪高峰、錄音筆、攝錄機，幾乎同時塞到面前。

嗰種熱情，甚至比頭先車路士最後幾分鐘的圍搶更誇張。

「HA！頭先嗰球係圓月彎刀嗎？」

「你係咪刻意向碧咸致敬？」

「關於你過蘇馬嗰下，外界一直懷疑你平時收起咗速度，你點回應？」

「車路士今季困境咁明顯，你覺得問題出喺邊？」

問題一個接一個，連停頓都冇。

夏彥君將鴨舌帽稍稍壓低。

長長嘆咗口氣。

點解完場之後，仲要踢加時。

披薩都就嚟凍。

佢掃一眼最前面嗰個《太陽報》記者，仲有另一邊幾乎想將咪高峰塞入佢鼻孔的 BBC 記者，最後只係用最平靜的語氣答：

「係圓月彎刀。」

「但唔算致敬。」

「只係咁樣踢，唔使用晒全力。」

「比較慳力。」

全場記者停咗半秒。

個個表情都寫住同一句說話。

你管呢啲叫慳力？

夏彥君冇理，繼續補刀。

「至於速度……」

「頭先高斯達追得太近。」

「我如果唔跑快啲，會俾佢撞。」

現場再靜半秒。

呢個答案，真實到連反駁位都冇。

因為大家都知，呢個人真係怕痛，亦真係懶。

但偏偏，佢每次講出來的理由都簡單得令人無法挑剔。

記者再想追問。

夏彥君已經微微側身，由保安幫手開出來的那條細縫裡滑咗出去。

唔係佢高冷。

純粹因為肚餓。

……

返到更衣室，世界終於正常返少少。

呢度已經徹底變成派對現場。

幾盒必勝客披薩疊到像小山，芝士味、香檳味、汗味同髮蠟味混埋一齊，形成一種只屬於贏波之後的混亂幸福。

雲尼亞里正拎住塊披薩，同簡迪喺中間轉圈。

睇上去完全唔似六十幾歲，反而似個飲大咗、但又真心好開心的小朋友。

一見夏彥君入門，成個更衣室即刻起哄。

「HA！」

「返嚟喇！」

「雙倍芝士！」

「呢塊係留俾你的！」

華迪最誇張，成隻手拎住塊仲拉緊絲的披薩，像舉住火炬咁衝過來。

夏彥君接過，咬一啖。

熱。

香。

芝士仲識拉絲。

呢一刻，佢甚至覺得人生終於再一次有返意義。

踢咩波啫。

食披薩唔好咩？

佢拎住件披薩，搵咗更衣室一角坐低。

呢度夠靜。

啱啱好可以收獎。

今晚俾人撞、俾人追、俾人圍，總算唔係白捱。

腦海深處，熟悉的機械合成音如約而至。

【主線任務完成：摩連奴的黃昏。】

【任務評價：完美。】

【附加評價：全場最佳。】

【獎勵結算中……】

【恭喜宿主獲得：暗金寶箱 x1。】

【本場累計收穫震驚值：666666。】

夏彥君咬住披薩，眼神微微一亮。

暗金。

幾好。

至少今場跑狗跑狗，唔算完全白費。

但系統聲音仲未停。

【檢測到宿主於單場比賽中，連續使用高負荷爆發、強行變速、超遠重炮及高精度弧線自由球。】

【檢測到身體負荷已逼近臨界值。】

【觸發隱藏補償機制。】

【額外獎勵發放：白金寶箱 x1。】

雙黃蛋。

夏彥君差啲俾嗰啖芝士哽親。

暗金加白金？

今場呢隻 Boss，掉寶掉得未免太豪爽。

果然。

摩連奴就算輸，都輸得好有份量。

佢迅速將嘴裡塊披薩吞落去，喺心裡果斷默念：

「開暗金寶箱。」

意識空間裡，一個泛住暗金光澤的箱子緩緩浮起。

箱身佈滿古老紋路，邊角像被歲月磨過，低調，但有種很實在的重量感。

咔。

寶箱打開。

一道金光展開。

【恭喜獲得：雙足精通模組（暗金）。】

【核心描述：左腳右腳，都是腳。真正高級的球員，從來不會為了換腳而多浪費半步。】

【核心效果：逆足精度大幅提升，非慣用腳處理球穩定性修正至頂尖級。】

【被動增益一：接球後的處理速度提升。】

【被動增益二：起腳前置動作縮短。】

【被動增益三：狹小空間內的轉腳選擇更流暢。】

【模組評價：懶人之所以高級，從來不是因為他甚麼都不做；而是他總能用最少動作，完成最難的事。】

夏彥君睇住面板，眼神一下真係亮咗。

好嘢。

神裝。

呢個模組，對正常人嚟講係技術升級。

對佢嚟講，根本係生存工具。

以前個波一滾去左邊，佢仲要調整身體、換步、收重心，有時慢嗰半拍，波就冇埋；而家好喇，左腳右腳都可以直接處理，唔使再為咗換腳多跑半步。

跑狗少半步，對其他人可能唔算乜。

對佢嚟講，係續命。

更何況，「起腳前置動作縮短」呢一條，實在好香。

代表咩？

代表以後再遇到車路士嗰種瘋狗式圍搶，甚至連那零點幾秒的調整都慳返。

見位。

起腳。

收工。

乾淨俐落。

夏彥君心情好到連第二啖披薩都變得更香。

「再開白金。」

下一秒，另一個寶箱喺意識空間升起。

白金光澤比暗金更耀目，但唔刺眼，反而有種冷靜的、近乎醫療級的金屬質感。

箱蓋慢慢打開。

系統聲音再次響起。

【恭喜獲得：受身卸力模組（白金）。】

【核心描述：英超從來不是舞台劇。想在這部絞肉機裡踢到最後，除了腳下要靚，身體還要夠命硬。】

【核心效果：當宿主遭受衝撞、犯規或高強度對抗時，身體將自動作出微調，分散並卸去大部分衝擊。】

【附加增益一：落地保護能力提升。】

【附加增益二：碰撞後恢復效率提升。】

【附加增益三：疲勞累積速度下降。】

【模組評價：你未必要變成最硬那個人，但至少，唔好再做最容易碎那個。】

夏彥君怔咗一怔。

跟住，真係忍唔住深吸一口氣。

如果話雙足精通係武器。

咁呢個，就係防彈衣。

而且係專為佢呢種唔鍾意對抗、但又成日俾人搵上門撞的體質而設。

頭先卡希爾嗰一下、蘇馬嗰下、高斯達嗰種跑狗追命式壓迫，講真，就算避得開，身體都仲係會震，會劫，會痛。

而家有咗呢個模組——

起碼之後再俾人收一收、撞一撞、甚至鏟一鏟，都唔至於即刻散晒。

最重要係，疲勞累積會慢咗。

就在夏彥君仲消化緊【受身卸力模組】帶來的驚喜時，系統提示音竟然冇停。

反而比之前更低沉了一點。

像是有某道更深層的權限，被悄悄打開。

【檢測到宿主於本場比賽中，正面承受高強度逼搶，並完成對頂級戰術體系的有效拆解。】

【檢測到宿主在重炮、弧線、護球、節奏切換四個維度，均對目標形成壓制。】

【判定結果：完成「對位碾壓」。】

【額外獎勵觸發。】

夏彥君原本仲靠住儲物櫃，慢慢食緊最後一啖披薩。

聽到呢句，動作都頓咗一下。

對位碾壓？

邊個？

下一秒，答案自己跳出來。

【額外獎勵：若完成對位碾壓，追加開啟一次「受壓節拍器」傳奇模組定向抽取。】

【備註：該方向專注於抗壓控場、半轉身脫壓、錯位護球與高強度逼搶下的一腳支配力。】

空氣安靜了一瞬。

夏彥君慢慢將嘴裡塊披薩吞落去，眼神終於變得有點唔同。

如果話之前抽到的【雙足精通】，係令佢出腳更快；

【受身卸力】，係令佢俾人撞完都仲企得穩；

咁呢個所謂的【受壓節拍器】方向——

就唔再係單純補短板。

而係將佢成個踢法，往另一個層次推。

以前的佢，強在一腳。

一腳長傳。

一腳重炮。

一腳弧線。

神起來的時候，可以直接殺死比賽。

但如果想再進一步，想由「怪物型武器」變成真正能夠控制比賽節奏的人——

只靠一腳，仲未夠。

真正的中場核心，唔係冇壓力時傳得準。

而係俾人貼住、撞住、絞住的時候，仍然知道下一拍應該點踢。

仍然可以半轉身將人甩開。

仍然可以喺最細的空間裡，將節奏按喺自己腳下。

夏彥君眯起眼。

腦海裡幾乎本能浮現出兩種截然不同、卻又同樣高級的畫面。

一個，是在人堆之中永遠企得穩、護得住、轉得開，像天生知道逼搶會由邊度來的布斯基斯。

另一個，則係細膩到近乎唔講理，永遠比所有人快半拍出球、快半拍轉身的沙維。

如果呢兩條路線真係可以融合……

咁之後的自己，可能就唔再只係一個「偶爾踢出神仙球的怪人」。

而係一個，真正可以做核心的人。

【提示：該定向抽取將於宿主完成身體適配後正式開啟。】

【提示：當前宿主基礎條件已滿足部分要求。】

【提示：請繼續提升抗壓持球、短傳節奏與中圈支配力。】

夏彥君看住最後一條提示，嘴角微微抽咗一下。

講到底——

都係想叫我以後喺中場多做啲嘢。

系統這次，連獎勵都開始逼人上班了。

但不得不承認。

呢個方向，真係香。

因為佢太清楚自己而家最大問題係乜。

神一腳，佢有。

致命性，佢亦有。

可一旦對手真係照住摩連奴今晚呢套玩法，成場貼身、成場對抗、成場唔俾你舒服轉身——

自己依然會踢得好辛苦。

但如果有朝一日，連呢種高壓都壓唔住佢……

那麼夏彥君，先算係真正完成進化。

由一個靠天賦閃光的怪物。

變成一個，能夠支配比賽的中場大腦。

「受壓節拍器……」

佢喺心裡默默重複咗一次呢個名。

然後低頭望咗望自己手上啲芝士碎，忽然覺得——

以後想再理直氣壯咁偷懶，恐怕冇咁容易了。

Kendall 的訊息啱啱彈出來。

畫面裡是一張佢喺看台自拍的相，著住李斯特城波衫，手上拎住杯熱咖啡，鏡頭有少少晃，但笑意好清楚。

【Kendall：恭喜你，my lazy king. 今晚那腳弧線真的很漂亮。】

【Kendall：我而家喺球場外面。要不要一起去吃點東西？聽講李斯特有間中菜館唔錯。】

夏彥君睇住嗰兩句，沉默咗兩秒。

中菜館。

呢個提議，幾有誠意。

披薩雖然好食，但今晚食到呢度，的確有少少膩。再加上天氣凍，出去飲啖熱湯，好似真係唔錯。

佢低頭回覆。

【HA：可以。】

【HA：如果你食到微辣。】

【HA：仲有，你請。】

發送。

收手機。

動作流暢到好似呢種事已經做過好多次。

夏彥君將手上最後一啖披薩塞入口，慢慢企起身，拍一拍手上啲芝士碎。

「各位。」

佢朝更衣室裡面嗌咗一聲。

「我走先。」

「太劾。」

「返去補覺。」

華迪正拎住香檳同馬列斯鬥酒，聞言即刻轉過頭，露出一個所有人都睇得明的賤笑。

「去啦去啦！」

「記住聽日唔使返咁早！」

「頭兒話咗，今個星期你可以適當休息！」

「好好享受你嘅夜晚！」

馬列斯喺旁邊笑到差啲將酒噴出來。

簡迪就比較認真，真係朝佢點咗點頭。

「好好休息，HA。」

雲尼亞里亦笑住拍一拍手。

「去啦，夏。」

「下場對愛華頓，你仲有排要出力。」

夏彥君點點頭，冇再留。

走出更衣室之後，走廊一下安靜晒。

方才仲喧鬧到震耳的歡呼聲，好似全部俾關喺門後面，剩返來的只有冷氣機低低運作聲，同自己踩住地板的腳步。

佢背起個袋，沿住通道慢慢行出去。

夜風一吹埋面，仲係凍。

但同入場前那種凍唔同。

而家呢陣風，吹得人清醒，亦吹散咗一整晚積埋喺筋骨入面的疲憊。

夏彥君抬頭望一眼球場外頭那片夜色，心裡難得有種很實在的踏實感。

呢一關，總算過咗。

摩連奴的黃昏，由佢親手送到。

獎勵又攞到手。

晚飯亦有著落。

至於下一場對愛華頓——

到時先算。

反正，真正會養生的人，從來都唔會太早為未發生的事浪費體力。

日常過渡

以往，總係車路士叫人絕望。

今次，終於輪到摩連奴自己絕望一回。

夏彥君返到更衣室之後，第一時間唔係睇新聞，亦唔係回味自己嗰腳彎刀，而係低頭再望一眼賽程表。

聽日，休息。

後日，恢復性訓練。

再下一日，全隊半日假。

雲尼亞里呢個人，平時厚道，贏完波之後就更加厚道。尤其係啱啱喺主場三比一斬低衛冕冠軍，成隊波由上到下都繃緊咗幾日，老帥索性大手一揮，直接放鬆半口氣。

好教練。

真係好教練。

夏彥君冇打算再多留。

今晚贏波之後，佢個人狀態其實有啲奇怪。

身體層面，有【受身卸力】同【鐵人】方向帶來的修正，卡希爾嗰下衝撞留下來的酸痛感，已經俾系統卸走咗七七八八。可另一種疲憊，卻慢慢由骨縫深處滲出來，唔係肉體嗰種攰，而係踢完大戰後靈魂被抽空一截的空落。

簡單啲講——

個人突然好攰。

攰到只想搵個地方坐低，食嘢，發呆。

同隊友逐個打完招呼之後，夏彥君將自己包到嚴嚴實實。

鴨舌帽壓到眉骨。

口罩拉高。

深藍色長羽絨拉鏈直上頸邊。

整個人裹得像粒行走中的糭。

背上，仲揹住個粉紅色記憶棉坐墊。

冇辦法。

頭先嗰場波踢到後段，佢個人已經有啲透支，而家最怕就係坐到唔舒服，搞到腰背再硬多一輪。

皇權球場外頭，夜風凍到刺骨。

停車場已經空咗大半，其他球員唔係返咗屋企，就係一早同屋企人或者女朋友走人，只剩零星幾架車泊喺燈影底下。

其中最搶眼嗰架，係一部紅到近乎誇張的法拉利。

就停喺最顯眼嗰格。

張揚到完全唔似李斯特城呢個地方會自然出現的東西。

車頭仲有微微熱氣，明顯已經喺度等咗一陣。

車窗慢慢降下。

Kendall
伸手除低墨鏡，露出嗰張精緻得像喺雜誌封面先會見到的臉。昏黃路燈落喺佢眼底，將本來已經夠勾人的輪廓照得更深一層。

佢今晚冇再著平時嗰件風衣。

裡面反而係一件明顯改過剪裁的李斯特城 88 號波衫，線條貼身得過份，像專登想同冬夜唱反調。

「上車。」

佢望住夏彥君，聲音帶點啞，像刻意放慢咗節奏。

「去酒店。」

「我連精油都準備好咗。」

「今晚可以好好慶祝下——你嗰腳圓月彎刀。」

夏彥君企喺寒風裡，先望一眼架法拉利。

再低頭望一眼自己對腳。

跟住又看一眼嗰個低到幾乎貼地的底盤。

最後，佢表情非常認真地提出一個問題。

「呢架車……太迫。」

「我隻腳伸唔直。」

「容易抽筋。」

佢講完，停一停。

再補多一刀。

「而且，我好肚餓。」

Kendall 的笑容，明顯卡咗半秒。

迫？

呢架係限量版法拉利。

平時唔知幾多人想坐上副駕駛，就算要佢哋屈住腿都願意。

而家眼前呢個人，居然第一時間嫌架車迫？

佢咬咗咬唇，唔死心。

「肚餓？我都可以陪你食。」

「我哋先返酒店，再叫 room service……」

佢將尾音拖得輕輕的。

「或者，食點別的。」

夏彥君聽完，只係搖頭。

「唔去。」

「太遠。」

「而且酒店啲嘢通常盤大、份量細，唔夠飽。」

講到呢度，佢甚至拎出手機看了一眼。

「你唔去，我就自己截的士。」

「簡迪仲等緊我覆佢訊息，問我紅花油可唔可以飲。」

Kendall：「……」

紅花油。

飲。

呢個男人係咪真係由另一個星球落嚟。

夏彥君已經將羽絨再拉高少少，準備轉身去馬路邊搵車。

對佢嚟講，食飯之前，其他所有浪漫都可以暫緩。

慾望唔係冇。

只係胃口優先級更高。

「返嚟！」

Kendall 氣到一掌拍落缸盤。

喇叭都差啲響。

胸口起伏得明顯，聲線都高咗一截。

「去邊度食？！」

夏彥君聽到，終於停步。

回頭。

語氣平靜得像講一件理所當然的事。

「中菜館。」

佢拉開車門，冇即刻坐落去，反而先將個粉紅色記憶棉坐墊放上真皮座椅，壓實，試一試穩唔穩。

確定位置啱之後，先小心坐低。

全程動作比起上法拉利，更似老人家上復康巴士。

「慢慢開。」

「唔好急剎。」

「個墊唔防滑。」

Kendall 深深吸咗一口氣。

忍住。

唔可以喺呢度掐死佢。

……

半個鐘後。

李斯特城舊區，一條唔算起眼的街。

路邊有間細細哋的中菜館，招牌本來叫「蜀香」，但霓虹燈壞咗兩格，遠睇只剩返「蜀口」。

門口玻璃有啲油煙痕。

裡面坐滿附近街坊、學生同幾個明顯嚟英國好多年的華人家庭。冇米芝蓮，冇情調，得炒鑊聲、熱氣同辣椒油味。

但夏彥君一推門，整個人反而鬆咗落來。

天堂。

呢度先似人應該食飯的地方。

佢熟門熟路咁揀咗張角落枱，背靠牆，旁邊近暖氣，視野仲夠闊。

完美。

坐低之後，連口罩都除得爽快好多。

「老闆。」

夏彥君一拎起菜單，幾乎唔使點睇。

「麻婆豆腐一份，多花椒。」

「回鍋肉一份，蒜苗炒老少少，肉片切薄，最好有燈盞窩。」

「水煮牛肉一份，多啲豆芽。」

「再要兩大碗飯。」

櫃檯後面個四川老闆一聽，即刻眼都亮埋。

「得喎，小兄弟識食。」

「咁凍天，食辣先至頂得住。」

夏彥君點頭，表情鄭重到像完成某種戰術部署。

「再加一壺熱茶。」

「唔該。」

Kendall 坐喺對面，與成間店氣氛形成強烈反差。

佢著住價值唔菲的外套，手邊擺住小手袋，連坐姿都自然同周圍啲大叔大嬸唔係同一個世界。望住桌面嗰層油光，仲有牆上略帶年代感的餐牌，神情多少有少少不習慣。

但佢冇走。

都追到嚟呢度，冇理由輸俾幾碟餸。

於是佢只好點咗杯檸檬水，再強行令自己無視菜單上那些紅得發亮的照片。

桌底下。

佢慢慢除低高跟鞋。

腳尖順住夏彥君小腿，極輕咁碰過去。

帶住試探。

亦帶住挑釁。

「夏。」

Kendall 微微前傾，語氣放得柔。

「今晚你嗰腳弧線……真係好靚。」

「平時的你，係咪都咁識得——」

佢故意停一停。

「轉彎？」

夏彥君正用熱水燙緊筷子。

忽然覺得小腿有啲痕。

佢皺一皺眉，下意識將腳挪開半寸。

有蚊？

唔係啊，咁凍。

佢冇接個話題，反而抬頭朝廚房嗌。

「老闆！」

「麻煩加多碟醋！」

「麻婆豆腐想食得清爽啲。」

再停一停，佢望一眼暖氣。

「同埋暖氣係咪開太勁？」

「有啲燥。」

Kendall 的腳停喺半空，差啲抽筋。

佢望住眼前呢個男人，一時間竟然有種非常真實的挫敗感。

因為對方望住的，根本唔係佢鎖骨。

唔係佢眼神。

更加唔係佢今晚明顯花咗心機準備的氣氛。

夏彥君雙眼裡倒映出來的——

係回鍋肉。

係水煮牛肉。

係兩大碗飯。

嗰種專注，純粹得近乎侮辱人。

Kendall 沉默兩秒，最後憤憤地拎起筷子。

夾起第一塊回鍋肉，塞入嘴。

得。

既然引你唔到。

咁我食窮你。

……

與此同時。

餐館對面花槽後面。

兩個著住迷彩外套、凍到縮埋膊的男人，正用長焦鏡對住窗邊位置一陣狂拍。

《太陽報》的狗仔。

而且係老熟人。

「影到未？」

「影到，靚到痴線！」

「Kendall Jenner！夏彥君！深夜單獨食飯！」

「你睇佢傾前個角度，呢張好，夠曖昧！」

另一個一邊搓手取暖，一邊狂按快門。

「仲有呢張，夏彥君低頭嗰下，好似面紅！」

「我知佢實際上應該係食辣食到紅，不過唔緊要——」

佢露出一個專業的、冇乜良心的笑。

「標題識寫就得。」

呢種新聞，要的從來唔係真相。

要的是角度。

係想像。

係足夠令人順手點進去的三秒衝動。

而夏彥君，而家正正係英格蘭最熱的名字之一。

斬車路士。

踩住摩連奴上位。

再加一單深夜密會超模——

爆到飛起。

果然。

當晚相片一流出，英倫三島的社交平台即刻炸鍋。

《太陽報》幾條標題，一條比一條離譜。

《震驚！阿仙奴外借太子深夜密會卡戴珊家族名媛！》

《豪車接送！Kendall 親赴李斯特，疑似情陷英超新星！》

《火辣之夜！兩人藏身偏僻中菜館，共度私密晚餐！》

《曖昧角度曝光：她眼神拉絲，他面色潮紅！》

留言區亦即刻分裂成幾個派系。

有人信。

有人鬧標題黨。

亦有人專心做偵探。

-【屌，又係太陽報，先天不可信。】
-【但唔好講，Kendall 真係靚。】
-【等等，放大玻璃反光！夏彥君係咪喺夾餸？】
-【唔止夾餸，佢嗰個眼神明顯係望住回鍋肉。】
-【笑死，Kendall 喺度放電，HA 喺度乾飯。】
-【佢個嘴紅唔係因為害羞，係俾辣椒辣到啫。】
-【最純粹的食飯人，冇得輸。】
-【我就知，呢條友的私生活一定乾淨到可怕。】

去到後面，連本來想帶節奏的人都忍唔住笑場。

因為有張窗邊反光照得太清楚。

照片裡，Kendall 身體前傾，眼神曖昧得滿分。

而夏彥君呢？

正一臉專注夾住塊回鍋肉，神情嚴肅得像喺做戰術分析。

整件事荒謬得太有說服力。

第二朝。

倫敦，高尼訓練基地。

雲加放低手上份報紙，慢慢除低眼鏡，再揉一揉眉心。

佢本來見到標題時，心都沉一沉。

心諗唔好啦。

年輕球員最易喺呢啲地方走歪。

但再仔細睇埋相，再掃一眼網民放大的細節，佢神情就漸漸變咗。

「碳水。」

「蛋白質。」

「熱量補充。」

老人家低聲自語，眼神甚至有點複雜。

相入面，夏彥君神情專注得過份，的確完全唔似喺談情。

反而似真心喺補充體能。

雲加望住張相，竟莫名有一絲欣慰。

喺英超呢個紙醉金迷、誘惑處處的圈子，太多天才倒喺酒精、派對同女人身上；但呢個細路，面對住全球知名超模，腦入面竟然仲係回鍋肉同白飯。

某程度上，離譜得令人感動。

「樸實。」

「克制。」

「像修士一樣。」

「真係一個好孩子。」

佢沉默咗一陣，最後下咗一個好典型屬於雲加的結論。

「一定要帶返佢返阿仙奴。」

……

李斯特城。

雲尼亞里屋企。

老帥一邊食早餐，一邊睇到手機推送，起初都嚇一嚇。

深夜。

名模。

豪車。

中菜館。

呢幾個元素擺埋一齊，點睇都唔係好似普通食飯。

但再一睇留言，再一睇相——

佢又慢慢放低心。

甚至有少少哭笑不得。

「呢個細路……」

「點解食到咁辣。」

佢第一個擔心的，唔係緋聞。

係胃。

雲尼亞里想一想，終於都係拎起電話，發咗條短訊過去。

「夏，少食辣。」

「記得飲多啲熱水。」

「聽朝唔使太早返，訓多陣。」

好教練。

真係由頭好到尾。

而另一邊。

夏彥君正攤喺床上，望住天花板發呆。

肚有啲飽。

昨晚嗰餐，最後當然係 Kendall 埋單。

佢話嗰叫「精神損失費」。

夏彥君其實唔係好明，損失咗乜。

大概係原本想食人，最後變咗陪人食飯嗰種心理落差。

佢拎起手機。

先睇到雲尼亞里條訊息。

再睇到《太陽報》那幾個標題。

沉默三秒。

搖頭。

英國人腦補能力，有時真係強到離譜。

食個飯啫。

至於搞到咁？

佢將手機放返落床邊，翻一個身，將被拉高少少。

反正今日唔使操。

可以安心補返個回籠覺。

至於 Kendall 臨走前嗰個又氣又幽怨的眼神，仲有一句「下次一定食到你」——

算啦。

下次先講。

……

翌日。

夏彥君起得好早。

人雖然補咗眠，但琴晚嗰餐川菜反而將佢胃口勾返起來。再加上隊內放鬆，恢復操練未到最重嗰日，佢腦裡忽然冒出一個相當實際的念頭。

返倫敦一轉。

唐人街。

買底料。

聽講有批新貨到。

想到呢度，成件事突然充滿執行價值。

佢戴返鴨舌帽，換咗身低調運動裝，揹個細袋就出門，搭上去倫敦的火車。

上車之後，佢特登揀咗個靠窗位。

帽檐壓低。

耳機冇開歌，只係掛住。

目的好單純——

唔想俾人認出。

麻煩。

火車平穩開出，窗外景色一路向後退。

夏彥君拎出手機，原本打算順手睇吓愛華頓近期消息，或者再翻一翻自己昨晚未睇完的賽後評論。

忽然。

【震驚值 +1】

夏彥君：「？」

佢皺起眉。

冇踢波。

冇入球。

冇接受採訪。

邊度來的震驚值？

難道係因為自己琴晚食回鍋肉食得太專業，上咗社交網熱搜？

又或者《太陽報》那篇垃圾文，真係幫佢開拓到新客源？

佢下意識抬頭，環視四周。

車廂好靜。

乘客唔多。

對面座位，坐住一個女仔。

黑長直。

膚色白得有點過份，像冬天早晨未見過陽光的瓷器。

鼻樑上架住副黑框眼鏡，穿得乾乾淨淨，氣質安靜到近乎冇存在感。

而佢手上，正攤開一本《FourFourTwo》。

【震驚值 +1】

【震驚值 +1】

【震驚值 +1】

夏彥君沉默。

再抬眼。

剛好同對方四目交投。

女仔明顯怔一怔，像偷睇時俾人當場捉到，手指甚至下意識收緊咗少少頁角。

夏彥君終於明白。

原來震驚值來源，係呢度。

對方大概已經斷斷續續望咗佢一陣。

像一隻原本躲喺草叢後頭的小鹿，以為自己藏得幾好，點知眼神早就出賣晒。

而更有趣的是——

佢望住雜誌封面那一下，忽然覺得呢個女仔，好似唔單止係單純認出自己咁簡單。

因為《FourFourTwo》翻開的那一頁。

正正就係自己。

迷妹

火車車輪一下一下輾過鐵軌，發出規律的「哐噹」聲。

窗外英格蘭鄉郊的景色被陰天浸到有點發灰，樹、草地同低矮屋頂一路向後退，像一幅潮濕得快要發皺的舊油畫。

夏彥君將帽檐壓得很低，整個人縮喺羽絨裡，手上拎住手機，正非常專注地搜尋：

「倫敦 唐人街 邊間叉燒好食」

停兩秒。

覺得唔夠精準。

佢又打多一條：

「倫敦 正宗廣東燒味店」

再諗一諗。

再補最關鍵嗰句：

「邊度有好食叉燒飯」

冇錯。

難得放假。

其他年輕球員休息日可能諗住去街、去玩、去見女仔，甚至索性喺屋企打機hea到天黑。

但夏彥君腦裡面而家轉緊的，係叉燒邊位夠唔夠燻、燒鴨夠唔夠油香、燒肉塊皮會唔會脆。

琴晚喺李斯特食完嗰餐川菜之後，佢本來只係解咗一時口癮。

結果愈食，反而愈將個胃口勾返起來。

今朝一瞓醒，腦海裡第一個跳出來的畫面，竟然唔係球場，亦唔係報紙上 Kendall 那對差啲要食人的眼神。

而係一碟斬得整整齊齊、淋住蜜汁、邊位帶微焦的叉燒。

最好再配半隻燒鴨。

如果有雙拼，就更加完美。

所以佢先會一早戴住帽、換身低調運動裝，揹個細袋，直接搭車返倫敦。

目的單純得令人肅然起敬。

唐人街。

燒味舖。

斬料。

外賣。

就咁簡單。

忽然。

【震驚值 +1】

夏彥君手指一頓。

嗯？

佢皺一皺眉。

冇比賽。

冇入球。

冇受訪。

甚至連波都冇掂過。

邊度來的震驚值？

難道係因為自己頭先搵叉燒飯搵得太認真，連搜尋引擎都俾佢的執著震驚咗？

佢微微抬起帽檐，露出一雙仍然帶住幾分未瞓醒冷意的眼。

車廂好靜。

唔算多人。

斜後方有個大叔攤喺位上瞓到打鼻鼾，聲音低低沉沉，像台快要報銷的暖風機。

除此之外。

最值得留意的，得對面個女仔。

夏彥君視線落咗一下，又收返。

低頭繼續睇手機。

過咗幾秒。

【震驚值 +1】

【震驚值 +1】

【震驚值 +1】

今次唔止一下。

仲要連住來。

像壞咗的水龍頭，一滴一滴，雖然唔算煩死人，但存在感極強。

夏彥君終於輕輕嘆咗口氣。

再抬頭。

啱啱好撞上對面那道慌忙移開的視線。

個女仔手上舉住一本《FourFourTwo》，幾乎遮住半張臉，只露出額頭、眼鏡，同一對已經紅到幾乎可以蒸熟的耳仔。

夏彥君目光微微一停。

因為本雜誌封面——

正正就係自己。

嗰張著住李斯特城波衫、喺雨中慢慢行、表情淡到有點討人厭的抓拍相，而家已經成咗好多媒體最鍾意用的「超新星冷面圖」。

佢放低手機。

安靜睇咗對面幾秒。

女仔臉好細。

一副略大的黑框眼鏡，幾乎遮咗三分之一張臉，反而將剩返的五官襯得更精緻。

皮膚白得幾乾淨，帶點透明感，喺昏暗車廂燈光之下甚至有點發亮。

黑長直頭髮自然垂落肩邊。

整個人氣質安靜得像冬天窗台上一杯剛沖好、仲未完全散熱的牛奶。

好睇。

但真正令佢想開口的原因，唔係樣。

而係——

本雜誌拎反咗。

夏彥君抬手指一指。

「嗰本書。」

女仔一愣。

「吓？」

「你拎反咗。」

「啊——！」

佢低低驚呼一聲，手忙腳亂咁將本雜誌調轉。

結果愈急愈亂，書邊一滑，啪一聲跌落小桌板。

個人即刻僵住。

耳仔更紅。

「對、對唔住……」

聲音細細。

帶住一點明顯的韓式口音，軟軟的，不刺耳，反而有種努力想講得更清楚的笨拙感。

佢鼓起勇氣抬頭。

兩人視線終於真正對上。

嗰雙眼入面有尷尬，有羞怯，仲有一種完全藏唔住的驚喜。

「你……你係夏彥君？」

講完呢句，佢自己似乎都覺得問題有點多餘。

因為近距離之下，根本唔會認錯。

封面相可以呃人。

真人唔會。

夏彥君將帽檐推高少少。

平靜點頭。

「係我。」

女仔一下捂住嘴，眼睛肉眼可見地亮咗。

真係亮。

像有兩粒小燈膽喺眼底突然著咗。

「真係你.....」

「我睇咗你對車路士嗰場波。」

「最後嗰腳自由球，真係好勁。」

「我同朋友一齊睇，成間屋都嗌到好大聲。」

講到後面，佢明顯有點激動得唔知點收，停一停之後，先再補返一句：

「雖然我係韓國人.....但我啲朋友都話，你真係好厲害。」

夏彥君聽完，只係點頭。

「多謝。」

一如既往地淡。

唔係佢特登高冷。

係真心未完全開機。

而且說到底，佢而家個腦仲有一半停留喺「邊間燒味店的叉燒較值」呢個極其實際的哲學問題上。

但對面個女仔顯然已經完全進入另一種狀態。

雙手唔知擺邊好。

明明已經認到偶像，偏偏又唔敢太放肆。

嗰種小心翼翼的崇拜感，跟 Kendall 嗰種直線進攻型完全唔同。

如果話 Kendall 係揸住酒杯同眼神，直接逼你投降。

咁眼前呢個，更似揸住應援牌、明明好想大聲叫，但最後只敢喺座位度悄悄望住你的乖學生。

「嗰個……」

佢終於又開口。

「可唔可以幫我簽名？」

講完，即刻由袋裡拎出一本粉紅色小簿。

雙手遞過來。

姿勢端正到像交功課。

夏彥君接過本子，隨口問：

「簽邊？」

女仔即刻將手指落去其中一頁。

「呢度！」

「呢度就可以！」

夏彥君拎起筆，低頭兩下就簽好。

字跡有啲草，但勝在夠快、夠穩，仲帶住幾分刻意練過的俐落。畢竟近排人氣一路向上，簽名呢回事，佢多多少少已經開始熟手。

簽完之後，佢將小簿遞返過去。

女仔接過時，指尖輕輕掂到佢手背。

一下又縮返。

真係像受驚的小鹿。

「多謝……」

佢聲音比頭先更輕。

但笑意已經完全藏唔住。

夏彥君重新戴返口罩，又將自己塞返入羽絨。

「我瞓陣。」

「到站叫我。」

講完，佢向後靠上椅背，帽檐再一次壓低，雙眼一合，直接進入標準的「請勿社交」模式。

乾淨。

直接。

非常夏彥君。

對面個女仔捧住嗰本粉紅色小簿，望住新鮮出爐的簽名，幾乎有種中咗獎的恍惚感。

真係簽咗。

而且係本人。

仲要本人比雜誌同電視上更好睇。

佢偷偷又望一眼。

對面那個男人已經閉目養神，帽、口罩、羽絨將整個人包得嚴嚴實實，只剩一點冷淡輪廓。但偏偏就係呢種懶洋洋、完全唔想多郁半下的氣場，最容易令人腦補。

好高冷。

亦好有距離感。

但又唔會令人驚。

反而有少少.....可愛。

女仔低頭望住本子，心裡亂成一團。

『原來真係咁少講嘢。』

『連簽名都好似慳字咁。』

『佢冇問我叫咩名。』

『更加冇問我攞電話。』

『真係好正經……』

……

李斯特城。

貝爾沃路訓練基地。

清晨空氣帶住濕冷，草場邊有一層薄薄露水，場務先啱啱搬出雪糕筒同訓練器材，更衣室裡就已經先一步熱鬧到似開市。

華迪手上拎住一份《太陽報》，揮得像海盜啱啱搶到藏寶圖。

「兄弟們！睇下！」

「我哋的禁慾系男神，終於都肯下凡喇！」

「呢個角度，呢個眼神，呢架法拉利——」

「HA，你同 Kendall 喺車入面到底研究緊咩戰術？」

馬列斯一邊綁鞋帶，一邊笑到差啲綁錯。

「咩戰術？」

「防守反擊囉。」

「或者前插時機。」

成間更衣室即刻起哄。

有人吹口哨。

有人拍櫃門。

連正在換襪的 Drinkwater 都忍唔住笑出聲。

角落裡。

簡迪本來蹲住整理鞋帶，聽到「食飯」同「中餐館」幾個字時，反應居然比聽到 Kendall 仲大。

佢抬起頭，眼神非常認真。

「其實我覺得重點唔係 Kendall。」

全場靜一靜。

簡迪繼續好認真地分析：

「而係嗰間燒味店。」

「可以令 HA 專登入倫敦，去唐人街買燒味——」

佢停一停，下咗個十分樸實的結論。

「一定好食。」

更衣室安靜半秒。

跟住又爆笑。

而就喺呢個時候，門被推開。

夏彥君行入來，手上拎住幾個唐人街外賣紙盒，外加一大袋牛皮紙包住的斬料燒味。門一打開，叉燒蜜香、燒鴨油香同燒肉皮香就一齊慢慢滲出來，存在感強到連華迪都下意識抽一抽鼻。

「講緊咩？」

夏彥君打個呵欠，將紙盒同燒味袋塞入自己個櫃。

華迪立即將報紙拍到佢面前。

「講你桃花運！」

「坦白從寬——Kendall 架法拉利副駕係咪好坐到唔想落車？」

夏彥君拎走報紙，掃一眼標題，又嫌棄咁放開。

「好坐就唔會話架車迫。」

「副駕太低。」

「坐耐咗腰唔舒服。」

講到呢度，佢想一想，又很認真地補多一句。

「同埋真皮太滑。」

「冇華迪你架二手 Mini 咁軟。」

華迪愣住。

三秒後，整個更衣室再一次炸開。

馬列斯笑到直拍櫃門。

Drinkwater 彎低腰。

連簡迪都低頭抿住嘴角，好明顯係忍笑。

華迪更加誇張，拍住自己大脾，笑到差啲企唔穩。

「聽到未！」

「呢個就係我哋王牌的審美！」

「超模？法拉利？唔重要！」

「最重要係——座位夠唔夠軟！」

夏彥君懶得理佢哋，關好櫃門之後，腦裡已經開始諗晏晝食叉燒飯好，定留返盒燒鴨飯夜晚慢慢食好。

而另一邊。

訓練場邊。

雲尼亞里手上攞住最新體測報告，眉頭微微皺起，又慢慢鬆開。

佢望住其中幾項恢復數據，神情有點古怪。

「奇怪……」

「真係奇怪。」

助教莎士比亞行近一步。

「點喇？」

雲尼亞里指一指報表。

「上場對車路士，佢個衝刺量、急停急轉、對抗次數，全部都高。」

「照計肌肉疲勞唔會退得咁快。」

「但而家睇返，恢復速度快到有點唔合理。」

莎士比亞聳聳肩。

「可能真係年輕。」

「又或者，佢天生就係踢大場面的料。」

雲尼亞里沉默兩秒，最後都只可以接受呢個解釋。

「總之係好事。」

「不過下場唔輕鬆。」

「愛華頓……唔會俾我哋踢得太舒服。」

下午。

戰術會議室。

白板上，愛華頓的陣形已經畫好。幾個紅色圓圈密密麻麻排喺中後場，看上去像一堆預先設好的陷阱。

雲尼亞里拎起筆，先喺最前面個名字圈一圈。

「盧卡古。」

「呢隻怪獸近況好熱。」

「韋斯．摩根，你要頂住佢第一下衝擊，千祈唔好俾佢輕易轉身。」

摩根點頭。

表情頗凝重。

雲尼亞里繼續向下講，之後目光慢慢移向後排——嗰個正托住下巴、幾乎快要釣魚的 88 號。

「夏。」

夏彥君慢慢抬頭。

「嗯？」

「你今場要特別小心。」

雲尼亞里用筆尖點咗點愛華頓中場位置。

「巴里、麥卡菲，都係好鍾意用身體做文章的人。」

「古迪遜公園草地又硬，節奏一快，你會踢得好辛苦。」

夏彥君望一眼白板上「Barry」個名。

老油條。

好難纏。

而且夠賤，夠識得點樣用比賽細節慢慢磨死你。

佢點頭。

「知道，頭兒。」

答得仍然懶洋洋。

成隊人都笑一笑。

但笑還笑，冇人真係放鬆。

因為所有人都知，下一場唔會好踢。

……

利物浦。

芬治農場訓練基地。

愛華頓主帥馬天尼斯的辦公室裡，煙味淡淡散開。大屏幕上一遍又一遍重播住李斯特城近期比賽片段，而畫面焦點，幾乎全程都係同一個人。

夏彥君。

畫面停喺佢接球前那一下。

馬天尼斯將進度條拖返去，再播一次。

旁邊助教冇出聲，只係一直睇。

終於，馬天尼斯開口。

「見到未？」

助教點頭。

「見到。」

「佢接波前，身體習慣性會微微向右打開。」

「咁樣方便用右腳第一時間處理。」

馬天尼斯冇答，直接再切去另一場。

又係一樣。

第三場。

仍然一樣。

無論喺邊個位置，無論對手點迫，夏彥君大部分第一下處理，都傾向用右腳完成。甚至有時寧願多調整半步，都唔肯自然交俾左腳。

馬天尼斯終於停片。

轉身行去戰術板前，拎起紅筆，喺代表夏彥君的 88 號上畫咗一個大叉。

再喺佢左側加上一支箭嘴。

「呢個就係切入口。」

「佢係天才。」

「但天才唔代表冇缺陷。」

「相反，愈係天才，缺陷愈值得放大。」

佢望住教練組，語氣平穩，但好肯定。

「將佢趕去左邊。」

「封死右腳處理角度。」

「逼佢用左腳。」

「只要佢被迫用唔慣用的一面，節奏自然會斷。」

助教望一眼數據報告。

「今季佢左腳觸球比例，真係低得好誇張。」

馬天尼斯笑得很淡。

「上帝俾咗佢一隻黃金右腳。」

「但似乎，忘記順手照顧另一邊。」

……

外界風向，同樣慢慢變。

Sky Sports《Monday Night Football》直播室內。

卡拉格企喺分析大屏幕前，手上遙控器一按，一幅觸球熱區圖即刻跳出來。

偏右。

極度偏右。

「睇清楚。」

「呢份數據，好誇張。」

「夏今季左腳觸球比例低到驚人。」

「如果你係對手，你點可能唔針對？」

佢轉身望向尼維利。

「如果我係馬天尼斯，我一定叫巴里死咬住佢右側。」

「封右。」

「放左。」

「呢個就係最直接的辦法。」

尼維利皺住眉，仍然有保留。

「但問題係，佢右腳太強。」

「強到你明知佢要做乜，都未必防得住。」

卡拉格冷笑一聲。

「再強都總有極限。」

「英超唔存在冇弱點的球員。」

「只要你有一點破綻，對手就會一直打落去，打到你崩為止。」

節目播出之後，網上討論迅速升溫。

有人開始擔心。

有人覺得不過如此。

亦有人已經搶先講笑。

【完喇，數據帝一出手，通常都有啲嘢。】

【我就話冇可能咁完美，原來係偏科戰神。】

【馬天尼斯肯定已經開始諗點陰佢。】

【HA：我左腳主要負責企穩。】

【笑死，但如果佢真係突然用左腳打你臉呢？】

……

比賽日。

古迪遜公園。

呢座英超最古老的球場之一，從來唔會俾作客球員舒服。看台近，通道窄，球迷聲音像直接貼住你耳膜炸開。

雙方球員已經喺通道列隊。

愛華頓前鋒盧卡古企喺前面，整個人像一座會呼吸的黑色山峰。佢側頭望一眼身旁的夏彥君，難得主動開口。

「喂，兄弟。」

「等等唔好跑得太快。」

「呢塊草地，真係幾硬。」

「跌落去會幾痛。」

夏彥君抬頭望住呢個比自己高成個碼的怪物，神情仍然好平。

「多謝提醒。」

「不過我幾襟撞。」

佢停一停，又補多句。

「同埋我唔鍾意跌低。」

盧卡古聳聳肩，冇再講咩。

但心裡想法其實幾直接。

瘦。

太瘦。

等下俾巴里同麥卡菲夾住向左邊逼，多半會踢得幾辛苦。

而夏彥君則雙手插袋，靜靜聽住場外那陣山呼海嘯般的噓聲。

視網膜下方，系統提示音悄悄彈出。

【檢測到敵方戰術針對：封右放左。】

【檢測到宿主已持有：雙足精通模組（暗金）。】

【系統評價：他們對你的力量，一無所知。】

夏彥君眼底掠過一絲極淡的笑。

單腳怪？

天殘腳？

呵。

佢微微側頭，拉一拉旁邊簡迪的衫袖。

「行啦。」

簡迪即刻點頭，仲下意識往佢右邊靠近半步，像本能想幫佢頂住壓力。

夏彥君望住佢，忍唔住拍一拍佢個頭。

傻仔。

你企右邊保護我，係冇錯。

但今日真正應該保護的——

其實係對面班人的心態。

逆足之王

英超第十七輪。

古迪遜公園球場。

利物浦的雨，總係帶住一股揮之不去的鹹濕海風味。

看台又近。

近到夏彥君企喺邊線附近時，幾乎可以清楚睇到第一排嗰個滿面通紅的愛華頓阿叔，正一邊揮手一邊對住佢爆粗，連口水都差啲噴過廣告板。

「滾返去倫敦啦！」

「呢度係男人打仗的地方！」

夏彥君冇理。

只係將縮喺袖口入面的手微微收緊咗少少。

腳下草皮。

硬。

真係幾硬。

踩落去嗰下，甚至有種「邦邦」作響的錯覺，像踩住一塊俾冷雨凍到發實的牛油。

天空灰到發沉。

細雨斜斜落。

古迪遜公園嗰種老球場特有的壓迫感，隨住哨聲前最後幾分鐘暖身，一點一點壓到人胸口。

Sky Sports 評述席上，聲音已經先一步進入狀態。

「今晚其中一個最大看點，毫無疑問係愛華頓點樣處理 HA。」

「賽前唔少數據分析都指出，佢右腳係武器，左腳——至少數據上，存在感低得驚人。」

「如果馬天尼斯真係照外界預測咁做，今場一開波，我哋應該好快就會見到非常清晰的針對。」

另一把聲音接上去，語氣帶住幾分觀察者式的冷靜。

「問題唔只係左腳有冇缺陷。」

「而係一旦你將所有防守資源都擺去逼佢右邊，佢會點反應。」

「有啲球員會亂。」

「有啲球員，反而會因此變得更加危險。」

……

「嗶——！」

哨聲響起。

比賽正式開始。

愛華頓冇似車路士嗰晚咁退。

主場作戰，佢哋要氣勢，亦要場面。

馬天尼斯今場的戰術執行得極之堅決，甚至近乎偏執。只要夏彥君一掂波，加里夫．巴里同占士．麥卡菲就像兩塊預先寫好程式的磁石，第一時間向佢右側吸過去。

唔係大概。

唔係試探。

係明刀明槍咁話俾你知——

你今晚，唔准向右轉。

「睇到未？」

評述員聲線一提。

「巴里呢個站位，幾乎係明示。」

「佢直頭將夏右側條線封死，左側反而有意識地放開。」

「呢個唔係陰招。」

「呢個係陽謀。」

「想過我？好，請你走左邊。」

夏彥君第一次接波。

感覺相當差。

視網膜邊緣，那些代表危險區域的紅色預警線，密密麻麻堆咗喺自己右前方。巴里個人未到，壓力已經先到；麥卡菲由側後靠近，角度刁鑽得令人討厭。

兩人身上那股混住汗味、雨水、薄荷膏同草地泥氣的英超氣味，一齊往鼻入面鑽。

煩。

真係煩。

夏彥君微微皺眉，只可以先逆勢轉身，用左腳有點彆扭地將個波護住，跟住再回俾身後的簡迪。

一次。

兩次。

三次。

前二十分鐘，李斯特城中前場節奏幾乎完全被拖死。

夏彥君就似一架本來應該喺高速公路直線爆去的跑車，突然俾人塞入一條單線窄路。每次想向右扭方向盤，前面就有路障，逼到佢只可以踩煞車、倒車、回傳。

進攻起唔到速。

過渡卡住。

全隊像被迫喺泥水入面拉車。

古迪遜公園看台就喺呢段時間徹底活起來。

噓聲、笑聲、嘲諷聲一波接一波壓過來。

「用你左腳啦！」

「你係咪根本唔識用？」

「軟腳蝦！」

場邊。

馬天尼斯雙手抱胸，企喺雨裡一動不動，風衣俾水打濕都完全唔在意。

佢嘴角甚至慢慢勾起一抹幾淡、但又幾清楚的得意。

成功了。

至少到目前為止，成功了。

「睇到未？」

佢側側頭，低聲同身旁助教講。

「呢個就係數據。」

「只要掐住死穴，再高級的球員，都會被拉返落普通人那條線。」

……

第三十五分鐘。

雨愈落愈密。

李斯特城後場斷波。

簡迪一腳伸出，乾淨俐落將球截落，之後幾乎冇停頓，第一時間將個波送去中路，交俾夏彥君。

依然係老劇本。

依然係熟悉的埋位。

巴里第一時間貼上，死死封住右路，整個人像一幅提早搬好位置的牆。

麥卡菲由側後方包過來，切走回傳線。

一瞬間，空間感知中的幾何結構高速成型。

右邊，死路。

後邊，死路。

左前方——

空。

一大片。

那是馬天尼斯故意留出來的空檔。

亦係佢預設好的陷阱。

佢賭夏彥君唔敢用左腳送長波。

佢賭呢隻所謂「天殘腳」，踢唔出右腳那種質量。

夏彥君望住那片空位，眼神卻非常平。

陷阱？

唔。

對佢嚟講，嗰度只係空檔。

既然空咗。

既然個波啱啱好滾到左腳邊。

既然自己而家唔使再為咗搵右腳角度，多做一大輪轉身、對抗、調重心、額外消耗卡路里——

咁就順手踢囉。

【雙足精通：啟動。】

夏彥君企喺原地，身體只是微微向右傾開，左臂自然張出，幫自己撐住平衡。左腳像一條瞬間拉滿的彈弓，擺幅唔算特別大，但每一下細節都簡潔得過份。

評述席上，聲音突然高咗半格。

「等等——」

「佢想用左腳？」

「喺呢個位置？」

「唔會吧——」

「嘭！」

一聲乾淨到幾乎有點刺耳的觸球聲，穿透雨幕。

下一秒。

皮球離地。

內旋。

弧線拉滿。

成個軌跡漂亮到近乎不講理，像一刀由灰色雨雲底下硬生生劃開的白色刀鋒。

它先越過巴里頭頂。

巴里已經拼到盡，雙腳發力、全力起跳，手都幾乎要甩出來。

但佢掂到的，得風。

皮球繼續飛。

飛過愛華頓整條防線。

飛過史東斯回身時那一下遲疑。

像一枚裝咗導航的巡航導彈，劃過古迪遜公園上空那層灰沉得壓人的天幕。

最終落點——

正好砸入史東斯身後那條致命空檔。

嗰度。

一道藍色身影已經全速爆去。

華迪！

佢一直都喺跑狗。

因為佢信。

信中圈附近嗰個男人，只要起腳，就有機會將個波送到最合理的位置。

皮球落地。

再彈起。

高度、旋轉、前衝速度，舒服得像有人用手親自將球擺好喺華迪腳前。

唔使減速。

唔使調整。

華迪迎住個波，右腳掄出。

「嘭！」

侯活完全冇反應。

皮球直鑽網窩。

0比1！

作客的李斯特城，先開紀錄！

……

「入咗——！！！」

「華迪！！！」

評述員聲音幾乎炸開。

「左腳！」

「係左腳長傳！」

「而且係冇額外調整、原地擺腿直接送出！」

「呢個弧度！呢個精準度！簡直離譜！」

另一把聲音都忍唔住笑咗出來。

「邊個同我講佢左腳係裝飾品？」

「呢一腳的質素，唔少頂級球員用慣用腳都未必踢得出。」

「封右放左？」

「結果係直接放咗條高速公路出來俾佢。」

「呢個唔係天殘腳。」

「呢個係真正的雙足怪。」

直播間氣氛瞬間爆炸。

網上討論區幾乎同步癱瘓。

【痴線！頭先嗰腳係左腳？】

【我係咪睇錯？】

【馬天尼斯成套部署直接變笑話。】

【呢個叫阿喀琉斯之踵？我睇係阿喀琉斯之炮。】

【HA：右邊太迫，我懶得轉身。】

【離晒譜，呢個精度到底點練出來？】

【雙足怪物，認真。】

場上。

入球後的華迪直接爆咗，怒吼一聲就衝返過來，想一把抱住助攻嗰個人。

但夏彥君仍然企喺中圈附近，仲喺自己傳波嗰個位置。

佢先望一眼前面個已經呆住的巴里。

再輕輕聳一聳肩。

表情平靜得近乎討厭。

「唔使咁望住我。」

佢語氣很淡。

「右邊太迫。」

「仲要轉身。」

「太麻煩。」

巴里：「……」

麥卡菲：「……」

聽聽。

呢啲叫人話？

因為太麻煩。

所以你就用逆足喺原地送咗腳四十碼世界級助攻？

你係踢波，定專登侮辱人？

場邊。

馬天尼斯整個人像被人當面摑咗一巴。

塊面慢慢漲紅。

手上塊戰術板，被佢捏到差啲變形。

佢冇爆粗。

冇咆哮。

因為嗰一下衝擊，已經直接將佢腦裡成套預設邏輯撞到空白。

數據呢？

一千五百次觸球呢？

左腳佔比低得離譜呢？

全部都係假象？

呢個細路——

之前一直唔用左腳，係故意演戲？

係專登等人踩入陷阱？

係早就為咗今日呢一下鋪局？

如果夏彥君知佢諗緊咩，大概只會好誠實咁話一句：

你真係諗多咗。

以前唔用，單純因為真係唔識。

而家肯用，純粹因為模組到手。

仲有——

能夠企定定踢，點解要多做一步轉身？

極簡主義，懂唔懂？

……

比賽繼續。

但愛華頓的戰術平衡，其實已經喺嗰一腳之後開始裂開。

原本看似堅不可摧的「封右放左」，而家變咗全場最荒謬的笑話。

巴里唔敢只守右邊。

麥卡菲亦唔敢再將左邊當成廢路。

兩人一猶豫，防守重心自然鬆開。

而夏彥君最鍾意的，正正就係對手猶豫嗰零點幾秒。

第六十五分鐘。

夏彥君再次喺中場接球。

今次，巴里明顯遲疑。

封左？

定封右？

就係呢半拍不到的猶豫——

夏彥君右腳已經輕輕一推。

走中路。

穿過巴里重心未落定的那一下縫。

跟住直線一送。

馬列斯接波，內切，擺腿，兜遠柱。

皮球劃出熟悉弧線。

侯活再一次只能目送。

0比2！

李斯特城徹底拉開。

古迪遜公園原本躁動的聲浪，喺呢球之後都像被人硬生生掐住咗喉嚨。

愛華頓唔止係輸比數。

更加係輸咗心態。

佢哋賽前最自豪的數據分析，而家睇起來蒼白得近乎可笑。準備咗成個禮拜的針對方案，最後反而成為夏彥君表演用的跑道。

比賽尾段。

夏彥君走去角球區。

看台上的愛華頓球迷，居然連鬧都少咗。唔少人拎起手機，對住角球旗位置拍，似乎想親眼確認一件事——

呢個華裔細路，係咪真係左右開弓都得。

夏彥君將個波放好。

望一眼禁區。

胡夫同摩根兩座高塔都已經到位。

佢本來下意識想用右腳。

但再低頭望一眼球位，忽然發現——

如果而家改用左腳，助跑角度更順。

唔使調。

咁就左腳啦。

冇任何多餘猶豫。

「嘭。」

又係一腳內旋。

又係一道詭異得令人頭皮發麻的弧線。

皮球精準飛去前點。

胡夫力壓對手，頭槌一擺。

後點，岡崎慎司及時衝到，門前補射。

0比3！

評述席又一次炸開。

「又係左腳！」

「連角球都係左腳！」

「呢個已經唔止係雙足均衡。」

「呢個係雙足無差別攻擊！」

「夏今晚根本係用左腳，將愛華頓整套針對計劃撕到粉碎！」

全場畫面荒謬得幾乎帶點黑色幽默。

賽前所有人都喺講，你可唔可以逼佢用左腳。

到最後，愛華頓真係成功逼到佢用左腳。

結果就係——

佢用左腳踢死你。

「嗶！嗶嗶——！」

完場哨聲響起。

李斯特城作客3比0完勝愛華頓，繼續高踞榜首。

而夏彥君，則用一場近乎惡作劇式的逆足表演，正面碾碎晒所有外界質疑。

……

賽後。

球員通道入口。

看台上仍然有極端球迷唔服氣，幾枚硬幣由高處掉落，叮叮噹噹砸喺頂棚同階梯邊位。

夏彥君反應快得離譜。

一見有雜物落來，第一時間就伸手將身旁的盧卡古拉過來，自己順勢縮到佢那道寬闊得近乎像牆的背影後面。

盧卡古成個人一怔。

「喂，夏！」

「你做咩？」

「我有咁得人驚咩？」

夏彥君企喺佢後面，語氣一本正經。

「風大。」

「借你個背擋一擋。」

佢停一停，再很誠實地補一句。

「同埋啲硬幣掉落來，砸到頭都幾痛。」

盧卡古愣咗一下。

再望望後面那些仲未完全停下來的雜物。

終於反應過來。

佢唔止冇嬲，反而忍唔住咧嘴笑咗。

呢個細路。

幾醒目。

通道裡。

雜物雨終於停。

夏彥君鬆開手，順手拍一拍盧卡古背脊上啲水珠。

雖然係對手。

但關鍵時刻可以當盾牌用。

算好人。

盧卡古低頭望咗望自己件濕透球衣，跟住索性直接脫咗落來，遮過去。

表情睇落幾憨厚。

但眼神入面，明顯又帶住一絲非常實際的精明。

「夏。」

「交換件波衫。」

「啱啱嗰招……」

「嗰個左腳長傳，可唔可以教我？」

「我都想學。」

「學識咗，可能我都可以少跑兩步。」

夏彥君望住佢遞過來嗰件混住汗水、雨水同草味的波衫，沉默咗一下。

最後，仍然接咗。

再將自己件88號遞返過去。

「教唔到。」

佢語氣平平。

「呢啲要睇天份。」

然後佢抬手，指一指自己個頭。

「仲有。」

「主要係想慳事。」

「轉身太麻煩。」

「直接踢，快啲。」

盧卡古拎住件波衫，站喺原地，表情有點茫然。

「慳事？」

「原來……呢個就係大師的秘訣？」

夏彥君冇答。

只係將換返來那件愛華頓球衣搭喺手上，慢慢向通道深處行去。

背影喺燈光底下被拉得很長。

而腦海裡，系統提示音亦喺同一時間，悄悄響起。

【檢測到宿主以逆足完成高級支配行為。】

【檢測到敵方戰術針對已被正面擊碎。】

【本場評價：逆足之王。】

夏彥君腳步冇停。

但嘴角，終於還是微微勾起了一下。

用左腳踢波，其實冇咩特別。

真正舒服的地方只係——

今晚之後，應該暫時冇人再逼佢解釋自己到底識唔識用左腳。

超級獎勵

比賽結束。

雲尼亞里本來已經整理好外套，準備行過去同馬天尼斯握手。

點知先未行夠兩步，頭頂遮雨棚突然傳來一陣清脆雜亂的撞擊聲。

「叮！叮叮噹噹——」

幾枚硬幣由看台高處飛落來，打在棚頂同通道邊框，聲音又尖又亂，夾住愛華頓球迷輸波後的咒罵聲，一齊喺古迪遜公園那條窄通道外面翻滾。

「騙子！」

「邊個話佢係天殘腳？！」

「退錢啊！」

雲尼亞里下意識縮一縮頸，正想揮手叫保安。

但下一秒，佢就睇到一幕令自己差啲笑出聲的畫面。

夏彥君正一手拽住盧卡古件波衫後擺，整個人緊緊貼喺對方背後，幾乎係將盧卡古當成一塊會郁的防暴盾牌咁，跟住佢一路快步縮入球員通道。

盧卡古本身已經夠高、夠闊。

而家再配合夏彥君嗰種貼到近乎冇縫的走位，硬係將自己遮得嚴嚴實實，連半個肩頭都唔多露。

雲尼亞里終於忍唔住，嘴角向上一扯。

「醒目。」

「呢個叫合理利用場上資源。」

旁邊經過的幾個工作人員明明仲有啲緊張，聽到老帥呢句，都差啲失笑。

而另一邊，球場直播訊號都冇放過呢幕。

評述席上，聲音裡已經帶住忍唔住的笑意。

「HA 呢個走位，真係世界級。」

「今場球場上用左腳教愛華頓做人，完場之後再即刻搵到最大塊掩體。」

「盧卡古呢個身形，唔好話硬幣，俾人掟本電話落來都未必傷到後面嗰個。」

另一把聲音接上去，語氣帶笑。

「而最精彩係，盧卡古好似完全唔介意。」

「佢甚至仲主動放慢咗少少腳步，等後面嗰位跟得更穩。」

「古迪遜公園全身而退，唔容易。」

……

賽後新聞發布會。

雲尼亞里入場前，先慢條斯理整一整領帶，又抹走眼鏡邊一點細細水珠，神情平靜得像啱啱只係贏咗場普通訓練賽。

記者一開口，果然第一題就到最熱嗰個問題。

「拉涅利先生，關於 HA 的左腳——」

「哦，呢個啊。」

雲尼亞里一攤手。

笑容和和氣氣，語氣更加雲淡風輕。

「其實我哋冇特別做過咩。」

「夏係天才。」

「而天才個世界，通常唔係我哋呢啲普通教練可以完全理解。」

台下記者一陣騷動，筆記聲快咗幾分。

雲尼亞里似乎仲覺得唔夠，又補多一刀。

「又或者……」

「佢今日只係覺得右腳有啲攰，所以轉一轉用左腳。」

全場靜咗半秒。

跟住，快門聲突然密集到像落雨。

右腳攰。

所以換左腳。

呢種說法，已經唔止係自信。

簡直係凡爾賽到有點過份。

雲尼亞里卻仍然一臉無辜。

「至於雙足均衡，嗰個係佢天份一部分。」

「我做嘅，只係叫佢落場。」

「就好似我從來唔會教佢點樣傳波。」

「我只會同佢講——將個波交俾着藍衫的人。」

台下記者面面相覷。

有人低頭狂寫。

有人抬頭望住呢個滿面慈祥的意大利老人，眼神都變得有點複雜。

因為呢種笑住講大話、又好似真心相信自己講緊事實的狀態，先最可怕。

十幾分鐘後。

馬天尼斯入場。

相比起雲尼亞里那份輕鬆，他個人狀態明顯差好遠。

髮型有點亂。

面色有點灰。

眼入面那股賽前的胸有成竹，已經俾現實磨到所剩無幾。

佢坐低之後沉默咗兩秒，先終於開口。

「我哋輸咗。」

「輸俾天份。」

現場即刻靜晒。

馬天尼斯望住面前嗰排咪高峰，聲線疲倦，但冇閃避。

「數據分析本身冇錯。」

「喺之前的比賽入面，佢的確極少用左腳處理關鍵球。」

「但天才之所以係天才，就係因為佢哋有能力喺最關鍵的時刻，打破數據本身。」

佢停一停。

腦海裡似乎又浮返起第三十五分鐘嗰一球。

嗰道弧線。

嗰個落點。

嗰種把你整套戰術當場拆爛的從容。

「嗰腳長傳……」

「嗰種弧線，同埋嗰個落點。」

「你叫佢再踢十次，甚至二十次，都未必每次都踢得出。」

「但偏偏嗰一刻，佢踢出來了。」

「呢個，就係足球。」

台下有人問：「所以你唔怪巴里同麥卡菲？」

馬天尼斯緩緩搖頭。

「我唔怪任何人。」

「如果你面對的是一個將逆足練到近乎同慣用腳冇分別的怪物……」

佢講到呢度，苦笑咗一下。

「咁你只可以認。」

……

李斯特城的大巴上。

窗外細雨仲落緊。

水珠一層層貼住車窗，再被車速慢慢拉開。

車廂裡卻暖得很，甚至有點焗。

華迪同馬列斯喺中間幾排打牌，輸嗰個一路爆粗；簡迪戴住耳機，安安靜靜睇住一本唔知邊度搵返嚟的舊書；胡夫靠窗攤開長手長腳，似乎已經瞓咗一半。

最後排。

夏彥君將帽檐壓得很低，頭微微後仰，整個人睇落去像已經進入放空狀態。

但只有佢自己知，腦裡面根本仲未停。

今場波，好爽。

真係好爽。

尤其當你見住對面成套「封右放左」部署，最後硬生生變成自己左腳表演舞台嗰陣——

嗰種感覺，比入球仲痛快。

而就在呢個時候，系統面板安靜彈起。

【已收穫震驚值：258888！】

【檢測到宿主於死敵主場完成「逆足打臉」成就！】

【是否消耗200000震驚值，兌換「死敵盲盒」？】

夏彥君原本仲半閉住眼。

睇到呢個名，眼皮終於掀高咗一點。

死敵盲盒？

咩玩法？

佢喺心裡默默點下去。

【兌換中……】

【死敵盲盒觸發成功！】

【你擊敗了利物浦的死敵愛華頓，因此獲得了默西賽德另一半人的注視。】

【晏菲路的紅色意志，正在回應你。】

【本次盲盒獎勵：大概率抽取利物浦歷史傳奇模組。】

夏彥君眉尖微微一動。

等等。

擊敗愛華頓，所以得到利物浦那邊的獎勵？

咁如果之後踩低熱刺——

係咪又會有阿仙奴嗰邊的特殊彩蛋？

系統啲邏輯，好似愈來愈野。

但佢都懶得深究。

有獎就抽。

最緊要實用。

最好係嗰種唔使佢跑太多、企喺原地都可以掌控全場節奏的模組。

咁就最理想。

「轟隆隆——」

意識空間之中，低沉雷鳴聲由遠而近。

黑暗被撕開。

一張華麗得有點過份的巨型卡片，由虛無中慢慢升起。

卡邊泛住深紅流光。

唔係普通紅。

係晏菲路燈火長年映照後，帶住歷史重量的紅。

卡面上的人影逐漸清晰。

身形高瘦。

鬍鬚修得整齊。

目光深沉。

舉手投足之間，帶住一種好少見的從容感。

唔係快。

亦唔係狠。

但你只要望一眼，就知佢係中場嗰種真正的指揮官。

節奏喺佢度。

呼吸喺佢度。

球場脈搏，都喺佢度。

夏彥君睇住嗰個人影，心頭忽然微微一震。

沙比・阿朗素。

下一秒，系統聲音響起。

【恭喜獲得：沙比・阿朗素「中場節拍器」模組！】

【他是大腦，他是心臟，他是站在風暴中心仍能保持優雅的男人。】

【技能描述：為甚麼要跑？讓皮球替你跑。為甚麼要急？掌控節奏，讓對手跟住你的拍子轉。】

【核心效果：長傳 +5，視野 +5。】

【目前修正：長傳突破90大關。】

【被動增益：織網。當你持球時，你將自動於腦海中構建全場傳球網絡。你可以透過傳球決定比賽快慢，令對手疲於奔命，而你——閒庭信步。】

【評價：恭喜你，正式由「被迫長傳的怪胎」進化成「主動控場的大師」。從今以後，你可以光明正大地喺場上散步。】

夏彥君眼睛，真係一下亮咗。

中場節拍器？

閒庭信步？

仲要直接補長傳同視野？

呢個獎勵，唔止香。

簡直係補到佢心坎入面。

以前佢喺場上散步，叫偷懶。

以後如果有咗呢個模組——

嗰個就唔再叫偷懶。

嗰個叫控場。

叫調度。

叫用戰術層面的慢，去拆對方整體節奏。

夏彥君甚至已經開始自動代入畫面。

自己企喺中圈附近。

左腳一撥。

右腳一彈。

個波精準送去每一個最合理的位置。

快可以快。

慢亦可以慢。

你想加速，佢就提速。

你想亂，佢就將你拉返落自己拍子。

到時邊個仲敢話佢懶？

嗰啲人，根本唔識波。

「HA，到你出牌啊。」

前面華迪突然回頭吼一句。

夏彥君回過神。

先發現自己唔知幾時已經將手伸咗出去，差啲真係想即場模擬傳波。

「唔玩。」

佢重新將帽檐拉低。

「你哋自己玩。」

華迪嘖一聲。

「贏咗波都咁冷淡。」

馬列斯喺旁邊補刀。

「你唔明。」

「呢啲人叫高人。」

「腦入面而家大概仲播緊頭先嗰腳左腳長傳的慢鏡。」

夏彥君懶得答。

因為某程度上，對方又真係講中咗一半。

……

是夜。

返到屋企。

夏彥君一入門就將波鞋踢到玄關邊，再慢慢將自己摔落梳化。

個人攰。

但係精神好亢奮。

手機一打開，訊息已經多到近乎洗版。

隊友祝賀。

球迷私訊。

一堆體育媒體推送。

甚至連幾個早排完全冇聯絡過的舊同學，都突然彈咗出來。

夏彥君先隨手覆咗簡迪同華迪幾句。

一個問佢返到屋企未。

一個問佢聽日會唔會拎埋燒味返訓練場。

然後，佢又見到一條陌生來訊。

內容唔長。

但足夠令佢停一停。

【陌生人：夏彥君歐巴，恭喜你贏波！今晚嗰腳左腳長傳真係好靚，我喺電視機前面叫咗出來……PS：我係裴珠泫，呢個係我由 Twitter 搵到你的工作郵箱，希望冇打擾到你。】

夏彥君望住個名，愣咗半秒。

裴珠泫？

跟住佢先慢慢對返上記憶。

火車上。

黑框眼鏡。

拎住《FourFourTwo》仲拎反咗嗰個女仔。

哦。

原來係佢。

仲有——

工作郵箱？

呢個人，行動力似乎比外表睇落更強。

夏彥君盯住訊息睇咗兩秒。

最後，將手機重新反轉放低。

冇回。

唔係佢想扮型。

純粹係真劫。

而且喺佢而家嘅優先次序入面——

瞓覺，仍然高過曖昧。

佢係正經人。

至少今晚係。

……

同一時間。

德國，慕尼黑。

訓練結束後，沙比．阿朗素喺更衣室外接過工作人員遞來的平板，順手睇咗幾段英超精華。

本來只係隨便掃一眼。

點知睇到愛華頓對李斯特城嗰球左腳長傳時，佢動作明顯停住。

畫面重播一次。

佢望多一次。

眉頭先係微微皺起，跟住又慢慢鬆開。

最後，甚至露出一絲幾淡、但又幾真心的笑。

旁邊的湯馬士．梅拿路過，見到佢呢個表情，忍唔住探頭過來。

「咩啊？」

「睇到邊個靚仔？」

沙比．阿朗素冇即刻答。

只係將畫面停喺夏彥君起腳前嗰一下。

「呢個弧度。」

「呢個落點。」

「有啲似。」

梅拿眨一眨眼。

「似邊個？」

阿朗素終於笑咗笑，拎起支運動飲品。

「似年輕時的我。」

佢停一停，又補一句。

「不過，佢比我更懶。」

梅拿當場笑出聲。

「懶？」

「我覺得嗰個唔叫懶。」

「叫慳力。」

阿朗素望住畫面裡夏彥君傳完波之後嗰一下輕輕聳肩，眼底笑意更深。

「冇錯。」

「而真正有趣的地方，正正係呢度。」

「佢唔係亂慢。」

「佢係知自己點樣最省事、亦最有效率。」

「呢種人，如果真係學識用節奏踢波——」

佢冇講完。

但梅拿已經聽明。

如果真係行到嗰一步。

咁呢個細路，會幾麻煩。

……

同一夜。

歐洲幾間豪門球會的技術部門，幾乎都冇瞓。

夏彥君今場表現，已經唔止係驚艷咁簡單。

逆足。

長傳。

視野。

中場輸送。

再加前幾場累積落來那種抗壓與大場面表現——

成件事開始由「值得觀察」慢慢升級成「必須跟進」。

網上標題亦開始愈寫愈誇張。

《阿斯》：施丹盛讚夏彥君——「他是極少數將優雅與效率揉在一起的年輕球員。」

《每日體育報》：如果夏彥君加盟巴塞，或可成為新一代中場樞紐。

《太陽報》：曼城正密切關注這位「雙足怪」，哥迪奧拿被指對其極感興趣。

社交平台自然又炸一輪。

【施丹都出來講嘢？呢個牌面癲咗。】

【曼城：我有錢。】

【巴塞：我有風格。】

【皇馬：我有施丹。】

【阿仙奴球迷：我有眼淚。】

【雲加：邊個都唔准掂我個仔。】

……

倫敦。

高尼訓練基地。

深夜。

得雲加辦公室盞燈仲亮住。

老人家摘低眼鏡，慢慢揉一揉眉心，眼前桌面鋪開住幾份球探報告，最上面嗰張，正正就係夏彥君今晚左腳起波那一下的定格照片。

佢冇發脾氣。

冇摔杯。

亦冇咆哮。

只是安安靜靜望住張相，好耐。

眼神裡有欣慰。

亦有一絲連自己都未必願意承認的失落。

「孩子大咗。」

「而且大得太快。」

快到連佢都有種陌生感。

佢仲記得夏彥君啱啱入阿仙奴嗰陣。

身形單薄。

技術粗糙。

個人拘謹得近乎怕事。

嗰時冇人會諗到，呢個細路有朝一日會喺英超榜首球隊的中場，踢成而家咁。

送佢去李斯特城，本意係想佢學會生存。

點知佢而家唔止學識生存。

甚至開始學識，點樣統治。

「雙足……」

「視野……」

「控場……」

雲加低低念住幾個詞，像喺重新認識自己當年親手簽返來的孩子。

最後，佢將張相慢慢放入抽屜最上層。

鎖好。

「邊個都唔好諗住搶走佢。」

「下季——」

老人家語氣很輕。

但亦很堅定。

「返屋企啦，孩子。」

……

另一邊。

蘇格蘭。

正在屋企陪家人睇電視的費格遜，啱啱好又喺體育新聞見到夏彥君的賽後片段。

老人家瞇起眼睇咗一陣。

跟住哼咗聲。

「呢個細路。」

「左腳有啲傑斯的影子。」

「可惜，點解偏偏係阿仙奴的人？」

佢講完之後，又自己搖頭。

語氣裡帶住一點半真半假的可惜。

「如果早幾年。」

「我真係可能會忍唔住落手。」

「呢種從容……」

費格遜咳咗一聲，自己修正自己用詞。

「咳，唔係懶。」

「係從容。」

「好啱奧脫福。」

……

床上。

房燈熄咗。

手機亦終於被夏彥君反扣喺床頭。

豪門。

轉會。

球探。

全世界點樣吹，佢而家其實都冇乜力再理。

太遠。

亦太早。

比起呢啲，佢腦裡而家真正盤旋的，反而只有一件更實際的事——

有咗【中場節拍器】之後，

下一場對利物浦……

自己係咪可以喺晏菲路，當住謝拉特昔日那班球迷面前，試一試咩叫真正的中場指揮官？

既然抽到人哋傳奇的模組。

咁於情於理——

都應該幫人做一次高質示範。

呢啲，叫禮貌。

他只愛我一個女孩

愛華頓一戰之後，夏彥君返到屋企，個人其實已經劫到近乎靈魂出竅。

古迪遜公園塊草皮夠硬。

比賽節奏夠磨。

腦力消耗更加大。

【中場節拍器】係好用，但嗰種喺腦入面不停織網、拆線、再預判下一拍傳球方向的感覺，唔係真係零成本。

佢沖完涼，頭髮都未完全吹乾，就已經懶洋洋攤落梳化。

手機反扣喺茶几上。

人只想瞓。

偏偏手機螢幕仲係亮咗兩下。

第一條，係華迪。

【華迪：兄弟，你今晚嗰腳左腳真係癲。聽日返訓練場，請食早餐。】

第二條，係裴珠泫。

【裴珠泫：HA 歐巴，恭喜你贏波。今晚嗰腳長傳……真係好靚。】

夏彥君望住個名，眼神停咗兩秒。

火車上嗰個黑框眼鏡女仔。

真係搵到佢。

佢本來想求其回句「多謝」，但手指停喺畫面上半晌，最後都係將手機放低。

太劫。

而且唔熟。

比起同陌生人慢慢開始一段麻煩的社交，佢而家更加想同床鋪發展穩定關係。

但命運顯然唔打算放過佢。

「叮咚——」

門鈴響。

夏彥君眉頭即刻皺起。

呢個鐘數，正常人唔應該上門。

除非華迪飲醉咗。

又或者馬列斯輸牌輸到冇地方避。

佢黑住塊面行去開門。

門一打開，冷風夾住雨水味一齊撲入屋。

Kendall 企喺門口。

着住件修身黑色長褸，長髮微濕，唇色比平時更深，手上仲拎住支香檳，整個人由頭到腳都寫住兩個字——麻煩。

「慶功酒。」

佢抬一抬支香檳，眼尾微挑。

「今次總唔會連門都唔俾我入吧？」

夏彥君第一反應係想直接關門。

但 Kendall 下一句，剛好頂住咗佢個動作。

「樓下有狗仔。」

「我一落車就俾人影。」

「你總唔想我企喺你門口，陪你一齊上娛樂版封面？」

夏彥君低頭望落街。

果然。

對面街角，仲隱約見到一下快一下慢的閃光燈。

佢沉默兩秒。

最後，側開身。

「十分鐘。」

「飲完就走。」

Kendall 聽完唔止冇嬲，反而笑得更有興致。

「你對所有女仔都咁冷淡？」

「我對所有麻煩都差唔多。」

夏彥君答得好平。

Kendall 低低笑咗聲，踩住高跟鞋行入屋。

屋企一如既往地簡單。

沙發。

電視。

幾本戰術筆記。

散喺茶几上的比賽分析紙。

牆邊幾對球鞋。

冇花。

冇香薰。

冇任何多餘裝飾。

乾淨到近乎冷清。

Kendall 四圍望咗一圈，眼裡掠過一絲玩味。

「真係好有你風格。」

「睇落連空氣都唔想浪費。」

夏彥君冇接呢句，只係入廚房拎咗兩隻杯出來。

香檳未開。

佢人已經坐返落梳化，低頭翻開紐卡素最近幾場比賽的分析資料。

聯賽盃八強。

對手係喜鵲。

五四一。

縮位深。

身體硬。

跑狗又肯死命追。

唔算易拆。

Kendall 坐喺佢對面，望住嗰張面無表情的側臉，一時間竟然有啲新鮮。

平時男人見到佢，多數唔會咁安靜。

更加唔會喺佢主動上門之後，仲將大半注意力擺喺戰術板上。

但夏彥君真係會。

而且唔係扮。

係真心覺得研究紐卡素邊個位最易裂，比睇佢更值得花時間。

過咗一陣，Kendall 終於忍唔住開口。

「你知唔知自己而家幾紅？」

「唔知。」

「你知唔知今晚幾多女仔想同你飲一杯？」

「唔知。」

「咁你知唔知我特登入嚟係為咩？」

今次，夏彥君終於抬頭。

「大概估到。」

「咁你仲咁鎮定？」

夏彥君望住佢，答得非常誠實。

「因為我聽日仲要訓練。」

Kendall 靜咗兩秒。

跟住真係笑咗出聲。

呢個人有時真係冷靜到令人想咬佢一口。

外面開始落大雨。

雨勢愈落愈密。

Kendall 低頭望一望自己濕咗少少的髮尾，又抬眼睇返對面嗰個還在研究紐卡素定位球防守的男人。

「借浴室一陣。」

「我唔想成身雨味。」

夏彥君皺一皺眉。

本能上覺得麻煩。

但人都入咗屋，外面又真係落緊雨。

最後，佢只係抬手指一指走廊最入面。

「最尾嗰間。」

「唔好太耐。」

Kendall 起身嗰一下，順手將長褸掛咗喺椅背。

裡面嗰身貼身裙裝將線條勾得俐落又危險，喺暖黃燈光底下，幾乎帶住刻意放大的侵略感。

經過夏彥君身邊時，佢微微俯身，紅唇幾乎擦住對方耳側。

「放心。」

「我沖得好快。」

浴室門關上。

水聲很快傳出。

客廳重新靜返落來，只剩雨聲，同紙張翻動時很輕的摩擦聲。

夏彥君坐喺梳化上，面無表情望住紐卡素近三場的防守站位圖。

但睇咗兩頁之後，佢視線慢慢停住。

眉頭亦皺起。

原因唔係戰術。

而係——

佢終於意識到而家屋企個氣氛，怪到已經唔適合正常人類生存。

一個娛樂版緋聞常客，正在自己浴室沖涼。

另一邊，個火車上識的女仔，仲有條未回的訊息靜靜躺喺手機入面。

太麻煩。

真係太麻煩。

佢伸手熄咗手機畫面，決定當自己咩都睇唔到。

偏偏就喺呢個時候——

「叮咚——」

門鈴，再一次響起。

夏彥君手指微微一頓。

……唔係啩。

佢望住大門方向，心裡忽然升起一種非常唔妙的預感。

……

《太陽報》第二日，果然搞事。

頭版頭條大大隻字，生怕全英格蘭有一個人錯過：

《修羅場！韓國純情女神 VS 美國火辣超模！HA 的公寓驚魂夜！》

評論數、點讚數、轉發數，瘋狂暴漲。

【我點解覺得《太陽報》愈寫愈似真？韓國個女仔身份都俾人扒埋，話係 SM 練習生？】

【《太陽報》每次寫 HA 花邊，都似一章言情小說。】

【HA：我只想靜靜。】

【樓上，靜靜係邊個？】

實際上。

件事真係冇咁複雜。

更加冇咩驚魂。

因為夏彥君開門之後，門口企住的，正正就係裴珠泫。

着住件白色羽絨，頸上圍住紅色頸巾，雙手捧住一個密封玻璃樽。

塊面凍到紅紅地，像熟透的蘋果。

眼神入面，既有期待，亦有明顯到藏唔住的緊張。

「HA 歐巴……」

「呢個係我自己整的泡菜……送俾你。」

「多謝你嗰日喺火車上幫我簽名。」

夏彥君望住佢，先愣一愣。

再低頭望向嗰個玻璃樽。

入面啲白菜紅通通，整得幾齊整，睇落去的確好認真。

「多謝。」

佢伸手接過。

雖然本能上唔太想收人禮物，但對住一個大老遠冒雨送上門的女仔，直接拒絕，實在太冇禮貌。

點知，就喺呢個時候——

浴室門打開。

Kendall 裹住條浴巾，由走廊慢慢行出來。

頭髮仲濕。

水珠沿住鎖骨一路滑落。

而最要命的是，佢手上仲拎住件夏彥君的李斯特城波衫，明顯原本打算直接當睡衣換上。

「HA，浴缸啲水放好——嗯？」

空氣，一下凝固。

裴珠泫捧住玻璃樽的手，停喺半空。

佢先望住眼前嗰個身材火辣、眼神侵略性強到近乎過份的女人。

再望返門邊那個正接過泡菜的夏彥君。

嗰種感覺，直頭似一隻細細隻白兔，誤闖咗狼的地盤。

Kendall 亦眯起眼。

由上到下，慢慢打量裴珠泫一眼。

嗰種眼神帶住一種天生的傲慢與審視。

「送外賣？」

「定係……粉絲？」

語氣裡，已經自然到帶出一股近乎女主人式的味道。

裴珠泫抿住唇。

眼眶明顯有啲紅。

但佢居然冇退。

反而上前一步，將泡菜樽塞入夏彥君懷裡。

「係粉絲。」

佢停一停，聲音輕，但冇散。

「都係……朋友。」

講完之後，佢深深望咗夏彥君一眼，然後轉身就跑入電梯。

夏彥君抱住泡菜。

望一望 Kendall。

再望一望已經關上的電梯門。

最後只係低低嘆咗口氣。

「嗰個係朋友。」

「唔係你諗嗰種。」

Kendall 冷哼一聲，赤腳走近，指尖喺佢心口輕輕畫個圈。

「朋友？」

「送泡菜上門的朋友？」

「咁我算咩？」

佢微微抬眼，笑得危險。

「送上門的朋友？」

夏彥君即刻退後一步。

避開佢手指。

太麻煩。

真係太麻煩。

為咗清靜。

亦為咗唔想個泡菜樽最後變成命案現場的兇器。

夏彥君做出一個非常夏彥君的決定。

「我要返去加練。」

Kendall 明顯一愣。

「而家？」

「聯賽盃對紐卡素。」

夏彥君已經彎腰拎起背囊，語氣平靜到似講緊今晚食唔食宵夜。

「頭兒話呢場重要。」

「我要睇多次佢哋點縮。」

講完，佢將泡菜放到茶几邊，拎起外套，頭也不回咁出門。

留下 Kendall 一個企喺客廳中間，差啲氣到磨牙。

……

夏彥君真係跑返咗去貝爾沃路訓練基地。

理療室張床有啲硬。

被又薄。

但勝在夠靜。

冇人拎住泡菜上門。

亦冇人包住浴巾行出來問自己算係邊一種朋友。

對於而家嘅佢嚟講，呢種環境已經接近天堂。

而且，佢確實需要整理下一場的思路。

紐卡素。

喜鵲軍團。

身體質素強。

防守密。

高空波夠直接。

如果同佢哋硬碰硬，未必係最聰明的解題方法。

時間像沾咗冷水的皮鞭，一抽就過。

轉眼間。

聯賽盃八強已經到來。

皇權球場今夜燈火通明。

李斯特城主場迎戰紐卡素聯。

看台坐滿。

藍白圍巾翻成一片浪。

球迷高唱隊歌時那種幸福感，幾乎已經滿到快要溢出來。

聯賽榜領跑。

杯賽又有機會再衝。

對李斯特城球迷來講，呢個球季簡直似一場未醒的好夢。

更衣室內。

雲尼亞里望住面前那個神情平靜得近乎冇波動的 88 號，語氣比平時再和緩少少。

「夏。」

「今場你唔使咁搏。」

「控制住節奏就可以。」

「紐卡素班人身體硬，唔好同佢哋鬥正面碰撞。」

夏彥君點一點頭。

「放心，頭兒。」

「我睇過。」

「佢哋套路唔算多，主要都係長傳沖吊。」

「我知點樣拆。」

華迪喺旁邊扣緊護脛，忍唔住插嘴。

「拆得開最好。」

「我今晚已經準備好跑死佢哋。」

馬列斯則半蹲綁鞋帶，抬眼一笑。

「你跑狗之前，記得等夏餵波。」

華迪即刻翻白眼。

「我從來都係靠自己。」

成間更衣室都笑咗笑。

但笑完之後，氣氛又自動沉返去。

因為大家都知，呢場唔係靠衝就一定贏。

而係要靠腦。

……

Sky Sports 評述席。

聲音穿透整個夜色，清清楚楚落入電視前每一個觀眾耳中。

「今晚皇權球場氣氛好熱烈。」

「李斯特城對紐卡素，聯賽盃八強。」

「客隊最近聯賽狀態一般，排喺下游，今場睇落會先擺穩陣型。」

鏡頭一掃。

紐卡素果然排出近乎 5-4-1 的保守架勢。

唔止後防線深。

連中場都縮得相當窄。

擺明車馬——

你有本事，就慢慢拆。

「嗶——！」

哨聲響起。

比賽正式開始。

紐卡素冇半點客氣。

十個人幾乎全部縮返入自己半場，密密麻麻塞到像一罐裝到極限的沙甸魚。

好撬。

但唔易撬。

然而，今日的夏彥君，明顯同以往又有啲唔同。

佢企喺中圈附近。

冇急住向前塞波。

冇急住大腳轉邊。

甚至連跑位都冇太多多餘動作。

整個人，像一個正在巡視自己領地的國王。

慢慢接。

慢慢轉。

慢慢觀察。

【中場節拍器：啟動。】

視網膜之上。

對面嗰班紅白黑色球衣，不再只係球員。

而係一個又一個會移動的節點。

而自己腳下的波，正正就係那張網最中心的一條主線。

「啪。」

一腳短傳，俾簡迪。

簡迪回返嚟。

「啪。」

再一腳橫傳，俾馬列斯。

馬列斯回做。

節奏慢。

甚至慢得有點古怪。

紐卡素球員一開始都有啲懵。

呢個唔似李斯特城。

平時嗰隊反擊快到好似閃電的藍狐，而家竟然開始喺中場慢慢磨。

佢哋試探性壓上。

但只要一動，個波已經唔見。

總係快半拍。

又或者慢半拍。

那種微妙到令人作嘔的節奏差，令紐卡素成隊人有種一拳打落棉花度的難受感。

評述員語氣都開始變得驚嘆。

「催眠。」

「HA 今晚喺催眠對手。」

「每一次傳球，每一次橫移，每一次回做，都喺慢慢拉扯紐卡素條防線。」

「佢唔急。」

「因為佢知道，缺口總會出現。」

第二十五分鐘。

紐卡素中場舒維終於頂唔順。

呢種又慢又黏、偏偏仲摸唔到個波的節奏，最消耗人耐性。

佢一步搶出。

而佢一郁，後面嗰條原本仲算完整的線，立即出現一道極細、但足夠致命的裂縫。

夏彥君眼神微微一凝。

原本懶洋洋的姿態，瞬間收斂。

右腳一擺。

起腳。

「嘭！」

皮球唔算高。

甚至係一種極低、極平、極快的弧線。

像一把貼地飛行的利刃，直接由中場穿透紐卡素三層防線。

落點，精準送去右路起步的馬列斯腳邊。

馬列斯接波。

完全唔使減速。

內切。

擺腿。

兜遠柱！

1比0！

皇權球場一下炸開。

「靚！」

「呢腳波太賊！」

「就喺你以為佢仲喺度散步嗰陣，突然就畀你一刀！」

「呢個就係真正的大師節奏！」

馬列斯衝去角旗區慶祝，第一時間仲回頭指住中圈嗰個人。

而夏彥君只係原地企住，輕輕吐一口氣。

唔係唔想慶祝。

係純粹覺得——

終於撬開。

件事就開始容易得多。

……

比賽繼續。

紐卡素落後之後，唔可以再完全龜縮。

但只要佢哋試圖壓上，球權又會即刻被李斯特城用傳球重新拖返走。

準確啲講——

係被夏彥君拖走。

佢仍然喺散步。

左腳一下。

右腳一下。

雙足處理，再加上中場節拍器的織網效果，令成個李斯特城中場開始流得異常舒服。

紐卡素班球員俾佢溜到團團轉。

跑狗跑狗。

結果連波皮都掂唔到幾多下。

第六十分鐘。

夏彥君再次喺中路拎波。

今次，紐卡素學乖咗。

冇人敢貿然撲出去。

全隊縮後。

密密地守住禁區前沿。

夏彥君睇住佢哋，嘴角極淡地動咗一下。

縮？

好。

你縮，我就逼你自己裂開。

佢上半身先微微一側，做咗個好似想向右轉邊的假動作，成功呃到最近嗰個防守球員重心先一步移出去。

下一秒。

左腳忽然一送。

直線。

貼地。

隱蔽到近乎無聲。

好似行路行到一半，順腳將個波踢咗出去。

但皮球偏偏就像裝咗導航，先穿過兩個防守球員中間，再直插禁區肋位。

華迪！

早已起步！

單刀！

面對出迎門將，佢一個簡單挑射。

2比0！

今次，連華迪自己都衝到一半先反應過來。

「又係你？！」

佢一邊狂奔，一邊對住夏彥君張開雙手，表情寫滿癲狂。

評述席再一次爆開。

「又係助攻！」

「仲要係左腳！」

「而且今次唔係長傳，係一腳極隱蔽的直線手術刀！」

「HA 今晚根本唔似踢波。」

「佢似喺用傳球玩弄對手。」

華迪衝返來一把箍住佢頸。

「你點傳出來的？」

「我都以為你會回後。」

夏彥君俾佢箍住，仍然一臉平靜。

「見佢哋企定定。」

「我咪將個波踢過去，等佢哋郁下。」

華迪：「……」

聽下。

呢啲叫人話？

為咗等對手郁一郁，所以順便送咗腳單刀？

你係遛狗，定踢杯賽？

……

比賽去到尾段。

第八十五分鐘。

李斯特城獲得角球。

夏彥君慢慢行去角旗區。

全場球迷起身拍掌，歌聲同歡呼混埋一齊。

「HA——！」

「大師——！」

夏彥君將個波放好。

抬頭望一望禁區。

胡夫嗰個大光頭，喺燈光底下真係非常搶眼。

目標清晰。

好。

「嘭。」

皮球帶住一道漂亮內旋，由角旗區兜入禁區前點。

高度啱啱好。

力度啱啱好。

落點亦啱啱好。

準到近乎唔使胡夫自己做太多。

德國中堅只要將個頭擺喺正確位置。

「咚！」

頭槌入網。

3比0！

皇權球場徹底失控。

「助攻帽子戲法！」

「聯賽盃八強，HA 用最省力的方法支配晒整場比賽！」

「你望住佢，好似全晚冇乜特別激烈動作。」

「但其實成場節奏，根本全部喺佢隻腳度。」

統計亦同步打上畫面。

全場跑動距離，夏彥君竟然係李斯特城正選入面最少。

但觸球次數，全場第一。

傳球成功率，全場第一。

關鍵傳球，亦係全場第一。

呢種數據，荒謬得近乎帶點侮辱意味。

佢唔係靠跑狗踢死你。

係靠效率。

靠節奏。

靠一種懶洋洋、但又精準得令人發寒的掌控。

「嗶！嗶嗶——」

完場哨響。

李斯特城主場3比0大勝紐卡素，順利殺入聯賽盃四強。

夏彥君企喺中圈，抬頭望住記分牌，忍唔住打咗個呵欠。

成晚都唔算跑得多。

但腦袋的確幾劫。

織網呢種工，始終係高精細消耗。

隊友一見完場，即刻瘋咗咁衝過來。

明顯想將佢成個拋起。

夏彥君面色即刻一變，連退兩步，伸出手做咗個標準「爾康手」。

「唔好！」

「唔好拋！」

華迪笑到差啲斷氣，一把箍住佢肩。

「夏，你今晚神咗！」

「嗰腳直線到底點傳出來？」

「我真係以為你會回傳！」

夏彥君聳聳肩。

「見到佢哋都企喺度唔郁。」

「我咪踢過去，等佢哋動下。」

「點知你又一齊動咗。」

華迪：「……」

得。

又係呢套。

而最氣人係，佢講得仲好似真係理所當然。

……

賽後新聞發布會。

紐卡素領隊麥卡倫坐喺咪高峰前，個樣苦到似連續飲咗三杯冇糖黑咖啡。

「我哋準備得好充分。」

「但有啲嘢，唔係準備就一定防得到。」

佢停咗停，望住面前記者群。

「嗰個 88 號……」

「佢似幽靈。」

「你睇佢似喺散步。」

「其實佢喺布網。」

「等到我哋反應過來時，已經俾佢慢慢勒死。」

另一邊。

雲尼亞里就笑得滿面春風。

「夏？」

「佢就係咁。」

「有時連我都唔知佢腦入面到底喺諗咩。」

「但我知道，只要個波喺佢腳下，我哋就好安全。」

講到呢度，老帥停一停，嘴角笑意更深。

「佢係我哋的大腦。」

「亦都係我哋的節拍器。」

……

返到更衣室。

夏彥君沖完涼，換返套衫，先慢慢拎起手機。

果然。

滿屏都係訊息。

隊友。

媒體。

朋友。

仲有兩條，特別顯眼。

第一條，來自 Kendall。

配圖係佢茶几上嗰樽泡菜，旁邊仲擺住一張手寫紙條。

【Kendall：嘢冇郁過。我唔食呢種酸酸哋的東西。不過，下次如果你再敢將第二個女人帶返屋企……後果自負。】

夏彥君盯住嗰句「後果自負」，沉默兩秒。

……呢個女人，控制慾真係幾強。

而另一條，來自裴珠泫。

【裴珠泫：HA
歐巴……恭喜你助攻帽子戲法。嗰個……如果你覺得唔方便，我下次就唔送啦。你贏波就好。】

下面附咗一張自拍。

應該係今晚喺看台影的。

戴住口罩，淨係露出雙眼。

但嗰雙眼入面啲光，亮到幾乎一眼就睇得出來。

真係好純。

夏彥君望住手機，低低嘆咗口氣。

一邊，係強勢到近乎侵略性的 Kendall。

另一邊，係小心翼翼到連送個泡菜都似怕打擾到人的裴珠泫。

呢啲日子，真係愈來愈複雜。

相比之下——

都係踢波簡單。

個波傳出去，就係傳出去。

路線清楚。

結果清楚。

唔會好似女人咁——

你傳俾邊個，都有機會出事。

回家

【天鵝一樣的步點。】

【手術刀一樣的直線。】

【一個屬於足球美學的符號。】

傳球：95。

視野：90。

如果話之前的重炮、彎刀、雙足補完，係夏彥君靠「力」喺英超打出名堂——

咁而家，【中場節拍器】、【織網】、沙比．阿朗素的長傳理解，就係靠「術」將自己個層次再推高一格。

力術雙修。

近可以喺人堆入面拆線。

遠可以一腳制導，直插要害。

而此刻。

夏彥君本人，顯然仲未完全由那種微妙狀態入面抽返出來。

佢企喺場邊，離看台好近，手上拎住啱啱頒落來的全場最佳獎盃，腦入面其實仲喺感受住新模組同現有能力互相咬合之後嗰種順滑感。

好順。

真係好順。

節奏落喺自己手上之後，成場波彷彿都變得安靜咗。

對手點郁。

隊友點跑。

傳球點樣由一條線，慢慢擴成一張網——

嗰種感覺，令佢甚至有一瞬間企喺原地，嘴角微微揚起，露出一個自己都未必察覺到的笑。

紐卡素球迷望住呢一幕，一時間有啲發愣。

呢個細路做咩企喺度傻笑？

但李斯特城球迷就完全唔係咁理解。

喺佢哋眼中，嗰個着住 88
號波衫、拎住獎盃、喺漫天歌聲同煙火底下露出淡淡笑意的華裔少年，根本就係對球會愛到深沉，先會笑得咁靚。

漸漸地。

隨住隊歌一浪接一浪升起，成個皇權球場開始齊齊高喊同一個名。

「HA——！」

「HA——！」

「HA——！」

單場助攻帽子戲法。

一場本來應該係聯賽盃常規八強戰的夜晚，硬生生俾佢踢成一場中場藝術展。

過往只俾人認為擅長快速反擊、長傳沖吊的李斯特城，而家喺唔少球迷眼中，已經開始變成一部擁有精密大腦的戰爭機器。

優雅。

冷靜。

致命。

而呢部機器的核心，正正就係企喺場邊仲有啲放空的夏彥君。

……

場邊混合採訪區，先熱鬧起來的是馬列斯。

阿爾及利亞人一向識得面對鏡頭，笑容一擺出來就自然有戲。幾支咪一遞上來，佢即刻半認真半玩笑咁開口：

「球權問題？唔，冇呢回事。」

「只要夏喺場上，我負責跑就得。」

「你哋唔明嗰種感覺——」

講到呢度，馬列斯抬起手，比咗個傳球路線的手勢。

「個波好似自己生咗眼。」

「永遠都識得去到我最舒服的地方。」

佢停一停，笑意更深。

「有時我真係覺得，佢唔係喺踢波。」

「佢係喺落棋。」

旁邊的華迪更加直接，幾乎係搶住支咪講。

「夏？」

「佢根本係外星人！」

「今晚嗰腳直線，連我自己都唔知佢想傳，結果個波就已經滾到我面前！」

「我有時都懷疑，佢個腦同我哋嗰個係咪唔同版本。」

採訪區笑成一片。

而球場另一邊，藍色旗海仲喺夜風入面不斷翻湧。

煙火一束接一束喺夜空炸開。

半空大屏幕上，鮮明亮出全場最佳的球衣號碼：

李斯特城，88 號。

歡呼聲再一次排山倒海咁壓落來。

對皇權球場而言，呢一晚已經唔止係贏波。

更似一場專屬於奇蹟球季的節日。

評述席上，聲音都帶住幾分感慨。

「世界永遠鍾意聽年少成名的故事。」

「一個華裔新星，聯賽盃八強，助攻帽子戲法。」

「而最可怕的是，佢唔係靠純粹靈光一閃食糊。」

「佢係用節奏、用視野、用控場能力，慢慢將對手磨死。」

另一把聲音接上去。

「如果佢繼續咁踢落去，下季唔止英超豪門。」

「皇馬、巴塞、拜仁、曼城、車路士——」

「邊個會唔想要一個咁樣的中場？」

講到呢度，評述員自己都忍唔住笑。

因為全世界都知，真正頭痛的，恐怕唔止李斯特城。

仲有阿仙奴。

當初將呢塊玉放出去外借時，應該冇人諗過，短短幾個月之後，全歐洲都會開始盯住佢。

而家先發現係無價之寶——

想收返，未必再係咁簡單。

……

賽後新聞發布會。

雲尼亞里心情好到近乎發亮，眼角皺紋都比平時更深幾分。

記者第一時間問到夏彥君。

意大利老帥幾乎想都冇想，就直接笑住答：

「夏？」

「佢係上帝送俾李斯特城的禮物。」

全場快門聲即刻響起。

雲尼亞里卻完全冇停低的意思。

「佢的智慧、視野，同埋對節奏的理解，令成支球隊都升級咗。」

「有佢喺度，我哋唔止係跑得快。」

「而係識得幾時快，幾時慢，幾時要一刀殺死比賽。」

有記者即刻追問。

「咁下季呢？如果豪門出手——」

雲尼亞里笑容不變。

但內心其實早已經一沉。

下季？

如果夏彥君真係走咗，李斯特城成個中場運作會即刻塌一大半。

冇咗個大腦，成隊波好可能又要打返最原始、最直接、最肉搏式嗰套。

佢面上仍然一副老好人模樣，只係攤一攤手。

「我個心，永遠都會同夏企喺同一邊。」

講完呢句，連佢自己都差啲想喺心入面補多句——

所以無論如何，唔可以放。

真係賣血都要留住。

……

更衣室內。

外面仲好熱鬧。

但夏彥君已經縮返去角落，手上拎住嗰座聯賽盃全場最佳獎盃，低頭掂咗兩下。

幾沉。

質感倒唔錯。

視野邊緣，熟悉的系統面板慢慢彈出。

【已收穫震驚值：358888！】

【檢測到宿主完成「助攻帽子戲法」及「極簡零爆跑統治比賽」成就！】

【系統評價：極簡主義的巔峰演出。】

【是否消耗300000震驚值，兌換「自由球大師盲盒」？】

夏彥君眼皮微微一抬。

自由球？

咁啱。

既然而家已經有彎刀，有控場，有長傳，有雙足補完——

再多一件安靜啲、慳力啲、最好連助跑都慳返的武器，好似都幾合理。

「來。」

佢喺心裡默念一聲。

下一秒。

「轟隆隆——」

意識空間之中，雷聲再起。

一張卡片由黑暗入面緩緩升起。

今次冇死敵盲盒嗰種誇張流光。

反而帶住一種更古樸、更安靜、亦更耐人尋味的氣息。

畫面裡，一道長髮身影慢慢清晰。

眼神憂鬱。

神情平靜。

好似全世界都喺騷動，而佢永遠只係用一隻腳，將混亂重新寫成秩序。

安祖亞．派路。

【盲盒開啟中……】

【恭喜獲得：安祖亞．派路「落葉球」模組！】

【他是沉默的領袖，他是球場上的思想家。】

【技能描述：為甚麼一定要發力？讓風替你帶走它。為甚麼一定要扭足旋轉？讓它自己飄。】

【核心效果：自由球精度 +10。】

【被動增益：靜止的美學。當你主射自由球時，無需長距離助跑。即使原地擺腿，亦可踢出飄忽不定的落葉球。】

【評價：恭喜你，武器庫新增一件——括弧，靜音版。】

夏彥君望住呢段介紹，真係樂咗。

落葉球？

原地擺腿？

即係以後連罰球前那幾步助跑，都可以進一步簡化。

企定。

睇位。

起腳。

完事。

諗起來就舒服。

而最重要的是——

呢件武器，幾乎完美符合佢對足球的一切審美。

慳力。

安靜。

但足夠致命。

……

與此同時。

歐洲幾間豪門的轉會部門，今夜再次無眠。

夏彥君每踢一場，就似乎會刷新一次人哋對佢的理解。

雙足。

長傳。

視野。

控場。

而家連自由球都開始有愈補愈完整的味道。

西班牙、英格蘭、德國、意大利，各大媒體標題一晚接一晚咁飛出來：

《阿斯》：施丹再次公開稱讚夏彥君——「如果我要建立一支球隊，我第一個寫下的名字會係佢。」

《世界體育報》：巴塞高層已接觸夏彥君團隊，認為其完美契合拉瑪西亞哲學。

《太陽報》：曼城正密切注視夏彥君，而未來即將上任的哥迪奧拿，據聞已將其列為優先觀察對象。

網上討論自然又爆一輪。

【去巴塞？哈維接班人劇本？】

【得啦，巴塞要全隊壓迫同瘋狂跑位，HA 第一個嫌攰。】

【皇馬幾正喎。莫迪歷、高斯、HA，畫面靚到似海報。】

【BBC 前面跑狗，HA 後面餵波？痴線，呢個真係無敵。】

【祖雲達斯都啱啊，派路接班人，件黑白間條衫一定型。】

【馬體會：先練體能。HA：拜拜。】

【雲加：你哋當我死㗎？嗰個係我個仔。】

……

曼徹斯特。

十一月的天空灰到似被揉皺的舊信紙。

雨線幼細，寒風濕冷，成座城市都帶住一股典型的北部頹意。

奧脫福那邊，雖然燈仲亮住，但氣氛完全唔算好。

因為曼聯又輸咗。

仲係輸俾護級隊。

雲高爾煩到塊面都硬埋。

辦公室內，幾個助教大氣唔敢喘。

最後，終於有人膽粗粗遞上一部平板。

「頭兒，不如……睇下 HA 今晚場波？」

「而家唔少曼聯球迷都靠睇李斯特城調節心情。」

「而且……佢係阿仙奴外借出去，理論上，未來未必冇可能成為市場目標。」

半個鐘後。

辦公室內，畫風已經完全唔同。

雲高爾拍大髀拍到「啪」一聲，塊面都紅起來，仲順手整理一吓自己胸前條圍巾。

「唔買保巴了！」

全場靜晒。

老帥本人卻愈講愈興奮。

「夏彥君係雙足均衡！」

「咁佢喺戰術位置選擇上，就有非常大優勢！」

「之前我仲擔心，佢同舒韋恩史迪加的角色可能互相排斥。」

「而家睇落——」

佢猛地一揮手。

「完全多餘！」

「我要佢！」

「話俾活禾特知，錢唔係問題！」

旁邊的傑斯聽住，只可以露出一個非常複雜的苦笑。

買？

邊有咁易。

而家盯住夏彥君的，唔止一隊兩隊。

皇馬、巴塞、拜仁、曼城——

每一個都似餓狼。

更何況，阿仙奴嗰邊。

雲加大概已經開始磨刀。

……

倫敦。

高尼訓練基地。

看台上，雲加正望住 U23 的訓練賽。

場上幾個後生中場跑就跑得好勤，但一到真正要用腦的地方，不係傳失，就係停大，再唔係索性處理慢半拍。

雲加睇咗一陣，慢慢搖頭。

「太粗。」

「而家啲細路，只識跑，唔識諗。」

助教保特企喺旁邊，手上拎住一份夏彥君今晚比賽數據，神情有點欲言又止。

雲加側側頭，望佢一眼。

「想講咩？」

「阿仙奴……夏喺嗰邊的表現……」

「我知。」

雲加打斷得很平靜。

佢目光重新望向遠處，似乎穿透咗倫敦冬夜的霧，直接望到李斯特城那個 88 號的身影。

「我一直都知。」

「佢係特別的。」

「當初送佢出去，係想佢學會點樣生存。」

講到呢度，老人家的眼神慢慢沉實落來。

「而家……」

「係時候返屋企。」

保特心頭一震。

雲加則語氣平平，但每個字都好清楚。

「同高層講。」

「我唔接受任何報價。」

「就算皇馬拎一億來，我都唔賣。」

「下季——」

「呢度先係佢的舞台。」

……

李斯特城。

夏彥君公寓。

經理人老王坐喺梳化上，手上拎住幾份文件，激動到連手都微微發抖。

「阿夏……」

「發喇，真係發喇！」

「你睇呢份，皇馬的初步意向！」

「雖然仲未係正式報價，但呢個誠意已經夠驚人！」

「仲有呢份，曼城嗰邊的接觸記錄——」

老王講到呢度，幾乎眼都發光。

「差唔多等於空白支票啊！」

「你肯點頭，簽字費隨便開都唔奇！」

「巴塞、拜仁……」

「而家真係成個歐洲都想搶你！」

相比起老王的亢奮，夏彥君本人就平靜得過份。

佢坐喺地毯上，手上拎住個遙控器，正睇緊一部舊戲，連眼都未必完全擺喺文件上。

聞言，連頭都冇抬。

「唔去。」

老王當場卡住。

「吓？」

「太遠。」

夏彥君撳一下轉台。

「仲要重新適應新環境、新語言、新隊友。」

「太麻煩。」

老王差啲想捶心口。

「咁曼城呢？都仲喺英超！」

夏彥君終於抬一抬眼。

「曼徹斯特？」

「聽講嗰邊成日落雨。」

「濕凍。」

「我唔鍾意。」

老王快要哭出來。

「嗰你到底想去邊？」

「呢啲係豪門啊！」

「幾多人發夢都想去！」

夏彥君放低遙控，慢慢企起身，行到窗邊。

外面係李斯特城安靜的夜景。

論繁華，當然冇倫敦。

但勝在靜。

而有時候，靜本身就已經係一種很難得的舒服。

「倫敦。」

佢開口。

「得倫敦。」

老王愣住。

「因為熟？」

「嗯。」

夏彥君望住窗外，聲線好平，但比起平時，多咗一點很淡的溫度。

「嗰度有我熟悉的所有嘢。」

佢停一停。

腦海裡，慢慢浮起嗰個總係皺住眉、但望住自己時眼裡永遠帶住耐性的法國老人。

係嗰個人喺自己最迷惘、最亂的時候，親手將佢推去李斯特城。

唔係放棄。

係保護。

亦係相信。

「而且——」

夏彥君低聲補完後半句。

「嗰度有人等緊我返屋企。」

老王張一張嘴。

本來仲想講幾句豪門前景、商業價值、銀河戰艦、夢幻中場之類的說話。

但睇住眼前呢個背影，最後佢一個字都講唔出口。

名利於佢如浮雲。

又或者，更準確啲講——

其他人眼中的通天大道，對夏彥君來講，都未必比得上一句「返屋企」。

老王坐喺梳化上，低頭望住手上那幾份令無數職業球員眼紅到發狂的文件，忽然之間，竟有點明白。

可能。

呢個就係天才的境界。

其他人爭緊未來。

而佢，從頭到尾都只係揀自己最想行的路。

怕逼搶

「雨又大咗。」

「利物浦啲空氣，總係帶住一股令人唔舒服的鐵鏽味。」

「不過，對我哋來講，反而係好事。」

皮鞋踩落濕漉漉的石板路，濺起一灘細碎泥水。

倫敦，梅費爾。

一間低調到近乎冇招牌的高級雪茄吧內，燈光昏黃，空氣裡浮住威士忌、雪茄同昂貴木料混埋出來那種沉厚味道。

車路士技術總監艾文拿路企喺落地玻璃前，望住窗外陰沉天色，嘴角掛住一抹幾淡、但又幾玩味的笑。

佢對面，坐住曼城足球總監碧基列斯坦。

兩人中間張枱上，攤開住一份關於夏彥君的深度分析報告。密密麻麻的註記，幾乎將整頁紙都染成紅色。

碧基列斯坦拎起酒杯，輕輕晃動杯內琥珀色酒液。

「你真係覺得高普可以攔得住佢？」

「呢個細路近排邪門得很。」

「連左腳都開始似識得拉小提琴。」

艾文拿路拎起雪茄剪，慢慢剪開茄帽，動作優雅得近乎殘忍。

「正正因為咁，佢先會死得更快。」

碧基列斯坦眉毛一挑。

艾文拿路將報告翻到其中一頁，用指尖點住上面幾個數據點。

「我哋睇晒佢近期所有觸球。」

「所謂優雅、從容、大師氣場——」

「本質上，只係因為之前嗰啲對手，俾咗佢太多思考時間。」

佢停一停，將雪茄點燃，深深吸咗一口。

藍灰色煙圈慢慢喺兩人中間散開。

「就連愛華頓都一樣。」

「馬天尼斯只係封路線，唔係真正貼身絞殺。」

「但高普唔同。」

「多蒙特時期嗰套瘋狗流，本質上就係將空間壓縮到極致。」

「喺安菲路，每一次接波，對手都會似餓到發狂的狼群咁撲上來。」

講到呢度，艾文拿路眼神微微收窄。

「夏彥君的轉身速率，始終係硬傷。」

「天份可以補好多嘢。」

「但唔可能補晒一切。」

碧基列斯坦若有所思地點頭。

「即係你覺得，佢今場會俾人打回原形？」

艾文拿路望住窗外那片灰沉天色，語氣平得近乎肯定。

「等住睇。」

「當亨達臣同米拿將鞋釘印到佢塊面上時，所有優雅都會變成狼狽。」

「天才？」

佢低低笑咗聲。

「英超最唔缺的，就係未完全開花，已經先畀人踩爛的天才。」

碧基列斯坦飲一口酒，終於都跟住笑咗。

「如果佢真係俾高普拆穿……」

「咁我哋或者有機會，低價執返件寶。」

艾文拿路冇再答，只係將雪茄慢慢放到煙灰缸邊。

有啲球員，最值錢的時候，唔係最耀眼嗰刻。

而係第一次被人打到見血之後。

……

與此同時。

倫敦西區，攝政街。

臨近聖誕，街道兩旁已經掛滿燈飾。金色、白色同暖橙色燈串由高樓之間垂落，將本來濕冷的冬日街景，硬生生撐出一種節日幻覺。

但英格蘭的冬雨顯然唔理你浪唔浪漫。

冷風一吹，路上行人仍然要縮緊大衣，快步而過。

Burberry 拍攝現場就設喺呢條街中段。

為配合所謂「英倫雨夜」主題，現場臨時封路，四周圍住大批工作人員、燈光架、反光板同遮雨棚。

夏彥君企喺一盞舊式街燈下面，手上拎住一把黑色長柄雨傘。

大衣線條俐落，肩膊平直，個人靜靜企喺雨絲之中，畫面靚得像一本冬季時尚雜誌封面。

而佢對面，係艾瑪．屈臣。

英倫觀眾幾乎由細睇到大的女星，著住一件卡其色戰壕褸，頭髮被風微微吹散，神情裡帶住導演要求的那種若即若離。

「Cut！」

大鬍子導演拎住擴音器，由遮雨棚底衝出來，急到塊面都紅埋。

「夏！」

「情緒唔夠！」

「我哋要更激烈的情緒！」

佢一邊講，一邊揮手比劃。

「劇本寫得好清楚——」

「你要喺雨裡衝出去，丟低把傘，跑向艾瑪，抱住佢！」

「雨水打濕頭髮，打濕大衣——」

「嗰個先係激情！先係張力！」

夏彥君低頭望一眼自己身上件貴到離譜的羊絨大衣。

再望一眼地下那些混住泥水的積水。

眉頭慢慢皺起。

如果真係跑，褲腳一定污糟。

水花仲好大機會濺上大衣邊。

太麻煩。

佢抬起頭，語氣平靜得似秋天湖水。

「導演。」

「一定要跑？」

導演先係一愣，跟住理所當然咁答：

「梗係要！」

「咁先表現到內心焦灼！」

夏彥君搖頭。

「我覺得唔使。」

導演呆住。

「……吓？」

夏彥君低頭望一望手上把傘。

「真正的悲傷，通常跑唔動。」

「真正的深情，亦未必一定要靠衝出去證明。」

佢停一停，指一指那把黑傘。

「而且呢把傘的線條好靚。」

「掉低佢，會破壞成個畫面的平衡。」

導演張一張嘴，本來已經差啲想爆一句「你識咩藝術」。

但下一秒，佢撞上夏彥君雙眼。

黑色眼眸安靜、深沉，冇多餘表情，亦冇半點刻意表演味道。

導演喉結滾一滾。

竟然一時間真係被睇到有啲心虛。

「你意思係……」

「隱忍。」夏彥君順勢接咗落去，「我企喺度等佢行過來。」

「我唔郁，唔係因為唔想。」

「而係因為怕一郁，夢就醒。」

其實真相係——

企定最慳力。

把傘仲可以擋風。

但旁邊一直冇出聲的艾瑪．屈臣，眼睛卻一下亮咗。

佢望住眼前呢個撐住黑傘、安靜到近乎冷淡的東方男人，忽然覺得畫面一下有咗新靈魂。

含蓄。

克制。

想靠近，又怕打破。

呢種味道，比衝上去擁抱，反而更有餘韻。

「導演，我覺得夏講得啱。」

艾瑪抬手撥一撥俾風吹亂的瀏海，微微一笑。

「俾佢企喺度。」

「嗰種想碰又唔敢碰的距離感，比擁抱更動人。」

導演摸一摸自己個大鬍子。

腦海裡畫面一閃。

雨夜。

孤燈。

紳士。

絕。

「Action！」

拍攝重新開始。

夏彥君成功如願，真係一動不動。

佢只係撐住把傘，安安靜靜望住前方，心裡順便計緊呢度離唐人街邊間燒味舖最近。

呢種近乎放空的眼神，落喺鏡頭入面，竟然變成一種極致深情與落寞。

收工之後。

艾瑪主動行過來，遞咗杯熱咖啡俾佢。

「你對表演的理解幾特別。」

「我覺得……我哋可能會幾有共同話題。」

佢笑得很自然。

「今晚有個私人畫展。」

「完咗之後，要唔要一齊去飲杯嘢？」

好萊塢女星主動邀約。

對好多人嚟講，簡直係做夢都求唔到的橋段。

夏彥君接過咖啡，感受住杯壁傳來的暖意，內心卻只浮起一個極其現實的問題：

畫展？

即係要企好耐。

仲要社交。

仲要微笑。

仲要傾偈。

諗一諗都覺得劾。

「唔好意思。」

佢拒絕得好有禮貌，亦好誠實。

「我今晚要返去執行李。」

「聽朝搭火車上利物浦。」

「我唔鍾意趕。」

艾瑪愣住。

直到望住嗰個轉身離開的背影，佢先慢慢笑出來。

喺呢個人人都想攀附名氣、人人都想同她扯上關係的圈子裡——

竟然真係有人為咗「從容」兩個字，拒絕她。

「真係個.....好難解的紳士。」

.....

第二日。

李斯特城，貝爾沃路訓練基地。

天空飄住細雪。

草地邊位鋪住薄薄一層白霜，連呼出來的氣都帶住明顯白煙。

雲尼亞里手上拎住一大疊戰術稿，由場邊快步行到訓練場中央。

「哊——！哊哊——！」

哨子聲連響幾下。

「停！全部停一停！」

球員們陸續停低腳步。

華迪同馬列斯對望一眼，本能以為頭兒準備擺出啲咩驚天反逼搶新戰術。

連簡迪都下意識向前行多半步，等住聽安排。

助教將一塊戰術板拖出來。

大家一望——

差啲集體沉默。

塊板上，空空蕩蕩。

得一支誇張到有點可笑的大箭嘴，由後場一路指向中圈一個紅點。

嗰個紅點，寫住：HA。

雲尼亞里清一清喉嚨。

「好，簡單。」

「今場唔好成日淨係睇個波。」

「睇夏。」

佢停一停，雙手張開，比咗個近乎宗教式的動作。

「好似呼吸咁自然！」

更衣室一眾主力面色古怪。

雲尼亞里自己卻愈講愈認真。

「個波交俾佢，然後——」

佢猛地揮手。

「跑！」

「只要你哋跑到空位，個波一定會到！」

「唔好問點解。」

「亦都唔好問佢會點傳。」

「嗰個係夏要解決的問題！」

華迪第一個忍唔住「吓」咗出聲。

馬列斯更直頭笑咗。

但笑還笑，冇人真係當玩笑。

因為今季踢到而家，大家都開始隱約明白一件事——

有啲球，真係只要你敢跑，夏彥君就敢俾。

簡迪舉一舉手，神情依然好認真。

「頭兒，如果夏俾人包圍住呢？」

「高普嗰套絞殺，真係好恐怖。」

雲尼亞里推一推眼鏡。

鏡片後面，閃過一絲連自己都未必完全有底的光。

但作為領隊，呢刻佢唔可以猶豫。

「如果佢俾人包圍——」

老帥語氣慢慢沉落去。

「咁即係話，其他地方，一定有空位。」

「相信佢。」

「佢係我哋喺風暴入面唯一那盞燈塔。」

訓練場一下安靜咗半秒。

華迪望一望夏彥君。

夏彥君本人則拎住暖水樽，表情仍然平平。

心裡唯一真正閃過的念頭係：

燈塔？

聽落幾辛苦。

最好唔使真係跑咁多。

……

另一邊。

利物浦，米活訓練基地。

高普戴住棒球帽，標誌性大鬍子隨住每一句咆哮都喺震。

「壓迫！」

「我要的是窒息式壓迫！」

「嗰個 88 號，係李斯特城個心臟！」

佢揮手，重重拍落戰術板。

「佢唔鍾意對抗！」

「唔鍾意跑狗！」

「亨達臣！安利．簡！你哋兩個就係獵犬！」

「只要佢一掂波——」

高普猛地向前一指。

「我就要你哋即刻出現喺佢身邊！」

「令佢轉身都困難！」

「連呼吸都覺得奢侈！」

佢愈講愈激動，雙眼都開始發亮。

「呢個就係重金屬搖滾！」

「呢個就係我哋要送俾榜首球隊的見面禮！」

紅軍眾將齊齊低吼一聲。

氣氛熱到近乎發燙。

高普腦海裡，似乎已經提前睇到夏彥君俾整道紅色洪流撞到七零八落的畫面。

……

比賽日。

利物浦。

安菲路球場。

呢座古老球場今夜似一個燃燒住的巨大熔爐，仲未真正入場，歌聲就已經穿過厚厚混凝土牆，一層又一層震入人心口。

《You'll Never Walk Alone》。

呢首歌唔止係歌。

對客隊球員來講，更近似一種儀式，一種令你雙腳未出場都先有點發軟的魔咒。

客隊更衣室內，氣氛比平時沉咗少少。

就連華迪呢種平時最跳脫的人，都安靜咗唔少，只係低頭整理自己鞋釘。

隊員們各自換衫、拍打護脛、再默默抬頭望一望門外那片隱隱透進來的紅色燈光。

得角落一邊。

夏彥君裹住條厚毛巾，靠喺儲物櫃旁邊閉目養神。

佢唔係真係瞓。

而係喺睇系統面板。

【檢測到高強度壓迫環境。】

【中場節拍器模組：預熱中……】

【已為宿主規劃最佳省力路徑。】

見到最後嗰句，夏彥君心情明顯好咗少少。

至少系統仲算識做。

「夏。」

簡迪湊近少少，壓低聲線。

「頭先熱身時我睇過，亨達臣個眼神好兇。」

「佢可能會一路黐住你。」

講到呢度，簡迪抬手比咗個幫手擋拆的手勢。

「要唔要我——」

夏彥君睜開眼，望住眼前呢個細細隻、但保護慾強到近乎本能的小個子保鏢，忍唔住笑咗笑。

「唔使。」

「黐住我？」

佢停一停，語氣仍然淡。

「咁咪幾好。」

簡迪一愣。

「點解？」

夏彥君將毛巾由肩頭拉高少少。

「至少可以幫我擋下風。」

「安菲路啲風，好大。」

簡迪：「……」

都呢個時候，佢竟然真係首先諗呢樣。

……

Sky Sports 現場直播室裡，聲音已經完全推高。

「歡迎收看 2015/16 球季英超第十八輪，聖誕快車期間最受矚目的一場大戰！」

「利物浦主場安菲路，迎戰榜首李斯特城！」

「呢場唔止係紅軍對藍狐。」

「更加係兩種風格的正面碰撞——高普的重金屬壓迫，對雲尼亞里的高效防反。」

另一位評述員接住分析。

「而今晚最大焦點，毫無疑問係中場。」

「利物浦排出亨達臣、安利．簡、盧卡斯——」

「呢個組合，擺明係絞肉機配置。」

「目的非常直接。」

「就係要將 HA 一接波的所有空間、所有時間、所有呼吸位，一次過壓走。」

鏡頭轉入球員通道。

紅色的利物浦，藍色的李斯特城，兩條隊列安靜排開，像火同冰喺一條狹窄長廊內對峙。

頭頂上方，那塊著名的「This Is Anfield」牌子，靜靜掛喺牆上。

每個利物浦球員經過時，都會伸手拍一下。

似係汲取力量。

又似係完成某種宣誓。

亨達臣排喺最前。

佢側一側頭，視線越過人群，準確鎖住隊列最後方那個華裔少年。

眼神兇狠。

戰意幾乎要由眼底溢出來。

歡迎來到地獄。

今日，你一腳舒服波都唔會傳到。

夏彥君自然感覺到嗰道灼熱視線。

佢抬起頭。

但冇回應挑釁。

更加冇同對方互瞪。

佢只係先望一眼那塊「This Is Anfield」牌，再好認真咁諗咗一秒：

掛咁高？

拍一下仲要踮腳，甚至跳少少。

……幾麻煩。

佢緊一緊衣領。

然後跟住隊伍，慢慢步入那片翻湧住歌聲與紅光的海洋。

技驚安菲路

「You’ ll Never Walk Alone。」

「但喺安菲路，客隊好多時都只可以自己去死。」

默西塞德的雨，夾住海風同濕冷，一絲絲打落面上，像幼針慢慢扎進皮膚。

KOP 看台那面紅色圍巾牆，幾乎將整座球場變成一個會呼吸的熔爐。

幾萬人一齊唱起隊歌時，混凝土看台都似跟住震動。

夏彥君企喺中圈附近，低頭拉一拉袖口。

風有啲大。

啱啱整好的頭髮，都俾吹亂咗少少。

佢眉心微微皺起。

唔係因為驚。

係因為太嘈。

再低頭望一眼草地。

有積水。

昨晚先至特登抹到好乾淨嗰對球 boots，如果踩入泥坑，就真係幾浪費。

等陣跑位，要盡量避開嗰啲顏色特別深的位。

……

場邊。

高普戴住鴨舌帽，標誌性大鬍子喺冷風裡微微震動。

佢根本坐唔低。

喺技術區來回踱步，似一頭被鎖住的雄獅，明明未撲出去，但全身上下都已經蓄滿力量。

「壓迫！」

「將空間壓到窒息！」

「我要睇到佢塊面上出現驚慌！」

由多蒙特帶來英超的「重金屬搖滾」，而家喺紅軍身上，已經有咗好清晰的雛形。

即使謝拉特已經離開。

但亨達臣、米拿、安利簡構成的中場絞肉機，依然足夠將大部分想喺安菲路優雅彈琴的藝術家，直接碾成碎片。

「嗶——！」

球證一聲哨響。

冇任何試探。

紅色浪潮，幾乎係一開波就向住藍色那邊兜頭拍落來。

……

Sky Sports 現場直播室，兩把聲音都明顯繃緊。

「英超第十八輪，聖誕快車階段其中一場焦點戰！」

「利物浦主場安菲路，迎戰榜首李斯特城！」

「高普的高強度壓迫，對上雲尼亞里的高效率防反——」

「仲有今晚最受關注的問題：HA 到底頂唔頂得住安菲路的逼搶風暴？」

但比賽頭十分鐘，場面根本唔算好睇。

甚至可以話——慘烈。

李斯特城後場的出球系統，喺紅軍近乎發癲的壓迫下，被扯到支離破碎。

簡迪啱啱接波，米拿已經連人帶球撞上來。

摩根被迫一腳大腳解圍，個波直飛去邊線附近。

個波喺空中來來回回。

長波。

頂波。

撞擊。

二點球再撞多次。

全無美感。

好似兩群原始人喺泥地入面搶生存資格。

華迪前面跑狗跑狗，馬列斯回撤拎波又即刻俾人夾。

就連夏彥君都幾乎冇乜機會真正舒服掂到皮球。

每一次佢想落返中路接應，亨達臣同安利簡都會第一時間壓上來，似兩把同時落下的鐵鉗。

……

VIP 包廂裡。

車路士技術總監艾文拿路手上夾住支雪茄，動作仍然優雅。

佢望住場上局勢，嘴角慢慢浮起一絲早有預料的笑。

「睇到未？」

「夏彥君甚至連波都未碰得舒服。」

「呢個就係英超真正高端局。」

「冇空間。」

「冇思考時間。」

「喺 Burberry 廣告入面，佢可以撐住把傘扮紳士。」

「但喺安菲路，亨達臣會教佢咩叫工兵的殘忍。」

坐喺旁邊的碧基列斯坦神色平淡，手指輕輕敲住杯壁。

「轉身速率，始終係問題。」

「一俾人貼死，佢的重心控制就未必有用。」

「馬天尼斯輸喺只識封路線。」

「高普贏，就贏喺肯直接上身體。」

喺佢哋眼中，今晚這場波，應該好快就會將夏彥君打返原形。

唔少人都係咁諗。

就連場邊的雲尼亞里，個口香糖都嚼得比平時快得多。

……

十四分鐘。

亂戰之中，簡迪硬生生搶出一步，冒住俾鞋釘刮中小腿的風險，將個波喺人堆入面篤咗出去。

個波貼地滾出中圈。

而嗰度，白色的 88 號，啱啱好企喺落點上。

直播畫面即刻收緊。

評述員聲線都變高。

「來了！」

「利物浦的圍剿陷阱！」

「亨達臣！安利簡！拉蘭拿！」

「三邊同時收口！」

畫面之中，夏彥君背住身，準備接波。

身後，亨達臣帶住一身滾燙汗氣，像一堵會移動的牆，毫不客氣咁壓上佢後腰。

力量極大。

幾乎一下就將轉身空間壓到零。

側前方，安利簡一步封死回傳簡迪的線。

右側，拉蘭拿高速收窄。

冇出球點。

冇視野。

甚至連呼吸位，都俾人用身體同跑動一層層壓走。

利物浦球迷一下沸騰。

KOP 看台爆出巨大吼聲。

就好似所有人都已經睇到下一秒——

這個來自李斯特城的中場天才，會喺紅色洪流入面直接俾人撕開。

夏彥君自然感受到背後那股力量。

頂級英超對抗。

夠狠。

夠直接。

但佢腦入面最先冒出來的念頭，唔係「頂唔頂得住」。

而係——

好熱。

可唔可以唔好貼咁埋？

全身都係汗味。

仲有少少口氣。

亨達臣呼出的熱氣掃過佢頸側嗰一下，夏彥君差啲即場起雞皮。

唔得。

一定要離開呢個位。

至少搵返個通風啲的地方。

下一秒。

【抗壓節拍器：啟動。】

【原地擺脫模組：接管細位重心切換。】

【已標記逃生角度。】

腦海裡，原本密密麻麻的紅色線條，好似瞬間變成一個正在收窄的幾何籠。

亨達臣由後壓上。

安利簡由左前封死。

拉蘭拿由右邊收口。

睇落似死局。

但正正因為三條線收得太緊——

只要跳出籠子。

外面就全是空氣。

夏彥君喺嗰個瞬間，做出一個令全場幾萬人都差啲腦袋短路的動作。

面對滾過來的皮球。

佢右腳先係極輕咁迎上去。

唔係停。

而係用內腳背柔柔一黏，再向左後方一帶。

皮球像被鞋面吸住一樣，聽話地偏出半個身位。

而佢身體重心則幾乎喺同一瞬間跟住滑開。

輕。

太輕。

好似唔係喺踢一場節奏絞到極致的英超大戰。

而係喺自己屋企地毯上，漫不經心地用腳尖逗一隻貓。

亨達臣瞳孔猛地一縮。

佢清清楚楚感覺到，自己本來壓住嗰堵「牆」，突然之間變成一團棉花。

唔。

甚至唔係棉花。

係一陣風。

佢全力頂住去的力量，瞬間落空。

慣性令佢身體不受控向前衝。

偏偏呢個時候，另一邊搶斷的安利簡亦剛剛收唔住腳，迎面撞上來。

「砰！」

兩個利物浦壯漢，像兩架失控卡車。

喺夏彥君原本站立的位置，硬生生撞埋一齊。

而本該俾人絞碎的那個 88 號，早已由兩人中間抹開。

一抹。

一滑。

一閃。

個人已經輕飄飄地出現喺佢哋身後那片真空地帶。

成個安菲路，像被人突然撳下靜音。

KOP 看台上，唔少人張大口。

原本仲喺喉嚨度那句吶喊，直接變成極尷尬的半聲抽氣。

評述席都炸開。

「嘩——！」

「不可思議！」

「HA 喺中圈附近，一下甩開咗三個人的合圍！」

「呢下擺脫靚得太誇張！」

另一把聲音即刻接上。

「你以為佢會俾人夾死——」

「結果佢竟然利用利物浦的壓迫力度，將對手自己撞埋一齊！」

「呢下唔止係技術。」

「呢下仲有膽量、節奏感，同埋極致冷靜！」

場邊，高普都下意識停低腳步。

手上動作僵住半拍。

呢一下，完全超出佢賽前所有預想。

……

但夏彥君冇理四周。

甩開人之後，佢面前已經係一大片相對開闊的草地。

佢慢落來。

帶多兩步。

節奏唔急。

甚至慢到有點過份。

似等紅綠燈。

似行街。

又似專登要喺安菲路最火爆、最血熱的空間裡，用一種最唔合時宜的方式，強行插入自己的節奏。

VIP 包廂內，艾文拿路手一震。

雪茄上有一截煙灰跌落褲上。

佢竟然冇即刻理。

「點解唔推？」

「前面明明有空位！」

喺佢理解入面，呢個時候就算係施丹，都會選擇帶多幾步，將壓力直接施加去後防。

但夏彥君世界裡的法則，一向得一條：

如果個波可以幫你行。

點解人要自己跑？

佢眼前，斯巴達式的紅色防線正在後退。

再遠少少，係洛夫雲同盧卡斯補位。

再後，就係米洛列。

唔係完全冇路。

但硬推，代表自己要加速、要吃泥水、要可能同中堅撞正。

太唔化算。

腦海裡，空間感知瞬間展成一張立體平面圖。

利物浦中場三人撲空之後，原本緊密的壓迫鏈條，已經出現一個極大斷層。

而喺嗰道斷層裡——

一道藍色身影，正筆直向前撕開紅色防線。

華迪。

那頭跑狗跑狗跑狗，永遠唔知边的藍狐瘋狗。

夏彥君甚至冇特登抬頭。

因為喺佢腦入面，那條路線已經光到刺眼。

佢原地企定。

上身放鬆。

左腳微微一擺。

嗰隻以前俾人當作「配件」的左腳，而家已經足夠安靜、足夠柔順，亦足夠致命。

「啪！」

唔算誇張的大爆射聲。

反而係一種短促、俐落到近乎冷靜的出腳聲。

皮球貼地飛出。

快。

極快。

但唔止快。

仲帶住一道有點古怪、帶少少內旋的走勢，沿住草地竄過去。

它先擦過回追的盧卡斯腳邊。

再由洛夫雲伸腳前半步穿過。

最後，好似一把真正貼地前行的手術刀，將利物浦最引以為傲的鋼鐵防線，由中路肋部一刀劏開。

評述員聲線幾乎破開。

「貼地直線！」

「呢下就係視野！」

「亦係絕對冷靜之下的計算！」

「華迪——單刀！」

個波滾到華迪身前。

分毫不差。

旋轉、力度、提前量，全部算到極盡。

靚到華迪根本唔使減速。

唔使多整一步。

直接就可以迎住個波往前帶。

米洛列出迎。

華迪再順勢一趟。

推空門！

「唰——！」

皮球入網。

安菲路瞬間死寂。

0比1！

李斯特城，率先破門！

而且——

唔係單純反擊亂戰食糊。

係喺利物浦最驕傲那套高壓迫面前，由夏彥君親手拆開籠，再一腳將刀送到華迪面前。

客隊看台先爆。

然後整個球場所有屬於藍色的聲音，都像忽然炸開的火種，一下由角落燒出去。

華迪瘋咗一樣衝向角旗區，滑跪拉出三道深痕。

馬列斯同簡迪後面追住嚟。

全隊情緒全部點燃。

但夏彥君本人，仍然企喺傳球那個位。

冇即刻跑。

冇高舉雙手。

甚至第一反應，係低頭望一望自己對 boots。

還好。

冇濺到太多泥。

限量版。

污糟咗真係幾心痛。

【震驚值 +1】

【震驚值 +1】

【震驚值 +1】

系統提示音一下接一下湧出來，密到像瀑布。

夏彥君輕輕跺兩下腳。

有啲凍。

突然有少少想返屋企食火鍋。

……

場邊。

高普摘低眼鏡，用衫角抹一抹上面因雨氣同熱氣凝出來的霧。

再戴返上去。

然後佢望住場中央那個神色平靜、甚至有少少嫌無聊的華裔少年，整個人都出現了一種極罕見的停頓。

唔止係苦笑。

更似世界觀俾人正面撞了一拳之後，那種短暫失神。

「點可能……」

「喺嗰種壓力底下，佢仲睇到條線？」

旁邊的布華治吞咗吞口水，手上平板都差啲拎唔穩。

「尤爾根……」

「我哋賽前份球探報告，係咪寫咗——」

「佢怕逼搶？」

高普冇答。

布華治自己都已經講唔落去。

怕逼搶？

呢個叫怕逼搶？

佢啱啱根本係用對手的逼搶，幫自己撕出一個傳球世界。

仲要順手將紅軍最兇兩條獵犬，遛到撞車。

……

VIP 包廂內。

艾文拿路手上的雪茄，終於跌落地毯。

燙出一個黑點。

但佢完全冇察覺。

只係死死望住大屏幕上的慢鏡回放。

一次。

兩次。

三次。

每重播一次，佢塊面色就沉多一分。

嗰下擺脫。

嗰下左腳直線。

仲有甩開壓迫之後，那種幾乎令人氣結的從容。

「太……靚。」

佢聲音有啲乾。

甚至像喉嚨入面塞住沙。

「碧基列斯坦。」

「你頭先話，等佢跌價，低位入貨？」

碧基列斯坦塊面都青咗半截。

捏住酒杯的手，關節發白。

「低位？」

「發夢。」

佢盯住畫面，語氣一字一字落下來。

「呢種大腦。」

「呢種喺混亂之中搵秩序的能力——」

「哥迪奧拿如果親眼見到，肯定會即刻癲。」

「佢根本就係為控球足球而生。」

……

球場上。

慶祝完的華迪一路衝返來，個人興奮到幾乎想即場將夏彥君抱起。

夏彥君一見勢色唔對，立即伸手，死死頂住對方成身汗的胸口。

表情寫滿嫌棄。

華迪完全唔介意，反而笑到牙都見晒。

「夏！你痴線！」

「嗰球你到底點睇到我？」

夏彥君低頭整理返俾佢整皺咗的衣領。

語氣淡到似講緊今晚食咩。

「冇特別想傳俾你。」

華迪愣住。

「吓？」

夏彥君抬眼望一望中場位置。

「嗰度太逼。」

「空氣唔好。」

「我咪將個波踢遠啲。」

佢停一停，再補一刀。

「視野會開揚啲。」

華迪：「……」

亨達臣喺不遠處聽到，塊面都差啲黑埋。

將個波踢遠啲？

視野開揚啲？

你知唔知你啱啱踢穿緊的，係邊隊防線？

但夏彥君已經冇再理佢哋。

佢轉身慢慢行返去自己半場，心裡其實只係非常務實地計緊：

如果再入多個。

今場大概就穩。

穩咗之後，可唔可以早少少收工？

安菲路啲風，真係吹到個頭有啲痛。

……

比賽重新開始。

失波之後的利物浦，像一頭當面俾人插中要害的野獸，非但冇退，反而更加暴躁。

KOP 看台歌聲再起。

不過今次唔再淨係有儀式感。

仲多咗幾分憤怒、幾分不甘，仲有主場球迷被當面打臉後那種近乎本能的反撲。

高普喺場邊狂吼。

雙手一下一下向前揮，似要將整隊人直接推去李斯特城半場。

「前啲！」

「再前啲！」

「搶返落來！」

亨達臣雙眼都紅咗。

作為紅軍隊長，喺自己主場、喺安菲路、喺幾萬名 KOP 面前，被一個成日似冇睡醒的 88 號咁樣玩一次——

根本就係一記當面耳光。

「唔好俾佢再舒服拎波！」

「貼死佢！」

「必要時就犯規！」

呢句一出，紅軍中前場的壓迫強度即刻再提一級。

夏彥君抬頭望一眼那個幾乎去到暴走邊緣的亨達臣，忍唔住喺心裡嘆咗口氣。

真係麻煩。

點解啲人唔可以安安靜靜踢場波？

佢再抬頭，望向安菲路上空那片厚厚壓住的灰雲。

下一秒。

【中場節拍器．織網模組：全功率開啟。】

腦海裡，成座球場瞬間展開。

唔再只係一塊草地。

而係一張巨大、精密、冷靜到極致的平面圖。

紅點、藍點、線路、夾角、盲區、回追速度、傳球窗口——

全部同時亮起。

而夏彥君，只係慢慢吐出一口白氣。

眼神，終於真正沉落去。

安菲路想用逼搶吞咗佢。

咁佢就試下——

反過來，將成座安菲路織入自己張網。

弧度加持落葉

安菲路的雨停咗。

風，反而更大。

默西塞德特有那種濕冷海風，沿住草皮一層一層刮過去，吹到人耳骨都隱隱發痛。

0比1的比數，冇令呢座球場靜落來。

反而似喺滾油入面淋落一瓢冰水。

短暫死寂之後，換來的是更狂暴的爆發。

KOP 看台重新唱起歌。

唔止大聲。

仲帶住一種近乎發狠的味道。

佢哋接受唔到，接受唔到喺自己地頭，俾一個十八歲細路用咁輕描淡寫的方式拆開一次，再插多一刀。

……

場邊。

高普再一次除低眼鏡，用衫角重重抹走鏡片上的霧氣，再重新戴返上去。

大鬍子喺寒風中微微抖動。

雙手不停向前揮，似暴風雨裡一個發咗癲的船長。

「壓上去！」

「唔好俾佢諗！」

「節奏拉快！」

「撞碎佢！」

德國人的戰術邏輯，其實簡單得近乎粗暴。

既然你夏彥君鍾意慢。

鍾意控制。

鍾意將一切都放入自己節奏。

咁我就用極致的快、極致的亂、極致的對抗，直接將你整套秩序衝爛。

於是。

紅色浪潮再一次拍落來。

亨達臣、米拿、安利簡。

三個英超典型工兵中場，開始近乎唔計體力咁絞殺。

跑狗。

貼身。

二次壓迫。

撞擊。

再撞。

草皮之上，皮球滾動的速度快到有時連鏡頭都幾乎要追唔切。

空氣入面，全是泥土、汗水，仲有對抗之後翻起來的草碎味道。

而喺呢片紅色驚濤駭浪中心——

那道白色身影，依然格格不入。

夏彥君企喺中圈附近。

望住四周那些幾乎要連成殘影的紅色跑動路線，眉頭微微皺起。

佢唔鍾意咁亂。

太吵。

太擠。

太多不必要動作。

視野邊緣，【中場節拍器．織網模組】仍然喺高速運算。

原本雜亂無章的跑線，喺佢眼裡慢慢被抽絲剝繭，化成一條條更清晰、更冷靜的線。

你快，唔代表你唔會亂。

你亂，就一定有漏洞。

……

二十四分鐘。

拉蘭拿喺中路想做個小範圍配合，點知啱啱轉身，簡迪已經由旁邊無聲無息伸腳。

「篤！」

一聲極輕的觸球。

皮球即刻脫離拉蘭拿控制。

簡迪本人個子唔高，甚至喺一堆大隻中場之中，顯得有啲過份袖珍。

但偏偏就係呢種細細隻、唔起眼的存在，總可以喺最混亂的局面裡，將個波送到最該出現的人腳下。

夏彥君。

個波滾到。

佢接。

而幾乎係同一秒，亨達臣帶住風聲撲上來。

紅軍隊長雙眼佈滿血絲。

那種被戲耍過一次之後積壓出來的火氣，已經濃到近乎化成實質。

佢唔止係想搶波。

佢係想連人一齊撞爛。

面對高速衝上來的亨達臣，夏彥君冇急住傳。

右腳一踩。

停波。

身體重心微微向下一沉。

一個極細的停頓。

卻偏偏就係呢一下，直接將亨達臣原本連貫的壓迫節奏打斷。

紅軍隊長被迫急停。

鞋釘喺草地上劃出兩道深痕。

但就喺佢減速、調整重心的瞬間——

夏彥君動了。

左腳輕輕一撥。

「啪。」

個波去咗側前方。

唔快。

唔急。

甚至可以話，慢到有啲氣人。

距離啱啱好。

啱到亨達臣伸腳夠唔到。

但又偏偏會令你產生一種錯覺——

只要我再努力半步，就得。

而人最容易失控，往往就係因為呢種「差少少」。

亨達臣果然上當。

佢再一次發力。

大步跨前，伸腳去篤。

但夏彥君似早已知佢會咁做，連頭都冇抬，右腳腳尖極輕一送。

「篤。」

皮球由亨達臣張開的雙腳中間，乾乾淨淨穿過去。

穿襠。

安菲路看台先係一窒。

跟住爆出一片混雜住驚呼、咒罵同倒抽氣的聲音。

評述席把聲都高咗。

「靚！」

「喺安菲路的絞肉機入面，HA 居然仲有心情喺度繡花！」

「佢唔止係頂得住逼搶——」

「佢開始將比賽重新拉返入自己節奏！」

夏彥君冇理。

個波過人之後，佢跟住再向前移半步，將球權重新控返喺最舒服的腳下。

動作仍然唔快。

仲係慢。

但慢得有理。

慢得有主宰感。

……

之後那十分鐘，開始變成高普的噩夢。

利物浦想快。

想亂。

想用連續不斷的碰撞將比賽拖入最原始的混戰。

但只要個波一去到夏彥君腳下——

時間，好似就會變得黏稠起來。

左腳。

右腳。

短傳。

回做。

橫敲。

再轉邊。

每一下觸球，都似一盆剛剛好倒落來的冷水，準確澆熄利物浦剛要燒起來那道火。

你想提速？

我偏偏唔俾。

你想亂？

我偏偏要整齊。

你想將比賽變成打架？

我偏偏要將佢變返成足球。

最離譜的是——

夏彥君根本冇點跑。

佢大部分時間，都只係喺中圈附近那十米、八米的範圍內微調位置。

似一個喺路中心指揮交通的警察。

又似一個坐喺棋盤前，連身都唔多郁、但每一手都落喺關鍵位置的棋手。

華迪跑狗。

馬列斯拉邊。

簡迪做補位。

而夏彥君，負責令全隊每一下移動都變得有意義。

利物浦球員開始難受。

真係好難受。

因為你明明覺得自己跑得更多、衝得更狠、撞得更兇。

但偏偏，個波仲係慢慢由你身邊溜走。

似一拳打落棉花。

用晒力。

最後最劫嗰個，反而係自己。

原本激烈到近乎刺耳的重金屬搖滾，硬生生俾夏彥君帶成咗一首節奏舒緩、甚至帶點催眠味道的慢歌。

……

場邊。

高普唔再大吼。

唔再揮手。

而係雙手插袋，眉心死死鎖成一個川字。

作為戰術教練，佢比任何人都明白場上發生緊咩事。

佢哋明明仲係喺壓迫。

明明仲係喺跑狗。

但節奏主導權，已經慢慢由紅軍手上，被拎走咗。

而做呢件事的人——

竟然只係一個十八歲少年。

高普望住場上嗰道白色身影，眼神複雜到極點。

「呢個細路……」

「個腦到底裝住啲咩？」

……

三十九分鐘。

俾人「遛」咗差唔多二十分鐘的亨達臣，體能同情緒都差唔多推到臨界點。

作為紅軍隊長。

喺主場。

喺安菲路。

俾一個睇落永遠冇瞓醒、仲要成日慢吞吞的 88 號玩成咁——

佢接受唔到。

夏彥君再一次拎波。

又係一個極淡、極輕描淡寫的假動作。

肩膊微微一晃。

似想轉身。

就係嗰種近乎漫不經心的姿態，徹底點着咗亨達臣。

搶唔到波？

咁就留人！

亨達臣腦一熱，直接伸手。

唔係拉手。

唔係拉膊頭。

而係一把拽住夏彥君條球褲。

仲要拉得勁狠。

布料瞬間繃緊，甚至帶出一絲差啲撕裂的聲音。

夏彥君身體一歪，踉蹌半步。

但佢第一時間唔係護波。

更加唔係倒地。

而係以極快速度伸手，死死提住自己褲頭。

那一瞬間，佢臉上那種幾乎萬年不變的平靜，終於裂開一條縫。

唔係怒。

唔係痛。

係真真正正、毫不掩飾的驚恐。

有病？

搶唔到球就搶褲？

萬一真係扯落咗，第二朝報紙頭版得幾難睇？

《安菲路走光事件》？

《HA 當眾失守》？

呢種級數的黑歷史，簡直比輸波更可怕。

「吆——！」

球證哨聲響起。

黃牌。

亨達臣連辯解都冇辯。

只係低低頭走開。

但走開之前，佢仲係忍唔住回頭望咗一眼。

只見那個華裔少年正皺住眉，低頭檢查自己條褲頭鬆緊，神情嚴肅到好似啱啱出現的唔係一次犯規，而係一次職業生涯級別的危機。

亨達臣心裡忽然升起一股莫名無力感。

自己拼到咁盡。

對方最在意的，竟然唔係俾唔俾你撞跌、唔係會唔會受傷。

而係——

條褲有冇事。

……

VIP 包廂裡。

艾文拿路手上的煙灰跌落西褲，燙出一個細洞。

但佢完全冇察覺。

視線仍然死死釘住場上。

良久，先慢慢吐出一句。

「心理戰。」

「佢用一種近乎荒謬的冷靜，摧毀對手的鬥志。」

旁邊的碧基列斯坦冇出聲。

因為就連佢自己，而家都開始有一種極其荒謬的感覺——

安菲路呢種場，理論上應該係用嚟吞嚥天才的。

但夏彥君，似乎反而喺度找到咗自己最舒服的節奏。

……

自由球。

位置距離龍門大概三十米。

偏右。

幾尷尬。

直接射，好似有啲遠。

傳中，又嫌太近。

馬列斯行過來，抹一抹額角汗水，低聲開口：

「夏，呢個位有啲遠。」

「不如我吊後柱？」

「胡夫已經壓上去。」

夏彥君抬眼望一望禁區。

入面全是人。

史卡迪爾。

洛夫雲。

賓迪基。

一堆大隻佬塞埋一齊，像幾堵會移動的人牆。

將個波傳入去？

萬一俾人頂走，仲要即刻回防。

仲要折返跑狗。

仲要再頂多一次安菲路啲濕冷海風。

諗起都嫌麻煩。

佢抬頭望一望風向。

風，比剛才細咗少少。

啱啱好。

是一個適合飛的天氣。

「唔使。」

夏彥君擺擺手。

聲音依然好平。

「我嚟。」

馬列斯愣一愣。

「直接射？」

佢忍唔住又望一眼距離。

「三十米喎。」

「嗯。」

夏彥君冇多解釋。

只係彎腰，慢慢將個波擺好。

再將氣孔位對正自己。

呢個細節做得太自然，自然到冇幾多人留意。

但喺佢腦海裡，另一個模組已經無聲亮起。

【安祖亞．派路——落葉球模組：啟動。】

……

門前。

米洛列正緊張指揮人牆。

「四個！」

「排緊啲！」

「唔好留窿！」

雖然距離遠，但佢一啲都唔敢鬆懈。

因為眼前呢個華裔少年，之前已經展示過足夠惡毒的彎刀同足夠離譜的視野。

而且——

一個人一旦開始「乜都得」，門將就會自然變得神經質。

但下一秒，米洛列又愣住。

因為夏彥君的站位，唔太對。

佢冇好似平時主射彎刀時咁，拉開長距離助跑角度。

冇後退好多步。

冇斜線準備。

佢只係企喺個波後面，一步左右距離。

直直咁站住。

雙手自然下垂。

身體放鬆。

冇半點要大力助跑的意思。

評述席都睇懵咗。

「嗯？」

「HA 呢個站位……有啲特別。」

「冇明顯助跑距離喎。」

另一把聲音接上。

「會唔會係假射真傳？」

「定係設計好的戰術自由球？可能一撥一射？」

安菲路慢慢靜落來。

幾萬雙眼睛，齊齊釘住嗰道白色身影。

風吹過。

球衣微微鼓起。

夏彥君深深吸一口氣。

右腳後拉。

唔大。

甚至可以話，擺動幅度遠比一般遠射細。

但就係呢種細、呢種短、呢種極度凝練的發力——

先最危險。

下一秒。

佢起腳。

「嘭！」

一聲極沉、極結實的悶響，瞬間炸開。

皮球離地。

先升。

唔算太高。

但速度快得驚人。

更詭異的是——

球體幾乎冇明顯旋轉。

商標清晰可見。

就好似有一瞬間，個波根本冇喺空中轉動。

它越過人牆頭頂。

原本應該照物理常識，沿住一條正常拋物線前進。

但去到最高點之後——

個波，突然一晃。

非常細。

但足夠致命。

先偏一偏左。

再飄一飄右。

跟住像突然失去升力一樣，狠狠往下沉！

米洛列眼睛一下瞪大。

喺那一瞬間，佢甚至出現錯覺。

唔係一個波。

而係兩個。

甚至三個。

佢判斷個波向左，重心先壓過去。

但下一秒，皮球又微微向右漂。

佢急急再調整。

點知個波卻又突然下墜！

太怪。

真係太怪。

米洛列整個人都亂晒。

佢只能本能伸手去撈。

但指尖掂到的——

只係一團濕冷空氣。

皮球喺門線前再做咗一下極小幅度變向。

然後，鑽入網窩死角！

0比2！

安菲路，第二次死寂！

下一秒，評述席先真正爆炸。

「世界波——！」

「咩球啊呢球？！」

「落葉球！」

「係冇助跑的落葉球！」

「原地擺腿！直起直落！米洛列完全冇得救！」

另一把聲音都明顯失控。

「靚到離譜！」

「呢球唔止係靚，仲要妖！」

「喺安菲路、喺呢種壓力之下，用一腳幾乎冇助跑的自由球，直接轟死紅軍！」

「夏彥君今場唔係頂住安菲路——」

「佢係喺安菲路表演！」

KOP 看台啲聲，一下像俾人抽空。

幾萬人望住球網內仲喺滾動的皮球，表情都近乎一致。

唔信。

再唔信。

再跟住，只可以接受。

因為個波真係入咗。

仲入得完全唔講道理。

……

場邊。

高普張大口。

大鬍子喺冷風裡亂到近乎狼狽。

佢轉頭望向布華治。

後者同樣一臉呆滯。

「你睇到冇？」

高普聲音都帶少少飄。

「個波……至少變咗三次方向？」

「而且佢冇助跑。」

「我哋份球探報告，點解完全冇寫呢樣？」

布華治吞咗吞口水。

答唔出。

因為佢都想知。

到底係佢哋球探唔夠專業。

定係呢個 88 號，根本就係每場都會多掏一件新武器出來。

……

而入球後的夏彥君。

只係企喺原地，望住球網入面仲喺輕輕顫動的皮球，慢慢呼出一口氣。

省事。

唔使傳中。

唔使爭頂。

唔使擔心俾人解圍之後又要回追。

直接射入去，最乾脆。

唯一美中不足——

腳背有啲痛。

返去之後，要搵隊醫拎冰袋。

【震驚值 +1】

【震驚值 +1】

【震驚值 +1】

系統提示再次瘋狂刷屏。

而喺此刻的安菲路，夏彥君已經唔再係外界口中的豪門棄子，亦唔再係一個暫時借出來的華裔新星。

佢係安菲路今晚最大的夢魘。

一個用極簡主義，慢慢將整片紅色土地踩入自己節奏的暴君。

……

比賽重新開始。

0比2。

對利物浦來講，已經係近乎絕境的比數。

但呢度係安菲路。

紅軍可以踢得差。

可以踢得亂。

但唔會輕易投降。

最後二十分鐘。

高普索性孤注一擲。

賓迪基壓上。

法明奴更加靠前。

甚至連史卡迪爾都開始頻繁衝入禁區。

高空轟炸。

最原始、最直接、最英式，亦最唔講理的打法。

夏彥君開始真正感受到壓力。

因為當比賽被拖入滿天高波、二點亂戰、禁區混戰的節奏時，技術優勢的邊際效益會被無限拉低。

你再識控場。

都控制唔到一個亂彈落來、再俾人頭槌頂多次的空中波。

於是佢被迫開始多跑。

補位。

接應。

搶第二點。

用最小的移動，做最多的修補。

但再點慳。

安菲路後段呢種持續高壓，始終係會食人。

……

八十三分鐘。

利物浦角球。

禁區內一片混亂。

藍紅兩色身影撞埋一齊，手臂、肩膊、後背、膝頭，全部喺極小空間內互相頂住、擠住、扛住。

夏彥君正喺混戰中搶落點。

下一秒——

「嘭！」

史卡迪爾手肘重重頂落佢肋骨側邊。

痛。

真係痛。

夏彥君呼吸當場一窒，整個人失去平衡，重重摔落草地。

其實呢一下雖然夠狠，但以佢目前身體狀態，再加上之前的耐受強化，未至於真係起唔返身。

但佢躺喺草地上，第一反應唔係即刻起。

而係——

咦。

而家躺住，好似幾舒服。

草地雖濕，但算軟。

而且如果呢個時候落場，應該屬於因公負傷？

頭兒點都唔會再逼自己撐落去。

比賽已經八十幾分鐘。

2比0領先。

我又啱啱畀人用手肘頂中。

理論上，合理收工。

諗到呢度，夏彥君皺住眉，捂住肋骨，順理成章咁喺草地上多躺咗一陣。

順便調一調呼吸。

順便休息兩秒。

呢個，叫戰術性倒地。

……

場邊的雲尼亞里差啲魂都飛埋。

「隊醫！」

「隊醫！」

「快啲入去睇！」

老帥成個人幾乎彈起，聲都變晒。

呢個係佢心頭肉。

係李斯特城而家成套奇蹟劇本最重要那一筆。

萬一真係傷咗——

後面嗰啲神話，分分鐘全部冇埋。

「換人！」

「即刻換！」

「恩拿上！」

擔架入場。

夏彥君被抬起。

躺喺擔架上，佢抬手遮住自己雙眼。

由外人睇來，呢個畫面帶住好強烈的悲壯感。

似英雄倒下。

似唔甘心。

似明明仲想繼續踢，但身體已經唔容許。

看台上，甚至有李斯特城女球迷摀住口，眼眶都紅咗。

但只有夏彥君自己知道——

佢其實只係喺遮住自己嘴角那一絲差啲壓唔住的放鬆。

終於。

可以收工。

全場李斯特城球迷起立拍掌。

連一部分利物浦球迷，都跟住送上掌聲。

呢種掌聲，係俾強者。

係俾一個喺安菲路用技術、冷靜同不可思議的節奏感，硬生生留下烙印的人。

……

最終。

補時階段，利物浦由賓迪基頂返一球。

但結局冇變。

1比2。

李斯特城，攻陷安菲路。

繼續坐穩榜首。

而那個今夜幾乎主宰一切的華裔少年，早已經縮喺更衣室理療床上，裹住毛巾，開始好認真咁思考——

今晚薄餅，到底叫辣肉腸好，定係叫燒雞菠蘿好。

點知又

客隊更衣室。

雲尼亞里衝入來的時候，手上仲攥住半支未飲完的水，領帶歪到差唔多甩去後頸，成塊面都寫滿驚魂未定。

「隊醫呢？！」

「擔架呢？！」

「救護車聯絡咗未？！」

「肋骨定肺部？要唔要氧氣罩？！」

老帥把聲都震埋。

呢個創造奇蹟的球季，夏彥君對李斯特城來講，已經唔止係中場核心咁簡單。

簡直係心臟起搏器。

如果呢個起搏器真係喺安菲路停擺，李斯特城呢季童話，分分鐘真係會由奇蹟劇本變返格林童話。

但更衣室角落裡——

那個啱啱仲俾全場人認定「重創離場」、「極可能要即送醫院」的傷兵，而家正盤腿坐喺理療床上。

身上披住件厚厚羽絨。

手裡，仲好斯文咁捧住一塊啱啱送入來的夏威夷薄餅。

由於指尖仲黐住少少草屑，佢食得幾小心，甚至用兩隻手指拈住餅邊，努力保持整潔。

「頭兒，你嚟啦。」

夏彥君咽落啖菠蘿，抬手指一指自己肋側。

「唔好咁大聲。」

「呢度回音幾勁，震到我個頭有啲痛。」

雲尼亞里整個人當場愣住。

旁邊隊醫一臉無奈，攤開手，將手上啱啱打印出來的初步檢查報告遞過去。

「Claudio，呢個就係我頭先唔俾你叫白車的原因。」

「軟組織輕微撞傷。」

「連瘀青都未完全浮出來。」

「紅花油都唔使，瞓一覺大概就冇事。」

雲尼亞里一把將報告拎過來，來來回回睇咗三次。

再抬頭。

再望一眼理療床上嗰個正安安靜靜食緊薄餅的 88 號。

嗰種感覺，就好似你以為自己間屋塌咗。

結果最後發現，只係牆角跌咗少少灰。

「咁你頭先喺場上——」

雲尼亞里張一張嘴，始終忍唔住問。

「點解瞓喺度唔起身？」

「仲要用手遮住塊面？」

夏彥君抽一張濕紙巾，慢條斯理抹一抹手指。

答得相當理直氣壯。

「草地有啲硬。」

「跌落去嗰下，硌得唔算好舒服。」

「所以我諗住躺一陣，順便緩口氣。」

佢停一停，又極認真補多句。

「而且都踢到咁後。」

「不如順便俾恩拿有個上場機會。」

「有出場時間，出場費應該都靚啲。」

「佢都幾唔容易。」

更衣室，一下靜到連毛巾跌地都聽得到。

華迪本來啱啱擰開支運動飲料，聞言直接呆住，嘴都未合返埋，水順住下巴流落來都未知。

簡迪則蹲喺地上，雙眼幾乎發光。

格局。

呢個真係格局。

連受傷都諗住幫後備隊友爭取收入。

雲尼亞里張住口，好一陣都講唔出說話。

最後千言萬語，只化成一聲極長、極深的嘆息。

佢行過去，輕輕拍一拍夏彥君膊頭。

「下次……」

「下次你如果真係想休息，直接同我打個手勢。」

「唔好再咁嚇我。」

「我把老骨頭頂唔順。」

夏彥君點點頭，答得好順口。

「好。」

……

與此同時。

幾千公里之外。

慕尼黑，沙賓拿大街，拜仁戰術分析室。

雖然人仲喺德國。

但哥迪奧拿的目光，早已經掠過英吉利海峽，落到英超嗰片最混亂、亦最瘋狂的戰場上。

關於佢下一站可能會去曼城的傳聞，從來都唔止係空穴來風。

此刻，呢位戰術狂人正一個人坐喺巨大屏幕前。

畫面定格住的，正正係夏彥君喺安菲路嗰腳幾乎冇助跑的落葉球。

「Pep，仲睇緊？」

助教托倫特拎住咖啡入來，望一眼屏幕，語氣帶少少好笑。

「都第十次喇。」

「呢腳自由球係靚，但會唔會有啲運氣成份？又或者米洛列自己判斷錯咗？」

哥迪奧拿冇回頭。

眼神入面嗰種光，幾乎近似偏執。

「Domènec，你未睇到最重要嗰部分。」

佢起身，伸手將畫面拉返去射門前幾秒。

手指喺屏幕上輕輕一點。

「我唔係睇緊佢點樣起腳。」

「我係睇緊——」

「佢起腳之前，個人有幾靜。」

托倫特微微皺眉。

哥迪奧拿望住畫面裡那個站喺球前、身體幾乎冇多餘預備動作的少年，眼神愈來愈亮。

「大部份球員到呢個時候，腎上腺素會拉高。」

「呼吸會變快。」

「會想點樣發力、點樣將波抽爆、點樣表現自己。」

「但佢冇。」

哥迪奧拿慢慢轉過身。

光頭喺燈下泛住冷白色的光。

「佢的心率，嗰一刻大概連八十都未過。」

托倫特冇出聲。

因為佢開始明白對方想講乜。

哥迪奧拿雙眼亮得有點可怕。

「呢個先係我一直想搵的節拍器。」

「唔係哈維嗰種不停移動、用自己去撐開空間的節拍器。」

「而係一個——」

佢停一停，像喺品味某個字眼。

「靜止的風眼。」

「佢企喺邊，邊度就開始有秩序。」

講到呢度，哥迪奧拿嘴角甚至浮起一絲極淡笑意。

像一個終於喺亂石堆中睇到理想拼圖的人。

「如果我去曼城。」

「佢係最重要嗰塊。」

「我要佢。」

……

倫敦。

Sky Sports 演播室。

呢度向來係英超輿論最敏感、亦最毒辣的地方之一。

加利．尼維利同加歷查坐喺大屏幕前，神情都幾精彩。

畫面上列出夏彥君今場的比賽數據：

跑動距離：6800米，全場最低。
觸球次數：98次，全場最高。
傳球成功率：96%。
對抗成功率：100%。

加利．尼維利望住數據板，眉頭皺到差唔多打結。

以一個舊式曼聯隊長的世界觀嚟講，呢組數字根本唔合理。

「呢個唔科學。」

佢指住跑動距離，語氣入面全是不信。

「喺英超。」

「喺安菲路。」

「一個中場核心，全場只跑六千幾米？」

「咁叫踢波？」

「佢係散步啊。」

尼維利越講越上火。

「某程度上，呢種踢法甚至係對對手唔尊重。」

「亦都對入場買飛的球迷唔尊重。」

加歷查一聽，當場冷笑。

作為利物浦名宿，雖然主隊輸波令佢塊面都唔係太好睇。

但比起輸波，佢更加睇唔過眼尼維利嗰種帶住酸味的舊式批評。

「Gary，你仲係唔明。」

加歷查身體前傾，手指敲咗敲數據板。

「勤力的庸才，先需要滿場跑狗，去彌補自己位置感同思考速度唔夠。」

「但天才——」

佢停一停，眼神指向屏幕中的夏彥君。

「企喺度就夠。」

「球會自己搵到佢。」

「佢似黑洞。」

「吸走的唔止係利物浦啲體能。」

「仲有佢哋的信心。」

加歷查又特登調出亨達臣扯褲嗰一下慢鏡。

畫面一播出來，演播室工作人員都有人忍唔住笑。

「你睇下呢個表情。」

「亨達臣當時成個人都崩緊。」

「而夏？」

「夏仲喺度擔心自己條褲會唔會甩。」

「呢個就係境界差距。」

佢講完仲唔忘補多刀。

「你哋曼聯而家最缺的，正正就係呢種腦。」

「太多淨係識跑狗的無頭蒼蠅。」

尼維利：「……」

……

返李斯特城的大巴上。

窗外夜色濃得似墨，沿路街燈喺玻璃上拉出一道一道斜長光影。

雪，開始落。

細細粒打喺窗面，發出輕微沙沙聲。

車廂入面卻同外面完全兩個世界。

贏咗利物浦。

攻陷安菲路。

對呢班草根出身、今年先集體爆起來的李斯特城球員來講，呢種感覺幾乎似捧咗某種提前到來的冠軍。

華迪拎住手機，正忙住逐個回覆 X 上祝賀自己的人。

內容大致離唔開：

「Thanks，bro，嗰腳直線我都覺得好靚。」

馬列斯就喺走廊度，一邊笑一邊同簡迪模仿夏彥君罰自由球時嗰下原地擺腿。

簡迪學得極認真。

但無奈個人太可愛，最終模仿出來更似企鵝踢石仔。

最後一排。

夏彥君戴住降噪耳機，將所有喧鬧隔喺世界之外。

眼前，系統面板緩緩彈出。

【已收穫震驚值：458888！】

【檢測到宿主攻陷魔鬼主場安菲路，並令對手（高普、亨達臣）產生高度自我懷疑。】

【系統評價：你的懶，係對手的噩夢。】

【是否消耗震驚值，兌換新模組？】

夏彥君低頭翻咗一頁書。

唔急。

而家啲技能夠用。

食太多，未必消化到。

比起即刻開箱，佢更加在意另一件事——

今晚整體體能控制得幾好。

中間雖然有啲小插曲。

但整場波冇真正透支。

呢點，非常重要。

一場贏波。

一場好睇。

一場收穫大量震驚值。

仲要冇重傷。

對夏彥君來講，基本上已經接近完美。

偏偏就喺呢個時候。

手機震一震。

係經理人老王。

附帶一張新聞截圖。

【老王：阿夏！佩歷堅尼賽後提到你啊！佢話你係曼城今季遇到的最大威脅之一！】

【老王：仲有，耶耶．托尼接受訪問話好期待同你交手。】

【老王：佢仲話——要將你撞飛。】

夏彥君望住最後三個字，眉毛幾不可察地跳咗一下。

耶耶．托尼。

嗰個象牙海岸人，根本唔似正常人類中場。

有身形。

有速度。

有大步推進。

甚至仲有腳下。

再加埋曼城中場本身仲有大衛．施華、費蘭甸奴、迪布尼。

佢將手機熄屏，重新望向窗外。

曼城。

藍月亮。

又一隊。

點解英超啲強隊可以一隊接一隊，完全冇完？

打完利物浦，又到曼城。

就好似你啱啱掃完地，下一秒又要拖地。

做完一項家務，系統立刻自動跳下一項。

到底點解英超冇「全自動掃地機械人」呢種嘢？

「夏。」

前面，簡迪忽然回頭，摘低一邊耳機，眼神乾淨得近乎透明。

「下一場對曼城。」

「耶耶．托尼好強。」

「我睇過片，佢好鍾意帶波衝上來。」

夏彥君望住簡迪。

望住呢個小小隻、跑狗跑狗、永遠唔知边、仲要會自己主動提對手情報的法國人。

忽然間，佢覺得——

掃地機械人。

好似真係坐喺前面。

佢慢慢點頭。

將書合埋，調整一個比較舒服的坐姿。

「我知。」

「所以——」

「到時你多跑兩步。」

簡迪一聽，眼睛都亮咗，立即用力點頭。

「放心。」

「我會攔住佢。」

佢停一停，聲音唔大，但語氣極認真。

「只要我未死。」

「佢就唔好諗住撞到你。」

夏彥君望住佢，好難得地露出一個幾滿意的表情。

抬手拍一拍佢膊頭。

「好孩子。」

……

三日後。

李斯特城，貝爾沃路訓練基地。

暴雪初停。

成片訓練場都俾厚厚白雪鋪滿，遠遠望過去，真係似一大塊俾人抹到平平整整的奶油蛋糕。

工作人員正用推雪機緊急清草皮。

轟隆隆的機器聲，一下接一下捲過整個訓練基地。

雲尼亞里企喺場邊，着住厚風衣，縮住膊頭，成個人睇落似一隻心事重重的企鵝。

佢表情一啲都唔輕鬆。

贏利物浦，固然值得高興。

但緊接住落來的曼城，層次又完全唔同。

嗰唔止係技術流。

亦唔止係身體流。

而係英超目前最接近「全面體」的一隊。

「頭兒。」

助教莎士比亞拎住戰術板行過來，口中呼出一團白氣。

「曼城預計正選出來咗。」

「全主力。」

「阿古路復出。」

「大衛．施華、耶耶．托尼、迪布尼都會正選。」

「佩歷堅尼都放話咗。」

莎士比亞低頭望一眼戰術板。

「佢話要切斷 HA 同華迪之間的聯繫。」

「再用傳控，將我哋悶死喺半場。」

雲尼亞里將條頸巾拉緊少少。

切斷聯繫。

悶死半場。

的確係曼城最拿手的嘢。

佢哋有全英超其中一套最成熟的控球系統。

一旦踢順，對手真係有機會成場連皮球長咩樣都差啲唔記得。

雲尼亞里慢慢轉頭，望向唔遠處的夏彥君。

準確啲講——

望向那個正在「熱身」，又似根本只係喺度「假裝自己有熱身」的人。

夏彥君着住長款羽絨。

戴住手套。

頸上仲圍住條綠色頸巾。

由上到下包到剩返雙眼。

整個人喺雪地邊慢吞吞踱步，步幅小心到好似怕一踩錯就會滑低。

邊似一個幾日後要硬撼英超霸主級球隊的中場核心？

更似一個落樓散步、順便曬太陽、但又驚自己跌親的退休老伯。

「切斷聯繫？」

雲尼亞里突然笑咗。

笑容裡帶住少少狡猾。

「佩歷堅尼可能唔記得咗。」

「夏最叻的，從來唔係等路出現。」

「而係——」

老帥眯起眼，望住雪地中那道慢吞吞的身影。

「喺冇路的地方，整條路出來。」

佢停一停，又補多半句。

「又或者，乾脆飛過去。」

就喺呢個時候。

夏彥君似乎感覺到主教練視線，停低腳步，轉過頭。

隔住漫天飛雪，遠遠對住雲尼亞里比咗個「OK」手勢。

然後，又指一指自己隻錶。

莎士比亞愣咗一愣。

「佢講乜？」

「意思係對曼城有信心？」

雲尼亞里沉默兩秒。

然後，極無奈咁嘆一口氣。

「唔係。」

「佢意思係——」

「訓練時間夠鐘。」

老帥大手一揮。

「解散！」

「全部返室內！」

指令一出。

剛才仲似企鵝咁慢慢移動的夏彥君，瞬間變返正常人。

甚至比正常人更快。

佢第一個轉身，腳步一下變得俐落，直直衝向室內訓練館。

嗰個速度，完全睇唔出佢剛才仲一副怕凍怕滑、命都唔想賠喺雪地的樣。

對夏彥君而言——

暴雪天入室內，永遠比任何戰術討論更有吸引力。

至於曼城？

等入到暖氣房，再慢慢諗都未遲。

獎勵竟然係

李斯特城的雪，落得比前兩日更密。

成座城市遠遠望過去，真係似俾人抹上一層厚厚奶油，連屋頂、街燈、窗台邊沿都白得發亮。

公寓裡。

加濕器噴出的白霧慢慢浮起，將窗外霓虹燈都暈成一團模糊暖光。

壁爐裡木柴間中爆出一兩下「啪啪」聲。

除此之外，成間屋都靜得舒服。

對夏彥君來講，呢種天氣最適合做兩件事。

第一，瞓覺。

第二，清點戰利品。

佢半躺喺梳化上，將毛毯拉高少少，視野邊緣的系統面板已經自動亮起。

一個暗紅色寶箱，慢慢喺視網膜中央浮現。

箱身周圍，仲繚繞住一層似有若無的鐵鏽氣味同硝煙感。

死敵盲盒。

夏彥君慢慢坐直少少。

上次搞掂愛華頓，開出咗沙比．阿朗素那套節拍器系統。

今次喺安菲路踢穿利物浦，仲順手將亨達臣心態都踢到有啲裂。

獎勵，應該唔會差得去邊。

只要唔好抽中嗰啲要自己滿場跑狗的模組就得。

例如古積特嗰類「英超勞模」路線。

一諗到要靠雙腳同肺部補天，夏彥君就先一步有啲抗拒。

「開。」

佢心裡默念。

下一秒。

「轟隆隆——」

意識空間裡，唔係金光，唔係雷霆。

而係一種深沉、粗糲、近乎帶住城市回音的吶喊。

悲壯。

硬淨。

又有種明明已經遍體鱗傷，仍然要咬住牙頂住全世界的味道。

一道古樸卡片，由黑暗中緩緩升起。

卡面泛住鐵鏽色光芒。

上面那個男人，着住紅衫，臂上纏住隊長臂章，眼神堅定到似可以穿透鋼鐵。

史提芬．謝拉特。

利物浦圖騰。

一個滑倒過，但亦曾經一個人背住成座城市向前衝的男人。

夏彥君眉梢輕輕一挑。

紅軍 icon？

未等佢再多睇一秒，系統提示已經冷冷彈出：

【恭喜獲得：史提芬．謝拉特「鐵血隊長」模組。】

【被動版。】

【技能描述：真正的戰士，唔係唔會受傷，而係可以帶住傷繼續打。】

【核心效果：身體對抗 +15。】

【核心效果：抗擊打能力 +20。】

【特殊詞條：痛苦豁免。】

【詳解：當宿主於比賽中遭受劇烈碰撞、踩踏或飛鏟時，痛覺神經將被暫時壓制。】

夏彥君原本仲懶洋洋的眼神，一下亮咗。

痛苦豁免。

呢四個字，簡直實用到犯規。

踢英超最煩係咩？

唔一定係跑狗。

跑狗可以計。

可以偷。

可以用傳球代替。

但痛，係真係好痛。

英超啲中堅、閘位、工兵中場，有時根本就似食生牛肉大咁。

撞一下，真係似俾貨車輾過。

尤其係下一場——

曼城。

耶耶．托尼。

嗰個根本就唔似一個正常中場。

如果有咗呢個模組……

咁以後碰到呢類坦克人形兵器，自己就算真係俾佢撞正，至少唔使即時痛到腦袋發白。

甚至連因為怕痛而作出的閃避動作，都可以省返少少。

節能。

慳力。

高容錯。

非常符合佢個人核心價值。

夏彥君滿意咁將系統面板關掉，重新靠返落梳化。

呢個獎勵，好。

唔花巧。

但實用。

而且實用得幾貼身。

某程度上，真係屬於「用最小成本，換取最大舒適度」的代表性模組。

……

第二日黃昏。

李斯特城市中心，燈已經亮起。

雖然大雪未停，但聖誕市集照樣人山人海。

木屋攤檔掛滿彩燈，風裡飄住烤香腸、熱紅酒、肉桂糖同焗栗子的香氣，混埋一齊，令整條街都帶住一種冬天獨有的暖意。

夏彥君戴住厚毛冷帽，手上捧住一杯熱可可，行得非常慢。

每一步，都精準踩落前人踩出來的腳印上。

咁樣做有兩個好處。

第一，防滑。

第二，冇咁容易令雪水滲入鞋邊，整濕襪。

濕襪，對夏彥君嚟講，基本屬於災難級事件。

嗰種濕濕黏黏、一路貼住腳掌的感覺，足以破壞一整日心情。

佢身邊，仲跟住兩個將自己包到似糭的小個子。

簡迪。

Drinkwater。

李斯特城中場鐵三角，而家睇落唔似職業球員，反而似三隻出來搵食的企鵝。

「夏，呢個俾你。」

簡迪忽然由懷裡掏出個紙袋，雙手遞過來，神情帶少少獻寶意味。

入面裝住一袋啱啱買的烤栗子。

熱辣辣。

而且最離譜的是——

全部已經剝好殼，連最麻煩那層內皮都清得乾乾淨淨。

夏彥君望一眼，眼神都柔和咗半分。

「邊度來？」

簡迪立即答。

「頭先個攤主送的。」

「佢話睇你踢波，好治癒。」

「尤其係嗰腳落葉球。」

講到呢度，簡迪仲好認真補一句：

「佢話治好咗佢的強迫症。」

夏彥君拈起一粒栗子，放入口。

軟糯。

香甜。

火候啱啱好。

「幫我多謝佢。」

佢語氣非常平靜，但內容顯然極主觀。

「佢幾有品味。」

「而且呢種剝好晒的栗子，先係栗子應有的最終形態。」

Drinkwater 喺旁邊吸一口冷氣，將手縮入衫袖，再四圍望一望。

之後才壓低聲音開口：

「夏，最近啲新聞你有冇睇？」

「成日都話曼城想要你。」

「仲有皇馬、巴塞……」

「我琴日經過球會辦公室，見到部傳真機差唔多冇停過。」

「聽講全部都係報價。」

講到後面，Drinkwater 把聲明顯多咗少少試探。

亦多咗少少真實的唔安樂。

對李斯特城呢類草根隊嚟講，豪門挖角從來都唔係八卦。

係懸喺頭頂那把刀。

而夏彥君，偏偏係隊裡最閃、最值錢、亦最容易被盯上的嗰一粒寶石。

夏彥君停低腳步。

遠處，皇權球場燈火通明。

同倫敦比，呢度唔算繁華。

冇馬德里嗰種陽光與大城氣場。

冇慕尼黑啤酒節式的熱鬧。

但佢望住遠處嗰片光，心裡最先浮起的，唔係球迷、唔係榮耀、甚至唔係前途。

而係——

訓練基地離屋企只要十五分鐘車程。

沿路紅綠燈少。

附近有間幾正宗的川菜館。

老闆仲記得佢唔食啲咩。

好重要。

於是佢答得很乾脆。

「唔去。」

Drinkwater 先係一愣。

「點解？」

夏彥君手上熱可可冒住白氣，語氣平平淡淡。

「搬屋太麻煩。」

簡迪同 Drinkwater 對望一眼。

兩個人眼入面先閃過錯愕。

跟住——

係真真正正、壓都壓唔住的狂喜。

個理由幾離譜。

但離譜得好合理。

因為呢個答案，實在太「夏彥君」。

……

而就喺李斯特城浸住一種冬日節慶溫情之中時。

曼徹斯特，柴郡，Hale Village。

費格遜爵士的豪宅內，壁爐燒得正旺。

呢位已經退休的紅魔教父，正坐喺皮椅上，手中晃住半杯紅酒。

電視螢幕上播的唔係曼聯比賽。

而係李斯特城作客利物浦那場錄像重播。

畫面停格喺夏彥君送出那腳貼地直線的瞬間。

但費格遜的目光，並冇落喺送波那個人身上。

佢真正盯住的，係夏彥君身後大概三米位。

嗰個本來仲喺瘋狂回追、但見到夏彥君出球之後，即刻急停、轉身、填返位置的小個子。

恩高路．簡迪。

「David。」

費格遜飲一口紅酒，眼神仍然銳利得似鷹。

坐喺對面的，係曼聯現任 CEO，David Gill。

「你睇唔睇得明？」

Gill 推一推眼鏡，神情有啲疑惑。

「爵士，你係講夏彥君？」

「全歐洲都望住佢。」

「連雲高爾都想要，聽講轉會預算甚至拉到五千萬鎊附近……」

「唔。」

費格遜搖頭。

嘴角慢慢勾起一抹老狐狸式笑意。

「夏彥君係天才，呢點冇人懷疑。」

「嗰種天才，五十年未必出一次。」

「佢係球場上的達文西。」

講到呢度，老爵士企起身，慢慢行去螢幕前。

手指重重點落簡迪個身影上。

「但達文西都需要人幫佢磨顏料。」

「需要人幫佢洗畫筆。」

佢再點一下。

「睇下呢個細路。」

「冇咗佢，夏彥君嗰種踢法，喺英超未必頂到三十分鐘。」

Gill 聽到呢度，眼神終於變。

費格遜笑意更深。

「夏係花。」

「呢個法國仔，係土。」

「所有人都盯住花。」

「想即刻摘走。」

「但如果我哋真係想重建曼聯——」

佢慢慢轉身，紅酒杯喺火光前折出暗紅色反光。

「可能應該先將土挖過來。」

Gill 倒吸一口涼氣。

「你意思係……」

「如果我哋買唔到夏彥君，就先買簡迪？」

「釜底抽薪？」

費格遜搖頭。

「唔。」

「呢個叫戰略儲備。」

佢停一停，又補上一刀極毒的推論。

「而且，如果傳聞冇錯，夏彥君真係咁重視舒適度。」

「咁將佢最鍾意用的保鏢買走——」

「到時即使佢轉會，都有機會只會想去一個有熟悉保護傘的地方。」

老爵士眼神帶住一種典型的蘇格蘭式老辣。

「你估，對一個懶得適應新嘢的人來講，重新搵個保鏢麻煩，定直接跟住原有那個去一個新體系麻煩？」

Gill 望住對方，終於徹底明白過來。

呢個根本唔止係買人。

係設局。

……

倫敦。

阿仙奴，高尼訓練基地。

雲加剛剛開完一整日戰術會議，返到辦公室時，燈光都有少少昏。

木枱上堆滿文件。

下一場對手分析、傷兵報告、冬窗名單、內部摘要，全部疊成一摞一摞。

但雲加的目光，最後還是不由自主落去牆上那張舊相。

三年前。

佢同剛入隊不久的夏彥君的合照。

相中嗰個少年仲好瘦，肩膊未完全長開，眼神乾淨得近乎透明。

「教授。」

首席球探 Steve Rowley 行入來，神情有點沉。

「曼城有動作。」

「嗰個智利人真係癲咗。」

「聽講佢哋幫夏準備咗一份周薪二十萬鎊的合約。」

「再加簽字費，數字幾誇張。」

「佢哋想直接用錢砸暈佢。」

雲加除低眼鏡，揉一揉眉心。

語氣淡，但那股唔認同好清楚。

「錢。」

「呢班石油富豪，除咗錢，仲識啲咩？」

佢望返張相，聲音慢落來。

「佢哋唔明夏。」

「嗰個細路睇落去好似對咩都唔太在乎。」

「其實心裡清楚得很。」

「佢念舊。」

「亦都挑剔。」

Rowley 低低嘆氣。

「但教授，二十萬周薪……」

「而且我哋而家中場配置確實有問題。」

「卡蘇拿傷咗。」

「高基連又傷。」

「球迷而家日日問，點解當初要外借夏。」

「球場外面，甚至有人開始拉橫額。」

雲加冇即刻答。

佢望住窗外那片黑夜，沉默咗幾秒。

當初放佢出去，係想俾佢學識點樣獨自喺風雨入面生存。

而家。

鷹學識飛。

甚至飛得比想像中更快、更高。

問題係——

天空一旦見到最醒目的鷹，自然就會引來獵槍。

最後，老人家慢慢開口。

聲音唔大，但每一隻字都穩。

「同董事會講。」

「準備新合約。」

「頂薪。」

「甚至係——」

雲加停一停。

「打破薪酬結構的頂薪。」

Rowley 神情一震。

雲加眼裡卻難得浮起一絲溫情。

「呢個已經唔止係錢的問題。」

「我要佢知道，屋企的門，一直都開住。」

講到尾聲，教授竟然罕有地露出一絲有點狡猾的笑。

「仲有。」

「將高尼食堂啲廚師換咗。」

Rowley：「……吓？」

雲加神色好認真。

「去香港。」

「請一個最好的粵菜師傅返來。」

「對夏來講——」

「呢樣，可能比二十萬周薪更有吸引力。」

……

三日後。

皇權球場。

一場本來應該算普通的英超比賽，因為下一輪榜首大戰將至，氣氛都變得有啲微妙。

李斯特城主場迎戰曼城之前，仲要先過眼前呢一關。

理論上，呢場先係眼前最重要。

但實際上，唔少人的目光都已經悄悄越過呢九十分鐘，先一步投向藍月亮。

更衣室內。

夏彥君低頭綁緊鞋帶，動作唔急。

馬列斯忽然湊過來，神神秘秘壓低聲音。

「夏，聽講耶耶．托尼放話。」

「佢話下場要撞飛你。」

馬列斯停一停，表情明顯帶住半開玩笑半認真。

「你要唔要戴厚啲護脛？」

夏彥君手上動作冇停。

腦海裡卻自然浮起那道如推土機般的身影。

如果係以前，佢大概真係會覺得有啲頭痛。

但而家——

佢看一眼系統面板裡那個【鐵血隊長（被動版）】圖標。

一層淡淡紅光，似一副睇唔到的內甲。

「唔使。」

夏彥君企起身，跺一跺腳，確認鞋底感覺冇問題。

之後，佢望住馬列斯，語氣平靜到離譜。

「撞飛我？」

佢想一想，竟然真係覺得幾有建設性。

「都幾好。」

馬列斯：「……」

夏彥君補完後半句。

「如果可以直接撞入更衣室。」

「咁我連行返嚟沖涼都慳返。」

馬列斯張一張嘴。

最後發現自己竟然完全接唔到。

就喺呢個時候，雲尼亞里推門入來，拍一拍手。

「好啦，夥計們。」

「先唔好諗曼城。」

「今日呢場，先踢好佢。」

老帥講到一半，目光不自覺掃過夏彥君，眼底都帶住笑。

「為咗我哋今晚的——」

佢故意停一停。

「薄餅宴。」

更衣室即刻精神一振。

「我講得出，做得到。」

「只要今日零封對手，今晚市中心 Peter Pizza，我請。」

「任食。」

全隊一下笑開。

華迪甚至吹咗聲口哨。

簡迪都忍唔住笑得見牙唔見眼。

而夏彥君則相當嚴肅地點一點頭，語氣鄭重得像在做戰術總結。

「冇錯。」

「為咗一餐唔使自己洗碗的晚飯。」

更衣室內，笑聲再一次炸開。

又係大豐收

李斯特城市中心。

Peter Pizza。

雖然已經接近深夜，但店內依然燈火通明，玻璃窗都被裡面的熱氣蒸出一層薄霧。

雲尼亞里兌現咗自己承諾。

包場。

任食。

於是整間薄餅店，瞬間變成高熱量快樂中心。

「為咗安菲路！」

「為咗三分！」

「為咗頭兒張信用卡！」

華迪企上椅子，手裡高高舉住一塊超大辣肉腸薄餅，姿勢誇張到似捧緊大力神盃。

佢一口咬落去，番茄醬即刻沾咗少少落下巴，仲要一邊嚼一邊同馬列斯吹水。

「我頭先嗰腳，其實差啲都入。」

「純粹係風太大。」

「如果冇風，死角嚟。」

馬列斯白佢一眼。

「你連波都未掂正。」

華迪大手一揮，完全唔受影響。

「前鋒最重要係想像力。」

長枱主位。

雲尼亞里望住面前那張愈拖愈長的單，眼角明顯抽咗抽。

但佢仲係笑。

真心笑。

呢段該死的聖誕快車賽程裡面，呢種全隊坐低、食熱嘢、講廢話的時間，幾乎就係唯一真正可以鬆口氣的時刻。

角落位。

夏彥君食得好快。

而且相當專心。

冇加入吹水。

冇理華迪喺度發表「英超頂級射手理論」。

佢只係將食物一口一口塞落去，咀嚼，吞咽，再繼續。

碳水。

蛋白質。

少量脂肪。

喺七十二個鐘之後就要硬撼曼城的前提下，每一卡都值得尊重。

「夏。」

簡迪端住自己個碟，細細聲坐咗過來。

佢先望一眼夏彥君肋側，語氣有點認真。

「你條肋骨，真係冇事？」

「頭先我見隊醫個樣，好似幾嚴肅。」

夏彥君將口中食物吞落去，拎紙巾抹一抹嘴。

「冇事。」

「硬傷啫，瞓一晚就差唔多。」

講完之後，佢抬眼望一望窗外。

雪仲落緊。

燈光底下，一粒粒白色碎片慢慢飄落，將成條街都染到靜咗半分。

「比起呢樣。」

夏彥君又拎起一塊薄餅。

「你食快啲。」

「食完返去瞓。」

「三日後打曼城，佩歷堅尼嗰個老狐狸，唔會咁安靜。」

簡迪先係一呆。

佢原本仲以為，夏彥君會同自己分析下耶耶．托尼、迪布尼，或者講句咩「呢場一定要贏」之類的說話。

結果——

居然係叫自己快啲返去瞓。

但當佢見到夏彥君眼底那一圈幾淡的疲色，簡迪又一下明白咗。

呢個人，唔係唔重視下一場。

啱啱相反。

正正因為太重視，所以已經開始儲能。

真正的職業球員，未必要喺狂歡時講豪言壯語。

有時最重要的準備，就係早啲休息。

簡迪立即好用力咁點頭。

「明白。」

……

返到公寓時，已經係凌晨兩點幾。

夏彥君連多餘動作都冇，沖完熱水，即刻將自己丟入理療倉。

機器發出低低嗡鳴。

震動沿住腰背一路傳開，令本來有點繃緊的肌肉慢慢鬆返。

而佢眼前，系統面板同步亮起。

雖然身體劬。

但精神，反而相當清醒。

因為——

呢場係安菲路。

安菲路的戰利品，通常都唔會差。

【恭喜宿主獲得：「英超十二月最佳球員」稱號！】

【震驚值結算中……】

【安菲路之戰，你拆解了利物浦的高位絞殺，並令多名對手產生嚴重自我懷疑。】

【當前震驚值：558888！】

五十五萬幾。

夏彥君望住個數字，眼神終於有少少波動。

呢個數，算得上巨款。

而且係可以直接轉化成實際生存能力的那種巨款。

佢幾乎冇猶豫，視線直接落到面板中央那個泛住金光的選項上。

面對曼城嗰種級數的對手——

技術、身體、球商、陣容厚度，全部都拉滿。

自己而家需要的，唔係花巧。

係全方位補強。

【是否消耗300000震驚值，開啟「月度最佳盲盒」？】

【本次盲盒附帶雙倍獎勵機制。】

夏彥君眼都冇眨。

「開。」

下一秒。

「轟——！」

意識空間裡，兩道光柱同時升起。

唔係代表進攻的紅。

亦唔係代表防守的藍。

而係一種極濃、極穩、幾乎令人一見就聯想到「續命」同「恢復」的翠綠色。

第一道光柱率先散開。

露出一枚安靜得有點過份的圖標。

像一張床。

又像一個熟睡中的人影。

【恭喜獲得：被動技能「深度睡眠」！】

【來源：頂級運動員的自我修養（C朗拿度同款）。】

【技能描述：你的睡眠質素大幅提升。】

【無論環境多嘈雜，甚至身處更衣室慶祝聲中，只要你想睡，就能快速入眠。】

【核心效果：睡眠4小時 = 常人8小時。】

【體能恢復速度 x2。】

【軟組織修復速度 x2。】

夏彥君睇完，長長呼出一口氣。

中。

中到極致。

呢樣先係佢而家最缺、亦最急需的東西。

聖誕快車最考驗的，從來唔止係腳法或者戰術。

而係恢復。

邊個恢復得快，邊個就有力再踢下一場。

邊個瞓得好，邊個就可以喺七十二小時後繼續企穩。

對夏彥君嚟講，呢個技能幾乎等同直接延長職業生命。

而第二道光柱，亦喺此刻緩緩散去。

裡面浮出來的，係一個有點滑稽、但又異常實用的圖標。

似不倒翁。

左右晃。

但點都唔會真係跌低。

【恭喜獲得：身體屬性微調——「絕對平衡」！】

【來源：美斯的重心控制（低配版）。】

【技能描述：你的核心力量與重心穩定性得到顯著提升。】

【當你遭遇衝撞、拉拽或鏟截時，身體平衡能力將進一步強化。】

【核心效果：平衡感 +10。】

【核心效果：抗跌倒能力 +20。】

【評價：你可以被撞開，但唔會輕易被撞冧。】

夏彥君慢慢握一握拳。

穩。

呢下真係穩。

對曼城嗰班大隻佬，尤其係耶耶．托尼嗰種半推土機半中場大師類型，最怕唔係被撞退半步。

最怕係被撞到整個重心散晒。

一旦底盤冇咗，後面傳球、轉身、保護波，全部都會連鎖崩。

但而家——

至少底盤鎖住咗。

再加埋之前剛入手的「鐵血隊長」痛苦豁免。

夏彥君甚至開始覺得，下場唔一定係自己先難受。

……

接落來兩日。

成個英格蘭足壇，幾乎都喺講同一件事。

榜首大戰。

藍月亮對藍狐。

天王山。

半程冠軍。

各種標題，輪流轟炸。

Sky Sports 頭版直播預告直接打出：

《榜首正面交鋒：曼城 VS 李斯特城！》

《究竟係石油豪門穩住秩序，定黑馬繼續踩穿劇本？》

《HA 對耶耶．托尼，中場決鬥將決定比賽走向！》

《Daily Mail》則更加直白：

《佩歷堅尼最後通牒：切斷 HA 與華迪連線！》

《曼城準備祭出窒息式控傳，將李斯特城壓死喺半場！》

曼徹斯特。

伊蒂哈德訓練基地。

佩歷堅尼企喺戰術板前，神色相當凝重。

喺佢身後那塊板上，夏彥君個名被紅筆圈咗一個極大圓圈，幾乎搶過晒其他所有人的存在感。

「唔好俾安菲路那場嚇到。」

智利工程師轉身，望住自己幾個中場。

聲線平穩。

但每隻字都帶住壓力。

「高普犯咗錯。」

「佢畀咗太多靜態空間俾呢個細路。」

「我哋唔會同佢鬥節奏。」

「更加唔會用直線撲搶去俾佢借力。」

佩歷堅尼手指點落戰術板。

一下。

又一下。

「我哋要做的，唔係搶佢。」

「係切斷佢。」

「費蘭甸奴、戴夫、耶耶。」

「你哋三個，會形成第一道牆。」

「我要佢攞到波。」

「但只可以後傳。」

「只可以橫傳。」

「唔可以有面向前場的第一腳。」

耶耶．托尼企喺一旁，嘴裡嚼住香口膠，神情有種頂級中場特有的冷硬與侵略性。

喺而家呢個英超，真要論 B2B 中場統治力，佢確實有資格自信。

「放心，頭兒。」

佢歪一歪頸，語氣淡淡。

「我會令佢好唔舒服。」

「只要我喺中場。」

「佢連轉身時間都唔會有。」

佩歷堅尼望住佢，冇再多講。

因為曼城隊內，真正有資格講呢句話的人，本來就唔多。

而耶耶．托尼，正正係其中之一。

……

另一邊。

李斯特城。

貝爾沃路訓練基地。

氣氛同樣繃緊。

冇咩人嘻嘻哈哈。

亦冇人仲掛住安菲路贏波之後那種熱鬧尾韻。

雪剛停，草地仍然有點濕。

球鞋踏上去，會發出悶悶的「噗噗」聲。

撞擊聲、喊叫聲、短促呼吸聲，一下又一下喺寒冷空氣裡擴散。

雲尼亞里企喺場邊，雙手插住大褸口袋，眉頭擰得相當實。

「防守！」

「收窄！」

「再收窄少少！」

「曼城前面有太多點，施華、迪布尼、史達寧、阿古路——」

「我哋唔可以同佢哋對攻！」

講到尾聲，老帥忽然一轉頭，望向另一邊正慢慢做恢復跑的夏彥君。

之後，嗰句已經講咗好多次、但每次講出來都依然最有用的戰術，再次出現。

「照舊。」

「個波俾夏。」

「然後——」

雲尼亞里手向前一指。

「跑狗！」

夏彥君跑得唔快。

至少表面上，唔快。

但其實佢每一步都踩得比平時更細緻。

因為佢正適應新模組帶來的變化。

核心收緊。

髖部更穩。

腳掌落地的瞬間，力量回饋明顯比之前完整。

嗰種感覺好奇怪。

似腳下突然生咗根。

似成個人被往地面多鎖咗半吋。

簡迪由旁邊跑過來，遞支水俾佢。

「夏。」

「耶耶．托尼又講嘢。」

夏彥君伸手接過，扭開飲一口。

「講咩？」

簡迪神情好認真。

「佢話要防到你淨係識回傳。」

「仲話要你見識下，咩叫真正英超對抗。」

夏彥君握住支水樽，停咗一秒。

之後，嘴角竟然有極淡極淡一絲弧度。

「係咩。」

佢將樽蓋擰返實。

眼底有點光閃過。

「咁幾好。」

簡迪一時冇反應過來。

「吓？」

夏彥君將水樽拋返俾佢。

語氣平平，但內容明顯唔太平。

「咁就睇下。」

「到底係佢撞散我。」

「定係我頂住佢。」

簡迪抱住支水樽，望住夏彥君個背影，足足呆咗兩秒。

然後，法國人眼睛慢慢亮咗起來。

雖然佢唔完全明白，點解夏今日好似突然對身體對抗有咗啲奇怪自信。

但——

既然夏都咁講。

咁就一定有原因。

……

十二月二十九日。

比賽日。

皇權球場。

雖然係下午場，但天色陰沉得幾乎似入夜前夕。

啱啱清走積雪的草地，仍然濕滑，顏色深淺不一。

呼氣一出口，即刻變成白霧。

成個球場都浸住一種冰冷、繃緊、近乎戰前靜電的氣氛。

兩隊列隊出場。

曼城陣容豪華到幾近唔講道理。

後場、前場、中場，幾乎每個位都寫住錢同天份。

嗰條由高薪與名氣堆出來的防線前面，仲有施華、迪布尼、耶耶・托尼、阿古路呢種組合。

而李斯特城呢邊——

更多係跑。

係咬牙。

係一班俾人睇低的人，拎住最樸素的方法，想同對面硬拗九十分鐘。

隊伍正中間。

耶耶・托尼低頭望住夏彥君。

佢本身已經高大，企近一啲之後，壓迫感更加直接。

喺雙方擦身而過那刻，象牙海岸人特登將身體靠近少少，胸膛亦故意挺前半分。

嗰種展示意味，直接得近乎幼稚。

但亦有效。

因為嗰對胸肌，真係誇張。

「喂，細路。」

耶耶・托尼壓低聲線，聲音沉得似低音炮。

「安菲路，你行運。」

「但今日，行運到此為止。」

佢微微側頭，眼神像盯緊某種獵物。

「我會全程跟住你。」

「一寸都唔會放。」

呢種說話，喺賽前通道講出來，本身就係一種施壓。

頂級球星之間，唔一定要鬧。

有時只要企埋來，俾你感受一下身形、語氣、氣場，就已經夠。

但夏彥君只係側頭望咗佢一眼。

冇發火。

冇皺眉。

甚至連挑釁意味都唔算重。

更似單純陳述一個事實。

「跟住我？」

佢語氣唔大，卻乾淨得幾乎切開咗通道裡的雜音。

「咁你最好跟緊啲。」

夏彥君將目光重新投向前面草地。

「因為我一郁——」

佢頓一頓。

「你可能連尾燈都睇唔到。」

耶耶．托尼先係怔咗半秒。

之後直接俾氣笑。

「好。」

「好得很。」

佢將香口膠喺口裡頂一頂，眼神徹底沉落去。

「等陣你最好記住自己講過咩。」

兩隊球員繼續向前走。

但通道裡那股火藥味，已經濃到幾乎睇得見。

……

直播鏡頭切入。

現場聲浪一層接一層壓過來。

Sky Sports 的聲音亦同步響起。

「晚上好，歡迎收看英超第十九輪焦點戰。」

「呢場絕對係今輪最受注目的比賽——榜首之爭，曼城作客挑戰李斯特城。」

「一邊係財力驚人的豪門，一邊係今季最不可思議的黑馬。」

「而所有視線，今晚都會集中喺中場。」

另一把聲立即接上。

「冇錯，曼城今場最明顯的部署，就係中路圍剿 HA。」

「佩歷堅尼擺出三人屏障，擺明要將李斯特城的節拍器困入籠裡。」

「問題係——」

「你困得住佢的腳，困唔困得住佢個腦？」

鏡頭掃過場邊。

佩歷堅尼雙手抱胸。

雲尼亞里則縮住頸，成個人包喺厚大衣裡，表情肅殺得很。

球證走到中圈。

望錶。

抬手。

「嗶——！」

哨聲刺破寒氣。

大戰，正式開始。

夏彥君第一時間抬眼。

然後，佢就見到耶耶．托尼真係衝過來。

大步。

重心低。

帶住非常標準的高級工兵式壓迫。

夏彥君冇退。

眼神依然平。

好。

來。

既然你哋全部都覺得——

我係個可以用身體一撞就碎的軟柿子。

咁今日。

就睇下最後到底係邊個先崩牙。

窒息戰術

伊蒂哈德球場。

賽前那首《Blue Moon》仍然在球場上空飄盪，但同安菲路那種燒到天都紅埋的狂熱唔同，呢度的歌聲總帶住一種冷、靜，甚至近乎精緻過頭的傲氣。

今場冇雨。

但空氣濕冷得很。

那種寒意唔似刀，反而似一塊薄薄鐵片，慢慢貼住皮膚，一路將體溫吸走。

兩隊球員已經喺中圈站定。

夏彥君抬頭望一眼前方。

耶耶．托尼就企喺距離自己唔夠兩米的地方。

嗰個象牙海岸人高得誇張，肩膀又闊，單單企喺度，投落來的陰影都幾乎將夏彥君整個人罩住。

佢冇再講垃圾話。

只係盯。

死死咁盯。

那種眼神，唔似想踢波，反而更似想將人連球一齊鎖入雪櫃。

「嗶——！」

球證克拉頓堡一聲哨響。

冇試探。

戰爭，直接開始。

……

開波前幾分鐘，幾乎所有人都以為曼城主場一定會即刻壓上。

畢竟，佢哋前面有阿古路。

有大衛．施華。

有迪布尼。

仲有耶耶．托尼。

而且，呢度係伊蒂哈德。

正常劇本，應該係藍月亮一開場就將李斯特城按落半場，然後用一腳腳短傳將對手磨到透唔到氣。

但五分鐘過去之後——

全場開始覺得唔對路。

連主場球迷的歌聲都慢慢收細咗半格。

因為曼城，根本冇全面壓上。

佢哋冇去瘋狂撲李斯特城後衛。

冇高位貼住摩根。

冇不停針對胡夫。

反而任由李斯特城喺後場慢慢左右倒腳。

直播席上，聲音帶住幾分意外。

「呢個開局，有啲奇怪。」

「曼城冇打算全面迫搶李斯特城防線。」

「佢哋似乎係有意識地——放。」

另一把聲立即接住。

「係，放你過半場。」

「但只要一過咗中圈，個節奏就唔一樣。」

鏡頭一拉近，答案即刻出現。

簡迪中路拎波，橫傳。

目標——

夏彥君。

球一到腳。

原本散開喺四周那三件藍衫，瞬間收攏。

耶耶．托尼由正面封上。

費蘭甸奴由左側貼近。

戴夫由右面卡住橫移線。

唔係亂圍。

而係極有層次、極有默契的三角收口。

直播席上把聲一下高咗。

「呢個唔係普通迫搶。」

「呢個係個籠。」

「三個人一齊收。」

「唔係第一時間去篤個波，而係先封人、封角度、封轉身。」

場上。

夏彥君眉頭幾不可察咁皺一皺。

光線彷彿即時暗咗半分。

空間，一下被壓扁。

前面係耶耶．托尼。

那副背闊肌厚到近乎離譜，企正前面時，唔止擋住視線，連呼吸節奏都好似會被一齊壓慢。

左邊係費蘭甸奴。

巴西人唔算最大隻，但貼身嗰種侵略性好硬，似條蛇，唔會一下咬死你，卻會一路纏住你。

右邊係戴夫。

位置收得非常窄，明明冇撲上來，但夏彥君只要想橫移半步，就會即刻撞上去。

太近。

太擠。

而且太黏。

草皮被踩爛後翻起來那股濕泥味，混住熱身膏、汗味、人工纖維波衫焗出來那種悶氣，一齊喺呢個極細空間裡發酵。

夏彥君下意識屏住呼吸。

佢討厭呢種感覺。

非常討厭。

呢個根本唔似踢波。

更似朝早繁忙時間逼地鐵。

明明成個車廂仲有位，但總有幾個大隻佬硬係要卡喺你身邊，膊貼膊，手肘貼肋骨，熱氣都噴到你頸側。

煩。

好想即刻沖涼。

好想去個通風啲的地方。

場邊。

佩歷堅尼雙手插住褸袋，神情冷靜。

佢冇大嗌。

因為呢一切，本來就係佢想要的畫面。

壓縮。

再壓縮。

將空間壓到最窄，將時間壓到最短，將所謂天才一層層困喺肌肉森林裡，令你睇得見路，但永遠轉唔到身。

……

十五分鐘。

二十分鐘。

三十五分鐘。

呢個籠，唔單止冇鬆。

反而因為曼城全隊節奏愈來愈穩，變得更加黏，更加沉，更加令人煩躁。

李斯特城進攻開始滯。

華迪前面跑狗跑狗，跑到肺都快爆，回頭一望——

個波仲喺中圈附近被人圍住。

馬列斯幾次想接應，都被迫得只可以回收。

簡迪同 Drinkwater 不停來回補位，藍衫白衫撞埋一堆，成個中場看起來幾乎已經冇正常呼吸空間。

第四十分鐘前後。

夏彥君再次接波。

今次，耶耶．托尼完全唔客氣。

佢直接由後面頂上來。

唔係犯規。

但係最標準、最英超式的噸位壓制。

同一秒，費蘭甸奴亦出腳。

巴西人個時間捉得好準，腳尖直篤向皮球，人亦順勢向前，準備用肩將夏彥君由個波隔開。

直播席把聲明顯緊咗。

「今次真係收死喇。」

「左邊收、前面封、後面頂。」

「正常情況下，呢球只可以回。」

但夏彥君個腦，嗰一刻反而清得驚人。

回傳？

理論上最穩。

但回俾簡迪，簡迪大機會再交返摩根。

摩根多半一腳開大。

個波飛走。

自己再返頭跑狗、防守、折返。

麻煩。

而且好劫。

既然都咁麻煩——

不如直接借條路。

電光火石之間。

夏彥君做咗一個幾乎冇人估到的選擇。

佢唔退。

唔護。

反而迎住費蘭甸奴伸過來嗰一下，將自己身體主動送上去。

「砰！」

一聲悶響。

肌肉撞肌肉。

費蘭甸奴心入面第一個反應，係喜。

你呢副身板，夠膽同我硬食？

佢甚至即刻追加咗半分力，想順勢將夏彥君直接撞歪，再接住搶球。

但下一秒。

巴西人塊面變咗。

因為佢撞到的感覺，唔似撞中一個正常人。

更似撞中一個灌滿水、但外皮異常有彈性的重袋。

夏彥君整個人被撞到明顯向側邊傾斜。

角度大得誇張。

正常人見到，都會下意識覺得——

要跌。

一定要跌。

費蘭甸奴自己都咁以為，重心甚至已經開始往下一步拿波那邊移過去。

偏偏就係嗰一剎。

夏彥君個核心一下鎖死。

腰腹收緊。

腳底發力。

本來傾出去的重心，順住撞擊帶來的反作用力，竟然硬生生彈返正。

嗰感覺，真係似條滑唔溜手的魚。

又似一團本來已經要被壓扁的橡膠，突然沿住你施力方向，斜斜彈返出另一邊。

下一秒——

「唰。」

夏彥君由費蘭甸奴腋下側邊，整個人鑽咗出去。

費蘭甸奴瞳孔都縮一縮。

借力？

仲要借得咁乾淨？

「未完！」

「耶耶．托尼即刻補位！」

象牙海岸人真係怒咗。

喺自己眼皮底下穿第一道口？

想都唔好想。

佢大步一跨，整個巨型身軀橫向壓過來，路線封得非常狠。

波可以過。

人，唔俾過。

呢種就係英超頂級防中最原始的生存法則。

夏彥君望住那座像黑塔一樣壓過來的身影，心裡只浮起一個念頭。

真係好煩。

但吐槽只係半秒。

身體比意識更快一步接管。

喺兩人即將再碰上的一刻——

夏彥君腳下步頻，突然變快。

唔係一般快。

係細。

碎。

密。

而且準。

右腳一扣。

左腳一推。

再收。

再切。

整套動作快得幾乎唔似一個一向俾人話「散步」的人踢出來。

那種高速連續變向感，短得像刀口閃過。

耶耶．托尼只覺眼前白影一晃。

左？

右？

佢身體先跟咗第一拍。

但夏彥君下一拍已經改咗線。

等耶耶．托尼再想轉返重心時，個人已經慢半格。

而半格，足夠致命。

夏彥君由佢身體反方向切走。

成個畫面，像一架F1 賽車用最貼地的線路，喺彎位外側切開一架重型卡車。

唔係卡車唔夠快。

係轉向嗰一下，兩者根本唔係同一個物種。

直播席上，聲音直情爆咗。

「過咗！」

「真係過咗！」

「連續變向！」

「喺高速同埋貼身壓迫入面，夏彥君將兩個人一齊拆開！」

「耶耶．托尼完全跟唔切！」

伊蒂哈德看台上，主場球迷的聲浪竟然罕有地斷咗一截。

因為嗰一下實在太突然。

太唔合理。

啱啱仲似困到透唔到氣的死局，一眨眼，就俾人由正中心劃咗一刀。

……

衝出包圍圈那一刻。

夏彥君只覺得成個世界忽然鬆開。

冇咗嗰種迫到面前的熱氣。

冇咗嗰股混埋一齊的悶味。

只剩返冷空氣一下灌入肺裡。

舒服。

非常舒服。

前面，大禁區線已經喺眼前。

甘賓尼喺退。

退得很穩。

但退得亦很急。

因為佢都知，自己一旦衝出去失位，後面就係祖赫特單獨處理。

再推多兩步？

再扭？

再搵華迪？

夏彥君只用咗半秒思考。

麻煩。

夠喇。

佢抬眼望龍門。

距離大概二十八米。

唔算近。

但都未算遠到唔值得試。

於是——

起腳。

唔算誇張助跑。

甚至可以話係借住剛才爆出來的節奏，順勢擺腿。

右腳掃過皮球。

動作乾淨。

直接。

似行路時順便將地上一粒石仔踢開。

但腳背撞中皮球那一下，聲音卻清脆得驚人。

「砰——！」

皮球離地。

冇拖泥帶水。

直接拉出一條偏直的白線，朝龍門右上角刺去。

祖赫特第一時間飛起。

身體打到最盡。

雙手撐到最長。

但佢飛上去那一刻，自己都知——

差少少。

就係嗰一隻手掌的差距。

佢指尖距離皮球，始終差住一小截。

「唰！」

網窩被狠狠掀起。

皮球撞入死角那一下，白色球網整片震開，像俾人由內側重重扯咗一把。

0比1！

李斯特城，先開紀錄！

直播席直接炸開。

「世界波！」

「一個人拆穿曼城整條中軸！」

「由費蘭甸奴，到耶耶．托尼，再到禁區前起腳——」

「所謂窒息戰術？」

「夏彥君話你知，只要將牆打穿，空氣自然會返嚟！」

伊蒂哈德，靜咗。

真真正正那種突如其來的靜。

五萬人本來準備見證曼城主場收網，點知反而睇住對面那個白色身影，喺最擠迫的地方鑽出來，再一腳將成個籠踢爆。

只剩李斯特城遠征軍那一角，歡呼聲尖銳到似利刃，硬生生將夜空劃開。

場邊。

佩歷堅尼仲保持住雙手插袋姿勢。

但佢鼻樑上副眼鏡，已經唔知幾時微微滑低咗少少。

嗰張一向穩得很的臉，此刻終於出現一絲真實裂痕。

佢引以為傲那個中場牢籠——

被夏彥君用最直接的方法，一腳踢到粉碎。

……

入球後。

夏彥君冇狂奔。

冇滑跪。

更加冇打算撲去角旗邊大吼。

原因好簡單。

伊蒂哈德塊草唔算軟。

滑落去，好易傷膝。

佢只係企喺原地，輕輕跺咗兩下腳，將剛才爆射傳返上來那陣反震力卸走少少。

之後。

低頭。

彎腰。

慢慢將自己條球襪拉返正。

再順手整理一下，確保 Nike 個 logo 剛剛好停喺側面最順眼的位置。

呢個就係夏彥君。

可以喺萬軍叢中拆爛對面成條中軸線。

怪胎。

但怪得值錢。

而夏彥君自己，則只係淡淡望住回滾中的皮球，喺心底聽住那陣熟悉提示音一粒粒彈出。

【震驚值 +1！】

【震驚值 +1！】

【震驚值 +1！】

……

今場，睇落又會係一場大豐收。

幽靈

伊蒂哈德的死寂，只係維持咗唔夠三分鐘。

曼城始終係曼城。

過去幾季兩度拎過英超冠軍的班底，骨子裡除咗有石油金元堆出來的傲氣，仲有經過英超硬仗反覆淬鍊之後那種韌。

佢哋唔會因為一腳世界波就俾人嚇窒。

只會嬲。

而且係一種被狐狸當眾咬穿手腕之後，見血的嬲。

……

比賽重新開出後，節奏明顯唔同咗。

曼城冇亂。

反而更快，更準，更緊。

直播席上，那把本來還帶住幾分驚嘆的聲音，慢慢收窄成一種繃緊。

「曼城開始提速。」

「而家真正接管比賽的，係大衛施華。」

西班牙人開始落場。

唔係靠衝。

唔係靠撞。

而係靠控。

靠細。

靠黐腳到幾乎犯規的第一下觸球，將李斯特城中場一點一點拆碎。

佢喺左肋拎波。

回一下。

扣一下。

肩膀微沉。

腳腕輕撥。

每一個動作都好似唔算大，但每一下都精準地避開最危險那半步。

簡迪開始跑狗。

一段接一段咁跑狗。

但跑狗唔代表攞得到。

面對大衛施華呢種細位傳控怪物，速度有時候反而最無力。你啱啱伸腳，個波就已經俾人用鞋底輕輕帶走；你啱啱補到線，佢又已經同隊友做完第二下撞牆。

阿古路、拿斯利、拿華斯輪流穿插。

藍色浪潮一層接一層壓上來。

就算耶耶．托尼暫時唔再負責主推進，曼城前場嗰堆天份都足夠將任何防線拆到頭痛。

五十五分鐘。

壓力終於炸開。

大衛施華喺左邊肋部再次拎波，簡迪第一時間貼上去，Drinkwater 亦由另一邊補過來。

但西班牙人根本冇打算自己硬爆。

只見佢上身一沉，像要往邊線帶。

下一秒，左腳外檔輕輕一撥。

個波竟然就由簡迪同 Drinkwater 之間那條窄得離譜的罅隙中間鑽咗過去。

直播席上聲音即刻拔高。

「手術刀！」

「穿咗！」

禁區裡。

阿古路動咗。

嗰個阿根廷人明明唔高，但爆發起來卻像將彈簧壓到最盡之後一下放開。

卡位。

接波。

轉身。

抽射。

整套動作快到誇張。

快到連傳球的大衛施華，可能都未必夠時間眨一次眼。

「砰！」

舒米高甚至連個波完整軌跡都未睇清。

近柱。

死角。

一比一。

伊蒂哈德一下炸穿。

「Kun！Kun！Kun！」

阿古路個名由四面八方壓落來，圍巾、掌聲、吶喊聲攪成一股幾乎要掀頂的聲浪。曼城球迷用最直接的方式回應頭先失球：你可以打我一拳，但我會即刻還你一刀。

場邊。

佩歷堅尼推咗推眼鏡，原本一直緊住那點嘴角，終於慢慢鬆返。

佢甚至特登望咗雲尼亞里一眼。

眼神入面，帶住一種體系派主帥先會有的冷靜同輕蔑。

靈光一閃？

個人秀？

可以。

但喺完整體系面前，絕大多數時候都只係曇花。

……

失波之後，李斯特城陣腳明顯有少少亂。

簡迪抹一把汗，氣都未順，馬列斯已經主動湊過來，臉色白咗幾分。

「夏。」

「大衛施華太滑。」

「根本捉唔實。」

「我同簡迪跑狗跑狗，跑狗到想嘔，個波都仲係喺佢哋腳下。」

夏彥君冇即刻答。

佢只係低低頭，將護脛重新推正，拉好球襪，手指順便抹平邊位。

做完呢啲之後，先慢慢起身。

佢先望一眼仲喺慶祝的曼城球員。

再望一眼隊友。

「捉唔實？」

聲音好平。

平到近乎冇情緒。

「點解一定要捉人？」

馬列斯怔一怔。

夏彥君抬手，比咗個簡單手勢。

「個場得咁闊。」

「佢想將個波送去邊，實際有效路線就得幾條。」

「既然追唔切佢。」

「咁就唔使追。」

「喺條路度等佢咪得。」

馬列斯皺住眉。

「喺條路度……等？」

夏彥君冇再解釋。

因為有啲嘢，用嘴講冇意思。

場上做出來，最快。

……

六十二分鐘。

曼城氣勢最盛的一段，又嚟。

扳平之後，藍月亮明顯想一口氣食埋李斯特城。每一下傳遞都比頭先更急，每一次換位都帶住殺氣。

大衛施華再次喺禁區頂前沿接波。

又係熟悉位置。

又係熟悉節奏。

簡迪跟上去，但經過前面嗰輪跑狗同追位之後，法國人的腳步終於慢咗小半拍。

而對大衛施華嚟講，小半拍已經夠。

佢抬眼。

右邊，拿華斯已經啟動。

李斯特城左路防守亦確實被吸走咗注意力。

幾乎所有人都下意識覺得，呢球會分邊。

但就喺觸球那一下——

大衛施華手腕極細、極隱蔽咁一扣。

唔係分邊。

係直塞。

中路。

阿古路前插那條線已經打開。

直播席把聲直情變調。

「穿喇！」

「又係呢條致命線！」

但下一秒。

一隻白色球鞋，毫無預兆咁出現喺傳球路線上。

唔係飛身。

唔係猛撲。

甚至連動作都唔算大。

就只係安安靜靜，理所當然咁伸喺嗰度。

「啪。」

個波撞中夏彥君腳弓。

停住。

全場有一剎那的停頓。

連大衛施華自己都明顯愣住。

佢望住突然企喺前面的夏彥君，眼神入面第一次出現非常直白的錯愕。

幾時？

佢幾時企咗喺度？

頭先明明仲喺五米外！

直播席一下炸起。

「截到！」

「夏彥君讀到咗大衛施華嗰一下！」

「佢唔係跑狗追返來！」

「佢係一早就企定咗喺條線度等！」

場上。

夏彥君踩住個波，平平望咗大衛施華一眼。

心裡面個念頭其實簡單得很。

跑狗太劫。

既然知道你大概會送去邊。

咁我企喺呢度等你自己交上門，唔係更省力？

攻守轉換，喺一秒內完成。

曼城本身壓得太前，後場空得幾乎似凌晨公路。唔需要任何提醒，華迪已經聞到血味。

跑狗。

向前狂插。

夏彥君連調整都懶得做，原地擺腿，直接送出一腳長傳。

個波壓得好低。

弧線唔花。

但路線毒到見血。

準準送到華迪最舒服嗰條衝刺線上。

「單刀！」

「曼城後面出事！」

華迪帶波爆入，奧達文迪喺後面拼命回追。

追唔切。

真係追唔切。

到華迪就快殺入禁區嗰一下，阿根廷中堅終於絕望，只可以由側後方伸手一拉。

華迪應聲跌低。

「嗶——！」

黃牌。

再加一個位置靚到令人頭皮發麻的前場罰球。

二十八米。

正中偏左。

既適合右腳內旋，又足夠令龍門猶豫。

伊蒂哈德全場噓聲即刻壓落來。

曼城球迷想用聲量將呢球淹死。

奧達文迪同甘賓尼急住排人牆。

祖赫特企喺門線，一邊指揮，一邊大聲狂吼，手勢不斷。佢塊面睇得出有點繃緊，因為幾分鐘前嗰腳世界波陰影仲未完全散。

如果再嚟一次——

曼城真係會俾人打到頭都抬唔起。

夏彥君抱住個波，慢慢行到罰球點。

放低。

輕輕轉一轉。

氣嘴朝下。

之後，佢冇即刻企定。

而係開始退。

一步。

兩步。

三步。

四步。

退得比平時更開。

身體微微側向球門。

雙手自然垂落。

頭有少少低，目光卻冇死盯龍門，反而似望住人牆同門將之間某條未出現、但其實已經存在的縫。

鏡頭切遠。

倫敦。

阿仙奴訓練基地辦公室。

雲加正坐喺電視前，手裡本來端住杯咖啡。

當畫面定格喺夏彥君側身後退那個角度時，教授手腕忽然微微一震。

杯中咖啡都晃出咗少少。

太似。

真係太似。

唔一定完全似同一個人。

但嗰種姿勢、那種側身、那份起腳前幾乎冷到無聲的優雅——

一下令佢想起海布里。

想起亨利。

亦想起法比加斯。

雲加望住螢幕，眼神有一瞬間竟然有點失焦。

「阿仙奴的 DNA.....」

佢近乎自語。

「原來真係藏唔住。」

.....

伊蒂哈德。

球證吹哨。

夏彥君開始助跑。

步頻唔快。

但每一下都踩得非常實。

像踩住某種無形拍子，一步一步將力量由草地抽返上來。

最後一步落下。

左腳釘入草皮。

支撐腳穩得像釘住。

身體大幅側傾。

右手自然揚起保持平衡。

右腳內檔，狠狠由波底一兜。

「砰！」

一聲悶響。

皮球離地。

先升。

升得高。

高到一瞬之間，連祖赫特都以為呢球會飛。

但下一秒——

轉。

急速內旋。

個波喺半空劃出一條誇張到近乎唔講道理的弧線，先繞過人牆，再喺祖赫特眼前猛然下墜。

那種弧度，美得殘忍。

亦熟悉得令人心口發緊。

「當——！」

皮球砸中柱內側。

金屬聲清脆得像敲鐘。

然後，彈入網。

一比二！

李斯特城，再次領先！

直播席徹底爆開。

「入咗！」

「圓月彎刀！」

「夏彥君喺伊蒂哈德踢出咗一腳海布里式自由球！」

「嗰條弧線太靚！」

「唔止係靚，仲係狠！」

「祖赫特連撲都未來得及做，個波已經由佢視線邊緣鑽咗入去！」

看台上的噓聲，幾乎係即時消失。

取而代之的，係一種深深無力感。

你明明已經用體系、用控球、用壓迫將對手推到牆角；結果對面只係伸腳截一次，再用一球罰球，輕輕鬆鬆將你成副心臟挖走。

場邊。

雲尼亞里已經同助教抱埋一團。

另一邊，佩歷堅尼坐返教練席，望住那個低頭整緊袖口的88號背影，神情第一次有種掩唔住的灰。

呢一刻，佢甚至有種荒謬感。

自己安排的，明明係戰術。

對面踢出來的，卻似魔法。

……

入球之後。

夏彥君只係輕輕甩咗甩右腳腳腕。

頭先為咗將內旋搓到最盡，發力角度比平時更扭，腳踝多少有點酸，要鬆一鬆。

但李斯特城隊友已經成堆撲過來。

馬列斯速度最快，成個人都想跳上佢背。

華迪更加誇張，雙手張到老遠，擺明想連人帶波衫一齊箍住。

夏彥君眼明手快，側一步，先避開馬列斯，再一手頂住華迪胸口。

「停。」

「唔好埋嚟。」

華迪腳步急剎，滿臉莫名其妙。

「吓？」

夏彥君抬手，指一指自己頭髮。

表情非常認真。

「整亂我個頭，唯你是問。」

華迪呆咗半秒。

然後直接笑到彎腰。

「你痴線㗎！」

旁邊幾個隊友都忍唔住爆笑。

但笑歸笑，最後竟然真係冇人敢亂撲上去。

原因好簡單。

而家呢條大腿，值錢。

看台上。

曼城球迷徹底安靜落來。

而喺另一邊，李斯特城遠征軍的歌聲就像一把刀，由夜風中斜斜切落伊蒂哈德上空。

海布里的幽靈？

唔。

對曼城嚟講，呢一晚更似係——

有個本來應該屬於阿仙奴的影子，偏偏著住李斯特城波衫，喺佢哋心口最軟那塊地方，重重補多一刀。

邊個先係怪物？

受咗傷的野獸，通常最癲。

而家嘅曼城，就係咁。

喺伊蒂哈德呢塊代表住金錢、名氣同冠軍野心的草地上，堂堂過去幾季兩度拎過英超的藍月亮，居然被李斯特城呢隊開季前仲俾人當護級份子的黑馬踩住條頸。

呢種屈辱感，足以令任何一部精密機器超載。

場邊。

佩歷堅尼終於唔再保持佢一向那副工程師式的冷靜。

領呔俾佢一把扯甩。

西裝褸早就丟咗上教練席。

淨返件白恤衫，雙手不停揮。

唔留手。

唔計後果。

直情 all-in。

拿斯利落。

邦尼上。

拿華斯落。

迪斯高上。

直播席即刻睇到變化。

「曼城而家唔係雙前鋒。」

「如果連埋阿古路計，直頭係三箭頭。」

「佩歷堅尼明顯放棄咗中場慢慢滲透。」

「而家佢要的，係最原始、最粗暴、亦最直接的重火力。」

「高空轟炸。」

呢四隻字，一出就夠。

因為所有人都知，去到比賽尾段，當體能開始吞噬紀律，當跑動同補位都慢咗半拍，最唔講理、亦最難守的，往往就係空中作業。

七十五分鐘之後。

伊蒂哈德像變成古羅馬鬥獸場。

個波唔再乖乖喺地面走。

而係一次又一次被送上半空。

李斯特城禁區裡，幾乎球球都係肉搏。

胡夫同摩根本身已經夠大隻。

平時企喺後面，直頭似兩支燈塔。

但而家，連佢哋都開始覺得透唔到氣。

因為對面唔止有阿古路呢種鬼魅跑狗。

仲有邦尼、迪斯高呢類推土機級的撞擊。

每一次爭頂，都係胸撞胸，膊撞膊，手肘同背脊一齊發力。

嗰種沉悶又實淨的碰撞聲，就算隔住直播都足夠令你牙酸。

「砰！」

迪斯高壓住摩根，頂返中路。

阿古路第一時間凌空掃射。

舒米高反應快到近乎本能，單手將個波托出底線。

李斯特城球迷區直接爆出一陣劫後餘生式吸氣聲。

直播席都忍唔住沉落來。

「李斯特城條防線而家真係喺暴風入面撐住。」

「曼城一旦將技術同身體密度一齊推到最盡，壓迫感真係完全唔同層次。」

「呢個就係豪門底蘊。」

「你以為自己快要偷到場勝仗，佢會直接用天份同人數將你碾過去。」

大禁區外。

夏彥君一直企喺第二落點位置。

冇衝入去攪炒。

冇主動撲去最亂嗰堆人中間。

佢只係盯住。

睇住禁區內那一團團糾纏埋一齊的身影，眉頭微微皺起。

汗水亂飛。

泥水四濺。

球襪、波褲、球鞋全部攪成一團。

嗰種失控、混亂、冇邊界感的身體接觸，令佢本能地唔想埋去。

太亂。

太污糟。

亦太容易出事。

喺呢種亂戰入面，俾人踩中、撞歪、甚至莫名其妙俾隊友掃到，都唔係奇事。

所以佢選擇退兩步。

守住弧頂。

只要第一點頂唔走，第二點由自己收返，李斯特城條防線就有得喘一口氣。

但足球有時就係咁。

你守得住一次。

守得住兩次。

唔代表永遠守得住。

八十五分鐘。

曼城角球。

迪布尼企去角旗邊。

比利時人塊面紅到發熱，明顯係體能拉到極限後的反應，但嗰雙眼仍然靜得可怕。

助跑。

起腳。

個波帶住強烈內旋，直飛小禁區中間。

而嗰度——

一個藍色身影高高升起。

甘賓尼。

曼城隊長。

人送外號大頭。

呢一刻，佢唔似後衛。

更似一架重型轟炸機。

胡夫明明已經掛住佢。

手同身體都已經卡咗上去。

但甘賓尼照樣硬起。

強行升空。

「砰——！」

前額結結實實撞正個波。

力大到連皮球形狀都似乎有一瞬間扭曲。

舒米高企喺門前，連做反應的資格都冇。

距離太近。

力量太爆。

二比二。

伊蒂哈德瞬間爆開。

藍色圍巾由四方八面揚起，似海浪一樣拍向球場。

曼城球迷睇到希望。

唔止係追平。

而係反勝。

仲有時間。

補時未計。

再入一球，完全有可能。

場邊。

雲尼亞里一下掩住塊面。

老帥冇叫。

冇鬧。

但個動作本身已經夠晒講晒所有情緒。

差一口氣。

明明真係差少少就撐到尾。

……

比賽進入補時。

九十三分鐘。

最後時刻。

李斯特城終於搵到一次反擊空間。

華迪喺邊線附近幾乎跑狗跑到乾塘，用最後那點油硬生生搏返個角球出來。

全場最後一次機會。

亦可能係李斯特城最後一次呼吸。

馬列斯走到角旗邊。

雙手撐住膝頭，大大口喘氣。

佢抬頭望入禁區。

胡夫上咗去。

摩根上咗去。

連富治斯都壓上。

所有高點都塞進人堆。

但問題亦好明顯。

曼城防空能力太硬。

甘賓尼、奧達文迪、文加拉——

呢條後防線，本身就係鋼鐵造。

馬列斯側一側頭。

視線落去禁區外圍那個白色身影。

夏彥君。

孤零零企喺弧頂附近。

馬列斯眼神裡，竟然有一絲近乎本能的期望。

夏。

你嚟唔嚟？

多一個點，就多一分機會。

夏彥君企喺原地，望住禁區裡面密密麻麻的人頭。

每個人都濕透。

每個人都出住熱氣。

成個禁區簡直似個蒸籠。

入去？

理性上，冇乜必要。

呢種位，多數都係大中鋒做嘢。

自己又唔係嗰類型。

衝入去，大機會只係陪跑，仲要順手吸一大堆汗味、泥味同撞擊。

麻煩。

但——

如果唔入。

呢場大機會就係和波。

只得一分。

後面賽程壓力會更大。

阿仙奴喺後面追得緊。

熱刺又未死心。

如果今場攞唔落，之後兩場就要更搏，跑得更多，補得更多，甚至冬休前都可能要再加操防守。

太麻煩。

與其之後日日加班。

不如而家勤力埋呢三十秒。

夏彥君輕輕呼出一口氣。

調整一下呼吸。

然後。

抬腳。

行入去。

直播席都明顯愣一愣。

「HA 入禁區喇。」

「佢今次真係要參與爭頂？」

「以佢身形去同甘賓尼嗰類中堅搏高空，理論上唔算有優勢。」

「呢個決定，幾大膽。」

唔止直播席意外。

曼城都意外。

而負責睇住佢的，正正就係甘賓尼。

啱啱先頂入扳平波的曼城隊長，成個人仲喺腎上腺素最高點。

佢望住夏彥君，嘴角扯出一絲笑。

唔友善。

亦唔止係自信。

更似一種捕食者見到有獵物自己行入籠的冷笑。

唔止要守住呢球。

仲要順手喺你頭頂，徹底踩熄李斯特城最後那點火。

「細路。」

甘賓尼貼上來。

胸口直接頂住夏彥君半邊膊頭。

光頭上面的汗一路往下流，帶住一股高溫同壓迫感。

「呢度係禁區。」

「係男人的地盤。」

「你會喊住出去。」

夏彥君冇理佢。

垃圾話本身就唔值得回。

佢只係細微咁側一側身，令自己膊位受力面再細啲，盡量減少直接接觸。

「嗶——！」

球證一吹。

馬列斯開波。

冇花巧。

冇複雜跑位。

就係最簡單直接那種——

將個波掉入去。

亂戰見真章。

皮球飛向後柱。

落點——

正正係夏彥君同甘賓尼嗰格。

甘賓尼眼神即刻變得銳利。

佢判準咗。

雙腳微曲。

大腿瞬間收緊。

整個人已經準備爆起。

空中，向來就係佢的地盤。

佢有絕對自信，呢一下自己會喺半空直接將夏彥君壓到冇脾氣，順便再幫曼城守住最後一擊。

但就喺甘賓尼重心上提、雙腳準備離地那一剎——

夏彥君動咗。

唔快。

甚至可以話好細微。

佢身體向後輕輕一靠。

真係只係一靠。

角度唔大。

幅度唔誇張。

卻準得可怕。

卡住嘅，正正係甘賓尼發力起跳最關鍵那個點。

而且夏彥君今次用的，唔係硬撞。

而係來自新模組之後明顯提升咗那份核心控制。

你未必推得跌我。

但我可以喺你最想發力那一下，將你重心攪亂。

「砰。」

一下好輕的悶響。

但對甘賓尼嚟講，效果誇張到離譜。

嗰感覺，就似你正想全力起步，結果鞋底突然黐咗半截地板。

又似上樓梯時明明預咗有級，偏偏一腳踩空。

原本應該爆出來的力量，一下洩走一大截。

起跳高度，即時矮咗。

重心亦全亂。

成個人喺半空歪歪斜斜，手臂都要揮出來救平衡。

嗰副模樣，狼狽到近乎荒謬。

而夏彥君，則借住呢一靠的反作用力，輕輕點地。

原地起。

面前原本那座山，忽然唔再穩。

咁就夠。

球飛到。

夏彥君望住來球，頭唔算大幅擺動，只係微微側一側。

用後腦位輕輕一蹭。

唔係攻門。

係擺渡。

直播席聲音再爆高。

「蹭到！」

「唔係頂龍門！」

「係後送！」

個波軌跡即刻變咗。

由原本應該落喺兩人正中間的位置，斜斜滑去後柱。

而嗰邊——

因為甘賓尼失位。

因為所有人注意力都擺晒喺夏彥君身上。

居然空咗。

真真正正空咗。

一道藍白色身影，拍馬殺到。

馬列斯！

阿爾及利亞人根本唔使思考。

面前係半個空門。

祖赫特重心已經甩咗。

只需要伸隻腳出去。

擋一下。

「噗。」

個波入網。

二比三！

絕殺！

伊蒂哈德有一瞬間，靜到真空。

之後。

只有李斯特城的吼叫聲，像炸裂一樣爆開。

直播席完全失控。

「入咗！」

「讀秒絕殺！」

「李斯特城喺補時最後一擊，再次領先曼城！」

「而呢球最關鍵的人，係HA！」

「佢冇同甘賓尼硬碰硬！」

「佢用一個極聰明的細節，直接打亂咗曼城隊長的起跳！」

「呢個就係球商！」

「唔係用力贏你。」

「係用腦贏你！」

甘賓尼落地之後踉蹌兩步，先勉強企穩。

佢望一眼網內個波。

再望返身邊那個少年。

眼神裡滿滿都係唔理解。

明明自己已經起跳。

點解最後會變成咁？

點解對方明明睇落瘦削，嗰一下接觸卻似棉花咁卸力，又似鋼線咁將你勾亂？

佢答唔到。

馬列斯已經癲咗。

衝。

一路衝。

邊跑邊除衫。

成個人瘦到得副排骨，但而家根本冇人會理。

李斯特城球員一窩蜂撲上去。

壓住。

喊住。

癲住。

一層疊一層，成堆羅漢咁砸落草地。

但夏彥君——

第一時間退。

而且退得極快。

甚至比佢啱啱入禁區時更快。

簡直似後面有災難片怪獸追緊。

佢衝離人堆，企返外圍，雙手叉腰，大口吸氣。

新鮮空氣。

終於返來。

頭先嗰一下頭槌擺渡，連後腦啲頭髮都似乎俾個波擦亂咗少少。

佢抬手摸一摸。

嗯。

整體造型仲喺度。

問題唔大。

至於甘賓尼？

夏彥君連望多眼都冇。

重要嘅事已經做完。

冇必要留喺蒸籠入面同人磨。

下一秒——

「嗶！嗶！嗶——！」

克拉頓堡吹響完場哨。

二比三。

李斯特城，攻陷伊蒂哈德！

踩住衛冕級豪門的主場，將三分硬生生搶走！

而大螢幕上，回放仍然一遍一遍播緊頭先嗰一下。

甘賓尼。

耶耶．托尼。

都係英超最典型那種怪物。

大。

硬。

猛。

撞落來像貨車。

但今晚，真正令人心寒的，反而係另一種怪物。

唔靠蠻力。

唔靠吼叫。

唔靠表情。

只係安安靜靜咁企喺度，用最細微的動作、最省力的路線、最精準的時機，將你所有優勢逐樣拆掉。

場邊。

雲尼亞里再冇半點保留。

老帥張開雙臂，仰起頭，對住伊蒂哈德上空直接放聲大叫。

平時那個斯斯文文、笑住補鑊的意大利老頭，呢一刻終於完全唔理形象。

因為呢場波，值。

太值。

而伊蒂哈德上空那輪月，依舊冷冷咁照住草地。

只不過今次，照住的唔再係藍月亮的加冕夜。

而係一班藍狐，喺豪門地盤上撕出來的奇蹟。

邊個先係怪物？

至少今夜——

答案唔係甘賓尼。

亦唔係耶耶．托尼。

而係那個成場睇落最唔似怪物、偏偏踢到所有人開始懷疑人生的夏彥君。

曼徹斯特的饋贈

伊蒂哈德的燈光，喺死寂裡一盞一盞熄落去。

曼徹斯特的夜，被硬生生切成兩半。

藍色那半邊，喺雨夜裡安靜到發沉。

紅色那半邊，則喺酒吧入面舉杯、拍枱、笑到收唔住。

吵住你幾年的隔籬鄰舍，俾一隻狐狸喺自己屋企咬斷喉嚨——

呢種劇本，從來都係奧脫福最鍾意睇的類型。

費格遜雖然退咗落嚟。

但紅魔那點魂，從來冇真正離開過呢座城市。

……

混合採訪區。

空氣裡還有一種大戰過後、硝煙剛散但情緒未散的味道。

有啲頹。

有啲悶。

亦有啲唔甘心。

耶耶．托尼披住條毛巾，濕透的42號波衫搭喺膊頭，睇落幾乎似面垂低咗一半的降旗。

面對鏡頭同咪牌，呢位英超頂級 B2B 中場今日明顯唔算好。

眼神有少少發直。

連語速都慢咗。

「輸喺邊？」

佢重複咗一次記者條問題，似乎連自己都仲未完全消化到呢場波。

嘴角扯咗扯。

最後只係吐出一句。

「我唔知。」

「感覺好差。」

耶耶・托尼抬起手，比劃咗一下。

動作唔大。

但困惑感極重。

「就好似你揸住架貨車，想撞穿一道牆。」

「結果最後撞埋去——」

佢頓一頓。

眉頭慢慢皺好，我直接幫你接成 統一版第64章（1/2），會繼續固定用
夏彥君 / HA、港式足球譯名，同埋你前面一路用開的 Sky Sports 式節奏與人物稱呼。

第64章 曼徹斯特的饋贈（1/2）
伊蒂哈德的燈，喺死寂之中一盞一盞熄落去。

曼徹斯特個夜，被切開咗兩半。

藍色那邊，安靜得近乎發冷。

紅色那邊，酒吧裡已經有人舉杯。

對曼聯球迷嚟講，冇乜畫面比呢一幕更順眼——同城死敵喺自己地頭俾李斯特城一口咬穿喉嚨，仲要係補時最後一擊。

費格遜雖然退咗休。

但紅魔個魂，從來都未離開過呢座城。

……

混合採訪區。

空氣入面仲留住比賽散場後那股熱、濕、亂，同一種戰火燒完之後剩低的灰。

耶耶・托尼披住毛巾。

濕透的42號球衣搭喺肩上，睇落幾乎似面垂低咗的旗。

面對鏡頭、咪牌、錄音筆，呢位一向自信到近乎理所當然的英超頂級 B2B
中場，眼神竟然有少少發直。

「輸喺邊？」

記者將問題重複一次。

耶耶．托尼嘴角扯一扯。

似笑唔笑。

更似有啲唔知點答。

「我唔知。」

佢終於開口。

「感覺……好差。」

「就好似你開住架貨車，打算一頭撞爛前面幅牆。」

講到呢度，佢停一停，自己都皺起眉。

「但最後你撞到的，唔係牆。」

「係棉花。」

旁邊記者明顯愣咗一下。

耶耶．托尼自己抬手，比咗個動作。

語氣入面，罕有地帶住一種真正的困惑。

「佢睇落好瘦。」

「真係好瘦。」

「但當我撞埋去嗰一下，我自己反而先失咗重心。」

講到一半，象牙海岸人眼神閃過一絲悶火。

唔算暴躁。

但明顯好唔順。

「而且——」

「佢過我嗰陣，連望都冇望我。」

「就好似繞過高尼訓練基地一個雪糕筒。」

講到最後嗰句，連身邊幾個英國記者都忍唔住互相望咗一眼。

因為呢種形容，對耶耶．托尼呢類級數球員嚟講，已經唔止係輸。

係被當透明。

不遠處。

雲尼亞里正接受 Sky Sports 訪問。

老帥塊面紅潤到發亮，西裝因為頭先喺場邊癲慶祝而皺咗唔少，但嗰份開心根本冇得藏。

記者提起最後嗰球頭槌擺渡。

雲尼亞里先係一攤手。

「哦，唔。」

「唔唔唔。」

「嗰個唔係我安排的。」

老意大利人個樣誠實到幾乎令記者都想笑。

「HA 係個好特別的球員。」

「佢有時會用一種……唔係教練思維，而係天才思維去處理問題。」

記者挑一挑眉。

雲尼亞里則完全冇打算收。

「佢同我講，嗰種亂戰效率太低。」

「如果唔入，結果就可能係和波。」

「和波代表後面要面對更大壓力。」

「更多比賽。」

「更多消耗。」

「所以不如而家搏一次，換全隊之後少啲勞損。」

雲尼亞里講到呢度，自己都忍唔住笑出聲。

「你睇。」

「呢個就係天才。」

「人哋喺最後時刻想的是奇蹟。」

「佢想的是唔想加班。」

……

李斯特城大巴，緩緩駛離曼徹斯特。

窗外雨後街道反住霓虹，燈影拉到長長一條，似一幅仲未乾透的油畫。

車廂入面，則完全係另一個世界。

半程冠軍。

呢四個字，對一班開季前仲俾人當笑話睇的草根球員嚟講，重到足以令人發癲。

華迪唔知喺邊度搵來一支香檳，喺度周圍搖，仲差啲幾次噴到簡迪塊面。

簡迪一邊笑，一邊護住自己個頭，表情明明已經有七分醉，仲係好努力想同華迪鬥飲。

馬列斯更誇張。

直情喺走廊位跳起唔知算唔算舞的阿爾及利亞舞。

個動作怪到連富治斯都忍唔住拍手笑佢。

最後一排。

嗰度仍然係夏彥君專屬靜區。

佢靠住椅背。

戴住耳機。

將成車人的吵鬧硬生生隔咗喺外面。

最重要的是——

而家身體係乾爽的。

冇咗禁區亂戰之後那種黏、濕、焗、令人想即刻沖十次涼的噁心感。

舒服。

視網膜深處。

系統面板再次亮起。

【戰役結算完成。】

【評級：S級（天王山之戰）。】

【核心成就：攻陷伊蒂哈德、拆解耶耶．托尼、補時助攻絕殺。】

【獲得震驚值：666888！】

夏彥君望住嗰串數字，表情冇乜起伏。

震驚值呢種嘢，本質同銀行戶口入面那堆數差唔多。

得個睇字，冇意義。

真實價值，係你花出去之後，轉成場上即戰力。

所以佢真正在意的，從來都唔係上面嗰六位數。

而係下面那個新跳出來的暗紅色圖標。

【特殊觸發！】

【檢測到宿主擊敗曼城。】

【由於同城死敵關係，曼聯傳奇意志對你的表現表示極度愉悅。】

【獲得：死敵盲盒（曼聯傳奇限定版）！】

夏彥君眉毛輕輕挑一下。

死敵盲盒？

贏曼城，送曼聯獎勵？

……幾有人情味。

敵人的敵人，果然都幾樂意伸下手。

佢喺心裡直接默念。

「開。」

下一秒。

「轟——」

意識空間裡，紅光大盛。

唔係晏菲路那種帶住血味的紅。

而係更沉、更厚、更有底蘊，幾乎一望就會令人聯想到奧脫福看台與夢劇場歲月的紅。

光慢慢散開。

一張卡，浮喺中央。

卡上那人唔高。

頭髮係標誌性的薑色短髮。

身上著住經典 AIG 年代紅魔球衣。

佢冇奔跑。

冇咆哮。

甚至冇多餘動作。

只係企喺度，右腳外腳背微微向外，做出一個看似隨手、實際精準到可怕的擺腿準備。

保羅．史高斯。

生薑頭。

奧脫福最低調、亦最毒的一類大師。

【恭喜獲得：保羅．史高斯——外腳背模組。】

【技能描述：大師從不為轉身而浪費時間。】

【核心效果：外腳背傳球 / 射門修正率 +50%。】

【核心效果：隱蔽性 +50%。】

【特殊被動：萬花筒形態。】

【詳解：你將掌握以外腳背觸球的極致技巧。】

【無論身體朝向何方，你都可以透過細微腳踝抖動，將皮球送向任何角度，無需轉身。】

夏彥君個瞳孔，明顯縮咗一下。

唔使轉身。

就呢四個字，已經足夠擊中佢。

對一個追求效率的中場而言，轉身從來都唔係免費動作。

你要腰腹發力。

要胯位帶轉。

要膝頭食扭力。

九十分鐘入面，一個中場少講都接幾十次背身波；而每一次轉身，其實都喺偷偷燒你體能，同時暴露你最脆弱那個瞬間。

因為轉身那一刻，視野最差。

亦最易俾人貼上來爆你。

但而家有咗呢個模組——

背身接波？

唔使再扛住人慢慢轉。

外腳背一撩，個波已經去咗身後。

側身拿球？

唔使重新執步點。

腳腕一抖，個波自己可以走條彎線。

夏彥君嘴角終於有咗一點真實弧度。

如果唔計純粹破壞力，只講「省力」同「戰術價值」，呢個技能甚至比謝拉特式重炮更對佢胃口。

「完美。」

佢喺心裡低低評一句。

「真係懂波。」

「可以郁腳腕解決的事，點解要郁成條腰。」

……

柴郡。

黑爾村。

曼徹斯特著名富人區之一。

費格遜爵士大屋入面，壁爐火燒得正旺。

雖然已退休，但呢位紅魔教父依然保留住深夜睇波、賽後復盤的習慣。電視螢幕上，正一遍遍重播頭先曼城輸波集錦。

當畫面播到甘賓尼喺夏彥君面前失衡，歪歪斜斜好似斷線風箏那一刻，老爵士塊面直接浮起一絲細路仔式的壞笑。

「David。」

費格遜飲一啖紅酒，望向對面的大衛．基爾。

「你睇到頭先嗰下頭槌擺渡未？」

大衛．基爾點頭。

「睇到。」

「呢個細路，的確係怪才。」

「而家歐洲唔少球會都開始盯住佢。」

費格遜卻搖頭。

「唔。」

「你仲未真正睇到。」

老爵士起身，行去窗邊，望住外面曼徹斯特夜景。

聲線慢慢沉落去。

「好多人而家只睇到佢的遠射。」

「睇到佢平衡。」

「甚至只睇到佢運氣。」

「但我睇到的，係佢個腦。」

費格遜嘴角向下壓一壓，像諗起咗某種自己熟悉得不得了的味道。

「佢踢得太『省』。」

「可以一腳解決，佢絕唔碰第二腳。」

「可以傳，就唔盤。」

「可以提前到位，就唔跑狗補錯路。」

「呢種唔係偷懶。」

「係高級。」

佢頓一頓。

然後補多一句。

「同保羅當年有啲似。」

「而家曼聯那班中場，跑就跑得幾勤力。」

「但一大堆都係無效跑動。」

「睇到我頭痛。」

費格遜唔會知道。

就喺佢講呢番說話的同時，史高斯其中一樣最值錢的看家本領，已經變成咗另一個年輕人的新武器。

……

新一年第一周。

英倫三島氣溫跌到冰點附近。

足總盃第三圈，如期而至。

李斯特城抽中熱刺。

雖然只係盃賽，但普捷天奴顯然冇打算輕輕帶過。熱刺今季勢頭好，卡尼開始上位，艾歷臣喺中場的節奏感愈來愈成熟，而更重要的是——

佢哋都想親手驗下，呢支半程榜首，到底有幾多真材實料。

白鹿徑。

睇台陡。

場地窄。

聲浪壓落來時，整座球場都似會一齊壓到你胸口。

壓迫感，極強。

雲尼亞里喺正選上做咗輪換。

華迪收起。

馬列斯都先坐後備。

明顯係為之後聯賽留力。

但夏彥君照樣正選。

理由非常充分。

足總盃打和，要重賽。

重賽，代表多一場。

多一場，又代表多坐一次大巴、多一次折返、多一次額外消耗。

對夏彥君嚟講，呢種安排本身就屬於可以提早避免的低效事件。

既然一場可以解決。

點解要拖第二場？

開波前。

更衣室內。

夏彥君綁好鞋帶，起身，轉頭叫住今日正選中鋒。

「烏路亞。」

高大的阿根廷人抬頭。

「吓？」

夏彥君語氣平平。

「今日你唔使經常返落嚟攞波。」

「你企前面，或者拉去兩肋。」

「只要你跑到位，個波會去。」

烏路亞先係一愣。

然後有點憨咁點頭。

「好。」

「不過.....我驚未必有波到。」

「熱刺中場迫得好兇。」

夏彥君冇再講第二句。

因為佢知，普捷天奴多半已經睇過曼城那場。

果然。

熱刺今場放出來的中場組合，壓迫味好重。

迪比利。

再加戴亞。

兩個都夠硬。

夠黏。

夠煩。

未必有耶耶，托尼嗰種全能，但純粹論糾纏、防守與身體對抗，照樣屬英超麻煩級。

而佢哋接到的任務，亦簡單得很。

貼住 HA。

唔好俾佢舒服轉身。

比賽開始後，畫面果然好膠着。

熱刺中場絞殺做得好實。

六十分鐘。

比數仍然係零比零。

白鹿徑看台開始有人起鬨。

「軟腳蝦！」

「有本事轉身啦！」

「淨係識回後的安全球大師！」

中圈附近。

夏彥君背身接到森遜傳球。

幾乎同一時間，迪比利就黏咗上來。

比利時人下盤穩到離譜，用身體卡死夏彥君轉身角度。

而正面，戴亞又企住傳球線，將常規出波路全部收窄。

照理講，最安全就係回。

但回傳，等於進攻終結。

而今日——

唔可以和。

一定要贏。

夏彥君背對熱刺龍門，感受住後面迪比利那股持續推擠，心裡反而安靜得很。

轉身？

點解要轉？

轉身、對抗、擺脫、再出腳——

整套流程落來，成本太高。

既然正路唔通。

咁就行彎路。

佢視線冇望前。

姿態仍然保持到好似準備將個波回俾後衛一樣。

膊頭放鬆。

重心平。

但同一時間，腦海中的「上帝視角」已經將前面路線掃過一次。

烏路亞起步咗。

而且好聽話。

真係拉向右肋那格空位。

個位喺維頓漢身後。

但正常直線傳球，會俾戴亞身形直接封死。

咁就唔直。

改彎。

幾萬人注視之下。

夏彥君冇擺脫。

冇扭身。

甚至冇回頭。

右腳忽然向後提一提。

腳尖下壓。

腳腕向外劇烈一翻。

嗰動作，輕到似行路時順手用外腳背撥開路邊一粒石仔。

【保羅．史高斯——外腳背模組。】

啟動。

「啪！」

一聲清脆觸球。

皮球冇直直飛出去。

而係由夏彥君右側彈出，帶住一道誇張到不合理的外旋弧線，畫出一個大大的 C 字。

先繞過前面一臉錯愕的戴亞。

再繞過回追中的維頓漢。

最後，個波落地後因旋轉與草皮摩擦互相抵消，速度自然放慢。

唔快。

唔急。

甚至可以話乖巧到過份。

剛剛好，停喺烏路亞衝刺線上。

直播席有人已經忍唔住企起身。

「人到，波到！」

「單刀！」

「但——呢球係點樣傳出來㗎？！」

評述席另一把聲都明顯變咗調。

「外腳背？」

「背身外腳背長傳？」

「連轉身都唔使？」

「呢下真係有史高斯味道！」

烏路亞自己都呆咗半拍。

但前鋒本能唔需要佢思考太耐。

面對出迎的羅里斯。

推。

近柱。

入。

一比零。

李斯特城領先。

烏路亞入波後第一時間衝返去搵夏彥君，指住佢隻腳，滿臉都係唔敢信。

「夏！」

「你點睇到㗎？」

「你背脊真係生咗眼？」

夏彥君企喺原地，聳一聳肩。

語氣平到似只係講緊今日天氣。

「冇睇。」

「感覺你喺嗰邊。」

佢頓一頓，又輕輕郁一郁腳踝。

似乎仲喺回味頭先那一下新模組帶來的手感。

「至於條線——」

「咁樣傳，唔使轉身。」

烏路亞：「……」

迪比利：「……」

戴亞：「……」

場邊。

普捷天奴雙手抱胸，眉頭已經鎖到發硬。

佢望住那個連慶祝都懶得郁太多、只係慢慢行返中圈等開波的88號，第一次真心湧上一股幾難受的無力感。

封正面？

佢用側面。

逼佢轉身？

佢索性唔轉。

你以為佢係節拍器。

結果佢成個人根本就係萬花筒。

比賽尾聲，熱刺雖然瘋狂反撲，但李斯特城最終頂住。

一比零。

晉級。

拒絕重賽。

拒絕額外加班。

完場後。

夏彥君心情難得唔錯。

佢行向場邊時，啱啱經過鏡頭，竟然非常罕有地露出一個好淡、好短的笑。

嗰個笑本來冇乜特別。

但第二朝，全英國傳媒照例將佢過度解讀。

《來自東方的神秘微笑：呢個就係你哋口中的英超難度？》

當然。

只有夏彥君自己知，佢笑根本唔係因為挑釁熱刺。

而係因為——

今個星期，終於唔使再加操防守。

唔使再多坐一轉大巴。

可以安安靜靜返屋企補覺。

降維打擊

白鹿徑那腳外腳背助攻，像一把薄到見血的手術刀。

唔止劏開咗熱刺條防線。

仲順手劏開埋成班英倫傳媒的腦迴路。

由嗰晚開始，外界再講夏彥君，已經唔再只係圍住「體能夠唔夠」、「平衡有幾怪」、「呢球係咪運氣」打轉。

愈來愈多人終於開始意識到一件事——

呢個睇落永遠有啲懶、有啲散、甚至有啲唔願多做一步的華裔中場，根本唔係傳統意義上的節拍器。

而係一部精密到近乎冷血的進攻機器。

……

《Match of the Day》錄影現場。

舒利亞企喺大屏幕前，手上支筆直直指住畫面。

鏡頭入面，正好定格喺夏彥君嗰下外腳背出波前、腳腕極細微抖動的一瞬。

嗰動作細到，普通球迷睇直播時可能根本唔會留意。

但越細，越顯功架。

舒利亞神情少有地認真。

「好多人會覺得，呢下係花巧。」

「係炫技。」

「唔。」

佢搖一搖頭。

「呢個係極致實用主義。」

畫面切去慢鏡。

夏彥君背身。

迪比利壓住佢。

正面仲有熱刺中場卡線。

舒利亞用筆尖點住時間軸。

「正常轉身、再調整、再將個波送出去，大概要超過一秒。」

「但佢呢腳外腳背——」

「唔使零點五。」

「甚至更快。」

旁邊連尼加都跟住沉咗落來。

佢望住畫面，再望返舒利亞，眼神裡明顯有啲被說服後的興奮。

舒利亞繼續講。

「佢唔係玩花臣。」

「佢係用技術去換時間。」

「當你個身體仲喺度準備對抗、準備上搶、準備將佢困死嗰一下——」

「個波已經離開咗。」

「所以熱刺兩個防中唔係防得差。」

「而係佢哋防緊的，根本唔係正常節奏。」

連尼加最後落咗個新定義。

「進攻萬花筒。」

「你封唔住佢。」

「因為佢成個人，由腳背、腳腕，到轉身前那下預備姿勢，都可以變成發射架。」

呢句一出，第二朝幾乎即刻洗版。

進攻萬花筒。

好聽。

亦夠型。

最重要係，足夠貼切。

……

倫敦西區。

Aston Martin DB10 廣告拍攝現場。

銀灰色超跑停喺燈光中央，車身線條冷硬而俐落，像一件由機械與傲慢一齊打磨出來的藝術品。

品牌方點名要夏彥君。

理由直白得很。

佢哋覺得，夏彥君喺球場上嗰種「面無表情完成殺人任務」的氣質，簡直同 Bond 車一模一樣。

夠冷。

夠狠。

亦夠疏離。

聚光燈打落來。

夏彥君著住一套剪裁極利落的 Tom Ford
深灰西裝，靠住車門，領結繫到一絲不苟，連袖口都乾淨得像量過角度。

監視器後面，那個留住大鬍子的導演大聲叫。

「夏！眼神！」

「我要你有嗰種感覺——」

「啱啱完成任務，後面爆炸，火光沖天，但你連頭都懶得回。」

夏彥君冇乜反應。

眼簾微微低垂。

視線落喺自己袖口的鈕扣上。

冷漠？

其實唔係。

佢純粹喺放空。

準確啲講，係喺諗另一件令佢有少少煩的事。

頭先經理人老王發咗訊息過來，話皇馬球探已經到咗布里斯班，準備趁亞洲盃期間對佢做全方位觀察。

被人盯住。

嗰感覺，唔舒服。

有啲似你明知屋企裝咗監控，但又唔知鏡頭確實收緊邊個角度。

煩。

亦唔自在。

「Cut！」

導演突然由椅上彈起來。

神情興奮到近乎癲。

「完美！」

「就係呢種感覺！」

「對成個世界都唔屑一顧的疏離！」

「太高級！」

夏彥君眨一眨眼。

冇解釋。

因為有時候，面癱本身就係一種效率極高的生產力。

休息空檔。

Emma Watson 提住晚裝裙擺行過來。

呢位荷里活女星今次係廣告女主角，手上攞住兩支 Evian，走到夏彥君旁邊，遞咗一支俾佢。

「頭先演得唔錯。」

Emma 喺旁邊導演椅坐低，眼神裡帶住明顯好奇。

「通常體育明星嚟到呢度，都會忍唔住摸下軑盤，問下部車可以幾快。」

「但你好似——」

「對佢完全冇興趣？」

夏彥君接過水，扭開飲一口。

再側頭望一眼那架 DB10。

語氣平得很。

「佢係道具。」

Emma 明顯一愣。

夏彥君又補一句。

「而且底盤太低。」

「上落唔方便。」

講完之後，佢仲認真望多兩眼車門高度。

「對職業球員條腰嚟講，呢種設計唔算友善。」

Emma 先係靜咗半秒。

跟住直接笑出聲。

嗰雙啡色眼彎起來時，連旁邊幾個工作人員都忍唔住跟住望過去。

「腰？」

「天啊。」

「呢個大概係我聽過最真實的拒絕理由。」

佢一邊笑，一邊打量住面前呢個著住頂級西裝、但思考方式依然完全脫離娛樂圈審美系統的男人。

「媒體話你係神秘東方巫師。」

「原來你其實係養生派。」

夏彥君聳一聳肩。

「可以咁理解。」

「始終身體就係飯碗。」

Emma 望住佢，神情慢慢有啲微妙。

喺呢個名利場，人人都急住將自己包裝成亡命徒、超級英雄，又或者無所不能的夢幻人物。

反而係呢個男人，冷靜得近乎過份。

唔講夢想。

唔講激情。

只講計算。

只講磨損。

只講腰。

但偏偏就係呢種理智，令佢有咗一種好古怪、又好難模仿的魅力。

……

商業活動結束後，夏彥君冇返李斯特城。

而係直接由希斯路飛去南半球。

一月八日。

澳洲，布里斯班。

當佢拖住行李箱走出機場那一下，一股濕熱氣流迎面撲過來。

三十幾度高溫。

再加海風帶住的鹹味。

由英倫那種又濕又冷、連骨頭都會縮埋的冬天，一下跳去烈日高掛的澳洲夏季，溫差大到連毛孔都似乎要叫。

「夏彥君——！」

「HA——！」

「勁啊——！」

接機口外，數百名着住紅色波衫的留學生同當地華人即刻炸開。

五星紅旗喺陽光底下翻起來，顏色鮮到有點刺眼。

夏彥君停低腳步。

摘低墨鏡。

望住前面那一張張激動到發亮的面孔。

喺英超，佢係兵。

係租借仔。

係李斯特城條大腿。

但喺呢度，呢種歡呼聲入面明顯多咗另一種重量。

唔止係期待。

仲有一種血脈上、身份上、投射上面的綁定感。

沉。

真係幾沉。

沉到連夏彥君一向有啲懶散那條神經，都被拉緊咗少少。

……

國家隊駐地。

佩里公園體育場。

主教練佩蘭企喺場邊，望住嗰個啱啱換好鞋、正慢慢踩草適應場地的身影，塊面終於露出呢幾日以來最真實的一抹笑。

法國人最近俾壓力壓到頭都大。

熱身賽踢得差。

傳媒日日鬧。

而家，佢最重要那條救命草，總算到咗。

「夏，歡迎歸隊。」

佩蘭上前抱咗抱佢，之後指向訓練場另一邊隊友。

「大家都等緊你。」

「你係核心。」

「係今屆國家隊個腦。」

講到戰術安排時，法國人直接攤開雙手，畫咗個圈。

簡單到幾乎唔似戰術。

「你去掌控個波。」

「其他人負責跑。」

夏彥君點一點頭，冇多講。

然後行入場。

熱身。

分組。

對抗。

一切都開始得好正常。

夏彥君着住代表主力那件黃背心，企喺中圈附近。

個波滾到腳下。

習慣性地。

【上帝視角】打開。

球場俯視圖一下喺腦海攤平。

右路。

空位。

好大個空位。

對手左閘壓咗上去，身後空得誇張。

只要己方翼鋒前插一步，基本就係單刀節奏。

喺李斯特城，呢種波甚至唔需要思考。

馬列斯又好。

艾伯禮頓又好。

一見到呢條線，根本已經起步。

於是夏彥君亦冇多諗。

右腳外腳背輕輕一彈。

「啪。」

個波帶住強烈外旋，拉出一道相當靚的彎線，由防守人外側繞過，直送右路那片空地。

落點準。

速度準。

旋轉準。

理論上係完美。

但下一秒——

夏彥君怔咗一下。

因為前面冇人。

真係冇人。

個波孤零零落喺草地，彈兩下，自己滾出底線。

而嗰個本來應該衝入去的邊前衛，此刻仲企喺中線附近，滿面茫然咁望住個波滾走。

佢唔係完全冇動。

係動咗兩步。

之後停咗。

點解停？

因為佢覺得前面仲有人，呢球未必真係可以穿。

又或者，佢早已習慣咗等個波送到腳邊先再反應，而唔係預判落點先起步。

「哎呀！」

嗰個邊前衛一拍大髀，向住夏彥君擺手。

「我嘅我嘅！」

「夏哥，呢球太快，我未反應過來！」

夏彥君企喺原地，雙手叉腰，望住已經出界的皮球，低低呼出一口氣。

冇發火。

但心裡面那一下，明顯沉咗。

呢個就係現狀。

意識斷層。

喺英超，一秒鐘足夠定生死，人人都係預住跑狗。

但喺呢度——

好多人仲係睇住個波先開始跑。

就差嗰半秒，一秒。

但呢種時差，落喺真正高水平節奏上，足夠變成天塹。

接落來二十分鐘。

相似畫面，又出現三次。

直線打身後？

前鋒起步慢，直接俾人造越位。

撞牆配合？

隊友第一下停大，停到送埋俾對面。

大範圍轉邊？

閘位唔敢上，驚自己返唔切。

訓練尾聲嗰下哨聲響起時，夏彥君成個人都濕透。

佢喺英超踢足九十分鐘，都未必會出咁多汗。

唔係跑出來。

係急出來。

嗰感覺，似你揸住架法拉利，卻困咗喺朝早塞車的二環路，油門點踩都只可以蠕動。

鄭智拎住支水行過來，遞俾佢。

神情裡滿滿都係老將先有那種睇透但又冇乜辦法的無奈。

「唔使太急。」

「大家都喺度盡力適應你節奏。」

「但呢啲嘢，要時間。」

夏彥君接過水，一口飲咗半支。

冰水沿住喉嚨一路落。

但滅唔到心裡那團火。

時間？

小組賽得三場。

邊有時間慢慢適應。

照呢種節奏落去，連出線都要睇彩數。

佢坐低喺草地，望住遠處仲喺加操的隊友。

其實所有人都好努力。

真係努力。

個個都喺跑。

個個都喺喊。

個個都喺想做好。

就算跑錯位。

就算停甩波。

就算技術動作變晒形。

態度唔係問題。

問題係，佢哋長期喺另一個速度、另一個聯賽環境、另一套足球慣性入面生存，於是整個意識系統都已經固化。

呢樣嘢，唔係一兩日改得返。

夏彥君望住手上支水，慢慢將膠樽捏扁。

再隨手拋入旁邊垃圾桶。

「既然改唔到環境。」

佢喺心裡低低講。

「咁就只可以改自己。」

喺國家隊呢個體系裡，繼續做純節拍器，死路一條。

既然做唔到指揮官。

咁就換種活法。

夏彥君合埋眼。

喚醒系統。

視網膜上，那串震驚值數字再一次跳出來。

668888。

一筆巨款。

本來佢仲想留住。

等返到英超，再慢慢換啲更頂級的防守技能、視野強化，又或者繼續完善自己嗰套「省力養生型踢法」。

但而家睇落——

冇得再慳。

非常時期，就要用非常手段。

「系統。」

佢喺腦內直接開口。

「打開屬性兌換。」

面板展開。

一列列選項滑出。

【傳球】

【視野】

【盤帶】

【原地擺脫】

……

夏彥君視線一路掠過。

冇停。

最後直接落到最底。

嗰一欄，係佢以前幾乎唔會認真望的類型。

【身體素質類】

以前佢嫌粗。

嫌笨。

嫌唔夠優雅。

但而家，佢突然覺得自己之前真係諗得太文青。

亞洲賽場最無解的是咩？

唔係沙維式傳球。

唔係派路式調度。

而係阿祖安奴式身體。

係巴利式爆發。

只要你跑得比人快。

撞得比人硬。

射得比人重。

喺呢個級別，嗰種優勢就唔止係優勢。

係降維。

係直接由上而下砸穿規則。

夏彥君眼神慢慢定住。

「換。」

「所有震驚值——」

「全部砸入爆發力、強壯，同射門力量。」

【叮！】

【正在執行兌換……】

【消耗震驚值：660000。】

【屬性提升中……】

宿主：夏彥君
震驚值餘額：888

基礎屬性變化：

身體素質：
強壯：70 -> 95
爆發力：75 -> 78
平衡：99（天賦鎖定）

技術能力：
射門力量：80 -> 90
遠射：90
傳球：90

下一秒。

「轟——！」

意識空間金光暴漲。

一股前所未有的燥熱感瞬間沖過全身。

唔係之前嗰種偏技巧型模組帶來的細緻調整。

今次更直接。

更粗暴。

更像有人由內到外，將你每一條肌肉纖維拆開，再重新扭緊、壓實、加粗。

大腿繃緊。

核心收實。

背肌、臀部、腰腹，全部充滿一種以前從未有過的張力。

似要爆。

但唔係失控。

而係隨時可以爆。

夏彥君一下睜開眼。

慢慢企起身。

嗰種原本有啲溫潤、有啲懶散、偏技術流中場的氣質，正一點一點退開。

取而代之的，係一股更原始、更直接、更有破壞味道的氣場。

像一頭本來一直懶得起身的獅子，終於俾人吵到開始磨牙。

遠處。

助教拎住一袋波，朝佢嗌。

「夏！」

「仲練唔練傳球？」

夏彥君搖頭。

然後行去場邊，打開自己個袋。

從裡面拎出一對抓地力更狠的長釘戰靴。

換鞋。

綁好。

再起身。

佢用力跺一跺腳，感受鞋釘咬住草地嗰種更直接、更兇的回饋感。

助教又問。

「唔練傳球？」

「咁你練咩？」

夏彥君抬起頭。

眼神比起頭先，已經明顯唔同。

唔再係計算。

而係帶住一種幾接近掠食的銳。

「練點樣——」

佢停一停。

嘴角非常輕微咁勾起。

「直接將個波帶入龍門。」

由今日開始。

嗰個優雅的李斯特城中場指揮官，暫時落線。

既然隊友接唔住手術刀。

咁就索性將自己變成一把重鎚。

前面邊個企喺度。

就直接砸碎邊個。

因為有時候，滿級號去到新手村，最有效率的玩法，本來就唔係秀操作。

而係一路平推過去。

俾佢上對抗

一月集訓後，HA 同隊友點樣講清楚踢法；

Kim Sir 點樣因應香港隊現實水平改戰術；

三月尾作客卡塔爾點樣鋪墊到 matchday；

保持主角係 香港隊、港式足球語感同真實時間線一致。

第66章 俾佢上對抗（1/2）
將軍澳運動場的夜，比白日靜得多。

泛光燈熄剩一半。

草地邊只餘低零零碎碎幾個工作人員收 cone、執波袋，風一吹，場邊廣告板發出輕微啪啪聲。

夏彥君仲未走。

佢著住長釘 boot，企喺禁區頂前，面前擺住七八個波。

第一腳。

帶一步。

起腳。

「砰！」

個波貼住草地飛出去，直撞網底。

第二腳。

再帶。

再轟。

力量比頭先更重。

角度唔算特別刁，但球網後面嗰一下抖動，已經夠證明呢球有幾實。

場邊，Kim Sir 雙手插袋，望住個波一個一個飛入網，冇即刻出聲。

佢睇咗好一陣。

等到夏彥君踢完第六球，先慢慢行過去。

「你諗住轉型？」

夏彥君彎低腰，拎起地上最後一個波，拍走面頭啲草屑。

「唔算。」

「只係想清楚一件事。」

Kim Sir 望住佢。

夏彥君直起身，語氣平平。

「如果隊友未必接到最靚嗰刀。」

「咁我就自己行埋去。」

Kim Sir 聽完，居然冇第一時間反駁。

因為佢知道，呢句說話雖然聽落有點狂，但其實正正講中咗香港隊而家最大問題。

唔係冇拼勁。

唔係冇紀律。

而係速度差。

意識差半拍。

你叫一隊長期喺另一個聯賽節奏裡面生存的球員，突然跟上英超級別的第一念、第二念、第三念，本身就唔現實。

Kim Sir 沉默幾秒，之後只係點點頭。

「好。」

「但你唔可以一個人打晒十一個位。」

「你要轉踢法，我都要。」

第二日朝早。

會議室。

白板前面貼滿卡塔爾同香港隊之前幾場外圍賽的截圖。

氣氛好靜。

但唔算沉。

反而有種所有人都知道而家開始要講真章的壓力。

Kim Sir 冇再講太多熱血說話。

亦冇再畫咩花巧路線。

佢只係拎起筆，喺白板上寫低三行字。

第一：唔好勉強搵最難嗰下。
第二：有空位就推，有對抗就撞。
第三：第二點一定要跟。

全隊望住白板，先係一愣。

跟住，慢慢有人開始明白。

黃洋第一個開口。

「即係話，唔使再逼 HA 每次都做第一腳致命波？」

Kim Sir 轉身，點頭。

「冇錯。」

「以前我哋諗住俾佢做個腦，其他人圍住佢跑。」

「但而家唔係李斯特城。」

「我哋唔係馬列斯，唔係華迪。」

「有啲位，就唔好幻想一步到位。」

講到呢度，佢拎住筆尖敲一敲白板中間個圈。

「由今日開始，HA 第一優先唔係傳。」

「而係判斷。」

「對面企得鬆，就傳。」

「對面企得散，就帶。」

「對面敢同你鬥身體——」

Kim Sir 望向夏彥君，眼神慢慢沉落去。

「咁就撞穿佢。」

會議室一下安靜咗兩秒。

然後最先笑出聲的，反而係葉鴻輝。

「呢句我鍾意。」

「你撞過咗，記得起腳。」

「就算門將擋到，我都信有人執到第二點。」

白鶴坐喺旁邊，雙手抱胸，亦跟住接一句。

「你唔使再等我哋完全明白你先出波。」

「你一推，我就即刻補前。」

「你一射，我就入禁區食二點。」

Paulinho 亦舉手。

「我都簡單啲。」

「你唔使望我。」

「你一拎順，覺得有位，我就跑狗。」

Jaimes McKee 冇講咁多，只係用手指指自己，再指前面空位。

「我跑先。」

「你睇唔睇到都好，我照跑。」

夏彥君坐喺最尾，冇乜表情。

但心裡面嗰種一直頂住的滯，終於鬆咗少少。

呢隊波，唔係唔肯跟。

只係之前大家都誤會咗。

誤會佢一定要做最優雅嗰個答案。

其實唔使。

對而家嘅香港隊嚟講，最有用的，從來唔係最靚。

而係最直接。

……

一月的短訓營結束之後，夏彥君返英國。

香港隊其他人則繼續喺本地聯賽同盃賽裡面搵節奏。

時間過得好快。

英超、足總盃、媒體、商業活動，全部一齊壓過來，幾乎將人沖散。

但國家隊個 WhatsApp 群組，反而比以前靜中有序。

冇乜廢話。

多數都係片段。

黃洋會丟一段自己補位的訓練片上去。

白鶴會放一球自己前插食二點的截圖。

葉鴻輝更加直接，影住戰術板 send 語音。

「你射。」

「我開快啲。」

「中場第二點我叫後面執。」

有一晚，夏彥君喺李斯特城宿舍沖完涼出來，聽到 McKee 發來一段十五秒語音。

背景應該係健身室。

有啲嘈。

有啲喘。

但內容好清楚。

「HA。」

「你上次話得啱。」

「我以前太鍾意等波。」

「而家我試緊先跑狗，再諗第二步。」

夏彥君聽完，冇回長文。

只係回咗一個字。

「好。」

對面幾乎秒回。

「收到。」

返去，再加速

英國的風，比香港更硬。

落機那一刻，夏彥君把外套拉高了一點，鼻腔裡全是冬天獨有的冷味。飛機在雲層下穿過時，他還在想將軍澳那個晚上的白板，想 Kim Sir 最後寫下的那三行字——別等、別慢、別怕撞。

回到李斯特城時，天還是灰的。

訓練場外面停著幾台媒體車，門口保安照舊抬頭看了他一眼，再熟練地放行。可當夏彥君走進更衣室，還沒來得及把背包放下，華迪已經先吹了一聲口哨。

「喂，返咗香港一轉，塊人都厚咗喎。」

馬列斯坐在另一邊綁鞋帶，抬頭瞄了他一眼，笑得有點賤。

「我早就講過，佢呢排個眼神唔同咗。」

「之前係會計師。」

「而家似打手。」

更衣室裡一下笑開。

夏彥君沒理他們，只把背包放進櫃裡，剛轉過身，就見雲尼亞里已經站在門口。

老帥沒說太多，只是看了他兩秒，然後點點頭。

「Welcome back, HA。」

「You look stronger.」

夏彥君答得很平。

「I am。」

這句話說完，連華迪都挑了挑眉。

因為大家都聽得出來，這不是客氣。

是陳述。

……

一月的李斯特城，節奏快得像雪地裡被人抽了一鞭的馬車。

聯賽、盃賽、冬窗、媒體，全都擠在一起，誰都沒有空慢慢喘氣。李斯特城在這個冬季轉會窗先後簽下迪馬雷．格雷同丹尼爾．阿馬迪，前者在 1 月 4 日由伯明翰城加盟，後者則在 1 月 22 日由哥本哈根來投，兩筆補強都明顯帶著為衝刺階段加厚板凳的味道。

迪馬雷．格雷來報到那天，整個人還帶點少年人的生氣。

跑得快，話也不少。

第一次分組對抗，他就敢直接拿球去過人，結果第一下碰上簡迪，球還沒捂熱就被乾乾淨淨捅走。旁邊看著的馬列斯當場笑出聲，華迪更是毫不留情。

「Welcome to the Premier League, kid!」

格雷不服，轉身就想再來。

可第二次，今次攔在他面前的人換成了夏彥君。

兩人一對一。

一個想用爆發過人，一個只站在原地等。

下一秒，格雷右腳把球往外一撥，整個人想硬生生用速度掠過去。可他才剛啟動半步，夏彥君已經肩膀貼上來，腳下同時一伸，直接把球勾走。

乾淨。

俐落。

甚至有點不講理。

格雷呆了一下，然後轉頭看住他。

「Seriously?」

夏彥君把球掃回去，語氣淡得很。

「Again?」

那一下，連場邊的教練組都對望了一眼。

因為所有人都看得出來——

這次從香港回來，HA 不只是在踢法上變了點。

而是整個人對「碰撞」這件事的理解，都像被重新校準過。

……

比賽一場接一場過。

時間不等人，英超更不等人。

1 月 13 日，李斯特城作客熱刺，在聯賽贏 1 比 0；3 日後再作客阿士東維拉，踢成 1 比 1。

1 月 20 日，足總盃第三圈重賽，李斯特城主場 0 比 2
不敵熱刺出局；但三天後回到聯賽，球隊又在主場 3 比 0 擊敗史篤城，把氣勢重新拉回來。

到 2 月 2 日，李斯特城再在主場 2 比 0 贏利物浦，繼續把榜首壓力一路帶住走。

對外面來說，這是一支黑馬球隊咬著牙撐住榜首。

但對更衣室裡的人來說，感覺不是「撐」。

而是愈踢愈信。

尤其是夏彥君。

香港那一段短短的集訓，像把他腦裡最後一塊卡住的地方一下撞鬆了。以前他總想著怎樣把每一腳球處理到最精細，最合理，最像某種高級中場該有的答案；可回來之後，他開始明白，英超很多時候根本不等你把題做完。

你得先把人撞開。

再講道理。

於是，訓練場上的變化一天比一天明顯。

以前的夏彥君，接球第一下先看隊友。

現在的夏彥君，接球第一下先看前面有沒有縫。

有，就推。

有人上來，就頂住。

頂不住，再分。

這種改變最先察覺到的人，不是教練。

是簡迪。

某次對抗訓練後，法國小個子把球踢回給他，忽然很認真地說了一句。

「你而家拎第二點，好難搶。」

夏彥君接過球，望住他。

「之前好搶？」

簡迪想了一下，居然點頭。

「嗯。」

「之前你太靚。」

「而家你有啲……唔講理。」

旁邊的華迪一聽，笑到差點蹲下去。

「聽到未？」

「連簡迪都話你唔講理，咁就真係唔講理。」

馬列斯則抱著手站在一邊，眼神帶點玩味。

「其實係好事。」

「春天前的英超，最需要的就係呢種人。」

春天前。

這個字眼說得很輕。

但更衣室裡每個人都知道它的重量。

因為二月到了。

賽程沒有放慢，外面的聲浪卻開始變了。博彩公司開始調整賠率，專欄作家開始收起那種把李斯特城當笑話的口吻，電視節目也不再把「黑馬」兩個字講得那麼輕鬆。

大家忽然發現——

這隊波，好像真的不是玩一下。

而夏彥君，也開始慢慢走進另一層視線裡。

不是那種只會送出神來之筆的奇兵。

而是可以把比賽節奏一腳踩碎，再重新拼起來的人。

2 月初那場對利物浦的主場勝仗之後，媒體已經開始把話題往更大的方向推，因為 2 月 14 日的下一場聯賽，李斯特城就要作客酋長球場，對阿仙奴踢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榜首大戰。

這種氣氛，連訓練場都感受得到。

那星期的對抗強度明顯再高了一格。

華斯利夫斯基一腳鏟下去，連草皮都帶起一塊。簡迪比平時跑得更狠，像想把每一寸空間都提前試過一次。就連平日最會偷懶的馬列斯，都在分組對抗完之後加練了十幾分鐘定位球。

雲尼亞里沒有特別煽情。

他只是開始不斷重播一些片段。

阿仙奴的高位壓迫。

奧斯爾在肋部的轉身。

山齊士內收那一下的爆發。

還有酋長球場那種會把人呼吸都壓住的聲浪。

戰術室裡燈光偏暗，投影機一幕一幕閃過。

夏彥君坐在最後一排，手指無意識地敲著膝蓋，沒有人知道他在想什麼。直到影片播到阿仙奴中場收窄、準備夾死持球人那一下，雲尼亞里忽然按停畫面。

整個房間靜了下來。

老帥沒有即刻講戰術。

只是把遙控器放下，慢慢轉過身。

他的視線先掃過華迪，掃過馬列斯，掃過簡迪，最後停在夏彥君身上。

然後，他拿起筆。

在白板上寫下一個字——

ARSENAL。

沒有多餘廢話。

也沒有開場白。

但就在那個名字被寫下來的一瞬間，整個房間的氣壓，像忽然低了一度。

華迪坐直了。

馬列斯收起笑容。

簡迪雙手交叉放在胸前，眼神安靜得嚇人。

夏彥君則看住那個字，慢慢抬起頭。

他很清楚。

從這一刻開始，前面那場波，已經不只是下一輪聯賽。

而是整個英超，第一次真正用正眼看李斯特城。

也是他第一次——

以另一種姿態，回到阿仙奴面前。

雲尼亞里終於開口。

「好。」

「我哋開始。」

回到酋長，但不是回家

倫敦的天空，灰得很薄。

像一層沒有下雨的雲，靜靜壓在訓練基地上方。倫敦高尼的草地剛修過，空氣裡有股很淡的青草味，混著冬天特有的濕冷，讓人一走出室內就不自覺把肩膀縮起來。

雲加站在辦公室窗前，手裡捧著一杯已經快涼掉的黑咖啡。

他沒有喝。

只是看。

球場另一邊，有幾個一隊球員已經開始做熱身前的慢跑。黃色訓練樁排得很整齊，像一條條切割好的線，把草地分成不同區域。可雲加的目光並不在那些線上。

他看的，是螢幕裡那個穿藍色作客外套的年輕人。

夏彥君。

畫面被按停在一個很微妙的瞬間。

肩膀往裡壓。

左腳踩穩。

右腳剛把球推出半步。

那不是傳球前的姿勢。

是準備撞進去的姿勢。

雲加眼神很靜。

靜得有點出神。

門外傳來兩下敲門聲。

「進來。」

保特推門而入，手上夾著幾份資料夾，進來之後先把門關好，然後很自然地走到桌邊。

「我把李斯特城最近四場的剪片都整理好了。」

「還有你要的——」

他停了一下，抬眼看了看螢幕。

「HA 的單獨片段。」

雲加點頭。

「放下吧。」

保特把資料放低，卻沒有立即離開。

因為他太清楚，主教練今天真正想看的，根本不只是李斯特城的整體反擊路線。

而是那個從這裡走出去的孩子。

辦公室安靜了幾秒。

最後還是保特先開口。

「他變了很多。」

雲加望住螢幕，嘴角很輕地動了一下。

「我看得見。」

保特走近幾步，雙手插袋，也看住畫面裡那個定格的身影。

「以前他怕碰撞。」

「不是普通那種怕，是身體本能地抗拒。」

「拿球第一念永遠不是怎樣保護自己，而是怎樣快點把球送出去。」

「但現在——」

保特抬手，指了指畫面中夏彥君那個壓肩的動作。

「現在他開始會用身體，甚至主動找對抗。」

雲加終於把咖啡杯放下。

他的手指在杯沿輕輕敲了一下。

「是。」

「而且不是那種學會犯規、學會拉人球衣的小聰明。」

「是他真的接受了自己要在這裡生存，就不能永遠只做最乾淨的答案。」

說到這裡，雲加停了一停。

視線仍然沒從螢幕上移開。

但心思，已經明顯走遠了。

他忽然想起第一次看到夏彥君訓練時的樣子。

那時候，那孩子像一把太薄的刀。

很鋒利。

也很脆。

天份出眾得近乎刺眼，尤其是第一時間的視野，同落點判斷，有時甚至讓人懷疑他是不是比別人早半秒看到球場。可同一時間，他也瘦，單薄，躲對抗躲得近乎誠實，像身體比腦袋更早知道英超有多殘忍。

所以那時候的雲加沒有猶豫太久。

不是不欣賞。

正正因為太欣賞，才知道不能把那孩子硬塞進當時的阿仙奴中場裡。

阿仙奴要的是能立刻接上節奏的拼圖。

而夏彥君那時候，還只是一個答案很漂亮、但過程未完成的題目。

把他送去李斯特城，表面上像放手。

其實更像保護。

至少，那時的雲加是這樣說服自己的。

「你後悔嗎？」

保特突然問。

雲加沒有即刻回。

這個問題太直。

太像保特的風格。

也太像老朋友之間才會講出口的那種話。

過了幾秒，雲加才淡淡開口。

「後悔是一個很方便的詞。」

「它可以讓人把所有複雜的判斷，事後都包裝成一種情緒。」

保特笑了一下。

「這句很像你。」

雲加也笑了笑，但笑意很淺。

「我不是後悔。」

「我只是——」

他望住畫面裡的夏彥君，聲音慢慢低下來。

「開始看見他原本可能會變成什麼。」

保特沒有接話。

因為這句，已經夠重。

辦公室又安靜了一陣。

投影畫面繼續播放。

夏彥君在對手夾擊中護球。

轉身。

分邊。

再往前。

鏡頭捕捉到的每個細節，都和半年前不同。

雲加看著看著，心裡忽然升起一個很荒謬、卻又再自然不過的念頭——

假如這孩子不是在最需要結果的時候出現。
假如阿仙奴現在不是這種永遠差半步、永遠被要求立刻爭冠的狀態。
假如他有一年，哪怕半年，可以慢慢把人磨出來。

那今天的故事，會不會是另一個寫法？

但這種念頭只存在了很短一瞬。

因為雲加知道，足球從來不會為任何人的「假如」停下來。

錯過，就算錯過。

留下來的，只能是下一個選擇。

「他今晚會很麻煩。」

保特終於把話題拉回球場。

「尤其如果他從右肋開始收進來。」

「他現在不只看最後一腳，他會先用身體頂開第一個人，再送第二刀。」

「如果我們的中場退半步，奧斯爾身後那塊就會一直被他盯住。」

雲加點點頭。

「所以我們不能只把他當成一個前場連接器。」

「也不能再用以前的印象去看他。」

他拿起筆，在戰術板上輕輕點了點中路偏右那一格。

「以前他是球比人快。」

「現在，是他連人帶球一起快。」

保特望住戰術板，忽然皺起眉。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他現在踢得，反而比以前更像英格蘭。」

雲加沒說話。

保特便自己講下去。

「以前太像我們。」

「想得太細，太乾淨，太要合理。」

「現在他開始懂得先把局面弄亂，再從混亂裡找答案。」

「這種球員——」

保特停頓了一下，語氣慢慢沉下來。

「很危險。」

雲加看住那塊戰術板，腦裡卻忽然閃過另一句話。

危險，從來不只是對手。

對教練也是。

因為一個親手放出去的人，若在別的地方長成了你當初看見、卻沒來得及等到的樣子，那種感覺不單止是可惜。

而是提醒。

提醒你時間不會等你。

提醒你年輕球員不會永遠停在原地，等你有空再回頭。

提醒你每一次決定都不只是現在。

也是未來。

雲加將筆放下，突然低聲說了一句。

「足球最殘忍的地方，不是輸球。」

保特抬頭。

「是什麼？」

雲加淡淡道：

「是你明明做了正確的決定，幾個月之後，還是會被另一個版本的正確刺中。」

保特沒出聲。

良久，他才慢慢呼一口氣。

「所以今晚，你想贏他。」

雲加看了他一眼。

「不是贏他。」

「是贏李斯特城。」

講完這句，他自己都沉默了一秒。

然後才再補一句。

「但如果你要我坦白——」

「我也想看看，他到底走到哪裡了。」

……

下午的酋長球場，比平時更吵。

不是因為人聲。

而是那種大戰前，所有工作人員、攝影師、保安、場邊記者一起移動時帶出來的雜音。像整座球場在開賽前已經先醒了過來，每一道走廊、每一扇門、每一層看台都在慢慢發熱。

李斯特城的大巴駛進球場時，夏彥君隔著車窗，看見了那面熟悉的紅白主場牆。

他沒有太多表情。

只是把耳機摘下來，順手收進外套袋裡。

車門打開。

寒氣一下灌進來。

華迪走在前面，低聲罵了一句天氣。馬列斯則一邊下車一邊左右張望，像對每一個大球場都保持某種天然興趣。夏彥君踩落地面那一刻，腳步很穩，沒有停，也沒有抬頭特別望向任何方向。

但他知道，有人在看他。

不只是記者。

不只是鏡頭。

還有一些熟悉的目光。

走廊拐角處，果然有人已經在等。

Theo 靠住牆，雙手插袋，見到他走近便先笑了。

「你而家真係唔同咗。」

夏彥君望住這個舊隊友，腳步稍微慢了一下。

「邊樣唔同？」

Theo 上下打量他幾眼，故意摸著下巴。

「以前見你，第一感覺係——」

「呢個人會傳死我。」

「而家見你，第一感覺係——」

他停了一下，自己先笑出聲。

「呢個人可能會撞死我。」

夏彥君嘴角終於動了一下。

「你太脆。」

「撞唔起。」

Theo「嘖」了一聲，抬手推了他膊頭一下。

「講真，你喺嗰邊過得唔錯？」

「嗯。」

「真心？」

「真心。」

Theo 看了他兩秒，像在確認他是不是說場面話。

最後，還是慢慢點了點頭。

「咁就好。」

「其實更衣室有時都會講起你。」

「尤其係 Per。」

「佢成日話，當初最早睇得出你會喺英超活落去的人，未必係領隊，反而可能係佢。」

夏彥君怔了一下。

還沒來得及接話，走廊另一邊已經傳來熟悉而沉穩的聲音。

「Theo，你又堵住條路。」

梅迪薩卡走過來，步幅不快，但那種老派中堅特有的沉穩感，仍然一眼就認得出來。

Theo 聳聳肩，識相地讓開半步。

Per 站到夏彥君面前，先看了他一眼，再很自然地伸出手。

夏彥君同他握了一下。

手掌很大。

依然很硬。

「歡迎返來。」

Per 說。

夏彥君答得很平。

「今日唔算返來。」

Per 聽完，反而笑了。

「這句答得不錯。」

「說明你真的長大了些。」

兩人之間沉默了兩秒。

那種沉默不尷尬，反而像有很多話不用講得太明白。Per
一向是這樣的人，不會用太多花巧語言去安慰或鼓勵誰，但說出口的，多半都直。

「你知道嗎，」Per 忽然開口，「以前我一直覺得，你最缺的不是技術，也不是勇氣。」

夏彥君看住他。

「是什麼？」

Per 說：

「允許自己變得沒那麼漂亮。」

Theo 在旁邊聽到，忍不住吹了聲口哨。

「這句更像領隊會講。」

Per 沒理他，只是望住夏彥君。

「很多年輕球員都怕自己踢得難看。」

「怕失去風格，怕變粗，怕變得不像自己。」

「但英超有時候不是要你證明自己多美。」

「而是先證明你不會被吃掉。」

走廊裡人來人往。

可那一刻，夏彥君卻莫名把這幾句話聽得很清楚。

因為這不是雞湯。

而是他這半年真正走過的東西。

Theo 插嘴道：

「所以呢？」

「你而家都證明到自己唔會俾人食啦。」

「下一步係咩？世界級中場？」

這句本來像玩笑。

可說出口之後，三個人都安靜了一瞬。

未來。

對二十歲左右的球員來說，這個詞總是很大。

大到像可以裝下所有可能。

也大到讓人一時不知道該怎樣回答。

最後還是夏彥君自己先開口。

「下一步唔係世界級。」

「係先踢到，冇人再用『驚喜』形容我。」

Theo 挑眉。

Per 則慢慢點頭。

「很好。」

「因為真正站穩的人，不靠驚喜。」

「靠重複。」

講完這句，Per 看了他一眼，語氣又放輕了些。

「你還年輕。」

「你未來可以去很多地方。」

「也可以不去。」

「但先記住一件事——」

「不要讓別人決定你應該成為哪一種球員。」

夏彥君微微一怔。

這句話，比剛才任何一句都更重。

因為它不只是在說今晚。

也是在說更遠的以後。

Theo 大概是覺得氣氛有點太認真，立刻拍了拍手，故意把節奏拉回來。

「好啦，夠晒深沉啦。」

「再講落去，我都以為自己入咗 TED Talk。」

他轉過頭，衝夏彥君眨了眨眼。

「總之，今晚你最好踢差啲。」

「友情提示。」

夏彥君這次真的笑了。

很淡。

但夠真。

「你今晚最好都唔好上場。」

「對大家都好。」

Theo 立即舉手投降。

「好狠。」

「你而家真係學壞晒。」

Per 看住兩人，嘴角也浮起一點極淺的笑意。

然後，他收起神情，最後說了一句。

「踢完再見。」

「到時候，不論輸贏，我們再談未來。」

……

另一邊。

主隊教練室。

保特剛把最後一份名單放到桌上，抬頭便見雲加仍然站在戰術板前，筆尖停在中路偏右那條路線上，像還在想某個細節。

「還在想他？」

保特問。

雲加沒有否認。

「嗯。」

保特走到他旁邊，低頭看了一眼戰術板。

「其實我有時覺得，最麻煩的不是他今天踢得多好。」

「而是你太清楚他原本哪些地方不好。」

「這會讓你對他的進步，感受比其他人更強。」

雲加沉默半晌，忽然笑了一下。

「Steve，你有沒有想過，教練其實很像一種奇怪的園丁？」

保特挑了挑眉。

「我不像。」

「你比較像。」

雲加沒有理他那句打岔，只是繼續說下去。

「你每天看著那些年輕人。」

「你知道哪些種子會發芽，哪些可能長不大，哪些需要移去另一塊土。」

「你做很多決定，表面是為了球隊，實際上也在決定一個人的成長路線。」

「可最有趣的是——」

他的聲音漸漸放低。

「有些花，不會在你院子裡開。」

保特聽完，先是一愣。

然後難得沒有立刻回嘴。

因為這句話，太像實話。

雲加放下筆，終於轉過身。

「我不會因為他今天穿著藍色球衣，就否定他曾經屬於這裡。」

「同樣，我也不會因為他曾經屬於這裡，就對他手軟。」

保特點頭。

「這才像你。」

雲加看住他。

「不，這才像職業足球。」

他走到門前，手放上門把，卻又停了半秒。

腦海裡最後閃過的，仍是夏彥君少年時期那張總帶點壓抑、又不肯服輸的臉。再下一秒，畫面已經換成現在——肩膀更硬，眼神更穩，走路時連步伐都沒有以前那種想避開什麼的味道。

雲加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今晚真正回到酋長的，不是那個曾經在阿仙奴學著生存的孩子。

而是一個已經開始決定自己要成為什麼的球員。

這樣的人，最可怕。

也最值得期待。

「走吧。」

他對保特說。

「去見他。」

……

球員通道的燈，一向偏白。

白得有點冷。

兩隊人馬開始陸續在通道裡集結，球僮站在旁邊，緊張得連肩膀都繃直。遠處看台的聲浪隔著牆傳進來，像海水一下一下拍在混凝土外層，沉悶，又巨大。

李斯特城排在左邊。

阿仙奴排在右邊。

中間只隔著一條不算寬的通道。

夏彥君站在隊列中間，前面是華迪，後面是簡迪。他微微側過頭時，剛好看見對面隊列最前方的那道身影。

雲加。

老帥站得筆直，雙手交疊在身前，神情平靜得近乎冷淡。

可就在雙方目光短暫交錯那一下，夏彥君還是看出了點東西。

不是敵意。

不是溫情。

而是一種很複雜、很克制、但又絕對真實的審視。

像老師看著終於走出自己課堂、卻又在別的地方學會新東西的學生。

兩人誰都沒有先開口。

反而是保特先走前半步，望住夏彥君，咧嘴笑了一下。

「今晚唔好太出風頭。」

夏彥君答得很快。

「你哋可以試下唔俾。」

保特一怔，隨即失笑。

「真係硬淨咗。」

雲加這時才終於開口。

聲音不高。

卻剛好夠夏彥君聽清。

「很好。」

夏彥君望向他。

雲加的眼神仍然很靜。

「至少你現在，看起來像個準備好面對未來的人了。」

通道裡人很多。

聲音也不小。

但這句話，仍然像很清楚地落在耳邊。

夏彥君沉默了兩秒，才低聲回了一句。

「未來唔會自己嚟。」

雲加看住他，眼底終於掠過一絲很淡的笑意。

「是。」

「所以今晚，去搶吧。」

就在這時，球證組已經走到最前。

球僮開始一個個站好。

場內廣播聲線拉高，酋長球場的聲浪像海嘯一樣從外面壓進來。華迪轉了轉脖子，馬列斯低頭整理手腕的護帶，簡迪則安靜地看著前面，像隨時可以把自己摺進比賽裡。

而夏彥君，慢慢吸了一口氣。

他知道，這不是回家。

也不是復仇。

這只是一場很簡單的事——

他終於能夠用現在的自己，站在過去面前。

「Let’s go.」

不知道是誰先說了一句。

下一秒，兩隊一起向前。

白光盡頭，整座酋長球場同時炸開。

酋長的補時

酋長球場的聲音，從來都不是一下炸開的。

而是一層一層壓下來。

像潮水，先淹到腳踝，再淹到膝頭，最後連呼吸都一併裹住。

夏彥君站在中圈附近，抬眼望向場邊。

雲加就站在那裡。

深色大衣，雙手插袋，神情平靜得近乎淡漠。可夏彥君知道，那不是冷。那只是這個男人多年來站在英超邊線練出來的殼。真正的情緒，永遠都藏得很深。

球證一聲哨響。

比賽開始。

阿仙奴一上來便壓得很前。

奧斯爾在肋部遊走，山齊士不停內收，蒙利爾同比利連輪流把邊路推高。李斯特城則照舊後撤，等，忍，然後準備在第一個縫隙出刀。

夏彥君踢得很安靜。

但很硬。

第一腳接應，他就被高基連從身後頂了一下；第二次回撤拿球，基奧特乾脆整個人壓過來；第三次，連奧斯爾都罕有地跟上一步，伸腳去封他轉身路線。

對面很清楚。

今晚只要讓他舒服地抬頭，李斯特城的反擊就會像刀一樣劈出來。

「快啲回！」
「中路鎖住佢！」
「唔好俾佢轉身！」

酋長球場的噓聲和阿仙奴球員的呼喝混在一起，像無數根線，一齊往他身上纏。

可就在這一刻，夏彥君腦裡反而很靜。

他忽然想起很久以前的倫敦高尼。

那時候冬天更冷，草地也更硬。

他在青年隊分組對抗裡第一次被撞翻，整個人摔進泥水裡，手掌擦出一條血痕。場邊的保特皺著眉，只講了一句話。

「你唔可以每次都等個波替你解決問題。」

那時的他，聽不太明。

或者說，明白了，也做不到。

因為那時的夏彥君，總覺得足球應該更乾淨一點，更漂亮一點，更像一題可以慢慢解的數學題。

直到後來他發現——

英超不是考試。

英超是戰場。

你寫得再靚，人家一腳鏟過來，紙都能替你撕爛。

砰！

高基連再一次撞上來。

夏彥君沒有避。

他先用背把人頂住，再把球往外一撥，順勢轉了半圈，硬生生從兩個白衫中間擠出去半步。那半步一出來，華迪已經開跑，馬列斯也從右邊往內收。

機會只是一瞬。

夏彥君抬頭。

然後，送。

皮球像被刀尖削出去一樣，穿過中場和後衛線之間那條最窄的縫，直接送到前場。

酋長球場的聲音忽然亂了一拍。

連場邊的雲加，目光都明顯沉了一下。

他太熟這種球了。

熟到幾乎能從出腳角度，猜到那孩子下一秒會把球送去哪裡。

可讓他真正心口一緊的，不是那腳傳球。

而是夏彥君送完之後，沒有像以前那樣停在原地看。

他繼續往前。

像早已經知道，這球未必會一腳結束。

「睇到未？」

保特站在他身邊，聲音壓得很低。

「佢而家開始信第二步。」

雲加沒說話。

只是看。

看那個曾經在這裡小心得像踩著薄冰的孩子，現在怎樣踩進別人的半場，踩進對抗，踩進風暴中心。

上半場三十多分鐘，場面一直緊。

阿仙奴控球更多，李斯特城反擊更狠。

雙方都像知道這場波的重要，連每一下碰撞都帶著一種不肯退的狠勁。

第四十一分鐘。

李斯特城終於等到那一下。

簡迪在中場把球捅走，華迪第一時間橫敲，馬列斯帶了半步便被蒙利爾逼住。所有阿仙奴球員的重心都在往右邊移，因為那邊本來就是李斯特城最銳利的一刀。

可馬列斯沒再黏球。

外腳背一磕。

回中。

球到夏彥君腳下時，他正站在禁區弧頂外一步。

高基連撲出來。

卡蘇拿不在，奧斯爾亦回追不及，Per 只能在後面補位。

那一瞬，夏彥君忽然又看見另一段畫面。

是他第一次在阿仙奴一隊訓練後，雲加把他單獨叫住，站在空無一人的場邊對他說：

「真正的視野，不是你看見隊友在哪裡。」

「是你看見別人還未來得及看見的空白。」

當時的他似懂非懂。

而這一刻，他忽然全懂了。

高基連以為他會分。

Per 以為他會再等。

連門將都以為這球會去華迪腳邊。

但夏彥君沒有。

他右腳把球往左前方輕輕一撥，整個人順勢踏進那一格誰都沒來得及補上的空白，下一步直接起腳。

不是重炮。

不是炫技。

而是一腳極冷的推射。

皮球貼住草地，鑽過兩條腿之間的縫，直竄遠柱內側。

唰！

酋長球場像被誰突然按了靜音鍵。

客隊區先是怔了一下，然後整片爆開。

華迪第一個衝過來，馬列斯張開雙手，簡迪甚至已經開始小跑，準備把人壓倒在地慶祝——

可夏彥君沒有跑。

他只是停在原地。

轉身。

抬眼。

望向場邊。

望向雲加。

整座球場的雜音，像忽然被拉遠了。

他沒有怒吼，沒有滑跪，沒有捶胸口。

只是很安靜地抬起右手，輕輕放在胸前，再微微點了點頭。

那不是示威。

也不是炫耀。

而是很清楚、很克制的一個動作——

謝謝。

謝謝你當年放手。
謝謝你當年沒有把我困在還沒準備好的地方。
謝謝你讓我能用今天的自己，站在這裡。

雲加站在邊線，沒有任何誇張反應。

可只有他自己知道，心口那一下，像被什麼很輕、很鋒利的東西碰了一下。

他看懂了。

也正因為看懂，所以更複雜。

保特站在旁邊，低聲說：

「佢冇慶祝。」

雲加望住場內那個年輕身影，聲音很低。

「因為他知道，什麼是尊重。」

保特停了停，又補一句。

「亦因為他知道，自己真的已經走到這裡了。」

雲加沒有回答。

但他心裡其實明白。

有些球員進你球，會興奮，會報復，會證明。
可有些球員進你球，卻選擇不慶祝。

那不是心軟。

而是成熟。

也是一種很安靜的告別。

……

中場休息時，酋長球場的更衣室走廊比平時更安靜。

阿仙奴更衣室內，氣壓低得很沉。

雲加站在白板前，沒有第一時間講戰術。

他只是看著那群喘著氣的球員，然後很平靜地說：

「你們看見了。」

「他不是以前年輕隊那個只會找最後一腳的人了。」

沒有人反駁。

Theo 坐在椅子上，雙手撐膝，率先苦笑了一下。

「我頭先追佢嗰下，真係覺得佢撞落來會把我撞散。」

房內有人低低笑了聲，氣氛卻沒有因此鬆太多。

Per 抬頭，看向雲加。

「但我們還能壓住他。」

雲加點頭。

「是。」

「因為足球不是一個人的對決。」

講到這裡，他停了兩秒，眼神終於慢慢鋒利起來。

「但也正因為如此，你們不能再把他當成舊印象。」

「他不再只是會傳球。」

「他現在會等你們先想錯。」

保特接過話。

「所以下半場，我哋壓更高。」

「Theo，你上去之後唔好只企邊，內收食第二點。」

「奧斯爾，你再往前半格。」

「對面一旦少半步，我哋就要連續打。」

雲加把筆尖重重點在戰術板上。

「今晚不只是三分。」

「也是一次證明。」

「如果你們想談未來，先把現在搶回來。」

……

下半場一開始，阿仙奴的壓迫果然更兇。

李斯特城被迫得連出球都不再像上半場那樣從容。五十多分鐘，辛普森連吃兩黃被逐，李斯特城開始少打一人。

場邊的雲尼亞里一把將馬列斯叫回來，防線往後收，所有人的站位都明顯再低半格。

夏彥君抹了一把汗，回頭望向記分牌。

他知道，這場波從這一刻開始，已經不再是自己能不能再送出一刀的問題。

而是全隊要怎樣捱。

阿仙奴一波接一波壓過來。

七十分鐘左右，禾確特為阿仙奴追平比分，整座酋長球場像忽然重新通電一樣，全數亮了起來。

1:1。

夏彥君站在中圈，胸口微微起伏。

對面慶祝的紅白人群裡，Theo回頭看了他一眼。

那一眼很短。

卻像在說：我都講過，今晚唔會咁易放你走。

再往後的時間，幾乎全是拉鋸。

李斯特城十人應戰，硬生生把陣形縮到極致。華迪在前面跑狗跑狗到幾乎抽筋，簡迪來回掃蕩，舒米

高一次又一次把球打出去。

夏彥君則一邊回撤協防，一邊在每一次難得的反擊裡咬牙把球護住。

他甚至有一球，在邊線附近被三個人夾住，還硬是把球護出界，替全隊爭到半口氣。

九十分鐘。

補時牌舉起。

酋長球場的聲音已經不再是普通的吵，而像整座建築都在震。

阿仙奴最後一次前場死球。

奧斯爾站在球前。

夏彥君遠遠望過去，心裡竟有一瞬恍惚。

那個背影，他在阿仙奴訓練場看過太多次。

每次奧斯爾站在那裡，整個人都像鬆鬆的，懶懶的，甚至有點漫不經心。可你永遠不知道，他下一腳會把球送去多窄、多刁、多像一條不該存在的縫。

哨響。

奧斯爾助跑。

皮球帶著極快的內旋，像長了眼一樣拐進最危險的區域。補時階段，韋碧克正正從人群中鑽出，頭槌一點，皮球直入網底，阿仙奴最終 2 比 1 絕殺李斯特城。

整座酋長球場徹底爆炸。

紅白看台翻湧，替補席衝出，連場邊攝影師都在往前擠。

而李斯特城這邊，像一下被抽空。

夏彥君站在原地，沒有立刻回頭。

他只是看著球網輕輕晃動。

又看了看站在罰球點附近的奧斯爾。

最後，他的視線越過人群，落到邊線那道熟悉身影上。

雲加沒有狂奔，沒有揮拳。

他只是站在原地，看著場上這一切。

兩人的目光，又隔著混亂與聲浪碰了一下。

這一次，沒有人再需要說話。

因為比賽已經替一切說完了。

你成長了。
很好。
但未來，還未到你手上。

嗶——

完場。

阿仙奴 2 比 1 李斯特城。

酋長的補時 2

……

球員通道裡，比賽過後的空氣總是最重。

汗水、草味、止痛噴霧、濕掉的球衣、輸球後壓住不講的情緒，全都混在一起。

華迪一路低著頭走，馬列斯把手套扯下來扔進桶裡，簡迪什麼都沒說，只默默坐下喝水。雲尼亞里站在門邊，原本想開口，最後卻只拍了拍幾個人的肩膀。

夏彥君坐在角落，球鞋還沒脫。

手機屏幕亮了一下。

是兩條訊息。

第一條來得很快，語氣一如既往地直接：

「輸波就輸波，唔准扮冇事。」
「但你嗰球，好靚。」
「仲有——唔慶祝嗰一下，比入球更靚。」

第二條則慢半分鐘才到。

短短幾句。

「我有睇直播。」
「你望向佢嗰一下，我明。」
「有些人不是用來打敗的，是用來告別過去的。」
「所以，別太難過。」

夏彥君看著那兩條訊息，手指停在屏幕上方，久久沒有回。

更衣室另一邊，水聲、鞋釘碰地聲、低聲咒罵聲，還在零零碎碎傳來。

而就在這片低氣壓裡——

【叮！】

熟悉的系統提示音，忽然在腦海中響起。

【檢測到宿主在高壓焦灼環境中，完成「尊重過去、直面未來」特殊劇情。】

【檢測到關鍵觀測目標：Mesut Özil。】

【檢測到宿主對「最後一傳」與「全域視野」產生高強度情緒共鳴。】

【獎勵發放中……】

夏彥君的瞳孔微微一縮。

下一秒，一張泛著淡金與冰藍交疊光澤的卡片，像在黑暗中緩緩翻開。

卡面上，不是爆射，不是盤扭，也不是衝刺。

而是一雙眼。

冷靜、疏離、彷彿永遠比別人早半秒看見球場所有縫隙的眼。

【恭喜獲得：奧斯爾「上帝視野 + 最後一傳」模組。】

【屬性提升：】
【視野：95 -> 99】
【直塞精度：93 -> 98】
【高速狀態下決策穩定性：大幅提升】
【狹窄區域一腳出球成功率：大幅提升】

【備註：真正的傳球，從來不是把球送出去。】
【而是提前看見，未來會出現在哪裡。】

夏彥君慢慢閉上眼。

胸口裡那股輸球後壓住不散的悶，竟在這一刻變得更加清晰。

因為他忽然明白，這個獎勵為什麼會在現在來。

不是在他入球時。
不是在他被歡呼包圍時。
而是在他輸掉比賽、親眼看著奧斯爾用一腳罰球把未來暫時搶回阿仙奴手上之後。

有些能力，只有在你真正知道它有多殘忍、多強大時，才配得上擁有。

門外傳來腳步聲。

有人停在李斯特城更衣室門口。

不久後，又慢慢走開。

夏彥君不用抬頭，都大概猜到是誰。

他低頭看了看手機，終於回了那兩個女孩一人一句。

第一個，他回：

「未扮冇事。」

第二個，他回：

「我明。」

發送之後，他把手機按熄。

再抬起頭時，眼神已經和幾分鐘前不一樣了。

輸波當然難受。

補時被殺，更難受。

但就在這一夜，他好像又清楚了一點——

所謂未來，不是別人講給你聽的。

也不是你站在場邊望著誰，就會自己走來。

未來，是你輸過、痛過、記住過之後，下一次再親手搶回來的東西。

他慢慢把手伸向球鞋綁帶。

一格一格，重新拉緊。

像重新把自己也綁緊。

酋長球場外的聲浪，還未完全散去。

但夏彥君知道，今晚真正留在自己身上的，從來不是那個補時頭槌。

而是另外兩道目光。

一道來自過去。

一道，通向未來。

更衣室之後

更衣室的門一關上。

外面那種山呼海嘯一樣的聲浪，立刻被隔成了很遠、很悶的一層背景音。可就算隔著牆，大家都還是知道，酋長球場那邊正在慶祝。每一下隱隱傳來的震動，都像有人隔著門板，一下一下敲在胸口上。

沒有人第一時間說話。

只剩呼吸聲。

水樽被扭開的聲音。

鞋釘刮過地板的尖響。

還有一股混在一起的氣味——汗、濕草、止痛噴霧、護腿板上的泥、輸波後壓住不發作的火。

華迪第一個把球衣從頭上扯下來。

動作很大。

大到幾乎像要把整件衫撕開。

他裸著上身站在自己位置前，胸口起伏得厲害，手背抹了一把臉上的汗，抹完才發現連頭髮都已經濕透，便低低罵了一句。

「屌。」

只是一句。

但那一下，比什麼長篇大論都更像輸波後的華迪。

他今天跑狗跑到腿都發硬了，少打一人之後還要一個人頂住阿仙奴最後一條線。補時失守的那一刻，他甚至是第一個回頭衝向中圈的人，像明知沒可能，還是想把時間硬搶回來半分鐘。

可足球從來不會因為你夠狠，就多給你半秒。

馬列斯坐在隔壁，正慢慢解開鞋帶。

他平日最在意自己個樣，輸贏都總會留一點體面。可這晚，他連頭都一直低著，手指把鞋帶扯得很緊，緊到手背青筋都浮了起來。

「我嗰球應該早啲傳。」

他忽然開口。

聲音不大。

像不是說給誰聽，只是說給自己。

華迪立刻轉頭。

「唔關你事。」

馬列斯沒抬頭，只是又重複了一次。

「我嗰球應該早啲傳。」

簡迪坐在再旁邊，拿著水樽，安安靜靜聽了兩句，然後才抬起頭。

「我哋每個人都有一球應該早啲做。」

他講得很平，甚至有點輕。

可更衣室裡，偏偏就是這種語氣最能把人按住。

馬列斯終於抬頭，看了簡迪一眼。

法國小個子臉上沒什麼表情，只是很自然地把水樽遞過去。

「飲啖水先。」

「再嬲都好，先唔好渴死自己。」

旁邊有人低低笑了一聲。

氣氛沒有真的鬆開，但至少那種繃到快要斷的線，稍微鬆了一點。

舒米高站在最裡面，還穿著龍門衫，手套只脫了一隻。

他剛剛一直沒出聲，這時才忽然把另一隻手套重重扔進自己的櫃裡。

啪一聲。

全隊都抬眼看了他一下。

「下次。」

他望著前面，聲音帶著門將輸波後特有的火。

「下次最後那一下，前面幫我把人再清乾淨少少。」

這話其實不算重。

但夠直接。

因為他是看著防線講的。

胡夫坐在長椅另一端，雙手撐著膝頭，低頭喘了口氣，額前汗水還在往下滴。他今天和摩根一整場都像被人按在禁區前面不停出拳，頂、撞、解圍、轉身、再頂，到了最後幾分鐘，連腿都快不是自己的。

聽見舒米高這句，他沒有頂嘴。

只抬手抹了抹鼻樑，然後啞著聲回了一句。

「得。」

「下次我直接連人都頂走。」

這句一出，連舒米高嘴角都動了一下。

不是笑。

更像一種男人之間很笨拙、但很真實的和解。

摩根則坐在旁邊，一直在用毛巾按著自己的左膝。

他年紀大，這種強度踢完，身體每一處都在叫。他先看了舒米高一眼，再看了胡夫一眼，最後只說了一句：

「我哋今晚輸，不係因為最後嗰個頭槌。」

「係因為前面九十幾分鐘，仲有好多一下半下冇做盡。」

沒人反駁。

因為隊長講的是實話。

輸球最痛的地方，不是那個最後畫面。

而是你事後回想，會發現前面好多地方，原來都可以再早半步、再硬一下、再頂多一秒。

夏彥君坐在角落，還沒換衫。

他沒有加入大家的對話，只是安靜聽著。

輸波之後的更衣室，本來就不是一個人應該太搶眼的地方。你入了球，不代表你有資格把自己的情緒放到別人前面；尤其當全隊最後還是輸了，那個入球更多時候只會變成一種沒能守住的遺憾。

雲尼亞里這時終於走進來。

老帥沒有像電視上那樣大吼，也沒有試圖立刻把整隊人打雞血。他只是站在門邊看了一圈，看著華迪還沒完全平息的胸口起伏，看著馬列斯繃著臉把鞋一隻一隻放好，看著簡迪安靜地坐著，看著舒米高和胡夫那種輸到不甘心卻又不想互相發火的樣子。

最後，他慢慢走到中間。

「抬頭。」

沒有人動。

雲尼亞里又說了一次。

「抬頭。」

這次，大家才慢慢抬起來。

老帥看著他們，眼神比平時沉。

「我知你哋而家嬲。」

「我都嬲。」

「但你哋要記住一件事——」

他用手指輕輕點了點地板。

「呢度係酋長球場。」

「我哋踢到補時先輸。」

「仲要十個打十一個。」

說到這裡，他停了一下。

聲音不高，但每個字都很實。

「我唔接受輸波。」

「但我接受今日你哋踢得像一隊會同人爭到最後的球隊。」

華迪把球衣甩回長椅上，悶聲悶氣地接了一句。

「但都係輸。」

雲尼亞里點頭。

「係。」

「所以先要記住呢種感覺。」

「因為將來你哋再踢到呢一刻——」

他掃過全隊，最後目光落在夏彥君身上，卻沒有單獨點名。

「你哋就會知道，點樣唔再俾人從手上搶走。」

這句話一講完，更衣室裡沒有人拍手，也沒有人喊口號。

但整體氣壓，明顯變了少少。

由一種快要悶爆的喪氣，變成某種更冷、更硬的東西。

像一塊鐵，剛被錘完第一下。

……

十五分鐘後。

更衣室的人開始陸續起身。

有人去沖涼，有人去做冰敷，有人去應付賽後採訪，有人則只是走出去透口氣，因為輸波後那個狹小空間待久了，胸口會越來越悶。

夏彥君是後者。

他走出更衣室時，走廊的燈白得很冷。

腳步聲在長廊裡會被放大，來來回回，像所有人都走得比平時更慢。轉角不遠處，阿仙奴那邊也正有人陸續出來，身上還帶著贏波後那種微妙的鬆弛感——不是張揚，而是那種「終於搶返嚟」之後肩膀自然放鬆的狀態。

Theo 最先見到他。

小老虎本來正在同隊醫講話，見到夏彥君，先是一愣，然後很自然地走過來。

「喂。」

他先看了看四周，確定沒什麼記者貼近，才壓低聲音。

「你嗰球，真係靚。」

夏彥君看了他一眼。

「你哋贏咗。」

Theo 聳聳肩。

「贏咗都可以講真話。」

他停了停，又補一句。

「而且你冇慶祝。」

「更難頂。」

夏彥君嘴角動了一下。

「你想我點？滑跪去到角旗？」

Theo 想像了一下那畫面，差點笑出聲，最後還是忍住，只用手背碰了碰鼻子。

「咁又唔好。」

「不過……」

他目光突然認真了點。

「你今日真係唔同。」

「唔止係踢法。」

「係個人都唔同。」

夏彥君沒立刻接。

Theo 便自己講下去。

「以前你喺高尼，話就話冷靜，其實好多人都睇得出你係繃緊。」

「有時連行路都好似收住半邊膊頭。」

「而家唔同。」

「而家你好似終於接受咗自己可以同人硬碰。」

這幾句，說得不重。

卻很準。

因為那種變化，最先看得出來的，往往不是教練。

而是曾經在訓練場日日對住你的人。

夏彥君沉默兩秒，才淡淡回了一句。

「人總會變。」

Theo 看著他，忽然笑了笑。

「係。」

「但唔係每個人都會變得更好。」

講到這裡，他本來還想再說什麼，卻忽然停住。

因為他已經看到走廊另一頭，有兩個人正往這邊走過來。

保特在前。

雲加在後。

Theo 幾乎下意識地退開半步。

不是害怕。

而是一種很自然的讓位。

連他自己都說不清，是讓給主教練，還是讓給某場早就該來、但一直未正式發生的對話。

保特行到近前，先看了 Theo 一眼。

「你仲喺度？」

Theo 立刻舉手投降。

「走喇走喇。」

說完，他臨走前還不忘拍一拍夏彥君的手臂，低聲丟下一句。

「唔好講太耐。」

「我驚你哋講完之後，下季你真係返嚟。」

這句本來像玩笑。

但講出口之後，空氣裡還是多了點很輕的停頓。

Theo 說完便識相地走了。

長廊一下靜了許多。

只剩保特、雲加，還有夏彥君三個人。

保特沒急著開口。

他先打量了夏彥君兩眼，從額角的汗，到還沒換下的球褲，再到那雙沾著草屑和泥的波 boots，最後才點點頭。

「今日踢得唔錯。」

這是來自保特的稱讚。

所以很值錢。

夏彥君答得也很簡單。

「輸咗。」

保特看著他，忽然笑了一聲。

「仲係識得先睇結果。」

「咁就好。」

說完，他主動側了側身。

「領隊搵你。」

講完這句，他沒有走遠，只退到幾步外的牆邊，像有意識給兩人空間，又不至於讓畫面變得太私人。

這很保特。

嘴上永遠粗，做事卻總有分寸。

……

雲加站在原地。

燈光從走廊上方打下來，把他臉上的輪廓壓得更瘦削，也更清楚。這位法國老人看上去和記憶裡差不多，卻又似乎哪裡都不一樣了——或許是站得更直，或許是眼神更沉，又或許只是因為今晚兩人終於不再是教練和一個尚未成形的年輕球員。

而是主教練，和另一隊的先發球員。

兩人對望了幾秒。

最後還是雲加先開口。

「你今日那球，處理得很好。」

聲音一如既往平穩。

像一堂訓練課後很普通的點評。

但正因為這樣，夏彥君反而更容易想起以前。

想起那些在高尼訓練基地的黃昏，其他人都走了，雲加還會留下來，看他單獨做接應轉身。想起那個男人站在場邊，手裡拿著一個球，語氣總是不急不慢。

——你看得見線。
——很好。
——但你也要學會，當線被人踩斷時，怎樣活下來。

那時的他，以為這只是技術問題。

現在回頭再看，才知道那其實是整個職業足球。

夏彥君低聲回道：

「你以前教過。」

雲加眼神輕輕動了一下。

「我教過很多人。」

「不是每個人都會真的記住。」

夏彥君沒有接這句。

因為他知道，這不是在討功。

而是對方一貫的說話方式——平靜，克制，但每一句背後都藏著另一層意思。

雲加看著他，終於把話再往前推一步。

「你知道我今晚為什麼要找你嗎？」

夏彥君抬眼。

「因為未來。」

雲加聽完，竟然很輕地笑了一下。

「你現在回答問題，比以前快。」

「也比以前準。」

他停了一下，語氣忽然慢慢沉下來。

「你還記得嗎？」

「有一次你在高尼問我，為什麼不直接把你留在一隊。」

夏彥君心口微微一動。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久到他自己都快忘了那天的天氣，卻 still
記得自己當時站在訓練場邊，手掌因為緊張握得全是汗。他以為自己已經足夠出色，足夠特別，甚至足夠配得上某個位置。

可雲加那天只是很平靜地對他說：

——因為你還未準備好，在英超活下來。

當時那句話，像一把很冷的刀。

也像一堵很高的牆。

他那時候不服。

甚至有點恨。

但現在再回頭看，那句話反而比任何安慰都更誠實。

「記得。」

夏彥君說。

雲加點了點頭。

「那麼你現在應該明白，我不是不想用你。」

「我是怕太早用你，會把你用壞。」

走廊很靜。

白光很冷。

可這句話出來之後，空氣卻像忽然重了一點。

因為有些事，明明早已經猜到，真正被當事人親口說出來，仍然會有完全不同的重量。

幾步外的保特沒有插話，只是靠著牆站著，雙手交叉在胸前，目光卻明顯放柔了些。

他也是那批最早看著夏彥君的人之一。

也正因為如此，他太清楚那時候的阿仙奴、一隊、更衣室、英超強度，對一個那樣單薄又偏科的年輕球員意味著什麼。

不是不給你機會。

而是怕機會來得太早，會變成另外一種傷害。

雲加繼續說下去。

「現在不同了。」

「你還未完成。」

「但你已經不是當初那個，必須要別人替你保護空間的球員。」

「你開始懂得自己去拿。」

講到這裡，他停住。

目光落在夏彥君臉上，像在確認這句話是不是能真的落進去。

「所以，我今晚想和你談的，不是回不回來。」

「不是轉會。」

「也不是哪隊更適合你。」

「我想談的是——」

他微微一頓。

「你打算成為哪一種球員。」

這問題一出來，連夏彥君都沉默了。

不是因為答不出。

而是因為太多答案，一下子都擠了上來。

是那種可以靠一腳球改變戰局的組織者？
是更像英超的那種全能中場，既能傳、又能撞、還能帶著隊友一起往前？
又或者，是某種兩者之間、連自己都還沒完全想清楚的東西？

雲加沒有催。

保特也沒有催。

長廊裡，只有遠處偶爾傳來工作人員推車經過的聲音。

過了幾秒，夏彥君才慢慢開口。

「以前我以為，我只要把球傳好就夠。」

「之後我發現，不夠。」

「如果我自己站不住，球再好，都只係一腳好波。」

他說到這裡，停了一下。

像是在整理心裡那些終於成形的東西。

「但如果淨係追求站得住，又會慢慢變成另一種人。」

「只會撞、只會跑、只會把比賽拆散。」

「咁樣，也唔係我想要的。」

雲加看著他，眼裡終於真正浮起一點欣賞。

不是對進球的欣賞。

也不是對表現的欣賞。

而是對「想清楚了自己不是什麼」那種成熟的欣賞。

「很好。」

他輕聲說。

「大部分球員，二十四五歲都未必答得到這個問題。」

保特在一旁插了一句。

「有啲人去到退休都未答到。」

雲加沒理他，繼續望住夏彥君。

「那麼，記住一件事。」

「未來從來不是某個球會給你的。」

「是你自己一場一場，把別人的想像改掉。」

「今天之前，很多人仍然把你看成一個被阿仙奴放走的年輕人。」

「今天之後，至少在我眼裡，你已經不是。」

夏彥君聽到這裡，喉嚨忽然有點緊。

不是因為煽情。

而是因為這句話，比什麼誇獎都更重。

它不關於天賦。

不關於某一腳球。

而是關於身份。

關於你終於不再只是某個豪門青訓裡被提起的名字，不再只是「曾經屬於誰」，而是真正開始擁有自己的位置。

「但你仲要走遠好多。」

保特忽然開口。

他從牆邊站直，往前走了一步。

「今日你嗰球入得靚，冇錯。」

「但你下半場有幾次回防，轉身太大。」

「有一球奧斯爾喺你右邊走甩半步，如果唔係簡迪補到，已經出事。」

「仲有你少打一人之後，拿球護得太耐。」

「你係想幫隊友抖氣，我明。」

「但有啲時候，一腳解圍式出波，反而先係最成熟。」

這番話一出，剛才那點微妙得近乎私人化的氣氛，瞬間又被拉回足球本身。

夏彥君卻沒有不耐煩。

反而很自然地點了點頭。

「知道。」

保特看著他，難得又補多一句。

「知道就好。」

「因為真正的未來，唔係你今晚同領隊講幾成熟。」

「係你下次遇返同一種局面，做唔做得到。」

雲加這時終於露出今晚最明顯的一絲笑意。

很淡。

但很真。

「Steve 有時候說話很難聽。」

保特立刻瞪了他一眼。

「有時候？」

雲加沒理，繼續說：

「但他大多數時候是對的。」

三人之間，終於出現了一點很輕的笑意。

很短。

卻足夠把剛才那種太重的情緒，放鬆一點。

又安靜了一會兒，雲加才再度開口。

這次，他的語氣比剛才更像一個教練。

也是更像一個長輩。

「夏。」

「你不需要急著證明自己屬於哪裡。」

「你現在最重要的，是先把自己踢成一個別人無法忽略的人。」

「當你做到這一步——」

他停了一下。

像故意把後半句留給對方自己想。

「選擇自然會來。」

夏彥君抬眼看住他。

「包括阿仙奴？」

這句很直。

也很像某種遲來的追問。

保特下意識挑了挑眉，像想說這小子現在真夠膽。可雲加卻沒有回避，只是平靜地看回去。

「包括阿仙奴。」

「也包括不選阿仙奴。」

這一刻，走廊的白光打在他臉上，讓那張本來就瘦削的臉更顯得清楚而冷靜。

但夏彥君卻第一次覺得，這個男人不是冷。

只是太清楚職業足球的重量，所以不會輕易替任何人寫答案。

答案要自己拿。

路也要自己走。

雲加最後往前一步，很輕地拍了拍他的手臂。

那一下很短。

幾乎像一種錯覺。

「今日你做得好。」

「下次，做得更完整。」

說完，他便收回手。

沒有再多講什麼。

因為有些話講到這裡，已經夠了。

保特也跟著站直身，臨走前卻還是沒忍住補一刀。

「同埋，唔好因為入咗我哋一球就以為自己真係乜都得。」

「你仲差好遠。」

夏彥君望住他。

「你以前都係咁鼓勵人？」

保特哼了一聲。

「不然你以為點解你今日仲記得我？」

這次，連夏彥君都真係笑了。

很淡。

但笑意終於到了眼底。

雲加見狀，只是輕輕搖頭，轉身離開。

保特跟在他旁邊。

兩人往走廊另一端走去時，背影一高一瘦，一快一慢，依然像很多年前那樣熟悉。

走了幾步後，保特忽然低聲開口。

「你今晚講得幾多。」

雲加沒有停步。

「他值得。」

保特又問：

「你真覺得佢之後會有得揀？」

雲加這次沉默了兩秒。

然後才說：

「如果他保持今天之後的成長速度——」

「不是他有沒有得揀。」

「是很多人要開始想，怎樣才配得上用他。」

保特聽完，沒有再說話。

因為他知道，對雲加來說，這已經是極高的評價。

……

走廊重新安靜下來。

夏彥君一個人站在原地，沒有立刻動。

剛才那場對話不像和解。

也不像挽留。

更不像某種煽情的師徒重逢。

它更接近一件事——

有人終於正式承認，你已經走到另一個階段。

但同一時間，也提醒你，這個階段還遠不是終點。

幾秒後，身後忽然傳來腳步聲。

是華迪。

他手裡還拎著半瓶運動飲品，走近之後看了眼走廊盡頭那兩道已經快消失的身影，又看回夏彥君。

「佢哋搵你傾偈？」

「嗯。」

「講咩？」

夏彥君想了想。

「講未來。」

華迪聽完，先是愣了一下，然後很自然地點點頭，像這答案雖然有點抽象，但又意外地合理。

「咁講完未？」

夏彥君望住前面，慢慢回了一句。

「未。」

華迪咧嘴笑了。

「咁就啱。」

「未來邊有咁快講完。」

他把手裡飲品遞過去。

「行啦，返大巴。」

「輸咗波仲企喺人哋地頭扮哲學家，好肉酸。」

夏彥君接過飲品，沒說什麼，只跟著他往回走。

走到轉角時，簡迪同馬列斯也剛好從另一邊過來。馬列斯看了他一眼，似笑非笑。

「傾完未來喇？」

夏彥君嗯了一聲。

馬列斯聳聳肩。

「咁記住，未來如果你好貴，記得請我食飯。」

簡迪則很認真地補上一句。

「最好唔好太貴。」

「不然冇人買得起。」

四個人一齊往前走。

沒有人再提補時那個頭槌。

也沒有人提輸波。

但那種屬於球隊的東西，反而在這些很碎、很輕的對話裡慢慢重新接了回來。

人就是這樣。

真正捱過一場硬仗之後，不一定靠豪言壯語站起來。

更多時候，只是靠一句爛 joke，一支飲品，一個眼神，還有身邊有人同你一齊走。

酋長球場外，夜風很冷。

大巴車窗映出一張張帶著疲態的臉。

夏彥君坐上車，靠窗坐下，把額頭輕輕貼在冰涼玻璃上。

車還未開。

外面燈光一格一格掠過。

而他腦裡，仍然迴盪著雲加剛才那句話——

你不需要急著證明自己屬於哪裡。
先把自己踢成一個別人無法忽略的人。

他閉上眼。

胸口裡那股輸波後未散的悶，沒有完全消失。

但在那之下，卻有另一種更穩的東西，慢慢沉了下來。

像火。

還沒燒大。

卻已經留住了溫度。

三月前夜

二月的尾巴，還帶著冬天最後一點硬。

王權球場外的風已經沒那麼刺骨，但吹到臉上時，仍然會讓人下意識把頸縮一縮。輸給阿仙奴之後，李斯特城沒有太多時間慢慢消化。聯賽不會等你療傷，榜首也不會因為你補時被殺，就多留一輪給你。

所以第二個星期，大家又照常回到訓練基地。

照常吃早餐。

照常做恢復。

照常在健身房和草地之間來回。

只是每個人身上，都還留著一點酋長球場帶回來的東西。

那不是喪氣。

更像一根很細、很硬的刺。

插在心口，不至於讓你流血，卻會在每次抬手、轉身、呼吸時提醒你——你上次差了一點。

飯堂裡，華迪把叉子插進炒蛋時，力道明顯比平時大。

「我仲係唔明，點解補時永遠咁長。」

馬列斯坐在對面，捧著杯咖啡，眼神還有點未睡醒，聞言連頭都沒抬。

「因為你成日喺九十分鐘後先開始同球證做朋友。」

華迪即刻抬頭。

「我幾時同佢做朋友？」

「你每場波都同佢講咁多嘢，呢啲唔叫朋友？」

旁邊幾個隊友笑了出來。

華迪本來還想頂嘴，可嘴角其實也壓不太住，只好抓了抓頭髮，低聲罵了一句「痴線」，然後繼續吃早餐。

這就是馬列斯的本事。

他心情差的時候，最先拿出來的不是沉默，而是玩笑。像一塊柔軟的布，先把那些太硬的情緒包一包

，免得整隊人的情緒在早餐桌上就先撞爛。

夏彥君坐在旁邊，低頭看著手機上剛收到的國際賽初步名單通知。

香港隊。

三月。

卡塔爾。

那幾個字排在一起時，感覺和英超很不一樣。

英超是每三天一次的現實。

香港隊則像另一條線，一條從很早以前就埋在他身上的線。平日不一定最響，可一拉動，整個人都會跟著震一下。

他還沒把手機收起來，簡迪已經拿著盤走過來坐下。

法國人先看了他一眼，再瞄到屏幕上的字。

「國家隊？」

「嗯。」

簡迪點點頭，像這答案本身已經足夠。

過了兩秒，他又補一句。

「好事。」

華迪立刻插嘴。

「喂，咁即係之後又少個人同我跑狗？」

馬列斯喝了口咖啡，懶洋洋地接上。

「你可以自己跑。」

「你不是最叻？」

華迪翻了個白眼。

「我梗係叻。」

「但有人睇到我跑去邊，件事會舒服好多。」

這句一出口，桌邊忽然安靜了半秒。

因為這不是講笑。

至少不全是。

一支球隊真正開始信任某個人時，很多話都不會說得太正式。可能只是吃早餐時隨口一句，可能只是訓練裡一個下意識手勢，可能只是跑狗那刻，你知道自己不必回頭，球都會來。

夏彥君抬眼看了華迪一下。

華迪被看得有點不自然，立刻補一句：

「我講緊一般情況啊。」

「唔係特別講你。」

馬列斯直接笑出聲。

「你收皮啦。」

簡迪沒笑太大，只是嘴角很輕地往上動了動，然後低頭繼續吃東西。

這些很碎的瞬間，反而比任何豪言壯語更像一隊波。

……

二月二十七日，主場對諾域治。

這場波比想像中更悶，也更難踢。現實裡，李斯特城是靠烏路亞八十九分鐘的入球才 1 比 0 贏下來，而那場比賽大部分時間都踢得沉、緊、甚至有點窒。

對球迷來說，這種比賽看得最辛苦。

對球員來說，這種比賽反而最消耗。

因為你明明知道自己要贏，卻總覺得每一次拿球都像踩進泥地。對手五後衛收得很低，傳球線被切碎，華迪被盯得幾乎沒法舒服轉身，馬列斯每次內收都有人跟，連簡迪把球掃出來之後，都常常只看見一整排黃色和綠色擋在前面。

上半場三十多分鐘，華迪終於忍不住了。

他本來在前場追一個快要出界的球，明明知道大概追不到，還是硬生生衝到最後。等球真的出底線，他整個人停下來，雙手叉腰，低頭喘了一口，然後忽然抬腳，狠狠踢了一下場邊廣告板前的草皮。

不算失控。

但夠火。

主場球迷看台那邊有人拍手，像是替他的狠勁鼓勁；近處的球僮卻明顯被嚇了一跳，抱著球縮了縮肩。

夏彥君從中路慢慢跑過去，經過他身邊時，只低聲說了一句：

「你繼續跑狗。」

「後面我睇。」

華迪側過頭，鼻翼還在發脹，呼吸很重。

「你最好真係睇到。」

夏彥君沒有再回，只抬手比了個很短的手勢。

下一波，華迪真的又跑了。

還是那種近乎不講道理的跑狗。從中堅肩後斜插，再突然回身，像明明已經被繩綁住，還要硬扯出半步空間。他有時候像一條太躁的狗，咬住了就不肯鬆口；但偏偏李斯特城很多時候，就是靠這種不肯鬆口，把比賽的缺口撕開。

場邊，雲尼亞里兩隻手放在外套袋裡，頭髮被風吹得更亂。

他看著華迪一次次空跑，看著簡迪在身後把第二點掃回來，看著馬列斯邊帶邊停，像在用自己的節奏同整場悶局拗手腕。老帥沒怎樣大喊，只是偶爾把手伸出來，往前壓一壓，示意整體站位再往上半步。

這種時候，教練的聲音其實沒那麼重要。

重要的是球員有沒有頂住那股煩。

比賽去到後段，連王權球場的空氣都開始變得急。

看台上的嘆息聲越來越多，球迷的掌聲也從鼓勵慢慢變成催促。每個人都知道這三分有多重，正因為知道，才更怕它從手邊滑走。

第八十九分鐘，終於來了。

阿伯禮頓在邊路送出傳中，後點的烏路亞滑鏟破門，李斯特城 1 比 0 絕殺諾域治。

整個王權球場一下炸開。

替補席整排人衝了出來，連雲尼亞里都把雙手從口袋裡抽出來，用力往下一揮。烏路亞撲向角旗區時，第一個抱住他的不是最靠近的馬列斯，而是從中路整路衝過去的華迪。

華迪幾乎整個人撞上去。

「我就知有人會搞掂佢！」

烏路亞被撞得差點站不穩，卻還是笑著用手肘頂了回去。

「你跑狗跑狗跑狗，我都唔入，點對得住你？」

旁邊馬列斯一邊跑過來，一邊伸手拍了拍烏路亞的後腦。

「早兩分鐘入唔得咩？」

「一定要玩到咁盡？」

烏路亞還沒開口，簡迪已經來到，沒有大叫，也沒有特別激動，只是很用力地抱了一下烏路亞的肩。那一下很短，卻很實在。

夏彥君站在人群旁，沒有立刻擠進去。

他先看了一眼場邊的雲尼亞里。

老帥在笑。

不是那種贏波後很張揚的笑，而是一種「終於撐過去」的笑。像一個知道命運不會永遠站自己這邊的人，卻偏偏又一次把命運從門口拉了回來。

那一刻，夏彥君忽然明白，爭標和護級有時候其實很像。

都不是華麗的事。

都是捱。

都是在某些你覺得再撐半步都嫌痛的晚上，還有人願意多跑那半步。

……

三月往前推。

聯賽進入最後衝刺，英格蘭的風卻反而開始有了點春天的濕。

訓練基地旁邊的樹，枝頭慢慢冒了一點新色。可草地上的人，誰都沒有心情欣賞。

因為每一場波，開始都像決賽。

作客水晶宮前的最後一堂對抗課，馬列斯狀態不算太好。

他連續幾次小範圍盤帶都被搶斷，最後一次甚至自己把球趟大，直接滾出邊線。按平日，他早就會攤開手，用一臉無辜去找草地、找球鞋、找天氣，總之先找點東西替自己卸半口氣。

可這次他沒。

他只是站在原地，雙手叉腰，低頭盯了那個滾出界的球一秒，然後抬腳走過去，自己把球撿回來。

華迪遠遠看見，先是吹了聲口哨。

「喂，今日唔怪草地啦？」

馬列斯把球放回線上，頭也不抬。

「草地冇問題。」

「係我未醒。」

「咁你想唔想我踢你一腳，幫你醒？」

「你跑狗跑狗跑狗，少講兩句，我可能醒得更快。」

場邊幾個隊友笑了。

連教練組那邊都有人搖頭。

笑聲裡，馬列斯終於也扯了扯嘴角。可夏彥君看得出來，那笑意沒完全到眼底。

有時候最會講笑的人，不是真的沒事。

只是他們知道，如果連自己都沉下去，周圍那層氣壓就會更重。

對抗課結束後，大家陸續往回走。

馬列斯故意放慢腳步，等夏彥君走到旁邊，才忽然開口。

「有時我都幾羨慕你。」

「做咩？」

「你唔使成日扮輕鬆。」

夏彥君看了他一眼。

馬列斯雙手插進訓練外套口袋，低頭踢了踢腳邊一粒小石。

「我一黑口黑面，個個都會覺得隊波有事。」

「所以我只好先笑。」

這句話很輕。

像順口。

卻很真。

夏彥君沉默了兩秒，才回：

「咁你今日可以唔使笑。」

馬列斯聽完，側頭看他，忽然笑了。

這次是真的。

「你安慰人，真係好差。」

「嗯。」

「不過算啦。」

他抬手拍了拍夏彥君膊頭。

「差還差，總算叫有人聽我講。」

兩人繼續往前走，前面華迪已經在和簡迪爭更衣室門口誰先入。華迪嘴上叫到好大聲，簡迪卻一臉平靜，只在快撞上時忽然半個轉身，靈巧地先一步從窄位滑了進去。

華迪站在門口愣了一下。

「喂！」

簡迪回頭，很認真地說：

「中場搶位。」

華迪直接被氣笑了。

連馬列斯都笑得彎了腰。

這就是簡迪。

他永遠不是更衣室裡最吵的人，也不是最會煽動情緒的那個。可有他在，很多原本要散掉的東西，都會被他用最安靜的方法重新撐回來。

……

三月十九日，作客塞爾赫斯特公園，李斯特城 1 比 0
贏水晶宮，唯一入球來自馬列斯，助攻則是華迪的傳中。

這場比賽，比對諾域治更像硬碰硬。

塞爾赫斯特公園的看台本來就近，喊聲像直接貼著草地壓下來。水晶宮那天的踢法也很直接，不停把球送進禁區，現實統計裡他們全場送出 31
次傳中，幾乎就是明牌要用高球和身體去砸李斯特城的防線。

所以這晚最辛苦的人，不是前面入球的馬列斯。

是後面整條防線。

摩根和胡夫幾乎從開賽第一分鐘開始，就在和人角力。肩撞肩，手壓手，落點一出現就要先卡住位置，再把球頂走。很多電視前看不見的地方，都是最老派、也最消耗的東西。

上半場中段，胡夫終於把一個高球頂出底線，落地時整個人都踉蹌了一下。

舒米高在身後拍了拍手，聲音很大。

「Good! 再嚟！」

胡夫回頭瞪了他一眼。

「你試下自己上嚟頂。」

舒米高站在門前，攤開雙手。

「我要守你哋頂漏嗰啲。」

摩根本來正喘著氣，聽見都忍不住笑了聲。

「你哋兩個收聲，下一球先真係嚟。」

那語氣很粗。

卻讓那一小塊禁區忽然有了點人味。

不是所有緊張都靠怒吼去撐，有時只是你知道自己身邊那幾個人，邊罵你邊幫你補位，那股氣就不會散。

三十四分鐘。

前場終於出現空位。

華迪斜插到底線附近後送出傳中，馬列斯在中路包抄得手，李斯特城 1 比 0 領先。

馬列斯入球後第一反應不是衝去看台。

而是先回頭看了華迪一眼。

那一眼很短，卻像在說：你睇，我未死。

華迪當然看懂了，直接衝過去，一把箍住他的頸。

「你終於醒喇？」

馬列斯被箍得差點喘不過氣，還要嘴硬。

「我一向都醒。」

「只係你啲波平時太差。」

「我條波差，你仲入到，咁你真係好勁。」

兩人一路鬥嘴一路跑向角旗區，阿伯禮頓和簡迪也跟上來，四五個人撞成一團。場邊的雲尼亞里用力鼓掌，卻沒有慶祝太耐，因為他知道這種球，領先不代表舒服。

果然，下半場整場都像在捱。

水晶宮把球一個接一個吊進來，李斯特城後場像整排人站在暴雨裡。夏彥君回撤得很深，有幾次甚至直接退到禁區前沿，專門負責把第二落點往邊線撥，或者第一時間用最簡單那腳把球送遠。

他能感覺到「奧斯爾視野」帶來的變化。

不是什麼華麗特效。

而是某些瞬間，他會比以前更早看見危險落在哪裡，也更早看見清球的角度該往哪個方向打。那種感覺很奇怪，像你的眼睛還在原地，腦子卻先一步站上了更高的地方。

補時最後階段，迪蘭尼一記頭槌中楣，塞爾赫斯特公園整座場都幾乎站起來；但最終，李斯特城還是把 1 比 0 守到完場。

哨聲一響，第一個彎下腰的是華迪。

他雙手撐著膝蓋，頭低得很深，像整個肺都要從胸口翻出來。馬列斯走過去，本來想講句風涼話，見他真累成那樣，最後也只是抬腳碰了碰他的鞋尖。

「喂，跑狗跑狗跑狗。」

華迪頭也沒抬，直接回：

「入球入球入球。」

兩人都沒什麼力氣，語氣卻莫名其妙把旁邊幾個人都逗笑了。

簡迪站在不遠處，雙手叉腰，安安靜靜看著看台。

他沒怎樣慶祝。

只是等大家都往更衣室方向走時，才拍了拍夏彥君的背。

「你國家隊報到，記住休息。」

夏彥君有點意外。

「你記得？」

簡迪點頭。

「你早餐時有講。」

他說完就往前走，像只是順手把一句本來就該講的話放下。

可夏彥君站在原地，看著那個不高的背影，忽然有點想笑。

有些人就是這樣。

平時話不多，存在感也不靠聲量去搶；可你一回頭，總會發現他把很多事都靜靜記住了。

……

從倫敦回來之後，國際賽窗口正式打開。

李斯特城訓練基地的更衣室開始有種很微妙的散場感。各國球員陸續收拾行李，去不同的地方，換不同的語言，踢另一種重量的足球。

那天中午，夏彥君在自己的位置前整理護脛和球鞋。

華迪剛沖完涼出來，毛巾還搭在肩上，見到他行李袋半開著，便走過來瞄了一眼。

「真係去喇？」

「嗯。」

「卡塔爾喎。」

「嗯。」

華迪皺了皺鼻子，像光是想像那邊的天氣和草地已經覺得麻煩。

「咁你記住一件事。」

夏彥君抬頭。

華迪用手指了指自己的眼睛，又指了指他。

「返嚟之後，眼睛唔好留喺國家隊。」

「我仲要你喺聯賽睇住我跑。」

這句話講得很華迪。

像命令。

又像某種笨拙的掛念。

夏彥君還沒答，馬列斯已經從另一邊插進來，手上還拿著自己的電話和護照。

「你唔好理佢。」

「佢呢啲係分離焦慮。」

華迪立刻轉頭。

「你有病？」

馬列斯一臉理所當然。

「不然點解你由今朝開始已經問咗三次佢幾時返？」

簡迪這時剛好背著小袋經過，聽見一半，停了停，很認真地補上一句。

「其實佢問咗四次。」

更衣室安靜了半秒。

然後直接爆笑。

連華迪自己都忍不住笑了，抬手就想拍簡迪後腦，但法國人身體一側，整個人很自然地滑開半步，拍空了。

「你哋兩個真係……」

華迪罵到一半，卻又笑著停住。

最後，他只把手伸出去，重重拍了拍夏彥君的肩。

「踢好啲。」

「唔好返去俾人話英超球員得個名。」

馬列斯也收起玩笑，往前一步，同樣伸手碰了碰他的拳。

「踢完返嚟，講俾我聽多哈係咪真係咁熱。」

簡迪沒有碰拳。

他只是很簡單地說：

「保重。」

短短兩個字。

卻莫名最重。

夏彥君逐個看過他們，忽然明白，原來球隊這種東西，就是會在你準備離開幾天時，才讓你更清楚感覺到它在自己身上佔了多大位置。

……

飛機升空時，英格蘭仍是灰的。

等抵達多哈，天色卻像完全換了一張臉。

亮。

乾。

熱氣連夜裡都帶著沙。香港隊這場作客卡塔爾的世界盃外圍賽，在現實時間上就是 2016 年 3 月 24 日於多哈上演。

機場外，香港隊職員已經在等。

熟悉的粵語、熟悉的港隊外套、熟悉的那種一落地就會聽見的「快啲啦」「呢邊行」「護照收好」的節奏，和英超完全不同。沒有王權球場那種更衣室笑聲，也沒有華迪和馬列斯一唱一和的鬥嘴；可另一種熟悉感，卻在行李輪轉盤旁邊很自然地湧了上來。

有隊友一見到他，就先吹了聲口哨。

「喂，英超仔返嚟喇。」

另一個立刻接上。

「依家係咪要叫夏生？」

旁邊又有人笑罵：

「夏生你個頭，幫手推車啦。」

幾句話下來，時差都像散了半格。

夏彥君拖著行李走過去，剛想開口，肩膀已經先被人用力抱了一下。

「終於嚟。」

那是港隊中堅，聲音還是一樣粗，手勁也一樣重。

「我哋後面頂到頸都硬，今次前面靠你喇。」

夏彥君被撞得退了半步，卻沒推開，只是笑了笑。

「你哋頂住。」

「球到，我會送。」

那名中堅看著他，先是愣了一下，然後咧嘴笑開。

「好。」

「就等你呢句。」

多哈夜裡的風不算大，卻帶著乾燥的溫度。

大巴往酒店去的路上，窗外燈火一排排往後退。夏彥君坐在靠窗位，手機裡還留著英格蘭那邊幾個隊友剛傳來的訊息。

華迪：跑狗記得抬頭。
馬列斯：唔好喺國家隊踢到太型，返嚟搶我鏡。
簡迪：到了嗎？

很短。

很碎。

卻讓他望著窗外時，嘴角慢慢有了點很淡的弧度。

酒店外牆的燈光越來越近。

港隊領隊在前面回頭，拍了拍手。

「聽日恢復，後日踩場。」

「都收一收心。」

車廂裡的說笑聲慢慢低下來。

夏彥君把手機按熄，額頭輕輕靠在窗上。玻璃另一面，是多哈的夜；玻璃這一面，則是他剛剛才從英超戰場抽身、又即將走進另一種壓力的自己。

球會。

國家隊。

過去。

未來。

不同的球衣，不同的節奏，不同的責任。

可到了最後，落到腳下的，仍然都是同一個球。

而有些人，也只有在這種切換之間，才會真正看清自己到底站在哪裡。

大巴停下。

車門打開。

熱氣一下湧進來。

夏彥君拿起行李，跟著隊友一起走下車，抬頭望向酒店上方那片陌生的夜空。

他知道，下一場波，不會有人因為你在英超踢球，就自動把空間讓出來。

也不會有人因為你剛從榜首戰回來，就高看你半分。

國際賽從來都是另一種現實。

而這一夜，真正的三月，才剛剛開始。

多哈夜風

多哈的夜，和英格蘭完全是兩回事。

英格蘭的夜是濕的，冷的，像有霧貼在皮膚上；多哈的夜則是乾的，熱的，風一吹過來，連空氣都帶著一點砂粒感。酒店門外那排棕櫚樹被燈光照得很亮，葉影搖在地上，像一格一格斷開的黑色波紋。

香港隊抵埗後第一晚，沒有太多人真的睡得好。

不是因為時差。

而是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場波不只是作客卡塔爾那麼簡單。2016 年 3 月 24 日這仗是世界盃外圍賽分組賽最後階段的重要一場，香港賽前在 C 組 7 戰 14 分，仍有機會為晉級和亞洲盃種子資格而戰。

第二天早上，酒店餐廳。

香港隊的人三三兩兩落來食早餐，場面和李斯特城很不同。英超球會的早餐節奏比較固定，甚至有點機械；國家隊這邊則明顯更散，更吵，也更像一群本來各自在不同地方踢波、如今臨時重新湊在一起的老朋友。

有人一坐低就先找奶茶。

有人對著那盤明明很高級、但完全不像香港人口味的炒蛋皺眉。

還有人拿著麵包夾，在幾盤看不出名字的醬料前研究了半天，最後只很誠實地拿了牛油。

「屌，呢啲係乜嘢？」

「你咪亂拎，陣間食完入唔到波。」

「你食乜都未必入到啦。」

「你收皮啦，我上場練習賽都中柱好冇？」

「中柱都好意思拎出嚟講？」

幾句嘴炮一開，更衣室還未開始，香港隊那種屬於自己人的氣味已經先出來了。

夏彥君端著餐盤走過去時，剛好有隊友抬頭見到他。

「喂，英超仔，呢邊。」

「快啲坐低，趁你而家仲肯同我哋食早餐。」

另一個立刻接上。

「係喎，陣間佢返去英國，可能只肯食蛋白同沙律。」

「咁健康？我以為佢而家淨係食傳球。」

全桌直接笑出聲。

夏彥君把盤放下，拉開椅坐低，連反擊都懶得即刻反，只先低頭喝了口咖啡。

旁邊那位踢右閘的隊友見狀，用手肘碰了碰他。

「做咩，唔慣我哋咁粗？」

「還好。」

「還好即係其實有少少嫌棄？」

「有少少。」

全桌又笑。

那種笑不是刻意搞氣氛，而是大家都知道，這種時候如果不先把場子炒熱一點，後面那股壓力會越來越重。國家隊不像球會，不會有足夠長的時間讓你慢慢磨合，所以很多化學反應，根本不是在戰術板上形成，而是在這些吃早餐、鬥嘴、搭車、踩場的小時刻裡重新接回來。

坐在桌尾的老將這時才慢條斯理開口。

「笑夠未？」

眾人安靜半秒。

不是因為他兇。

而是因為他一出聲，大家本能就會收一收。

這位中場老將年紀不算最老，但資歷夠深，平時也最常在隊內扮那種半真半假的黑臉角色。他先看了夏彥君一眼，再掃過其他人。

「人哋由英超飛過嚟，至少都叫帶住啲料返嚟。」

「你哋呢班人有乜？」

「有口。」

桌邊有人立刻回。

老將「呵」了一聲。

「知自己得把口都算仲有救。」

講完這句，他自己都笑了，然後抬手招來服務員，要多一壺熱水。

氣氛於是又鬆開。

夏彥君低頭切開盤裡那塊煎蛋，耳邊卻一直聽著這些很碎的說話聲。香港隊和李斯特城不同，這裡沒有華迪那種隨時會炸開的躁火，也沒有馬列斯那種輕輕巧巧就能把全隊帶笑的本事；但這裡的人說話更貼地，笑起來也更像自己人。

像你踢完一場地區聯賽，大家一起去茶餐廳食個沙嗲牛麵，表面上鬥嘴，實際上誰腳有傷、誰最近心情差、誰女朋友同佢鬧交，大家其實都心中有數。

早餐吃到一半，教練團也到了。

助教走過來，拍了拍手。

「今晚唔使太早瞓，但記住補水。」

「下晝恢復，夜晚踩場。」

「另外，冇人準備自己走失喺杜拜——」

桌邊有人舉手。

「教練，呢度係多哈。」

助教面不改容。

「我知。」

「測試吓你哋有冇聽書。」

全場又是一陣笑。

連主教練都忍不住搖了搖頭，像明明想裝嚴肅，最後還是被這班人弄到破功。

……

下晝恢復完後，球隊原本各自回房休息。

可國家隊就是國家隊。

所謂「回房休息」，最後常常會變成另一回事。

傍晚六點多，酒店大堂。

幾個隊友偷偷摸摸地湊在一起，聲量壓得很低，卻低得很失敗，因為每個人都明顯在裝若無其事。

「出去行十分鐘。」

「真係十分鐘？」

「最多十五。」

「你講十五通常即係四十五。」

「咁你可以唔嚟。」

「我又冇話唔嚟。」

夏彥君原本只是下樓拿支水，結果一下樓就被捉到。

「喂，夏，行唔行？」

「去邊？」

「附近商場。」

「做咩？」

有人很理直氣壯地回：

「買嘢飲。」

另一個馬上拆台。

「佢想買手信。」

「你收聲！」

那個想買手信的翼鋒立刻伸手去箍對方頸，兩個人差點在大堂沙發前就扭成一團。夏彥君站在旁邊，看著這種熟到有點幼稚的畫面，忽然有點恍神。

在李斯特城，大家當然也熟。

但那種熟，是天天一起訓練、一起捱、一起進入比賽節奏堆出來的。

香港隊不是。

香港隊的熟，是另一種東西。

是大家未必日日見，甚至分散在不同聯賽、不同球會，卻仍然保留著一種很本地、很直接的聯繫。像

散開的繩結，平時各自掛在不同地方，但一拉回來，很快又能打回同一個結。

最後他還是跟了去。

不是因為真要買什麼。

純粹因為這種時候，一個人留在房裡太安靜，反而更容易把比賽想得太重。

幾個人戴著球隊外套，在酒店附近商場慢慢走。

冷氣很足，外面熱浪一推門就會撲進來，但一進商場又立刻被玻璃和香水味隔開。那位本來死口不認想買手信的翼鋒，最後真的在精品店裡停了很久，盯著幾盒巧克力裝模作樣地比較。

旁邊的中堅隊友直接湊過去。

「買俾女朋友？」

「買俾我阿媽呀，唔得？」

「你阿媽食 Godiva？」

「……唔可以偶爾高級一次？」

其他人笑到肩膀都在抖。

夏彥君站在後面，看著那人耳根一點點紅起來，忽然發現原來國家隊的化學反應有時候就來自這些很無聊的事。不是每一支隊波都要靠大佬拍桌、隊長訓話去凝聚；有時候只是你看見平日很硬的中堅其實也會怕買錯手信，有時只是你發現最嘴硬的前鋒其實會偷偷替隊友帶能量棒回酒店。

走到商場外圍那條露天通道時，夜風終於真正吹過來。

乾，暖，帶點沙。

那位老將中場雙手撐在欄杆前，忽然低聲說了一句：

「講真，呢場我都幾緊張。」

眾人安靜了一下。

因為這個人平時最少講這種話。

一個年輕點的隊友馬上問：

「你都會？」

老將瞥了他一眼。

「我唔係人？」

「……係。」

「係咪人都會緊張啦。」

他講完，自己先笑了一下，然後視線投向遠處燈火。

「你哋記唔記得旺角場嗰場？」

沒人要他再講是哪場。

因為大家都知。

去年九月，香港主場 2 比 3
不敵卡塔爾，一度落後三球，最後卻在尾段連追兩球，把整個旺角場都燃起來。

那不只是輸波。

也是遺憾。

是你明明已經聞到機會的味，卻始終差一步抓不住。

「我成日都會諗，」老將慢慢說，「如果嗰陣我哋早十分鐘醒，件事會唔會唔同。」

這次沒人插科打諢。

因為每個人心裡都多多少少有過這個念頭。

夏彥君靠在欄杆邊，看著遠處多哈的路燈一排排往前伸。風從側面吹過來，把球隊外套吹得微微貼住身體。他忽然想起酋長球場那一夜，想起補時被絕殺時那種胸口一沉的感覺，然後又想到現在——不同球衣，不同隊友，不同城市，可情緒其實很像。

都是你知道眼前這場波很重。

所以連呼吸都會不自覺收著。

最後打破安靜的，反而是那個買手信的翼鋒。

「喂。」

「講咁沉做乜？」

「難得出到嚟吹風，唔通真係集體睇夜景啊？」

他抬手拍了拍欄杆，語氣一下又拉回平時那種鬆散。

「總之，我聽日有空位你哋記得俾。」

「唔好成日淨係搵夏。」

旁邊有人立刻回敬：

「你有空位先講啦。」

「我跑狗跑狗跑狗都跑到出煙，你哋睇唔到咋。」

「你跑狗？你係散步。」

一群人又笑開。

那股剛剛差點壓下來的沉，於是被很自然地拆散。

這就是一隊波。

不是永遠熱血，也不是永遠煽情。更多時候，是有人一察覺氣氛太重，就會很本能地把大家拉回來，方法可能粗糙，甚至低級，但很有用。

回酒店路上，有兩個人走在前面繼續鬥嘴。

後面那位中堅抱著剛買的飲品，一邊走一邊分給其他人。

「喂，你。」

「點解我係無糖？」

「因為你夠甜啦。」

「……你今晚真係好嘔心。」

夏彥君拿到自己那支水時，怔了一下。

不是因為口味。

而是因為那人竟然記得自己平時只喝最普通那款。

「望住我做咩？」

那中堅皺眉。

「驚我落毒？」

「冇。」

「冇就飲。」

說完，那人已經大步走前兩步，去插另一邊的嘴。

夏彥君低頭看著手中那支水，忽然笑了笑。

有些隊伍，化學反應是建立在戰術配合上。

有些隊伍，則是在這些誰喝什麼、誰怕熱、誰嘴硬、誰其實最記仇的小地方上，一點一點長出來。

香港隊比較像後者。

不完美。

不整齊。

甚至有點亂。

但有人味。

……

晚上八點半，球隊大巴出發去踩場。

這場作客卡塔爾的比賽在多哈舉行，賽地是 Abdullah bin Khalifa Stadium，香港面對的是已經鎖定小組頭名的主隊。

大巴車窗外，城市燈光飛快後退。

車內卻逐漸安靜下來。

白天還在說笑的人，到了真正要去球場那一刻，終於都慢慢把心收緊。

有人戴上耳機。

有人低頭玩手機，但其實半天都沒滑動一下畫面。

有人把頭靠在窗邊，看著玻璃裡自己的倒影發呆。

那位平日最愛說笑的前鋒，甚至主動把口香糖分給旁邊幾個人，自己卻一粒都沒放進嘴。

夏彥君坐在中間偏後位置，靠窗。

前面兩排是幾個後防球員，正低聲講著明天角球防守的人盯人站位。右邊隔一條走道，是兩個中場，一個在看卡塔爾前場球員的片段，另一個則拿著筆，直接在小本子上畫了幾條很簡單的箭咀。

國家隊和球會最不一樣的地方之一，就是很多事情都要自己補。

球會裡，系統完整，分工細，球員只要把自己那部分做到最好。

國家隊不是。

這裡時間短，集訓少，所以每個人都得主動把責任多扛一點。後防要多講一句，中場要多看一步，前鋒要多跑半次，老將要多留意一下年輕人有沒有被情緒拖住。

大巴駛入球場範圍時，窗外忽然一暗，然後又亮。

燈柱高高立著，把整個球場外圍照得近乎發白。

有人低聲吹了聲口哨。

「幾靚喎。」

「靚又唔會自動送你三分。」

「你可唔可以唔好每次都咁現實？」

「可以，等你入咗先。」

車門一打開，熱氣又迎面撲來。

球員們一個一個落車。

有人下意識抬頭看了眼看台，有人走得很快，像不想讓自己停太久。主場球場永遠有種奇怪的壓迫感——明明還沒坐滿人，明明還沒有正式開波，可只要你知道明晚這裡會是別人的聲音，腳步就自然會沉一些。

踩場時，主教練沒有講太多空話。

先拉大家在中圈站成半圓，再簡單說了幾句。

「你哋今晚先感受場地。」

「球速、草皮、燈光、風向。」

「明晚先講生死。」

講完，大家便散開熱身。

有人慢跑，有人對傳，有人直接去門前試射。守門員教練帶著幾個龍門在另一邊做反應練習，砰砰兩聲，皮球接連打在手套上，聲音在空場裡特別響。

夏彥君在邊線附近接球、停球、再分邊。

最初幾腳，他明顯感到草皮比英格蘭乾，球走得也更順更快。這種快不是飛，而是滾動的阻力更少，所以第一腳如果停得不夠貼，第二腳就會麻煩。

他停下一球之後，抬頭看了看。

不遠處，那位年輕翼鋒正自己加練衝刺。

再左邊，中堅和右閘在重複演習誰先頂、誰補第二點。

而中圈另一邊，老將和隊長模樣的人站在一起，一邊指著某條跑動線，一邊壓著聲講話。兩人都沒有太多誇張動作，但夏彥君看得出來，那不是普通閒聊，而是在把一些真正比賽裡可能會出現的細節，再最後對一次。

踩場到尾段，大家自由射門。

最先起哄的是那個平時嘴最碎的前鋒。

他一腳打飛，球直接越過門楣，飛去廣告板後面，自己先站在原地呆了半秒，然後轉身攤開手。

「風啊！」

遠處立即有人拆台。

「空場邊有咁大風？」

「多哈風喎，識唔識？」

「多哈風都吹唔到你腳背。」

笑聲散開。

連剛才還在很認真調站位的幾個後衛，嘴角都鬆了一點。

主教練站在場邊，看著這班人笑，看著他們跑，看著他們在緊張與放鬆之間來回切換，眼神始終很沉。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這支香港隊未必夠強，未必夠完整，甚至很多位置都未到亞洲一流；可他也知道，這班人最好的地方從來不只是拼。

而是肯一起捱。

踩場結束後，球員們慢慢往更衣室通道走。

通道的燈同樣很白。

鞋釘踩在地上，一下一下，很清楚。

剛才還吵的人，到了這時又安靜了不少。不是因為沒話講，而是因為你一旦真的走過那條通道，就會

更清楚感覺到比賽近到什麼程度。

更衣室裡，大家各自坐下。

有人拿毛巾抹汗，有人第一時間補水，有人把球鞋拆開再綁一次，像不這樣做，心裡就不夠穩。

那位買手信的翼鋒坐在長椅上，忽然轉頭問旁邊中堅：

「喂，如果我聽日入波，你估我女朋友會唔會即刻原諒我上星期冇覆訊息？」

中堅連頭都沒抬。

「唔會。」

「點解？」

「因為你就算入波，都改變唔到你仆街。」

整排人笑到彎腰。

連那翼鋒自己都笑得把毛巾甩到地上。

而就在這片笑聲裡，另一邊卻有個年輕隊友一直沒怎麼出聲，只是安安靜靜坐著，雙手交握，指節握到有點白。

夏彥君留意到了。

還沒開口，老將已經先走了過去，直接一屁股坐在那人旁邊。

「第一次咁大場？」

年輕人愣了愣，點頭。

老將看了他兩秒，忽然把自己那支運動飲品塞過去。

「飲兩啖。」

「我唔渴……」

「我叫你飲，唔係因為你渴。」

年輕人只好接過。

喝了一口。

老將看著他，語氣很平。

「驚，正常。」

「但你唔使扮自己唔驚。」

「我第一場作客西亞，熱身時對腳都硬。」

旁邊有人立刻插嘴：

「依家都硬啦。」

老將頭都不轉，直接抄起毛巾扔過去。

「你收聲。」

更衣室又笑。

那年輕人本來緊繃的肩，終於鬆了一點。

這些動作都不大。

一支飲品，一句粗話，一條毛巾。

可一隊波的化學反應，很多時就是這樣撐出來的。不是每個人都要當精神領袖，也不是每句鼓勵都要說得很漂亮；真正有用的，常常只是你在隊友快要縮進自己殼裡時，知道怎樣把他輕輕扯回來。

……

回酒店的大巴比去程更安靜。

夜已經深了。

多哈的燈火像被沙塵和熱氣包住，遠遠看過去，有點朦。車上大部分人都沒有再說太多，只有最後幾排偶爾傳來兩三句很低的笑聲，很快又沉下去。

車窗外的夜色往後退，車窗裡卻映著自己身上這件紅色外套。不是藍，不是白，也不是李斯特城的深色訓練裝。這一刻，他終於更清楚地感覺到那種切換——離開球會之後，原來不是把自己一部分關掉，而是把另一部分叫醒。

回到酒店時，已經接近深夜。

球員們三三兩兩往房間走，有人走到電梯口還在低聲講明天定位球怎樣盯人，有人嘴上說要早點睡，手裡卻還抓著剛剛買回來的零食。那位翼鋒進電梯前，忽然回頭對夏彥君說：

「喂，聽日你真係睇到我空位，記得俾。」

「我唔想我女朋友繼續覺得我淨係識跑。」

笑聲再一次響起。

電梯門緩緩關上，還夾著幾句未講完的嘴炮。

走廊重新安靜下來。

夏彥君站在自己房門前，刷卡，進房，關門。

房內一下靜得只剩冷氣聲。

剛才那些說笑、腳步、毛巾亂飛、隊友互相挖苦的畫面，卻像還留在耳邊。

他走到窗前，把窗簾拉開一角。

外面是多哈的夜。

暖風隔著玻璃，遠遠吹動樓下旗幟。

而他忽然明白，所謂國家隊的化學反應，不是你們有多完美，也不是你們配合得像機器。

而是你知道，明天走進那個主場時，你旁邊那班人未必全是最強的，但多半都願意陪你一起扛。

有些人會用笑話扛。
有些人會用粗口扛。
有些人會用一支水、一塊手信、一句「我都驚過」去扛。

而這些東西，一樣能撐住一隊波。

夏彥君把窗簾放回去，轉身坐到床邊，慢慢解開鞋帶。

明天就比賽了。

卡塔爾已經提前出線，香港則仍在為希望而戰，這種強弱與形勢落差，早在賽前就已經寫得很清楚。

但足球從來不是因為形勢清楚，就不踢。

他低下頭，把球鞋放好，再把國家隊訓練衫整齊摺起來。

動作不快。

卻很穩。

門外走廊偶爾還有人經過，傳來一兩句很輕的說話聲。遠遠的，像潮水最尾那點回音。

多哈的夜風沒有真的吹進房裡。

可他知道，那股風已經吹到了每個人心上。

而明天，這班人就會穿著同一件紅衫，走進另一場硬仗。

比賽開場，香港隊首發陣容與戰術

比賽日的酒店早餐，和前一晚很不一樣。

同樣是那間餐廳，同樣是那些盤碟、刀叉、咖啡壺，甚至連窗外那排棕櫚樹都沒變過；但只要到了比賽日，空氣裡就會多一層很難形容的東西。像有人把所有人說話的音量都輕輕扭低半格，又把每個人的呼吸收緊一點。

平時最愛講廢話那幾個，今天還是有講。

只是講完之後，笑聲不會拖太久。

有人拿著多士，咬了兩口便停在半空發呆；有人明明已經喝完咖啡，卻還在攪杯裡早就沒有了的糖。連最能把氣氛炒鬆的那個前鋒，今天都只是坐在椅上，用手指一下下敲著桌面，像在跟自己節拍。

夏彥君落到餐廳時，幾個人已經坐好了。

那位昨晚買手信被笑足半條街的翼鋒第一個抬頭。

「喂，英超仔。」

「今日唔好扮型啦，快啲食。」

旁邊中堅立刻補刀。

「佢平時都唔係扮。」

「佢係真型，最嬲係呢樣。」

桌邊笑了幾聲。

夏彥君坐低，把餐盤推到面前，剛拿起叉，對面那個平時最嘴碎的前鋒已經身體前傾，壓低聲音問：

「你估你正選定後備？」

這句一出，附近幾個人都抬了抬眼。

因為誰都知，這不是純八卦。

是緊張。

國家隊的比賽日，最煩人的從來不只是對手，而是正選名單未正式出來之前那段時間。你明明知道教練大概有自己想法，可只要那張紙未真的貼上白板，心口總還是會吊住一點。

夏彥君喝了口水，答得很平。

「唔知。」

「你呢？」

那前鋒撇撇嘴。

「我覺得我有。」

「但我每次覺得自己有，最後都未必有。」

老將中場剛好走過來，聽到最後半句，直接把手上的香蕉丟到那前鋒盤邊。

「咁你食多條蕉先。」

「就算冇，至少唔會餓住做後備。」

全桌直接笑出聲。

前鋒一臉不服。

「你哋真係冇人性。」

老將拉開椅子坐下。

「國家隊講人性？」

「國家隊講結果。」

講完，他自己先低頭切開煎蛋，像剛才那句只是順口丟出來。可桌邊的人都安靜了小半秒。

因為大家知道，這句不是場面話。

國家隊真的就是這樣。

沒有太多時間讓你慢慢接受位置，也沒有太多比賽讓你用兩三場去找感覺。你來了，教練排你上，你就要即刻踢；教練不排你上，你也要即刻接受，然後準備下個機會。

這裡比球會更短。

也因此更直接。

早餐快完時，助教終於走進來。

沒有多餘動作。

只是在餐廳門口拍了拍手。

「十一點半，會議室。」

「到時公布正選。」

說完便走。

整個餐廳像瞬間被誰按靜了半秒。

然後，杯子放下的聲音、吞口水的聲音、椅腳磨地的聲音，忽然都清楚了點。

那位前鋒慢慢轉頭，看向夏彥君。

「十一點半喎。」

夏彥君嗯了一聲。

前鋒又問：

「你而家有冇突然覺得條蕉幾有用？」

老將連頭都沒抬。

「你敢食，我仲有。」

這次連夏彥君都笑了。

可笑意很短。

因為每個人都知道，真正難捱的不是笑完之後，而是去會議室那條路。

……

十一點二十八分。

會議室門外已經站了不少人。

有人雙手插袋，背靠牆站著；有人低頭看手機，但其實根本沒在看；還有人乾脆來回走了兩步，像不動一動，身上的緊繃感就會積得太明顯。

夏彥君站在角落。

旁邊是黃洋。

老將今天話比平時更少，只是雙手抱胸，肩膀挺得很直，眼神一直落在會議室那扇門上。作為中場核心之一，他大概早就猜到自己會上；可就算如此，比賽日到了這刻，人還是會有反應。

「你都緊張？」

夏彥君低聲問。

黃洋沒有看他，只淡淡回了一句。

「你以為老咗就唔會？」

說完，他停了停，嘴角很輕地動了一下。

「老咗只係識得收。」

這句話很短。

卻很有份量。

因為它不只是在講正選，也是在講整個職業足球。年輕時你緊張，會寫在臉上；年紀大了，你只是學會把那些東西藏進呼吸、肩膀、手指，藏得好像自己沒事一樣。

十一點半整。

門開。

主教練和幾個助教已經在裡面。

白板立在最前，戰術板旁邊貼著幾張卡塔爾的定位球截圖。整個房間冷氣很足，但人一多，還是帶著一股悶熱的緊繃感。

大家魚貫坐下。

沒有人特別搶位。

因為這時候，坐哪裡其實都一樣。真正重要的那張紙，還在主教練手上。

主教練沒有拖太久。

他站到白板前，先掃了所有人一眼。

「今日唔講太多。」

「先講名單。」

那張紙一攤開，整個房間連椅子都像安靜了。

「門將——葉鴻輝。」

葉鴻輝坐在第二排，聽到自己名字，只很輕地點了點頭，右手無意識在大腿上拍了一下。不是得意，也不是驚訝，而是一個守門員很典型的反應——知道自己責任來了，身體先收緊半格。

「後防——積施利、Andy Russell、費斯圖斯、李志豪。」

幾個名字落下去，各自反應都不一樣。

積施利先是抿了抿嘴，然後把背坐直，像右閘這個位置一下就在他身上固定了。Andy Russell則明顯深吸了一口氣，手掌往褲管上抹了一下汗。他是新人，這種大場正選，壓力自然更重。費斯圖斯沒有太大反應，只是把下巴微微抬高，整個人那種老中堅的硬度一下就出來了。李志豪則低頭用手指敲了敲膝頭，節奏很快，像已經在心裡過第一個對位畫面。

主教練繼續念：

「雙防中——黃洋、梁振邦。」

夏彥君側頭看了一眼。

梁振邦先愣了半秒，然後立即坐直。黃洋則轉頭看了他一下，什麼都沒講，只很輕地點頭。那一下像一句無聲的話——你跟住我節奏。

再往下。

「右路——保連奴。」

那個巴西化的快馬本來一直低頭捏著手腕，聽到名字時先把眉挑了挑，然後終於往後靠回椅背，嘴角浮起一點很薄的笑。不是放鬆，而是那種「終於確認了，來吧」的笑。

「左路——林嘉緯。」

林嘉緯抬了抬頭，手很自然地把球褲往上拉正。他不是隊裡最大聲的人，但骨子裡有股很香港式的硬淨，像你看不見他多火，可只要球到腳邊，他永遠不怕接。

主教練停了一拍。

視線終於落到中間那格。

「前腰——夏彥君。」

房內沒人出聲。

可夏彥君還是感覺到，前後左右那幾道目光都很短地落了過來。

不是質疑。

也不是羨慕。

更像一種本能的確認——好，今日這個位置係你。

他沒有多大動作，只輕輕吸了口氣，然後慢慢吐出來。可就在桌面下，他的手指其實也在微微收緊。

最後一個名字。

「前鋒——辛度。」

辛度抬頭那一下，整個人像忽然由半坐半躺切成真正上線。這個前鋒平時話不算最多，但只要輪到比賽，眼神就會很快變得不一樣。像一條原本伏著的狗，終於聞到可以咬的東西。

主教練把名單貼上白板。

「其他人，後備。」

「但我講清楚，今場冇人係來坐足九十分鐘。」

「比賽一定會用到第二、第三種節奏。」

「所以未上場嘅，先唔好自己同自己洩氣。」

那位早餐時一直問自己有冇正選的前鋒，果然沒在首發裡。

他先是盯著白板看了一秒，然後往後靠回椅背，長長吐了口氣。不是很大反應，但身旁兩個人都看得出來，那口氣裡有失望。

老將中場坐在隔兩個位置，沒看他，只把手中的筆往他那邊一丟。

「下半場跑狗跑狗跑狗，留返啲腳。」

那前鋒接住筆，低頭看了一眼，最後還是苦笑。

「你哋真係好鍾意呢個笑話。」

老將淡淡回道：

「因為你真係跑得多。」

房內終於有點零碎笑聲。

那股因為正選名單出爐而瞬間變硬的氣，於是被鬆開一點。

主教練等大家重新安靜，才拿起磁石，開始排戰術板。

「陣形表面係 4-4-1-1。」

紅藍磁石一顆顆放上去。

「無球時，夏落半格，跟辛度形成前後站。」

他把前場那兩粒磁石往中路一前一後排好。

「保連奴同嘉緯兩邊收返嚟，唔好畀佢哋太容易由肋部直入。」

兩邊磁石向後拉。

「黃洋、振邦，兩個人唔係企死。」

「一個保中路，一個睇第二點。」

「如果卡塔爾個十號開始喺線間攞球，最近嗰個先出去，另一個即刻補窿。」

黃洋低頭看著板，忽然開口。

「咁如果對面兩個人一齊入同一條線呢？」

主教練沒有遲疑。

「你叫夏收。」

說到這裡，所有人都看向夏彥君。

主教練用筆在前腰位置點了一下。

「你今日最重要唔係第一腳靚。」

「係轉守為攻第一步，幫我將波帶離開人群。」

「如果有空間，你可以自己轉。」

「如果冇，第一時間搵邊。」

他又把保連奴那顆磁石往前推了一格。

「尤其右邊。」

「保連奴先爆，積施利第二線跟上。」

積施利抬了抬手。

「如果我上咗，後面邊個補？」

黃洋沒等教練回答，已經淡淡說：

「我。」

積施利側頭看了他一眼。

黃洋補一句：

「你放心上。」

「但唔好上到唔記得返。」

這下整個房間笑得比剛才更真。

連主教練都沒制止，只等大家笑完，才繼續講。

「進攻時，唔好急住同佢哋鬥控球。」

「我哋唔係來同佢哋比邊隊傳得靚。」

「我哋係要令佢哋踢得唔舒服。」

筆尖往前一劃。

「辛度，第一點你先頂住。」

「夏，你喺佢後面食第二點同撿波。」

「嘉緯，收入嚟，幫夏同黃洋做第三個傳球點。」

「保連奴，寬度你負責，但唔係叫你全程貼邊。」

「你一見對面左閘站死，就即刻斜入佢身後。」

保連奴點點頭，腳尖已經在地上輕輕磨動，像整個人等不及想上場試第一次爆。

主教練最後看向整條防線。

「我再講一次。」

「前二十分鐘，唔好送。」

「唔好因為主場聲大，就自己先亂。」

他把手指重重點在禁區前沿那塊。

「前二十分鐘，企穩、講清楚、頂乾淨。」

「只要唔俾佢哋早段打穿，我哋場波就會慢慢入到去。」

安靜了幾秒。

接著，費斯圖斯忽然把身體往前傾，雙手撐膝，望著對面幾個中前場隊友。

「聽到未？」

「後面幫你哋頂住，前面唔好三腳內就送返畀人。」

辛度抬頭。

「你將波頂到我腳下，我就唔送。」

「頂唔到呢？」

「咁我就跑狗。」

整個房間又是一陣笑。

但這次，笑完之後，每個人的肩膀都比剛才更穩了一點。

因為戰術板最重要的作用，從來不只是告訴你怎樣踢。

而是告訴你：你身邊這十個人，今日會怎樣和你一起踢。

……

臨出發去球場前，大家各自回房整理。

有些人會再綁一次鞋帶。

有些人會對著鏡子發呆兩分鐘。

還有人會很無聊地把護脛拿出來又放回去，明明沒必要，卻像不這樣做，心裡那股緊繃感就不知道怎樣安放。

夏彥君回房後，只站在窗邊看了一會兒。

多哈下午的光太白，把外面的建築邊線都照得很利。遠遠的公路上，車流安靜地滑過，像這城市根本不知道今晚有一場對香港隊來說很重的比賽。

手機震了一下。

是李斯特城那邊的群組。

華迪：正選未？
馬列斯：如果唔係正選，影張哭樣嚟睇。
簡迪：飲水。

夏彥君看著訊息，低頭笑了笑。

回華迪：係。
回馬列斯：你自己哭。
回簡迪：知。

發完之後，他把手機放低，開始一件一件把比賽裝備放進袋裡。動作不快，也不花巧，像只是把所有心思都順著這些小事，一點點排整齊。

……

傍晚。

球隊大巴再一次駛向球場。

這次和昨晚踩場不同。

昨晚大家還能講笑，還能假裝把重心放在場地、草皮、燈光上；到了正式比賽日，車上那種安靜已經完全是另一回事。

不是沒聲。

而是每一個聲音都好像被包住。

拉拉鏈的聲音。

耳機塞進耳朵的聲音。

有人把運動飲品一口喝掉半支的聲音。

還有鞋釘偶爾碰到地板時，那種很細、很硬的輕響。

黃洋坐在前兩排，手裡拿著小筆記本，低頭又看了一次定位球站位。旁邊梁振邦沒有說話，只是在看同一頁。保連奴靠窗坐著，嘴裡含著口香糖，腿卻一直很快地抖，像全身的速度都提前醒了。林嘉緯則把頭靠著椅背，閉著眼，不知是在養神，還是在腦中把整場球先過一遍。

辛度的座位在夏彥君前面。

他沒有回頭。

但在大巴快到球場時，忽然抬起手，往後揚了揚。

「喂。」

夏彥君看著那隻手。

「做咩？」

辛度沒有轉身，只是維持著那姿勢。

「今日第二點，記住跟。」

「我唔想白跑狗。」

這句很辛度。

直接，實際，冇乜修飾。

夏彥君抬手，碰了一下他的拳。

「你頂到，我就喺度。」

辛度這才把手收回去。

前排黃洋聽到了，沒回頭，只淡淡補上一句。

「你哋兩個講完未？」

「講完就記住。」

「開波第一分鐘就要做出嚟，唔係而家講得幾型都冇用。」

沒有人再接。

因為這句已經夠。

……

球場更衣室。

門關上之後，外面的聲浪立刻變得悶沉。

球衣已經一件件掛好，紅色整整齊齊排成一列。名字貼在上面，不算大，但每個人走到自己位置前時，都會很自然地停半秒。

看一眼。

再伸手摸一摸。

像要確認那個名字今天真的屬於自己。

葉鴻輝最先換好。

守門員總是比較早進入狀態。他戴上手套，握拳，再鬆開，整個人已經像把自己鎖進比賽裡。Andy

Russell坐在他斜前方，綁鞋帶時綁得比平時慢，第一次拉緊後又解開，再綁一次。

費斯圖斯注意到了，什麼都沒說，只把自己那卷白色膠布拋過去。

「手指纏一纏。」

「你一緊張就會拗指。」

Andy Russell愣了一下，接住那卷膠布。

「你知？」

費斯圖斯聳聳肩。

「你頭先開會嗰陣已經拗咗三次。」

Andy Russell低頭笑了笑，終於把那股快要露出來的緊張收回去一點。

另一邊，保連奴正低頭調整球襪。

林嘉緯走過時，順手拍了拍他後腦。

「一陣第一球唔好即刻自己爆到去角旗。」

保連奴抬頭。

「點解？」

「因為你通常第一球最上頭。」

保連奴想反駁，可想了想，又好像真係如此，只能「嘖」了一聲。

「你哋個個都好了解我咁。」

林嘉緯直接回：

「同你踢咁耐，想唔知都難。」

這些很小的對話，一句一句，在更衣室裡散開。

有些在笑。

有些在提醒。

有些其實是安慰。

主教練直到最後十分鐘才真正站到中間。

這次，他沒再拿戰術板。

因為該講的戰術，剛才已經講完。

「首二十分鐘，記住我講過乜。」

「後防，講大聲啲。」

「中場，第二點先贏。」

「前面，跑狗唔好跑狗跑狗跑狗到冇腦。」

幾個前場球員低低笑了一下。

主教練也沒制止，只看住每一張臉，繼續說下去。

「你哋唔需要踢到完美。」

「你哋只需要踢到誠實。」

「每一下跑動，每一下回追，每一下清波，都誠實。」

「比賽自然會有佢的樣。」

說完，他看向白板上的首發名單，最後一次點名。

「葉鴻輝。」

「積施利、Andy、費斯圖斯、李志豪。」

「黃洋、梁振邦。」

「保連奴、夏彥君、林嘉緯。」

「辛度。」

「出去。」

沒有怒吼。

沒有拍桌。

甚至沒有那種電影裡很誇張的更衣室宣言。

可當那句「出去」落下來時，所有人還是一起站了起來。

椅腳磨地。

鞋釘落地。

布料摩擦。

呼吸聲忽然變重。

夏彥君站起身那一刻，先看見對面的辛度正在把球衣下擺往下拉平；再看見黃洋把隊長帶綁得更正一點；再旁邊，Andy Russell已經沒有剛才那種太明顯的緊，整個人慢慢挺直了。

這就是首發。

不是十一個最強的人站在一起。

而是十一個此刻最準備好的人，穿著同一件衫，接受同一種壓力。

通道口就在前面。

聲音越來越大。

主場球迷的呼喊像一層熱浪，隔著牆都能壓進來。球證組已經在前面等，球僮站得很直，眼神又緊張又好奇，不斷偷偷看香港隊這邊。

辛度往前走了半步。

夏彥君自然跟上。

無球 4-4-1-1。
有球，自己找空位。
轉守為攻第一步，把球帶離人群。

剛才戰術板上的那些線，那些點，那些磁石的距離，忽然都不再是紙上的東西。它們開始變成腳下的草、身邊的人、即將落下來的第一個高球。

通道盡頭，白光很亮。

夏彥君抬頭時，剛好看見葉鴻輝在最前面轉了轉肩膀，又拍了拍手套；黃洋則在後面低聲和梁振邦說了最後兩句；保連奴已經開始輕輕踮腳，像腳底的彈性多到快裝不下。

而他自己，只慢慢吐出一口氣。

開波前最後一秒，辛度忽然微微側頭。

「記住。」

「第二點。」

下一秒，球證示意前進。

香港隊的十一人，一齊踏進球場。

前二十分鐘

球員通道比想像中更熱。

不是那種會令人流汗的焗，而是一種被聲音、燈光、腳步、呼吸一齊推高的熱。主場球迷的吶喊隔住牆壓進來，一層一層，像海浪先拍到石壆，再慢慢滲進每個人的鞋底。

辛度站在最前。

肩膀很硬。

脖子左右各轉了一下，像隨時準備把自己整個人丟進第一個高波爭奪裡。夏彥君就在他身後半步，視線越過他的肩，看向通道盡頭那片白得有點刺眼的光。

再旁邊，黃洋正在最後一次整理隊長袖標。

不是因為它歪了。

純粹是手上總要做點什麼，才可以把心裡那股快要浮上來的緊繃壓回去。梁振邦站在他身邊，兩隻手鬆了又緊，緊了又鬆，像在跟自己說：第一球別急，第一腳先穩。

葉鴻輝在隊列最前，忽然拍了兩下手套。

啪。啪。

聲音不大。

卻像提醒了所有人——開始了。

球證示意往前。

紅衫，一個接一個，踏進白光裡。

……

多哈的主場聲浪，和英格蘭很不同。

英格蘭是整體壓下來，像陰天；這裡則更尖、更亮，更接近一種從四面八方刺過來的高溫。香港隊踏進球場那一刻，看台上立刻響起一陣夾雜口哨和鼓聲的聲浪，主隊球迷明顯知道這場的主角不是自己——卡塔爾已經提前鎖定頭名，真正還在為命運死掙的，是穿紅色那隊。

香港隊先在自己半場站定。

4-4-1-1。

站位收得很緊。

辛度頂最前，夏彥君在他身後半格；左邊林嘉緯，右邊保連奴，黃洋與梁振邦守中路，四後衛則幾乎排成一條拉得很實的直線。這不是一個想要漂亮開局的陣，而是一個很誠實的陣——先活下來，再談怎樣咬回去。

主哨一響。

卡塔爾立即把球往後場一轉，再由中堅送去右邊。

香港隊全隊像同時被一條線扯住，齊齊往左挪半步。辛度先壓上，斜線切住中堅回傳門將那條路；夏彥君沒有跟得太前，只卡在對方六號位旁邊，身體微側，既能看住人，也能看住球。

第一分鐘，沒有人碰球特別狠。

真正狠的，是位置。

卡塔爾想把球拉開，香港隊就把中路壓窄；卡塔爾右閘推上，林嘉緯就先退半步，積施利再跟著修位置；黃洋則一路講，一路用手去指。

「邦，唔好企死！」

「夏，收多半格！」

「志豪，內啲！內啲！」

黃洋的聲音不算最大。

但每一句都很準。

像一支筆，不停在草地上替全隊把線重新畫清楚。

夏彥君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國家隊和李斯特城的差別，不是在節奏上，而是在聲音上。李斯特城那套反擊體系已經踢得很熟，很多時不必講太多，跑動本身就會替你說話；香港隊不是，香港隊需要彼此不斷提醒，不斷拉住，不斷確認——你在，我就壓；你退，我也退；你頂，我補你身後。

第二分鐘，卡塔爾第一次從左邊打進來。

對方左翼帶球內切，吸住保連奴與積施利後，忽然把球塞進肋部。那一下傳得不算快，但角度很刁，正好打在右閘與右中堅之間那條最麻煩的線上。

Andy Russell第一時間想出去。

李志豪卻已經先叫了。

「唔好搶！」

「跟人！跟人！」

那聲叫得很急。

Andy Russell硬生生收住前跨半步，改為側身貼住內切的人。下一秒，梁振邦從斜後掃過來，一腳把球捅出底線。

看台上立刻一陣躁動。

卡塔爾球迷拍手，像在說：有路。

香港隊禁區裡幾個人卻反而同時呼出一口氣。

這種球最怕不是被射。

是第一個人出去搶，第二個人又補慢半步，整條線一下被打穿。剛才那一刻只要 Andy Russell 多衝一步，後面就會直接開門。

葉鴻輝拍手拍得很快。

「好球！就係咁！」

「先企穩！先企穩！」

黃洋回頭看了 Andy Russell 一眼，沒說什麼，只抬手比了個「冷靜」的手勢。Andy Russell點點頭，下巴繃得很緊，明顯知道自己剛才差點上頭。

角球開出來，費斯圖斯第一點頂走。

球沒有頂遠，反而掉到禁區弧前。

那一刻，全場最先動的人，不是卡塔爾中場。

是夏彥君。

他幾乎在球離開費斯圖斯額頭的一瞬間，就已經先往落點方向啟動。這不是反應快，而是那種新能力帶來的奇怪感覺——球未下來，腦裡已經先看到它會落去哪一格。

他搶到第二點時，身後一個白衫已經撞上來。

砰。

很實。

那種西亞主場的中場碰撞，不一定最暴力，但很黏，很硬，像肩膀會故意多留半秒，手肘也會順勢頂住你肋骨，不讓你舒服轉身。

半年前的夏彥君，也許第一下就把球回做了。

現在的他沒有。

他先用背頂住人，右腳外側把球往身前點半格，緊接著左肩一沉，整個人像要往左轉。身後那人果然把重心壓過去。

下一秒，夏彥君腳腕一扣。

球從自己支撐腳後方輕輕滑過，從右邊帶了出來。

是個很小的假動作。

小到球迷可能只覺得他「護得幾靚」。

可香港隊替補席那邊，幾個人已經同時站起半寸。

因為那不是普通護球。

那是先用身體把對方的力借過來，再在最窄的地方用腳腕把空間偷出來。

第一腳觸球。

沒有華麗到引爆全場。

卻一下令卡塔爾中場也頓了頓。

夏彥君帶出半步後，沒再黏球。

頭都似乎沒完全抬起，便一腳斜傳，直接把球送去右邊邊線前方。球路又平又快，貼住草地竄出去，保連奴連停都不用停，順勢就能帶起來。

這種球，在場邊看像很簡單。

但黃洋一眼就看出了味道。

因為夏彥君剛才根本沒真正看邊路。

他是先看中路，再用餘光、身位和對手重心，把那條線算出來。

那是奧斯爾式的傳法。

不只是傳去空位。

而是傳去「隊友下一步剛好能接上」的空位。

保連奴接球後立即往前爆。

他第一步很快，第二步更快，像整個人都被球拉住往前扯。卡塔爾左閘趕緊後退，退了兩步後發現自己還是被越過了半個身位，只能斜斜伸手去碰。

保連奴沒倒。

咬著牙硬把球往前再趟一步，最後才被逼得傳中。

球被擋出界。

不是什麼大機會。

可香港隊替補席那邊已經有人拍手拍到站起來。

因為這是香港隊開波後第一次，真的把球帶出自己半場，真的讓對方後衛轉身，真的讓整個主場聲浪停了一停。

辛度一路跑到近門柱，本來已經準備搶點，見球出界後先回頭看了一眼保連奴，再看一眼夏彥君。

他沒說話。

但那眼神已經夠直接——

再來。

香港隊這口氣，終於不是只靠捱。

……

第五分鐘，卡塔爾開始真正加速。

他們不是沒有看見剛才那一下反擊，正因為看見了，所以節奏明顯拉快。兩個邊路站得更開，中場往前壓得更高，連中堅在控球時都多帶一步，像故意把香港隊整條防線往後逼。

黃洋的聲音更密了。

「夏，唔好企太高！」

「辛度，左邊先封佢！」

「嘉緯，跟住個八號！」

林嘉緯平時不是會大喊的人，可這段時間也開始講。

「保連奴，返少少！」

「積施利，有人疊！」

幾條聲線混在一起，竟沒有亂，反而像整支隊伍真的被聲音串了起來。香港隊有時候就是這樣，不講話時看起來零零散散，一講起來，反而有股很港式、很地踎、很實際的團結感。

第七分鐘，第一個真正險象來了。

卡塔爾右路連續三腳一腳傳球，把保連奴和積施利引到邊線附近，然後忽然一記回敲，中場迎球直接斜吊後柱。那球弧線很毒，不是傳中，是專門吊去門將和中堅中間那條最難處理的位置。

葉鴻輝沒有出。

因為來不及。

李志豪回頭時，已經看見一件白衫從自己身後插出。

「後柱！」

他幾乎是吼出來。

Andy Russell第一時間回追，但還差半步。

那個卡塔爾球員衝頂時，整個主場看台已經開始起勢。很多人甚至提前站了起來，準備慶祝。

砰！

皮球沒有進。

因為葉鴻輝在門線前做了一個很不香港式、很不講道理的撲救。

不是飛身橫展那種漂亮畫面。

而是先墊一步，重心壓低，再用手腕近乎反射式往上一托。球被他碰了一下，擦著橫楣飛出去。

全場先是一靜。

再來才是主隊球迷的抱頭聲。

香港隊禁區裡幾個人全都愣了半秒。

李志豪第一個反應過來，直接轉身衝去拍了葉鴻輝一下。

「好波！」

葉鴻輝落地後膝蓋在草上滑了半尺，起身時整個人臉都繃住，只很快講了一句：

「我話過，先企穩。」

聲音不大。

但那股狠勁已經出來了。

黃洋走過來，沒有太多誇張動作，只抬手往自己太陽穴點了點。

「醒。」

「而家先七分鐘。」

這句是對全隊講的。

也是對自己講的。

因為卡塔爾的主場壓迫不是一兩下，而是會一層層累積。如果香港隊在這段時間先被打散，後面根本沒得踢。

夏彥君站在禁區弧外，看著葉鴻輝那下撲救，胸口裡那股熱忽然也被頂了一下。

他知道，比賽的節奏正在成形。

卡塔爾要的是快，要的是連續，要的是讓香港隊在自己禁區附近連喘氣都喘不好。香港隊如果跟著亂，就只會被越推越後。

所以他在下一波死球時，主動走向黃洋。

「我再落低少少。」

黃洋抬眼看他。

沒有立刻答。

只是在兩秒後點了點頭。

「你拎第一腳。」

「但唔好逞強。」

這句很關鍵。

因為它等於默許了夏彥君把自己從「前腰」變成某種臨時第三中場。防守時多收半格，出球時第一步來接，等於把原本 4-4-1-1 的骨架，短暫變成更像 4-5-1 的樣子。

這樣做有風險。

前面會只剩辛度一個。

可若不這樣做，香港隊連第一腳都未必能乾淨出來。

第九分鐘，這個調整立即有了效果。

卡塔爾又一次由中路往前塞，梁振邦伸腳一碰，球彈高。正常這種五五波最麻煩，因為中場一旦沒贏，後防就要直接面對人。

夏彥君卻已經提前往回走。

球還在半空，他便先用身體卡住落點內側，讓對手沒法從正面插進來。等球落到胸口高度時，他沒有選擇頭槌，也沒有急著伸腳。

而是胸口一停。

再順勢往左側一卸。

皮球像被吸住一樣，落地時剛好貼在他左腳前半步。

這一下處理很乾淨。

乾淨得連主場球迷都安靜了一拍。

下一秒，卡塔爾兩個中場同時夾上來。

如果是普通前腰，這時多半只剩大腳清走。

夏彥君卻在抬頭那一下，看見了另一樣東西。

不是人。

是線。

白衫往前撲，黃衫回補，左閘壓高，右中堅內收——整個球場像突然在他腦裡變成一張展開的圖。每個人的重心、空位、下一步可能會踩向哪裡，都不再只是感覺，而像被什麼先一步描了出來。

奧斯爾「上帝視野」。

在英超那晚，他只是短短感受過一次。

這一刻，卻第一次在國際賽真正完整打開。

夏彥君幾乎沒怎麼停頓。

左腳內側輕輕一推，把球讓過第一個撲上來的人；緊接著右腳腳尖一點，球從第二人胯下穿過半格；再下一秒，他已經轉身面向前場。

整套動作不算花。

甚至有點像偷。

可就是這種小偷式的處理，最傷對手節奏。

因為你明明已經快把他夾死，球卻偏偏從最窄那條縫溜了出去。

辛度立刻往前跑。

保連奴也已經沿右路啟動。

夏彥君這次沒有第一時間送直。

他先帶一步。

就那一步，卡塔爾六號位只好往他這邊收，原本準備壓保連奴的左中堅也被迫看過來。

夠了。

就是這一眼的分心。

夏彥君右腳外腳背忽然一撥。

球路不是常規直線，而是帶著一點向外拐的弧，從左中堅和左閘之間滑了出去。保連奴根本不用回頭找球，只要繼續跑，球自然會滾進他前方。

「去啊！」

積施利在後面都忍不住喊了一聲。

保連奴這次沒浪費。

他接球、下底、起腳。

傳中不算最完美，但夠快。辛度前點一個前插，把中堅整個人帶走，後點林嘉緯則從盲邊殺到，迎球就是一腳。

砰！

打偏。

球擦著遠柱外側飛出。

香港隊替補席同時抱頭。

林嘉緯自己也停在原地，雙手插腰，先望了一眼草地，再抬頭看向右路保連奴，最後又看回中路的夏

彥君。

他什麼都沒講。

但那個眼神分明是在說：你條波真係到。

保連奴跑過來時還在喘。

「我以為你會俾辛度。」

夏彥君回得很快。

「佢哋都以為。」

保連奴怔了一下，然後直接笑了。

不是放鬆那種笑。

而是那種比賽裡忽然找到默契的笑。

香港隊看台雖然遠，不算多，但此刻也終於爆出一陣真正有力的掌聲。多哈主場的噪音太大，本來很容易把客隊氣勢吃掉；可只要有一球像樣的反擊，哪怕沒有入，整班人也會像突然被提醒——喂，仲未死。

……

第十二分鐘，場邊有工作人員快步走過主隊後備席後方。

再過半分鐘，香港隊教練團那邊也有人低聲說了兩句。

消息很快傳進替補席：

武漢那邊，仍然未開紀錄。

0比0。

沒有人真的把這消息大聲傳到場內。

因為比賽才十二分鐘，提早想太多，只會亂。可有些東西你一旦知道了，心裡就會不一樣。

如果中國和波。
如果香港贏。
如果這場真的咬得下來——

那就不是只關乎尊嚴。

是晉級。

是第三圈。

是以前很多香港球員連想都不敢想太多的地方。

黃洋顯然也聽到了一點風聲。

可他沒有回頭問，也沒有往後備席看，只是在下一次球出界時，用力拍了拍手。

「唔好諗其他場！」

「先搞掂面前！」

這句很大聲。

大到夏彥君都聽得很清楚。

他知道黃洋是對的。

比賽最忌就是你還未做到眼前那步，心已經先跑去另一個城市。

可問題是——

有時候，正因為你知道另一個城市正在發生什麼，眼前這場每一腳球才會變得更重。

第十五分鐘，卡塔爾開始把攻勢集中往夏彥君這側壓。

他們顯然也看懂了，香港隊剛才之所以能把球帶出來，很大程度是因為這個穿前腰位置的人主動收了下來。於是對方開始故意把球導向他這區，逼他在更低、更窄的地方接球，最好一接就被撞掉。

這是很正確的針對。

也是夏彥君過去最怕的那種局。

第十六分鐘，他就在邊線附近接到一個不算舒服的回傳。

球速有點快。

身後有人頂。

前面又有白衫封線。

正常這種球，第一選擇應該是護住，再回傳李志豪。

可夏彥君腳底一碰，忽然就覺得不對。

不對的不是腳感。

是角度。

他眼角瞄到卡塔爾右中場正故意往內縮半步，看似堵他回中，實際卻把外線留了一條很窄、很誘人的縫。那是一個陷阱——你若順線帶出去，下一秒邊後衛就會整個人合上來，把你困死在邊線和身體之間。

這種局，如果還用老方法，就會死。

夏彥君沒有上當。

他先像真的要沿線帶，右腳把球往外一勾，整個肩膀、眼神甚至膝蓋角度，都像要往邊線衝。卡塔爾右閘果然壓出來。

就在兩人身體即將貼上的一瞬，他腳底忽然一拉。

球被硬生生從腳下拉回。

同時間，他左腳跟上，半轉身，一記極短、極快的腳跟磕球，把球從自己身後送回內線。

穿了。

不只是過人。

是連同對方準備好的包夾節奏一齊穿掉。

梁振邦接到球時甚至愣了半拍，像沒想到這種位置還能這樣解。等他反應過來，立刻把球往前推給黃洋。

黃洋不停球。

直接斜吊左肋。

夏彥君剛才那一下腳跟磕球，不止解了自己。

還把整個香港隊從被夾死的邊線，直接翻去了另一邊。

替補席那邊，幾個人已經忍不住起身。

連場邊主教練都往前走了兩步，眼神明顯一亮。

因為這不是單純技術好。

這是比賽理解。

是你知道人家想怎樣困你，然後不只是脫身，還順手拿對方壓上來的力量去轉場。

辛度在前場本來正和中堅頂著，看到球轉去左邊，立刻往禁區前點插。

林嘉緯同時內收。

左路的李志豪壓上來接應，球再回到中路，夏彥君已經重新跑到禁區弧頂外。

這一波，香港隊整體推得很齊。

不是瞎衝。

是每個人都剛好跟上了那一下節奏。

球從李志豪腳下回到黃洋，再到夏彥君。

卡塔爾中堅這次沒有再等。

一個直接上搶，另一個守辛度。

夏彥君接球那一下，頭甚至沒有抬得很高，只是右腳外側微微向外一抹，像又要分去右邊保連奴。全條卡塔爾防線幾乎同時側了一下。

就是這一下。

夏彥君右腳落下時，腳面角度忽然變了。

不是外抹。

而是內切。

一記極隱蔽的反方向直塞，從兩個中堅腳邊之間鑽了過去。

球速不快。

但落點毒得離譜。

因為那不是傳向辛度腳邊。

而是傳向辛度「下一步會落地的位置」。

辛度整個人像被這條球線突然點著，猛地從後衛身側插進去。

現場聲音一下變形。

主場球迷的噓聲都來不及完整拉出來，已經先變成驚呼。

單刀未成。

因為卡塔爾門將出得很快。

辛度只能勉強先碰一下，球被門將腳尖擋出，彈向禁區右側。

所有人都以為這球完了。

可夏彥君沒有停。

他傳完之後就已經往前跟。

不是因為勤力。

而是因為奧斯爾那份視野除了看見最後一傳，還讓他更早明白一件事——真正危險的球，第一下未必就完，第二落點才常常是命。

所以當門將把球擋出來時，他已經先到。

時間像被拉慢。

卡塔爾後衛回追。

門將重心未穩。

禁區裡一片白衫紅衫亂成一團。

夏彥君右腳本來可以直接抽。

可那樣太急，角度也太小。

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那個獎勵。

黃金左腳。

不是蠻力。

而是把球送去最狠角度的冷靜。

於是他右腳只輕輕一領，把球從自己身前帶去左腳外側半步。這一下小得幾乎沒人看懂，卻剛好讓回追的後衛伸來那腳踢空。

下一秒，左腳起。

不是發炮。

是搓。

是推。

是帶著弧線、從混亂裡找遠柱最細那條路的左腳內彎。

球離地不高。

卻像有人用線牽著，繞過門將肩側，繞過最後一隻伸來的腿，貼著遠柱內側——

入網。

一秒。

兩秒。

整個主場像一下被抽乾了聲音。

十九分鐘。

香港隊，1比0。

第一個衝過來的不是辛度。

是黃洋。

他由中圈後一路衝上來，衝到夏彥君面前時，甚至沒有立刻抱，只是先用力拍了他一下胸口。

「好波！」

那一下拍得很重。

重得像把全隊前面十九分鐘那股一直死死頂住的氣，終於拍開了一道口。

辛度下一秒才撲到。

整個人幾乎掛到夏彥君身上。

「我就知你會跟！」

保連奴也衝過來，笑到眼都瞇了。

「你頭先嗰條波，痴線！」

林嘉緯跑近時還在喘，卻仍然第一時間伸手去箍住夏彥君後頸。

「靚。」

就一個字。

可夠了。

香港隊替補席那邊已經全數衝到邊線，連主教練都罕有地用力揮了一下拳。看台一角那小片紅色客隊區更是整片炸開，旗幟甩得幾乎連杆都要飛出去。

而夏彥君沒有狂奔太久。

他只是站在人群中央，胸口起伏得很快，額角全是汗，然後慢慢轉頭望向中圈方向。

大屏幕右上角，另一場比賽的即時比分小框剛好刷新。

中國 0比0 馬爾代夫。

只是一眼。

他就把視線收回來了。

因為比賽還早。

但這一眼，已經夠整支香港隊心口都重重一跳。

不是因為夢開始太大。

而是因為它忽然從很遠的地方，走近了一步。

黃洋顯然也看到了。

他沒有讓大家慶祝太久，第一時間已經把幾個人往後推。

「返位！」

「而家先開始！」

「唔好發夢住！」

說是這樣說。

可連他自己講這句時，眼裡那點光都比開波前更亮。

因為每個人都知道——

這場波，突然不再只是捱。

這場波，開始有了另一種可能。

第二個城市的比分

十九分鐘那球入網之後，最先改變的不是比分牌。

是卡塔爾球員的眼神。

他們本來踢得很鬆。

那種鬆，不是看不起人，而是提前出線之後，一支主場球隊自然會有的從容。球可以慢慢轉，邊路可以耐心疊，甚至連中堅帶球上前時，肩膀都不自覺開得更鬆一點。可夏彥君那一腳左腳彎射穿過人群、貼著遠柱入網之後，這種鬆一下就少了很多。

中圈重開前，卡塔爾隊長 Hassan Al Haydos 先把球抱回中圈。

他沒有發脾氣。

也沒有大力踢草。

只是把球重重放下，再抬頭看了夏彥君一眼。

那一眼不算兇。

更像重新估價。

剛才還只是覺得這個香港前腰拿球幾靜、轉身幾快；現在卻明顯變成另一件事——這個人，真的會改比賽。

Karim Boudiaf 從中圈後面慢慢走過來，經過夏彥君身邊時，故意用肩膀輕輕碰了一下。

不重。

但帶著很明顯的訊號。

「Nice goal,」他低聲說，「but now you run more.」

夏彥君側頭看了他一眼。

「You too.」

Boudiaf嘴角動了一下，像覺得這個答法幾有意思，然後點點頭，轉身回位。

這就是卡塔爾開始認真的方式。

不一定先用粗野犯規。

而是先把你拉進他們的節奏，逼你每一次接球都要多花半秒、多用一點力、多捱一下身體。

球證哨聲再響。

卡塔爾立刻提速。

這次不再像開波頭十分鐘那樣耐心導兩三圈再找邊，而是更直接地把球送到最能製造不適的位置。右邊 Ali Asad 收進來拿球，Boudiaf 從後壓上，Al Haydos
則開始更頻繁地在中線與肋部之間飄，整個前場像忽然多了兩條線，一條往內切，一條往身後插。

香港隊很快就感受到壓力。

第二十二分鐘，卡塔爾由左路打出一個很典型的西亞式組合。Ahmed El Sayed
先在中圈一帶穩住，再把球分去左邊；Abdelkarim Hassan
沿邊線壓上，第一腳不停，直接再塞給內收的 Al
Haydos。三個人像預先畫好線一樣，幾步之間便將保連奴、積施利和梁振邦一起拖了過去。

「右邊！右邊跟人！」黃洋立即吼。

積施利整個人往外撲。

保連奴也咬牙回追。

可 Al Haydos 根本沒想再帶，他只用外腳背輕輕一彈，把球送回 Hassan
身後那條外線。Abdelkarim Hassan 不用減速，迎球便推入禁區旁邊那塊最危險的走廊。

「封線！」葉鴻輝大叫。

下一秒，低平球已經掃進來。

辛度第一時間回撤到近柱幫手封第一點，李志豪往門前一收，Andy
Russell同費斯圖斯則一前一後卡住禁區中路。球從三雙腿旁邊穿過時，整個香港隊後防像繃到最盡的一條線，只要其中一個點慢半拍，就會整條崩開。

啪！

葉鴻輝倒地一拍，把球拍出小禁區。

未解圍乾淨。

反而彈去禁區弧前。

這種時候，主場最可怕，因為你會感覺整個球場連呼吸都在催你失誤。

卡塔爾中場迎球就要起腳。

可就在他踏上去前，夏彥君已經先一步從側面滑進來。

不是飛鏟。

而是一個很乾淨、很巴塞式的小偷球。

腳尖先碰球，再順勢把身體插到人與球中間，整個動作快得像他不是去搶，而是去接應本來就該屬於自己的皮球。

對手一腳踢空，差點連人都撞上來。

夏彥君接完第一下沒急著清。

這就是場邊香港隊教練團最先看到、也最先被震到的一點——他現在不是只會在英超那種高速反擊裡送致命一腳；他開始懂得，在最亂的時候先替隊友把節奏穩住。

他胸口微微一抬。

頭也跟著起來。

下一秒，整個球場像在他眼裡分成不同層次。

最近的是 Boudiaf 的撲搶線。
再外一層，是 Ahmed El Sayed 補位的角度。
更遠一層，則是保連奴已經從右邊回身跑出來，林嘉緯也在左肋暗暗收窄。

奧斯爾的視野讓他先看見線。
巴塞式的習慣則讓他知道，不是每次都要一腳把線刺穿。
有時候，連續兩三個最簡單的三角，反而更殘忍。

他先把球輕輕敲給黃洋。

黃洋一腳回。

夏彥君再橫給梁振邦。

梁振邦又第一時間撞回來。

啪、啪、啪。

三腳球。

全都不長。

全都不花。

卻一下把本來壓在香港隊禁區前那股白色人潮，整體往前引錯了半步。

Boudiaf撲空之後，忍不住回頭吼了一句阿拉伯語。

語氣裡已經帶火。

Al Haydos也跟著回身壓上，想直接把夏彥君再困死在中路。

可夏彥君根本不等他們完成包夾，第四腳已經來了。

一記外腳背斜撥。

不快。

卻準。

球從 Al Haydos
身後那條最窄的縫滾過去，剛好送到辛度回撤的位置。辛度背身扛住中堅，一腳再做去右邊空間。

保連奴順勢啟動。

這波反擊，香港隊第一次不再像被迫逃命。

更像有人拿著方向盤。

場邊主教練沒出聲。

只是整個人往前踏了一步。

因為他看得很清楚——夏彥君剛才那串處理，真正值錢的不是哪一腳特別神，而是他把香港隊從「清出去」的思維，變成了「帶出去、傳出去、整隊一起推出去」。

這就完全是另一種足球。

……

第二十六分鐘，卡塔爾球員終於開始直接和 HA 對話。

這次是 Boualem Khoukhi。

這名中堅原本一直守得很穩，不太主動出來，可被香港隊連續兩次由夏彥君腳下把球帶穿後，他明顯開始不想再等。當夏彥君又一次回撤到中圈偏左接球時，Khoukhi 幾乎是整個人跟了出來。

砰。

一下直接撞在背上。

很硬。

夏彥君胸口前傾半步，但沒有倒。

Khoukhi在後面低低哼了一聲。

「No easy turn.」

夏彥君用手臂撐住位置，背對著他，把球踩在腳底下，竟然還有空側頭笑一笑。

「Then don’ t lose me.」

這句話剛講完，Khoukhi 就後悔了。

因為夏彥君根本不是在跟他鬥嘴。

是在等他重心先往自己背上壓多一點。

下一秒，夏彥君腳底一撥，整個人半轉，球從Khoukhi跨出的右腳外側滑過；同時他左肩一沉，像一條極薄的刀，由對方還沒來得及收回去的重心旁邊切了出去。

全場一陣低嘩。

不是因為動作多大。

而是因為那一下太冷。

Khoukhi甚至不是被過得很狼狽那種，而是他明明已經用對了身體，對手卻硬是在你最有把握那一下，把你從結構裡拆開。

可夏彥君剛轉出去，Boudiaf 又到了。

這就是卡塔爾開始認真後最麻煩的地方——一個人失位，不代表空位就真的屬於你，第二層補防會立刻壓上來，像沙漠的風，一層接一層，專門把你埋掉。

這種局，夏彥君卻反而更快樂了一點。

因為他忽然找到了一種很奇怪的平衡。

奧斯爾給他的是預判。
巴塞給他的是節奏與三角。
而 Bale 那種直上直落、帶著爆裂推進感的能力，則像一直被他藏住的一把刀。

他先做了最不像 Bale 的選擇——再傳一腳給黃洋。

黃洋不停球，第一時間再斜回來。

就是這一下「回來」。

卡塔爾整條中場線條件反射往內收，以為香港隊又要在中圈附近玩一輪短傳逃壓。

夏彥君接球那一刻，腳踝卻忽然把球往前敲大了足足兩步。

不是一小步帶出來。

是直接把球丟去自己前面空地。

「Go with him!」後面有人立刻吼。

但已經遲了。

這一下，完全是 Bale 式的推進。

不先黏球，不先細細碎碎做動作，而是把球敲向自己最有優勢的距離，再用爆速去把那段距離一口咬掉。

第一步出來，Boudiaf 還能跟。

第二步，Khoukhi試圖斜切。

第三步，兩個人都發現不對。

因為夏彥君不是傳統那種把速度堆在踩單車上的邊鋒。他是中路拿球後，突然整個人連步幅都變長了，像原本只會算線的人，忽然連引擎都被扭到了最高。

「回防！回防！」Al Haydos都忍不住往後喊。

卡塔爾左路兩個人同時回追。

可夏彥君已經把球帶過中線，再往右側一推，把自己和球一併甩進大片草地。

保連奴本來在外線並跑，見狀都愣了一瞬。

他最清楚爆邊是什麼感覺。

所以更清楚眼前這個前腰剛才那下到底有多誇張——那不是快半步，是直接把整條追防線扯爛。

看台上主場球迷的聲音第一次真正亂了。

不再是統一的噓聲。

而是噓聲裡夾著那種大場面最明顯的驚呼。

夏彥君一路推到右肋，已經接近禁區外沿。

Khoukhi還在後面追。

Abdelkarim Hassan則從側邊補回來。

兩道白影同時壓近，門將也開始往前提。

這時候，最簡單的選擇是自己射。

而且憑他剛才那股推進速度，很多人都會以為他一定會自己完結。

包括卡塔爾後衛。

包括門將。

包括看台上的主場球迷。

但也正因為所有人都這樣以為，真正的空位才會在另一邊打開。

夏彥君沒有直接起腳。

他只是抬頭。

一眼。

然後右腳外腳背輕輕一削。

那不是傳中。

也不是橫傳。

而是一記帶著回旋、從兩名回防球員腳前擦過去的倒三角低送。角度狠到連保連奴都不用減速，只要斜斜衝入禁區便能正面迎球。

「Paulinho！」香港隊替補席已經叫了出來。

保連奴迎上去時，整個人幾乎是滑著步點。

右腳一推。

球先碰到門將手套，再撞中立柱內側，最後仍然滾過白線。

二比零。

第二十九分鐘。

香港隊後備席這次不止衝到邊線，連後面坐著的幾個職員都一下站了起來。那片遠征客隊看台已經徹底瘋了，紅旗一面面甩起來，像整個多哈球場有一角忽然燃燒。

保連奴入完球第一反應不是去角旗。

他直接轉身，指住夏彥君，一邊跑一邊大叫：

「你痴線㗎！」

夏彥君本來還在喘，結果下一秒就被保連奴整個人撞上來。

「你點解仲可以傳？」

保連奴笑到連眼都紅了半圈。

「我以為你會自己射！」

夏彥君被撞得退了半步，還未站穩，辛度同林嘉緯已經一左一右衝到。黃洋跑得沒他們快，卻是最先拍中夏彥君後腦那個。

「啱啊！」

「就係要咁踢！」

那一下拍得不輕。

卻像把全隊心口那團火徹底拍著。

因為這球真正值錢的不只是入球。

而是香港隊第一次在這種級數的作客、這種重量的比賽裡，不是靠亂戰，不是靠對手失誤，而是靠一個人先控住節奏，再用個人能力把比賽生生撕開。

卡塔爾門前，Amine Lecomte 把球從網裡撈出來時，臉色已經完全不同。

Khoukhi雙手叉腰，轉頭望住夏彥君，像到這一刻仍在消化剛才那次推進和那一腳助攻到底怎樣完成。Boudiaf則直接走去 Al Haydos 身邊，兩人低聲講了幾句，語氣明顯急了。

Al Haydos回頭望向香港半場，眼裡終於有了真正的火。

這支提前出線的卡塔爾，本來不一定真的需要拼到盡。
但你在他們主場半個鐘內連入兩球，還是用這種近乎炫技的方式——那就不再只是分組賽。

而是面子。

……

比賽重開後，卡塔爾的反撲來得更兇。

第三十三分鐘，Abdelkarim Hassan

幾乎每次拿球都直接壓到高位，像要把保連奴整個人壓回自己禁區。右邊的 Musa Mohammed 也開始上得更狠，兩邊輪流把香港隊四後衛壓成越來越窄的一條線。

香港隊被逼得很辛苦。

這段時間，最累的不是最前面的辛度。

反而是夏彥君。

因為他現在不只是前腰。

他要退回中圈附近幫手串第一腳，隊友搶回來時他要先出現；對手壓過來時他又要先回身封線；一旦有機會反擊，他還得第一個轉身、第一個看、第一個送。

第三十五分鐘，卡塔爾差點追一球。

Al Haydos 在肋部和 Ahmed El Sayed 撞牆後突然起腳，球擦過費斯圖斯腳邊變線，葉鴻輝整個人先往反方向移了半步，最後硬是用左手把球托出去。角球開出來，Khoukhi 頂贏第一點，皮球中楣彈出，整個香港隊禁區瞬間炸成一團。

「清呀！」

「出波啊！」

「第二點！」

各種聲音一齊擠在一起。

這時候，又是夏彥君先到。

他不是用腳大腳解圍那種到位，而是比別人更早看見那球會從橫楣彈去哪個角，再比別人更快一步衝到那個點，把第二落點先卡住。球還沒完全落地，他已經用右腳外側往前一送，再立刻被從後撞翻。

砰。

整個人側著摔出去。

主場球迷噓聲四起。

球證沒有吹，因為球已經出去了。

辛度前面一個人扛住兩個白衫中堅，最後雖然還是沒能完全保住球，但已經替香港隊把這口幾乎窒住的氣，硬生生拖出來兩秒。

夏彥君躺在草上，胸口還在喘。

Boudiaf 低頭看了他一眼，伸手把他拉起。

「You never stop, huh?」

夏彥君借力站起來，抹了抹手臂上的草屑。

「You noticed too late.」

Boudiaf聽完，竟然笑了一下。

這次不是鬥氣。

更像真正開始承認對方今晚的層級。

……

第三十八分鐘，後備席再次傳來比分消息。

不是正式廣播。

只是有職員從耳機裡聽到，再急急走到助教身邊低聲講了兩句。

中國那邊——

仍然沒拉開。

一比一。

這一次，消息傳得比上一回更快。

不是誰故意散出去，而是人心本來就會自己找消息。替補席那邊有人臉色一下變了，教練團也明顯互相望了一眼。主教練立刻轉頭，先用眼神壓住最靠近自己的幾個後備，再往場內拍手。

「唔好睇我哋後面！」

「專注！」

黃洋大概也猜到發生了什麼。

他沒有問，只在一次死球時走向夏彥君，低聲說了一句：

「另一邊有變。」

夏彥君看住他。

黃洋再補：

「所以我哋更加唔可以散。」

這句像冷水。

直接。

但對。

因為當命運突然真的開始朝你這邊偏時，人最容易做的事就是提前亂。以為自己已經摸到門，就忍不住回頭看門有沒有開；可真正重要的，永遠還是你腳下這一步有沒有站穩。

上半場最後幾分鐘，香港隊反而踢得更成熟了。

不再一味往前衝。

也不再逢解圍都急著找快反。

夏彥君開始更頻繁地把球帶入三角區，再用最簡單的一腳把球導出去。左邊和林嘉緯做短傳，右邊和保連奴做牆，中路則偶爾回給黃洋再重新組織。

那種感覺，真的很像巴塞式的控節奏。

不是控球率高到漂亮那種。

而是你明知道自己不是整體更強那隊，卻仍然可以靠幾個人的位置感和第一腳處理，把原本快要失控的比賽重新拽慢半拍。

主場球迷開始躁。

因為卡塔爾球員碰不到那種他們最想要的東西——連續轉換、連續衝擊、連續在香港禁區前製造混亂。

而這一切，幾乎都由夏彥君一個人的腳先開始。

第四十三分鐘，Al Haydos 終於忍不住，在中圈附近直接拉了夏彥君一下球衣。

球證哨響。

香港隊得到自由球。

Al Haydos鬆手後，還是走近了半步。

「You play like you’ re at home.」

夏彥君看著他，呼吸還有點重。

「Maybe you let me.」

Al Haydos這次沒笑，只盯了他兩秒。

「Second half won’ t be the same.」

夏彥君點點頭。

「Good.」

這種對話很短。

卻很像真正的大場較量——不是誰大聲，誰就贏；而是你知道對方是真的人，真的急，真的在想辦法阻止你，而不是背景板。

補時兩分鐘。

卡塔爾最後一波攻勢仍然有威脅，Ali Asad
在禁區前起腳被費斯圖斯用腿擋出，球再彈去邊線，Abdelkarim Hassan
趕在出界前勾回來，惹得全場又是一片鼓噪。可最後這球低傳進來時，葉鴻輝終於整個人撲出，把球死死抱在胸前。

他抱住球那一秒，沒有急著起身。

而是整個人先伏在地上半秒，把那股主場反撲最後的餘震，親手壓熄。

哨聲響起。

半場完。

香港隊二比零領先。

卡塔爾球員往更衣室走時，腳步都明顯比開波前快，也更重。Al Haydos
把隊長袖標往上推了推，Boudiaf 低頭走，Khoukhi
則回頭望了一眼香港隊這邊，最後目光還是落在夏彥君身上。

不是不服。

是記住了。

另一邊，香港隊沒有像贏了波那樣衝。

因為所有人都知道，最危險的不是落後進更衣室的對手。

而是你自己帶著二比零，還有另一個城市那個一比一，走進半場休息時心口那股太大的想像。

夏彥君跟著隊友往通道走。

經過教練席時，助教已經迎上來，聲音壓得很低，卻快得很。

「中國嗰邊——」

他停了停。

眼神亮得有點異常。

「暫時真係和緊。」

夏彥君腳步沒有停。

只是胸口那一下，明顯更重了。

因為到了這一刻，所謂「第二個城市的比分」，已經不再是遠方消息。

而是像另一個看不見的對手，正同卡塔爾一齊，逼著香港隊把下半場也踢完。

放棄散步的理由

下半場一開波，卡塔爾的陣式明顯壓得更上。

如果上半場佢哋只係想靠技術同節奏壓制香港隊，咁下半場，佢哋就係直接將比賽變成一場絞肉戰。

第四十八分鐘，卡塔爾中場 Boudiaf
喺中圈附近接球，眼角瞄到夏彥君正準備從側邊靠過來封線。上半場 Boudiaf
已經領教過呢個華裔少年的出腳有幾快，所以今次佢冇打算鬥腳法，而係直接壓低重心，將一百八十幾公分的壯碩身軀，狠狠撞向夏彥君的肩膀。

佢預計這一下，足夠將這個看似單薄的十號仔撞開至少半個身位。

「砰！」

肌肉與肌肉碰撞，發出一聲悶響。

但 Boudiaf
想像中的畫面並冇發生。夏彥君非但沒有被撞飛，甚至連重心都冇散。他只係腳下微微一沉，腰腹核心瞬間繃緊，硬生生吃下了這記衝撞。

就在 Boudiaf
錯愕的半秒間，夏彥君右腳腳尖已經極其精準地往下一捅，將皮球由對方腳下挑走，然後轉身、護球、把 Boudiaf 整個人擋在身後。

全場主隊球迷發出一陣驚呼。

Boudiaf
喺背後落腳想踢跌佢，但夏彥君的下盤穩得像紮了根，硬係扛住背後的拉扯，把球穩穩分給了左路的林嘉緯。

傳完波之後，夏彥君輕輕呼出一口氣，抹了抹額頭的汗。

其實，佢而家已經唔係當初那個喺酋長球場連碰一下都會飛出去的弱不禁風新丁。

喺李斯特城這段日子，日日同胡夫、摩根這班肌肉棒子對練，加上英超那種每秒鐘都有人想剷斷你雙腿的高壓環境，令佢深知「怕死就要先變硬」的道理。健身房裡的加操、核心力量的強化，加上身體深處那股不知名的卸力技巧，早已經令他的抗抗能力產生了質變。

林嘉緯喺左路勉強控定個波，但很快就被兩名卡塔爾球員夾擊。

「夏！」林嘉緯急叫。

正常情況下，夏彥君喺英超的踢法，係企喺一個低關注區，等隊友將波清出來，佢再一腳致命。

但呢一刻，佢望住被逼到幾乎連轉身空間都冇的林嘉緯，再望望中路氣喘吁吁、已經跑了半場的三十

幾歲老將黃洋。

夏彥君的腳步停了一下。

他忽然意識到一個很殘酷的事實。

這裡不是李斯特城。

這裡沒有那個永遠跑不死的簡迪幫他補位，沒有真特水佬幫他扛開防守球員。香港隊的整體實力，同卡塔爾相比本來就有一大截距離。如果自己繼續踢那種「一腳出波、然後散步」的大師足球，隊友根本接唔住，亦頂唔順那種反覆被逼搶的折磨。

喺國家隊，能力斷層領先的人，係冇資格偷懶的。

既然自己係全隊最強嗰個。
咁就唔可以只做大腦。
仲要做脊椎，做盾牌，做一把親自落場劈友的刀。

夏彥君眼神一沉，一反常態地沒有往空位走，而是直接衝入了那個人數最密集的逼搶核心區。

「畀我！」

林嘉緯像見到救命稻草，倉促間將球捅向中路。

傳得好差，球速太快，而且甚至有半米高。

卡塔爾隊長 Al Haydos 和防守中場 Khoukhi
已經像兩頭餓狼般從左右兩邊撲上來，準備喺夏彥君接球失誤的一瞬間直接就地反擊。

但皮球碰到夏彥君腳面那一刻，卻像突然失去了所有動能。

冇彈走，冇控甩。
個波就像被一塊極強的磁石吸住，死死貼在他的腳背上，順勢輕輕落回草地。

Khoukhi 第一時間伸腳去剷。

夏彥君甚至冇抬頭，左腳腳底將皮球極限地往後一拉，整個人像在一條只有半米闊的鋼線上跳舞，身體輕巧地半轉，剛好避過 Khoukhi 的鞋釘。緊接著，Al Haydos
從另一側撞過來，夏彥君非但沒躲，反而主動沉肩，用肩膀迎著對方的衝力一靠。

借力打力。

Al Haydos
被頂得重心一晃，夏彥君已經順勢用右腳外腳背將球往前一撥，像一條滑不溜手的泥鰍，硬生生從三個人的包夾圈中鑽了出來。

整個動作，沒有任何多餘的花巧，只有令人窒息的實用與精準。

香港隊的後備席上，主教練瞪大了眼睛，連水樽都忘記放下。

因為他們看見的，不再是那個只會長傳和等球的冷面殺手；而是一個主動回撤、主動要球、甚至主動用身體去幫隊友扛下所有火力的全能核心。

……

比賽進入第六十分鐘。

卡塔爾的主場聲浪已經變得有點焦躁。他們發現，無論自己點樣加強壓迫，只要個波一到那個穿著香港隊十號球衣的少年腳下，節奏就會被強行斷開。

他太穩了。

穩到令人絕望。

被圍搶，他能用極細微的腳下動作護住球；被放倒，他拍拍屁股站起來，連眉頭都不皺一下，繼續向隊友要球。夏彥君今晚的跑動覆蓋了兩個禁區之間的每一個角落。

第六十八分鐘，卡塔爾終於憑著一次不講理的個人爆破扳回一城。

Abdelkarim Hassan 喺左路強行爆過積施利，一記低平球傳中，前鋒禁區內搶點撞射破網。

1比2。

全場幾萬名主隊球迷瞬間炸裂，震耳欲聾的吶喊聲彷彿要將球場頂蓋掀翻。卡塔爾球員氣勢如虹，連門將都衝出大禁區瘋狂拍手。

香港隊的陣腳，出現了肉眼可見的動搖。

黃洋彎下腰，雙手撐住膝蓋，汗水大滴大滴地砸在草地上。費斯圖斯同李志豪亦喺度大口喘氣，防線的體力已經到了極限。

只要再失一球，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會化為烏有。

夏彥君站在中圈，看著周圍那些疲憊不堪的隊友，再望了一眼大屏幕上的時間。

仲有二十分鐘。

他彎下腰，重新將波襪拉高，然後走向黃洋，拍了拍這位老將的肩膀。

「洋哥，啲吓。」

黃洋抬起頭，眼神有些發直。

夏彥君望住他，語氣平靜，卻帶著一股毋庸置疑的重量。

「之後嘅波，全部交畀我。」
「你哋企穩禁區就得。前面，我自己搞掂。」

這句話如果由一個十八歲的年輕人口中講出，本來應該好狂妄。但在這一刻的香港隊，沒有任何人覺得違和。

比賽重新開始。

卡塔爾想趁勢一口氣吞掉香港，全隊瘋狂前壓，陣型甚至壓過了半場。

第七十五分鐘，香港隊後場斷球，葉鴻輝將球拋給梁振邦，梁振邦想都沒想，第一時間就找夏彥君。

夏彥君喺中圈後方接球。

他身前，是一整片空曠的綠茵，以及三名正在瘋狂回追的卡塔爾後衛。

換作以前，他一定會抬頭找辛度，或者找保連奴，然後送出一記舒服的長傳。

但這一次，辛度已經跑不動了，保連奴也還在喘氣。

冇人跑。
咁我自己跑。

夏彥君接球後，右腳腳背將球往前猛地一趟，足足趟出了三米遠！

「攔住佢！」卡塔爾主教練在場邊嘶吼。

防守中場 Boudiaf 咬緊牙關從側面斜插過來，準備用最粗暴的方式將他連人帶球留低。

但在 Boudiaf
靠近的瞬間，夏彥君大腿肌肉瞬間爆發。那種在英格蘭頂級聯賽磨練出來的恐怖衝刺力，在這一刻毫無保留地釋放。

「嗖——」

他甚至沒有變向，直接用純粹的速度生吃！

Boudiaf
只覺得眼前一花，自己伸出去的腳連夏彥君的衣角都沒碰到，對方已經像一陣狂風般掠過，帶球殺過了半場。

「攔截！攔截！」

卡塔爾兩名中堅 Khoukhi 和對方右閘同時收縮，準備在禁區頂將這架失控的跑車逼停。

夏彥君在高速奔跑中，大腦卻異常冷靜。

那種彷彿能以上帝視角俯瞰球場的奇妙直覺再次降臨。他看見了兩名中堅之間那道只有幾十厘米寬的縫隙，也看見了門將略微偏向近柱的站位。

距離球門二十五碼。

不需要再近了。

夏彥君突然急停，整個人的慣性由極動瞬間轉為極靜。右腳重重踏在草地上，支撐腳穩如泰山。

卡塔爾後衛被他這一下急停騙得重心前傾，再想封堵已經來不及。

夏彥君掄起左腳。

冇任何猶豫，冇任何多餘動作。

純粹的暴力，結合完美的腳法。

「砰！」

皮球發出一聲痛苦的爆響，猶如一枚出膛的炮彈，帶著一道肉眼難以捕捉的恐怖外旋弧線，直接撕裂了多哈球場的夜空。

卡塔爾門將 Amine Lecomte 甚至連撲救的動作都沒做完。

皮球已經帶著劇烈的旋轉，擦著遠柱的死角，狠狠砸入網窩！

那一瞬間，球網被掀起了一個誇張的波浪。

整個主場，死寂。

1比3。

第八十分鐘，夏彥君用一次六十米的長途奔襲加一腳遠射，直接將卡塔爾反撲的火苗，一腳踩熄。

入球後的夏彥君沒有瘋狂慶祝。

他只是站在對手的禁區頂，胸口劇烈起伏，呼吸沉重。汗水順著他稜角分明的臉頰滴落，那雙黑色的眼眸裡，透著一股不容侵犯的冷峻。

辛度第一個衝過來，幾乎是將他撲倒。
接著是保連奴、林嘉緯、甚至是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積施利。

「痴線㗎你！」
「呢球你都自己嚟？！」
「贏啦！我哋贏啦！」

香港隊的後備席已經瘋了，所有人抱在一起又跳又叫。這不僅僅是領先兩球的問題，這是他們親眼見證了一個超級球星，如何用一己之力，將一支球隊從懸崖邊拉了回來。

……

最後的十分鐘，卡塔爾已經徹底失去了鬥志。

他們看著那個穿著十號球衣的少年，眼裡只剩下敬畏。無論他們點樣逼搶，那個少年總能用不可思議的觸球將球控低，然後用身體硬生生扛出空間。

他不是不會累。
只是他明白，現在還不是倒下的時候。

「咇——咇——咇！！！」

當主裁判吹響全場比賽結束的哨聲時，夏彥君終於雙腿一軟，整個人呈大字型躺在多哈的草地上。

贏了。
作客3比1擊敗卡塔爾。

香港隊的球員們沒有急著慶祝，因為所有人都知道，他們的命運，還要看另一個城市的臉色。

黃洋站在場邊，手裡拿著工作人員遞來的手機，手指因為緊張而微微發抖。

夏彥君躺在草地上，看著多哈夜空裡的星星，耳邊只剩下隊友們粗重的喘息聲。

突然。

「和咗！！！」

助教的聲音像驚雷一樣在球場邊緣炸開，聲音因為極度激動而走音破音。

「中國隊……中國隊喺主場1比1打和馬爾代夫！！！」

「我哋出線啦！！！」
「我哋入咗第三圈啦！！！」

整個香港隊的陣營，在這一秒鐘，徹底沸騰。

黃洋直接跪在了草地上，雙手掩面。葉鴻輝仰天長嘯，眼眶通紅。主教練被幾個職員高高拋起。那些平時在更衣室裡最喜歡講廢話、最愛開玩笑的球員，此刻全部哭得像個孩子。

以極微弱的積分優勢，香港隊力壓對手，歷史性殺入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第三圈（12強賽）。

沒有人敢相信這個劇本。

夏彥君慢慢從草地上坐起來，看著這群瘋狂慶祝的隊友。

他感覺全身的肌肉都在痠痛，腳底板更像火燒一樣。今晚他放棄了所有的偷懶，用盡了每一分力氣去對抗、去奔跑。

但看著眼前這一幕。
他忽然覺得，偶爾唔做懶人。
為咗呢班人搏一次命。

其實，感覺都幾好。

哨聲之後，先知邊個要行喺最前

多哈的更衣室，門一關上，外面的喧嘩聲就像被厚厚的牆一下隔開。

但入面，一樣嘈。

有人仲未回到氣，扶住櫃門大口喘。
有人坐喺地上，成個人濕到像啱啱由水裡撈返上來。
仲有人攬住隊友個頭，笑住笑住，眼都紅埋。

「我哋真係入咗第三圈……」

「屌，真係入咗……」

「唔好再講，我一陣真係會喊。」

葉鴻輝將手套除落嚟，手指仲有啲震。
黃洋靠住更衣櫃，低頭抹面，毛巾遮住半張臉，唔知係抹汗，定抹走啲其他嘢。

夏彥君坐喺最角落。

佢冇講嘢。

只是低頭，一件一件咁除護脛、拆膠布、鬆鞋帶。
動作唔快，甚至有點遲鈍。

直到右腳球靴終於甩落地，佢先皺一皺眉。

腳底痛。

小腿硬。

大脾內側一路抽緊。
右邊肋骨下方，仲有啲火辣辣，好明顯係頭先俾人撞落嚟嗰幾下，瘀緊。

佢將波襪慢慢拉低。

小腿外側有一條新鮮的紅痕。
膝頭側邊有一道鞋釘擦過留下來的淺口。
肩膀一按落去，入面成塊肉都像發脹。

夏彥君低頭望住自己身上嗰啲痕，沉默咗兩秒。

如果係剛去阿仙奴一隊嗰陣，踢完咁一場，佢大概已經散咗。

唔止散。

可能連起身都嫌煩。

但而家，佢最多只係覺得痛，覺得劫，覺得成副身體像俾人拆開又裝返一次。
卻冇真係垮。

英超嗰幾個月，原來真係冇白捱。

喺李斯特城訓練場俾胡夫撞、俾摩根頂、俾簡迪喺對抗入面迫到你連半秒都冇，仲有一場又一場聯賽裡面嗰啲唔講道理的身體接觸——

原來全都留咗落身體入面。

唔係變靚仔。
唔係變優雅。

係變硬淨咗。

更衣室另一邊，費蘭度拎住支水，仲喺度同保連奴激動重播頭先第三球。

「佢嗰下真係自己爆過去喎！」

「我喺後面睇到都呆咗，仲以為佢會停一停等我哋跟上。」

「點知佢直情自己做晒！」

辛度笑到聲都拆。

「我本來都想同跑狗，跑咗兩步先發現——屌，我跟唔到。」

成間更衣室即刻笑咗一輪。

氣氛終於鬆少少。

但夏彥君仍然冇出聲，只係背靠住櫃門，微微仰起頭，閉一閉眼。

然後，一道影喺佢面前停低。

黃洋。

呢位香港隊中場老將已經沖走咗大半面汗，頭髮仲濕，肩膀上搭住條白毛巾。
佢企喺夏彥君前面，冇立即開口，只係低頭望住佢。

夏彥君感覺到有人，抬眼。

兩個人對望咗一陣。

黃洋先開口。

「劾？」

夏彥君「嗯」咗一聲。

黃洋點點頭，冇笑，語氣平得好自然。

「應該嘅。」

「你今晚跑狗跑狗到，連我都想叫你收皮。」

夏彥君嘴角郁咗一下，想笑，但冇咩力。

黃洋冇即刻再講落去。
佢只係拉開旁邊張櫈，坐低。

更衣室仍然嘈。
旁邊仲有人喺度講頭先中國隊打和馬爾代夫有幾戲劇性，有幾離奇，有幾唔似真。

但黃洋似乎完全冇理。

佢睇住前面地板，隔咗兩秒，忽然講：

「其實上半場，我有一刻好嬲你。」

夏彥君側頭望佢。

「你知唔知？」

夏彥君冇答。

黃洋自己接住講。

「我知你有本事。」
「一早知。」
「你嗰種睇位、出腳、轉個方向成場波就唔同晒嗰種腦，我哋成隊都冇第二個。」

「但以前你踢港隊，有時太似……」

佢停一停，似乎搵緊個最啱的字。

「太似借力。」
「借人哋跑狗，借人哋扛，借人哋幫你執爛攤子，然後你最後嗰一下先出手。」

夏彥君眼神微微動咗一下。

因為黃洋講得好準。

準到佢冇得扮聽唔明。

喺李斯特城，佢可以咁踢。
身後有簡迪，身邊有喝得人出唔到氣的英超隊友，前面有華迪跑狗，有馬列斯搵細位。
佢的確可以將自己擺喺最舒服的位置，等最合適嗰一下先出現。

效率最高。
風險最低。

亦最啱佢。

但黃洋下一句，直接將嗰層薄薄的遮羞布扯開。

「香港隊冇呢個條件。」

更衣室靜咗半秒。

唔係所有人都聽到。
但夏彥君聽得好清楚。

黃洋冇兜圈。

「喺英超，你可以係體系裡面最毒嗰一下。」
「喺香港隊，你唔得。」

「你要由第一下開始，就落嚟同我哋一齊捱。」

佢講到呢度，終於轉過頭，正正望住夏彥君。

「因為你比我哋勁。」

「勁好多。」

「勁到如果你都仲想企喺最舒服嗰格，咁我哋成隊人就真係會死。」

夏彥君冇即刻答。

佢只是望住自己放喺地上的球靴。

啲泥仲黏喺鞋釘邊。
鞋面有幾道新磨出來的痕。
白色部分俾草汁染到青綠一撻撻。

好難睇。

但又幾真。

黃洋見佢冇出聲，語氣終於鬆返少少。

「不過今晚你冇縮。」

「你真係自己頂咗上去。」

「呢個，我服。」

呢句唔大聲。
甚至冇乜修飾。

但由黃洋呢啲級數、呢啲年資的人講出來，就比任何讚賞都重。

夏彥君抬起頭。

「洋哥。」

「嗯？」

「我以前……係咪真係踢得幾仆街？」

黃洋怔咗一下，跟住忍唔住笑。

「又未去到仆街嘅。」

「頂多係好識揀最舒服嗰條路。」

佢拎起毛巾，抹咗抹後頸。

「但足球有時就係咁。」
「有啲人天生唔需要咁辛苦都可以贏。」
「問題係，你而家喺呢度，冇得俾你再咁揀。」

「港隊唔係李斯特城。」
「冇人會幫你先撞開條路，再俾你慢慢行。」

「有啲位，淨係你頂得住。」

夏彥君坐喺原地，冇再郁。

腦海裡，好多畫面自己浮返出嚟。

酋長球場第一次被古斯達禾盯住時，自己成個腦都係點樣避。
去到李斯特城之後，點樣搵最省力的路、最安全的點、最少對抗的角度。
再到今晚，自己一次次落返最危險嗰區，要波、扛人、轉身、再自己帶出去。

唔係因為突然熱血。
亦唔係因為性格大變。

純粹係因為——唔咁做，就真係贏唔到。

原來當你係成隊最唔可以倒下嗰個時，懶，真係會變得好奢侈。

黃洋起身前，輕輕拍咗拍佢膊頭。

「不過都唔使一下子變成跑狗機器。」

「你最值錢嗰樣，始終唔係跑。」
「係腦。」

「只係記住，以後有啲波，唔好再等人幫你開路。」
「你自己開。」

講完，黃洋就起身行開，去另一邊俾班隊友拉埋一齊影相。

夏彥君坐喺原地，望住佢背影。

過咗一陣，葉鴻輝都行咗過嚟，將一支運動飲品拋俾佢。

「接住。」

夏彥君單手接實。

「多謝。」

葉鴻輝靠住旁邊櫃門，笑得有啲劫。

「黃洋同你講咩？」

夏彥君擰開樽蓋，飲咗一啖。

「叫我以後唔好淨係企喺舒服位。」

葉鴻輝聽完，笑咗聲。

「啱啊。」

「你而家喺港隊，最慘就係冇得扮普通人。」

「你踢得好，人哋會覺得應該。」
「你踢得差，人哋會望住你。」
「你一散步，成隊波個膽都跟住散。」

佢講到呢度，頓一頓。

「但反過來講，你一頂上去，成隊都會跟住定。」

「今晚咪就係咁。」

夏彥君低頭飲水，冇接話。

但樽身倒映住的那張臉，眼神比起幾小時前，明顯沉咗少少。

唔係低落。

係落實。

更衣室很快又被另一輪歡呼聲沖散。
主教練俾人拉去影相。
有職員衝入嚟，話足總嗰邊已經炸咗，香港嗰邊媒體全部都搵緊人。
仲有人將手機遞嚟遞去，播住球迷喺旺角酒吧睇波睇到成間舖頭掀頂的片。

「HA！你睇！」

「屌，旺角有個阿叔入咗第三球之後連張櫈都跳爛埋！」

「呢條片勁啊，成條街都喺度吼香港隊！」

夏彥君望咗幾秒，冇乜表情，但眼底有一點極淡的光。

原來，真係有咁多人睇住。

原來，有啲波唔止係踢俾場上十一個人。
仲踢俾場外嗰一大堆，平時未必有機會相信奇蹟的人。

佢將毛巾搭上頭，整個人往後靠。

肩膀仲痛。
腰仲硬。
雙腿重到像灌咗鉛。

但胸口入面，有啲嘢比痛感更清晰。

以前喺英超，佢成日覺得自己仲差好遠。
速度有，腦有，出腳有時都夠毒。
但真正去到高強度、中高位對撞、持續抗壓嗰種級數，自己仍然有好多位唔夠。

所以佢學識咗避。
學識咗省。
學識咗將自己藏喺體系最舒服那道陰影後面。

嗰唔係錯。
甚至係最聰明的生存法。

但港隊唔同。

呢度冇得俾你一路等自己練到最完整先出頭。
有時你未夠，都要頂住先。

你唔行前。
就冇人行。

夏彥君慢慢將手入面個樽握緊。

指節因為用力，微微發白。

然後，佢低低講咗一句。

「知喇。」

冇人問佢答邊個。

可能係答黃洋。
可能係答自己。

又或者，係答嗰個一路都想搵最舒服方法踢波的自己。

更衣室外，走廊又傳來一陣新的腳步聲同叫喊。
大概又係工作人員、記者、足總官員，或者其他終於反應過來想衝入嚟分享歷史時刻的人。

夏彥君將毛巾拎落嚟，慢慢站起身。

起身嗰下，右邊腰側仲係扯到一下。

佢皺皺眉，伸手按一按，然後照樣企直。

下一次返到李斯特城，華迪大概又會笑佢踢國際賽踢到成身爛晒。
簡迪可能會安安靜靜望住佢，然後喺訓練時第一個發現佢對抗時企得比以前更穩。
雲尼亞里就更唔使講，嗰雙老狐狸咁的眼，一定一早睇得出。

但嗰啲係之後的事。

至少今晚，夏彥君終於比以前更清楚一件事——

喺有啲地方，最強嗰個人，唔係可以偷懶。
係唔准偷懶。

而佢，已經冇得再退返去。

返到香港，先知邊度叫屋企

卡塔爾一役之後，香港隊返程的航班，幾乎全程冇真正安靜過。

有人瞓到一半突然醒返，第一時間又拎手機出嚟睇一次積分榜。
有人戴住耳機，眼眶仲紅，卻死都話自己只係冇瞓夠。
仲有人隔幾分鐘就忍唔住講一句——

「我哋真係入咗第三圈喎。」

講完，又自己笑。

再過一陣，又再講一次。

成隊人都知，呢啲唔係廢話。
係太難相信，所以要不停講出嚟，先覺得件事真係發生過。

夏彥君靠住窗邊，帽子拉低咗少少，冇參與太多。
但手機自從起飛前開始，就幾乎冇靜過。

未接來電。
記者訊息。
球迷 tag。
足總通知。
英國嗰邊幾個記者追問訪問時間。
李斯特城公關部發來的簡訊，話球會 social media 已經準備好幾條祝賀 post，叫佢落機之後留意。

連華迪都發咗條訊息過嚟。

只有一句：

“Heard you turned into a psycho captain. Don’t come back too nice.”

下面仲跟住個笑到流眼淚的表情。

夏彥君望住條訊息，嘴角微微郁咗一下。

隔咗幾秒，又見到簡迪的名字跳出嚟。

簡迪冇華迪咁多廢話。

“Welcome back soon. Are you okay?”

夏彥君睇咗一眼，回得都簡單。

“Still alive.”

發完，佢將手機熄屏，重新靠返落椅背。

窗外雲層一大片白。
安靜得像另一個世界。

但佢知道，等架機一落地，外面唔會再咁靜。

……

香港國際機場，入境大堂外。

人未出閘，聲已經先到。

本來足總已經估過會有人接機，但真到現場，陣勢仲係誇張咗少少。
唔止記者。

仲有球迷。
仲有扯住香港隊橫額的小朋友。
仲有啲着住舊版港隊波衫、明顯係一路睇本地波睇上嚟的阿叔。
再遠少少，甚至有幾個年輕女仔拎住自製紙牌，上面用粗黑筆寫住：

HA！！你痴線勁！！！

閘門一開，鎂光燈即刻閃到似落雨。

「夏彥君！呢邊！」
「HA！可唔可以講兩句！」
「你點睇自己帶領香港隊歷史性出線？！」
「請問第三球係咪你國家隊生涯最重要入球？！」
「返港之後會唔會同市民見面？！」
「李斯特城方面有冇第一時間聯絡你？！」

聲音一層壓一層。

推咪的。
舉手機的。
踮高腳影相的。

成個入境大堂外圍，亂得像臨時搭起來的細型記者會。

夏彥君腳步微微一頓。

佢唔係未見過媒體。
英國嗰邊，其實早就見過。

但嗰種感覺唔同。

喺倫敦、喺李斯特、喺英超球場，鏡頭對住你，更多係因為你踢得好，或者你值錢，或者你有話題。
但喺香港，呢啲聲音入面，明顯多咗另一層嘢。

唔止係採訪。

係真心覺得你幫成座城做咗件大事。

隊友一出去，現場歡呼聲即刻炸開。
辛度揮手。
葉鴻輝被人捉住影相。
黃洋個名都俾人一路嗌。

到夏彥君行出來嗰一下，前排幾個球迷直情忍唔住尖叫。

「HA——！」
「夏彥君！多謝你啊！」
「第三球痴線㗎！」

夏彥君下意識皺咗皺眉，唔係嫌吵。
係有啲唔慣。

佢本來就唔算鍾意太熱鬧的人。
更何況，香港對佢嚟講，始終有種好特別的距離感——

熟。
但又唔完全熟。

因為佢真係離開得太早。

早到好多同齡人仲喺度煩緊測驗、小組報告、週末去邊踢波的時候，佢已經拖住個篋，一個人飛去歐洲，開始過另一種生活。

嗰邊有草地。
有訓練場。
有更衣室。
有競爭。
有語言。
有傷。
有壓力。

但冇乜朋友。

或者講得再準啲——
冇乜可以一路留低來的朋友。

香港呢邊，亦因為咁，慢慢剩返唔多。

但剩低嗰幾個，反而一個比一個實。

足總職員一路開路，幫佢哋擋開記者。
但未行出幾步，夏彥君就見到前面人群後面，企住幾個佢一眼就認得出的身影。

唔算特別搶眼。
甚至俾記者同球迷擋住咗大半。

但佢一眼就見到。

阿媽。

仲有阿爸。

阿媽明明平時最嫌人多，又怕醜，依家卻企到最前嗰層外圍，手上仲拎住支細細支的礦泉水，同一個裝住喉糖的膠袋。
阿爸就企喺旁邊，着得好普通，雙手插袋，個樣仲係平日嗰種唔多講嘢的樣。

但背脊企得好直。

直得有啲刻意。

夏彥君個腳步，終於真真正正停咗一停。

周圍仲係鬧哄哄。
鎂光燈仲係閃。
記者仲係一路追住問。

但佢個人像一下聽唔到。

足總職員本來仲想帶佢哋快啲出去，見佢停低，亦跟住怔咗半秒。

阿媽先反應過來，擠出一個笑。

「企喺度做乜啊。」

「行啦。」

講得好普通。
甚至有啲似平時喺屋企催佢食飯。

但一開口，眼已經紅。

夏彥君冇講嘢，直接行過去。

阿媽第一下想伸手幫佢整理下個領口，伸到半途，先似乎想起而家成堆鏡頭對住，動作停咗停，最後

只是將手裡支水塞俾佢。

「飲啖先。」

「睇你塊面乾到。」

夏彥君接過。

「嗯。」

阿爸望住佢，隔咗兩秒，先開口。

「踢得唔錯。」

就四個字。

冇多。
亦唔會再多。

但夏彥君知，呢四個字對阿爸嚟講，已經等於誇到盡。

佢細個開始踢波，阿爸都唔算係嗰種會喺場邊大叫加油的家長。
更多時候，阿爸係靜靜企喺鐵網後面睇。
睇完就同佢返屋企。
踢得差唔鬧，踢得好都未必讚。

但永遠都喺度。

夏彥君擰開支水，飲咗一啖，喉嚨涼返少少。

「你哋點嚟到咁前？」

阿媽抹咗抹眼角，裝到冇事咁。

「你啲隊友個個都咁高，我哋唔企前啲，邊睇到你。」

旁邊有記者見到呢幕，想再逼近少少拍相。
足總職員即刻上前擋。
阿爸也很自然咁側咗半步，將阿媽同夏彥君之間嗰個位，默默遮住。

夏彥君望咗一眼，冇出聲。

但心裡有啲嘢輕輕落返去。

呢種感覺，好奇怪。

喺歐洲咁多年，佢一直都好習慣自己處理好多嘢。

受傷自己知。
捱唔住自己撐。
比賽踢好踢差，返到住處，多數都係得自己一個。

耐咗之後，連「有人會喺機場等你」呢件事，都開始變得唔係咁自然。

可而家，佢一落地，第一眼見到的，就係屋企人。

原來有啲嘢，唔會因為你飛得遠咗，就真係變薄。

……

真正殺出記者包圍圈之後，已經係差唔多半粒鐘後。

足總安排咗車，想直接送球員去酒店同開簡短記者會。
但夏彥君同足總講咗兩句，最後爭取到少少私人時間，約好夜晚再返去報到。

出到停車場外面，香港的空氣一下撲埋嚟。

熱。
濕。
黏。

同英格蘭完全係兩種世界。

阿媽一路嫌佢瘦咗。
阿爸一路問佢腰仲痛唔痛。
夏彥君話冇事，阿媽即刻回一句：

「你啲『冇事』最唔可信。」

佢冇反駁。

因為真係反駁唔到。

上車之後，佢先終於有一點真正返到香港的感覺。
街景一路向後退。
路牌、巴士、熟悉的廣東話廣播、窗外濕熱得發白的天色，全部一齊湧返入眼。

手機又震。

今次唔係記者。
係一個細 group。

入面得四個人。

群名一如以往，爛到冇眼睇——

“跑狗場遺孤”

第一條訊息係阿謙：

“落機未啊球王？”

第二條係阿洛：

“唔好扮死，見到你喺機場俾人圍到似天王。”

第三條係肥威：

“今晚出唔出？唔出我哋照上你屋企樓下等。”

夏彥君望住個群，終於真係笑咗一下。

呢三個，就係佢喺香港剩返冇幾多、但最實淨嗰幾個朋友。

唔算多。
由頭到尾都只得幾個。

因為佢去歐洲去得太早，之後生活節奏同其他人根本接唔上。
有人自然疏遠。
有人講兩句客套話就冇再見。
有人連號碼都換埋。

但呢幾個唔同。

佢返唔返香港，佢哋都會喺度。
平時可能幾個月先講一次。
有時只係丟條 link、講句粗口、串下對方支持邊隊。
但一到真正有事，永遠第一批彈出來。

夏彥君低頭回覆：

“夜晚得半個鐘。”

阿謙秒回：

“半個鐘都夠，我哋又唔係同你做訪問。”

肥威再補一句：

“放心，冇人會叫你簽名。”

阿洛：

“最多叫你埋單。”

夏彥君將手機熄咗，靠返落座位，眼角終於有一點真正放鬆。

阿媽見到，問咗句：

「朋友搵你？」

「嗯。」

「去見下啦。」

阿媽望住窗外，語氣幾平常。

「你成日喺外面，香港都冇幾多個仲同你咁熟。」

「嗰幾個肯等你咁多年，唔易。」

夏彥君冇應聲，只係望住前面車流。

阿媽講得啱。

朋友呢樣嘢，佢其實一路都缺。
英國嗰邊有隊友，有熟人，有夾得來的人。
但嗰種關係，大多數都建立喺訓練、比賽、更衣室。

真要講到知道你細個住邊、踢波前最鍾意食邊檔魚蛋、讀書時俾邊個老師鬧到最甘的人——

香港先有。

而且得幾個。

但已經夠。

……

夜晚。

一間唔算起眼的茶餐廳後巷小店，冷氣凍到離譜，電視掛喺牆角，仲重播緊香港隊作客卡塔爾的精華。

夏彥君戴住帽，着得低調，照樣一入去就俾人認到。
但老闆好識做，只係遠遠對佢點點頭，冇特登叫。

坐喺最入面嗰張圓枱的三個人，一見到佢，先後笑出聲。

阿謙第一句就係：

「屌，真係有明星味喎而家。」

肥威即刻接：

「明星個鬼，你睇佢個黑眼圈，似俾人吸乾咗陽氣多啲。」

阿洛最簡單，拎起杯凍奶茶撞咗撞枱面。

「坐啦，球王。」

夏彥君拉開張櫈坐低。

「你哋好煩。」

三個人同時笑。

好短一句。
但嗰種熟悉感，一下就返晒嚟。

冇人同佢講咩歷史性出線。
冇人問佢第三球點射。
冇人講啲客氣到反胃的場面話。

肥威只係將碟雞翼推前少少。

「食啦。」

「你喺英國應該食唔到呢啲。」

阿謙望住電視重播，忍咗幾秒都忍唔住。

「不過老實講，第三球真係痴線。」

阿洛點點頭。

「我哋喺樓上睇到成條走廊都震。」

「隔離屋阿婆都衝咗出嚟問係咪地震。」

夏彥君低頭咬咗一啖雞翼，冇接太多，只係笑。

幾個人東拉西扯。
講以前讀書。
講以前夜晚踢石屎場，個波一飛出街就成班跑狗。
講佢第一次走嗰年，大家仲以為佢最多去半年就返。

點知一去，就去到而家。

阿謙飲咗啖凍檸茶，忽然講：

「其實你走咗之後，我哋幾個有一陣都唔係成日聯絡。」

夏彥君抬眼。

阿謙聳聳肩。

「正常啦。」
「你喺外國，我哋喺香港。」
「你日日訓練、比賽，我哋呢邊讀書、返工、捱老細。」

「生活差太遠，夾唔返都正常。」

肥威點頭。

「但有時就係咁，留得低嗰啲，反而真係走唔甩。」

阿洛望住夏彥君，笑得幾平。

「你依家喺外面幾威都好，返到嚟都仲係以前嗰條友。」

「所以放心。」

「我哋唔會俾你飄。」

夏彥君原本想串返兩句。
但話到口邊，停咗停，最後只是低低講：

「多謝。」

成張枱靜咗半秒。

然後三個人即刻同時爆笑。

「仆街，佢講多謝啊！」
「痴線，真係出咗國就變禮貌！」
「唔得，呢句我要錄低佢！」

夏彥君俾佢哋笑到冇眼睇，抬手想搶手機。
幾個人又鬧又笑，成張枱亂成一團。

就喺呢種亂入面，佢反而真正鬆咗口氣。

因為呢度冇人要佢做英雄。

冇人要佢講漂亮話。
冇人要佢頂住香港隊的未來。

喺呢張枱度，佢只係夏彥君。
係以前一齊踢波、一齊食宵夜、一齊俾阿叔鬧阻住晒通道的嗰個人。

而呢種身分，對而家嘅佢嚟講，珍貴到有啲奢侈。

時間過得好快。

臨走前，阿謙拍咗拍佢膊頭。

「返英國之後，小心啲踢。」

肥威補一句：

「撞就撞，但唔好成日真係用命去換。」

阿洛最後最簡單。

「下次返嚟，早啲講。」

「我哋唔係次次都臨時湊到人。」

夏彥君戴返帽，企起身。

「知。」

走出店門口時，香港的夜風仲係熱，仲係濕。
但吹落面嗰一下，竟然比倫敦任何一陣風都更令人清醒。

佢拎出手機，見到未接來電、記者訊息、採訪邀請又爆晒。

媒體風暴先啱啱開始。
香港球迷那股熱，未來幾日只會愈燒愈旺。
而佢，很快又要飛返英格蘭，返去李斯特城，返去另一個節奏更快、撞得更兇、冇人會因為你踢贏卡塔爾就對你手下留情的世界。

但而家，佢心裡比起幾個鐘前，定咗好多。

因為返到香港之後，佢先發現——

原來自己唔係冇根。

只係平時飛得太遠，遠到差啲連自己都忘記咗，下面仲有人一直企喺原地等你。

屋企人係。

朋友都係。

而有啲人數量唔需要多。

夠實，就夠撐住你行好遠。

返到李斯特城，成個人氣場都唔同咗

東米德蘭的天，仍然係一如既往的灰。

飛機落地之後，冷風由停機坪一路灌過來，帶住英格蘭中部特有那種乾硬的寒意，跟香港那陣濕熱完全係兩回事。

夏彥君拎住袋，慢慢行出通道。

身上那股香港的味道，似乎仲未完全散走。

茶餐廳冷氣太凍的涼。
街邊巴士掠過的風。
阿媽塞俾佢嗰支水。
阿爸那句短到不能再短的「踢得唔錯」。
仲有幾個老友坐喺枱邊，一邊笑鳩佢，一邊將雞翼推到佢面前的樣。

全部都仲好近。

但下一秒，手機震一震，螢幕跳出李斯特城訓練基地的行程通知。
夏彥君望咗一眼，就知自己已經返到另一個世界。

呢度冇人會因為你幫香港隊踢出一場歷史賽事，就自動讓條路俾你。

呢度講的，始終都係英超。

講分數。
講排名。
講下一場。
講你頂唔頂得住。

……

貝爾沃路訓練基地。

當夏彥君推門入更衣室嗰一下，入面先靜咗半拍。

唔係真係完全冇聲。
音樂仲播緊。
有人講笑講到一半。
連華素斯基換波襪時那下「啪」一聲都照樣清楚。

但就係所有人都似乎下意識望咗過來。

華迪坐喺自己位，啱啱綁好鞋帶，一抬頭，第一句就係：

「喂，國家英雄返嚟喇。」

馬列斯本來飲緊水，差啲笑到嗆親。

「你唔好咁講，佢而家係隊長型人物。」

華迪即刻補多刀：

「係啊，我睇新聞都話佢返去發癲咁帶隊。」

講完，佢望住夏彥君，上上下下掃咗一眼。

「不過——」

「你個樣真係有啲唔同。」

夏彥君將袋放低，抬眼望佢。

「邊度唔同？」

華迪啲手一攤。

「講唔出。」

「以前你返嚟，多數個樣似未瞓醒。」
「而家都係未瞓醒，但……」

佢皺住眉，似乎真係諗緊。

「但似會咬人。」

更衣室先靜咗一秒，跟住即刻爆笑。

連簡迪都低低笑咗一聲。

夏彥君懶得同佢哋鬥嘴，只係將外套除低，換訓練衫。
可就喺佢拉起衫角嗰一下，坐喺唔遠處的摩根微微挑咗挑眉。

肩膀厚咗少少。
腰側仲有未散的淡青色瘀痕。
右邊肋位貼住一小塊新膠布。

嗰啲痕未必多顯眼。
但對日日一齊操、一齊撞的人來講，已經夠睇出好多嘢。

胡夫吹咗聲口哨。

「國際賽幾硬喎。」

夏彥君低頭拉直衫角。

「還好。」

胡夫「哼」咗一聲。

「你哋亞洲人講『還好』，多數即係俾人打到仆街。」

華迪笑到拍櫃門。

「呢句我同意。」

夏彥君終於抬頭，淡淡回咗句：

「你哋試下咪知。」

更衣室又靜咗半秒。

下一刻，連馬列斯都忍唔住「嘩」咗出聲。

因為呢句說話若果擺返喺以前的夏彥君身上，未必冇可能講。
但味道一定唔同。

以前係懶洋洋的串。
係有點無所謂的頂嘴。
而家唔同。

而家佢講得好平。
平到似只係陳述一件事。

但偏偏就因為太平，反而更似真。

華迪睇住佢兩秒，突然笑咗。

「好。」

「今日對抗賽，你企我呢邊。」

「我睇下你係咪真係返去升級咗。」

……

場邊。

雲尼亞里雙手插住外套袋，企喺灰白天色底下，像平時咁安靜睇訓練。

旁邊的莎士比亞一邊做筆記，一邊順住老領隊視線望過去。

「佢返嚟喇。」

雲尼亞里「嗯」咗一聲。

莎士比亞望住夏彥君嗰邊，隔咗兩秒，先慢慢講：

「真係有啲唔同。」

雲尼亞里塊面冇太大變化。

「眼神。」

「以前佢望住場，只係搵最啱的位置。」
「而家，佢開始望人。」

莎士比亞怔一怔。

跟住好快就明。

以前夏彥君踢波，像一把收得好埋的刀。
你知佢鋒利。
知佢出手會毒。
但更多時候，佢只會揀最值得出手那一下。

其餘時間，佢會藏。

藏喺隊友拉開的空間後面。
藏喺體系替佢遮風擋雨的陰影入面。
藏喺最省力、最聰明、亦最安全的位置。

但而家唔同。

而家佢企喺場上，眼神唔再只係望空位。
仲會望隊友有冇甩位。
望對手邊個準備壓上。
甚至會喺對抗未到來之前，自己先一步迎上去。

唔係莽。

係主動。

雲尼亞里低低講咗句：

「有啲人返完國家隊，會好攰。」

「有啲人返完國家隊，會大一號。」

莎士比亞望住場中。

「佢係第二種？」

雲尼亞里冇即刻答。
因為答案，下一秒就已經自己出現喺草地上。

……

分組對抗。

簡迪先一步將個波篤走，順勢交俾中路的夏彥君。
迪連禾達跟上來逼。
華迪則由側邊兜返落去，嘴裡仲一路碎碎念：

「快啲快啲快啲，唔好扮返香港嗰套。」

以前呢一下，夏彥君多數第一時間就會將個波彈走。
唔一定錯。
甚至多數係最合理選擇。

但今次，佢冇。

佢先用身體將迪連禾達隔開半邊。
右腳踩實個波，肩膀微微一沉，食住對方撞埋來那下力，跟住腳底一拉，半轉身，再用外腳背一撥
——

人甩咗。
波仲跟住。

迪連禾達成個人怔咗一下。

唔係因為俾過得好核突。
而係因為頭先嗰下，夏彥君竟然唔係靠避。

係靠頂住一下之後，再甩。

下一秒，夏彥君已經抬頭，一腳斜傳穿落右肋。
馬列斯斜斜入楔，接應，推大位，起腳。

「嘭！」

個波中楣彈出。

華迪喺前面抱頭。

「屌！」

「呢球都唔入？！」

馬列斯第一時間轉身反屌。

「關我咩事，你叫得太大聲！」

但場邊，雲尼亞里已經笑咗。

唔大。
只是嘴角輕輕向上一勾。

簡迪冇講嘢，只係一路慢慢跑返中圈，經過夏彥君身邊時，細細聲講咗句：

「你而家企得穩咗。」

夏彥君側頭望佢。

簡迪指一指佢腰側。

「以前你會先諗點避。」
「頭先你先諗點食咗佢。」

夏彥君冇否認。

因為簡迪又一次講得好準。

呢種變化，其實唔係一日練返來。
係喺香港隊嗰幾場比賽裡面，俾現實硬生生逼出來的。

喺李斯特城，你可以做最利那一下。
喺香港隊，你有時要做先俾人撞那一下。

呢兩種身份，本來完全唔同。
但而家，開始慢慢黐埋一齊。

華迪喺遠處又叫：

「喂！再嚟！」

「我今次真跑喇，你咪又淨係企喺度欣賞！」

夏彥君望住佢，終於回咗句：

「你真跑狗，我就真畀。」

華迪先係愣咗一愣，之後立即笑到見牙唔見眼。

「好嘢。」

「呢句先似人話。」

……

操到尾段，雨終於落。

英格蘭四月前後的細雨，永遠有種唔聲唔聲就將全身浸濕的本事。
草地開始泛起一層濕亮的光。
波一滾，速度都變快少少。

最後一組攻守演練。

摩根將波交出。
夏彥君回撤接應。
身後華迪一路跑狗，前面馬列斯窄位接近肋部，簡迪則無聲無息咁向前壓住第二點。

呢一刻，成個畫面忽然有種很微妙的順。

唔係因為戰術突然變咗。
亦唔係因為誰忽然開竅。

而係因為中間嗰個點，終於比以前更穩。

夏彥君接波嗰一下，冇再好似以前咁，只顧自己最舒服的方向。
佢先係用餘光掃一眼前後左右。
再聽一耳華迪跑狗時鞋釘劃過草皮的聲。
再判斷馬列斯那下假跑係真定假。
最後，個人向左扯半步，將原本盯住自己的防守人一齊帶走，跟住——

腳腕一抖。

個波貼地穿出。

唔算花。
但夠快。
夠毒。
夠準。

華迪由斜後方反越位插入，第一時間追到。

單刀。

推射。

入網。

「Yes！」

華迪轉身就指住夏彥君大笑。

「呢個就係我要嗰種！」

「你返去一轉，終於學識做人！」

成班人又笑。

但今次，唔止係講笑。

因為大家都睇得出——
呢條傳送線，以前夏彥君唔係做唔到。

只係未必會喺咁前、咁早、咁主動的時機做。

佢而家唔再係等機會自己成熟。

而係開始自己製造機會。

雲尼亞里終於吹停訓練。

雨中，佢慢慢行入場。
球員一個個聚過來，粗氣聲、雨聲、草地被踩爛的聲混埋一齊。

老領隊先望一眼所有人。

再望向戰術板。

上面已經夾住下一場的資料。

修咸頓。

雲尼亞里講嘢仍然唔急，甚至照舊帶點笑意。

「Gentlemen。」

「媒體會講很多。」
「熱刺會贏。」
「阿仙奴會追。」
「每個人都會計分。」

佢用手指，輕輕點一點戰術板。

「我唔想你哋計。」

「我只想你哋踢。」

成班人冇人出聲。

因為到呢個時候，再多的打氣，其實都冇乜意思。
所有人都知，聯賽去到呢度，已經唔係童話唔童話的問題。

係壓力。

係每一輪踢完之後，成個英格蘭都會望住你有冇跌。
係所有人一邊笑住講你神奇，一邊等緊睇你幾時失足。

雲尼亞里視線慢慢掃過眾人。

掃過摩根。
掃過胡夫。
掃過簡迪。
掃過華迪。
最後，停喺夏彥君身上短短一瞬。

「仲有七場。」
「七場之後，先至有資格講結果。」

佢頓一頓。

「而家——」
「返去沖涼。」

更衣室先是一靜，跟住成班人即刻笑出聲。

華迪第一個轉身。

「好，沖完再諗點樣踢死修咸頓。」

馬列斯用手抹走額頭啲雨。

「你可唔可以唔好成日講到咁暴力。」

華迪一邊走一邊回頭。

「咁你講。」
「優雅地送佢哋返屋企？」

簡迪喺後面低低笑。

夏彥君站喺原地，望住戰術板上面「Southampton」嗰個字幾秒。

雨水順住髮尾滴落嚟。
背脊濕透。
小腿仲有啲硬。

但胸口裡，那股之前喺香港隊更衣室先真正落實的感覺，依家又再清楚咗少少。

以前佢總覺得，自己要等。

等技術再完整啲。
等身體再硬啲。
等心理再穩啲。
等到自己真係夠晒資格，先去做那個最前面的人。

但足球有時唔畀你等。

香港隊唔畀。
李斯特城而家一樣唔畀。

因為去到爭標最後這幾步，有啲人係靠經驗頂住，有啲人靠天份爆開，有啲人靠跑。
而有啲人，則要學識將自己本來最鋒利的部分，再往前擺多一步。

夏彥君將手套隨手拎起，轉身跟住大隊走返更衣室。

華迪喺門口等咗佢一下。

「喂。」

「做咩？」

華迪望住佢，咧嘴一笑。

「歡迎返嚟。」

夏彥君腳步微微一頓。

「嗯。」

華迪又補多句：

「今次返嚟，總算似返我隊友。」

講完，佢自己先笑住走咗。

夏彥君望住佢背影，冇忍住，嘴角輕輕勾咗一下。

佢知華迪講笑。

但有一半，亦係認真。

因為有啲變化，唔使自己講。
最先感受到的，永遠都係日日同你一齊練、一齊跑、一齊撞的人。

而依家，連佢哋都感覺到——

夏彥君返完香港之後，真係唔同咗。

唔係變熱血漫畫主角。
唔係突然高呼夢想友情勝利。
甚至連性格都未必有大變。

佢只係終於將一件事，真正擺落自己身上。

最勁嗰個，唔一定可以懶。

尤其當後面有人追，前面已經冇路退的時候。

有啲重，唔會有人出聲

修咸頓來到皇權球場嗰日，天色灰得很實。

唔係暴雨前那種壓人黑雲。
而係英格蘭很常見那種無聲無息的鉛灰色，將整個天頂壓得低低，連看台上球迷未開賽前的叫喊，都像被吸走了一截。

夏彥君企喺球員通道口，低頭整一整手腕上的膠布。

耳邊係主場球迷的聲。
唔算溫柔。
亦唔算特別瘋。
但夠密。

一層一層，由通道外面滲入來。

華迪喺旁邊原地輕跳，成個人像關唔住的彈簧。

「喂，今日早啲畀波。」

「修咸頓條防線轉身唔算快。」

馬列斯懶洋洋咁拉一拉襪筒。

「你每場都係咁講。」

華迪即刻反駁：

「每場都值得再講一次。」

簡迪冇加入，低頭望住草地，仍然係平時嗰副安安靜靜的樣。
但夏彥君知，簡迪一去到開波，個世界就會突然變得同其他人完全唔同。

佢望住通道盡頭那片光。

忽然想起幾日前喺卡塔爾。

同樣係開波前。
同樣係心口有點繃。
同樣知贏唔到就會出事。

但感覺，唔一樣。

喺香港隊，壓力係熱的。

係隊友會喺更衣室講粗口壯膽。
係你一抬頭就見到有人眼紅、有人手震、有人連綁鞋帶都綁得特別慢。
係全隊都知，今場輸咗，可能幾年都未必再有一次咁的機會。

嗰種重，係擺喺枱面。
係每個人都知道自己揹住咩。

但英超唔同。

英超的重，係冷的。

冇人會喺你耳邊講「今場一定要贏啊」。
冇人會刻意將「爭標」兩個字不斷掛喺嘴邊。
甚至連雲尼亞里，賽前都只係照常交代走位、轉邊、逼搶高度同定位球站位。

但你反而更清楚。

因為你知，今日只要一和，後面的人就會逼近。
只要一失分，成個英格蘭明朝就會開始數你幾時跌落來。
而最可怕的是——

呢度冇人會幫你將壓力講出來。

佢只會靜靜企喺你背後。

等你自己感受到。

球證示意出場。

隊列開始向前。

華迪第一個行出去，照例抬手向看台拍一拍掌。
皇權球場即刻回應一陣高過一陣的掌聲。

夏彥君踏出通道那一下，冷風迎面打過來。
草地帶點濕。
空氣有種英格蘭春天特有的涼。

Sky Sports 的鏡頭由側邊掃過。
大屏幕上，主隊陣容一個個打出來。
每出一個名，場邊就響一陣掌聲。

到「HA」那一下，歡呼聲明顯又厚咗少少。

夏彥君抬頭望一眼看台。

藍色旗幟。

圍巾。
揮舞的手。
還有那些明明未踢、卻已經帶住期待的臉。

呢度冇香港隊那種「求你哋創造奇蹟」的味道。

呢度係另一種。

係——

「你哋已經行到呢度，咁就繼續頂住。」

……

開波。

修咸頓比想像中更穩。

佢哋唔算特別縮。
但壓上又壓得有分寸。
前場幾個人唔係亂搶，而係有層次咁封線，逼你將個波送去最唔舒服的區域。

開局頭十分鐘，李斯特城其實冇乜特別順。

華迪跑狗跑得兇。
馬列斯亦有幾下搵到窄位。
但修咸頓回收得快，中路保護亦夠實，搞到夏彥君幾次想向前塞，都要先收一收。

第十二分鐘，簡迪中場成功搶甩一次。
個波彈到夏彥君腳下。

佢第一時間轉身，抬頭。

華迪已經跑。
跑狗線好靚。
外側中堅亦慢咗半拍。

呢球，如果係三個月前的自己，八成已經第一時間送。

因為傳到，就係機會。
傳唔到，都至少係最符合佢身份的一種處理。

但今次，夏彥君冇即刻出。

因為佢喺抬頭那一秒，餘光亦見到另一樣嘢——

修咸頓個防中，根本就係等緊你呢腳直線。

一送。
就可能即刻斷。

一斷。
全場情緒就會一齊震一震。

夏彥君腳腕原本已經半擺。
但最後，佢硬生生收返。

右腳踩住個波，橫向一扯，再交返俾後上的迪連禾達。

看台有幾聲極細的失望嘆氣。

華迪亦回頭望咗佢一眼。

冇埋怨。
但好清楚——

頭先條線，你平時會送。

夏彥君自己都知。

佢跑返位時，心裡忽然浮出一陣很細、很快，但又很明確的不舒服。

喺卡塔爾，嗰種波，佢大概反而會更敢送。

因為國家隊生死戰，好多時根本冇得你慢慢計。
見到刀口，就要落。
錯咗，至少係死喺向前。

但英超爭冠戰唔同。

呢度每一腳，都似乎有更長的後果。

你不是只為今場九十分鐘負責。
你仲要為之後七場、六場、五場的氣勢負責。
為更衣室情緒負責。
為積分榜上那一條細細的差距負責。

原來，呢度最重的唔係「輸唔起」。

而係「你知自己其實和都唔想要」。

……

上半場二十二分鐘。

修咸頓第一次真正打出威脅。

左路傳中落點好靚，佩利壓住摩根一頂，個波擦住楣底飛高。
皇權球場先係靜咗半拍，跟住成片看台一齊發出一聲短促抽氣。

舒米高落地後即刻大聲吼後防。

摩根拍一拍手，示意集中。
胡夫轉頭指住邊路，粗聲粗氣講咗兩句。

成隊波表面上冇亂。

但夏彥君企喺中圈附近，卻很清楚感覺到嗰一下氣氛的變化。

唔係驚。
係緊。

像一條原本拉得好直的線，忽然又俾人再扯緊一厘米。

佢下意識望向場邊。

雲尼亞里仍然企喺技術區。
雙手插袋。
面上冇太大起伏。
甚至仲係嗰副幾乎稱得上和氣的樣。

但就係呢種和氣，反而令夏彥君更清楚——

呢度唔需要有人爆粗。
唔需要有人拍門。
甚至唔需要人提醒。

所有人，都知道而家係咩時候。

第二十七分鐘。

李斯特城右路打穿一次。
馬列斯內切，起左腳，射門被擋。
角球。

人群推埋禁區那一下，夏彥君忽然覺得自己呼吸有少少急。

唔係體能問題。
係節奏問題。

成場波好似一直未真正開。

兩隊都知道對方想要咩。
兩隊都知一個失誤足以改變局面。
於是每一下都留力，每一下都算盡，每一下都收半寸。

國家隊生死戰，重係重。
但很多時會早啲爆。

有人會熱血上頭。
有人會踢出脾氣。
有人會硬撞。
有人會豁出去。

總之，重得夠熱，就總會燒起來。

可英超爭冠戰，有時反而最窒息，就係因為佢一直唔爆。

佢淨係慢慢焗你。

焗到你自己開始懷疑，自己下一腳應唔應該再保守半分。
焗到你明明未做錯，但都開始擔心一陣做錯會點。
焗到你站喺場上，明明全場幾萬人，卻仍然覺得有啲靜。

第四十分鐘。

簡迪喺中場再一次將個波撞甩，球順住草地滾到夏彥君面前。

又係類似位置。

又係華迪起跑。

又係一條似開未開的直線。

但今次，夏彥君冇即刻望前。

佢先望左。
再望右。
再用餘光掃一掃修咸頓後防重心。

下一秒，佢忽然自己帶前一步。

只係一步。

但就係呢一步，將原本守住直線的防中引咗出來。

跟住，腳腕一彈。

波由兩人之間穿過。

唔係最華麗。
甚至有啲窄。

但夠。

華迪反越位成功，追上，起腳。

「嘭！」

門將快一步出迎，將球封出底線。

全場先係「啊——」一聲，再即刻補返掌聲。

華迪跑過底線外，雙手抱頭，之後回身指一指夏彥君。

「就係呢啲！」

佢冇大聲咆哮。
但口型已經夠明顯。

夏彥君慢慢跑返去角球點附近，胸口裡那股剛才一直頂住的悶，終於鬆開少少。

原來唔係佢唔敢。

係佢一直用國家隊那套「見到就上」同英超這種「要先逼到對方歪半步再落刀」去混埋咗。

兩種壓力，都重。

只係節奏唔同。

一種係洪水。
一種係鉛塊。

前者逼你衝。
後者逼你穩。

而佢而家要學的，唔係選邊一種。
係要識得喺兩種重入面，都照樣做對那一下。

……

半場，0：0。

更衣室入面冇人鬧交。
亦冇人特別激動。

華迪拎起水樽，一口灌落去之後，抹一抹嘴。

「佢哋中路守得幾死。」

馬列斯坐喺櫈邊，低頭解護脛。

「右邊一對一其實有位。」
「不過要早半拍。」

簡迪拎住毛巾，細細聲補一句：

「第二點要小心。」
「佢哋一甩去側邊，回收好快。」

雲尼亞里走到戰術板前，照舊冇長篇大論。

「上半場，唔差。」

「但你哋太想一腳解決。」

佢用筆輕輕點一點中路。

「唔好急住第一刀就見血。」

「先將佢推亂。」

講完，佢抬眼望住眾人。

「呢種比賽，唔係比邊個先焦躁。」

「係比邊個先肯繼續等。」

夏彥君坐喺櫃前，低頭綁緊鞋帶。
雲尼亞里嗰句話一入耳，佢就知道老狐狸睇穿咗。

唔止佢。
成隊都多少有少少。

急，不係表面衝得快嗰種急。
而係心裡想快啲確定局勢。

想快啲領先。
想快啲安心。
想快啲將後面嗰條追兵再推遠一場。

但真正的爭冠戰，偏偏最唔會俾你咁舒服。

……

下半場開始後，修咸頓體能略略跌咗半格。

李斯特城的節奏，開始慢慢壓上去。

第五十五分鐘，華迪一次反搶成功，硬生生喺右路搏返個界外球。
主場看台即刻響起一陣很大的掌聲。

呢啲掌聲好得意。

唔一定因為你做咗幾靚的事。
有時只係因為你夠拼。
夠肯搶。
夠似話俾所有人知——

我哋仲喺度。

夏彥君行過去接應。

界外球開出，華迪第一時間回敲。
迪連禾達再轉。
球來到夏彥君腳下。

今次，修咸頓個防中上得快。
身後亦有人貼近。

但夏彥君冇退。

佢先用身體頂住半邊，食咗對方一撞。
跟住順勢向外一扭，個波由腳底一拉，整個人半轉身甩出半格。

就呢半格。

夠喇。

佢抬頭那一下，馬列斯由右邊窄位內收。
華迪則橫向帶走中堅。

夏彥君冇傳俾華迪。
冇傳俾最 obvious 那條線。

佢一腳斜塞，穿去大位邊緣。

馬列斯接波，扣一步，左腳兜遠柱——

「唰！」

全場先停咗零點幾秒。

然後，皇權球場炸開。

1：0！

馬列斯張開雙手衝向角旗區，成個人滑出去半截。
華迪第一時間撲上去。
簡迪都由後面跑來，笑得連眼都細埋。

夏彥君原地站咗半秒，先抬手握拳。

唔算瘋狂。

但夠實。

因為佢知，呢球值錢唔止喺入網。
而係入球之前嗰一下判斷——

唔急。
唔亂。
唔俾自己被「一定要快啲打破僵局」那種念頭帶住走。

而係等。
等到對方防線真係歪咗。
再落刀。

隊友衝過來時，華迪一手箍住佢頸。

「呢球靚！」

馬列斯仲喘住氣，都要回頭指住佢。

「睇到未？我話我右邊有位！」

夏彥君俾兩個人夾住，差啲行都行唔穩。

但嘴角終於真真正正扯咗起來。

呢一刻，佢終於明白咗。

國家隊生死戰，你很多時要做第一個肯賭的人。

英超爭冠戰，你很多時要做第一個唔亂的人。

前者靠膽。

後者靠穩。

兩樣都難。
但後者最難的地方，就係成個世界都喺度催你快，而你仲要撐住自己唔快。

……

最後二十分鐘，修咸頓開始壓上。

真正的守冠，或者講，爭冠末段的守成味道，喺呢個時候終於全部浮上來。

每一次解圍，看台都會鼓掌。
每一次界外球，都像能拖多一秒就多一秒。
舒米高每次抱實個波，全場都會齊齊鬆一口氣。

第七十九分鐘，修咸頓一次遠射擦柱而出。
華迪回防返到禁區邊，雙手叉腰，粗喘得好明顯。

第八十四分鐘，簡迪又一次鏟斷成功。
佢由地上彈起來那一下，夏彥君忽然覺得，簡迪呢種人其實最可怕。

因為佢好似完全唔識被氣氛影響。

你哋全部緊。
佢照樣跑。
你哋全部怕失。
佢照樣搶。
你哋全部心裡有積分榜。
佢個腦好似淨係得皮球。

到第八十九分鐘，雲尼亞里終於示意換人。

夏彥君見到場邊舉起自己號碼時，先怔咗一下。

跟住，胸口忽然鬆到好似有人將一塊石搬開。

唔係因為佢唔想踢。
而係因為到呢個時間，你先真正知道——

原來英超爭冠戰，連最後嗰幾分鐘都重得咁實。

重到你明明體能未完全乾，精神都已經先俾人擰到發緊。

佢一路跑向場邊。

皇權球場送上掌聲。

唔算全場起立嗰種轟動。
但夠密，夠厚，夠清楚。

夏彥君拍一拍手，向看台點頭。
再同後備球員擊掌。

坐落替補席嗰一刻，佢先真正感覺到自己後背成片都濕。

手心亦濕。

雙腳唔算完全冇力。
但腦開始有種打空後的輕。

場上最後幾分鐘，變得異常慢。

每一下傳送都似拉長。
每一下清波都似飛得特別遠。
球證每一次睇錶，旁邊替補席幾乎都有人跟住望。

然後——

「咇——！」

完場哨響。

1：0。

皇權球場瞬間爆炸。

華迪高舉雙拳。
馬列斯狠狠甩一下手。
摩根同胡夫第一時間互相拍膊頭。
舒米高就站喺龍門前，原地吼咗一聲，將成場累積的壓力一次過吼出去。

夏彥君坐喺後備席邊，望住呢一切，慢慢呼出一口氣。

終於明白。

喺香港隊，贏咗之後，你會先覺得熱。
血熱。
心熱。
全身都似仲喺燒。

但喺英超爭冠戰，贏咗之後，第一感覺反而唔係熱。

係鬆。

係一大塊冰，終於由胸口搬開。
係你明知只係多咗三分，卻仍然覺得自己好似先從水底浮返上來。

原來同樣係生死戰。

一種係燒。
一種係壓。

一種逼你向前撞。
一種逼你一直穩到最後。

而佢，而家終於開始學識點樣承住第二種。

……

更衣室入面，氣氛依舊熱鬧。
但唔同於國家隊出線嗰種近乎失控的爆炸。

呢度更多係一種收住來的爽。

華迪一入門就先搶水，飲完第一句就係：

「踢到最尾嗰十分鐘，我真係想殺人。」

馬列斯坐低除鞋。

「你每場都想。」

簡迪抱住條毛巾坐喺旁邊，安安靜靜。
隔咗一陣，先側頭望向夏彥君。

「你今日明顯冇頭幾分鐘咁急。」

夏彥君抬眼。

「有咩分別？」

簡迪想咗想，好認真咁講：

「前面你係想快啲贏。」
「後面你係想點樣先會贏。」

華迪本來仲想插嘴，聽到呢句都停一停。

然後點頭。

「對。」

「就係呢個。」

夏彥君靠住櫃門，冇再講嘢。

因為佢知，簡迪又講中咗。

有啲成長，唔係你多跑咗幾步。
唔係你突然大叫幾句。
亦唔係你踢完一場香港隊生死戰返嚟，就突然覺醒成第二個人。

而係你開始分得清——

咩時候要衝。
咩時候要忍。
咩時候可以賭。
咩時候一定要穩。

呢啲嘢，先係真正撐住球員由「有料」行去「可以喺最後幾輪爭冠時都仲企得住」的分野。

華迪將空水樽拋入桶，回頭望佢。

「喂，香港隊長。」

「做咩？」

「你依家總算開始有啲爭冠仔味道。」

夏彥君笑咗笑。

「你講到好似自己成日爭咁。」

華迪怔一怔，跟住全更衣室都笑咗。

呢句一出，連胡夫都忍唔住拍咗下櫃門。

氣氛終於徹底鬆開。

而喺笑聲裡面，夏彥君低頭望住自己仍然微微發緊的手指，心裡卻比任何時候都更清楚。

英超最後幾輪，仲有排捱。

但至少今日，佢終於學識咗一樣以前未完全識的事——

有啲重，唔會有人出聲提醒你。

但你一樣要自己扛住。